

宋儒胡致堂先生崇正辯

三卷

〔宋〕胡寅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七年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崇正辯三卷》

提要

崇正辯序

昔者聖人於華夷之辯蓋甚謹焉。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內夏外夷，其爲斯世防也至矣。然其所謂夷者，皆處中國近境，時或侵軼以害吾民之生，未至入吾域中爲斯人心術之害也。至戰國時，邪說始盛，然所爲說者，其入固中國之人也。其說雖未合於正，而猶不至悖逆天常，滅絕人理，如佛氏之甚焉。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其初豈真無父無君哉？孟子斥之，蓋極其流弊言之耳。然人道生生之本固自如也。佛氏乃棄其天性之親，而自謂出家則真無父矣。蔑其無所逃之君，而自謂出世則真

無君矣無父無君非臣非子其人何等  
人邪甚至反陰陽之常絕生育之理忘  
其身之所從來而闕其氣之所由續噫  
穹然隕然之間而無蠢然者禪續以生  
生則人類絕也久矣天地尚得爲天地  
哉萬無是理也雖然彼猶道其所道於  
其所生印度國中去中國萬餘里勢不

崇正辯序

二

能以相及也奈何後世主中國者無故  
自決其內外之防引絕域裔夷入我華  
夏使吾人從其俗習其法祀其鬼誦其  
書而或者又從而推演張大之以亂吾  
中國聖人之教上貶天帝中誤世主下  
愚生人世無古今地無華夷人無智愚  
莫不恬而安之以爲當然利而慕之覲

其必得畏而怖之莫敢輕議宮室日廣  
徒侶日衆論說日巧滋蔓至於今日殆  
將與天地相爲終始而無窮其爲中國  
民心之害豈止如詩書所稱春秋所書  
孟子所闢者而已哉自有佛氏千有餘  
年其間豪傑之士明言以痛斥之者若  
傅太史韓吏部程夫子朱文公其論可

崇正辯序

三

謂明白而深切矣然皆舉其大綱撮其  
大凡細微旁曲之處容有未盡焉者彼  
猶或得以隱遁掩飾也惟有宋致堂胡  
明仲先生崇正辯一書凡爲卷三爲條  
二百九十有九蓋因僧仁贊之所論按  
其事而判之隨所言而析之根究條析  
瑣細不遺一本諸理之所有以證其事



之必無理直而氣壯詞嚴而意周彼夫誕幻不經之邪見茫昧無稽之虛言一切破蕩無餘矣非獨儒者瞭然於心目之間使爲其徒者讀之彼亦人耳天理之在人心者固未嘗泯雖其沈溺深固口或肆然以辯而其心亦將帖然以服矣予蚤歲於馬氏文獻通考中得其序

崇正辯序

四

文讀之欣快者累日恨未得見其全書後仕京師遍於四方藏書家訪之近始得寫本於金陵吳廷潤僉憲處適友人段可久知南陽府乃以授之可久欣然正其訛誤用刻諸梓嗟乎夷狄之爲中國害也久矣彼肆其爪牙之毒以侵我邊境爲吾人生聚之害時暫然也固已

不可堪矣矧譚胡言以譸張行鬼教以劫制設幻術以誘惑鼓妖說以黨助日新月盛以賊害吾人之心術於百千萬年而無窮偃然自大以傲我君父居然自任以敗我綱常羣然自恣以糜我貨財致吾中國自天地開闢以來百王之法萬世之道爲所汨亂焉是蓋夷狄邪

崇正辯序

五

說合而爲一經絲膠固而終無可解之期學孔孟者所宜究心也是用表章之使天下後世之人知其爲私爲邪爲非爲妄是亦攘夷狄闢邪說以正人心而爲世道之防之一助云

成化十三年歲次丁酉二月辛未翰林院侍講學士瓊山丘濬序

三辯序

其二辯者宋儒胡明仲先生取沙門仁贊之所  
論述而爲之辯者也莫辨乎邪正何辨乎舊不  
雜薰亂苗者莠黑不消白奪朱者紫爲其近似  
也邪不害正邪而近理者害之句害也辯之不  
可以已也周道衰刑名功利之徒馳騁乎天下  
而孟子闢之獨先楊墨者爲其疑於仁義也然  
其說猶畔援易指切至佛氏明心性老氏談道  
德則其說愈高其事愈誕顧賢者樂其高而不  
暇爲辨愚者惑於其誕而不能辨廼其說卒蔓

崇正辯序

延膠固與吾儒之道鼎立于千百年而不窮非  
其邪而近理哉故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  
之害甚於楊墨闢佛老莫力於韓退之而原道  
諸篇深明乎理而濶于事所謂明先生之道以  
道之也先生專闢佛而辯劫辯戒辯幻辯空辯  
棄舍辯呪度辯前後生則按事以質理通其所  
莫悟而動之以其所不忍奪其所必趨而引之  
以其所易從使可緣以入如食烏附者必先有  
以滌其腎腸而驅其蘊毒之所在而後可易之  
安和之劑而厭之菽粟也是書害淫而摺紳

間希有之予督學而聞也家兄諭德從南海倫  
司成得一帙轉以授予曰弟反經事也已而聞  
人苦崇信佛事而熾於邵建之間先生建人也  
爲是書將以教天下後世而其鄉人且不及聞  
知予竊悲先生之志亟授開生黃以賢者校而  
刊之以廣其傳曰佛老張高誕廼其情甚淺陋  
可窺笑佛氏怖死老氏貪生貪生竟死怖死輒  
反先棄其生此可謂能罔人哉予有反經之責  
而莫之能興辭而闢之以竊附先生之後則可  
謂云爾已矣

崇正辯序

嘉靖丁酉十月朔福建提學僉事貴溪江以達序

赤市此書凡二年十一月以  
心。此書寫係家政佛家  
心理國可供史料。其保存佛家  
末流流弊。其禁身者條。大可  
者也。

致堂先生崇正辯序

崇正辯何爲而作歟。闢佛之邪說也。佛之道孰不尊而畏之。曷謂之邪也。不親其親而名異姓爲慈父。不君世主而拜其師爲法王。棄其妻子而以生續爲罪垢。是淪三綱也。視父母如怨仇。則無惻隱。滅類毀形而無耻。是無羞惡。取人之財以得爲善。則無辭讓。同我者即賢。異我者即不肖。則無是非。是絕四端也。三綱四端。天命之自然。人道所由立。惟蠻夷戎狄則背違之。而毛鱗鰕角之屬咸無焉。不欲爲人者已矣。必欲爲

崇正辯序

一

人則未有淪三綱絕四端而可也。釋氏於此。丕單除掃。自以爲至道。安得不謂之邪歟。豈特此哉。人生物也。佛不言生。而言死。人事皆可見也。佛不言顯。而言幽。人死然後名之曰鬼也。佛不言人。而言鬼。人不能免者。常道也。佛不言常。而言怪。常道所以然者。理也。佛不言理。而言幻。生之後死之前。所當盡心也。佛不言此生。而言前後生。見聞思議皆實證也。佛不以爲實。而言耳目所不際。思議所不及。至善之德。盡於乾坤也。佛不知其盡。而言天之上。地之下。與八荒之外。

若動若植。無非物也。佛不惜草木之榮枯。而憫飛走之輪轉。百骸內外。無非形也。佛不除手足。而除髮鬚。不廢八竅。而防一竅。等慈悲也。佛獨不慈悲父母妻子。而慈悲虎狼蛇虺。等棄舍也。佛獨使人棄舍其財。以與僧。而不使僧棄舍其所取之財。以與人。河山大地。未嘗可以法空也。佛必欲空之。而屹然沛然。卒不能空。兵刑災禍。未嘗可以咒度也。佛必欲度之。而伏屍百萬。烈焚淪沒。卒不獲度。此其說之踈漏。畔戾而無據之大畧也。非邪而何。今中國之教。無父無君。則

崇正辯序

二

聖賢闢之。萬世不以爲過。中國之治。弑父與君。則王法誅之。人心不以爲虐。至於詭術左道。皆重加禁絕。所以扶持人紀。計安天下也。釋氏之說。盡麗於此數者。吾儒反相與推尊。歸向無乃有三蔽乎。三蔽謂何。一曰惑。二曰懼。三曰貪。夫關光於隙穴者。豈知日月之大明。罔智於一物者。豈盡陰陽之變化。此凡民淺識也。佛因而迷之曰。世界不可以數計。生死不可以世窮。於是不智者亦從而惑矣。身拔一毛。則色必慄然。變足履一刺。則心必惕然。動此凡民懦氣也。佛因



而惴之曰報應之來迅如影響之答幽冥之獄倍於金木之慘於是不勇者亦從而懼矣迫窮患害必與饒益之想謀及悠遠必爲子孫之慮此凡民貪情也佛因而誘之曰從吾之教則諸樂咸備壽富不足言造吾之地則超位高明天帝不足貴於是不仁者亦從而貪矣吾儒誠能窮理養氣而宅心必無此三蔽有此三蔽是衣冠而衆庶見也是引夷貊入中國以爲未快又與禽獸同羣而不知避也何乃不思之甚哉無亦可悼之極哉雖然賢智之士有出塵之趣高

崇正辨序

三

世之念者以事爲膠擾非清淨妙圓之體也則曰吾豈有所貪懼如愚夫之所期歟蓋將求佛所謂無上法第一義者悟徹此心耳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德衣被天下仲尼子思孟軻之道昭覺萬世凡南面之君循之則人與物皆蒙其福背之則人與物皆受其殃載在方冊之跡著矣其原本於一心其効乃至於此不可禦也今乃曰是未足以盡吾本心兼利萬物爲高亡也豈不猶食五穀而曰不足以饑吾山而曰不足以崇者乎蓋亦師聖人之言而初之理反

求諸心乎今於聖人之言未嘗思於萬物之理未嘗窮志卑氣餒俵俵然如逆旅之人也乃率然曰妙道非六經所能傳亦何言之易邪假曰孔孟有未言者故佛言之佛言其妙所以出世而孔孟言其粗所以應世耳其心則一也然則以耳聽以目視以口言以足行饑而食渴而飲冬而裘夏而葛旦而動晦而息戴皇天履后土皆孔孟日用之常佛者何不一槩反之而亦與之同乎同其粗而不同其精同其心而不同其用名曰出世而其日用與世人無以異烏在其

崇正辨序

四

能出乎故道不同不相與謀儒與佛不同審矣佛者未嘗爲儒謀而儒之陋者無不爲之謀悅其受記之媚承其外護之諂張而相之扶而興之至使著書名曰禦侮非毀堯舜詆譏丘軻曾不以爲疾也一有距西方之說者則怵心駭色若罪元在己雖弑父與君未足以方其怖且怒矣良心陷僻乃至於此邪或者曰凡子所言皆僧之弊非佛本旨也子惡僧可也兼佛而斥之則過矣則應之曰黃河之源不揚黑水之波桃李之根不結松栢之實使緇衣髡首者承其教

用其術而有此弊是誰之過也仲尼父子君臣之道經紀乎億千萬載豈有弊邪惟其不作而無弊也是以如天之覆不待推而高如地之載不待培而厚如日月之照不待廓而明惟其造作而有弊也是故蔓衍其辯張皇其法防以戒律而詛以鬼神侈以美觀而要以誓願托之於國王宰官劫之以禍福苦樂而其弊久而益甚矣墨氏兼愛其流無父楊氏爲我其流無君非身自爲之矣孟子究極禍害比之禽獸況於身自爲之又率天下而從之其害源之所達而禍

崇正辯序

五

波之所浸千有餘年喪人之心失人之身破人之家亡人之國漂泊陷壞天下溺焉莫之援也豈曰弊而已乎昔梁武奉佛莫與比隆及侯景之亂諸子擁重兵圖便利雲翔不進卒殍其父而後兄弟相夷宗國亡滅彼於君臣父子之際可謂淡然無情不爲愛欲牽矣而道果如是邪或者猶曰佛之意亦欲引人爲善道使人畏罪而不爲慕善而爲之豈不有助於世而何闕之深也則應之曰善者無惡之名也無父無君者惡乎善乎自非喪心者不敢以爲非惡孰與有

父有君之爲善乎道者共由之路也不仁不義者可由乎不可由乎自非喪心者不敢以爲可由孰與居仁由義之爲道乎子悅其言而不覈其事過矣或者又曰夫在家以養口體視溫清爲孝者其孝小出家得道而升濟父母於人天之上者其孝大佛非不孝也將以爲大孝也則應之曰良价之殺父効牟尼之逃父而爲之者也逃父避之於山而得道不若使父免於思念憂勤而親其身之爲全也殺父升之於天之非理不若使父免於叱逐餒殍而養其生之爲得

崇正辯序

六

也然則佛之所謂大孝乃其父所謂大不孝耳借使佛之說盡行人皆無父則斯民之種必至殄絕而佛之法亦不得傳矣人皆無君則爭殺屠膾相殘相食而佛之黨亦無以自立矣此理之易見者彼非懵然不知也特罔人以虛誕之言蓋其悖逆之情聾瞽奸情之徒而安享華屋之居良田之利金帛之施衣食之奉泰然爲生民之大蠹不謂之異端邪說謂之何哉夫故仲尼正則佛邪佛邪則仲尼正無兩立之理此崇正辯所以不得已而作也上士立德以教變之



中士立功以法革之下士立言以辭闢之吾下  
士也凡十餘萬辭覽者矜其志而左右之說則  
忘孝之大端建矣

致堂先生姓胡氏諱寅字明仲建州崇安人  
文定公長子

崇正辨序

七

重刻崇正辨紀言

崇正辨者濬

二世祖致堂公闢佛書也昔先贈君恭卹公嘗  
語濬曰士子讀書當崇正學致堂公有崇  
正辨若干卷宗孔孟而黜釋氏大有闢乎  
名教予於殘篋敗簾中得覽一卷而未竟  
其全厥後肆力構求知原板毀於兵燹爾  
曹當於藏書家廣爲搜覓毋令先澤湮沒  
濬謹受命歲壬午過南州朱桐岡太史得  
全編如獲重寶爰付剞劂以綿祖澤惜先

崇正辨紀言

贈君未之見也悲夫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歲穀雨前一日

南豐胡濬謹述



宋儒胡致堂先生崇正辯卷一上

南豐裔孫

瀋古邱重梓

清寅直

深叔平

淵仲海

濱鶴汀

重訂

濤次涇

湘佩芳

森三木較字

劫者時也梵語名劫波華言曰時分也成住壞空凡四大劫

崇正辯卷一上

一

陰陽之氣分爲天地凝爲日月轉爲四時散爲萬物升降晦明消息聚散皆氣之運未有能外之而獨立者也聚則成散則壞盈虛相盪一息不留未嘗止也安得言住不成則壞不壞則成皆可耳聞目見而心知也安得言空是故中國傳聖人之道者正之曰有成壞無住空佛以世界終歸於空故其道以空爲至然實不能空也佛強空之耳

饑饉疾疫刀兵三劫謂南閻浮提有情壽命短促有此三災次第興起有能一日一

夜持不殺戒不逢刀兵若以一訶梨勒奉施僧衆不逢疾疫若以一團食施諸有情不逢饑饉

歲有豐凶人有疾病國有兵革自有天地以來所不能免蓋氣化之運人事之致也豈謂有情而後遇之邪今水土無情矣爲人所陶冶而成器草木無情矣爲人所焚伐而致用金石無情矣爲人所鍛琢而備物安可言水土草木金石有情而命促邪天竺國惟佛不父其父不母其母其餘人固自有情愛生長其土固自有水旱豐稔其俗固自有年歲殺戮佛何不盡化之使能免邪今齋斷肉食者天下多矣而死於兵亂者不知其數何謂不逢刀兵饑饉者天下多矣而死於疾疫者不知其數何謂不逢饑饉驗之其事則信誣判矣

崇正辯卷一上

二

沙門仁贊曰夫劫者權與天地根括古今雖巧曆不能盡其數而劫盡之矣成住壞空各二十劫終則有始若五運之相生質文之循環耳上繫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無也兩儀形器也形器從無而生由

此而觀儒得其半而有所遺矣

梵言劫華言時日月星辰運行無止而名之曰時此中國之常言何待佛然後明之今夫瞬息之速頃刻之暫歲月之積今古之異成壞相因治亂相續載籍以來皆可攷矣何時爲住時邪何時爲空時邪誣蔑按據而造說茫昧幻觀天地而實證八荒多見其妄矣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此孔子之言也太極無也兩儀形器也形器從無而生此仁贊之言也仁贊以其言自比於孔子不知量之甚矣又以太極而下爲半是太極而上猶有半焉則又安得引兩儀之間五運文質之循環以證四劫之全乎言之淺陋如此是未嘗識太易之門戶而敢爲無根之說以詆毀聖道此所謂順非而澤以疑衆攷於先王之法必誅而不以聽者也

崇正辯卷一上

三

釋迦姓也釋迦有王聽后譖擯子遠出到北雪山住直林中數年歸德如市父思往召辭過不還成佛號釋迦文

昔者舜之父母生象而惡舜舜起敬起愛立事親之道而父母皆悅各進於善道

言孝者稱爲首彼佛以母之譖已并怨其父忿然離其親雖召而不還是以忿懟爲子至不道也而曰得道成佛宜其教人以絕滅天性爲道而世之薄恩敗德者靡然從之中國者人倫之所在也若以此爲教使人皆不父其父不君其君謀用是興而兵由此起大亂之道也不慈不悲孰甚焉

崇正辯卷一上

四

釋迦氏名牟尼譯爲寂默未成佛時爲大菩薩生兜率天住六十億諸天共議言今菩薩將降當生何國菩薩曰觀釋種職盛父性仁賢母懷貞順應往降神化爲白象降母右脇影現於外如在琉璃

未成佛時於兜率天住六十億既成佛後於天竺國住四十九年是爲佛之功力反不如菩薩時何也凡僧之教人祈向者皆令發願生兜率內官而不令生天竺國是天竺國不如兜率內官明矣天竺國不如內官則是佛所住不如菩薩所住又何也父性仁賢乃聽母譖乎母懷貞順乃譖其子乎初爲菩薩既已超於六道復化爲象又何墮於畜生象胎生象人胎生人不可

易也象出人胎則無是理也其曰有父有母即是男女構精之所成而非象胎矣如其不然則可以無所托籍忽爾自生又何必擇父母而依之哉至於降母右脇影現於外皆理之必不然者無非妄也

四月八日於無憂樹下從右脇出年十歲射金銀銅鐵七鼓發矢洞徹年十七出四門遊觀生老病死思求出家王執其手流淚言宜息此懷國未有嗣太子夜從北門去曰不斷八苦不轉法輪不成菩提誓不

崇正辯卷一上

五

還此王俾求之太子豈不知恩但爲四患苦爾

古之帝王固有稟異顯祥者蓋肇生元聖開物成務以拯天下後世故靈氣交感異於衆人然男女之形生出之道則不可易也脇下無可生之路裂脇而出豈非母之大苦歟前代史氏記軀物之妖有陰生於頭足生於背者反常道則之甚人所惡見而諱言也如脇下可以生可則妖氣之極故生此人以其邪逆爲中惡之者耳李廣夜見草中石誠以爲虎也射之

明日復射則不復能入今十歲之兒以竹箭之矢而射五金七鼓應弦洞徹此理之必不能者也凡學道之人其初不可差佛見生老病死而求出家其發心本於愛生怖死知生不可留而死不可免無以處之故浩然棄父而去曰本來無有皆空也所以排遣良心耳此心自古至今人人具足其可排遣乎據此即太子辭父出家又與受譴見擯之事不同未知何者爲實要是毀絕天性非天下之太倫不足貴也

崇正辯卷一上

六

不飲酒禮亦先王五常之教蓋眼目之異號頭首之別名殊途同歸百慮一致爾夫五常之教禁其見非五戒之謨防其來過也

君子之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此聖人戒殺之訓也由是推之博施濟衆使民生老病死不失其所鳥獸魚鱉咸順其性本於此心而行之有法度焉久而無弊非如佛氏不殺之化無別無義也舉此一端則仁義禮智信皆然豈五戒淺



淺之可比方哉其途自異其歸不同其慮自百其致不一不當引聖人之道以文其說也既曰同歸一致又曰五常止能禁其見非五戒乃能防其來過不知見非之與來過何以別之禁其見非而不復犯則無來過矣若有來過是乃見非未除矣徒欲誇大佛法而不虞其言之失也

儒家者蓋出於司徒之官

九流非聖人之言聖人既沒道術分裂各得其一以自名家故太史氏有九流之目然其言推原本末知風之自各有所據不苟然也今釋子

崇正辯卷一上 七

既未嘗深攷聖人之經乃效史家區別流派猶瞽者發矢窮年無中矣自堯舜至孔子或在上或在下然見於行事著於經籍所以扶立人道不論於禽獸夷狄者乃大儒之極功班固言出於司徒之官則非至論矣

絕去禮樂棄仁義獨任清虛以爲治此道家之弊也

仁之實事父母也義之實從兄長也禮之實爲仁義之節文也樂之實由仁義而和樂也不知釋氏之所謂仁義禮樂者與此同乎異乎同則

不當棄父母絕倫類異則不當言仁義談禮樂今其言非咲老子而不知自陷於邪僻猶咲人無足而自不知其兀也禮樂固不可絕釋老皆絕之仁義固不可棄釋老皆棄之其得罪於聖人均爾

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至於殘賊至親傷恩薄厚此法家之弊也

自先王之迹息秦以法律治天下用刑嚴酷漢世稍寬而無復三代之忠厚流俗相因日改月化以佛圖澄之多術不能止石虎之好殺然多

崇正辯卷一上 八

殺而已猶未有巧殺也及梁武爲懺叢集佛書地獄苦虐之狀至唐世人君奉佛者衆而酷吏始以巧殺苛毒慘虐真如地獄變相又有甚焉所不忍聞者嗚呼悲夫彼佛之說本以恐動愚人使之向已不虞其流禍至此之極也然則法家之弊小地獄之說爲害無窮嗚呼悲夫其言法家殘賊至親傷恩薄厚以吾觀之佛之教則然矣

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疎此墨家之弊也



墨氏之弊固如此矣釋氏之弊豈不甚於此乎  
素父出家而不顧見螻蟻蚊蚋則哀矜之謂  
之別親疎可乎不別親疎故不諱賢否今有聖  
賢之人坐致太平而不喜佛則釋子必不譽也  
小人亡國敗家而建寺宇崇塔廟厚給其田廣  
度其衆則釋子必以爲宿植善根親受佛記者  
也試用此觀之其情見矣

欲君臣並耕悖上下之序此農家之弊也  
天尊地卑君臣之分也釋氏自以方外不執臣  
禮非悖上下乎繼世承考父子之分也釋氏自

崇正辯卷一上

九

以方外不服子道非悖上下乎上下莫大於父  
子君臣而皆悖之尚何農家之咲乎彼農家則  
不然勤藝黍稷孝養父母出其財以供賦出其  
力以供役國有勞苦之事農不得免焉於上下  
之序未嘗悖也釋氏不耕而食乃又咲之失其  
本心甚矣

沙門仁贊曰儒有九流釋存九錄淺深之  
道不侔内外之文斯異然殊途同歸百慮  
一致者也

理有至真以似而亂之則可惡矣故惡芳恐其

亂苗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楊墨恐其亂仁義  
也惡佛老恐其亂性理也九錄與九流同乎則  
何有淺深内外之辯如其異乎又何有同歸一  
致之理此奸僧滑稽釋欲主張其說恐不能勝又  
竊取儒書近似之說以符同之使愚夫懦士怵  
惑不能自解可不戒而遠之哉

佛所生國迦毗羅城謂四重鐵圍之內三  
千日月萬二千天地之中央也蓋佛之威  
神不生邊地故中天竺國如來成道焉  
今釋者言佛土曰西天西方言西則非四方之

崇正辯卷一上

十

中也何不曰中天中方以顯其非邊地所生乎  
據釋氏之說以東方震且爲人主之國佛旣神  
聖擇美處而後生何不生於人主之國而生於  
篤學異術重貨輕禮之地哉昔辯者惠施曰我  
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燕之北天  
下之極北也越之南天下之極南也以是爲中  
央則無所往而非中央矣與釋氏以天竺爲天  
地中談詭荒誕蓋一說也

何承天問沙門忠嚴曰佛國用何曆術而  
號中乎嚴云天竺之國夏至之日方中無

影所謂天地之中也此國測之故有餘分  
致曆有三代增損算必差忒明非中也

昔堯令羲和曰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  
定四時成此曆法之祖也至于今行之四時  
不差日月不忒星辰不亂人事各得其生釋子  
亦據之以爲節乃曆象授時之效也若不足信  
則晦朔弦望分至啓閉無所準度而寒暑愆度  
四時失序久矣安得言中國非中而曆有差乎  
不然天竺之曆法何爲不傳於中國而堯舜之  
曆法至今無弊也佛以四月八日降生何爲釋

崇正辯卷一上

士

子考證歷法終無所定也愚嚴之言至淺何承  
天必有以新之而釋子一倚爾

一洲曰立南海名東主地惟暑濕偏宜象  
風俗淳樸篤學異行是爲印度或云天竺  
或云身毒西海名寶主偏饒異珍輕禮重  
貨北海名焉王其俗凶暴忍殺衣毛東海  
名人主地惟和暢俗行仁義安土重遷即  
所謂震旦國諸儒滯於孔教別指洛陽以  
爲中國乃約軒轅五岳以言未是通方之  
巨觀也

據此則篤學異術輕禮重貨釋迦所生之國也  
教人反易彝倫以七寶裝嚴佛事如華嚴誇大  
之說特以其國多寶故耳俗行仁義者中國列  
聖之化也名曰人主乃是人之所以生與他方夷  
狄之俗天地相懸仁賢可知矣後世臣服夷蠻  
梯航入貢者或効象馬或獻麒麟皆以黠夷方  
能擾馴而爲獻由此觀之乘金毛獅子六牙白  
象殆亦此類自其俗尚耳不知諸儒滯於孔教  
乎抑諸儒溺於佛說乎

崇正辯卷一上

士

晉大常彭城王紘表以肅祖好佛道手畫

形像於華賢堂經歷冠難而堂猶存宣勅  
著作成使作頌顯宗出紘表博議蔡謨曰  
佛者夷人惟聞變夷從夏不聞變夏從夷  
先帝天縱多才神畫此像未是大晉盛德  
之形容今欲發王命勅史官上稱先帝好  
佛之志下爲夷狄作一像之頌義有疑焉  
君子曰斯剛愎之鄙夫井坎之圖量也見  
謨之諷議局據神州一域以爲中國也佛  
則據通閭浮一洲以此爲邊地爾天竺者  
地之中心也故提封所及三千日月萬億

天地惟佛所統非謨能曉嵩洛以土圭測影爲中乃是神洲之別中耳

天竺在中國之西有路可以來往何得言天竺國別有天地乎既是一天地即四方上下共取一中何得言神洲有別中乎蔡謨守道甚固不惑邪說正夷夏之分以革其君之過舉可以表示後世仁贊乃自目爲君子目謨爲鄙夫而不知其庸愚陋劣之甚也聖人以上圭測影觀一氣之交會而定天地之中夫有所據矣豈欺我哉

崇正辯卷一上

三

辯惑論曰說者以爲佛法本出西胡不應奉之於中國夫由余出自西戎輔秦穆以開霸業日殫生於北狄侍漢武而除危害何必取其同俗而捨其異方乎

據此說即僧徒心知天竺是夷狄而非地中甚明矣雖然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得志行乎中國以人道治人使人不爲夷狄禽獸則萬世之師不以東夷西夷而外之也若夫邪說異端絕滅倫類以鬼道化人使人惑於生死鬼神之際亂中國之俗則萬世之罪人雖生中

國猶當屏於遠方不能使立又况夷狄之教宜何如哉

漢求西域之名馬龍駒之明珠物生遠域尚此爲珍道出遠方何可樂况百億日月之下三千世界之內則中在於彼域不在此方矣

淮南子言古者天有十日羿射其九其誕已可笑矣而釋氏之言乃又甚焉今中夏寒暑之運至於六月而炎氣極隆土山焦枯江河涸竭人無厦屋之庇者或以暍死此一日耳而氣尚如

崇正辯卷一上

古

此今乃曰有百億日月不知天竺國中受此曝炙何以能生邪徒欲爲美言誇張之而不意其言之失如此愚夫無知何足深罪而信之者爲可怪也

天竺沙門僧康會吳赤烏年達乎建業孫權召而問之曰佛何靈驗會曰如來遷跡已越千年遺骨世間名爲舍利昔阿育王起八萬四千寶塔以表遺化也權以爲誇誕乃曰若得舍利當爲造塔會乃以瓶盛水燒香禮請三七日忽聞瓶中鏘然有聲

果獲舍利權自執瓶瀉銅盆上舍利所衝  
盤即破碎權肅然驚起會進言曰舍利威  
神豈有光相而已此乃劫燒之火不能焚  
金剛之杵不能碎權乃置舍利鐵礎上使  
有力者用槌擊之礎槌俱陷舍利無損權  
大嗟服即爲建寺號曰建初由是江右大  
法遂興會之力也至孫皓廢棄淫祀及佛  
伽藍並欲毀壞遣張昱詣寺詰會昱不能  
摧還歎會才明非臣所測皓大集朝賢迎  
會會既坐皓問曰佛教所明善惡報應何

崇正辯卷一上

十五

者是乎會對曰詩咏求福不回易稱積善  
餘慶惟典儒之格訓即佛教之明謀皓曰  
若然則周孔已行何用佛教會曰周孔畧  
示世間釋教廣明因果故行惡則永劫地  
獄苦酸修善則長受天宮安樂皓不能折  
舍利子之爲物乃釋子修煉攝心精氣之所結  
猶石中有水精木中有膏液物理之常獨善保  
身者斯有之然不救饑寒無益民物世亂不能  
以舍利而治人死不能服舍利而存無所用之  
不足貴也孫權未嘗深攷遂爲僧會所惑使江

左之人初識邪法流傳至皓竟以喪邦舍利果  
何利哉唐初崇奉佛牙火不能焚鐵不能碎傳  
奕以於羊角孿之如破朽壤若使奕見此舍利  
必有以處之矣皓亡國之人也安知周孔之教  
乎使其能知之必不至爲人所禽矣且其身爲  
國王宜其前世所積自合長受快樂又何故一  
旦傾覆而無善應乎

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婦如來塔命終生  
意樂天又云修治故塔命終生白身天與  
諸天女五欲自娛菩薩行經云有一貧人

崇正辯卷一上

十六

賣薪爲業向澤中採薪見一塔寺狐狼飛  
鳥草木荆棘不淨滿中貧人愴然誅伐掃  
除作禮而去命中生光音天盡其天壽又  
復一日返作轉輪王

佛設如此等教其發心也不知欲誘人爲善乎  
抑將自保其塔乎如誘人爲善莫先於正其心  
如此等教反以利樂害其心也人各有所欲而  
未必皆同多爲利路以張之必有一中中則其  
說可入此佛之術也言生意樂天則凡心意有  
所好樂而不得者必爲之埽塔矣言生白身天

則凡醜黑爲女子所惡欲淫色而不得者必爲之埽塔矣言生光音天作轉輪王則凡瘠啞聾瞶貧窮下賤者必爲之埽塔矣其設教之心如此果可謂之正道乎今欲詰之則必曰此皆無礙方便也人之根器萬端不如是不能設之入善嗚呼使人隨意所欲而得之好色則得女好貴則得王天下大亂之道也曾謂如是而爲善乎

沙門仁贊曰夫生也者精氣爲物靈明而通照死也者遊魂爲變幻化而不真舍利

崇正辯卷一上

七

建塔於人間其故何哉答曰因之修也捐肢飼虎化肉拯饑果之證也示色非色明空不空然則香薪亘燄而齒骨不灰舍利晶瑩而人天戴仰建于寶刹祕以金瓶殫土木之功而不爲奢窮丹腹之飾而不成

僭

孔子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生者始也有始然後有終死者終也有終必先有始非以前世爲始後世爲終也原之爲言究其所以然也反之爲言要其所歸極也知生之所以然則知

死之所歸極矣子路問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此之謂也其言不誇不誕約而盡簡而通與佛氏之說死生猶黑白之不同也仁贊所言旣以膚淺乃復淆亂本文附以已說以生爲靈明以死爲不真其淺陋如此尚敢論生死哉旣不明生死宜其言之多妄矣古之人藏赤刀弘璧天球河圖竹矢弓戈蓋有至理非爲福田利益誘人以茫昧之事亦未嘗窮極土木糜費金寶以爲貯藏之所也後世不以理治天下先王之制又信邪說希求無望所以使釋子踰禮越制

崇正辯卷一上

六

崇奉邪說以一朽骨費民膏血百千萬計而不恤者嗚呼必有聖君賢相推明正道以攘闢之當有取於斯言矣

沙門法獻以宋元徽三年於西域得佛牙長二寸圍亦如之

西域所用之尺不知與中國異同且據宣律師辯惑論云佛現金姿丈六之質及凡釋氏之說皆如此今法獻所得佛牙長二寸圍亦如之相法三十六牙相之美也佛有具足之相則其牙車當一尺二三寸若并順項會之其圍當四尺



而其頭面當五尺許矣以五尺之頭通爲一丈六尺之身是自領以下長一丈一尺而已此不待智者然後知其妄也

劉向別傳曰予徧觀典籍徃徃見有佛經乃著列仙傳云吾檢藏書推劉向言藏書者蓋始皇時人間藏書或云夫子宅中所藏書也據此而言佛法秦漢以前已流震旦也

甚哉僧人之欲借重於孔子以神其說也然稽之書傳佛教入中國乃自漢明帝時不可改矣

崇正辯卷一上 充

劉向博極羣書如果有此言何不載於正史邪孔子刪詩定書繫易作春秋之外不聞別有述作不知何所據而云壁中藏佛經也使佛經盡道而無歉可施於中國而傳於萬世又何必待魯壁藏之而劉向別傳載之乎甚矣僧人之欲借重於孔子以神其說也

元狩中霍去病討匈奴至畢蘭過居延山獲昆邪休屠王降衆五萬得金人長丈餘列之於甘泉宮此如來化被東土也佛之道以寂滅爲樂以無生爲至既死之後乃

化爲金人此何理也秦始皇聚天下兵鑄爲金狄十二以像臨洮所現之大人後十四年而秦亡按史金狄各重千石古者每石重百二十斤千石當一億二萬斤去病所得纔丈餘甚爲輕眇殆亦匈奴所鑄耳乃云化被東土金像出現然則始皇所鑄何不言瑞應邪隋煬帝大業四年征林邑獲金人四十九皆長三尺彼又何物也

漢明帝幸白馬寺問摩騰曰佛之出世不從此土何也對曰迦毗羅衛國三千大千

崇正辯卷一上 平

世界百億日月之中三世諸佛皆從彼生餘處衆生無其緣感佛不徃也佛雖不徃光明及處或五百年或一千年或一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聖教而化導之帝默然信重

漢明帝生於中華爲天下主不能師法前代聖帝明王反信外戎引入中國爲斯民千餘年膏肓骨髓之病其罪大矣摩騰者狡猾之人也觀其對明帝之言示之以夸大附之以佞諛以行其說非漢明之不明誰復信之其言曰衆生無

緣佛不住生如其果然何爲復有聖人傳佛之教乎佛教既可傳即不謂之無緣矣其言自相衡決是誕妄也蓋佛未生時中國三代之風未亡元聖六經之教方盛彼無自而入也及世衰道微異端並起於是夷狄之術浸淫乎中國而不可救矣

後漢志曰佛身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常爲宏闊勝大之言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觀生死報應之際莫不恍然自失也

崇正辯卷一上

三

佛氏所謂外道者類能變匿身形飛騰隱顯幻出一切光景怪異佛欲降伏之於是無所不學遂盡其術外道以此術爲過咎而佛則齋戒清修所以終勝之耳身如黃金色項佩日月光皆幻術之一二也善爲宏闊勝大之言以誇耀貪夫之耳目而劫持懦士之心意是以中國有道君子教人曰若欲不學佛能見其小則不學也生死報應之說散在後章遇事而闢之非一言可畢觀者宜詳擇焉

顏之推家訓曰夫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辯

才智慧豈徒六經百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所及也歸周孔而背釋宗何其迷也之推者先師之後也既不能遠嗣聖門之學又詆毀堯舜周孔著之於書訓示後裔使當聖君賢相之朝必蒙反道敗德之誅矣今其說尚存與釋氏吹波助瀾不可以不辯

俗之謗者大抵有五一日夫遙大之物寧可度量日爲陽精月爲陰精星爲萬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墜爲石精若是石不得有光性又質重何所繫焉星與日月形色

崇正辯卷一上

三

同爾日月又當是石也石既牢密烏兔焉容石在氣中豈能獨運日月星辰若皆是氣氣體輕浮當與天合往來環轉不得錯違其間遲疾理宜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數移動不均

謹攷之六經惟春秋書隕石于宋不言星墜爲石也旣以星爲石又以日月爲石皆之推臆說非聖人之言也之推又曰日月星辰若皆是氣則當與天相合安能獨運殊不攷堯之曆象舜之璿璣箕子之五紀周易之大衍也天杳然在

上左右遲速幾於不可攷矣然聖人步之以數  
驗之以器正之以時物參之以人事自古至今  
了無差忒凡垂象之變皆有應驗其精者預知  
某日日食某日月食飛流彗孛出不虛示則天  
雖高也日月星辰雖遠也智者仰觀若指諸掌  
耳之推學博而雜是以其惑如此孔子曰蓋有  
不知而作之者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爾  
矣其之推之謂乎

地既滓濁法應沈厚鑿土得泉乃浮水上  
積水以下復有何物河江百物從何處生

崇正辯卷上上

重

東流到海何爲不溢歸塘尾閭滌何所到  
沃焦之石何氣所然潮汐去還何所節度  
天漢懸指何不散落水性就下何故上騰  
地之有水猶人身之有血也故地中有水大易  
八卦之明象也若曰地浮水上乃釋氏四輪之  
妄談也水爲五行之本其氣周流於天地萬物  
或升或降或凝或散皆氣機之自然故草木則  
有滋山石則有液人則有血土則有水金則水  
之所生無足怪者佛之學不明乎氣以氣爲幻  
故學之者其蔽如此

乾坤之大列星之夥何爲分野止繫中國  
卽爲旄頭匈奴之次西胡東越雕題交趾  
獨棄之乎豈得以人事尋常抑必宇宙外  
也何故信凡人之臆說迷大聖之妙旨而  
欲必無恒河沙世界微塵數劫也

天地雖大然中央者氣之正也以人物觀之非  
東夷西戎南蠻北狄所可比也天地與人均是  
一氣生於地者旣如此則精氣之著乎天者亦  
必然矣北辰帝座自有環域明當三台儼分疆  
次災祥所應中國當之其餘列宿分野亦莫不  
然班班可攷固非四夷之所得占也之推於耳  
目所及者尚未深曉矣乃欲信驗乎宇宙之外  
河沙世界微塵數劫不謂之自誑乎

崇正辯卷一上

重

二曰夫信謗之徵有如影響善惡之行禍  
福所歸九流百氏皆同此論豈獨釋典爲  
虛妄乎項託顏回之短折原憲伯夷之凍  
餒盜跖莊躄之福壽齊景桓魋之富強若  
引之先業冀以後生更爲通耳如以行善  
而偶鍾禍報即便怨尤爲惡而倘值福徵  
乃爲欺詭則亦堯舜之云虛周孔之不實

也又欲安所信而立身乎

夏至之日一陰初生而其時則至陽用事也陰雖微其極必有折膠墮指之寒冬至之日一陽初生而其時則至陰用事也陽雖微其極必有爍石流金之暑在人積善積惡所感亦如此而已顏回伯夷之生也得氣之清而不厚故賢而不免乎天貧盜跖莊蹻之生也得氣之戾而不薄故惡而猶得其年壽此皆氣之偏也若四凶當舜之時則有流放竄殛之刑元凱當堯之時則有奮庸亮采之美此則氣之正也何必曲爲

崇正辯卷一上

五

先業後世因果之說乎若行善有禍而怨行惡值福而恣此乃市井淺陋之人計功效於旦暮間者何乃稱於君子之前乎盜跖膾炙人口而德名飽其身而人惡之至今顏子食不克口而德名流于千世若顏子之心窮亦樂通亦樂單瓢陋巷何足以移之鐘鼎廟堂何足以淫之威武死生何足以動之而鄙夫之見乃以貧賤夭折爲顏子之宿報嗚呼陋哉之推又云若不信報應之說則無以立身然則自孟子而上列聖羣賢舉無以立身而後世髡首胡服纍纍蠶蠶千百

其羣者皆立身之人歟

三曰開闢以來不善人多而善人少何由悉責其精潔俗僧學經律何異士人學詩禮以詩禮之教格朝廷之人畧無全行者以經律之禁格出家之輩可獨責其無犯乎且缺行之僧猶求祿位毀禁之侶何慙供養乎

中國聖王之治有善則賞有惡則刑務爲明白惟昏君亂世然後覆護罪人與之祿位非詩禮使然也之推言佛之化非孔子之所及則其化

崇正辯卷一上

五

人必速豈宜更有毀禁犯戒者哉如其有之則是佛化之未至也又從而保庇之是與惡人爲地耳且儒者之教養老賓祭必以肉故畜之牧之以待用今之推許僧毀禁則僧坊可以爲家牢矣儒者之教養老賓祭必以酒故種秫造麴藥釀之以待用今之推許僧毀禁則僧坊可以築糟丘矣儒者之教男婚女嫁以續人之大倫故通媒妁行親迎以成禮今之推許僧毀禁則僧坊可以爲家室畜婢妾聯姻婭無不可者矣世有僧食肉飲酒娶妻子則人惡之尤甚之推



獨謂無慙於供養何勇於保奸而果於戕正顛倒迷謬如此其甚哉

四曰求道者身計也惜費者國謀也身計國謀不可兩遂儒有不屈王侯高尚其事釋有讓王辭相避世山林安可計賦役以爲罪人若能化黔首悉入道場如妙樂之世穰祛之國則有自然杭米無盡寶藏安求田蠶之利也

聖人之道成已則推而仁民仁民則推而愛物正身則推而齊家齊家則推而治國平天下但

崇正辯卷一上

三

有先後之序而無不可兩遂之計也之推不知乃祖之所學於孔子者而馳心外求宜其差跌之遠也儒有不事王侯辭榮避世如漢祖之四皓光武之嚴陵舉世求之不過數人而已時君表異之以風化天下崇廉耻興辭讓既得優賢之禮又無蠹民之害何不可之有今僧徒所在以千萬計遊手空談不耕不織而庸夫愚子十人居九皆得免於賦役誠爲有國之大蠹豈可與逸民高士同科而待哉據今之世鬻祠部度牒爲僧一人纔費緡錢百餘又皆哀人之財而

非出於已也以他人之財而易終身之安逸溫飽所以奸宄愚庸之人皆樂爲之農夫辛勤輸納王稅歲歲有常而無已又有豐山水旱之變其苦最甚較其利誠不如爲僧之優也然良民日少賦役日減而坐食者益衆善爲國者不計目前利入之微而思耗蠹生民之大必有覺於斯術矣之推又曰使黔首皆入道場則有自然杭米無盡寶藏何用田蠶之利夫佛以乞丐爲化忘廉恥棄辭讓見人之有者卑身下意以求之言福田利益以誘之張地獄酷毒以劫之

崇正辯卷一上

六

得而後已不顧其他也所以積少爲多雖貧而富不藉耕桑衣食自足苟有廉恥辭讓之人必已不爲矣又况聖人之道乎  
五曰人沒後與前身似朝夕爾世有神鬼示現夢想或降童妾或感妻孥求索飲食微須福祐以此論之安可不爲之作地乎  
夫有子孫何預身事而乃愛護况於已之神爽頓欲棄之哉

轉化之說佛氏所以恐動下愚使之歸其教也破其說者散於後章因事而言不一而足同志



之士宜共思其非以趨於正勿爲所惑也世傳  
死人附語大抵多是婦人及愚夫其所憑者又  
皆蠢然臧獲之流耳未聞有得道正人死而附  
語亦未聞剛明之士爲鬼所憑此理灼然易見  
也至於求索飲食微須福祐此何等鬼邪之推  
愛護神爽爲之作地亦可笑矣亦可哀矣亦不  
知死生之故甚矣亦不知鬼神之情狀極矣亦  
爲先師不肖之子孫忝辱厥祖無以加矣

李典儀內德論通命篇曰佛之所云業儒  
之所謂命也命繫於業業起於人虞夏商

崇正辯卷一上 元

周之典黃老孔墨之言道惟施於一生言  
罔及於三世其理局而不弘矣取義尚淺  
利民猶微比夫十力深言三乘妙法濟四  
生於火宅運六舟於苦海若培塿之與崑  
崙潢汙之與江漢何可同年而語哉

性者萬物之一源而氣稟則有清濁是以聖哲  
賢愚資質有異命者萬物之所同受而陰陽變  
運參差萬殊是以五福六極值遇不一以此理  
觀之千古猶指諸掌也淺狹之人計功於歲月  
責報於促近而不知天地之氣消息盈虧遲速

顯壽終不可違非如人私意小智之所測量也  
既不明其理於是爲三世之說以自誑是未嘗  
知性命不知性命其言殆難當乎命與業異業  
於人也命者天也不可同語也有志之士考正  
蒙之論氣則於典儀所辯如數黑白無足疑者  
三事之說見於後章因事而發非一言而可盡  
也

孫陀羅難陀者佛之弟也四月九日生佛  
使出家將上天路經地獄中心忻怖守道  
彌篤

崇正辯卷一上 辛

佛之教大抵以幻術爲神通先以此驚駭衆人  
之耳目貪者必慕怯者必懼惑者必疑愚者必  
信有一於此則其術入矣仰觀乎天穹窿杳冥  
何方可以爲路俯察乎地厚重博實何處可以  
建獄佛所以誘動其弟者殆變化如幻之所爲  
也其弟見天路而忻見地獄如怖忻怖之心交  
戰於中而曰守道彌篤則其所謂道非正道也  
經曰若欲削髮入道場時應來和尚前長  
跪和尚應生兒想弟子於師應生父想宜  
加尊重之意誦出家唄云毀形守志節割

愛無所親棄家弘聖道願度一切人

教人者必自正其身欲人入善者必先正人心心與身無不正所謂至善也今僧人無子而心想弟子以爲己子弟子有父而心想和尚以爲己父此心爲正乎爲不正乎不待辯知矣而愚人則惑而信之不可不辯也出家唄曰割愛無親而和尚父子各存父子之想割在家自然之愛而爲棄家假合之愛忘在家天性之親而爲棄家人僞之親行乎幻妄而談乎實際吾不信也人之有父猶身之有首也今或自指其首曰

崇正辯卷一上

主

此幻妄也則斷而棄之欲取他人之首置諸頸上必不能活矣彼不父其父而以他人爲父者何以異此然則孔子言顏回視之猶父非歟曰猶之爲言比方之謂也非真以爲父也古者制服父則致喪三年君則方喪三年師則心喪三年父者身之所生也君者治之所存也師者道之所傳也其尊雖同其義則有差等矣而其所謂師者乃孔子曾子子思孟軻之徒非如世俗口傳耳受伸其佔畢者也是故顏回視孔子可以猶父則未嘗名之曰父而不父顏路也視孔

子猶父者師之義也孔子不得視回猶子者爲厚葬言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孔子不可徒行舍車以爲鯉之槨則於回之葬安得從顏路之請舍車以爲回之槨乎聖人者理義之宗也其處情文之際如此豈以智力強爲之哉理之自然義之至當耳佛氏不明理義之所止故以人倫爲愛欲則心法滅之以假爲真諦則心法起之自以爲是而終於不可行其所謂小道可觀而致遠必泥蓋君子之所不爲也

度人經云既著袈裟已坐受六親拜父母

崇正辯卷一上

主

皆爲作禮

父子君臣人之大倫也如天尊在上地卑在下不可踰也未有無父而有子者故子必拜父未有無君而有臣者故臣必拜君此理之必然非人以智巧造爲之也今佛之教一削其髮身被胡服即視父母如路人接六親如糞土以本心爲妄以僞行爲真不亦悖哉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如佛之教亂倫兼愛與墨氏相似而其設僞善辯則又甚焉有志於道者所宜慎擇也

經云出家入道功德無量六天人中往反  
十世若爲出家作留難者其罪深入地獄  
黑暗無目

富貴逸樂人之所貪也瘖聾瞽跛人之所惡也  
以人之所貪者誘人使人相勸而出家以人之  
所惡者怖人使人相信而勿難此所謂以利道  
病良民之心而不可救藥也凡有所爲而爲善  
者皆人欲之私是利道也異端邪說是也無所  
爲而爲善者乃天理之公是本心也孔孟之教  
是也其道正猶水火之不相入而或者欲比而

同之蓋惑溺而未之思爾

崇正辯卷一上

三

安法師作出家戒其辭曰荷道佩德縈仁  
負義絕世離俗迴情易性行人所不能行  
割人所不能割名曰道人

仁者人之本心也義者人之所共由也曰仁與  
義者立人之道者也得此道而不失名之曰德  
也此由古至今萬世而無弊者也佛氏絕世離  
俗則異乎此無親安得曰仁無君安得曰義不  
仁不義安得曰道乎聖人之教皆因其良心無  
不可行者順情性之正也今欲迴情而易性乃

造作布置非循自然之理父母天性不可割也  
割所不可割是無人之心也然則其所謂道者  
如孟子所謂不仁之道耳非聖人之道也

有羅漢至健陀羅國見梵志誦訓稚童羅  
漢曰世典文辭徒疲功績豈若如來聖教  
福智冥滋昔南海之濱有枯樹五百蝙蝠  
穴聚其中諸商人憇止樹下時屬寒烈積  
薪蘊火枯樹忽然商人中有誦阿毗達磨  
藏者蝙蝠雖爲火困受好法音忍而不去  
命終受生捨家修學並證聖果子雖不佞

崇正辯卷一上

三

亦居一數人今愛子可許出家出家功德  
言不能述梵志感悟放子出家

萬物散殊各有種類其間或以不同形相禪者  
如雀入水化爲蛤鳩化爲鷹鷹腐草化爲螢之類  
時至則然皆氣之近似而傳易者不聞雀化爲  
鷹鳩化爲蛤腐草化爲蟋蟀也若此生爲蝙蝠  
後生爲人則萬無是理矣今取蝙蝠五百枚以  
火焚之又令一僧誦經其側蝙蝠既死復令此  
僧指示受生之處既生之後此五百人者年月  
日時形狀男女貧富壽命等無有異又皆自言

曰我前生真蝙蝠也如是猶不足信何也以萬物不能盡如是也

高齊元魏之際國學太儒張賓曾經趙州偃角寺索水沙彌持與問其具幾塵方可飲之惘然無對乃以水澆其面賓大慙謂從屬曰非謂以水辱我真顯佛法難思即於其寺出家

饑而食渴而飲動靜皆然天理之自然也然眾人由之而不知故飯蔬飲水單食一瓢雖孔顏之樂不爲之變焉張賓業儒不知聖門自有潛

崇正辯卷一上

三

心之地乃爲沙彌杯水所轉裂冠裳毀膚髮下喬木入幽谷此乃喪心失已隨波逐流之人也彼乃目爲大儒以重其事豈非夸其妄乎夫大儒者乃伊尹周公孔孟之倫仁贊烏足以識其彷彿哉

釋僧肇歷觀經史備盡墳典性好莊老嘗讀道德章嘆曰美則美矣然期神冥累之方猶未盡也後見維摩經乃言今始知所歸矣

以莊老之道比之於佛則有所不及故僧肇棄

莊老而從佛僧肇雖常歷觀經典而未嘗深究不得其旨是以惑於異端而不悟其是釋而非老殆亦走五十步而笑百步耳六經言近而指遠守約而施博教者不可凌節而施學者不可躐等而進故學之者以爲難佛氏之道以利誘人曰直下承當一起直入其辭善遁而無歸宿故學之者以爲徑使僧肇於聖人經典中優游厭飫見理明而釋義精必以仲尼爲大中至正之極佛老雖欲引之亦不可得而引矣

釋法顯有兄三人髫髻俱亡其父懼禍及

崇正辯卷一上

五

顯三歲度爲沙彌居家數年病篤欲死因送還寺信宿便差不復宜歸母欲見之不能得十歲遭父憂叔父以其母寡獨立逼使還俗顯曰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遠塵離俗故入道爾

法顯在家爲沙彌未嘗言欲辭親也及送寺之後遂斷天性此必寺僧有藥偶能療其宿疾因而誘道之孩童無智故信聽而不回也凡此類觀之者可以爲戒如有子弟未能自立慎勿令從釋子語蓋佛本以化誘爲術一爲所熏非豪



傑之士鮮不惑者戒之哉戒之哉若法顯之父不知天命之不可推移乃自陷其子於不仁不義之地其愚則又甚也

釋圓光少耽墳典詣理窮神及聞釋宗反

同腐芥由是出家

人之稟氣不同或昏或明或巧或拙或靜或躁或剛或柔千條萬端非一言可盡也膾炙人所共嗜而有好食瘡痂者晝夜人所共由而有俾晝作夜者方王澤將息佛教未來凡趨靜厭事之流亦爲山林之行往而不返如接輿荷蕢長

崇正辯卷一上

三

沮桀溺乃其所見偏蔽舍此取彼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文王之道聖人不取也又况佛說入中國有以惑人之耳目而移人之心意宜夫一曲之士棄經典而耽釋宗如圓光者不可勝數可悲也已可悲也已或問乎有道君子曰學儒者晚多溺佛何也對曰學而無所得其年齒長矣而智力困矣其心欲遽止焉則又不安也一聞超勝侈大之說是以悅而從之譬之行入方履坦途其進無難也山忽高乎其前水俄深乎其下而進爲難也於是焉有捷徑則欣然

由之矣其勢使然也夫托乎逆旅者不得家居之安耳未有旣安於家而又樂舍於旅也至哉斯言乎至哉斯言乎

經云昔尊者闍夜多詣德叉尸羅城慘然不悅少復前行見一烏欣然微笑弟子恠而問之尊者曰我初至城見一鬼子饑急語我云母入城爲我求食我與母別經五百歲饑虛困乏命將不遠願與早來吾見彼母具說此意鬼母答吾我入城來經五百歲未曾得一人涕唾我新產氣力羸劣

崇正辯卷一上

三

設得少唾諸鬼敗去吾聞鬼語悲嘆生死受苦長遠是以慘然時復爲者乃往過去九十一劫爲長者子欲得出家父母不聽強爲求聘成婚生男起愛染心不復出家從是以來流轉五道愍其癡愚是以微笑若復有人障出家人罪報極苦無得解脫是故智者殷勤方便勸佐令成勿作留念凡聲陽也鬼無形無氣無聲安得有言能言者不謂之鬼矣此其妄一也鬼子與母相別五百歲而母云新產力羸此其妄二也鬼子旣能言

豈不能行何不隨母入城與衆鬼爭唾而獨居  
城外此其妄三大抵多妄直須不信勿疑也  
經曰在家孝事父母若從師學開發知見  
此恩大也夫出家者捨父母入法門中出  
功德財養智慧命功莫大焉追其所生乃  
次之爾

佛氏之學不以義權輕重不以禮度可否無分  
別心惟嫌揀擇故其出言有過處事無節若聖  
人則不然其制禮曰事親有隱而無犯致喪三  
年致者盡極不可加也事君有犯而無隱方喪

崇正辯卷一上 禿

三年方者比方也君臣以人合資於事父以事  
君比於親喪而制服義也事師無犯無隱心喪  
三年師雖授道不可與君父同服以此隆焉故  
隱哀於心以著不忘而已蓋父之所生者獨吾  
身也君之所治者非獨吾身也師之所傳者聖  
人之道非師所得專而受教者亦非一人也故  
父一而已君則有去就師則無常主其理如此  
非人私智所能輕重故爲等降也是以稱情立  
文無過而有節萬世可行而無弊所謂道也今  
以師資之功在父母之上借問無父母生汝身

則雖有良師將誰教乎古之師教人以仁義禮  
樂皆以成其孝悌忠順之實人道之常也今曰  
捨父母入法門出功德財養智慧命功莫大焉  
吾則曰捨父母入非法門出罪惡財養賊惡命  
刑莫大焉師之名是也師之實非也

沙門仁贊曰悟理者內外齊貫滯情者遐  
邇相懸商車周冕但知華首麗身直髮脆  
肌安識生同死變世雄氏由是刊落鬚髮  
被服壞色設使車髮鑒人威權振主以道  
內照於我浮雲

崇正辯卷一上 卑

佛之教人去鬚髮者本欲毀形貌示憎惡然後  
勢須遠俗隱處以脩其道耳然有疑焉蓋其說  
曰山河大地皆吾妙明中物敢問鬚髮獨非妙  
明中物乎以存鬚髮爲有害以去鬚髮爲入真  
是則道之得否係乎鬚髮之有無而已毛之生  
於面者三獨去鬚髮而不去其眉則何說也佛  
以六道輪迴皆因愛欲是以棄妻子斷生息以  
絕轉迴之苦然爲僧者不能皆忘欲念設戒甚  
嚴而猶有犯者與其去鬚髮之無用曷若即宮  
刑以去其爲病根者哉況求道利物之人不憚

飼虎投崖割截身體面目髓腦要即與之視身  
如空一無所吝何獨愛惜淫根而不斷除彼青  
龍寺僧光儀猶能之豈諸佛祖師之教戒反不  
及乎凡能棄捨者必捨其所難不教人捨其所  
難而姑舍其所易剃鬚斷髮以爲難能乃爲之  
說曰佛不許五種不男人學道吾不信其無奸  
心也

宋儒胡致堂先生崇正辯卷一下

南豐裔孫

濬古邱重梓

清寅直

深叔平

瀾仲海

濱鶴汀

濤次涇

湘佩芳

森三木較字

後漢孝明帝夜夢金人曉問羣僚通人傳

毅曰臣聞西方有神其名爲佛陛下所夢

崇正辯卷一下

將必是乎詔遣使者羽林中郎秦景等一

十四人如天竺於月支國遇沙門攝摩騰

竺法蘭寫得經像載以白馬還達洛陽

人之夢多矣然未嘗夢世之所無者漢明夢金

人殆亦始皇所鑄去病所獲耳而傳毅乃云西

域有神焉帝求之而得者乃經文與像設非真

金人也漢明不明傳毅入其說中國不幸摩騰

傳其言至今千有餘年爲害未泯明帝傳毅之

罪大矣且明帝夢金人未嘗知有佛也傳毅云

西方有佛及寫像而至則非金人也君臣之間

相誕如此是以空教浸淫而莫禦嗚呼漢明傳  
毅之罪大矣明君之治必覈實君子之道必存  
誠如高宗夢傳說之類夢之正也如孔子不夢  
周公之類不夢之善也過此皆妄而已矣

漢武穿昆明池底值黑灰以問東方朔朔  
示非臣所知可問西域胡人法蘭既至追  
而問之蘭云此乃劫燒之遺灰也

以此說推之則椎礦得金者必曰佛之遺體也  
得銀銅鍤錫者又何物也入海得珠者必曰觀  
音之纓絡也得瑪瑙珊瑚者又何物也據佛說

崇正辯卷一下

二

劫火洞然之後空然無物安得有灰既有灰則  
天地萬物之灰當增厚於地數倍矣安得謂之  
空乎其說又云世界空二十劫後有風鼓之爲  
風輪然後有水輪然後有金輪然後有土地夫  
灰與土等耳不知風鼓水輪之時劫火何在邪  
或曰然則漢武所見何物也予曰是亦石灰之  
類耳石中有白玉沙中有黃金蚌中有珠草中  
有芝五行秀氣聚散融結何所不有而釋子所  
論乃如此智者當物物而辯之勿爲所惑也  
僧道適吳舍利耀靈於江左迦羅游魏律

儀創起於洛都歸戒自此大行圖塔由斯  
特立既三國峙居西蜀一郡獨無代錄豈  
非佛日麗天而無緣者弗覩法雷震地而  
比屋者不聞哉

曹操爲臣而挾其君奪其國大不義也孫權乘  
王室大亂而割據一方亦非義舉也惟蜀以帝  
室之胄欲伸大義於天下諸葛武侯輔之其事  
最正非吳魏所能擬其功不成則天也獨無代  
錄者可以見先主孔明守先王之道邪說異端  
無自而入嗚呼美哉夫日無所不照而有不見

崇正辯卷一下

三

者雲之蔽也雷無所不震而有不聞者氣限之  
也世之明無過於日世之聲無過於震雷六經  
稱聖人之明德者曰明並日月而已稱其威令  
者曰如雷如霆而已其言實而有證假彼以喻  
此故無失也今其言曰佛日法雷是以佛爲真  
日法爲真雷夸哉誕乎

二藏法師覺明家世外道沙門乞食父怒  
打之手足遂攣問其坐犯乃謂所打沙門  
竭誠懺悔數日便瘳因是涕落爲其弟子  
凡不奉佛者佛即謂之外道沙門從乞取非其



有義所不可也主人不與彼必有言色以激怒之是以見簪耳然用力擊人運其肱股或致差跌則亦常事也覺明因此乃入邪說於其父不特陷其身又且汙其親罪莫大焉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而佛之徒隸犯之明君在上良相佐治卓然獨見扶持仲尼之教攘闢佛說是斯民之天福也

沮渠蒙遜遇曇無讖弘肩佛教崇禮彌厚元魏聞讖道術將延之蒙遜不許讖便辭

崇正辯卷一下

四

以求經而西又知業期將及累以終事遜忽之令刺客於路害讖自是遜心愧其事白日見鬼以劒刺之遂卒

無讖之心不過欲敷揚佛教爾然沮渠蒙遜崇禮方厚國人未能成佛也何爲遽捨又往魏邦乎方元魏來迎蒙遜不許其去事之所宜慎處者也無讖棄此從彼既負蒙遜崇禮之心冒禍殺身又乖元魏招延之意此皆縱心率意無有規矩道之所惡也且旣知業期將及姑安於遜以待死可矣又何必留言激怒以殘其軀乎其

生也尚不能以佛力免禍至死矣乃能白日爲鬼以復讎又何信乎

拓跋珪信任崔浩殘害釋氏毀破浮圖太武遭癘疾方始感悟有白足禪來相啓發生悔愧心即誅崔浩

按史魏太武與崔浩皆信重寇謙之而惡佛法因入寺見沙門有兵器釀具及富人所寄藏物乃誅沙門焚經像一切蕩除滅其踪跡然則釋子有以取禍矣後四年然後浩被誅自恃才畧專制朝權薦五州士數千人爲郡守以新聞舊

崇正辯卷一下

五

不用太子晃之言又與高允撰國記寶錄刊石立於衢路用彰直筆往來無不以爲言北人忿怨相與譖浩於帝以爲暴揚國惡帝怒使有司按浩罪狀召浩詰之浩不能對遂夷五族浩之罪如此然則浩有以取禍矣浩與太武信寇謙之而毀佛正猶惡醉而強酒夫豈足以治佛哉惜其小有才不聞君子之大道是以及禍不然浩所建立奇謀碩畫多矣當以掃除佛法爲冠其不幸而死乃其恃才專制直筆犯衆之罪非爲破佛也癘疾人之所常有也苟以太武以毀

佛而厲則古者齊侯之疥疔晉侯之蠱疾平公之膏盲荀偃之痺疽是時未有佛也不知又以何事而致邪白足啓發則不足怪自爲其教勢須如此然崔浩之誅則如史所載者非白足所能殺也

三藏法師道希嘗坐井口燥瓶內空弟子未來無人汲水三藏乃取柳枝揮井口密心誦呪泉遂湧出平至井唇

孟子曰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予聞西域僧人入中

崇正辯卷一下

六

國有善持呪者呪井溢枯呪火明滅呪龍出水呪人興什此亦素問移精變氣祝由之類耳杜甫論石犀曰自古雖有厭勝之法江水終向東流不可回也如西域之呪豈能平五嶽爲地涸四海爲田歲大旱饑豈能呪之使飽兵大殺戮豈能呪之使仁然則區區揮柳枝湧井水將何濟乎

北齊高洋誅滅李老悉令出家敢以抗者命斬之於是並求剝染十年之中僧二百餘萬寺四千餘所二十八年爲周所滅

仁贊記此者以誅李老爲快也十年之中僧二百萬人寺四千餘所北齊崇奉佛教不爲不至然四千餘寺二百萬僧之衆豈無聖智能爲齊國之福者當冥資曆筭祈天永年何爲二十八年遽有滅亡之禍乎然則言奉佛供僧有福田利益者不足憑據明矣

南宋元嘉中有上事者云此寺塔之餘過興樂福之徒日甚帝以問侍中何尚之曰范秦謝靈運皆稱六經本是濟俗性靈真要會以佛經爲指南此賢達正言實誠有

崇正辯卷一下

七

當若使率土之濱皆統此化則朕垂拱坐致太平尚之對曰惠遠法師云釋氏之化無施不可臣謂此說有契理與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穆傳此風教已遍寰區編戶億千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則陛下之言坐致太平矣

按史載宋文帝性仁厚恭儉勤於爲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於其職寧以六

其爲斷吏不苟免民有所係三十年間四境無事戶口蕃息出租供徭止於歲賦晨出莫歸自事而已閭閻之內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鄉耻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爲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史家乃實錄也未嘗因崇飾佛塔奉佛重僧而能致隆平也文帝謂何尚之者自己失言謝靈運以放恣殺身其言亦何足取乎尚之阿意而對敷演邪說疑若可用然終於不可者何哉佛住世說法四十九年化導衆生願力悲廣亦不能使天竺一國盡奉其教蓋亂倫滅理勢

崇正辯卷一下

八

所難行也民之性善天所命也然其生或感戾氣或無常產或值上失其道於是有悖逆作亂之行嚴刑重辟猶未足以禁之乃謂使之皆持五戒修十善可以坐致太平不亦欺乎且以五戒論之百姓有爭鬪貪財色爲寇盜造詐僞者不知尚之用刑乎不用刑乎用刑則與世法何異不用刑則犯戒者益衆億兆蚩蚩又非可家至戶到人人而誘勸之也將何以處此今僧之所聚修戒持律之地也猶可規罰然後能齊而況天下四海之大乎是尚之慕其名而未嘗核

其實文帝悅其言而未嘗究其用君臣爲空虛誕幻之說以相應和如說夢事豈不可笑哉且惠遠所謂釋教無施不可者予請質之曰人之生莫仁於父子莫禮於夫婦莫義於君臣莫大於養生送死莫治於禮樂刑政凡所以維持倫理胥立於世者佛皆以爲不可而獨以無夫婦父子君臣厭生患死潔然自立於山林空虛寂滅爲可是亦有所不可何謂無施不可哉如尚之者所謂大惑不解者歟

沙門功德直舒手出香掌中流水

崇正辯卷一下

九

手上無火何爲出香掌心無泉何爲流水皆所謂幻術也如世之巫師吐火吞刀分身匿形以欺愚俗取金資之利以養其家王法修明則當壞絕不使鬼恠得以惑衆者正使手上出香其能晝夜相續而不息乎掌中流水其能灌注飲勺而不竭乎能如是者未免於幻不能如是者又何歎乎

南齊太祖建元中安城野火洞澤焚燼惟數丈地草獨不然遂往視之得一金像旣感靈瑞而聖化益隆在位三年而崩武帝

季年下詔公私不得出家爲僧道及捨宅起塔寺相承七主合一十四年爲梁所滅方火之烈山焚澤何人往視見數丈不然之草乎則必火息而後見之或地有泉潤火不能及耳奸人猾僧因竊置金像於其間以爲靈瑞齊祖不察而崇信之假如青蓮寶座丈六金身湧出地中正是妖恠又足貴乎靈瑞旣著聖化旣隆不能爲齊祖冥資遐壽三年而崩則武帝禁人爲僧不許起寺而運祚短促爲梁所滅亦非毀佛之致必矣

崇正辯卷一下

十

梁高祖斷織仙人鳥獸之狀恐裁剪有乖仁恕宗廟祭祀並爲蔬果不使血食蓋欲與諸蒼生同契等覺共會徧知

甚哉蕭衍之不明也按史衍作浮山堰以灌壽春不乖仁恕乎堰未成而壞役夫死者聲聞數里不乖仁恕乎納侯景致禍敗饑餓病死於圍中者不知其數不乖仁恕乎身餓而死宗廟顛覆不乖仁恕乎未及與蒼生同契等覺而其身先已爲殍瘠矣乃禁護織文勿爲鳥獸恐見裁剪不知輕重如此甚哉蕭衍之不明也

太學博士江泌女小而出家八九歲誦出淨土等經二十餘部長房云是宿習非關神授且據外典夫子有云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此局談今生昧於過往耳若不爾者何以得辨內外賢聖淺深過現乎

人生稟氣值五行之秀則清明穎悟記識絕倫近世如張文定閱法華經五日而成誦程明道幼年人試以質帳一目舉千人無有差失法華經姑可以言宿習質帳則非世間素有亦可以

崇正辯卷一下

十一

言宿習乎江泌女小而出家旣八九歲矣其能誦經二十餘部亦有資質慧而已何足恠哉便欲推爲宿習妄引二世詆訾孔聖之言坎井之蛙固不知東海之樂也使泌愛其女教以禮節訓以詩書輔成其美質必爲烈女賢婦如宋之共姬衛之共姜行義立於當年名節垂於後世豈徒削髮披緇塊然爲無用之物哉

釋雲諦母夢一僧呼之爲母寄塵尾并鐵鏤書鎮旣覺見二物俱存因而懷孕生諦諦年五歲母以塵尾示之諦曰秦王所餉



母曰汝置何處答曰不憶也他日諦隨父之樊鄧見僧碧遽名呼之碧曰童子何以呼宿士名諦曰阿上曾爲衆僧採藥被野猪傷今可忘邪碧初不憶此乃詣諦父諦父具說諦生本末并書鎮麀尾等碧乃悟而泣曰即碧先師弘覺法師也師嘗爲姚萇講法華貧道爲都講姚萇餉師二物今遂在此追記弘覺捨命正是寄物之時日諦已出家游覽內外遇物斯記晚入吳虎丘山寺講禮易春秋

崇正辯卷一下

三

曇諦能記麀尾書鎮是秦王所餉而不能記所置之處僧碧能記爲姚萇都講而不記爲野猪所傷此何理也以予考之諦父憇其母淫而與僧碧奸者也麀尾書鎮乃僧碧所私與而非夢也僧碧知其有孕而懼事之或泄則以麀尾書鎮之說教婦人以夢爲記耳故凡諦言秦王所餉及問僧碧猪傷之事皆其母所教也此婦人既迷其夫復誑其子其謀久而不敗則又皆僧碧之教也不然夢得二物覺而有之萬無此理矣碧自謂爲姚萇都講指諦爲先師而諦亦不

得其益益可見也諦晚能讀禮易春秋必悟此等恨母之失而惡釋之亂惜其時無能接之使反冠服者爾此亦爲世人之示戒也

後周武帝季年毀破前代一切佛塔像剎聖容焚燒經典寺廟盡賜王公爲第宅三坊釋子減三百萬皆復軍民還歸編戶蓋蒼生不幸非吾宗之不幸也

偉哉周武之此舉也禍福報應之說所不能惑茫昧無稽之言所不能誑卓然自信罷黜不疑使後嗣稍賢能承美志世傳弗失以待聖王則

崇正辯卷一下

三

邪說與異端消滅已久蒼生之幸豈有量哉若周武者可謂明矣若周武者可謂勇矣後世英主者出能視倣而增美之又何愧於大禹放龍蛇戮防風周公驅虎豹膺戎狄孔子成春秋討亂臣賊子孟子闢楊墨息邪說詎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豈特於周武有光而已也

沙門智賢譯天文二十卷盡星辰之晷度極日月之盈縮苟非聖人洞曉幽深曷以世智而酌度者哉

智賢所譯天文不知據何書而爲之若用佛說

須彌居中有四天日月星辰各有宮室城郭人物遶須彌山互爲隱現則是荒誕之言無度數證驗不能起曆豈足信也若用中國之法則帝堯曆象虞舜璿璣占天授民千古不惑何待智賢推步而後著哉

建業有七百餘寺侯景焚蕪餘者無幾陳高祖皆備修補翻譯新經講通舊論不謝前軌

古人有言曰前車覆後車戒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梁蕭衍之奉佛蓋冠古絕今無與爲

崇正辯卷一下

四

比者矣而其成敗可鑒不誣也使衍信仁賢修政事遵先王之法斥浮圖之道豈特保其身心且寧其國矣陳霸先當觀其所失改轍圖治乃復繕修寺宇翻譯經論祈求利益爲婢姬之態是猶見人服丹砂毀頭腐背而死又從而舐其鼎也

沙門親依嘗居別所四絕水洲絕往造之路依乃鋪坐具於水上如乘舟焉或用荷葉蹋水而渡

此幻法也能幻之妙無所不爲匿形王宮盜淫

宮女隱身富室竊取財貨潛謀奸慝聚衆作亂無不以此其始也一人爲之以駭人耳目信向者既衆則其術得行揉雜人倫倣擾王化此所謂執左道以亂衆王法所宜必誅而不赦者也匹夫匹婦之愚苟見恠異則必動心怖畏以其不知道理所存無足責者王公大人斯民之所視効者也而或崇信此等不亦鄙陋而可耻乎

德志值周武毀滅勅從儒禮秉操鏗然守死無懼帝愍其貞諒哀而放歸

孔子曰守死善道於道之至善以守死而不變

崇正辯卷一下

五

不亦智乎於道之不善以死守而不變不幾乎天下之至惡乎何謂道之至善父慈而子孝君仁而臣忠兄友而弟恭夫義而婦順是也此儒教也何謂道之不善離天性之自然而外立其德自以爲道者是也此佛教也佛者未嘗慕儒之善而學之而儒者乃甘心於佛之不善而歸依之是愚也若德志違令執迷所宜誅責用表至正周武乃以其守死而哀之殆爲所嚇矣此亦啓發後世明君之一事也

天竺沙門智克武德九年達京住興善寺

自古教傳詞旨有所未諭者皆委其宗緒括其同異渙然冰釋帝曰諸有非樂物我皆空眷言真要無過釋典流通之極豈尚翻傳遂下詔命碩德一十九人於興善創

開傳譯又勅左僕射房玄齡參助勘定

佛之道以空爲至以有爲幻此學道者所當辯也今日月運乎天山川著乎地人物散殊於天地之中雖萬佛並生亦不能消除磨滅而使無也日晝而月夜山止而川流人生而物育自有天地以來至今而不可易未嘗不樂也此物雖

崇正辯卷一下

六

壞而彼物自成我身雖死而人身猶在未嘗皆空也唐祖何循習不思之甚乎倘信以爲然又復東征西伐經綸王業何其求不樂而爲不空哉如不能行之於身而徒言之於口則是妄而已矣房玄齡唐之賢相輔致升平然所學蹇淺守正不固乃奉承僻命參勘邪說使政治駸襟華夷混亂其君不及於堯舜其俗未興於禮樂玄齡不自知也後世觀之責備於賢者豈非沒身之遺恨歟

中宗以昔居房邸幽厄無歸祈念藥師遂

蒙降祉因命沙門義淨等重譯藥師琉璃光佛本功德帝御法筵手自筆授又譯俗像功德等經李嶠韋嗣立趙彥昭盧藏用張說李儀二十餘人潤文韋巨源蘇瓌監

護

昔太甲旣立不明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處仁遷義聽伊尹之訓復履尊位爲商之賢王如中宗者歐陽文忠公謂之下愚不移又何責焉然有不可不辯以爲昏蒙之戒者其居房邸幽厄無歸祈念藥師遂有反正

崇正辯卷一下

七

之福及重譯經典手自筆授又命羣臣潤文監護其功德過於房邸所念遠矣而無救於武三思韋后之亂何歟李嶠張說等文士齷齪惟命是從不能格君之非君子之所羞道也

釋法照遊五臺禮金剛窟夜之未央深自剋責忽見一梵僧稱是波利曰子何自苦其有欲乎照曰願見文殊曰志苟堅強但瞑目隨吾遂引之入窟見一院額名金剛般若寺其院皆異寶莊嚴中有秘藏緘金剛般若并一切經法人物魁偉殆非常所

見也文殊大聖處位尊嚴擁送旁午宣言  
慰勞因受記焉久之波利引出還至板上  
躡履回眸之際波利隱矣

法照之求見文殊心想既極故梵僧之誘引法  
照幻術必契或曰何以驗其幻乎予曰梵僧使  
法照瞑目隨之即術之所行也法照首末不悟  
終身墮於邪見而不得徹可憫也哉使當其時  
以一言問梵僧曰吾本欲見文殊何爲使吾瞑  
目也將端目正視而願見之梵僧必茫然而無  
所指矣然或猶有見焉是亦幻也惟誠信之其

崇正辯卷一下

六

心慮既有所存則耳目必有所接以僞爲真而  
不自知也故聖學莫先於敬以直內無不敬則  
邪說不能惑如傳奕者於聖人之道亦未也獨  
以持心好正不信邪說故呪師無所施其術佛  
牙無所逃其鑒又況於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夫  
下之故洗心退藏於密齋戒以神明其德者彼  
又安能投其隙哉

中印沙門極量神龍元年於廣州譯首楞  
嚴經一部正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清河房融筆授

言以立言言之不文行之不  
之教重譯而後至於中國若中國聖王  
之業明華夷之俗不祿奇書有誅異行有禁  
左道亂正者誅而不赦則彼雖積經如山說法  
如川苟傳行於其國中而已何能浸淫滋蔓而  
不可救止也首楞嚴經其義固異於孔子之道  
而其文則比他經爲優使其植根固而流波漫  
則房融之罪大矣

沙門智惠比天竺人泛舟而至將近番禺  
遇風濤船破人沒而所齎經夾宛然在岸

崇正辯卷一下

九

惠乃歎曰大乘等經冥祐若是

風鼓水湧船沒而人存者世多有之亦須舟已  
近岸不然別舟救之乃能有濟若沉浮於大海  
之中雖善沒如吕梁丈人亦不免死蓋勢不可  
也智惠持經夾得脫則必舶去岸不遠矣大乘  
等經既能冥祐智惠曷不廣推慈悲并救浮舶  
載經之人乃獨區區垂憫於一僧何哉若以舶  
人宿業深重經不能救則貝葉之存無乃徒設  
不足貴也耍之船人未必盡沒智惠以脫其身  
欲神怪其事故自爲此言爾



梵天神策經并八陽天公經合五十三部  
九十三卷或首標金言而末伸謠識或先  
論世術乃後托法辭或引陰陽吉凶或明  
鬼神禍福諸如此比爲妄灼然今宜秘寢  
以救世惠

鬼神禍福之說無經不言故人有起毀議者僧  
必以報應恐之達磨識寶公誌之類無僧不言  
故凡其教遭證斥者僧必以佛記明之此其動  
人處世之要術也仁贊知神策八陽之爲妄而  
不知大乘經中其妄尤多殆亦見毫毛而不見

崇正辯卷一下

辛

曉知二五而不知十之類也設欲救世患者當  
以五千四十八卷盡歸之天竺髡首緇服之衆  
還齒於良民則世患息矣

沙門仁贊曰會昌廢毀佛日困明夷之象  
法輪悲脫輻之虞雖復大中再興享年不  
永僖宗嗣世巨盜憑陵

甚哉仁贊之狠也致怨於武宗快其子之享年  
不永喜其孫之爲巨盜憑陵皆以爲毀佛之報  
信斯言也則如梁蕭衍者所宜億萬斯年子孫  
千百卜世奕葉繼承不絕何爲於其身及禍而

運祚短促也彼夏桀之放于商商紂之死于周  
周赧之降于秦秦嬰之虜于漢漢獻之絕于魏  
豈亦毀佛廢僧之應乎人君不修德而信邪則  
此言得入異端遂行可不預爲之戒哉

樊法師進翻瑜伽師地論唐太宗曰此論  
甚大何聖所說復明何義樊乃舉綱陳列  
帝謂侍臣曰朕觀佛經辟如瞻天望海莫  
測高深儒道九流比之猶汙瀝之池方溟  
海耳世云三教齊致此妄談也

唐太宗雄才蓋世自三代而後時君世主可與

崇正辯卷一下

壬

爲此者不過一二人而已觀其總攬英豪獨立  
爲帝慕用仁義以致隆平驅除戎夷以尊中國  
皆超世絕俗之見豈爲一樊法師所眩惑哉如  
仁贊所載是乃僧人附會借重於唐太宗爲此  
言耳不然與蕭梁老翁所見無異此爲興國之  
明主彼爲亡國之暗君豈其智識等夷乃若此  
哉

釋道辯著衲擎錫入於母胎因而生焉雖  
曰耳聾及對孝文不爽帝旨

異哉道辯之爲人也與其投生入於汙穢曷若

不死異哉道辯之母也大腹有路使衲僧杖錫行入其中有此理乎非生民之常道也無此理乎乃邪術之妄談也至於耳聾而能對文帝之問此又奸之大者也昔荆南有慢行和尚兩人掖之一步累息未嘗發言人以為異施利之物山積忽元夕市井張燈有民家夫出婦守念者及中夜夫婦敲門久之而後應疑其妻有奸狀急邏舍傍有一僧踰垣如飛且逐且呼而後眾獲之則慢行和尚也乃知此等代不乏人可不過為之防哉

崇正辯卷一下

三

景龍二年有御史大夫馮思恭卒見兩子持簿引馮庭對官聽按覆罪愆官吏傍有舊識者張思義手招馮曰吾為假貸僧物于今未脫汝所坐者不合於天后宮中亂越可發願造涅槃經鑄鐘以資餘祐却放還馮既甦三日寫經鑄鐘更享壽四十八年

凡如此類皆僧人所撰記如佛頂心經所載耳人貸僧物久幽而未脫則僧取人物不可勝數當入於無間永無出期也於天后宮中亂越罪

之不可赦者造經鑄鐘而得免則是經鐘乃為人訛妄淫濫之具耳治世常法負債而不償必償而後已豈問僧與不僧哉設有犯奸抵罪入于縲紲使之造經鑄鐘而可以逭刑者吾未之見也地獄曰必無設其有之人神一理必公正不阿而後法行今造經鑄鐘而免其奸罪錫之永年不公不正甚矣使人自此淫濫而無害豈非邪說害政之尤甚者歟

梁武帝諱衍以庭蔭早傾常懷哀感每歎曰雖有四海無以得伸罔極故留心釋典

崇正辯卷一下

三

躬述注解又親講讀冀藉勝福

古之聖人大孝如虞舜達孝如武王豈不思念其親欲報之德乎魂氣歸於天體魄歸于地弗復可見也於是修祖廟陳宗器設裳衣薦時食不致死於其親以著其孝思焉耳故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修身慎行全而歸之以盡為子之道而已也由堯舜傳之至於孟子經歷聖賢非一人未有不謹於此者自異端入中國乃有輪迴報應地獄天堂之論以恐動人之心意使孝子慈孫致思念於父祖者必用

其說遂終追遠盡廢先王之禮千有餘年而梁肅行以萬乘之主當流傳未久之時不能式遏反爲倡導縉經造憾滋蔓至今豈非重可悵恨者哉夫耳目可除者一生之實者也心思決不能及者前後生之事也故未知生焉知死能善吾死者必先善吾生也肅行耽佛而不能自福其身則又安能藉勝福以報罔極哉佛氏求其說而不得又恐因是而廢其說則伸引三世欲以茫昧轉化投人之心凡人好生惡死好利惡害好富貴惡貧賤好壽考惡夭折好快樂惡憂

崇正辯卷一下

五

沮好強勝惡弱怯有一于此則中其術是以其說熾然而不可撲明君賢相哲人達士當思有以救之何忍助其聲氣以滅正道乎使注解講讀論身爲奴可以資福則當侯景反叛之日臺城饑餓之時諸佛菩薩畧不慈愍亦可疑矣僧人則曰業通三世自作自受佛所不能救也果然則梁武後身應當以清齋不殺施經造寺之功享受其報何亦寂然不聞托生何處有何善果乎大抵其辭不定多設塗路以防考詰如蛇鼠之穴通籠盤互要爲不可捕捉若揆以實理

稽以至誠如日照天物無能隱者孟子曰近辭

知其所窮釋氏當之矣

唐玄宗研思注金剛般若經至是人先世業應墮惡道處執筆狐疑詔沙門道瓠問其是非瓠曰佛力不可測陛下曩於般若會中間熏不一更沈注想自發現行帝豁然若憶疇昔下筆不休

聖學以心爲本佛氏亦然而不同也聖人教人正其心心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窮理而精義則心之體用全矣佛氏教人以心爲法起滅天

崇正辯卷一下

五

地而夢幻人世擎拳植拂瞬目揚眉以爲作用於理不窮於義不精幾於具體而實則無用乃心之害也如道猷之告明皇者正是使心之術耳明皇方疑而未決一用其言致思入念如道家存想隨所欲而萌焉龍華之會靈山之集妙喜之國兜率之天種種現前皆可自誑雖高才穎質攻苦學道之士於此有不能脫又况明皇志滿氣驕樂佚遊樂宴樂其心昏然者哉

沙門仁贊曰孔子自衛反魯贊易刪詩六經由是而列百王於焉取法梁武玄宗搖

翰於至誥之場遊心於真常之境非天下英傑可以與於此乎

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蕭衍破國殞身明皇致寇失位萬世人君之醜也仁贊徒以其親御翰墨箋注佛經遂稱爲英傑之人與孔子等其諂諛後世之人主以自立其黨而忘是非之心乃如此乎餓死於臺城不可謂至誥之場也播遷於蜀道不可謂真常之境也以二君爲英傑則自古破國殞身致寇失位之君爲不少亦皆天下之英傑矣

崇正辯卷一下

三

釋法雲與僧旻年臘齊譽雲公篤學勞於色養及居母憂毀瘠過禮旻謂曰佛有至理恩愛重賊不可寬放惟有智者以方便力善能治制何必縱情同於細近邪

法雲之所爲乃人之本心自古至今欲掃除泯滅而不得者蓋天命之性其理自然非智力技巧所能造作也不遇聖賢因其良心之未亡歸諸正道而陷身佛教又與僧旻爲徒乃法雲之不幸耳孟子曰天生烝民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僧旻者戕毀物則之人也毀

則爲賊反則爲亂又可責以仁義之人道邪

釋僧梵幼學羣書年二十九聞講涅槃遂投僧出家乃精究涅槃法筵一開聽者數千崔觀注易誥之取長大儒徐遵明李寶鼎求授菩薩戒梵背儒向釋崇信日增洗穢奉禁始終如一留意華嚴以爲來報

易之爲書言陰陽天地開闢神化而不離乎君臣父子日用之常佛說方之猶鱉之疑於龜蟠之疑於蛇似而不同也不知僧梵所以告崔觀者果何語邪若於易有見必不爲僧若髡首胡

崇正辯卷一下

三

服絕倫滅類而終其身必不知易豈可亂其名實哉徐遵明李寶鼎章句陋儒於聖門蓋望洋而嘆者爾使知顏回請事之語子思慎獨之教何菩薩戒之足云乎常人之所懼者死也所惑者鬼神也所祈向者福利之報也佛氏因此入其說故下愚從之若水之赴壑君子欲自立於天地之間不爲邪說所變者盡心孔孟之學可也

釋曇延著涅槃義疏疏罪恐不合聖理乃於塔前以火驗之其卷軸並放光明通夜



呈祥

理之所在先聖後聖其心一也。曇延造疏若於理周盡何異前言若有所未安更須進學如飲水食飯其冷暖饑飽之意他人豈能知之乃驗之於火以卜中否可咲甚矣復云經軸放光則又妄之極也火無不化之物今以大乘經典投之火中應手煨燼曇延獨以何道使疏不可焚無乃幻術邪自遠磨而後凡參禪悟徹者必求人印證夫得道不得道在我而已人何預焉我誠自信孰得移攷之我誠弗悟孰能分與之必

崇正辯卷一下

夫

待人言爲是而後以爲是信否在人而不在已與對塔焚疏者何以異乎

靈潤十三出家二親既終弟兄哀訴曾無動容但爲修冥福而已

靈潤割父母天性之愛棄兄弟哀訴之言自以世網超脫慧刀能斷然良心終不可忘也何以驗之靈潤雖無動容而爲修冥福則其心於父母有絲毫不忍之意當其回向之時必曰資薦父母終不曰資薦道路他人也即此絲毫不忍者乃是人之本心佛教以爲幻妄掃而去之儒

教以爲惻隱保而存之其異如此或者謂儒佛同歸是永炭可以共器乎

釋窺基尉遲邠公之猶子樊法師見其眉秀目明曰將家種不謬若度爲弟子吾法有寄矣諷之出家曰此兒器度非將軍不生非樊不識基強拒久之從命曰聽我三事不斷情慾葷血過中食樊許之年二十五造疏百本系曰性相義門至唐大備玄樊爲開基創業之祖窺基爲守文述作之宗惟祖與宗百世不除之祀也厥父笛子

崇正辯卷一下

完

可播其百本疏主之謂歟

樊欲誘取窺基雖有犯戒毀禁亦所不問其心豈爲教基成佛邪近婦人食酒肉犯三大戒又烏能知性相義門哉而樊聽其所欲爲但幸其爲弟子於理不可曉無乃有奸計乎故河東侯師正曰凡人子弟幼弱未能自立者慎勿令從僧語咲惡其以幻術誘取之也樊旣爲奸仁贊又從而張大之稱祖宗父子開創述作之美皆一意耳無生出之序何得稱父祖無傳繼之統何得稱子孫亂人倫混名實所謂淫辭邪說不

可不禁者也

釋智玄會武宗毀滅逃歸舊山宣宗龍飛放還上國大中三年誕節詔諫議李貽孫給事楊漢公與玄議論大悅帝情因奏天下寺廢基勅各重建玄之力也廣明二年僖宗違難西蜀詔赴行在每談真理以解上心御親揮毫賜號曰悟達國師

武宗用李德裕爲相唐室幾於中興宣宗即位自以於武宗爲叔父之尊改其美政故史臣論著以宣宗有小善而無人君大畧今考其時事

崇正辯卷一下

三

灼然不可掩已父母劬勞之日所當悲慕不樂仰法太宗之孝乃令廷臣與胡人議論遂遭諛語復興廢寺亦異於繼志述事丕承先烈者也至於僖宗播遷失國之人又何責焉知玄每談真理以解其心者必非克復宗社削平叛逆康濟生民之碩畫矣

釋惠嵩高昌國人少出家兄爲博士嘗勉嵩令罷道嵩曰腐儒小智當同諸糟粕餘何可論元魏末至京本國請還嵩曰以吾之博達非邊鄙之所資固執不往高昌乃

夷其三族嵩聞之告其屬曰經不云乎三界無常諸有非樂何足怪哉

佛之教欲以大悲願力盡度衆生故阿難贊之曰若一衆生未成佛終不於此取泥洹惠嵩學佛者也未能度人先頌其族此何道邪彼之教曰三界無常何爲愛戀中華而輕賤邊鄙又曰諸有非樂何爲自恃博達而詆誚儒風遂使三族之人無罪夷滅愚狼慘酷蛇虺豺狼之不如矣

釋僧邕世傳儒業年十三出家

崇正辯卷一下

三

以儒爲世業父祖所傳不可失也然惟學聖人之道者則有教而無類若農工商賈而無讀書爲學是謂出幽遷喬蓋六經者正道之所存人倫之至教也不然則謂之不肖之人夫不肖之人父不得以爲子祖不得以爲孫破家辱宗人理弗齒若僧邕是已王法所當治而不赦也

釋惠斌博覽經史十九爲州助教懷慕出世年二十三剪落父於汶水之陰九達之會建義井一區仍樹碑銘云哀哀父母載生載育亦既弄璋我履我復一朝棄予山

川滿目雲掩重關風爲大谷愛敬之道天  
倫在茲殷憂莫齒見子無期鑒井通道托  
事興辭百年幾日對此申悲

惠斌博覽經史年既踰冠父母倚望以成家者  
也棄親而去無復人心理之所不容矣觀井碑  
之語哀怨感切讀之令人怵惕而惻然想當人  
之情爲何如也其所以建碑於九達之會者必  
其力不能制其子庶幾往來之人官師之間或  
見或聞動心興念能反之耳則不知是時爲民  
上者以爲是乎以爲非乎亦有欲存天理明人

崇正辯卷一下

圭

倫行反道敗德之誅者乎後人目覩此事者亦  
將崇邪毀正姑置不問而已乎夫天性至恩不  
可解於心猶水之濕猶火之熱孰能逃之而佛  
之教乃一切除埽謂之至道嗚呼異哉嗚呼異  
哉

致堂先生崇正辯卷之一終

宋儒胡致堂先生崇正辯卷二上

南豐裔孫 濬古邱重梓

清寅直

深叔平

瀾仲海

濱鶴汀

濤次涇

湘佩芳

森三木較字

釋智顗買海曲爲放生池遣沙門惠拔表

聞于上陳主嚴禁立碑後有黃雀滿空翱

崇正辯卷二上

一

翔相慶顗曰魚來報吾恩也此天台智者  
也

天台智顗釋門所謂高僧也而其所爲如此殆  
亦庸人耳天地之間生物之衆不可以名盡不  
可以數計區區於一池以活魚蝦蚌蠃之屬不  
亦狹哉佛力廣大悲願崇深不能及物乃復託  
於世主立碑書禁則何貴於佛乎彼池中之魚  
仗智顗涵育之德則當如明度所養鵠雛超生  
人天之勝而未能脫離含鱗介而得羽毛免鉤  
餌而就羅網則亦何較耶

釋齊安姓李年數歲有異僧款門召見摩頂安亟請出家父母呵止安曰祿利之養止於親耳冥報之利不其遠邪圭組之榮止於家耳濟拔之益不其廣邪二親從之冥報之妄予前章屢明之矣其所謂濟拔廣益者殆亦空言耳昔二帝三王治化之極和氣充塞於兩間以言其民則比屋可封刑措不用以言其物則百獸率舞魚鼈咸若其功德之所及皆誠實著見可指名而道於口可視効而顯於事也如佛欲使衆生盡登覺路皆證涅槃同入

崇正辯卷二上

二

妙樂國共逢龍華會盡空虛十方三世一切平等如琉璃色咸得爲佛蓋徒空言而無其實自佛在時已不能爾况其後學以妄傳妄者乎非特齊安之愚所見如此世之服儒衣冠口誦先王亦從而和之曰諸佛威神之所建立妙勝宏博非周孔所及也蓋樂於誇誕而不覈其情實故耳今以是詰之則又曰三界本空諸有非樂如佛者乃無爲功德也夫既以空爲宗以有爲爲患則又何必言世界之事以濟拔爲功哉齊安欲出家其父母止之者本仁心也一爲僧人摩

頂遂決意不返者遭幻誘也故凡子弟幼冲資質慧利可以教授者當亟擇明師誦以六經使入先王之道慎不可與僧人狎熟必爲所誘惑而不可救也

釋惠寂年十五懇請出家父母不許年十七又請其親未決寂乃斷左無名指及小指致堂陞曰荅謝劬勞遂依南華剃染後世聖道不明異端肆於天下爲民上者不知以教化爲事遂使惠寂輩公然違親毀形徑行不顧而刑辟不加焉夫父母之有子生則賴其

崇正辯卷二上

三

養死則賴其葬世則賴其紹而不絕其願復劬勞如天如地之無窮豈有量哉而惠寂斷其二指以爲報何愚狠至此極也然惠寂之良心則猶未亡其曰荅謝劬勞則是亦知劬勞之當報但迷於異教爾此皆爲民上者當任其責教而不從繼以誅戮庶乎其少息矣

釋僧生常於山中誦法華經虎蹲其前誦竟乃去後每至誦誦輒見左右四人爲侍

衛

此惟僧生自見乎抑與人同見也若與人同見



人必怖畏而去以語於人然後人得而知之若僧生自見非存想之極妄相成形則深山窮壑之中虎豹豺狼之所嗥魑魅罔兩之所逢僧生僅能脫身因以爲異耳

釋惠慶誦法華經每夜吟諷聞空中彈指贊嘆之言後乘船遇風波唯誦經不輟船在浪中如有人牽之倏忽至岸

法華經佛之所說也惠慶但能誦之而已誦之猶可以輕犯風濤則經之神力固當不可思議欲驗此事者取法華經投於火而不能焦投於

崇正辯卷二上

四

水而不能濡投於空中而不能墜投於斧斤而不能傷吾然後信其爲異而猶不信其正勝也釋普明誦法華經每至勸發品輒見普賢乘象立在其前

普明既每見普賢何不相隨而去普賢既屢證普明何不啓口一言普賢在佛時是人乎則既死千年之後安得猶與白象俱存也若表行爲名而已乎則假言立義豈復有狀貌聲色之可見也故凡狀貌聲色之物無有人不能見而已自見之者人所不見而已或見之非怪即妄而

已

釋法莊誦大涅槃經嘗聞兵仗羽衛之響實天神來聽

石勒徵時爲人傭作聞四山有聲以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也勒後雄據中原此蓋朕兆之先見所謂國家將興必有休祥者也法莊誦經而聞兵仗羽衛之響又知其爲天神來聽則妄矣古人曰天神降地祇出人鬼享蓋祭神如神在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非真有形聲影響之相接也僧人不明乎鬼神之情狀故其言大抵入

崇正辯卷二上

五

於詭怪又取事之疑似者附會爲說佛經所記鬼神之名與其居處形貌衣服職事不可勝數道家亦倣效而爲之瀆亂天地狃雜人鬼非先王之法明君賢相所當革而正之者也

釋法恭誦經三十萬言每夜諷誦輒有殊香異氣入房

凡學道者得意則可忘言法恭誦三十萬言異於一言而悟者矣佛學以了心見性爲至不知異香入房何預於道也正使有之亦妄聞耳猶牛蟻弓蛇之類耳然必至於夜而後有則又妄

之最甚者也故凡所謂見普賢聞天樂天神來聽異香入房之類自僧人有識者猶鄙而不言而士大夫忍或神之以爲希有吁亦愚矣

釋惠豫誦大涅槃法華等經嘗寢見人來扣戶問其故荅云師應死故來奉迎豫曰小事未了可申一年否荅曰可至明年而卒

佛教中有術使人預知死期僧人得之往往以爲神異或曰吾某日當去或曰明年某月吾去矣此精於卜相者亦或能之何足貴哉人死猶

崇正辯卷二上

六

其生其來不可禦其去不可止若可留一年則十年百年皆可伸引而常存此理之所必無也近世儒者如師魯尹公子厚張公康節邵公皆閒於死生之際辭氣不亂安靜而逝君子猶以爲未及曾子易簣之正也蓋聖人以生死爲分內事無可懼者故未嘗以爲言佛氏本於怖死是以藏經五千四十餘卷傳燈一千七百餘人皆皇皇然以死爲一大事彼三代之民直道而行順受其正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不聞有輪迴之說豈非簡易明白之道何至惴恐經營若

彼其切哉自佛教入中國說天堂可慕說地獄可怖說輪迴可脫於是人皆以死爲一大事而舍生取義殺身成仁之道晦矣夫旣不以死爲害事必至於貪生失理懼死怛化而不能順受其正也自兩漢而上戰國春秋之時聖人所謂道衰之世也當其時義心激切視死如歸者班班可攷其心初無慕怖安於其義而已後世學佛者自以謂其道可以了達生死而其行事視三代之風尚未能及况聖賢之際乎

崇正辯卷二上

七

久而一崩而况人乎遂還房端坐而卒後白衣弟子入山伐木見調在岩上衣服鮮明驚曰和尚尚在此耶曰吾常在耳遂發其塚不見其屍

道家者流有修練之訣其效至於飛空而仙解形而去楞嚴經猶能斥之以爲外道佛調乃解形者也然僧人善爲奸詐吾猶未信其爲解形也恐其未嘗死故爲此一節出奇示變他人不知而弟子知之相與隱匿必有所謀而然也不然正是佛教所斥其不足道亦明矣

佛圖澄善誦呪役使鬼物以麻油襍芋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石勒以殺戮爲務沙門遇害甚衆澄憫念之見勒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爲證即取甕盛水燒香呪之須臾之間生青蓮花色耀於目勒由此信服於是中州胡晉畧皆奉佛

石勒五胡之雄傑也連百萬之衆爭衡僞定則能之矣其於聖王之道則不知也佛圖澄乃幻術之最高者然非正道所貴也聖人之心若鑑物來能明事至能斷不役目而無不見不役耳

崇正辯卷二上

八

而無不聞不勞智慮而無不知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千歲之日可坐而致百王之法端拜而議何爲能然耶不欺不誣不爲幻巧不說心法惟盡理而已矣佛氏執理爲障聖人盡理而通宜其背馳異趣卒不可合也今使天下之人皆能爲澄之所爲而於父不孝於君不忠則其所爲乃鼓亂作賊之具耳於父而孝於君而忠雖手不塗油芋甕不生青蓮無害其爲道也後世人君當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爲法勿如石勒爲幻術所誑傾心奉事變其

國俗而無益於政治發千載之一笑也

晉軍出淮泗隴北被侵逼三方告急虎乃瞋曰吾奉佛而致外寇佛無神矣澄因讓虎曰王過去世爲大商主罰寶寺嘗供大會中有六千羅漢吾亦預會時得道人語吾曰此主人病死當生雞身後王晉地今爲王豈非福耶疆場軍寇乃國之常耳何爲怨謗三寶乎事佛當在體恭心順顯暢三寶則佛教永興福祚方遠

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是故有

崇正辯卷二上

九

苗不服則退而修德文王征崇不服則退而修教舜文大聖人也而尚如此孟子曰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我自反焉必不仁也必無禮也今佛之爲教未嘗責已苟有乖忤則曰魔事也則曰業緣也亦曾有一言曰此必我未善者乎石虎凶暴固不足以語此澄苟以此試開導之人情不遠切已則思安知其不少痊也乃欺以前生之事謬爲商主之言恐懼之以雞身誘引之以王晉而淮泗被侵三方告急澄不能爲之計也徒以顯暢三寶永興福祚爲言是有益乎

是無益乎後世人主不幸而遇澄之幻其亦信之乎其將斥之乎

澄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己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即遣人辭虎虎出宮慰諭澄謂虎曰出生入死惟道之常修短分定非人能延念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無若興起寺廟崇顯壯麗稱斯德也

澄所以告其弟子與告石虎者何得反覆不侔耶既曰及其未亂當先從化則是生死在我去

崇正辯卷二上 十

佳自如也又曰修短分定非人能延則是天命有限欲止不可也則未知澄以數盡不得已而死乎抑數未盡自經而絕乎智者必能辨之矣且當其將死之時石氏危亂已著澄果有愛人忠虎之計史必傳之以爲美談今其勸虎之言曰無若興起寺廟崇顯壯麗而已是以有道君子關之曰佛氏之教名爲廣度衆生終必歸於自利之塗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哉

澄左乳旁有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內有時腸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書以

絮則一室洞明又齋日至水邊引腸洗之還復內之自說生處去鄴九萬餘里

華佗之爲醫也至於剖決胃腹洞視五臟洗濯腎胃而藥之乃濟人之實功也佛圖澄乳間之孔理之所難明也人有九竅其開闔出納皆有主理缺一不可今乳間有孔則氣自孔出食自孔入而咽喉無用矣蓋幻術之精駭愚人之耳者亦猶吞刀吐火殺人而復活被繫而自解之類耳夫以燭照夜以食滋生腸胃受納變化而泄之乃人生之常今開孔取明引腸於外既

崇正辯卷二上 十一

食而又滌之不亦多事乎借使實然未免於反物爲妖執左道以惑衆况萬無此理者哉

釋通達住京師講大乘左僕射房玄齡迎於第中父事隆重不以形言致隔曾見人騎驢歷寺從而乞焉惜而不與其驢尋死取物於人必有禮義非義不取非禮不受他人之驢我何有焉乞之非義矣其不與者未爲失也驢尋自死亦事之適然豈爲不與而致死哉不然天下凡人之物僧皆可取而不得即有禍患此乃大盜之術也房公亦唐世之名臣何爲



惑於此等貽笑後代乃將來之龜鑑耳

贊寧論或曰感通之說近怪乎對曰怪則怪矣怪在人倫之外也苟近人倫之怪乃反常背道之徒此怪非心所測非口所能今神仙鬼物皆怪者也仙則修鍊成怪鬼則自然爲怪佛法之怪則異於是自然而然正怪也在人情則謂之怪在諸聖則謂之通感而遂通故智度論云置世界於一毛凝海水於五味

先聖智周萬物而不語怪必有不可語者矣不

崇正辯卷二上 士

可語而語之其弊無所不至而後世好奇之士或著成編錄豈知聖人之意哉若贊寧所論則又頗僻之殊尤者夫名實不可亂謂之怪矣安得以爲通謂之通矣安得以爲怪若置世界於一毛凝海水於五味納須彌於芥子斷妙善於衆葉皆以心法起滅幻術隱顯非道之正與感而遂通之教猶白黑薰蕕之不相侔也豈可同年而語哉

釋寶瓊縣竹邑人與什六無道者寶瓊道不奉佛僧李氏正作道會寶瓊至不

禮而坐僉謂不禮天尊非法也瓊曰邪正道殊所事各異天尚下禮何況老君恐貽辱也衆不許遂禮一拜道像動搖又禮一拜連坐反倒合衆驚懼一時回信

宣和中令天下僧人頂冠易服靡然從風都會精藍改爲道觀胡神佛像無不更造雖以日華嚴蓬律師等守死冒形而不變亦不能禦也于時四海九州之廣未嘗聞有動搖反倒之應寶瓊何以使然蓋能幻耳不然則或置像杌檯或風力震動事出偶爾寶瓊因而自神衆又無識

崇正辯卷二上 三

故爲所惑也大抵佛老皆異端取此舍彼是惡醉而強酒惡濕而居下何以相賢哉

釋明度常講金剛般若經有鴿巢於屋楹乳養二雛度每以餘粥就巢哺之忽學飛墮地皆殞度夢二小兒曰兒等本受卵生蒙上人爲養育誦經持回向令轉生人道距此寺東十里間某家是也度攷之果驗惟人爲萬物之靈今能使禽鳥之身化生爲人其功德真不可思議也後世如遇兵盜疾疫生民減少之時但募僧人誦金剛般若而取一切

禽鳥之雛使自以粥飼之每一僧歲中回向雞  
苑易生之物加以神力免其殞墮見夢而徑化  
人身姑以百數則萬僧所哺坐獲百萬生靈於  
一歲之間豈非至神之化儒者所不能及矣夫  
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試之而後信否可見矣

釋清虛游藍田悟真寺上方北院舊無井  
清虛祚泉以刀子刺山果獲泉湧

水在地中猶血在人身無所往而不在也萬丈  
之山飛流懸布世人不以為怪亦猶人頂顱未  
嘗無血也僧人鉤竒示高居於大壑深巖人所

崇正辯卷二上

古

鮮到之地或有水脉泉眼因而導之漸至深廣  
則必立為美名以著神跡所在多有之借使高  
僧道力隨感而有未免因地得泉豈足表異若  
乃變化感應出於理外者何不鑽木斷竹焚草  
鎔金鑿壁剗剗敲鐘擊鼓而使水出以資飲啜  
灌溉之利哉

釋守素居院庭有青桐四株皆素手植元  
和中卿相多游此院桐至夏中無何發汗  
汙人之衣若輶脂焉素呪之曰我種汝而  
汝滴汗為人所惡來歲若然我必薪汝自

此無矣

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吾嘗聞熊  
弄徒崔緣竿馬舞牀鴉角抵鸚鵡識字鯉魚躍  
刀其類甚眾而未聞草木之能聽言受教者也  
桐忽有汗已而又無桐非有知於此也今歲忽  
有明歲忽無皆偶然耳守素之意特以其美陰  
貴客所賞苟獲沾汗則游憇遂息以此為恩遂  
致禱祈而不知物生有偶然者攀緣公卿賴此  
一物為可憫嘆也

釋遂端坐亡須臾口中出青色蓮花七莖

崇正辯卷二上

古

宣和中京師禪寺有長老坐化者當時盛夏色  
身堅固天柱不折車馬奔湊供施鉅萬已而稍  
有穢氣至者疑焉其徒貪於財利不知變也腐  
壞益甚或發其奸蓋用鐵錐自尻而貫於腦疊  
手跌足皆繩所維也遂端坐亡口出青蓮花無  
亦此比乎度死喉所受正可五七莖耳芙蕖品  
類固有白者其艷微青猶白桃之變疑於碧色  
皆世間所有非異物也僧人欲為奸利則殘其  
師友不顧如此惑者方咨嗟嘆慕以為不可及  
曰我何修而能至於是哉非天下之大愚乎

釋鴻莒無疾而逝至三更手敲龕門者三弟子哭泣啓闕云與吾換新衣緣佛土諸上善人嫌吾服章不淨易畢而終

古之人制禮死者三日而後大斂尚意其未死也過三日則無可生之理矣鴻莒已死而甦蘇在一日之內無足怪者而其眷戀衣服不忍令弟子得之託言佛土善人好新惡弊易畢而死其貪恡之情可見也人之死也魂氣歸于天體魄歸于地衣衾棺槨所以藏體魄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鴻莒易衣而死將以見佛土善人是

崇正辯卷二上

六

既死而體魄猶能行也亦不知死生之故矣豈有上善人而嫌服章不淨者耶

釋惠元於武陵平山立寺卒後有人入武當山下見之神色甚暢寄語寺僧勿使寺業有廢自是寺內常聞空中有磬聲

人既死無復再生之理惠元既死而再生不可信也若非初未嘗死故爲此恠則見於武當山下者或以形狀偶類或相與邂逅應和而爲之耳予嘗游衡岳之方廣寺寺僧靈肇離席致敬爲予言曰此五百羅漢所宅有金燈玉磬之瑞

予曰玉磬可見乎肇曰至誠祈禱則聞之而已不可見也予曰不可見則何以知其爲玉哉肇面赤口呿而不能對而凡游方廣必供茗修佛事以祈見燈與聞磬也或曰然則金燈非乎予曰有一居士嘗於方廣蔬食致齋願見聖燈自黃昏膜拜至午夜靈肇云燈時至矣俄風雨驟作不止僧人與居士從者皆已懈倦就寢而居士者拜祈愈切及雨收燈見若有若無急呼衆人既起雨復作又已黯然而無所覩矣又有一居士嘗游五臺瞻光景時四方至者甚衆內室充

崇正辯卷二上

七

盈獨於僧寺門授館一日四更後遊人寂息忽聞剝啄叩門者司門僧誰何之對曰張燈人歸耳通夕恠笑捧腹殆痛及曉以語人無有信之者方廣之燈殆亦五臺之飛燼歟人言五臺山有石如水精承日月之光光氣相射山高寒多雲物未嘗澄霽時或雲破日漏則被照之處映帶成色故凡游人皆誦日光菩薩聲振山谷其事可疑矣僧人指其形似者爲之立名曰此金橋也此金輪也此金燈也愚俗之信以謬承謬莫可解也正使其真有燈者未聞五臺方廣之

僧能不用油蠟也

釋惠力晉興寧中乞陶處以爲瓦棺寺初標塔基每夕所標處輒移十步許因伺之見一人著朱衣武冠拔標置東方遂於其處起塔

凡釋氏所稱神恠之事多以夜而後見耳其後見未有衆人同之者故吾每於此致疑以問其徒未有能答者也惠力所爲建塔必以供佛也相攸卜地擇其爽塏古人亦爲之朱衣武冠何物哉乃能拔標移徙其處他人不見而惠力又

崇正辯卷二上

六

獨見焉蓋欲倚此言爲神恠以欺惑衆心圖其財物耳姑就其言辯之其妄如此况萬無是理乎

釋惠敬有一奴子及沙彌爲鬼所擊其後山精見形詣敬具謝云部屬不解橫撓法師眷屬既終室有異香

凡扑人者必以手執朴而鬼則無形安得手執朴乎凡物生則有色香可愛及死則日就臭腐惠敬既死安得有香乎或曰麝臍沈水死物而香何也予曰麝臍沈水之類不過數種自有天

地以來死而必臭萬物之理也凡人不稽理而信恠是以說愈恠而愈無理也

釋明準於范陽北山刊石寫經灌錢以俟慈氏下生鑿山攻石石悉頑惡準知山靈秘吝疏告陰靈請裨善務俄於定中見無量石皆中刻字圍廓挺立不期畢二

道一而已亘萬古而無弊得之者或先百世而生或後百世而出其言得行若合符契蓋至當歸一而精義無二也然堯舜禹君臣也而並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孔子沒至今千有餘歲而

崇正辯卷二上

七

無聖人或數或疏皆非人所能爲安可預立名字先定年月以探後聖生出之期乎佛氏所謂幾劫之後慈氏下生吾不恨不及見之乃恨僧人年命短促其欲見之心不能踐其言也禪者之遯辭則又不然曰何處非慈氏汝自不見耳或曰修行善業常得善報則終必見之今姑用其言通計三世人壽以七十爲率不過二百一十年自佛滅度至今其爲二百一十年多矣若又增益世數以合慈氏下生之日則佛不當言三世爲限若人之受生止於三世不復可益則



佛未嘗永刳人身不墮異趣之理未知名準露  
電之軀壽年幾何山石泐磨能得幾日而渺茫  
未生之慈氏誰復能見也揆此一事則疏告陰  
靈得無量石者同一愚妄耳準旣發心刊經于  
石山而有靈自當敬畏佛言又何待疏告而後  
出石哉石若不中刻則是山本無佳石也或更  
鑿而得中刻者則是山本有佳石也石之有無  
生於定形之山不可增損云何衆人不見而明  
準獨見無量可刻之石乎縱使準以定力獨見  
而鐫刻之人亦豈皆能入定而用其工哉吾欲

崇正辯卷二上

二

一一辯之其妄不可勝窮欲止而不辯以世之  
無知受惑者衆不得已而爲此多說也

釋法興洛京建三層七間彌勒閣高九十  
五丈尊像七十二位聖賢八大龍王卒聞  
空中天樂云兜率天衆來迎也

吾嘗遊西京龍門兩山寺宇刻石爲像如蜂房  
水渦不可勝數寺有大佛得名者其功蹟雄  
偉皆唐則天中宗時以天下之力所建置也其  
視法興三層七間之類猶海岸一沙耳則天老  
以憤終中宗卒被弑殞兜率大衆方是之時何

嫌何疑不以樂迎之乎於梁武亦云然

釋智江住微子之墟締構堂宇輪奐可觀  
復塑慈氏釋迦二尊十六應真像

微子能存其國旣亡之祚有君臣之大義有父  
子之至親孔子未嘗許人以仁而稱微子爲殷  
之仁人也後世人君思見前哲雖千載之遠猶  
當崇奉祀典如出乎其時以表勵風俗乃使夷  
狄之人亂倫之教肆然居其舊都華屋淫祠明  
示得意以不仁不義土木之像汚至忠至孝仁  
人之土夫豈智江匹夫庸妄無忌之罪哉實當  
時居是邦爲人上者無窮之恥也

崇正辯卷二上

三

釋惠紹慕藥王燒身供養薪火洞然之際  
有一星其大如斗直下烟中俄而上天見  
者皆謂天宮迎紹

星隕則如石古之大聖人曰隕石于宋五者据  
已隕之形至地而言也曰星隕如雨者据方隕  
在空不至地之狀也按事實書之以明天變而  
警人事猶造化之妙不施智力而形色自呈不  
可掩已不知此何所据而謂之星也其有光乎  
其無光乎有光則不隕無光則石耳人之生死

亦猶是也人之生死有不可移之命三代之民  
終身以俟死而已任其死生有何不可而必欲  
自夢乎星既隕墜豈復能升猶人既殂落豈復  
能活今日天宮星下邇紹方爲煨燼云何上天  
一事而三誕蓋其道以空爲宗故自以爲非誕  
也然則果何物也曰火地之大者飛揚明滅何  
足怪哉

釋僧瑜發誓燒身集薪爲龕合掌平生誦  
藥王品火燄交至咸見紫氣騰空久之乃  
歇其後旬有四日瑜房生雙桐樹識者以

崇正辯卷二上

三

爲娑羅寶樹尅炳泥洹瑜之庶幾故現斯  
證

烈火之焰加以人膏其滋熏鬱攸正爾紫赤非  
瑞氣也既焚之後而房生雙桐未知生於屋下  
乎爲復生於中庭乎無乃地氣之偶生乎抑亦  
弟子之所種乎然僧人以爲釋瑜自焚之瑞證  
此不難驗也擇其能用藥王品者坐以積薪焚  
之既燼俟旬又四日桐樹雙出吾猶未信是何  
邪死亡之室人所不居陰氣感生亦無不有豈  
特桐樹哉生若則爲地錦生茵則爲靈芝由其

所言耳

釋惠益誓欲焚身於鍾山之南置鑊辦油  
入錢据一小林以劫貝自纏上加一長帽  
以油灌之手自執燭然帽念藥王品火至  
眼乃昧

人之稟氣愚智勇怯各各不同聖人順其性而  
成就之佛氏因其偏而化誘之如司馬兵法使  
貪使愚使勇使怯赴湯火蹈白刃無所不可權  
謀之道也藥王燒身乃佛誘人之一術耳必有  
慙者信焉甘心自焚而不悔彼既焚者冥然而  
無知矣而未焚者或疑或怖或信而從之皆足  
以恢張其教而昧者終不悟也

崇正辯卷二上

三

釋寶暉於益州城西路首以布裹左右五  
指燒之有問痛邪暉曰痛由心起心既無  
痛指何所痛並燒二手於是積柴於樓上  
作乾麻小室以油潤之自以臂挾炬麻燥  
油濃赫然火合於熾盛之中禮拜地第二  
拜身面焦拆重復一拜身蹈炭上一比  
佛教以心爲法不問理之當有當無也心以爲  
有則有心以爲無則無理與心一謂理爲障謂

心爲空此其所以差也聖人心即是理理即是心以一言之莫能障者是是非非曲曲直直各得其所物自付物我無與焉故曰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如飛走動植並育而不相害仁義禮智並行而不相悖夫又何必以心爲空起滅天地僞立其德以擾亂天下哉今夫人目視而耳聽手執而足行若非心能爲之主則視不明聽不聰執不固行不正無一而當矣目瞽耳聵心能視聽乎手廢足蹇心能執行乎一身之中有本有末

崇正辯卷二上

五

有體有用相無以相須相有以相成未有焦灼其肌膚而心不知者也學佛者言空而事忍蓋自其離親毀形之時已失其本心矣積習空忍之久於封剔焚煉而不以爲痛蓋所以養心者素非其道也凡人之生無不自愛其身彼學佛者於蚊蚋之微草芥之細猶不忍害廣悲願也自愛乃能愛人愛人乃能愛物故養心保身者濟人利物之本也今乃殘之如此將何爲哉非有喪心之疾而然乎

釋無染住五臺觀金橋寶塔鍾磬圓光莫

窮其際且曰松栢之鼠不知堂密中有美樅乎最後果於中臺之東見一化寺額號福生內有梵僧數可萬計染從禮拜遮蒙慰勞見文殊亦僧也染親茲靈瑞供施一百萬僧盡焚十指乃與一人將蠟布兩端粗麻一束香油一斗於中臺從旦至暮禮拜焚香畧無暫憩至深更命其人以布裹身以油灌頂夜半子時然身供養從頂而煉至足方仆

無染所見不與人共之而獨見則不可信也天

崇正辯卷二上

五

下無不可共見之物不可共見而自云有所見者妄而已染見僧萬計一一禮拜計一日一夜可禮千拜亦將十日而後畢不知十日之間誰與之同見也遮蒙慰勞則有撫接之言不知十日之間誰與之同聞也染自是供僧百萬又不

入於杳冥之上矣他日至其處則有白骨存焉  
蓋山間大蛇毒虺吐氣成霧日照暎之粲然五  
色其聲嘔軋窈窕如鸚鵡乳兒然方士道人愚  
癡貪愛往即其處遂遭啗食而自不悟也乃復  
相承以爲仙去且記其處曰此某真人上升之  
地也今登萊間春夏之交望見海市樓臺人物  
宛若畫圖無所不具乃大蜃噓呼所爲如蟬螻  
之類耳非真有也凡僧人遊五臺蛾眉所覩光  
變殆亦此等也關西人蘇季明嘗曰聞此二山  
最深幽處有一種石雲日漏光相與輝煥則其  
色如此夜亦可見者蓋寶氣也然不能濟人利  
物治國齊家正使天下之山一一如此亦何足  
貴哉

崇正辯卷二上

壬

釋束草師曰世不堪戀何可長也遂以束  
藁焚身至明惟灰燼耳且無遺骸又無延  
燎驚咤之聲計其少藁不能焚此全軀蓋  
起三昧火而自焚耳

束草師必有大過將逃匿焉乃爲此計誑人而  
去當時亦必有徒從共畢其事者然一束之藁  
決不能焚七尺之軀今釋所謂有道高僧者死

而焚之必非束草能辦可驗也或曰何以證其  
妄乎予曰以無遺骸可以卜其名死而實遁矣  
起三昧火自焚其軀此當時徒從設誑之言仁  
賢又從而信之有三昧火必有三昧水三昧風  
三昧地今世間江河汎溢則可以三昧地塞之  
庚伏炎暑則可以三昧風吹之焦旱燥物則可  
以三昧水沃之祁寒裂地則可以三昧火溫之  
如此三昧百佛至今千有餘歲不聞一人能者  
然則束草師三昧之火自焚其臭穢之軀又何  
足言哉

崇正辯卷二上

壬

釋行明嘗謂人曰吾不願隨僧嵬焚之求  
樓不欲如屈原葬之魚腹忽於林薄間委  
身號虎前虎爭食之須臾肉盡

林薄何以異於木樓虎口何以異於魚腹與其  
投身猛獸受齧嚼之苦何如盡其天數順性命  
之正凡此皆於佛教之中因緣接響不究其實  
而輕用其身者世之智人少而愚人多愚人吾  
安得一一而詔之而所謂智者亦未免有惑於  
此吾是以著之云耳

釋普淨斷食發願願捨千身速登正覺今



年千中之一也徐入柴庵自分火炬  
凡人欲學道必有此身然後可學未有既死而  
後得道者也今指道旁枯骸謂僧曰此骸昨夜  
三更忽登正覺僧其信乎其不信乎又指空中  
無形可見之處而謂之曰此處有人明日當登  
正覺僧其信乎其不信乎如其不信則普淨所  
爲其愚可憫也如其信之是如普淨同一罔兩  
耳

釋文輦自操斧伐檀巧結玲瓏重攢若題  
湊焉號曰浮圖開戶入內趺坐持火炬誓

崇正辯卷二上

亮

之曰以此殘喘焚之供養十方諸佛聖賢  
言訖發燄亘空其煙五色旋轉氤氲猶聞  
誦經之聲

上古之俗死則厚衣以薪葬於中野後世聖人  
易之以棺槨取於大過澤滅木之象蓋乾坤六  
子之至理非人私智所造也孟子曰上世嘗有  
不葬其親者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  
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非爲  
人毀譽而有也蓋中心之誠發於面目也於是  
歸反藁裡而掩之故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不焚

之以火不沉之以水不使蠅蚋狐狸螻蟻得傷  
之者蓋天性自然非爲利也今釋子每舉一事  
必希望一報乃以天性爲幻妄自以爲道吾不  
信也焚屍之臭其氣不可近如有諸佛聖賢必  
不歆此如其無之文輦所爲不亦枉費乎

釋僧羣絕粒取水忽有一折翅鴨舒翼當  
梁羣欲舉錫撥之恐畏傷損因還絕水不  
飲數日而終

絕粒之意將以除口腹之養爲清淨之身也而  
未免於飲水豈天下共白之道哉人爲萬物之

崇正辯卷二上

亮

靈智足以役使駕御之仁足以涵覆長育之禮  
足以裁成其用義足以區處其宜得志行乎中  
國則施爲有其功不得志處乎山林則存養有  
其道豈爲一折翅鴨鳧而殞其不資之身哉可  
謂不知輕重之甚矣天下萬物不得其所有甚  
於此鳧者僧羣以一身纔足以活一鳧其餘獨  
柰何哉

釋曇稱見老人夫妻窮悴稱乃捨戒爲奴  
累年執役及二老卒然後復道宋初彭城  
駕山下虎食人稱謂村人曰虎若食我灾

必當消於是獨坐草中咒願曰以我此身  
充汝渴饑令汝從今息怨害意未來當得  
無上法食遂棄身噉虎惟餘其頭

聖人之道老吾老然後及人之老幼吾幼然後  
及人之幼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  
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輕重之宜先後  
之序非人智巧所爲乃天理之自然也曇稱爲  
佛之學差正道於毫釐陷迷途於千里其所爲  
者乃聖人之所謂悖也父母之親棄而不顧乃  
事他人不爲人子而爲人奴是謂知輕重先後

崇正辯卷二上 辛

乎虎狼之性以搏噬爲事曇稱投身飼之僅充  
飽所飼不繼則必復饑彼豈爲嘗啗一僧遂  
終身絕食邪天下之虎多矣安得一一而飽之  
曇稱之愚豈不甚哉

釋法進當時饑荒進乃淨洗浴取刀鹽至  
深山窮窟餓人所聚之處次第授以三飯  
便掛衣鉢著樹頭投身餓者前云施汝共  
食衆雖饑困猶義不忍受進即自割肉挂  
鹽以啗之兩股肉盡心悶不能自割因語  
餓人云取我皮肉猶足數日

昔者墨氏兼愛摩頂放踵而利天下亦必爲之  
疑若愛人利物可以稱賢矣而孟子原其心究  
其效極其流弊以爲無父之人比之禽獸何哉  
天之生物無非一本而墨子以其私心欲爲二  
本故也二本則無別無義而人之大倫亂矣今  
以禽獸觀之豈非無別無義之極歟是故身體  
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雖刳股取肉已父母  
之疾君子以爲不孝王法之所禁也而況自鬻  
其身以啗餓殍乎饑饉之年餓殍不可勝計法  
進安得人人而飽之禽獸之不仁猶不自食其

崇正辯卷二上 壬

類法進將以其身教人食之是獸之不如矣

釋大志大業之末慨法陵遲遂往東都上  
表曰願陛下興隆三寶當然一臂於嵩岳  
用報國恩帝許之志不食三日登大棚上  
燒鍊赫然用烙其臂並令焦黑用刀截斷  
肉裂骨見又烙其骨令焦黑已布裘蠟灌  
下火然之光耀巖岫志辭色不變臂既燒  
盡下棚七日而卒

大志用心本欲以要君希非常之報也如共不  
然則自焚於深山窮谷人所不到之處天地鬼

神其必知之矣何必詣闕上表取可否之決於人主邪煬帝雖荒淫不道而所以處大志者乃爲當也夫明欲廢佛法豈爲一愚夫燒臂而復興人主恩及舍靈豈爲一愚夫燒臂而能使赴湯蹈火決背刎首者千百爲羣適足以滅遊食亂倫之輩耳何足恤哉然其徒終不爲此也蓋先使慙一二人嘗試國家若死而無効則亦已矣要當深察其情勿爲所惑耳

釋淨靄觀地獄圖變願曰異哉審業理之必然誰有免於斯酷者周武毀法靄聞而

崇正辯卷二上

三

嘆曰朱紫雜揉狂哲交侵何使五衆流離四民倒惑哉見此淪胥寧分蘊醢於盜跖耳徑詣闕上表理訴帝不聽從靄知大法必滅不勝其虐乃入終南山跏坐盤石留一布衣自割身肉段段布於石上引腸掛於松枝五臟都在外見餘筋肉手足頭面剖析都盡並惟骨現以刀割心捧之而卒四民士農工商也士安於仁義農安於畊桑工安於器械商安於負販自堯舜至於三代世以大治生於其時者未嘗倒惑也及佛教入中國

衣冠儒士蔽於死生農工商賈劫於因果於是人倫背謬天理淪胥而顛倒迷惑者滔滔皆是矣周武慨然毀除佛教所以解倒而除惑功孰大焉淨靄執迷不返疾在膏盲狼極發狂披殘其體所謂匹夫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何足稱哉中國有道者之言曰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以此語格淨靄之所爲其中石判矣

釋僧藏炎暑脫衣入草莽間從蚊蚋蟲蛭咬齧血流汗洽未嘗少睡預知報盡合掌

崇正辯卷二上

三

而終

奸人爲奇行有爲人所知者名利隨之奇行之有効也有不爲人知者暗昧而死奇行之無効也若僧藏等所爲竟喪其軀其無効者乎人之生父母爲最重君臣次之兄弟次之夫婦次之宗族親疏又次之州閭鄉黨又次之四海九州又次之禽獸草木又次之僧藏等以餒餓蚊蚋爲莫大之功猶人以溺爲醍醐以矢爲香飯有此理哉

釋定蘭父母亡沒每遇諱辰悲哭咽絕無

以資薦輒裸露入青城山縱蚊蟲咬咋且云捨內財也用答劬勞後乃煉臂截耳剜目餵飼鳥獸後有異人擎珠納空罣中瞻矚如故告曰南天王還師眼珠矣常曰善戒經中名爲無上施吾願勤行速要上果焚賻而絕

定蘭於父母之存則棄之出家不奉其旨不請衽席不承志意不侍疾病凡父母所以望其子者定蘭皆不爲也而遇忌日則委身蚊蚋復又自殘以飼鳥獸謂之報恩是以父母爲蚊蚋鳥

崇正辯卷二上

畜

獸而報之乎不然蚊蚋鳥獸食之有飽而於既亡之父母何預焉先王之道送終追遠奉承祭祀以時思之脩身慎行不敢傷父母之遺體恐辱先也至於將死而啓手足全而歸之方知免於爲子之責其道如此彼定蘭者既從佛教又念親恩宜其顛倒如此也目既剜出則無再生之理珠生於蚌非目類也其大者雖有夜光照乘之明而置之空眶則血氣精魄無由相附安能從心而視乎不然則是剜目之時徒傷而不

釋道盲常持一鉢得殘茨之食雖色惡臭變收貯自食

人之所爲飲食者爲養生也身者神明之所舍也故古之聖人色惡則不食臭惡則不食不時則不食非以窮口腹之欲也所以養生事身之道當如此也犬豕食矢溺故不嫌於穢惡人固與犬豕異矣道盲之意謂之何哉將以此生并食殘惡而冀來生之天厨美饌乎計出於是是謂利心也夫以犬豕自爲萌利心而學道其去道不知其幾千萬里也

崇正辯卷二上

畜

釋惠通因覽西方靈瑞傳願生彼土常不肯西而坐有招手石者峻峙甚險通登之投身願速生淨土奮軀而墜若有人扶接再投於巖下微有少傷衆僧以爲豺狼所啖因見之與歸

志通不肯西而坐者謂西方佛國也祈生淨土乃自投崖石之下是淨土在崖石下而不在西方邪再投而不死乃命未絕耳然志通有此誠心則淨土當有接引之者何爲拒而不受使彼不死覲顏而歸無乃淨土之人亦惡其愚惑無



知之甚邪蜀道棧閣歲有人墮者其下多大木  
藤蘿往往結留因得不死志通投身之時亦必  
相擇無害之所豈苟然哉

釋紹岩嘗投身曹娥江用飼魚腹會有漁  
者拯之云有神人扶足求溺不可衣敷水  
面而驚濤迅激岩如坐寶臺然

魚生於水猶獸生於山各遂其生初不乏食紹  
岩何苦欲投身飼之此必與漁人爲密故出奇  
行將以求奸利耳當時若無漁者拯之則掛骨  
於蛟鼉之口久矣漁者初以方舟拯救脫其危

崇正辯卷二上 癸

難紹岩便云神人扶足如坐寶臺其敢於欺人  
乃如此

釋曇穎患癰不除嘗供養觀音像禮拜見  
一蛇從像後緣壁上屋一鼠從屋脫地涎  
唾沐身狀如已死穎即刮涎唾以傳癰信  
宿之間瘡痂盡方悟蛇鼠是祈請所至  
經云觀音能救罪人於垂死刀爲三段極楷自  
脫濟苦扶危無所不至彼曇穎瘡癰亦末事耳  
少施神力便可脫然去體何至變現於腥蛇腐  
鼠涎沫之間然後顯其靈祐乎此曇穎用藥有

原而其人庸愚不能談說希奇之報顧乃取證  
於蛇鼠吁無智不才可憫之甚矣

釋曇宗爲後周孝武得導行菩薩五法帝  
咲謂曰朕有何罪而懺悔宗曰虞舜至聖  
猶云予違爾弼湯武亦云萬方有罪在予  
一人陛下寧得獨異

釋氏之染點者則必涉獵書史取其與佛說近  
似之言以主張其道世主不學往往遭其幻惑  
雖有美意良法爲所傾變者多矣聖人之道責  
已而不責人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是以置

崇正辯卷二上 三

諫臣求直士樂聞諱議不罪毀譴知過必改見  
善必從凡以成已之德也虞舜湯武之言其用  
心如此佛則不然曰天上地下惟我獨尊議之  
者即指爲口業地獄拔舌所以報之其自處若  
是其大也豈更有過哉其教人則以懺悔爲道  
雖有殺君殺父之罪苟能對佛懺悔其罪即免  
嗚呼率天下而爲僞有甚於此乎殺人者死傷  
人者刑五刑之屬至於三千之衆而爲奸者猶  
不畏也今乃教之以懺悔之空言免身履之實  
事非僞而何設有人今日以醉而獲罪則對佛

哀祈皈命曰自今而後不飲酒矣明日以奸而獲罪又對佛懇禱投誠曰自今而後不犯奸矣凡其所爲隨即懺悔懺悔又無限隔過犯無有已時幸而沒身免於王法則又集僧爲之誦經諷呪大作佛事懺悔消除舉天下不究其實而爲其名以相欺蓋其術固庸愚之所安而作過者之所便是以爛熳而莫禦也周武苟知此則如曇宗所言豈不有以處之乎

釋曇光五經算數無不貫解年將三十喟然嘆曰吾所習皆俗事佛法深理未染一

崇正辯卷二上 三

毫乃聽諸經論回心習唱製造懺文道俗

傾邪

五經皆聖人垂教萬世精粗本末天人物我無不該貫凡釋氏讀之但謂方內治世之粗跡耳辟猶飲海一勺豈知溟渤之量哉曇光旣於五經無不貫解乃曰彼皆俗事是未嘗知五經之彷彿也旣欲尋佛法深理乃爲講論誦說習聲音演唱以取悅於是未嘗知佛法之毫芒也夫馬之才上不足以致千里則下必可以駕鼓車如其不然而但能嘶鳴奮迅則天下之棄物

也何所用哉

釋道安天和四年三月勅召有德衆僧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三千餘人量校三教之優劣欲事廢立安乃著本二教論有客問曰優柔弘潤於物必濟曰儒用之不置於物必通曰道老嗟身患孔嘆逝川固欲後外以致存生感往以知物化何異釋典厭身無常之說哉主人曰教形之教教稱爲外濟神之教教稱爲內釋教爲內儒教爲外教惟有二寧得有三

崇正辯卷二上 三

客與主人問答之言皆出道安之手道安所見蹇淺若是哉儒之爲名學者之通號耳非爲稱名爲儒卽是賢也故孔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不知道安所謂優柔弘潤於物必濟之儒何所本乎稽之書傳無此言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不舍晝夜蓋言存神過化闢闢萬古變而常存之道如此何嘗有厭身之嘆哉道安所以知孔子末矣釋教爲內而釋徒自處則曰方外之人儒教爲外而鄙薄儒者則曰方內之士吾未知道安所以區別內外之限者

如何也今以地言之天子所居曰京師千里曰王畿推而廣之至於要荒則京師爲內而要荒爲外矣人之所居曰與阡然後有堂有庭有門有垣則與阡爲內而垣爲外矣名者實之賓也有此實然後有此名無其實則名何從生不知道安所謂內外者何以限之吾恨不聞其說也墳典之教丘索之文治國之謀脩身之術九流總合盡屬儒宗佛教者窮理盡性出世入真理妙域中非名號所及化檀繁表非情智所尋理無不周事無不盡復儒

崇正辯卷二上

罕

道千家農墨百氏取舍馳驅未及其度者也

佛氏以理爲障安得稱其窮理父子君臣理之不可易也而佛氏以爲幻妄是於理未嘗窮也理既不窮而曰盡性者猶人未嘗食稻而曰飽未嘗衣帛而曰暖吾不信也世無可出之道佛氏有出世之說猶人閉目不見鼻曰無有鼻也而鼻自存耳既曰出世則當超乎覆載之外而不免於戴皇天履后土冬裘而夏葛渴飲而饑食是言爲出世而實未嘗出也理無不周而於

忠孝之理則不周事無不盡而於臣子之事則不盡大抵爲美言誇奇行竊取儒書之近似者以文其說惑者不攷從而信之以予觀之儒佛之異宜如冰炭薰蕕必無相合之理此是則彼非彼非則此是精義無二至當歸一苟以圓融和會謂之大同者猶盜人之物而曰可以通財以已之妻與人而曰可以通好理之所決不可行者也

釋復禮永隆二年太子文學權無二述釋典稽疑十條目以問禮因撰辯惑論答之

崇正辯卷二上

罕

權復書云百年之疑一旦頓盡永遵覺路長悟迷源藝煩惱之薪食涅槃之飯請事斯語以卒餘年

釋氏之書爲說宏大誘人之路多學士大夫驟欲窮之其說未窮先已化爲釋氏矣彼僧者朝於是夕於是凡所以善遁而迷人者各相傳付習之已熟自非見理不惑未易破其妄也權無二屈降於復禮蓋猶魚饑戀鉤掛喉而不能脫耳

釋惠立見尚醫奉御呂才造釋因明圖註

三卷非斥諸師正義立致書責之云奉御  
於俗少聞遂謂真宗可了何異鼯鼠見金  
龜之堪陟乃言崑丘之非難蛛蝥觀棘林  
之易羅亦謂扶桑之可網才由茲而寢  
射如李廣然後可以服匈奴御如王良然後可  
以乘泛駕蓋事各有理物各有能不知物之能  
則不足以役物不知事之理則不足以揆事如  
呂才亦有意乎不信異端小道嘗著論以排之  
者矣惠立所言鄙淺才不應遽爲之改然其詳  
則未之攷也大抵儒者之遇異端其未達則推

崇正辯卷二上

聖

理以窮之其既達則明理而正之必能折其萌  
芽而摧其枝葉然後言不徒發而於道有補楊  
墨之言盈天下孟子以無父無君之言折之其  
禍遂息佛氏之言盈天下程子以天理及自利  
之言以折之而其禍未息者前乎此有以解經  
自名而得君其學雜乎佛也後乎此有以文辯  
豪世而得時其學雜乎佛也人之所趨者勢利  
所悅者華采於是聖人之道欲明而復暗然賴  
先王之說尚存而不泯也學者可以泝流窮源  
一洗其害而先韓歐之駕以追踪於孟子正人

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爲聖人之徒不亦善  
乎

釋神悟世襲儒素忽嬰惡疾遂披緇授具  
吏部李華侍御史崔益同謁悟問孔老聖  
教優劣對曰典籍皆心外法味之者勞而  
無證華益拱手無以抗敵

華與益讀聖人書不知孔子爲如何乃反問優  
劣於毀膚髮無人倫之釋子宜其遭詆而不能  
對也神悟以典籍爲心外法是以佛教爲心內  
法也華何不曰心有內外邪爲我試言內外之

崇正辯卷二上

聖

限神悟亦必口呿舌強而罔措一辭矣



宋儒胡致堂先生崇正辯卷二下

南豐裔孫

潘古邱重梓

清寅直

深叔平

瀾仲海

濱鶴汀

重訂

濤次涇

湘佩芳

森三木較字

釋法聰築室栖心晉安王來部襄雍見所坐繩床兩邊各有一虎王不敢進聰以手

崇正辯卷二下

一

按頭著地閉其兩目召王令前方得展禮王告境內弊於虎災請求救止聰即入定須臾有十七大虎來至與授三飯戒虎災尋止白馬泉有白龜就聰手取食謂王曰此是雄龍靈泉有五色鯉亦就手食云此雌龍也

古者聖人以草木暢茂禽獸繁殖而逼人是以烈山澤而焚之放龍蛇驅虎豹屏象而遠之然後人安其生天下大悅貴人賤畜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周室建官掌山林藪澤之政爲

之厲禁凡毒蟲妖鳥能爲人害者皆有以制之所以扶立人理贊天地之化育豈不廣大哉今法聰自恃小術馴伏猛虎覆載之內豈特十有七虎而已晉安王上不能稽先聖膺戎狄驅猛獸之道下無美政使虎相與渡河而去乃區區叅決於一僧求救於邪說不亦陋乎所謂三歸者佛法僧也今村民逃賦役就慵惰者以二十萬錢削髮披緇便稱一寶若不皈依此等則是有棟擇之心去諸佛甚遠若皈依此等則無是非之心與禽獸無異者正使遇虎才足以膏其

崇正辯卷二下

二

饑吻耳龍之爲物能大能小能飛能潛能變而不能化亦麟蟲之最上者猶鳥有鳳獸有麟也法聰以龜爲龍是猶以獬豸爲麟山鷄爲鳳也而可乎徒以誑惑無知之晉安豈能逃達理者之明鑑哉

釋法圓晉開運四載耶律德光回軍自鎮

州董戎北返時圓住天皇院院有八僧皆

誅死圓身首異處至莫圓試捫其頸乃覺

如故遶頸有痕如線許大終身如此

古語云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如尚可

生續者是未嘗死斷也至於人之咽喉氣所關一斷立死自有天地以來無可續之理法圓獨何以免乎無乃受刃偶輕昏悶就絕而喉未嘗殊也不然則忽遽自經亂於衆屍之間以誑夷人而脫死也他日遂以爲神眩惑於衆耳倘佛法有靈二祖慧可傳心得印乃爲翟仲侃所害何不再續其命乎

釋行滿所居檻外有巨松上寄生小枝每遇滿出坐其寄生必嫋嫋而側云此樹禮拜滿去則亭亭無動

崇正辯卷二上

三

子遊南岳山至華嚴寺有所謂點頭石者列植一堂之中寺僧云昔有高僧說法石聽之而點頭予求能聽之耳與其能點之頭皆莽然無狀大抵巨細八九枚高下三二尺皆山中頑石耳此所謂禮拜樹者亦點頭石之兄弟邪

釋惠聞往豫章勸化獲金數鎰俄遇賊劫掠聞以金投水曰慮損君子福田聞到州金已在院役使匠人山路逢虎聞將杖扣其腦曰汝勿害人吾造功德何不結緣明日虎銜野豬投聞前而去

惠聞投金於水必非深江大潭也遇賊所逼欲輕身而逃姑投之幽澗野塘人所不見之處已而復使人取送院中金先至而聞隨之耳大抵僧人立事必假托神恠以動人不如是則佛法不靈愚夫不信雖自號爲傳心得道者其說因緣爲教化亦未免此蓋佛本以是立門戶也惠聞能化猛虎結緣自當負土銜木以助匠事草其凶暴皈佛慈悲乃復殺一野豬汙浼淨役彼野豬者不知何罪不蒙功德反見噬齧因聞一言枉害其命此皆理之不安而事之不當者也

崇正辯卷二下

四

仁贊記之於意云何

釋惟恭多狎非益之友然勤誦金剛般若酒徒博侶交集門庭後遇疾且死同寺有靈巍者其跡相類偶出寺一里許逢六七人少年衣服鮮潔各執樂器問曰惟恭上人何在巍指其處及晚回寺聞恭已卒所見者乃天樂耳蓋承經力也

佛立戒具條目甚多以訓其徒猶不足以革非心遠華罪今仁贊載惟恭靈巍之事何其叛佛之甚邪夫既與酒侶博徒相與狎褻則無所不

至矣若但能勤誦金剛般若乃復無罪而死天樂迎之則僧徒何憚不爲酒侶博徒乎此蓋靈魏設爲奇說以文惟恭之死而固其徒鄙之志必有好事在其中假神恠以祈不敗耳仁贊又從而錄之其意亦可知也金剛般若乃爲醉酒作奸保障之具乎

釋法照入逆旅避雨過中乞食不得乃買羶肉啖之客皆詬罵有欲毆者照殊不答至夜誦金剛經無燭一室盡光客見之皆來禮拜謝過施衣物踞坐若無所覩

崇正辯卷二下

五

法照既有神光照室豈無神力禦雨乎既能蔑視服物何爲不捨羶肉乎此奸僧也對人茹葷其本情也夜坐有光其幻術也客來施物墮其計中也照藐視之佯爲廉潔也物至傲然若無所覩而未嘗辭客去則必卷而懷之矣乃真盜也

釋元珪曰若能無心於萬物則欲不爲淫福淫禍善不爲盜濫誤混疑不爲殺先後違天不爲妄悞荒顛倒不爲醉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佛無衆生無汝及無我無我

無汝孰能戒哉

世之禪師所謂機辯橫說豎說逆行順行者皆如此吾今拆之曰人未有無心者也自古大聖入垂世立教曰養心曰宅心曰存心曰洗心不言無心也心不可無無則死矣聖人之心若鑑不勞思慮不用計度而盡天地之理者亦曰如鑑之明而已不言無鑑也有所欲必淫聖人所欲不踰矩是以無淫福淫禍善必盜聖人福善禍淫是以無盜濫誤混疑必殺聖人四罪而天下咸服是以無殺先後違天必妄聖人憲天聰

崇正辯卷二下

六

明是以無妄悞荒顛倒必醉聖人不爲酒困是以無醉聖人之心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己及人自人及物各止於其所而天下之理定矣元珪所言失之毫釐差之千里者也今有欲其所不可欲以淫人爲是以善人爲非觸情殘害逆天之理放意於酒沉酣日富而曰我未嘗有心也適然如此耳而可乎蓋佛氏以心跡爲兩途凡其犯理悖義一切過失必自文曰此粗迹非至道也譬如有人終日涉泥塗歷險阻而謂人曰吾足自行耳吾心未嘗行也則何

信邪

僧一行有王姬行隣里之老嫗也昔嘗瞻行之貧及行之顯遇嫗一日拜謁云兒子殺人即就誅矣乞師奏減以供殘齡泣涕者數四行曰國家刑憲豈有論請而得免邪命侍僧給與若干錢物任去別圖嫗戟手嫚罵曰我居鄰周給襁乳令長成忘此惠邪行終夕不樂於是運筭畢召淨人戒之曰汝曹挈布囊於某方間淨地午時坐伺得生類投囊促歸明日果有玃引豚

崇正辯卷二下

七

七淨人分取之玃即走得豚而歸行備巨甕逐一入之以泥封口誦胡語數契而止投明中官詔入問曰司天鑑奏昨夜北斗七星全不見對曰帝居不見天大倣陛下可修德以退之莫若大赦玄宗依其奏夜占北斗一星見七夜復初其術不可測也一行言國家刑憲不可以論請而得免此言是矣欲報隣嫗之恩而自給之錢物此事當矣終爲隣嫗怨詈意不自安遂用左道誤人主而行妄赦則過之最大者也殺人者死自古定法嫗

子無貸之理而法貸之則彼殺者豈不寃乎爲此一人而用赦使天下罪人皆以幸免豈不寃乎佛之教慈悲而不知仁斷制而不知義故其舉事似是而非不可不辯也星象麗乎天豈一行所能點落其布筭囚豚蓋幻呪之術能與氛氣暫時掩其光曜耳玄宗多欲之昏君也是以一行得入其術使明哲在上守正而惡邪一行其可爲此乎設或爲之殆將如新垣平之詐漢文侯日再中終必伏棄市之法矣

釋僧伽慈嶺北國人遊方至西涼府中宗

崇正辯卷二下

八

景龍二年詔入內道場四年坐亡帝問萬回曰僧伽何人也對曰觀音之化身伽之寂滅多歷年所嘗見形往漢南市漆器又於洪井化易材木又於燕市求氈罽長慶二年塔寺皆焚惟伽遺形無損咸通中龐勛兵圍州伽於塔頂現形外寇皆潰周世宗有事於江南伽寄夢於州民言不宜輕敵州牧未之信家家同告之遂降全一城生民

僧伽既已坐化又復見形世人信之江淮尤甚



作塔於泗上屢經焚蕩俄而復新韓退之所謂  
火燒水轉掃地空突兀便高三百尺是也僧伽  
如有神力何不護持寺塔常存而不壞免使人  
費耗財力再三經營何必爲此紛紛也其見形  
市漆器化材木求瓊巖此廣大心欲爲衆生乎  
其亦私心自爲供養與僧受用而已乎僧人及  
愚俗每言僧伽之靈跡如仁贊所舉特其一二  
耳吾所不見也以吾所親見而證之金賊寇中  
原所過無不殘滅如泗州之大聖如襄陽之太  
悲如香山之觀音如公安之二聖皆經焚毀門

崇正辯卷二下

九

無遺跡何不於此時少現神通以救百姓之命  
而止夷狄之殺乎僧人則曰衆生業力深重不  
能招感諸佛菩薩是以靈跡韜秘予曰方太平  
無事之時諸佛菩薩示神通出光景享受供養  
不可爲筭及兵亂之際則曰衆生共業不可救  
也悲願於此不悲洪誓於此不洪聖力於此不  
聖矣則何足貴哉然世人愚者終不可解又於  
其廢址而興葺焉僧人又語之曰有緣則佛見  
好善者宿植也是以甘心而不悔必有明君賢  
相推息邪詎訖之方庶乎其少止矣

釋明瓚於衡岳閒居李泌隱南岳潛察瓚  
所爲曰非常人也中夜往謁焉望席門自  
贊而拜瓚大詒仰空唾曰是賊李公愈加  
敬惟拜而已瓚正撥牛糞火出芋啗之良  
久乃曰可席以坐取所啗芋之半以授焉  
李跪捧盡食而謝謂李曰慎勿多言領取  
十年宰相李拜而退

李鄴侯高才多智唐之名臣方未任時辭萬乘  
之友隱居南岳紫蓋峯者凡十年隱居之傍有  
一僧巖居曰明瓚相去甚邇鄴侯未嘗與之來

崇正辯卷二下

十

往此見於傳記乃事之實不知仁贊何爲有此  
說乎使鄴侯欲見瓚白日不往中夜而後行素  
非師尊望門而便拜中下之人猶不爲此孰謂  
鄴侯而爲之明瓚其果有道之士與鄴侯隣居  
之日久亦豈不知其賢否也一見詒唾此何禮  
哉以鄴侯氣凌宇宙才幹四海嘗辭宰相而不  
爲及得山僧煨芋之餘乃跪捧而食事理之必  
無者也十年宰相人世之常事使鄴侯天命不  
當作瓚豈能與之使其固有瓚但能知之耳何  
足爲鄴侯之損益哉大抵僧人多取世間有名

之士一言半句增重其事抑彼揚已人人同轍  
家君崇寧中宦遊湖南偶與一僧唱酬絕句詩  
尋即忘之矣後三十年再至湖南乃見其僧有  
縷板語錄載此詩者題其目曰某人請益乃知  
此曹板附名勢其心深切必借重於公卿大夫  
然後足以籠惑愚俗過庭之訓曰侯師正有言  
君子當守先王之道壁立萬仞異端邪說勿掛  
於口庶幾不爲所誘矣此言是也汝等其識之  
予敢不奉以周旋乎

釋普曠夜宿寒林人有索其首者曠引刀

崇正辯卷二下

士

自刎亡者止之又從索耳便刎而惠之

普曠必夜爲奸盜而覺被逐投林其人不欲殺  
之則其耳而去他日造爲此說因以誑人而自  
異耳不然無故而亡人之頭與無故而刎頭與  
人有何義理乎以其遇禍於夜且在林中可知  
其爲奸盜無疑也

釋智舜有獵者逐雉飛入舜房苦苦勸勉  
終不肯止遂將雉去情旣不忍割耳遺之  
不忍之心仁之端也此吾聖人教人入道之門  
也然天下之人物衆矣自父母推之秩其親疏

而至於飛雉不知其相去幾等也智舜不忍飛  
雉之見獲而忍於父母之見棄何哉佛氏不明  
天理以我與人以人與物以父母與禽獸無有  
差別故其行事迷謬無一中理者直須屏絕勿  
使能殖則人道立矣

釋普圓夜有惡人從圓乞頭將斬與之又  
不肯取又復乞眼剜而施之又從索手遂  
以繩繫著樹齊肘斬而與之因而卒

釋氏之言曰此冤債也以予觀之犯奸作盜爲  
人所得迫之使自殺普圓無路以免也故寧忍

崇正辯卷二下

士

痛楚剜目斷手以丐厥頭庶幾於復生不自意  
其遂死也

釋普安嘗於村社見人宰猪安往問贖社  
人弗許安則引刀自割脰肉曰此彼肉耳  
猪肉糞穢爾尚噉之況人食米理足貴也  
社人遂免猪

四海之大生人之衆其所言宰犬豕牛羊羽毛  
鱗介一日之間不知其幾千萬也佛說禍福五  
千餘卷而不能救傳燈得道一千七百餘人而  
不能救普安乃以脰問少肉欲博易羣生之命

不忍其行甚難然苟能免一猪耳他猪獨  
哉使其可爲往古聖賢行之已久不待普  
而後知之也

釋明達嘗行次上有狔作人語曰願上聖  
救我達解衣贖而放之

鳥之能言惟鸚鵡然不離飛鳥獸之能言惟猩  
猩然不離走獸未聞狔而能言也考歷代史凡  
有不能言之物而言必有凶災變異物之妖也  
今狔能言其妖甚矣明達解衣贖之可以苟免  
其死必不能畜養終其身既而放之則又爲他

崇正辯卷二下

三

人所殺矣昔有蕭欲仁者好佛日自携百金坐  
于門有魚蝦鵝雀之屬則買而放之市人利其  
買也至者漸衆蕭已有厭倦之意深居而簡出  
一日偶出見市子母摩者欲仁惻然以千金贖  
之縱於所居之後山頃之復有籠罩而至者乃  
其所縱也欲仁自是閉戶不復贖生蓋錢物有  
限物生無窮區區匹士之力豈能徧及萬類之  
衆哉故非人可共由行之而有弊則不謂之道  
道者天下所共由萬世而無弊者也此儒釋之  
辯也

釋僧鏡至孝母亡身自負土種植松柏廬  
于墓所泣血三年服畢出家

事親之道自一飲一食冬溫夏清推而行之至  
通于神明光于四海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其道  
大矣惟帝舜然後盡此道後世若曾子以孝顯  
而孟子稱其可而已言其難能也今僧鏡孝愛  
其親負土成墳手藝宰木廬于墓所泣血三年  
亦彷彿於古人之行矣然服喪既畢則委而去  
之報親之心以三年爲斷豈所謂昊天罔極也  
罔極云者言天理無盡也天理無盡故此心無  
止有止者以理爲障也惜其時無以虞舜曾子  
之德告之以成其美質者聖人既遠道術不明  
於天下英才間稟無所師範惑於異端邪說淪  
於夷狄禽獸而不自知如僧鏡者衆矣可不深  
嘆而重嘆哉

崇正辯卷三下

古

釋道紀每出以經書塔像爲一頭老母婦  
帝爲一頭躬自荷擔有塔斯婦每語人曰  
親供母者其福與登地菩薩齊也其孝性  
淳深因以勵俗從者衆矣

人之所以事父母者非爲利也乃天理自然不

可解於心也道紀親供其母疑於淳孝而其心在於福報是爲利而已也借使無福報則將棄其母乎古之聖人事親如事天以親之尊無與爲比也今乃與婦帚爲伍不亦賤其母之甚邪

釋道安常攜其母旦出親手爲煮粥然後上講雖左右供侍不許助已曰母能生養我非我不名供養

釋氏之稱孝者未嘗施於其父如惠斌之父鑿井樹碑以寫其哀怨而惠斌不回法顯之父既沒其叔父勸之歸家而法顯不動至於事母愛

崇正辯卷二下

五

戀者十人而九父母猶天地日月陰陽也有地而無天有月而無日有陰而無陽則覆載照臨寒暑化育之功息矣尚能生物哉夫惟夷狄禽獸則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墨氏愛無差等畧與佛同孟子所以闢之者恐天下後世之人淪於夷狄禽獸而不自知焉耳

辛七師及鍾茶慕陟岵之痛深毀瘠過禮聖人之禮有情有文有制有度載之經典皆可考也僧人出家削髮而胡服以中國先王之法爲世間粗迹一切掃除之不知其所謂過禮者

過何禮也仁義禮樂之名非佛所道佛安得有禮哉辛七師如以先王之禮爲禮則不當髡首披緇棄人倫而從異教也名實之際豈可假借以相亂哉

釋道丕其母許氏常持觀音普門品因妊馬僖宗駕遷洛京長安焚蕩遂負其母入華山巖穴時穀麥湧貴丕巡村乞食惟供其母自專胎息

道丕既孝養其母則當知事親之道乃毀其膚髮則非繼嗣也巡村乞食則非廉恥也以求丐

崇正辯卷二下

六

不義之物而養其親雖席前方丈年壽千百君子羞焉道丕良心不忘而爲異學所蔽雖以垂爲之而不知陷於不義深可惜也夫事有是非不可混亂佛之教本使人割離恩愛以趨空寂今道丕等奉母之心至於背負而不捨胎息而不食深入巖穴以避兵亂者皆爲母之念則是恩愛牽纏非佛教也而仁贊稱類徧取果何意哉以養親爲是邪則不必出家以恩愛爲非邪則不當負母良心未忘者於此必有所處矣

釋僧盛特精外典爲羣儒所憚故學館諸

生常以盛公相脇

僧盛讀儒書詰難學者以尊其道而儒生未嘗就佛書辯正佛者以質其非此何理也聖人之道不可躡等釋氏之教一超直入故儒生以吾聖人爲迂以彼釋氏爲徑今以登十三級浮屠明之不可躡等者猶自最下用足歷級升而上也一起直入者猶自平地不用足歷忽飛而至也此實而彼虛實難而虛易故學士大夫樂於無稽超勝之說以爲孔子所不到孟子所不知而實無所得使世習日以淪胥莫可救也唐時

崇正辯卷二下

七

朱泚作亂太學六館之士將從之何蕃正色一言遂救止諸生著於君臣之義不爲亂賊彼爲盛公所脇者豈不愧於何蕃之廝役哉

釋曇遷隋開皇七年下詔勞問遷旣爲帝王揖敬或謂滯於榮寵者乃著無是非論以示之

曇遷所著無是非論雖不可見而其立名已失矣事有是非猶松直棘曲驚白鳥黑雖創物之智不能改也聖人之教因人本有是非之心而教之使是其所當是非其所當非是非不亂則

天下之事定矣曇遷學佛則當造物離世投身於巖穴之間使世欲聞其聲且不可得况見其面乎今乃借用佛法付於國王之言諂諛人主耽彼榮利何也若以事君爲是則不臣爲非若以徇俗爲非則出家爲是是非之分豈可亂哉曇遷心疑又憎滯寵之議慨然著論祇益贅疣耳將以是爲非何異指中尊爲外道將以非爲是何異稱外道爲中尊將是非之泯然何異中尊外道莫較賢否僧人誠以此思之則是非之心自見苟見此心必從是而違非矣

崇正辯卷二下

六

文帝出舍利與遷交手數之雖各專意前後不能定數帝問其由遷曰如來法身過來數量今此舍利即法身遺質以事量之誠恐徒設帝意方悟

物無不可數者旣有形可見有名可道則數與之俱生故覆載雖大萬生雖衆未有無數之物舍利子何能獨以有形有名而超乎數哉然則隋文不能得其數何也遭曇遷之幻也隋文欲措其實何不詢訪正人乃獨與曇遷口手對辯其其遭幻而罔覺也稽之史冊不載此事往往



僧人夸誕附會言之今姑質其言則誕妄立判  
矣雲遷曰如來法身過於數量今此舍利法身  
之遺質也夫如來法身未免七八十年而死則  
其遺質安能千餘歲而存與其化舍利而常存  
苟若留法身而不死乎惑者嘗試以是推之

時有像放光帝問遷曰宮中尊像光何不  
現遷曰但有佛像皆放光明感機既別有  
見不見帝曰朕何不遇答曰世有三尊各  
有光明其用異也佛爲世尊道爲天尊帝  
爲至尊尊有常政不可並治佛道弘教開

崇正辯卷二下

亢

示來業故放神光除其罪障陛下光明充  
于四海律令法戒禁止罪源即大光也帝  
悅

雲遷以老子擬佛則守道不專以世主同佛則  
從諛已甚若曰佛爲世尊統攝三界則無天尊  
矣若曰佛絕人倫共趨空寂則無至尊矣尊有  
常政不可並治則人主而旣以稱尊土木形  
容便當毀棄其言反覆莫可据依文帝惑而悅  
之特以其譎耳熙寧中明道先生守官京兆于  
時南山石佛頂出光景公卿大夫無不傾動明

道呼寺僧戒之曰我有官守不能往也遇光景  
時速來報我當亟遣人取其首就觀之耳自是  
光遂滅人亦不疑可爲萬世息邪說之法也

釋安惠晉永嘉中天下疫疾則晝夜祈誠  
願神降藥以愈萬民一日出見兩石形如  
瓮疑而視之果有神水在內病者服食而  
皆愈以黃絹寫大品經汝南周仲智獲一  
本爲火焚宅倉卒不暇取經火息於灰中  
得之一無虧損

崇正辯卷二下

平

自神農嘗百藥黃帝岐伯對問伊尹爲湯劑相  
傳數千年而後藥之用大備濟世之功博矣其  
或陰陽謬戾天災流行疾疫死者衆蓋人事  
天命之不齊也豈有虛空中忽然化出兩瓮神  
水之理哉此蓋以藥物置水中飲人假託神降  
以取利耳自兵火已來天下寺宇鮮不焚毀而  
況於藏乎予庚戌年在處州值兵火之亂有天  
寧寺僧於瓦礫中得經燼數塊蓋焚夾積疊藏  
中不爲風所飄揚偶有堅凝者觸之則隨手歛  
歛然僧曰此有舍利不可觸也予欲唾其面又  
忍而不發夫大火之中豈有不化之物經若神

聖則何如勿燒既燒之後又以爲有舍利其敢於面謾畧無愧怍乃如此今此黃絹大品則亦偶免於火者耳若曰舍宇百物焦灼皆盡而黃絹大品獨存萬無此理也欲驗其言者取一經冊焚之則立見虛實矣

釋道豐齊高祖曾命酒并蒸豚令食之豐畧無辭讓極意飽餐帝大咲駕去謂子弟曰除却床頭物發床見何蒸豚猶在全不似噉嚼者

僧人不飲酒不食肉其師之戒然也若以爲是

崇正辯卷二下

五

當守而不犯安得以帝王之命而變之若以爲非當變而不守不待帝王之命而後食也道豐於此何處焉蒸豚猶在而酒不存此又何理也聞有猪頭和尚者以善食猪頭得名人皆疑之其徒爲之說曰渠每食時有無數餓鬼立於其後渠未嘗食乃以飼鬼耳人不見鬼故但見渠食之也予曰餓鬼不可見無乃髡然啗肉者其是歟床頭取蒸豚殆亦幻術之相迷易者其實已入道豐之腹矣

安世高者安悉王之冢子捨位出家一日

與同學辭決曰我當往廣州畢宿世之對行果值一少年唾手拔刀高遂伸頸受之大凡僧家出言舉事必爲因果之說世高若不出家爲王冢子而嗣其位少年安得而殺之此必爲僧之後與少年者有仇怨知少年之來禍不能免則曰我有宿債當償也其仇怨之事則不載矣夫爲王之冢子將嗣其位以保其國家而安其民人其功德大矣乃惑於邪說亂倫而去終死於仇人之刃是爲知道也乎

法祖晉惠之末志思潛遜會張輔爲秦州

崇正辯卷二下

五

刺史祖與之俱行輔以祖德顯著衆望所歸欲令反服爲已僚佐祖志不移忽忤輔意輔收之加戮衆咸恠惋祖曰我來畢對此宿命久結非今事也

學佛者有不善未嘗反躬自責其或遇禍則以冤對處之此心之大害也夫知人不明過而不改而至於殺身誰之罪歟有薪然後火傳之有坎然後水入之有怨怒忿恨而後人加之加之者在人召之者在我不以自反而推之於前世是以甘心於橫逆而不悔愚莫大焉張輔可依

則從不可則違當定於未行之先乃輕用其身  
與之俱行豈非知人不明歟况輔欲使之反服  
美意也祖乃守愚執迷拒而不應豈非過而不  
改歟積此二事見殺爲宜何宿命之言哉

釋鴻休常言宿債須償償盡則何憂何慮  
物我俱逍遙矣及廣明之際巢寇充斥休  
出寺脫衲衣於松下盤石之上言曰誓不  
汙清淨之地安然引頸待刃

鴻休惑於宿債之言而不究其實若自知有宿  
債心欲速償者何不指名其人徑往就死而貪

崇正辯卷二下

五

生惜景坐以遲之邪君子樂天知命未嘗憂也  
自反而縮未嘗思也我自我人自人物自物各  
止其所未嘗不逍遙也何待償債哉黃巢之亂  
殺人半天下鴻休逃死不獲刀已及頸雖欲避  
之可乎其所以脫衣發誓願者意亦望巢憐之  
故爲此態耳

釋守賢告衆曰吾有債願未酬心終不了  
明日操斧入南山投身飼虎

佛氏所謂了心異乎聖人所謂盡心也舉心之  
所有者皆歸之空了心也舉心之所包者各臻

其理盡心也了心之弊至於一身亦不欲存也  
若非自絕於人倫之類則剝剔焚灼餓餓餓虎  
無所不至要皆空而後已空虛寂滅莫適於用  
道之素也此亦狷介褊小之極其智不足以盡  
萬物之變其才不足以周萬事之務願視一已  
無可奈何於天地之間遂謂人理皆可以如此  
而終於不可言不可行彼草木飛走之類莫之  
天關猶能盡其天年可以人不如草木飛走乎

釋法琳每誦無量壽佛輒見一沙門形甚  
殊大常在琳前疾不愈注念西方見諸賢

崇正辯卷二下

五

聖皆集合掌而卒

法琳所以誦無量壽佛者爲生乎爲死乎如爲  
生則不免於死大沙門不能救非壽也如爲死  
則人之死也氣盡而散矣雖千萬年無再生之  
理其壽固自然無量不必祈也疾革之時注念  
西方見聖賢皆集與人同見乎惟復獨見乎僧  
曰見者有緣不見者無緣夫佛以化人爲心見  
者尚不化不見者信心何從而生也曷若使衆  
人同見皆發善念何苦獨與死者爲隱乎

釋懷感信念佛往生暨三載忽感靈異見

金色玉毫便證念佛三昧臨終感佛來迎面西而往

人心有所著者不能忘之於心存想既極則恍惚微茫之中真若有所見者漢武帝見王夫人唐明皇見李老君皆此類耳懷感專切用志不分故隨其所欲而見焉其實則寂無一物乃妄見也故君子養心貴於得正正則無此矣

釋少康乞食得錢誘掖小兒能念阿彌陀佛一聲即付錢一文每遇齋日集所化三千許人登坐令男女望康面即高聲唱阿

崇正辯卷二下

五

彌陀佛佛從口出連誦十聲十佛若連珠狀從其吻角而出告曰汝見佛身即得往生

此幻術也誘人男女至於三千人其奸惡甚矣其源出於金剛智其流至於爲賊術不可不慎也元豐中陳州有蔡仙姑者能化現丈六金身一時王公無不誠信供施山積其門如市男女嘈雜以得見爲幸戶外常設淨水兩甕至者必令洗濯凡眼而後得入有縣尉廩其姓者心獨疑之一日率其部曲數人約洗一目既入以洗

目視之寶蓮臺上金佛巍然也以不洗目視之大竹籃中一老嫗箕踞而坐耳乃叱其下進擒之歸于有司奸狀盡敗當時以廩尉爲神明前所誠信者莫不內愧無地以寄顏也如少康口吻佛出若遇如康公者其能不敗乎是故君子於天下之事恥一物之不知無所不知則於理廓然如何大明以觀大像雖或可欺以其方而決不可罔以非其道矣

釋懷玉每日念阿彌陀五萬口俄見西方瑞相白毫光聖衆滿空玉云若聞異香我

崇正辯卷二下

六

報當盡因說偈香氣盈空見彌陀佛觀音勢至身紫金色玉含咲而終

凡僧人所謂見聖衆者不知形邪氣邪若非形氣必無可見之理有形氣然後有光相有顏色則必有衣袂乘馭之物飛乎走乎不飛不走凝然不動乎皆未可喻也若曰聖神靈化非形氣之所拘則白毫光紫金色何所憑而著哉不然則是廓然太空了無一物而懷玉想心妄見指點形似猶人書空而談夢者邪

釋惠布平地爲之震七日屍遷山林其地

又震

星隕地震日月薄蝕山崩川竭天地之變也豈爲一胡僧之死能致之乎苟以地震爲惠布而發有如太陽虧傷普天同之常其日豈無死者亦可曰日爲之食乎一日之間天地之內或生或死豈知其數地震之廣有方千里連日未息者惠布適當之仁贊乃以爲應其誣罔亦太甚矣

河羅竭至洛止婁至山石室中坐禪室去水遠時人欲爲開澗竭曰不假相勞乃自

崇正辯卷二下

壬

起以左腳踰室西壁壁陷沒指拔足水出坐化闍維累日而屍猶坐火中永不灰燼水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可河有移徙井有溢枯皆無足恠羅竭所居無泉而忽有之者水脉昔時未通今時通也時人不知而羅竭久居固已知之因水之通則謬爲躐壁之說以誇靈異給愚俗此僧人之常態也自有天地至今日書傳所載未有火不能化之人雖佛以金體至堅法身爲喻然投之烈火亦必融液而謂已死將腐之軀經火累日而不燼萬無是理也

釋法朗師法進進嘗閉戶獨坐忽見朗在前問徒何處來從戶鑰中入後卒焚尸之日兩處湧泉直上于天

匿形藏跡出入於窓牖隙穴之間不由門戶者今世奸民所學金剛智術將以爲盜者也水勢就下非人以機巧激之則不能逆流僧尸就焚泉豈有知而爲之表異正使有知騰湧上天將何爲哉又况理之所必無者也

釋僧周謂弟子曰吾將去矣其夕見火從繩床後出燒身經一日方盡煙燄漲天而

崇正辯卷二下

壬

房不燼

火緣薪然後傳不緣則不可見故鑽木憂竹敲石方燧皆可以得之若無此四物而責烹飪之用雖有聖智其安能哉僧周自焚之火亦猶束草師三昧之火其妄一也林靈素嘆火騰光流照庭宇而無所焦灼何以異於是僧人斥之爲外道豈未之思乎

釋道安秦主出東苑命之升輦僕射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道安毀形寧可乘厠堅凜然作色曰安公道德可尊



朕將舉天下而不易雖與輦之榮乃是爲其臭腐耳即命權翼扶之登輿

符堅信邪拒諫引四民之棄共六尺之輿不可爲後世法明矣而道安髮首胡服躡足王輦其心何謂哉不過貪一時王公眄睞之榮以夸其衆耳權翼能諫而不強符堅發怒出悖道之言則遂靡然從之何其前明而後昏初勇而終愚邪致使其君遂非過舉貽譏永世蓋翼之罪矣

釋惠忠肅宗迎請演說奏治人治國之要暢唐堯虞舜之風

崇正辯卷二下

无

畊當問奴當問婢耳口鼻口各司其用不可以相借官此定理也肅宗欲知治人之要道堯舜之遺風則當咨訪名賢碩學猶恐其未能盡也乃進毀形敗倫之人而問之譬猶責明視於瞽矇求致遠於刖兀窮年累世不可得也彼肅宗篡父之位聽妻之譖昵近內臣李輔國至於喪其親殞其身以及其子顛倒迷謬非一日也其所爲如此亦何足惟哉

釋法上戒德精峻文宣帝詔爲戒師布髮于地令法上踐焉

帝王者神明萬物之主也戴冕執玉被十二章以對越昊天以奉承宗廟以朝見公卿諸侯以臨御中國夷貊其尊莫二其貴無敵非人私意苟相崇奉蓋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髮生於頭足履於地其上下貴賤猶君與臣父與子不可相易也今布髮于地使胡人以足踐之者果何意乎爲求道邪道不在髮也爲求福邪福不在足也不知將何爲哉足可以踐髮則冠可以充腹而履可以加首口可以出矢而尻可以食物非人之道也

崇正辯卷二下

三

釋法護自天子侯伯不與一人遊接常以仁義存懷

考之佛書不言仁義仁者事親義者事君中國人道之大宗也故自二帝三王以至鄒魯之聖人或在在上或在下或見於行事或垂於經訓皆以仁義爲教也楊氏學義而失之爲我墨氏學仁而失之兼愛故聖人推其失以救世拔本塞源不使人淪胥於禽獸以存人道耳法護自天子而下不與一人交則非人之道也非人之道而謂心存仁義譬猶以火爲濕而以冰爲溫以

麻爲絲而以菽爲粟則可乎

釋法慎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與上人言依於仁與下人言依於禮佛教儒行合而爲一

法慎之言是也而其人則非也昔維摩居士在王子中教以忠孝在大夫中教以正法居士未嘗出家猶之可也法慎不爲人子安知所謂孝不爲人臣安知所謂忠以天性爲淫欲心安知所謂仁以天秩爲分別心安知所謂禮實則背戾名則圓融此學佛之有才者其意欲旁通聖

崇正辨卷二下

圭

人之書以誘學士耳有志於道者或遇此等爲此言則必使之畜髮加冠易其衣服歸人倫之類乃可與講論忠孝仁義禮樂之實不然當如淫聲美色戒而遠之可也否則必爲所陷溺而不自覺矣

陳宣帝時檢括僧尼榮經落第者並各休道智顗諫曰調達誦六萬偈經不免地獄槃特持一行之偈獲罪漢果篤論道也豈

關多誦陳主即罷披簡  
陳帝之所爲雖未能拔本塞源然亦黜異教扶

人理之漸也而智顗所言何其無實以爲誑邪調達不免地獄槃特獲罪漢果若在未死之時則無可驗若在既死之後又無可考此空誕之言也以空誕之言廢世主之良法遂使農商鄙野之人得以餘財買牒髡願自竄於慵惰雖智顗所以護持其鄙者勢自當然而陳宣帝亦不明甚矣今以中國之學論之不知六經豈可以言讀書不知諸史豈可以名博學有一分勤勩則有一分功效積日累月其殖漸廣知所未知見所未見多識前言徃行以畜其德乃實學也

崇正辨卷二下

圭

其或以文滅質以博溺心者蓋不善學耳而未有不博學詳說而能反約者也欲試天下之士必考其知聖人之言欲驗天下之僧必考其知大藏之教今智顗所言乃爲慵僧自誑者張本於理有決不然者而宣帝信之殆不可曉也僧人曰宣帝者乃諸佛之見身耳固佛法之所付囑也以此誚諛世主十而九惑則亦不明而已矣

武宗望祀蓬萊山築高臺以祈羽化因德陽節詔悟遠國師知玄與道門敵言神仙

為可學不可學玄陳帝王理道教化本根  
言神仙之術乃山林間匹夫獨擅高尚之  
事非王者所宜

知玄所以告武宗斥神仙之說豈不當哉而何  
其不自知也佛氏厭苦根塵棄家求道為長往  
不來之行其所立教以人世為夢幻以空寂為  
真常此正山林匹夫獨擅之事非帝王所宜為  
也武宗英果明於制國幾致中興然信惑方士  
而毀除佛法是謂以桀攻桀何較曲直哉前人  
之失後人之鑒也崔浩蓋嘗不喜佛老而崇奉

崇正辯卷二下

三

寇謙之以為神人武宗不鑒亦復為之蓋不學  
之過也李衛公長才碩畧能佐其君振起國威  
削平叛亂而於人主心術之病莫能救也孟子  
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又曰務引其君以  
當道衛公於此能無愧乎

釋曇衍道遇貧陋必悲憐垂泣

曇衍所遇特一二人而已世有方數千里水旱  
之時饑民流離襁屬於道連州跨邑旬月而未  
止也嘉祐中山東大饑富文忠公為安撫使賑  
濟全活者五十餘萬人其措畫之美至今人傳

道之曇如生於其時吾憂其泣多淚盡必至於  
長明矣

釋法琳卒遺命屍骸棄諸山數以施禽鳥  
山林中禽鳥不藉人養而未嘗乏食自生自育  
其類繁殖也如其乏食而賴餵飼然後能生則  
禽鳥之生珍矣法琳捐已死之軀喂不茹葷之  
鳥則處已處物皆失其宜也身體方生氣無鮮  
拌以此飼禽鳥使彼食之如美則不能捨也及  
既死乃以臭腐不知痛痒之身取能施之名而  
使禽鳥食不美之物非所以愛禽鳥也又況山

崇正辯卷二下

三

林禽鳥豈知肉味至於人肉尤所未嘗法琳施  
以所未嘗食者使之知味則其受業當自此起  
其得罪於佛大矣

釋瑞甫母夢梵僧問曰當生貴子即出囊  
中舍利使吞之及誕所夢僧白晝入其室  
摩其頂曰必當大興佛教言訖而滅既而  
成之又夢梵僧以舍利滿鉢使吞之且曰  
三藏大教盡貯汝腹矣

瑞甫之母受胎之初唯復有夫乎惟復梵僧見  
夢而已乎人無夫則無生育之理而瑞甫之母

受胎誕子以至成人其父皆不知而梵僧爲之證然則梵僧即瑞甫之父耳佛之教以人世爲夢幻瑞甫子母所夢前後相應如此真即是夢夢即是真真夢一如人世夢幻之妍弊乃如此邪

沙門仁贊曰天生蒸民樹之君長蓋有欲無主乃亂大教東流徧于四海不設名位胡以統攝

天生蒸民自一而二自二而三自三而不可勝窮致用有源起數有祖豈可貳哉貳則生物之

崇正辯卷二下

三

功息矣故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以一制萬以寡統衆不易之道也自庶人而上謂之士自士而上謂之大夫自大夫而上謂之卿自卿而上謂之公由堯舜至三代其制如此三代以後官制或隨時而變其大槩則不外是也佛氏之教入中國以空爲宗而其事則有父子君臣兄弟賓主之名舍自然之真爲假設之妄名爲空諦實則不能外乎倫理姑變其名耳是以其道多弊而不能獨立必依托形勢憑恃法度以整齊其衆故其言曰佛法蓋付之

王大臣也而世主不自知其身乃父子君臣夫婦大倫之宗堯舜三代帝王之所傳畀而區區於異端新奇之說曰天有二日日與佛日也土有二王王與法王也設空言以行實事棄實事以崇空言而莫有能辯之者此仁贊所以敢肆謬悠而無忌憚也

僧史畧曰僧之少欲本合亂榮佛之軌儀止令分衛若無尊大御下誠難此又別時之意也

崇正辯卷二下

三

於亂也僧人鄙之曰此有爲法也有爲法者世間法也無爲法者出世間法也佛之教人乃出世法所以其道超于孔子之上必須削髮胡服棄絕人倫以從之今僧史所論復欲以名分服屬其徒以尊臨卑以大制小不如是不足御下又何謂哉中國之道不賴佛而後行四方之教亦何必賴儒而後立乎不可不辯也

三藏不空上元末帝不豫空以大隨求作法翌日乃瘞

上元唐肅宗時也肅宗不豫空能以大隨求愈

之及空以疾終何不以大隨求自治邪僧人則曰空以寂滅爲樂不戀久生救肅宗者爲憫念國王耳寶應元年楚州刺史崔旆表稱有尼真如恍惚登天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三枚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改建年號是月明皇崩後十有三日肅宗崩方其時不空蓋未死也而大隨求之法無驗矣僧又曰福力盡時必還墮落所不能救也然則何用佛哉

後往終南智炬寺修功德念誦之夕感天

樂薩埵舒毫髮光以相證驗

崇正辯卷二下

毛

僧人所稱天樂瑞光之異必以夜中見聞不與心共之其言曰無緣者不預也無緣者固不預矣而天樂瑞光終不以白晝出吾是以終疑其誕也

大曆二年彗星出詔空住五臺山星亦尋

沒

天垂象見吉凶以儆戒人君使省其闕失彗有埽除之象示除舊而布新之變也古之聖王恐懼修省以消弭之有其道矣代宗詔遣不空住五臺山則何意哉周成王時天大雷電以風

偃禾拔木邦人大恐成王悔過知流言之非迎周公於東而天變爲止歲則大熟宋景公出人君之言熒惑退舍齊景公納晏子之諫彗星遂滅所以消弭之道不在他人也五臺山非彗星所從出使不空住焉是責穰於僧而忘恐懼脩省於已不亦異於古之明王乎三川五臺相距幾二千里非旬日所能至空至而彗星滅則星之出沒亦涉日久矣其所謂會逢其適歟人主術昏蔽方反以爲神化之感彼亦何足與言先王之正道哉

崇正辯卷二下

柔

六年示疾上表告辭敕使人勞問加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卒贈司空

開府儀同者將相之崇官也肅國公者諸侯之高爵也司空者六卿之列職也必文武兼資出將入相而有其功則可以爲開府必分茅受社君國子民而居其位則可以爲國公必分土制邑居四民時地利而爲冬官則可以稱司空三藏者傳譯佛教一髮首胡人耳而兼是三者何也爲其有道邪則彼之教以君臣爲夢幻以爵祿爲虛假以軒冕爲桎梏自爲方外之士矣代



宗之授不空之受各悖於理而當時無非之者人主淪胥於異端固宜化之者衆也

天寶中西蕃大石康居五國帥兵圍安西府詔空入內帝御於道場空秉香爐誦仁王密語二七遍帝見神兵可伍百員在於殿庭驚問空曰毗沙門天王領兵救安西請急設食發遣四月二十日果奏云城東北有神兵來番部驚潰帝覽奏勅諸道各於城樓置天王像

毗沙門天王之像至今軍營中敬事之蓋自不

崇正辯卷二下

禿

空始也天寶末明皇荒怠既甚將相皆非其人安西被兵而求救於鬼國將亡之聽也其後祿山長驅兩京陷沒明皇逃竄於遐裔而收復京師克清大慙者卒賴於賢才不空是時何不誦密語遣神兵梟祿山而斬思明而使兵連禍結歟至於肅代不空叨冒官秩爲時君所信亦未聞誦密語遣神兵幹不庭之方剪叛逆之鄙何邪大抵明皇信邪喜妄居之不疑見老子之形聞空中之語自爲欺誕以慰其心固不惡人之幻已也帝見神兵五百不空又請設食以遣之

猶幻戲然其相爲譎詐如此欲天下不亂得乎拘提者先身爲狗舍利佛爲說妙法命終生舍衛國婆羅門家舍利佛乞之度爲沙彌得阿羅漢

佛國中鳥獸之類多矣不但此一狗也佛能說法度之爲人則當物物不遺使羽毛鱗介皆脫身得阿羅漢果而其國中莫非阿羅漢也不亦善乎何獨爲一狗而遺其餘也若曰此狗於佛法有緣善根宿植則又不當受狗之身矣彼無緣者尤宜憐憫濟度豈可以其無緣而舍之有

崇正辯卷二下

卑

揀擇心非佛也自達磨已後傳其道入中國得道者甚衆而鳥獸之類孳生蕃息於天地之間固不減也未聞禪人得度若干犬豕牛羊爲阿羅漢者亦獨何哉

舍衛國有一老夫蚤喪其偶獨與兒從佛出家兒年尚幼乞食薄暮將還精舍兒畏毒獸急扶師排之進路推父墮地應手而死佛告之曰雖死不以惡意因說過去緣業沙彌曉悟精進得道

人苟助已雖殺其父猶非惡意苟不助已雖孝

其親猶是受業使天下之人以悖逆殘忍施於其所生而推之於宿緣苟逃罪辜歸誠佛門而許之以得道不謂之異端邪說謂之何哉

昔有羅漢與沙彌赴龍宮請心有愛戀因病而卒乃爲龍子

學佛者深惡道家者流而其說如此則何異於存想變化之術哉今夫禽獸皆有欲想其胎卵胚生未有差舛者也曷嘗聞鷄能慕鳳凰而生鵲凰狗能慕麒麟而生麒麟哉若謂禽獸不能如人之有思則一失人身轉爲異類無有復得

崇正辯卷二下

聖

人身之理自古至今禽獸當充塞天地之間而人之類絕矣若謂因果輪迴由其業報不由思想則沙彌心有愛想何爲化生龍子邪反覆稽之茫昧無据蓋幽陰幻惑之遁辭也

有沙彌嗜酪每檀越餉僧酪時沙彌得分

心中樂著命終之後生殘酪瓶中爲蟲

此沙彌所以出家者未必爲食酪也出家之功德與食酪之嗜好相遠多矣而此沙彌以食酪而爲蟲不能以出家而成佛使或有亦不出家亦不嗜酪既不爲蟲又不爲佛則必爲人矣

沙彌彌伽專誦華嚴經聖曆中天帝釋請迎上天誦持曰每被阿脩羅見擾故屈師來宣經以褻遂升座宣諷脩羅軍衆一時化去

佛經所謂天人者乃國王貴樂之人猶後世所謂皇族其天女則宮嬪之類其單舉天則省文耳至譯語翻改僧人流傳遂謂天上果有人類種種怪誕此蓋佛經上乘之所不道者也周王經道場未畢而城已破是以兵擁僧衆著之

崇正辯卷二下

聖

江中其時若得彌伽誦華嚴經當不至於此乎尼淨檢忽聞前香井見朱氣有一女人手持五色花自空而下檢見欣然因語衆曰我今行矣執手辭別騰空而上所行之路有似虹霓直屬於天

昔佛不許女人出家阿難爲憐曇彌請之佛曰止止男少女多家則衰弱女人出家法不久住假使女人作沙門者八敬之法不得逾越盡壽行之可入法律耳至祐律師乃始開女人出家之路非佛意也古之賢婦人如大任大姒之倫

終不能成堯舜商周之功業譬猶厚地持載萬物非天道徧覆包涵亦安能獨用哉釋氏以臨終見佛爲學道得果之證彼女人者佛所不教必無得果之理又况所見皆妄理所弗載邪若此蓋淨檢勞疾心專將死之時眼花亂發耳

安令首父忬首幼敏父曰汝緣外屬而可求聘女曰端心業道廉正自足何必三從然後爲禮父曰汝欲獨善一身何能兼濟父母女曰立身行道方欲度脫一切况二親邪忬以問佛圖澄澄因以油傅忬右手

崇正辯卷二下 聖

令視之見有沙門之像類其女澄曰是君女先身耳若從其志令君富貴忬遂許之忬欲禁其女不從僧者當稽之典禮斷以大義乃問於佛圖澄澄者多才善幻之人也彼旣不肯勸忬使止其女心又爲一術以誘之忬於是時雖有天性之親決爲所敝不能自克蓋其所質疑者非所當問是以遭誘而弗得脫也富貴人情之所同欲若君子者不以道得富貴則不處也澄旣以幻誘忬又要以富貴之說自中人以上寧有不惑者也

令宗遇亂被虜拔眉托厲隨路南歸行達孟津無舟可渡專稱三寶忽見一鹿涉河而行水自分岐隨鹿而濟曾不沾濕

昔光武迫於王郎之兵冬月欲渡河遣王霸候之河水實未合霸歸給之曰冰合可渡矣比光武至河河冰適堅遂履以濟光武將有天下天實相之然亦就其事而有其應河水結冰歲寒當然理之常而事所有也孟津大河之險渡也善沒者所不能游自晉以來造舟爲梁以免覆舟之患其水旣險則蛟龍龜鼉之所盤旋戲狎

崇正辯卷二下 聖

也鹿胡爲乎能涉哉獸之能濟水者唯狗馬牛虎之屬狐則聽冰而渡不聞鹿能涉也令宗苟吾臨水徬徨遇浮木空舟幸而能濟又何害其有道哉設僞取信而言理所無有之事於是敗戾或曰如子所言則自今僧人欲售僞者必依理据事而爲之說則奈何予曰依理据事則非僞也予所不闢之者固爲其以事理爲障而談事理之外也

道瓊造大像數軀有放光相者

像者合土刻木而繪畫之以表敬事之所寓而

已必不能似佛而無不肖也有一毫不肖則不得謂之佛况大像乎土木之中安得光相予嘗遊京師城東資福寺觀夾佇塑羅漢中有一軀秉燼者人號曰香煙羅漢予與同行數人者瞪目視之久無所見僧致恭正色而指像曰香煙騰騰何爲不見邪其心必以不見之人目有障蔽也放光之說殆亦如此或曰世有造大像者中夜出白光久之而敗乃像下爲地道數百步人行入像腹中置燭其間耳故不以晝見而夜見不與人見而獨見則皆妄也

崇正辯卷二下

聖

僧端姿色之美聞于鄉邑臨聘之日宵遁佛寺寺主置之別室兩淚禮拜忽見像語云汝壻命終勿懷憂念翌日其壻爲牛所觸而亡因得出家

僧端與寺主素有奸狀而不肯嫁者也既迫聘期宵遁佛寺必以寺主之力能庇之則此寺主乃奸猾之尤甚者托爲像語而暗殺其夫仍曰死於牛觸則其夫家蓋農人耳宜僧端之不樂也夫奸弊公行至於殺人而不懼又遂其出家之志則當時爲民上者其政事不以教化爲急

可嘆也夫

善妙買油數斛瓦瓶盛之著中庭布自經身而焚火將及頂語諸凡曰我捨此身已即得七反止此一身當得初果

南嶽福嚴寺山有所謂一生石二生塔三生藏僧曰此思大和尚三生之遺跡也予問何以知之對曰思大之所自言也予曰思大止於三生爲復生生而不窮也止於三生是有斷滅矣生生不窮是入輪迴矣然則如何僧者於是遁其辭而入於無所稽莫足聽者思大名僧也其

崇正辯卷二下

異

言猶如此之幻而况善妙女子顓蒙易惑者乎法緣年十歲失所在經三日而歸說至淨土天宮見佛又去經旬復還作外國書語有見其隨風飄飄上天經月後還則已出家披法服矣持髮而歸

天無可上之路外國非十歲兒旬日所能往還蓋法緣爲幻師所變易也予嘗謂人家男子未有所立者不可令與僧人語今而又知人家女子當教以女誡不可令見尼姑談異學法緣之事可爲鑒戒矣

崇正辯中冊吳元年内俞國賓借看轉借  
翁德明留在何鋪四月初六日夜海寇鍾  
九皋餘黨願鬚侵境官軍尅復居民房屋  
燒燼此書無存當月失記日有朋友龔敬  
之於路拾得此冊相送比舊畧短一米復  
成全書記之耳海昌楊復彥剛誌

致堂先生崇正辯卷之二終

崇正辯卷二下

已

宋儒胡致堂先生崇正辯卷三上

南豐裔孫

清寅直

深叔平

瀾仲海

重訂

濱鶴汀

濤次涇

湘佩芳

森三木較字

晉孝武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側引沙門居  
之符堅率眾寇淮南謝玄等戰於淝水破

崇正辯卷三上

一

之

仁贊載此以淝水之捷爲孝武奉佛之報然符  
堅敬重道安引之登輦豈不奉佛何爲而敗邪  
符堅進王猛之言貪功南伐自覆其國晉孝武  
倚任謝安制師有道故能以少擊衆晉祚復安  
其存其亡皆由用賢與不用賢耳若曰立精舍  
於殿側引沙門居之遂能勝敵則梁武帝奈何  
反爲侯景所圍邪天子之居上法紫微後市面  
朝左宗廟右社稷各有成象所以憲天履極爲  
神民萬物之主不敢苟也沙門和尚乃異域之



教其形顏衣服威儀言行無一與中國同者明君有爲則當內華外夷息邪詎訖以扶聖人之正道乃於宮殿之旁爲僧人之居其褻瀆神器甚矣可以爲戒而不可以爲法也

梁太祖躬覽內經指爲科域刺血躬寫般若經十部琳法師白梁高祖邁有德之前踪躡淨名之聖軌驚嶺典與雞園密議二諦五乘之旨三藏九部之文赤鬚之所未詳青目由來不譯並無重覽義弗再思鄙周孔之俗謨譏老莊之名理法輪相繼齋

崇正辨卷三上

二

講不絕每捨身時地爲震動

蕭衍於佛教之文不論可知其精熟矣豈待贊美而後知也其重佛而輕老則其嗜好之偏猶人惡酒而好漿陋鹽而美酢未足以相賢也法琳乃以周孔之道爲俗謨何其敢於非聖無所忌憚如此哉周公相武王誅無道殺飛廉戮惡來驅猛獸膺夷狄孔子集大成正五經作春秋黜蠻夷討亂臣誅賊子使人至今知有三綱五常之道不渝胥於夷狄禽獸者其功與天地參與日月並與四時俱運不知何時而已也而法

琳鄙之爲俗謨何其敢於非聖無所忌憚如此哉必有明王在上良相輔政舉行周孔之教申明左道之刑庶乎其知畏矣梁武捨身地爲震動蓋萬乘之主一旦以奴自居天下之大異地震所以警之

元魏太祖下詔曰夫佛法之興濟益存亡可於京邑建節答範修整宮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

魏祖溺於名而不覈其實者也佛法濟存則不父其父不母其母親者尚不蒙其力而曰廣濟

崇正辨卷三上

三

舍生其可信乎如其濟亡則佛語阿難以地獄本無所有是乃設爲此說以恐怖愚夫而已於亡者實無所濟也世之脩佛事以追先福者自其初死至三年之久經歷十王徧乎地獄宜其每受減降懺悔之語與初死時亦無所異雖數十年之後脩忌致齊者其懺悔之語亦如之嘗詰其徒蓋不足以自誑而舉世惑之可笑也已

肅宗寫經十三藏

肅宗繼天寶大亂之後巨盜雖夷而國勢日削所當發憤圖任賢才以復先帝之境土致天下

於開元貞觀之盛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猶恐不及也乃有餘暇留意佛書抄寫繙傳至於六萬五千餘卷之富古人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肅宗廢時亂日作無益如此其功業不競則有由矣

後周孝明帝造錦繡迦像及寶塔二百二十區雲薨藻稅繡柱文槐夏戶秋牕蓮池柰苑處處精潔一一妍華見者忘歸觀者目眩大弘像化以固龍圖

周帝奉佛華侈如此不恤民力不愛國財以冀

崇正辯卷三上

四

福田利益也未幾國祚移於權臣之手民力徒殫國財徒費以快惰游蠶食之衆而福田利益終不可得像化雖弘而基圖不固矣當其興建之時不過取僧人稱贊夸美之言以自悅耳其終乃如此豈不爲將來之永戒哉

隋高祖留心佛法受菩薩戒寫經四十六藏

楊堅爲人臣而篡取其君之位其本不正而能節用愛人以致康阜自其才如此豈受戒寫經所能致哉創業之君子孫之所効法也高祖寫

經四十六藏是以煬帝繼世裝補經秩至於九十餘萬卷疑若功德宏深福利增益而不能免於宇文化及之殺高祖絕祀爲後世笑使其畧法先王師範周孔知脩身治國之道豈至此哉唐太宗詔曰有隋失道朕親總元戎致茲明代曾無寧歲思所以樹立福田濟其營魂可於建義以來交兵之處爲義士凶徒殞身戎陳者各建寺刹招延勝侶望法鼓所振變炎火於青蓮梵音所聞易苦海於甘露

崇正辯卷三上

五

湯放桀武王伐紂之後天下大定民安其生物遂其性其時未有佛法也湯武何以致太平哉唐太宗英姿大畧親平禍亂而其所學駁襍不明聖人之道故其於生死之際未能無惑昔漢高祖與項羽拒戰累年下詔軍士死者爲之棺斂轉送其家四方歸心焉攷太宗之所爲不亦婦人之仁鄙陋可笑哉

貞觀二年下詔其略曰今百穀滋茂萬寶將成猶恐風雨失時宇養無寄宜爲晉天億兆仰祈加祐可於京城及天下諸寺觀

僧尼道士等七日七夜轉經行道每年正月七日例皆准此

人主詔令猶天之風雷發達萬物過與不及則反爲害唐文皇英主也而有僻詔如此無乃俗流失世敗壞已久循習故常而不知其非邪夫水旱風雨豐凶天之所爲而人之所感也聖人脩德以應天則雖有其變而不爲害故陽教不脩則日爲之虧陰事不治則月爲之食恩賞縱緩則無寒歲刑罰慘酷則無燠年商嘗大旱湯以六事自責不開流殍之災周嘗大風成王恐

崇正辯卷三上

六

懼改過終致豐登之報此皆反求諸已脩其誠心以答天戒而不求諸人也求諸已而不求之人道之要也若不在此而在彼則僧尼道士日日轉經月月行道歲歲爲之而無間歇將見三日一風五日一雨百穀繁殖不可勝用矣尚何水旱之足憂乎

則天皇后請受佛記沙門法藏講新華嚴經至天帝網義十重門后茫然未決藏乃指鎮殿金獅子爲喻后遂開悟

則天以妾乘夫革唐之命淫虐不道終其身而

禍未已不知仁贊所謂開悟者悟何事邪其用刑設獄慘酷峻忍大抵皆如地獄變相以威服天下及大權由已然後殺人豈自僧人所勸哉廢中宗幽之於房陵十有四年非狄梁公以死諫諍則不復也帝雖歸不得預政者又六年非張柬之革率兵迎之則不立也則天所爲如此則法藏所陳鎮殿金獅子之喻有何義理而使后開悟邪以予觀之法藏者亦白馬阿師之流耳

崇正辯卷三上

七

憲宗時功德使奏鳳翔法門寺有釋迦牟尼佛指骨一截藏之塔中其本傳以爲當三十年一開開即歲豐人安帝遂下詔命中使領禁兵與僧徒迎至京師帝開光順門納之王公士庶瞻禮捨施如恐不及帝留禁中三日乃送京城佛寺

佛之所以爲佛者以生不以死也又况千年遺骨豈道之所存邪僧人且爲之傳曰骨塔每開即歲豐人安憲宗信之盡禮迎致王公大臣莫不阿君所好獨韓文公正色昌言以格其非遂見斥逐未幾憲宗爲近豎弑逆而殞是則開塔

見骨者乃所以禍人主非所以安百姓也而文公之言効矣非後世之永鑒乎夫佛之遺體誠有可貴則耳目鼻口心腹腎腸尤當傳寶金剛堅固必不如世人之死同歸腐壞何獨骨齒散落人間乎世傳得道真僧有火燒不化者或舌或目或諸根器以爲清淨戒律之驗而况佛乎如有得佛之耳目鼻口心腹腎腸者庶幾可寶矣

牟子時靈帝崩天下擾亂獨交州差安北方人咸來在焉多爲神仙辟穀長生之術

崇正辯卷三上

牟子常以五經難之道家術士莫敢對於是銳志於佛道世俗之徒多非之以背五經略引聖賢之言證解之名曰牟子治惑或問佛之生也從何邑國寧有先祖乎牟子曰佛積累道德數千億生於天竺白淨王夫人以四月八日右脇而生年十九夜半飛而出宮思道六年成佛孟夏生者不寒不熱草木華美

按釋氏會覆載四月初八日考據無定若以佛生於周穆王時則是西域用周曆周以建子爲

正四月乃六月盛夏極暑之時也以四月爲孟夏乃孔子之法佛既能擇父母國域而生道又高於孔子必不用孔子所定之時而生牟子無乃未之思乎

問曰至寶不華至辭不飾今佛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蓋繁而不要也牟子曰佛經前說億載却道萬世彌綸於廣大剖折於窈妙卷萬言億多多益具何不要之有

自堯舜至孔子一千五百年更歷聖賢多矣其書存於今者不盈百卷而道無所不備夫聖人

崇正辯卷三上

九

非有心於著書不得已而載道以示後世也佛之言浩浩然務爲包羅總括意欲以是盡道道既難盡而不中於理者舉其書皆是也蓋理則可窮而事則無定夫以一人之智慮前說億載後道萬世之事能自必其無失乎知其不能無失則又爲一說以救之謂之遺累此其所以支離蔓衍而無端倪小智之士讀之驚焉是猶蟄蟲側耳震雷而闔首垓戶彼又安知蕭韶九奏之美哉

問曰孝經以身體不毀爲孝曾子將死啓

手足今沙門剃頭何違聖不孝耶牟子曰  
泰伯被髮文身而孔子稱其至德沙門捐  
家財棄妻子可謂讓之至也何違聖不孝  
乎

泰伯三以天下讓故孔子稱其至德非取其斷  
髮文身也佛棄人倫乃道德之賊也安得以讓  
名之推已所有以與人者謂之讓父母妻子可  
推以與人乎

問曰不孝莫過無後而沙門棄妻子何不  
孝也牟子曰妻子世之餘也清躬道之妙

崇正辯卷三上

十

也許由栖巢木夷齊餓首陽而仲尼稱其  
仁不譏其無後也

許由辭位夷齊讓國不聞其棄妻子也男女之  
道生出之理萬物所同然非人以私智造設而  
爲之也聖人因之明人倫申禮義而制淫僻使  
循道理之正而已牟子之身非父母所生乎豈  
惟牟子佛非父母所生乎而以妻子爲世之餘  
何也萬物無獨立者必有其對正蒙曰不有兩  
則無一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矣是以天地網  
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詩首關雎易

始乾坤堯以二女而觀舜德之脩文王以寡妻  
而刑四方之化孔子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  
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彼佛者有見於淫欲無見  
於天理故以獨往爲至道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此之謂也天理之妙佛且不知而况陋劣如牟  
子者乎

問箕子洪範願爲五事之首原憲雖貧不  
離華冠子路遇難不忘結纓今沙彌落頭  
髮被赤布見人無跪起之禮何其違貌服  
之制垂緇紳之飾乎牟子曰三皇之時食

崇正辯卷三上

十一

肉衣皮巢居穴處豈復冠冕之飾哉

三皇之世風俗太樸未有耕稼是以食禽獸之  
肉飲其血茹其毛而衣其皮未有宮室是以穴  
居而野處又有洪水之患是以下者爲巢上者  
爲窟非得爲而不爲也至堯舜之時世已大治  
制器致用開物成務已更數聖人而生民之利  
周矣今僧人所居者聖人所營之宮室也所食  
者聖人所播種之百穀也所用以耕鑿者聖人  
所製之耒耜也所恃以禦患者聖人所造之弧  
矢也凡一身所用無一物而不備其身由之其



心安之缺一不可也而皆指以世間夢幻之事不知其所自來可謂智乎牟子曰三皇無冠冕之飾則僧人落髮無愧矣夫三皇之時衣服儀物固有未備亦何嘗髡其上總之髮而芟其下垂之鬚哉必若此言則三皇之時食肉穴居何不使僧人爲之而必欲處華屋大廈供乳糜香飯也乎自然之鬚髮無故而剪落不能止其復生也又月削而時埽之曰必如是然後可以學道不如是則不可學也其可信哉

問黃帝堯舜棄而不足法乎曰堯舜周孔

崇正辯卷三上

三

脩世教也佛尚無爲也君子之道貴於適用何棄之有乎

聖人之道無爲而不爲是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又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舜明於知人所任四岳九官十二牧代天理物物得其所事得其序舜所以恭己正南面而無爲蓋無爲而治者也若佛則潔身於山林以理爲障以事爲矱自爲無爲蓋無爲而不治者也聖人與道爲一已即是理無所用思不思而中無所用爲不勉而中寂然

不動猶明鑒焉猶止水焉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猶鑒明而妍醜畢見猶水止而須眉必燭鑒與水非思而然也非爲而然也聖人未嘗勞心役智從事於務而喜怒哀樂必中節動容周旋必中禮其道可與天下共由也故曰非天下之至神不能與於此也若佛則以天下事物無非幻妄遺人獨立謂之真空息云爲屏思慮夢幻人世因緣天地而應物之用有所不周蓋非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也不通天下之故乃塊然無用之道猶枯木不復能生死灰不復能然竟將何施邪而其言曰佛事門中不遺一法譬如鏡燈包含萬象觀其言則是攷其事則無是亦空言耳故中國有道君子闢之曰佛氏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豪傑之士於此不能無惑況如牟子夏蟲之智又何足以知其彷彿哉

崇正辯卷三上

三

問曰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今佛說生死鬼神之事此殆非聖哲之語也牟子曰經云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周公爲武王請命曰

且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夫何爲也佛經所說非此類邪

聖人所謂鬼神者天地人而已舉天神則凡麗乎天者皆屬焉舉地祇則麗乎地者皆屬焉舉人鬼則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庶人祭於寢皆其祖考非有他也天子祭天地七廟諸侯不得僭焉諸侯祭社稷五廟大夫不得僭焉此非固爲等路也猶人不敢以他人之祖考祭於己之宗廟耳故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誣也其者指物之名分定之論也是故爲之宗廟以

崇正辯卷三上

古

鬼享之者享我之先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者思我之所祭也多才多藝能事鬼神者事我之所得事也其道豈不簡要明白天下可以共由哉若佛氏所謂鬼神者則異乎此矣十王五道馬首牛頭之類不知何所據而云乎佛經旣言之其名號不可勝數而道家亦復言之其名號與佛經所載幾同或異而互相非毀何者爲是邪聖人無證則不言無實則不言不可行則不言不可信則不言無證無實不可行不可信是理之所無也理之所無而言之自謂真實無妄

乃妄之至極不可復加者也

問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孟子譏陳相學許行之術曰吾聞用夏變夷未聞用夷變夏也子學堯舜周孔之道而今捨之更學夷狄之術不已惑乎牟子曰孔子所言矯世法孟子所云疾專一爾佛經所說上下周極含血之類皆屬佛焉是以吾復尊而學之也

崇正辯卷三上

五

是以聖人教人致其知識以盡事物之理洞然無疑然後意可誠心可正其身可脩推而齊家治國平天下無所不當豈有世間世外之限哉凡溺於佛者必爲此言曰儒者所明治世之具耳非出世之道也然佛氏固不能戴地而履天也固不能冬葛而夏裘也固不能鼻飲而口嗅也固不能水車而陸舟也以一身受天地萬物之用皆無以異於人而獨於人倫至理則毀除之以爲非出世法而鄙天地萬物謂之幻妄則何異食飯而曰此非飯也乃土也飲水而曰此

非水也乃火也而可信乎故聖人惡異端之害正術惡邪說之溺良心惡似是而非者謹華夷之辯以扶持人理不使淪胥於夷狄禽獸而罔覺也

列子曰太宰嚭問孔子曰子聖人歟對曰丘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曰三皇善用時聖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人乎夫子從

崇正辯卷三上

六

容有間曰丘聞西方有聖人焉不理而亂不言而可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據斯以言孔子深知佛也時緣未升故默而識之

孔子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正道術不使邪妨正也詩襍出於民言故取其止於禮義者於三千篇中十得其一耳鴻荒之世文教未備故斷自唐虞而下至於秦穆公之誓千餘年間所得者百篇而已八索之書亂易者也故贊易而黜八索亂臣賊子人道之大殘也故作春秋而

討亂賊其文不繁而天下之理則盡矣後世有楊墨之道刑名之學皆不能亂聖經之正則孔子之功也如列子所稱何其謬誕之甚邪蓋禦寇有化人之論寓言幻詭乃借重於孔子耳仁贊又從而附會之殆亦畫蛇增足之類乎

文中子或問佛文中子曰佛西方之聖人也施於中國則泥

崇正辯卷三上

七

之至也性之盡也理之全也心之公也無不該也無不徧也佛自以爲識心見性而以人倫爲因果天地萬物爲幻妄潔然欲以一身超乎世界之外則其心不公其理不全其性不盡而其道不至知有極高明而無見於道中庸徒說形而上者而不察形而下者慕齋戒洗心退藏於密而不知吉凶與民同患欲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而不能感通天下之故舉體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不能中節於喜怒哀樂既發之後正所謂過之者也孔子之立教曰敬以直內義以

方外子思傳之曰成已仁也成物知也孟子傳之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本末內外精粗隱顯其致無二中國有道者明之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正心誠意可以平治天下洒掃應對進退可以對越上帝此之謂聖學矣文中子之言雖知中國夷狄之異宜而於佛學則亦未之窮也故推之爲聖人審其道與堯舜文王孔子同歸於聖則無不可施於中國之理不可施於中國則非聖人也而堯舜文王孔子之道所以處夷狄者則無施而不可方冊所載盡之矣

崇正辯卷三上

六

宋世祖大明三年有羌人高闢反事及沙門曇標下詔曰佛法訛替沙門混雜專成逋蕘無狀屢聞可付所在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其追坐自非戒行精苦並使還俗詔雖嚴重竟不施行

佛氏使人持護戒律而不爲犯戒破律之法加之於其身乃要之於地獄果報茫昧之事施於人所不見保奸護鄙自相欺罔明君所惡也宋世祖區處之存其戒行精苦者汰其混雜逋蕘者豈非寬典邪而仁贊乃云詔雖嚴重竟不施

見有妻子者曰俗緣愛染見用刑殺戮者曰彼此一如見積殖貨財者曰諸有非樂其言豈不美哉方其落髮受戒之時聽之於師誓之於佛固當終身服膺而不失矣而飲酒食肉通姦利謀亂逆載於史傳者班班而是如魏祖所見乃其萬分之一耳推類言之大抵然也何者佛雖設戒周密而其道以空爲宗一遣之於空則其所設之戒雖千條爲端或犯或毀曰此皆空也何不可哉守戒者少而犯法者衆其弊不可勝言以其逆理故也自有天地以來必飲酒聖人

崇正辯卷三上

七

教人使不亂耳自有天地以來必食肉聖人教人使勿縱耳男女必配合教之使有禮耳有生必有殺教之使用恕耳利用不可缺教之使尚義耳此中庸之道通萬世而無弊者也其或不循禮法者飲酒則沈酗食肉則饕餮淫於色而邪濫役於怒而殘虐貪於財而攘歿陷罪惡而麗刑辟則人孰不以爲當哉豈敢著書立言以形怨謗也魏世祖因沙門之罪而行廢斥美政也然於其間亦有過舉焉焚其書銷其像毀其器人其人則可矣不以有罪無罪悉坑之則濫

刑也凡處事立制必得中道則人不駭而政可行不然未有不激而更甚者此亦明君賢相之來也仁贊記此其意既爲長安沙門雪耻又快魏世祖之卒人亦惑之謂世祖不當如此然行法之後六年乃崩亦已久矣彼不行此法者豈皆不死邪唐憲宗躬迎佛骨斥逐諫臣未及一年爲閹宦所弑仁贊乃不知邪

周高祖時有識記忌於黑衣謂沙門中次當襲運故行廢蕩平齊既訖自以爲滅法之福祐也改元宣正至五月日癘而崩

崇正辯卷三上

壬

梁蕭衍以人主之尊而爲沙門最苦之行蓋未有及之者也宜其眉壽千百享國無窮矣而垂老之年爲叛賊所困饑腸莫救圍急而斃當是時使侯景因癘而死乃佛法報應之明驗也何爲反加虐於奉佛之主不禍於叛逆之人邪仁贊恨伎必曲爲之說人皆信之吾得不辯乎凡人未有生而不死者天有六氣偏值則成疾雙林終命乃以背疽佛自興法何爲身受此苦邪武王去暴除殘出民於塗炭成王致俗刑措增光於文武孔子垂世立教傳道於無窮皆不免

於有疾其時佛說未入中國也而此數聖人者豈不知愛生邪胡爲而與節宣之養哉人君致思於謹守正道嚴恭寅畏日慎一日不敢自逸猶以疾而死則亦命之不可移非人所致無如之何順受而已雖有誘脇之言安能惑邪

唐高祖武德末年僧徒多僻下詔曰朕興隆教法情在護持使玉石區分薰猶有辯長存妙道永固福田端本澄源宜從沙汰人君立法出令不可不審如其審定一令不反如其未定則當劾詰而後發豈可輕也法已良

崇正辯卷三上

壬

今已善必行而已誰得阻之辟之用兵小小勝負固不繫兵之大體也唐高祖不能區處其子之玉石安能分別夫僧之玉石乎沙汰之令豈不甚美然終不能絕其根本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高祖非其人故也

周世宗尹府嫌空門繁雜欲奏請沙汰僧錄道丕曰天下瘡痍未合乞待後時及世宗登位果下勅毀寺立僧帳享年不永而國祚有歸抑亦毀廢之明驗矣

周世宗毀無用之銅像鑄有用之銅錢其言曰



佛不惜頭目腦髓以利衆生而況像乎此破奸之正術佛氏之所深惡也故仁贊記之如此人生脩短國祚永促此固有至理未可遽論姑據仁贊之言而攷之奉佛無出於蕭衍者而其效乃爾則世宗享年不永曆數有歸必不由毀寺而立帳矣

石虎詔曰世尊國家所奉閭里小人得事否爲沙門皆當貞正精潔今或有奸宄避役可料簡之中書王度奏曰王者郊天地祭百神故禮有恒享佛生西域非中華所

崇正辯卷三上

重

奉漢初惟聽西域人立寺都邑魏承漢制請趙人不聽詣寺已爲沙門者遣還初服朝士多同此議虎曰朕出邊戍宜從本俗王度言漢初惟許西域人立寺都邑予欲沿此意而謹華夷之辯明人倫之理凡欲爲僧者當住天竺國以天竺國佛之所生立教之地也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謂達磨曰南方惟好有爲功德不見佛理汝至彼不可久留其後達磨不用其言卒中毒藥夫以達磨傳法之祖尚不能自存於華夏而況後世涉獵口耳之流乎且人之

大經各有倫理中國必不能棄父子君臣而從夷俗西域必不能背中國禮義而闢夷風自佛法入中國至今幾千年其事可驗矣故予謂人主無道力德政以絕其教莫如立法使願爲其學者載其書歸於其國則華夷之辯謹人獸之理明而歷古反道敗德盡耗生民之患息矣

宋元嘉中沙門惠琳爲太祖所賞每升獨榻禮之顏延之曰此三台之座豈可使刑餘居之帝變色

崇正辯卷三上

重

昔者同子驂乘袁絲變色慎夫人廁帝后之座袁盎卻之君尊如天不可貳也有如尊德樂道之君於其所受教之臣致敬盡禮以承其教則有之矣亦未聞引之共輦同榻坐之於其所不當坐也使坐於其所不當坐則是怙寵夸俗之鄙人非抱道懷德之君子矣此王導所以不敢升御床也顏延之所論甚正元嘉帝變色而拒之殆亦待堅摧權翼之技耳豈明主之道哉蕭摹之宋元嘉十二年爲丹陽尹奏稱佛化於中國已歷四代塔寺刑像所在千計自頃以來敬情未平更以奢競爲重違中

越制宜加檢裁請今後鑄銅像造塔寺先詣所在陳事列言待報聽造

華之所言有去邪之意而未盡善也以吾觀之當遣其徒載其書歸天竺國破其像而毀其居乃上策也或未能行此不若併小寺入大寺僧願歸農及選其無戒律不通經論者皆還之爲民凡毀銅鐵鑄像糜今未爲飾印造經文創立浮屠逃業出家捨施僧物及受施者並嚴爲之禁所謂試經撥放給賣度牒不復施行明君賢相力守此法三十年則亂華之風變矣

崇正辯卷三上

五

盧愿仕宋爲中書明帝以故居地起湘宮寺制度宏壯愿曰勞役之苦百姓販妻買子吁嗟滿路佛若有知念其有罪佛若無知作之何益

昔年韓維侍郎守許州一日有君子謁之過市見羣僧爲佛事甚盛云侍郎所命也君子問韓曰彼何爲者邪韓曰爲百姓祈福耳君子曰能福百姓者不在太守而在羣僧乎韓慙而莫對凡人主所以興造寺宇廣度僧尼者皆惑於福田利益之說不知以梁蕭衍爲監者也財用力

役無一不出於民民衣食之不給而驅之運土伐木拮歛其資生之具爲廣宮大廈金碧糝朱前後輝映以貯土木之偶人羣惰農奸夫而居之中國之大殘也乃反以爲福田利益佛欺人甚矣而世主甘心焉果何理歟爲人上有可以兼利萬物之勢不以其道行之顧區區於異端之奉以冀非望之福其愚豈不太甚哉

李瑒趙人爲高陽王友時人多絕戶爲沙門瑒上言曰罪莫大於不孝不孝無過於絕祀安得輕情肆意棄堂堂之政而從鬼

崇正辯卷三上

五

教乎

佛之教曰衆生以淫欲而正性命是故流轉生死疑若善矣然其道必藉人而後傳也若世之人皆從其教則女人不復孕育人類至於殄滅覆載之內惟有禽獸草木則佛法亦息矣豈可行哉是故不可行者理之所無也理之所無而行之是以其言必誕其事必弊聖人以人倫立教者亦豈爲絕祀而已哉蓋因自然之理立三才之道耳瑒所言乃一端也

盧思道仕齊爲黃門郎周武平齊詣京師

作西征記略云姚興好佛法佛圖徧海內  
士女爲僧尼者十六七糜費公私歲以鉅  
萬帝獨運遠略罷之強國富民之上策也  
姚興所爲將以求福也福則未得而其國已爲  
他人敗而有之矣彼以偏霸一方之力崇飾像  
教驅民費財而不惜也其心專其功大猶不蒙  
福報又况匹夫匹婦之奉佛者乎周武未必知  
正道之歸然親見釋氏爲害特甚是以決意罷  
之亦古今之英斷也

宣法師曰思道爲論紀其糜費罷之則謂

崇正辯卷三上

壬

強國富民之策斯一代之小識也彼費財  
崇福者知身命財終歸散滅徒爲保愛此  
厚生守財之奴也何若捨貪積而興上福  
以崇景仰之至剖形骸而從道化以襲全  
正之極也

宣法師勸人捨貪財而興上福彼求福之心獨  
非貪邪以今世之富貴未厭又種植來世之因  
其貪大矣身者道之所待以行也既殘剖形體  
其虧傷已多安得全正之極哉彼捨財者有福  
而受施者亦有福則害歸于無知之百姓而利

入于至奸之僧人其術如此而詆思道之言爲  
小識則其自大者何異醯雞瓮中之天哉是以  
君子闢之曰佛之教卒歸於自私自利之塗彼  
豈不有明智秀穎之人蓋誠虛心平意精思而  
熟攷之則知此言之不汝欺也

傅奕武德四年上減省寺塔僧尼益國利  
民百十一條高祖不行

傅公好正而博物所以折服邪道者爲不細矣  
而其君見善不明故公所言不見施用史官又  
不能廣記而備言之使百條良法不傳於後世

崇正辯卷三上

壬

豈不惜哉

宣法師曰傅奕自武德初至貞觀十四年  
常排毀佛僧以其秋暴卒少府馮長命夢  
至一處多見先亡乃問如傅奕生平不信  
佛死受何報荅曰傅奕已配越州作泥人  
矣數日奕果卒泥人者爲泥犂中人也泥  
犂地獄之別名深可痛哉

宣法師以傅公排毀佛僧而暴卒然自武德七  
年上疏至貞觀十三年公已八十五歲矣臨終  
戒其子以六經名教勿習妖胡辭氣不亂安然

而逝乃五福所謂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者而非暴卒也馮生毀公亦猶孟簡毀退之耳必其平日奉佛信僧不以傳公爲是故造成夢語幸公之死用欺愚俗馮生旣曰越州泥人宣僧又曰泥犁地獄肆爲無根之談迭相唱和豈不可疾惡哉

左拾遺辛替否上疏諫武后於兩京及天下起寺曰釋教以清淨爲本慈悲爲主三時之月掘山穿土損命也殫府虛帑損人也豈大聖之心乎自佛教東傳千帝百王

崇正辯卷三上

无

飾彌盛而國彌空信彌重而禍彌大覆車維軌曾不改途晉人以佞佛取譏梁武以捨身構隙若以造寺必爲禮體養人不足經邦則殷周已往皆暗亂漢魏已降皆聖明殷周已往爲不長漢魏已降爲不短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疏見在失真實而冀無爲重俗人所爲而輕天子之功業臣竊痛之疏入不報

辛替否之言當矣而所與言者乃淫僻威虐之女后宜其不見聽也彼方且文飾懷義以濟其

奸豈可以僧人所爲爲非義乎昔冒頓侵擾中國婁敬謂夷狄不可以仁義化而可以和親不知親愛和合惟仁義之人能之也武氏廢君篡位殺人如刈草管中藁之言不可道也而替否乃勸之以清潔慈悲正之以殷周治軌其言雖當其智不足稱矣亦猶陳子昂講武后建明堂興禮樂者歟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若替否子昂者謂之失言可也

崇正辯卷三上

三

未盡善也昔孟軻著書抑挫楊墨蓋仲尼旣沒異端斯起若不能杜塞其源流聖人之道榛蕪蕪沒由其徑者不得坦夷矣釋氏之道非異端也愚謂儒釋懸合內外齊貫者也觀吏部上書極諫言年代長短愚謂未極治亂之體性命之本也堯授舜舜授禹旌功德也迨乎桀紂罪自己招也廢興之運係乎治亂生死之理存乎性命不在釋老汙隆明矣而吏部肆其宏辯局一期之禍福迷三世之業緣較域中之淺近

量象外之深極未見其可乎

仁贊言儒釋懸合然韓公儒也仁贊釋也何爲不合哉又曰內外齊貫然以儒書爲外典以佛經爲內典何爲不貫哉堯舜禹相授受世極泰和本於功德而非宿植矣桀無道爲湯所放紂無道爲武王所誅身顯當之欲遁不可而非陰報矣梁武奉佛重釋以致臺城之辱明皇崇老喜仙以取蜀道之行方二君自信其所爲欲極天下之力而事之於是時釋老之道可謂甚隆而國祚反以衰替安得言廢興治亂不在二教

崇正辯卷三上

三

之汙隆乎此皆域中坦然易見之理仁贊指爲淺近而實不能達者也又安知象外之深極哉夫象既有外亦必有內內外之際必有界分可指而辯仁贊亦能言之乎

齊世有囚罪當死夢有授其經因誦臨刑刀折遂以經爲高王經也

所謂高王經者今行於世吾嘗取而觀之鄙俚特甚乃僧人所以欺傭夫惑嬰婢丐飲食之具耳今欲驗其言之靈應者取其有罪之僧加之桎梏繫之縲紲施之鞭朴苟桎梏自脫縲紲自

解鞭朴自折猶未可信何也事有適然如是者也桎梏之關有時而利縲紲之物有時而腐鞭朴之材有時而脆會逢其適則脫解折壞不足怪也刀不利則斫之弗入鐵不熟則擊之或斷世之愚人不察其實奸僧猾釋因而文致其事以自神惟何可勝言哉惟明智不惑之士則有以識之矣

張逸爲事至死豫造金像臨刑不傷問其故禮像獲應也

以律言之十惡五逆罪之必死而不赦者也而

崇正辯卷三上

三

造金像可以免之是金像教人爲惡逆而已此非邪術害正之甚乎今欲驗其言取死囚之富者試令以金爲像晝夜禮之七日而刑于衆人共見之地苟有頸受利刃而不傷吾亦將信之矣

晉世有竺長舒者本天竺人于時邑內遭火舒念觀音一家獲免有少年怪之夜以火四投其屋不然少年遂叩頭首過舒曰吾無神常以觀音爲業故也

自丙午歲女真冠中原凡僧人所稱靈迹之地



例遭焚毀以觀音言之汝州之香山襄陽之天悲最號殊勝處而荒殘破壞無復存者彼二方之民受持供養亦豈一人然爲盜區受兵火赤地千里其人十死八九況室廬哉觀世音當此際無乃避地遠徙乎何其悲願間歇寂然無應也

義熙中文處茂爲梁州刺史楊収敬所累被幽密誦觀音經梏自解得免處茂誓捨錢十萬營福臨期不送盧循叛被流矢所中死

崇正辯卷三上

三

處茂坐累被幽若果有罪觀世音以其向已而護之是保奸也若果無罪則洪悲大誓自當濟拔不必待其密誦而後救也旣以救之又以其負百千之施而使之中矢以死是觀音之心在百千而不在處茂何其願力陋劣如此之甚哉觀音云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著於本人蘇子瞻曰此非觀音之心也當易之云念彼觀音力兩家總沒事其實戲言然譏誚切當使觀音聞此言必自慙其淺之爲道也石長和死四日而蘇以素飯僧再得還於

陽道

靈山會上八千人佛所付法者迦葉而已五祖座下七百衆忍所傳衣者慧能而已彼雖異教然人才難得猶如此今夫農商中甚庸甚鄙之人苟有金資皆可以買牒自度今日爲人役明日分庭抗禮曰我係一寶之數吾所披者法衣也旣足以惑世人而竊衣食之養矣以是爲未足又相與造因果報應之說欠僧債則墮地獄而不脫設僧飯則雖死而復甦其自爲計如此之密而世未有覺之者也凡如是者謂之僧可乎使爲民上者有仁政及民萬民皆樂生推仁政及物萬物皆阜蕃其功德豈不大哉而不聞旣死復甦以顯其應也石長和所飯必不如梁蕭衍之衆也衍以餓而死石長和何爲獨有冥報乎

崇正辯卷三上

三

相州隣城中有丈六立像丁零單于至彎弓射之箭中像面血下交流後被誅死世未有有血而不能動之物有血而不能動惟死而未腐者耳土木金石不聞其有血也丈六立像蓋工人所爲土木金石必居一焉見射而

血出理之所必無也如其有血必能視聽言動而非像矣予嘗過公安寺見塑像所謂二聖者皆作努力流汗之狀其一背受二矢僧云黃巢所射也巢先掘二池於前欲曳而仆之不得遂射之而去二像能禦江水漲溢之患後聞寺基爲江水所齧去像不數步及兵火之後寺與像無復存矣二聖靈通亦有時而歇邪佛經云魔兵攻佛之時矢將至佛身皆爲蓮花而墮今立像遭射其聖淺矣有欲驗此言者誠以刀刃加諸一切像身苟皆見血吾安得不信而敬之哉

崇正辯卷三上

重

謝晦爲荊州刺史徧移寺塔置之郭外因

病連年後叛逆被誅

晦所以坐誅者爲叛逆也而仁贊指爲移寺之報假如晦移寺而不叛則不誅矣叛逆起於晦心晦心誰使之乎無乃佛恨其移寺而斂其魄乎病者人所有也寒暑風雨皆能致疾世人不  
知衛生之經以病而死者衆矣豈爲移寺然後病邪今有人攝養調護則必不以陵犯而病忠孝恭順則必不以叛逆而誅此皆理之易見也不幸晦非其人耳使晦守身有道雖盡廢境中

之寺還其僧爲良民固天地所祐幽明所贊也又誰得而誅之乎

梁人郭祖深上武帝一十八條事請廢佛法遂著白癩

郭祖深可謂賢矣流俗所不能移威武所不能懼獨陳其所見以矯君心之非可謂賢矣惜其言不傳于世使有志之士舉而行之也其白癩之有無則不可知然慧可受刑則謂之償債祖深白癩則謂之業報吾所不曉耳

衛元嵩毀法之後患熱風委頓而死

崇正辯卷三上

美

仁贊載此將以警戒毀法者也使自古以來初無熱風之病醫書之所不載元嵩獨感此疾猶不足怪也而緣此疾致死者不知其幾人矣大抵佛教以生死轉化無所稽攷之事恐動流俗世人不察從而信之是可悲也百丈之規於寺中建延壽堂以養病僧夫僧人一念出家當憑佛力安樂耆艾無病不死而未免於爲風氣所乘呻吟苦惱六親不近醫藥不親求生不可欲死不得何爲非笑元嵩毀法獲報邪以此方彼則其說不攻而自破矣

梁時有縣令將牛酒於佛寺殿中布設牀坐燕待賓客飲啗醉飽遂卧既醒覺體徧痒因此成癩

醫書云凡人飲酒醉飽之後當風就枕取涼而卧必成風癩此縣令者不善攝生以口腹致疾則可悲矣而曰得罪於佛則是誣也寺中置佛以土木金石象形而爲之僧人謬爲恭敬以惑衆心耳豈有神變感通之理哉若其果然今天下僧犯律者大半朝赴齋供暮食酒肉口誦經典心存財利名守清淨身濫盜奸淫房曲室不爲淫僻之坊屠沽之肆者寡矣佛如無靈則安能使縣令生癩如其有靈必先治其徒之犯律者則髡首縋服之流當十人而九癩也

崇正辯卷三上

三

梁武帝天監元年正月夢檀像入國因發詔募人往迎之佛相座高五尺在祇柏寺時決勝將軍郝騫謝文華八十人應募而往舍利王曰此中天正像不可居遠乃命三十二匠更刻紫檀人圖一相卯時運手至午便就相好具足像頂放光騫等達揚郡帝與百僚徒行四十里迎還太極殿建

齋度人大赦斷殺

梁蕭衍之惑不可解已檀像見夢而來當不假人力忽然自至斯可稱爲靈異也乃募人圖刻迎致而後得之何足貴哉唐明皇夢玄元皇帝自云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遂遣使得之迎至興慶宮與此何以異矣君子曰誠則形形則著人心其神乎昔高宗恭默思道誠心求賢故夢帝賚之良弼果求而得之此其心之神也明皇怠於政事志求神仙自以老子其祖也故感而見夢亦其誠之形也心術可不慎哉三十二匠

崇正辯卷三上

三

人圖一相者分身爲之乎舉體爲之乎舉體爲之則像高五尺非六十四手之所能措分身爲之則雕鏤計度非卯至午之所能畢且以木偶人何由頂出光相乎此理之必無者也郝騫武人希合衍意以取榮寵無足責者百僚之衆從其君徒行四十里迎拜胡神居于正殿建齋度人而良民陷其身大赦天下而罪人僥其幸普禁宰殺而禽獸蒙其利施爲悖謬人理大亂而無一人明先王之道以格其非心則亡國之兆已見侯景之圍臺城之餓其所由來者漸矣

東晉成帝幼冲庾冰輔政謂沙門應敬王者何充等議不應敬詔曰父子君臣百代所不廢今慕茫昧棄禮教使凡民常人假服飾以倣憲度吾所弗取充言五戒之禁實助王化今一令其拜遂壞其法脩善之俗廢於聖世臣所未安詔曰昔王制法未有以殊俗叅治者也五戒小善旣擬人倫而於世主略其禮敬邪卑尊不陳王教亂矣充言今沙門燒香祝願必先國家欲福祐之隆情無極矣奉上崇順出於自然臣

崇正辯卷三上

无

以爲因其所利而惠之使賢愚莫敢不用情則上有天覆地載之施下有守一脩善之人也冰議遂寢凡釋氏自護其教甚密不肯少爲法度所屈以開發毀之漸故於一言一拜計較如此充溺佛者也觀其言曰今令其拜遂壞其法遠法師亦云一旦行此如來之法滅矣遠膠於所習固不足責充服儒衣冠爲國大臣反主夷狄無父無君之教千古之罪人也人之壽夭稟於天命一定而不可損益燒香祝禱曰無量壽佛者蓋所

崇正辯卷三上

早

佞諛世主竊寺宇衣食之安耳梁衍齊襄豈不深受回向其終如何斯可鑒也若夫天保歸美報上祈之以日月祝之以南山者爲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子至情以遐壽望焉非爲諛也能正是國人則惜其胡不萬年能爲邦家之光則願其萬壽無期皆好善之誠心非爲利也名之曰幽厲則孝子不能改時曰曷喪則民欲與之偕亡非有私也故古之愛君者惟勸其作德周公戒成王曰夏商之末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其命逸欲之君乃罔克壽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其德旣至雖短命如顏子何病其賢其德不脩雖期頤如莊躋何救其惡故詩人詠歌其上者皆以其有德而已今僧於人不問其賢不肖苟於已有分毫之利則焚香唄贊書棟名鐘必深致善頌以悅之彼豈不知命不可力增福不可諂求禍不可苟免哉以世之愚者惑而向焉是以其說得行而莫或正之也孟子曰舜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耳僧人以自利存心而以脩善爲言利與善之間甚微非明哲不能辨如充焉足以知之彼僧者當隋煬帝時祝之曰今上萬

歲當唐太宗時祝之亦然至武后時祝之又然  
必有明哲之君灼見其情狀斷然絕之則其術  
無所施矣

晉太尉桓玄欲令道人設拜與桓謙等書  
云通生理物存於王者尊其神器禮實爲  
隆沙門豈有受其德而遺其禮霑其惠而  
廢其敬哉謙云王者奉佛出於敬信其理  
而變其儀復是情所未了

桓玄所論以利言而非理也王者尊無二上食  
土之毛皆當致敬自有天地以來君臣之大義

崇正辯卷三上

里

如此豈爲有衣食之恩及人而望其報禮哉假  
如人君德惠有所不及遂將蔑禮棄敬以復之  
乎此玄叛逆之所由起也而桓謙之言則亦知  
其偏不知其正者耳使王者信奉佛法固不當  
變易其儀制齊襄梁武已優爲之若或明君叙  
典秩禮維持大倫立人之道攘闢異教不使亂  
華廢其書而歸其人彼方且服行中國之禮於  
所當拜則拜之不當拜者雖折其足有不拜也  
又何必辯論於其末流哉

王謐云今沙門雖不以形屈爲禮良以道

在則貴不以人爲輕重也遠法師答書云  
出家是方外之賓跡絕於物內乖天屬之  
重而不違其孝外缺奉主之恭而不失其  
敬如今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  
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皇極大庇生  
民豈坐受其德虛霑其惠與夫尸位之賢  
同其素餐者哉夫遠遵古典猶存告朔之  
餼羊況如來之法服邪推此而言雖無其  
道宜存其禮禮存則法可弘法可弘則道  
可尋此不易之大法也又袈裟非朝廷之

崇正辯卷三上

里

服鉢盂非廊廟之器戎華不雜剔髮毀形  
之人忽廁諸侯之禮則是異類相涉之象  
亦所未安若一旦行此佛教長淪如來大  
法於茲泯滅矣

方無內外莊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我遊方之  
內者也其言已失之矣釋氏又竊取以文其道  
曰學儒者方內之教也學佛者方外之士也夫  
方有內外必有可見之形可名之狀可示之處  
其區域限際如何而別者豈得徒爲空言而已  
哉釋氏自謂跡絕於物吾未之見也抑能絕穀



粟而不食乎能絕布帛而不衣乎能絕地而不履乎能絕天而不戴乎能絕釜甑七勺而不用乎能絕喉舌唇齒而不施乎凡此皆物與身接欲去而不得者孰謂其能絕哉然彼方且絕人倫以爲至道蓋亦強絕之矣實則不可絕也如其可絕則自釋迦說法至今幾千年必能絕之久矣何爲人物之類生生而不絕也名者實之實無是實則名不可得之於口矣故孝者自其事親盡道言之也敬者自其事君盡禮言之也內乖天屬之重則非孝矣外缺奉主之恭則非

崇正辨卷三上

聖

敬矣非孝而曰孝非敬而曰敬猶目水之德曰燥目火之德曰潤則非有喪心之疾者不爲此言也彼以佛爲慈父而孝之不孝於其親以佛爲法王而敬之不敬於其君非人道也安可謂之全德乎皇極者大中之謂也道至於大中則無過不及內外本末天人上下該舉而無遺通行而無弊此乃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所以成已成物時措從宜大庇生民澤及四海其効可事據而指數也豈無父無君空虛寂滅之謂哉學佛者以一身爲外物無如之何其親厚

如父母猶不能顧恤而曰道洽六親大庇生民是猶貧民衣食不能自給而曰我能飽天下之饑者衣天下之寒者其可信乎夫以大而無當空虛不實之言以欺一世之人其罪尤甚於尸位素餐之士蓋尸素者或有罪而幻說者必無誅也習熟已久人君不悟處之以華屋幃幃給之以腴田粥飯試經鬻牒撥放普度之恩以繫其徒道場齋設檀那布施之物以厚其奉蓋無所不至也然國政紊亂彼必不能治民心搖動彼必不能安夷狄交侵彼必不能攘螟蝗水旱

崇正辨卷三上

器

彼必不能止則凡所以過爲供養以待之者實無毫髮之益也彼則曰是皆有爲法非吾所貴佛所以教人者以無爲法耳故無耕稼之爲而偃然食飯無蠶桑之爲而偃然衣帛然安能使天下農夫織婦皆能如佛之無爲乎今據天下之農夫織婦皆能爲僧尼則彼之欲衣食一日而不可得矣推是而原其情定其罪豈不甚於尸素之徒邪孔子不去餽羊者以告朔之禮在焉故也羊存則禮尚且不廢羊亡則後之人無復可攷矣蓋爲存禮非爲存羊也先王之法服

上衣下裳十有二章被于一身具天地萬物之象所謂法也佛之服何所法哉無所法則不足存矣凡人之製衣服將以蔽身不得已而用力尺然與身相稱非故爲剪裁也今僧所謂九條七條五條者取全幅之帛矩斷而恭縫之爲一大方以容手則無袂以挈振則無領以斂束則無帶齊衽前後與人身了不相附橫披而偏袒之大抵如丐人所衣之狀而華之以磨衲重之以金襴有袖之衣反名之曰偏無袖之衣反名之曰法不知此法何取則也苟以爲法則無施

崇正辯卷三上

三

而不可乃曰袈裟非朝廷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削髮毀形之人不可廁諸侯之禮是乃戎狄自以爲法而非中華之正法明矣凡僧人之護持其教者不使一事一行少屈於人譬猶兩兵相交而選鋒失利則衆勢崩壞莫可禁止其營私自利之計遂過而不行故必有赴湯火犯白刃捐死以救之者不然或以巧言機論移人主之意必勝而後已此皆君相不學先王之道故爲彼所蔽耳如遠法師之書非特王謚不能折自今觀之知其非者亦鮮矣子故詳說以聞之

豈好辯哉亦不得已焉耳

崇正辯卷三上

三

宋儒胡致堂先生崇正辯卷三下

南豐裔孫

游古邱重梓

清寅直

深叔平

淵仲海

濱鶴汀

濤次涇

湘佩芳

森三木較字

宋孝武大明六年有司奏曰浮屠爲教凌越典度偃倨尊威寧有屈膝四輩而簡禮

崇正辯卷三下

一

於二親稽首衆臘而直體萬乘者哉咸康創議元興載述而事屈偏鄙道挫餘分今畿甸之內容弗臣之人階席之間延抗禮之客非所以一風範示景則也臣等叅議以爲沙門皆當盡禮虔敬則朝徽有序矣帝從之

聖人之道與天下共之父子皆欲其慈孝君臣皆欲其明忠不私於一身也佛之道獨善其一身不可以兼濟天下我自有出世之法不著乎父子君臣之間視人世之父子君臣猶越人視

秦人之肥瘠以其所重者自爲而以所輕所賤者施於人豈善道哉其所稽首屈膝以爲父兄者又皆四海九州農工商賈之流非有一日之素也而不拜君父是以君父不如農工商賈之流抑謂君父爲法外之物不足以當其拜邪人君南面而受朝天下之真賢實能無不俯伏致敬偃然當之而重農工商賈之髡其首者反不使之拜豈非昏惑倒置之甚歟宋有司之言當矣

釋彥棕曰孝武從大明六年至景明元年

崇正辯卷三下

二

凡四載令拜國主而僧竟不行豈非理悖天常使綸言徒設邪

天常者天命在人之常理也常理者父子君臣夫婦之大倫也父道君道夫道於倫爲尊子道臣道婦道於倫爲卑卑屈於尊理不可易也釋氏毀棄人倫不父其父不君其君絕天地配合生育萬物之道乃所謂亂常逆理之人孝武之所惡而欲禁之者也彥棕反以爲理悖天常豈非狠戾之甚歟致拜國主之令固常行之矣考明瞻對隋主之言及龍朔二年僧人上宰相狀

則知宋武之時其徒未有不設拜者彥悰何據而云詔格不行邪誠使有之乃是當時立法不嚴故奸猾頑頓者得以抗拒耳如必不可屈則宜投之四裔使從彼教以稱其尊師奉道之心不可使偃然自肆於中華以爲邪說之標的也

隋煬帝大業中令沙門致拜人主及官長五年南郊廣會羣僚佛道二衆依前侍立有勅云條式久行何因不拜沙門明瞻遂荅曰僧據佛戒不合禮俗帝曰宋武時僧何致禮瞻曰宋武狂悖不拜便有嚴誅陛

崇正辯卷三下

三

下有道不拜不顯戮帝乃盡經僧尼設齊人別賜財物因寢拜事

隋煬帝自謂不喜人諫乃好諛之主也其心荒惑固不能行良法以屈異端矣偶然行之又爲諛言而變非理有不可蓋煬帝非其人也而明瞻之言何諂之甚邪煬帝放太子之位父未死而弑之用兵嗜殺遊樂無度以致於身首不保宗廟覆亡而明瞻方且以有道稱之無是非羞惡辭讓之心不可以人名之矣仁贊以其能主張門鄙免於拜伏便謂有功蓋佛之教本以利

動人心仁贊見其利不顧其義故其顛蒙至此極矣

明慶二年詔曰釋僧離俗但務貴高坐受父母之拜有傷名教自今僧尼不得受父母尊者拜所司明行法制禁斷

有天地則必有萬物有萬物則必有男女有男女則必有夫婦有夫婦則必有父子有父子則必有君臣有君臣則必有上下有上下則禮義必有所措非人以智巧強爲之也各歸其實而名生焉俾不亂其倫而教設焉故聖人以名教

崇正辯卷三下

四

爲大也佛以是爲非法乃自立一法使父拜其子母拜其女長拜其幼尊拜其卑一切倒置之以爲至道而其身則父母所生居君之土而食君之粟終不能外是而自立也有天下者誠欲去之則當批根斷本勿使能植不然而區區以法制禁其末度猶惡草滋蔓姑剪其葉未有不復生者也是故欲其致拜君親則必使之勿得出家其已出家者還之爲良民其甚不從者徙之於西域則中國無違禮義傷民教之患矣  
龍朔二年四月許敬宗宣勅令沙門致拜

君親僧威秀等上表云若使反拜事非國  
典禮越天常上宰相狀云魏氏太武信讒  
滅法經於五載感痛而崩赫連佩佛像背  
上令僧禮之後亦震死且易蠱不事王侯  
儒行不臣天子況棄俗從道而責臣禮今  
僧躬受佛戒形具佛儀天龍八部莫不拜  
之故得冥福時司禮大夫孔志約建議曰  
佛之法乘事超俗表功深濟度道極崇高  
再三研覈謂乖通禮

子拜父臣拜君自有天地以來未之有改所謂

崇正辯卷三下

五

天之常理國之典憲也威秀獨以不拜爲常典  
者蓋其教不以父爲父君爲君故耳自不君其  
君而責宰輔以君臣之道引太武之癘崩稱赫  
連之震死以刳之使怵於奉上之禮不敢不從  
非奸而何易所謂不事王侯禮所記不臣天子  
者處賓師之位舉世一二人而止如伯夷箕子  
之於周四皓嚴光之於漢時君以其守身有義  
故異待之何嘗買牒祝髮至一二萬之衆而要  
人君以不臣事之禮邪道無不在離世絕俗則  
不謂之道故先正程公曰道外無物物外無道

今佛使人棄俗然後從道是道有間別矣而可  
乎天積氣而無形龍者水中能變之獸也以天  
爲列而又舉其能拜是白日見鬼不足以方其  
誕也其辭既誕則必歸之於陰報冥祐無所稽  
攷之處以潛中人之惑志僧徒之術盡於此矣  
孔志約者亦何人斯敢出妄言以扶邪說忝其  
姓而不知愧亦何人斯

周武帝集諸沙門云六經儒教久弘政術  
禮義忠孝於世有宜故須存立且自真無  
像遙敬表心佛教崇建圖塔壯麗脩造致

崇正辯卷三下

六

福極多此實無情何能恩惠愚人向信竭  
財徒有引費故須除蕩凡經像皆毀之父  
母恩重沙門不敬悖逆之甚並退還家用  
崇孝治有惠遠法師對曰眞佛無像誠如  
天旨但生靈賴經聞佛藉像表眞今廢之  
無以興敬若以形像無情事之無福者國  
家七廟之像豈是有情而妄想尊事孔經  
亦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即是孝行何必  
還家陛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之乃使  
長役五年不見父母帝曰朕亦令依番上



下得歸侍養遠因抗聲曰陛下破滅三寶是邪見入阿鼻地獄不簡貴賤何得不怖帝勃然作色曰但令百姓作樂朕亦不辭地獄諸苦遠曰陛下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同趣阿鼻何處有樂帝曰僧等且還是闍隴佛法誅除略盡既克齊仍毀之釋三百萬還歸編戶焚經融像簿錄三寶福財帝以爲得志於天下也未盈一年癘氣內烝身瘡外發遂崩

三代而上道術未裂國無異政學無異端世格

崇正辯卷三下

七

太和民躋仁壽其時佛教未入中國無缺典也人君欲攘斥之者以是觀之則不待辯論而已判然於腦次矣佛氏以理爲障而中國聖學本於窮理理無不窮如六明中天萬物畢照安得而障之以理爲障者蓋其道與理相違推之不通耳非理障人乃爾自障也聖人之教曰脩己以敬敬以直內當體而足未嘗假諸像設然後可表敬心也遠法師曰廢像則無以興敬是敬在像而不在心像存則敬生像廢則敬滅此豈知道之言哉聖人事天地鬼神毋一不敬禮當

如此猶有父必尊有母必親無希福之心而有受福之道也七廟所事已之祖先血氣精神一傳付故生則致養死則致喪恐其久而怠也又教之致其祭祀其理必然非人之私智造爲之也豺獺猶能祭而況人乎若夫土木之像則無所據依以佛言之有法報化之三身謂之一人邪謂之三人邪世之人未嘗識佛也而使之觀像爲佛又希求福利豈不相誑之甚歟以菩薩言之佛嘗遣文殊往問維摩之疾則文殊普賢亦人耳釋氏曰文殊表智普賢表行則是假

崇正辯卷三下

八

設此人以表此意而實非人也豈不相惑之甚歟其道與立宗廟事祖考者大不侔也遠又言帝之左右長役五年不使得見父母此其用意乃欲激怒侍衛之人使已萌情恨賴帝有以折之不然一言之間足以召亂彼其存心狠戾乃如此其所以撼帝者數端既不能自直則抗聲無禮劫以地獄茫昧之事其術遂窮矣使武帝蔽志不定操術不堅必墮其計中爲所移致自今觀之當時無大人君子丕承君志明大倫以教天下息邪說以正人心乃使其君與夷狄幻

人對口爭議僅能克之是可歎也爲武帝之計者當立法定制條目具舉一旦垂之象魏令在必行猶天以風雷鼓動萬物誰敢不聽何必廣集沙門較勝負於頰舌以失人君之大體哉感痛而崩乃僧徒致怨自快之辭前章已屢明之神農以來用藥濟世生必有死乃理之常脩短吉凶命不可易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伯牛有惡疾顏回無下壽彼豈因破佛致之乎

周毀除佛法有任道林入奏曰釋氏自漢至今逾五百載如其非善先賢久滅如言

崇正辯卷三下

九

有益陛下可行詔曰佛生西域其教垂於中國漢魏晉世似有若無五胡亂華風教方盛朕非五胡心無敬事

漢明帝始立胡祠惟許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耳西晉以上猶不許中國髡髮至符石亂華其禁方弛異端之興莫不有漸漢明作俑其禍橫流中經周唐廢之無術曾未旋踵餘燼復然後世大有爲之君欲崇正黜邪者必以聖人之道昭然無惑然後爲之法制使久而不可變庶乎其有絕乎

奏曰陛下耻同五胡請如漢魏不絕其宗詔曰佛多言虛浮其勸善未殊古禮其斷惡何異俗律決知非益所以除之奏曰理深語大非近情所測時遠事高寧小機欲辯若家家行之則民無不治國國修之則兵戈無用今旣不行何處求益

古聖王之治固將以寢兵措刑致民於仁壽也何待佛然後能之任道林欲家家行佛言國國修佛教則無所不可蓋絕倫離類非天下共由之道故也梁蕭衍大興浮屠丕變時習矣而侯

崇正辯卷三下

十

景之亂死者不可勝計烏在其民無不治兵戈不用邪百姓庸愚無非近情小機固無超世出俗之見旣曰佛經理深而語大時遠而事高則必不能使常人明知比屋通曉是行之則無益而有損不行則無損而有益矣道林之言何其自相乖戾乎

臣聞孝者至大之道百行之本陛下殘壞太祖所立寺廟毀破太祖所立靈像休廢太祖所奉法教退落太祖所敬師尊且父母床几尚不可損虧況其親事而輒輕壞

愚臣冒死特爲不可詔曰事若有益假違  
要行倘非合禮雖順必剪沙門還俗省侍  
父母成天下之教捨戎同夏六合如一即  
是揚名萬代以顯太祖

有諸已而後可以求諸人無諸已而後可以非  
諸人其身不正而能喻人者古無有也僧人棄  
父母絕天性以孝爲愛欲合祖之一事耳是以  
鄙之而不爲今任道林反以責周武譬猶人終  
日昏醉而勸人止酒荒于女色而勸人室慾欲  
人之信也可乎故曰孝子成父之美不成父之

崇正辯卷三下

上

惡任道林以孝劫周武疑若可信非武帝見理  
不惑知孝之大其能不爲所遷乎觀其言欲以  
一身率天下不使夷狄亂華異端害正可謂揚  
名後世不辱其親庶幾明王之事矣

奏曰若言毀僧益民者太祖寧有積年奉  
敬興徧天下佛法存日損處是何自破以  
來成何利潤詔曰自廢以來民役稍稀租  
調年增兵師日減國安民樂豈非有益帝  
王即是如來王公即是菩薩權謀即是方  
便文武即是二智刑罰即是地獄爵祿即

是天堂以民爲子可爲大慈四海爲家乃  
同法界治政以理何異救物安樂百姓寧  
殊拔苦剪伐殘害決勝降魔君臨天下眞  
成得道道林冒死申請帝情較執不遂所

論

天下有自然之勢十年之聚必有傑出百人之  
衆必有雄長力不能相勝則智爲之宗智不能  
相役則德爲之主君臣上下之分由此而立禮  
樂刑政之具由此而行非人以私意造而爲之  
自三皇五帝至于今日未有能離是者也佛則

崇正辯卷三下

上

不然爲母之譖逃父委去長往而不返習爲空  
術依倣世法寓言托事移此於彼以竊人主之  
大權自侈其富越於耳目自居其貴超於天帝  
張報應之事則速於置郵設鬼神之誅則慘於  
金木於是人有二父世有二尊道有二途民有  
二役雖云出家絕俗自屏乎山林之下而廣宮  
大屋以爲之居良田沃壤以爲之食寶刹相望  
緇服如林憧憧往來中分四海閱世既久習而  
安之以爲事理之固然未有知其妄者也周武  
快辯摧伏道林雖若戲劇之論然實能見其用

意收其所竊之權使道林之辭不得不屈亦可謂明斷之主矣人主所以制服宇內者能操大權賞罰予斂無不在我也今佛誘人以天堂福利恐人以地獄因果天下靡然從之寧棄爵祿不以賞爲榮寧冒刑辟不以罰爲懼親棄君父如弁髦土梗不以槩於心惟佛說之信而入主之大權名存而實廢其害豈不甚哉而周武斷然黜之美名永久至今愈芬其視蕭衍猶蘇合香之與蜣螂轉耳

沙門仁贊曰夫教之設也輒有輕侮毀訾

崇正辯卷三下

之者禍咎之報若響應聲是以崔浩具于五刑傅奕陷于泥犁韓愈被于斥逐宇文邕唐武宗發癘殂落自貽伊戚雖悔莫追傅奕嘗取魏晉已來駁佛者集爲十卷卷以十人爲率無慮百數矣仁贊所舉報應之著者獨得四人而其說又皆附會失理則是駁佛者未嘗有報應也四人之事予已屢明之矣則未知毀訾之人獲禍咎之報者果何謂邪孔子曰非聖人者無法又曰小人侮聖人之言如此而已不談天堂不語地獄不論果報不說輪迴而六

經之書至今常存而不廢雖無道如秦始皇不能焚之使絕也降禍咎於訾毀之人誰實主之附我者喜而加之以福祿背我者怒而加之以禍咎此乃無理之人褊淺之智耳佛道如彼其大乃區區計較人之從違而與之禍福不亦陋之爲佛歟

內德論略曰或言詩書所未言以爲脩多不足尚且能事未興於上古聖人開務於後世故棟宇易檜巢之居文字代結繩之政彼用捨之先後非理教之通弊豈得詩

崇正辯卷三下

書早播而特隆脩多晚至而當替有幼啗藜藿長餘梁肉少爲布衣老遇侯服豈得謂藜藿先獲勝梁肉之味侯服晚遇不如布衣之貴也

三代而上聖王繼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時而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故宫室耒耜杵臼弧矢網罟舟楫更數聖人而後備非一聖不能盡爲也因時故也至堯舜之世生人之用周矣使一物不作則生人之用缺聖人雖欲不爲不可得也六經之於世亦若此而已自堯舜至孔子聖人

制作大備其時中國無佛敢問二帝三王之治有所未至者果何事歟若其時其治無有不至則法二帝三王而自足何必勦入異端之說以亂中國之政理哉脩多晚至而合於二帝三王固不當替若其背馳則無可用之道安得不黜也譬猶人先食梁肉而又強之以藜藿已衣錦繡而又被之以縕袍乃曰藜藿之味過於梁肉縕袍之美不減袞繡非天下之大愚乎

梁高祖詔云宗廟犧牲脩行佛戒蔬食斷欲定林寺沙門僧祐等上啓曰京都鮮食

崇正辯卷三下

五

之族猶布筌網馳鷹犬非所以仰稱優洽之旨請丹陽琅琊二境水陸不得蒐捕勑付尚書詳之議郎江貺曰聖人之道以百姓爲心江陵有禁即達牛渚延陵不許便往陽羨取生之地雖異殺生之數實同左丞謝幾卿尚書臣竄僕射臣昂並同貺議帝使難貺曰君子遠庖厨血氣勿身剪見生不忍其死聞聲不食其肉皆自興仁非關及遠遂斷

甚哉蕭衍之愚蔽也爲天下主豈有一物不在

所愛何獨丹陽琅琊二郡水陸不得蒐捕乎江貺之議旣明且廣輔之以丞僕三賢而不能勝僧祐之曲說甚哉蕭衍之愚蔽也若曰血氣勿身剪君子遠庖厨皆自興仁非關及遠則衍旣斷葷蔬食宗廟不用犧牲足矣又何必推及二郡邪二郡可行則四方便同歸法禁今乃害遠而利近殺廣而生狹僧人上無理之表則如谷應聲朝士獻宏正之論則如水投石甚哉蕭衍之愚蔽也

犧牲之饗羔鴈之薦古之禮也以是祭天

崇正辯卷三下

六

地禱神明天地必不享苟享之必有咎神明必不歆苟歆之必有悔所以知鳳凰至失尊戴之象也麒麟出亡國之象也

犧牲牲用自二帝三王行之堯壽一百十五歲舜壽一百八歲三代有天下皆數百年若曰天地不享神明不歆何爲其平治久長如此邪梁蕭衍愛惜禽獸不忍宰殺宗廟之祭以麋與蔬其國尋破其身餓死若曰天地享之神明歆之何爲其危辱短促如此邪虞舜之治極至於簫韶和樂九成而鳳凰應之不聞舜失尊戴也周



南之化行至於天下無犯非禮而麟趾應之不聞周遂亡國也彼僧爲此言誣罔甚矣

經云若自身手過酒器與人飲酒者五百世中無手足何況自飲

自杜康造酒已來至于今日數千年耳以酒勸人執爵舉觴者何可勝算如用佛經之言五百世中無手則三十年爲一世五百世當一萬五千年輪迴展轉天下皆無手之人矣而今之有手者天下皆是也此何理哉

依經食肉之人一切無始以來當皆是已

崇正辯卷三下

七

親不合食肉又云衆生無始終死生輪轉無非父母兄弟姊妹自肉他肉則是一肉萬物之生一受其成形則以形相禪而不可變人必生人馬必生馬自古至今其理一耳佛之言乃以一切禽獸爲先世眷屬信斯言也則凡爲僧者當謹遵佛勅於一切禽獸中求其父母求其兄弟求其妻子自無始以來其數衆矣不當坐視其輪轉畜宰之苦而無慈悲憫念之心必一一取而養之誦經以度之說法以悟之使其父母兄弟妻子之爲羽毛鱗介蹄角之屬者

盡其年壽而免於湯火脫其禁障而生於人天人人行之物物有證然後可以感化天下誠心憂畏不復知肉味如其不然徒以空言示之而無可據之實則妄而已矣

百行之紀莫大於孝孝莫大於送死先王之禮魯之所知也天竺非方俗所同今緇衣在華華則有儀其可同於異域歟故稽五服之數象升降之節立以爲文

孝者施於父母之名事非父母則不得名孝今僧於父母之死漠不介意其送死僧皆四海九

崇正辯卷三下

六

州之人也而爲之制服以孝爲稱豈不悖哉彼之教方以死生流轉欲求出離之道又區區然於既焚之骨致其恩紀其心何謂也中華之儀固多矣如臣事君子事父兄弟友愛夫婦禮際冠昏鄉射之情文非一端而已僧皆棄而不取乃獨取五服之數升降之節則何謂也故吾嘗考其行事皆不能逃於人之常理特強欲埽除別爲名號移此於彼以僞假真而濟其私耳文宗朝中書崔蠡上疏云國忌設齋百官行香事無經據伏請停廢勅討尋本末禮

文令式曾不該明其國忌寺觀行香豈非經也安公引教設儀豈非據也禮必儒家詎可將釋害爲據事因釋氏無宜用儒典爲憑文宗薄於宗祖宜其不永矣周之尚臭燔柴血膋薌蕭言天歆其臭也天豈食血膋薌蕭之氣邪由人尚臭故以臭而事天也若然者佛教重香寧可斂也况百官行香代君也百官事祖宗亦臣子也苟欲廢之如忠孝何

崇正辨卷三下

九

周人尚臭各施於其所事所事者謂宗廟與天地之神祇耳未嘗施於非其鬼也非其鬼者淫祀也忌日行香佛老之前於六經何所據乎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至是日如親之始喪然其心爲何如而使百官代已捧香散於繼黃之手以追冥福此諂妄之甚也親以是日死我以是日悲彼佛老繼黃何與焉天下生民之衆同死於一日者詎可數量爲子孫者皆作佛事而薦其親彼佛住世時固不能以福與人况既死久矣安能分心應感人人與之以福乎故中國所當守者先王之禮也先王之禮載於儒

經固不可引佛書爲據崔蠡之言當矣而仁贊乃欲以安公所記亂中國先王之禮因人生思慕之時以入其邪教刳士大夫以忠孝之道其用意奸宄而立言似是可不辯乎魏晉而上佛說未盛之時散香之事未行於世爲人君者或孝或不孝或壽或不壽豈獨文宗停廢散香而享年不永哉古之聖人莫不致孝乎鬼神致嚴乎宗廟非禮非義則不爲也後世人主不敬其先荒怠祭祀而諂非鬼以祈福利者多矣然則停廢散香是乃厚於祖宗不敢以非禮瀆之崔蠡之論可謂正而文宗之聽可謂明矣仁贊無父無君夷狄禽獸之與隣又安知忠孝之道而出諸口乎

崇正辨卷三下

十

會昌六年制朕聞三代以前未嘗言佛漢魏而降象法寢興耗蠹國風誘惑人意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斂人利於金寶之飾移君親於師資之際違配偶於戒律之間壞法害人莫過於此高祖太宗武定文理執此二柄足以經邦貞觀開元亦嘗釐革剷除不盡流衍滋多朕

博覽前言旁求與議弊之可革斷在不疑  
懲千古之蝥源成百王之典法濟人利衆  
予不讓焉應天下佛像無大小皆從毀廢  
大學之道格物誠意以正其心而脩其身格物  
者窮盡物理之謂也理無不盡則異端邪說不  
能移惑而其意必誠其心必正而身可脩矣推  
而齊家治國平天下無所往而不當蓋通於理  
故也理有不盡則偏蔽差舛雖欲誠意意不可  
得誠雖欲正心心不可得正身且未能自善而  
况敢言及人乎聖道不傳此其由也武宗慨然

崇正辨卷三上

三

異端闢邪說不可謂無意於先王之道者觀  
其讀孟子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  
之言得意會心擊節稱嘆其與庸主遠矣然窮  
理不盡乃用道士趙歸真之言斥絕浮屠豈其  
中卓然有不可惑之見乎特好惡取舍偶有所  
偏焉耳李德裕高才英識輔佐武宗幾於中興  
若夫引君當道格其非心如古所謂大人之事  
則不能少進也故其剷除久弊剔刷蝥源雖足  
以稱快一時而黃冠肆行其害更甚武宗服藥  
致疾而崩又使宣宗甘受僧詛大變會昌之政

則廢之之方適足以增其氣燄耳後世人君有  
志乎此者法堯舜三代師孔子孟軻聲足以律  
衆言身足以度羣德使異端邪說無得而投其  
罅然後可以埽千古之害而開仁義之途也

崇正辨卷三下

三

代道薄人乖稱謂表章臣頓首夫頓首者  
拜也稱臣卑之極也唐高宗勒僧道二教  
拜君親時司戎議曰不孝莫過於絕嗣何  
不制以婚姻不忠莫大於不臣何不令其  
臣妾上元元年九月敕僧朝會並不須稱  
臣拜禮乃因開元中令僧拜稱臣至是方  
免也大曆八年又放元日冬至朝賀陪位  
蓋以代宗之世君臣表裏皆重空門此亦  
久汙則隆既否終泰也  
臣必拜君齊帝所以致疑者爲方外之言也天

無不覆地無不載方之至大也人在天地之中  
孰能超然致身於方外乎使其果然致身於方  
外則人亦不得而見之矣尚何拜之可貴也不  
然則與人無以異人有君臣上下之分無不致  
敬安得已獨傲然自倨忽君而不拜乎齊帝苟  
以此斷之則禮行而分定何待問而後知也主  
儉不能將順君之正意反爲僧人設不臣之說  
吁可鄙哉如曰彼之道固然非中國之可行也  
則宜返之西域而已夫稱臣者理之自然非故  
爲卑下以諂其君亦猶稱子者對父之名弟者

崇正辯卷三下

重

對兄之名也今僧人拜其師父師兄師伯師叔  
豈皆爲傳道而施禮哉亦以名分當如此耳彼  
其所謂父兄伯叔皆四海九州血氣不同倫類  
不通之人拜之不以爲屈而眞父眞兄則反不  
可拜以拜君爲道薄人乖自卑之極此何理也  
夫牧羊者必鞭其敗羣牧馬者必去其害馬者  
人君牧民者也視其民羊馬不若有敗害而不  
知去非牧民之職矣司戎之諫諫之正也開元  
之令令之善也上元之敕大曆之制非所以扶  
持三綱開闢王路也

釋常覺以心學爲究盡之務於東京建禪  
刹設合京浴其或香湯缺注樵蒸失時覺  
必撤小屋抽榱桷而助爨有王公仰重表  
薦紫衣堅讓不受陶穀爲序贈覺云起後  
唐至漢乾祐每月三八日浴京師大衆計  
累費錢一百三十萬數雖檀施共成實覺  
公化導之力也嘻陳留古封土風尚利梁  
惠王賢諸侯也嘗謂孟軻曰何以利吾國  
乎是知禮讓之化不勝於好利之心孟氏  
屬斯文未喪不能揚素王之道今上人當

崇正辯卷三下

重

去聖逾遠卒能行法王之教

常覺設浴其費出於人而不出於己樵蒸或缺  
撤屋以繼之人皆稱嘆他日脩屋必還取人之  
財以爲之而人不悟也悲夫彼設浴之心果何  
爲哉必爲誘惑福田利益也其費不出於己已  
安得專其福利哉使常覺不設浴則京師之人  
遂無水自潔其身乎如不爲後世福利則哀取  
他人之物還以浴人豈心學究盡之道乎彼市  
人之開浴肆者出其財以浴人收其利以自給  
計功明白無竊名希福之心其賢於常覺遠矣



而陶穀所以稱之一何謬妄之甚哉七國之君無不好利何獨梁王也梁王問孟子故孟子明仁義以杜其好利之源七篇之書至今不泯聖人之教賴以有傳安得謂之不能顯揚王道也佛之所以教人者雖不中不正然就其教而論之固有賢於設浴之事者矣常覺區區於此殆與無智不才服膺苦行執寂下役潔清廁圉者無以異耳乃推而尊之於孟子亞聖之上若穀者螢而後比其智者也

晉王府祭酒徐同卿撰同合論以爲儒教

崇正辯卷三下 五

亦有三世因果之義但以文密理微生賢未辯同卿備引經史會通運命歸於因果意欲發顯儒教助佛宣揚導達羣品咸奔一趣斯蓋博物洞玄之君子矣

中國聖人設教本於理之大公而不以私欲自利也是以萬世常行而無變豈區區於三世之近哉福善禍淫惡盈好謙餘慶餘殃蒙刑受賞皆理之當然積有深淺故效有遲速或在其身或在其子孫終無差忒豈茫昧於輪迴之說哉三代而上佛教未入中國中國之民爲善者衆

於堯時則黎民於變比屋可封於周時則囹圄屢空刑措不用彼又安知因果也自釋氏東來其所以誘人者至五千四十八卷之多夫人而信死生轉化之事攷之於史凡奉佛崇僧之世其君必昏其政必亂是何也爲三世因果所惑是以忽棄當爲者而思其不可得者也古人之視生死如晝夜之常豈其驚憂怖恐以爲異也可以死則死而不死則害義可以無死則不死而必死則傷勇其處死大抵如此命有所制則順受其正義所不可命所止也其可自勉者安

崇正辯卷三下 六

於一正而已矣及學佛者衆欣慕天堂懾畏地獄畏懼交戰乎胸中於是遑遑然以死爲一大事拜僧禮佛求一悟徹卒乃死無所得也而失理者衆矣如徐同卿殆亦見儒書所載生死禍福之故或有類於因果者遂以謂儒佛同歸蓋惑於虛言未嘗深攷其實耳

夫布施之業乃是衆行之源故菩薩投身以救餓殍之命尸毗割股以代鷹鷄之食況國城妻子寶貨倉儲寧容在意俗書尚云車馬衣裘朋友共弊



佛氏布施之教名爲勸人棄捨貪積其實則資衆財以自養蓋終身飽食暖衣不困之術也寶貨倉儲是人所欲也非其義也一介不可取與而況妻子人之大倫禮義之所起豈得比之車馬衣裘而化人使與朋友共之其敢於爲奸乃至是哉凡人之財舍之則有福僧人之債負之則有禍吝於已貪於人取非其有見利忘義殆猶正晝攫金日中穴坏之所爲耳可不深排而重絕之乎

經云若以衣施得無上色若以食施得無

崇正辯卷三下

主

上力若以乘施受諸安樂若以金施所須無乏若人自造裝嚴之具種種器物自未服用持以施人是人未來得如意樹若觀田中鼠雀犯暴常生憐憫復念鼠雀因我得活當知是人得福無量

凡推已所有以周人之急者必有餘力然後可今或甘旨未足以奉父母蔬菽未足以飽妻子財貨未足以恤宗族則又安所取餘以與人哉倒置而逆施於心不安於義不當君子不爲也其力有餘足以及人則又必當其可與而與之

不可與則不與也其與人如此其取於人亦如此故曰可以無與而與之則傷惠可以無取而取之則傷廉聖人之教人取與也欲其合義而已今佛者所以處已處人一何貪忍之甚邪何謂貪凡人之物不問義有可否禮有辭讓設布施利益之說一切取之其異於盜賊者特以甘言獻笑不持器刃不踰牆垣耳非貪而何何謂忍小人營朝夕升斗錐刀之利以養其生僧人未嘗以縻於心也則又說之曰爾今生所以困苦者坐前世富樂而不布施也若今世不布施則來世之困必又甚於此矣小人厭困苦而慕富樂一聞此言雖割膚剔體以施佛僧可資來世之福者誠不愛也不知僧人特操此爲取之之術耳今年竭其家資而去明年其家饑餓而死未聞有僧人過其門而周其急者也石晉之末契丹陷京師幽帝太后於封禪寺使其將以兵守之時天寒又大饑太后使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豈不相憫邪寺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帝陰祈守者乃稍得食其取於困苦者如彼取於富貴者如此非忍而何夫世

崇正辯卷三下

主

問布施之厚孰與帝王之力晉太后未獲來世之報而今世之苦亦無佛力能救之也佛又曰業通三世以自遁其說則其所謂施衣得無上色施食得無上味施乘得安樂施金得無乏者有是理邪聖人布種五穀所以養人也非養鼠雀也使鼠雀食之獲福無量則僧人胡不以五穀棄諸山林乃儲蓄斂藏於倉廩之中何也凡僧居必畜犬所以警盜也盜與人一等乃使犬逐之人與鼠雀非一等乃以五穀食之與其食鼠雀何若食貧窮與其受貧窮之施曷若捐而

崇正辯卷三下

完

勿取使彼衣食足以自給乎反復推其所言究其所爲大抵歸於不仁不義自私自利之塗而已

雙林大士傳弘金色表於胸臆異香流於掌內或身長丈餘臂過於膝腳長二尺指長六寸遺書贈梁武曰敬白國主上善以虛懷爲本不著爲宗無相爲因涅槃爲果中善以持心爲本治國爲宗下善以護養衆生且知梁運將盡然臂爲炬異襪來禍至陳大建元年卒

虛懷者持身之一事也護民者治國之大要也今以護民不如治國持身未若虛懷傳生之學一何昧陋至此邪理有是非不可亂也傳生冠老氏之冠納儒宗之履而衣釋子之服自以爲和會三家歸于一致吾知其心未嘗了然見是非所在三宗未嘗和一致不可歸也今觀其言可證矣金色表胸異香流掌之類則能幻術而已國祚將盡曆數有歸乃區區然臂以禳其禍正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其愚可悲也梁祚竟不可延而陳氏已興然臂無效可以深自

崇正辯卷三下

三

慙愧矣僧人猶拾其緒餘編諸簡冊蓋愚不知耻者釋子之常態然也

學不厭博吾宗致遠以三乘法或魔障相陵必須禦侮之術莫若知彼敵情敵情者西竺則韋陀東夏則經籍佛俱許讀爲伏外道而不許依其見也

爲佛之徒者所以擁護其道無所不至又復竊窺儒書取其近似之語以相證明雖博學多識皆所以自利焉耳未聞有僧人讀六經而易其業者一以六經之道高深難窮二則聖人以禮

義教人不以詐利誘之也衣冠淺士既未嘗遊孔孟之門探六經之旨一聞佛說則傾意而從之或乃裂冠毀服甘心於僧徒而不悔豈非名教之罪人王法所當誅而不赦者乎原其所以然蓋佛書善爲宏濶勝大之說要之以來世引之以後福而劫之以轉化欲不之信則未嘗窮理無以析其疑也加之仰愧俯忤所不自安者衆矣於是誦經呪飯蔬茹鈐履緇褐而手持數珠脩寺度僧而叅請長老甚者妻女爲髡人所奸猶不悟也學佛者以六經爲外道爲魔障其

崇正辯卷三下

三

讀六經乃欲知彼敵情謂儒教侮佛將以禦之也其用心如此而淺識之士又未嘗知其侮儒乃儒家之外道讀其書而必依其見是可歎也聖君賢相必憤疾於此言使夷不亂華邪不害正漸還三代之遺風是乃福澤其民之惠耳星宿城郭天神之舍也以水晶爲城七寶爲宮懸在空中大風持之大者七百里中者五百里小者百二十里宮室園池如四天王天壽命亦爾佛好造僞言所不可攷之事務爲多知而不智

孰甚焉見月光皎然遂擬之以白金琉璃見星宿澄瑩遂擬之以水晶七寶至於日則陽輝晃耀盡掩懸象無得而擬焉則曰金色而已此可驗其遁辭之窮矣斗柄隨月而移閏月則指兩辰之間五星順天而行二十八宿則眞方而不動或飛或流或彗或孛或隱而復見或墮而復升若有城郭宮室則當推移過宮之際豈不互相窒礙太虛之中何其擾擾也攷之經史載星隕者多矣如佛言則一小星隕當壓百二十里之縣一中星隕當壓五百里之州一大星隕又不啻此則經史所謂隕者不知何物也凡星之壽與四天王等四天王壽命當及六萬歲而世人所見隕星殆無日不有何其天促邪此皆理之必不然者也

崇正辯卷三下

三

四天王天居須彌山四埵皆高四萬二千由旬四天王身長皆半由旬壽五百歲以人間五十歲爲一日一夜男娶女嫁一同人間忉利天者居須彌山頂有三十三天宮王身長一由旬壽千歲飲食嫁娶其城縱廣八萬由旬九百九十九門炎摩天宮

風輪所持在虛空中身長四由旬壽四千  
歲食同下天亦有嫁娶執手成欲化樂天  
宮風輪所持在虛空中身長八由旬壽八  
千歲食與下同亦有嫁娶執手成欲

天者積氣之極非有形色今以物觀之輕清之  
氣必上浮重濁之質必下墜天地物之最大者  
也故知天者積氣之極也日月星辰積氣之有  
光耀者也風雷電霆霜露雨雪氣之感觸變動  
升降聚散而爲之者也如此觀之豈不簡易明  
白人可共知乎今佛之言怪異如此蓋本於以

崇正辯卷三下

↑ 三

心法起滅天地不窮萬物之理故於幽明晝夜  
死生陰陽皆強爲之說而無所證多而無已益  
之以惟其以心法滅之也則以天地爲一微塵  
其以心法起之也則天有三十三重地有一十  
八獄量其廣狹道里宮室動作壽天之異務爲  
無所不知實則荒忽夸誕而不可信蓋其所學  
發端差殊故其歸如此有志之士如以其言爲  
不妄則必質諸事而驗反諸心而安稽諸人而  
同攷之古而有然後可以陋六經爲未嘗言非  
聖人爲不及知不然則當斷棄勦絕勿使肆行

詩張鼓簧以亂天下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  
邪說邪說不息則人心不可得而正人心不正  
則邪說不可得而息有志之士可不審其取舍  
而歸於實是乎

經云日城郭方正二千四十里其高亦然  
日王坐方二十里導從音樂林觀浴池如  
忉利天日城繞須彌山東方日出南方望  
西方夜半北方日入如是右旋更爲晝夜  
復有長短日行稍南南方漸長北方稍短  
日行稍北北方稍長南方稍短月者城郭

崇正辯卷三下

↓ 雷

度長千九百六十里其高亦然二分是銀  
一分琉璃

城郭須人力而後可築池觀須人力而後可成  
縱其用白金琉璃不施玉石而金非火鎔則不  
可化火非薪傳則不能焚薪非空來必生於地  
伐薪烈火必資於力鎔金而鑄之必有鍛銷之  
具積而爲高廣二千四十里之城其用二寶不  
可以鈞石計必有斷取之方既成爲城而能運  
轉則必有幹旋輕舉之機佛測其限域延袤及  
城中所見則必有使人可登之路如曰佛能獨

知不可與人同之則人必不信矣孔子之言所以可信者無非實理故也佛鄙儒者滯於實相而以空爲宗以心爲法至其言天地日月則謬悠如此其實本於不窮萬物之理而已古者道術分裂辯士以其言駭天下謂鹿生馬馬生人卵有毛雞三足犬非狗狗可以爲羊天與地卑山與澤平規不圓矩不方龜長於蛇輪不輾地其書五車其辭數萬亦此類耳公孫龍言臧三耳孔子順曰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將從其易而是者乎將從其難而

崇正辯卷三下

三

非者乎如佛言天地日月愈多愈妄又有甚於滅三耳之說自明者觀之不足以發一笑也

阿修輪王立海中央以指覆月天下晦冥或覆日以晝爲夜所謂日月食也

曆數家占算日月運行遲速預知當食之候大抵日必食晦朔而月必蝕望千歲不差也以孔子春秋所書日食攷之則可見矣非孔子僞爲也乃據魯史舊文而載之耳唐僧一行猶能推步也今佛言阿修羅王以手覆日月而日月食則獨以晦朔望之三日而覆之何也覆之或淺

或深或食之既或曠數年而不食或連年而此食又何也僧人則曰據佛言阿修羅好殺樂戰喜怒無常難可測度此日月之食所以或密或疎也然則曆數家乃能推往知來了無差忒者此又何也

世界空二十劫後將成有毗嵐風鼓之而爲風輪最居其下大雲升空降雨如軸積彼風輪之上結爲水輪最上堅凝爲金輪三輪既成雨自空飛霑金輪上既廣且厚風擊此水清濁異質爲梵世爲空居爲寶

崇正辯卷三下

三

石爲山海爲土地上界諸天死者下生不飲不食乃生地味復有地皮林藤香稻人皆食之而灾乎身日月星辰從茲而見蠲穢通氣人道遂成忿恚既萌愛欲是興有父子焉有君臣焉有刑辟焉

自必穢畫八卦大禹脩六府箕子叙九疇皆本五行之理一物而五行具蓋未有能離之者也今以水論之金司其生土司其防火待之而相息不待之而不枯也以火言之木司其生水爲之制金待之而變草土待之而成器也自是而



推焉無一物不然者佛不明乾坤六子相摩相盪相生相尅之理於是爲四輪之說就五行中擇其堅剛難壞之一物以喻法身而不知地水火風與金俱有非四大皆化而金獨存也風者木氣也既有毗嵐風則當先有水而後有木矣雲雨者水氣也既有大雲降雨則當先有金而後有水矣今其言風而後水水而後金理所不可推也天地萬物本末終始皆一道所以生生化化而無終窮若曰佛所言乃天地初造之法非据已有世界而爲言也彼八卦五行摩盪生

崇正辯卷三下

七

剋者蓋已有世界之事也敢問天地初造之法誰實起之已有世界之事誰實主之於初造已有二者之間誰實分之今春夏秋冬之序雷霆風雨霜雪慘舒之變是皆萬物所以生成而造化所以不息者自古至今未嘗差舛是爲可信乎爲不可信乎若其可信則佛說爲誕而中國聖人所言八卦五行之理乃實理也若其不可信則此世界無乃僞妄不真但可爲有父子君臣者所居而非學佛談空者之所宜住矣

大阿脩羅王住須彌山北大海水懸在宮

上爲四風所持身長二萬六千里阿脩羅九頭頭有千眼九百九十九手八脚踞海食淤泥及藕生一女端正挺特帝釋娶以爲妻脩羅帥諸鬼神與帝釋戰而敗其女爲帝釋所敗入藕孔中阿脩羅前世居海之濱河水漂溺隨流殆死既得免因發願願我後世身形長大一切深水無過勝者以是因緣得極大身四大海水不能過膝立大海中身過須彌手据山頂下觀忉利天宮

崇正辯卷三下

八

聖人所謂鬼神者未嘗言其貌象聲色蓋人所不見言論所不可證故曰無證弗信弗信民弗從也佛言鬼神之事多矣今姑載此一端因其言以質之夫須彌山四陞各有天王居之阿脩羅王乃住山北天王身長半由旬阿脩羅王身長二萬六千里無乃居處相矜也乎其身之長如此而所食者淤泥及藕則海中安得如許淤泥以足其食乎其食如此則海中安得如許桑蠶以充其衣乎其頭九其脚八其目千其手九百九十九則其所生之女與父同乎異乎異則

非血氣矣同則惟異之極安得言端正挺特乎  
爲帝釋所敗入藕孔中則此藕之大當萬倍於  
阿脩羅之身然後乃能容二萬六千里之軀而  
海水深淺纔及半膝決不足以滋殖此藕則不  
知此藕生於何地乎今江河之下必不如砥或  
突或凹或平或渚水所陶注勢自然也而況海  
納百川其下可知矣阿脩羅立海中水不能過  
膝則不知水隨膝減乎膝隨水生乎大海之水  
懸在宮上宮者阿脩羅王所居也則不知海以  
何物爲底宮以何物爲蓋抑倒身而逆踐之乎

崇正辯卷三下

三

抑下足而順履之乎即其言求其義大略如此  
吾是以咤而不信也天地宇宙其大無窮人耳  
目所不際者固多矣孔子不語怪惡其惑世也  
而佛語之既詳且著其佛自見邪將意度而言  
之也如其自見則諸天言身與夫城郭宮室由  
旬里數必足歷度之而後知其高大終遠則計  
佛所經行不知其幾千萬里自少至老僅能了  
其一二其餘何以驗之也若意度而言之則佛  
必不能自信況欲信於人乎而禪者又爲之說  
曰佛蓋不因足歷不用臆度大圓鏡中鑒照無

碍故盡十方世界盡前後際無不知無不見無  
不聞然也則大圓鏡中又有如脩羅者現焉則  
其心鏡亦邪怪之甚矣此自以心法起滅之病  
也以心法起之雖有怪於脩羅者可也以心法  
滅之雖謂初無所有可也豈非詖淫邪遁之說  
乎孔子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  
情狀志學求道之士於此有所見則不惑矣彼  
佛所言反於心而不安放於事而無据行於世  
而有害則當如淫聲美色戒而遠之可也

仁贊曰仲尼云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

崇正辯卷三下

四

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蓋聖人激勵勸戒  
耻一物之不知也釋氏之爲教以譬喻得  
解居天地之中在器質之類未嘗弗藉以  
明理也山川草木鳥獸蟲魚靡所子遺矣  
作詩者比興於物皆人所共見所謂比興者發  
乎情止乎禮義大抵皆人倫之際學者窮理之  
要也佛氏以理爲障而仁贊乃謂藉譬喻以明  
理不知其所明果何理歟父子君臣理之宗也  
佛已棄之是不明人倫之理矣若曰我所明乃

性命非爲世法也則父子君臣豈出性命之外哉今以其所稱鳥獸草木之類而攷焉則有日食一龍王及五百小龍經八千歲而後死曰金翅鳥者焉則有以七寶爲宮食備百味最後一口變爲蝦蟇曰四種龍者焉則有非從根生非從地生縱橫六百八十萬由旬曰大藥樹者焉佛之多識乎此物與人同見乎抑亦自見乎如其自見則何以啓證於人如曰同見則未聞世人有能見之者也豈得與詩人比興之意同乎夫君臣父子不預乎性命之理而金翅鳥四種

崇正辯卷三下

聖

龍大藥樹乃有性命之理存焉不謂之詭怪誕妄謂之何哉

君王奕世唯利帝利慕殺時起異姓稱尊國兵驍選子父傳業居則周衛征則奮前凡有四兵步馬車象及諸戎器莫不鋒銳凶悖羣小謀危君上則常幽囹圄任其生死犯傷禮義悖逆忠孝則剝鼻截耳斷手則足或駢出國或放荒裔自餘咎犯輸則贖罪

古之聖人其德好生未嘗有殺之之心也施仁

政立法度臨之以官師而持之以悠久其效至於兵寢不試囹圄屢空牛羊無知猶避行葦而不踐魚鱉深眇亦被至德而咸若皆有實事非虛言也佛之化以不殺爲上當先行於其國使皆變而從已然後可以及遠今此所載西域俗亦有君王亦有慕效亦有兵政亦有刑辟其兵以驍雄鋒銳奮前爲業其刑以剝鼻刖足斬斷爲威烏有其能不殺也然則發大誓願願盡十方虛空未來千劫同證菩提皆住淨土者其果能乎佛既不能則爲其學者猶襲其言而求其

崇正辯卷三下

聖

道其果得乎惟聖人言顧行行顧言實浮於名名不浮於實本末內外精粗隱顯該貫無遺攷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可謂道之正矣年耆壽耄死期將至嬰累沉痾厭離塵俗願棄人間輕鄙生死於是親故知友奏樂餞會沉舟鼓棹濟殍伽河中河自溺謂得生天

此天竺之俗也生必有死猶春必有冬晝必有夜理之當也死期既至雖欲不棄人間不離塵

俗其可得乎魂氣歸天既不可見矣體魄歸地則因而斂藏之不使暴露於外此孝子慈孫之至情非偽爲也投之中野烏鳥狐狸食焉投之大流魚鰲蛟螭食焉於人心獨無歉乎然秦樂作餞舉老病者沉之而不以爲悖則惑於生天之邪說耳其說蓋利於生天以誘人而夷狄之俗務利尤甚是以子沉其父弟沉其兄祝之曰生天生天安行而不顧彼見沉者亦冥心乎功利堯率之上泯然飲水而葬於魚腹而不悔也異端之害一至此哉安得如西門豹者委之破

崇正辯卷三下

聖

此惑哉

王田之內大分爲四一充國用祭祀樂盛  
二以封建輔佐宰臣三賞聰睿實學高才  
四樹福田給之異道

中國之田惟農耕之凡士工商賈之食皆出於農力故聖王重農井牧其地以授之使民有常產以供事其上而給天下之食自三代而上莫不然也及後世廢井田而後貧富不均矣重釋老而後游食者衆矣判兵民而後農夫亦病矣此所謂王田者西域之國主所有之土地也四

分之以其二充國用祭祀封建輔佐以其三其聰睿實學樹福田給異道則是君臣與釋民中分其國而民無與焉雖其戎狄之俗不知保國撫民之道亦佛說誘之竊取其土地而不覺也然四夷之土荒瘠確其視中國之膏腴沃壤不啻相千萬矣佛之徒欲熾其學廣其衆西壤所不能給也則必入于中國蓋自漢明而後猶歷數百年而未盛非五胡亂華聖道衰息聖綱大隳彼亦何由得其志彌漫滔天而不可禁止也計今天下名山大川通都會邑之田爲僧

崇正辯卷三下

聖

所占者十居二三矣彼其衣食居處無以異於人獨至於君臣父子則置之度外以爲非法其貧富脩短不能違乎命獨至於凡人所值則推之因果以爲宿報身受奉養安逸之實利而口談真空寂滅之空言世主惑於福田利益之虛名而受耗國蠹民之實害上下相迷古今一轍間或慨然攘而斥之非其好惡偏蔽如魏太武唐武宗則後人不能繼承美政從而更改如唐宣宗之流使任道憂民之士深嗟而重嘆也夫井田既不可遽復兵制又未能驟革其明白易

行而無害者莫如先罷釋老以紓百姓斷之以  
不疑持之以悠久使人綱人紀漸有可張之道  
其爲功不在於禹抑洪水放龍蛇周公膺戎狄  
駢猛獸孔子誅亂臣討賊子孟子距楊墨正人  
心豈不盡善又盡美哉

崇正辨卷三下

墨

致堂先生崇正辨卷之三終

崇正辨三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胡寅撰寅有讀史管見已著錄是書專爲闢佛  
而作每條先引釋氏之說於先而辨正於後持論  
最正其剖析亦最明然佛之爲患在於以心性微  
妙之詞汨亂聖賢之學問故不可不辨至其經典  
荒誕之說支離矛盾妄謬灼然皆所謂不足與辨  
者必一一較其有無是亦求勝之過適以自褻矣



薛文清公從政名言一卷

〔明〕薛瑄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隆慶四年刻畜德十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從政名言二

卷》提要

畜德十書卷五

後學平定李 魁輯

薛文清公從政名言

後學天水胡績宗編

每日所行之事必體認某事爲仁某事爲義某事爲禮某事爲智庶幾久則見道分明

吾居察院中每念常蘇州自慙居處崇木觀斯民康之句惕然有警於心云

孔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惟親歷者知其味余忝清要日夜思念於職事萬無一盡况敢恣肆於禮法之外乎

余昨自京師來湖南瀕行院中僚友有誦唐人此鄉多寶玉慎莫厭清貧之句余每不忘其規戒之厚爲政以法律爲師亦名言也既知律已又可治人

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能熟觀而深考之則有以酬應世務而不失乎時宜

爲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

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之人不明諸此往往於仕宦中昧冒禮法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立錫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

猶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況不義而取者又有  
恃出之禍乎如宋之呂蒙正范文正公諸公咸以寒  
微致位將相富貴兩極曷嘗有賴於先世之遺財乎  
然則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者惑之甚矣

視民如傷當銘諸心

不可因小人包承而易其志

常應物詩曰所願酌貪泉心不爲磷緇亦可以爲守  
身之戒

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辯是非較長短  
惟謹於自脩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

何校焉

不可因人曲爲承順而遂與之合惟以義相接則可  
以與之合

張文忠公曰左右非公故勿與語子深體此言吏卒  
輩不發而懷然也

待吏卒輩公事外不可與交一言

待下固富謙和謙和而無節反納其侮所謂重巽者  
也惟和而莊則人自愛而畏

慎動當先慎其幾於心次當慎言慎行慎作事皆慎  
動也

作事謹其始乃所以慮其終所謂未終知敝是也  
不能謹始慮終乘快作事後或難收拾則必有悔矣  
之中子曰僮僕稱恩可以從政矣

處事便當揆之以義

聞人毀已而怒則譽已者至矣

處事不可令人喜亦不可令人怒  
當官不按異色人最好不止坐視尼媼宜踈絕至於  
匪類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大不宜久留於

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聽聞歟弄是非儒士固當禮  
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詞或假字畫以媒進一與

之欺洽即墮其術中如房瑄爲相因一琴工黃庭蘭

出入門下依倚爲非其爲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  
察疎節亦清心者之一助

法立貴乎必行立而不行徒爲虛文適足以啓下人  
之訾而已故論事言未終知敝

中者立法之本信者行法之要

爲政以愛人爲本

法者因天理順人情而爲之防範禁制也當以公平

正大之心制其輕重之宜不可因一時之喜怒而立  
法若然則不得其平者多矣處事即求是處格物致

之端

一語一默一坐一行事無大小皆不可苟處之必盡

其方

無小大即求合理

爲人不能盡人道爲官不能盡官道是吾所憂也

民心至柔真有不可強者惟順其心而道之則無不

從矣

使民如承大祭然則爲政臨民豈可視民爲愚且賤

而加慢易之心哉

小人有功可優之以賞不可假之以柄

卷五

四

因一事不快於心而遷怒之心妄發此學者之通病

大事小事即平平處之便不至於駭人訾議矣

治人當有操縱人不得而怨之

嘗見人尋常事處置得宜者數數爲人言之陋亦甚

矣古人功滿天地德配八極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

如治小人寬平自在縱容以處之事已則絕口不言

則小人無所聞以發其怨矣

天下之事緩則得忙則失先賢謂天誅其事不因忙

後錯了此言當休

法者天討也以公守之以仁行之

以事不可使人知恩

法者天討也或重或輕一付之無心可也或治奸頑

而務爲寬縱暴其小慈欲使人感已之德其慢天討

也甚矣

情可矜雖從寬典又當愛之不知愛而欲爲政當

以公平正大行之是非毀譽皆所不恤必欲曲徇人

情使人人譽悅則失公正之體非君子之道也

只今在已者處得是何恤浮言

處事詳審安重

簡者非厭事繁而求簡也但爲所當爲而不爲所不

卷五

五

當爲耳

當事務叢雜之中吾心當自有所主不可因彼之擾

擾而遷易也

事貴斷制撇脫

用法秤量輕重要不失其平而已

法者天討也託法所以爲天也敢不敬乎

世有賣法以求賄者此誠何心哉夫法所以治奸頑

也奸頑有犯執法以治之則良善者獲伸矣若納賄

而縱釋奸頑則良善之冤抑何自而伸哉使良善之

冤抑不伸是不惟不能治奸頑而又所以長奸頑也

據高位載顯名秉三尺者忍為此態乎

世有假官柄以濟貪欲者吾不知此何心也

膽欲大見義勇為心欲小文理密察智欲圓應物無

滯行欲方截然有執

事事不放過而皆欲合理則積久而業廣矣

養民生復民性禁民非治天下之三要

噬嗑責豐旅四卦論用刑皆離火之用以是見用法

貴乎明噬嗑豐以火雷雷火交互為體用法貴乎威

明共濟責旅以山火山交互為體貴乎明慎並用

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

照剛則能斷

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終不為邪暗小人

所惑而易其所守

雖微細事不可苟皆當處置合宜

已未善人與之不足喜已有善人毀之不足怒

凡事皆當謹始慮終

文中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切中

後世祿仕之病

政出於一則治有所統而民心信

則明並用折獄致刑之道也

事來不問小大即當揆之以義

心不錯即諸事不錯矣

輕與必濫取易信必易疑

君子性義是守命有所不為

韓魏公范文正公諸公皆一片忠誠為國之心故其

事業顯著而名望爭動於天下後世之人以私意小

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哉

方為一事即欲人知淺之尤者

余直不欲妄管一人前時妄管人或終日不樂或連

日不樂

事小有處置不得其法則不快必皆得宜心乃快

然而足

敬以持已謙以待人所以寡過矣

順理都無一事

順理則泰然行之無所窒礙不順理則蹇矣

以己之蘆病人之貪取怨之道也

蘆而自忘其蘆則人高其行而服其德

吾思人有貴而自滿者所謂位不期驕也此不可不

戒

守約則能泛應

待人當寬而有節

作事只是求心安而已然須理明則知其可安者安之理有未明則以不當安者爲安矣

僮僕姑取其給使令之役二六三其言恐大有害於事

爲政通下情爲急

聖人爲治純用德而刑以輔之後人則純用法術而已

錦衣玉食古人謂惟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分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即侈用無節

甚至根本皆綾綺之類宜其無日此余有目

覩其事者可以爲奢侈之戒

正以處心處以律已處以事長信以接物覽以待下敬以處事此爲官之七要也

爲吏不可一事苟且如文移之類皆當明白凡所爲當下即求合理勿曰今日姑如此明日改之一事苟

其餘無不苟矣

婦人女子之言不可聽余見仕宦之人多有以是取敗者不可不以爲戒

舜清問於下民忘其勢而通下情也

唐人詩曰足知造化力不及使君需吾有取焉四以其能治不能以其賢治不賢設官之本意不過如此有假官威剥民以自奉者果何心哉

去弊當治其本本未治而徒去其末雖衆人之所暫快而賢知之所深慮

人皆妄意於名位之顯榮而固有之善則無一念之及其不知類也甚矣

機事不密則害成易之大戒也

不爲衆譽而加喜不爲衆毀而加戚其過人遠矣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氣象則不爲區區聲利所動矣

爲善勿怠去惡勿疑

恭而不近於諛和而不至於流事上處衆之道

事貴審處古人謂天下甚事不因忙後錯了真名言也

廉而不公者只是人欲之私

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是理明而

不妄取無所爲而然上也尚名節而不苟取猶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斯

又爲次也



操得其要則不待深懲重賞而人自化於廉孔子曰  
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程子常書視民如傷四字於座側曰某於此有愧大  
賢尚然後之臨民者當何如哉

天下大慮惟下情不通爲可慮昔人所謂下有危亡  
之勢而上不知是也

不欺君不賣法不害民此作官持已之三要也

李景讓母鄭氏口生不勤而祿猶災其身雖婦人之  
言亦可以爲居官急職者之戒

人遇拂亂之事愈當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行

六言德上書卷五

十

有窒礙處必思有以通之則智益明人於動處難得  
恰好纔動便有差所以發而中節爲難也

固不可假公法以報私仇亦不可假公法以報私德  
下民之冤抑不伸者由長人者之非其人也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濟蓋天下事其非  
分所當爲凡事苟可用力者無不盡心其間則民之

受惠者多矣

昔人謂律是八分書蓋律之條目莫非防範人欲扶  
翼天理故謂之八分書

人之所爲不犯律條即爲義化之則爲非義則律爲

六言言可見

無告不廢困窮聖人之仁也

以小事而忽之大小必求合義

法立而行則人不翫

事合義雖大不懼不合義雖小當謹

偶一事發不中節終夕不快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豈惟爲人君當然哉

凡爲人臣者亦當守此以爲愛民保已之法也

天下之獄自古不得其平者多矣掌刑者可不擇其

人乎

六言德上書卷五

二

偶過長清知已斷一獄事不得其平重有感於心而  
知天下之獄不得其平者多矣

待小人嚴而和

分外之事一毫不可與

謀利計功乃人欲之私學者之通患也

王伯之分正在不謀利計功與謀利計功之分

忠信積久可孚於人不然則言出而人弗信矣

人纔動即有差故君子慎動

當大任有一毫私心人必見之

作官常知不能盡其職則過人遠矣

人譽之使無可譽之實不可爲之加喜人毀之使無可毀之實不可爲之加戚惟篤於自信而已

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皆一定之理君子知之故行義以俟命小人不知故行險以徼倖

爲治遠者大者不務而近小是急衆人之言也

法者輔治之具當以教化爲先

上未作禁游民所以敦財利之源省妄費去冗食所以裕財利之用

財出於民費用廣則財不足財不足則賦歛重賦歛

重則民窮民窮則力竭力竭則本搖矣

民至愚而神不可欺也惟至誠足以動之

人已一也後人之脂膏以自肥其不仁如是哉

春秋最重民力凡有興作必書聖人仁民之意

深矣

人之所爲一有不實即爲妄矣

凡事分所當爲不可有一毫矜伐之意

伊傅周召王佐事業大矣自其心觀之則若浮雲之

漠然無所動其心

清心省事爲官切要且有無限之樂

窮通臞好之說士大夫所當知

君子思不出其位而天下定矣

犯而不較最省事

易簡處事自無勞擾

事來只順應之不可無故而先生處端

交馳於聲利之場而此心存焉者寡矣

庖丁解牛而技經肯綮之未嘗嘗只片成事順理自

無齟齬也

應事最當知幾

人好靜而擾之不已恐非爲政之道

名節至大不可妄交非類以壞名節

守官最宜簡外事少接人謹言語

應事差錯由心不專

與人居官者言當使有益於其身有惠及於人

天之道公而已聖人法天爲治一出於天道之公此

王道之所以爲大也

霍光小心謹慎沉靜詳審可以爲人臣之法嘗提省

此心勿令昏蔽妄馳即處事少錯矣

常人纔有觸即有不平意只是量小

處事最要安帖定善即無暇隙之可議

庖丁解牛只是順理人處事能順理即如庖丁無金

牛矣

不度事勢之可否故妄作

凡事皆當推功讓能於人不可有一毫自德自能之意

晉伯宗每朝其妻必泣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後伯宗果為三卻所害伯宗之事有先見之明如此

只循理凡事無不順序

大臣行事當遠慮後來之患雖小事不可啓其端亦有小廉曲謹而不能有為於事終無益

事往之非者不可拈起說

人臣當各立於其職不可有出位之思

不知時識勢而妄為即孟子所謂小有才而不知君子之大道

天地不交無以成化功上下不交無以成治功

進退出處只當居易俟命

人臣事君當竭忠盡誠雖細事不可欺雖曲禮皆當謹

道皆歸於人君之一心大臣正君之職於是可見

易以中正為吉故處事貴乎中正

諸最先作事次之

歷事之久尚不知幾焉得為知

雖細事亦當以難處之不可忽况大事乎

細思處事最難

聞外議只當自脩自省

所謂王道者真實愛民如子孟子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以是施之則民愛之如父母者有必然矣

立身常在禮義中不為清議所少

民不習教化但知有刑政風俗難乎其淳矣

事無大小皆當致謹

行王道則黜霸功行霸道則棄王道後世有王道並

船之說非矣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直道而行也是則三代之治後

世必可復

唐郭子儀竭忠誠以事君故君心無所疑以厚德不

露圭角處小人故讒邪莫能害

才氣

三代王佐事業皆本於道德後世輔相事功多出於

思雖不能周於人而心當常存於焉

孔子曰焉用殺論語二十篇無以殺字論為政者聖人之仁心大矣

聖人為治推其固有之善及人緣有私意即入於權謀術數矣

處大事貴乎明而能斷不明固無以知事之當斷然明而不斷亦不免於後艱矣

孔子稱孟之反不伐如漢丙吉深厚不伐善恐孟之反不能過也

聖賢成大事謀者從戰戰兢兢之小心來

聖人最重民力觀春秋所書可見

雖能建立大事功而不知道猶為淺故君子貴乎知道

好善優於天下若自用已能惡聞人善何以成事功帝王為治之本在德其次莫先於用賢才脩治法流

法者禮樂刑政是也

聖人之治天下仁心仁政本末具舉

聖人子民之心無時而忘

柳子晉文公問中原議胡不讀

信而後諫表信則以為謗已也君臣朋友皆然可不

慎哉

於人之微賤皆當以誠敬待之不可忽慢稱意之事不可加喜喜則為外物動矣

為治舍王道即是霸道之卑陋聖賢寧終身不遇孔孟不自貶以徇時者為是故也

游民事末作及隱於異端者多則力本者少矣為政清其源而流自潔

聞政之善則喜如復卦之亨也治大衆必有容乃可易曰包蒙吉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利仁者之事即王

者之事

道與治道不可岐而為二道與正所以為治道孟子之後知王霸之分者蓋子

聖賢之忠厚不可當如明道之六分明不容於時猶謂已學未至當時誠意不能動人其忠厚如此

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王道

仁政皆自此出有一夫之不獲其所聖人之心為之

戚然不寧

行止久速皆有理焉順理處之可也

行止久速由乎天故不可尤人

書言罰弗及嗣賞延于世此聖人之仁心也故賞當過於厚而刑不過於濫

明道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學者亦不可無此志必君臣同德乃可有爲

出處去就士君子之大節不可不謹禮曰進以禮退以義孔子曰有命孟子不見諸侯尤詳於進退之道故出處去就之節不可不謹薛子粹言已有者今不重出

從政名言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薛瑄撰瑄有讀書錄已著錄案瑄年譜宣德元年四十服闋至都上章願就教職宣宗特擢爲御史尋差監沅州銀場此書第二條稱吾居察院第四條稱余始自京師來湖南則作於奉使沅州時也其言皆切實通達然精要已見讀書錄中此其緒餘矣



石函平砂玉尺經六卷後集

四卷

〔元〕劉秉忠撰

天一閣藏明萬曆三十四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玉尺經四卷》

提要

石函平砂玉尺經卷之一

元太師文正趙國公邢州劉秉忠著

明太師文成誠意伯青田劉基解

敬仙賴從謙發揮

審勢篇第一

天分星宿地列山川仰觀牛斗之墟乃見衆星之拱連俯察岡阜之來方識平原之起跡

五行之氣在天成象而日月星辰見焉紫微太極起于亥子之中天市東垣起于寅卯之區少微西

卷之二

一

掖在坤兌之間太微南極在巽巳丙之首中有一星尊居于內而二十八宿環逮于外故牛斗之墟左爲帝星所居之處其列宿則隨斗柄所指而拱向之附天而行是謂天經五行之氣在地成形峙而爲山岡壠阜散而爲平原郊隰流而爲江淮河漢故山川之流峙莫非是氣之凝布然平原曠野皆根于岡壠分布四維而成形故察岡阜之所來則知平原之發跡矣

萬山一貫起自崑崙

山麓之散見于地雖有千萬之多而其龍脉之來皆出于崑崙按搜異錄及地志圖言崑崙山高一萬八千九百四十七里中峯齊天在中國計之崑崙則在西北乾兌之間實天下山川之祖而五嶽之入中國又衆山之大宗也

嶠出孤宗分行八極

崑崙之山上方而下圓周圍一萬二千七百里九十三步嶠分四面東北出角居艮東南出角居巽西南出角居坤西北出角居乾乃爲四勢下山之

頂六千七百九里十三步旁乃條分四正東條居震南條居離西條居兌北條居坎上按八卦下按八方乾坤艮巽開五龍生氣之門坎離震兌發五氣官旺之脉是謂八極八極者又萬山之大宗也乾坤坎離及兌歸絕域而西通瀚海艮震與巽三條入中國而五岳分居

乾坤坎離兌五條分歸西北及正南入羌夷蠻種之地龍脉出析俱不可考惟艮震兌巽三條獨入中國分居五方爲五嶽之山又中國山川之大宗

而分勢施生東南巳巽行龍出身行十一萬九千六百五十一里八步結帝王之都三起蛟龍之北一百四十七水穴三十六其間產忠貞育英才出聖君賢相者七百二十六聚精拔秀爲卿士大夫之地不計其數蛟龍行龍出身八萬四千一百里入海結帝王之都一起蛟龍之地七十二頂穴一十有八其產大聖人之地五出賢人良相五百有七穴爲卿大夫之地不計其數甲卯行龍出身行八萬一千五百六十里止於伊洛源澗之交結帝王之都三起蛟龍之穴二十有四產聖君賢相侯伯五百五穴其間鍾氣發秀爲卿士大夫賢士之類比艮巽之龍尤多

是故黃河界而西北丑艮行龍

黃河之水派自崑崙崑崙艮寅之左甲卯之右界艮丑于東北之首限甲卯于正東向東曲折而流入中國至河套之北出峽之左而山西等路右臂至汴之東南左紆徐州之東北入海故河之西北乃丑艮行龍實爲坤申之氣入首故燕冀至青兗之地

多坤申結穴自右轉為坎局左顧為兌局趨巽為亥龍無離異其震穴蓋水趨東北故也

賴敬仙云崑崙丑艮落脉為坤申之氣入首者水多東流燕冀雲朔之地為坤氣腰落青徐之地為坤氣之盡龍黃河其界也直沽其派也開州以南其左臂也遼東其右臂之盡氣也其脉直遂無曲折河北氣散不收故其民多直魯性剛風氣強勁少詐詐民不戀家不久富官無三代然而清泉穴漢氣從下升產聖賢為文章之祖有英才為一

卷之一

四

時之盛女子美貌而無恥皆其氣之應也

長江限而東南異辰起祖

崑崙東南孤角分條自康姑九萬八千七百五十里出西苑天竺西番南界曰六國山之北一萬二千里通巴西之嚴鵬山分枝三派左股出陝之南為雍之右衛中股歷憑旗發派為荆襄之南衛渡祁山起南嶽衡山為離宮之火星憑旗右股作成都之左衛而止嚴鵬南股歷雍思入東蜀之南為成都之右衛過東北起平華頂分三股右股為雲

南之右衛左股過四川之東北作雲南之左衛過雷磨山起二枝一枝出辰州以南為貴州之西北設一枝出貴州之東比分岐南一枝入廣東趨南海一枝入廣西與辰州之北界合行過東梅峰為廣東之北護即福之南條山之梅峰四角分枝入豫章之西南盡于九江渡江過黃州作湖廣之下流為河南之東北障梅峰之北用入建者過潛陽山起祖為建之西南障歷鉛山左臂為建之北障即浙之南衛自建寧出漳江之南而入海右臂分

卷之二

五

結諸洞鉛山左臂二條一條入福建一條入浙東歷處州分二條一條自溫入海一條自台至四明入海其鉛山之左股一條踰玉山蓼花峰起頂出三條一條出饒信一條出南康渚澤都陽一條自祈門入至浙江臨安之西起天目甲卯行龍為兌氣入首至古杭左回右抱合氣結穴為錢塘其左支歷吳亭至海島入海而止其丑艮一條至寧國西界分派一枝入海子江過含山經六合從大興入海

界歷句容而爲長山一枝自東而西逆回爲建康之北衛一枝自西過東至潤州出靖江入江經歷十一萬九千六百五十里入海其中分枝異派不止數百逆行順行各有所趨故是岷山以東嶓山以西地多離龍雲南之水自北而南地多坎艮乾龍貴州北界地多震巽廣東之界地多坤艮兌乾自廣以西巽震艮坎受氣豫章以東巽震之交北界則坎艮是貴閩福之南坤申得氣而北條則兌亥坎成胎臨安爲坤兌之交建康得南離之氣蓋

以長江之水趨東北故也

賴敬仙曰北條之東南出脉者爲乾亥行龍且巽宮之氣煖而風和亥未得之則生意條暢枝葉茂盛故自南條向南者氣愈和而散漫鳥獸稀革民乃和故南方之人散而不聚不服教化然多洞穴水從穴出故曰潛水人久奸淫同域異音語言不

多膠股合脉穴地出水民風頑不知禮無父子君臣之義淫貪無耻龍蛇出沒嵐氣時行民多病疫語不通音其風土氣習類如此

惟寅甲卯乙之落脉爲河江中柱之根基

河源之左自寅甲卯乙當震之首落脉起帳出一萬四千里爲蘭花嶠至三萬三千七百一十六里爲喬黎山至一萬九千里入榆茨山過西域羌胡南慕西首山行一萬二千二百五十里入中國至函谷漣奇爲秦漢又一條分至南楚之北界一條

分至同原之北界入河中條之洛長江東限黃河

西流餘氣及洛陽通泰入海是知震脉之落爲江湖之中柱其龍獨尊其氣獨正出震入離大都二區卜年悠久民安物阜文士萃出風氣正直民無詐奸上下從化皆其應也

賴敬仙曰其地多坤申龍兌局離垣出荆湖者多亥句民俗朴素少文

源之分別猶體骨肌肉之相附肌肉麗于骨行于肉中知血脉流動之情見肌肉榮枯之

凡山之脉起自崑崙是崑崙為山之首而氣脉之行因山而見猶人有體骨之格氣脉流行分布而散漫為土皮猶人之肌肉土不離山猶肉不離骨也乃知平土之氣皆根于山山自東來則土脉之氣隨山而出故曰肌肉麗于骨外山行則水隨水猶人之血脉也土無水則不養故龍脉必得水而游行于地中為氣行而外見為水水者氣之迹也界乎外將以固乎內而氣脉得以行于地中矣故

卷之一

八

水神流動之處可以驗氣之出入流于東則山氣之東行可見矣無水東流而氣反西布之理所謂龍行則水隨蓋氣行而水自隨也血脉流動經絡秩然條理貫串故曰地理天經地理合而為一觀乎天文而地理之妙用顯然

是故眾水趨歸東北而坤申之氣施生

土凡坤申行龍水必趨流東北其氣脉之使然也故水神倒東北而行者其地多坤申之氣結局三

坎離艮震之龍于東北交媾者非真龍也龍之不正則穴不正未有不絕滅而貧折者

賴氏曰水歸東北則龍首在西南而尾在東北地盡從東北而行遇水則氣止而受局雖有轉關只博得乾兌之氣而已坎離艮震之地為坤申行龍者必無

斟流來向震辰而乾亥之龍育秀

假如眾水流向震辰之方交會合流而去則土脉之來必自乾亥行龍故求龍于東南之交者始真

卷之一

九

轉關則壬子龍亦結地坤申之氣左關者亦可取惟離巽震艮氣之不入故尋龍者不當于乾亥之砂頭立穴也

賴氏曰東南水聚之處界水倒右有震穴界水倒左向北流有兌穴離艮巽三龍決不立下龍從西北方來水自東南合者氣向水交媾情意已在震巽無逆至之理

中卯成胎不食酉辛之氣

震龍入首向西則西為震氣之至而東為氣出之



門。故向砂之西首立穴。是氣止水交之處。穴若自東首立標。則收酉辛氣入穴。原本氣。西豈有兌氣返東之理。所謂不食酉辛之氣。言氣不入于東。而震龍不食兌氣。時師不知龍脉之起止。不審水神之來去。不明地氣之所從。只看坐對。指東畫西。謬立標穴。其擠人于害。不可勝言矣。

午丁生意。豈乘坎癸之靈。

午丁行龍者。水神必自南而向北。合流而去。凡見

卷之一

十一

此水步龍立穴。須向水流交合之處求之。則午丁生息之氣始聚而成地。若不下水城出合之所。而反向南之上水處立穴。是乘坎癸之靈。非穴也。下之必絕。

觀衆水之交。而雄雌乃見。

山爲雌而水爲雄。猶人之有男女也。龍盡水合。雌雄交會。猶男女合而爲精血。此玄妙之處。萬物化生之大關也。然男女之玄關。在腎二脉之盡。故男女精竭。兩尾相對。猶山盡水合之處。正牝牡交媾。

之妙。含英育秀于此可見。

賴氏曰。龍至水交之處方止。脉盡氣聚。乃爲真穴。水不合。則龍脉未止。龍脉不止。則氣行未住。故尋龍定穴。必于水交之處求之。方是。

察萬里之平壠。而首尾當知。

平原曠野。雖萬里之遠。而求其脉之所自。必有山龍以爲之根。猶四肢分職。而元首在上。起處爲首。盡處爲尾。其理一致。故尋平洋之地。必求首尾之所。自然後察其大神之去來。以觀其交會止聚之情。則真穴自見矣。

卷之一

十二

賴敬仙曰。崑崙山。天地之首也。五嶽四瀆者。心腹也。支流分脉。散于八極者。四肢也。以中國而言。五嶽者。萬山之首也。知山之首。可以循脉之分。知脉之分。可以見龍之止矣。

縱是回頭顧祖之龍。豈脫父母木生之氣。

雖云甲卯行龍。不食酉辛之氣。然亦有回頭顧祖者。如甲卯行龍。而氣脉反向甲卯結穴者。名顧祖之地。雖逆回成穴。而砂頭起脚。須從震宮發來。關

轉逆水向震乃真轉關處若被水流斷則父母本  
生之氣已爲水神隔絕矣非真地也右關水左倒  
兌氣入首從兌局作用左關右水倒乾氣入首從  
乾局作用又不當以震氣立法取之舉一龍而七  
龍之法同例

賴氏曰兩砂並出股長股短邊粗邊細其短而細  
者必縮粗而長者必伸粗大雄急勢必曲指向砂  
之短處挨歸故多結回龍之地又盤龍之地或爲  
下砂所壓而曲指轉關者亦有回龍盤龍之穴然

卷之一

十二

必得父母本生之氣不脫始行之砂隨水轉關而  
成方爲大地

故順水直衝而逆回結穴方知體段之真若還逆水  
直衝而合脊在後斷是虛花之地

回龍之地其砂頭不從本生之方而來但只逆水  
直衝而上其水流向背後交合者皆非真地時師  
指曰上水魚飛天龍者甚謬雖其體勢宛轉坐應  
整齊亦是虛花蓋合流在後則其砂之行氣終趨  
向于交襟之處也

乾源壙野鋪壇細認交襟

有數百里平洋之地前後左右又無溝壑溪澗如  
鋪壇展席一望無際此等形體既無水神可考其  
出入又無回阜可辨其來去何以察其龍脉之行  
止穴情之定否如見此等平地亦必有微茫之水  
可觀蓋溝潦之水必有所歸而微茫之水去留亦  
足以察其龍脉之行止凡水必歸趨于卑下而低  
渴之處爲衆水之所歸雖微茫之水亦可以見其  
會合交會于東則尋兌氣之入首交會于西則尋

卷之一

十三

震氣之入首細心詳察必得真情古云高一尺爲  
山低一尺爲水正爲平洋乾源壙野之地立法也  
賴氏曰龍脉有起伏隱見故砂水有微茫之迹龍  
脉有住結故雖溝潦亦有交合認微茫之分合考  
溝潦之去處而真龍自明然水曰微茫則至細難  
認非智者目力心思之巧不能也

乾源壙野鋪壇細認交襟

山龍窮盡截頭指角鋪出平坡左右無水夾隨行  
送前無溝壑溪澗界合如此察龍雖無水法可辨

然其龍脉之出若有真龍結穴則其氣止融聚之處必有正脉垂落或微茫以界于左右旁分砂翼上首如月角之出兩肩兜轉護衛周匝或一重二重或四五重隻隻向前兜堂收氣或左右肩肘抱出砂頭宛轉曲折到堂橫過做微茫案應者其地方真或從別支分脉曲折到堂直拜堂局旁分兩翼覆冒于本砂之左右者亦佳故看平地落頭無處尋其住結只于月角兜收與不兜收砂頭轉匝與不轉匝而龍之住與不住穴之結與不結方見

卷之二

十四

又有四五山頭出脚平坡充須辯其何山落頭長何山落頭短旁角從何方兜轉則知其五山和氣交合成穴其法尤微得此穴者富貴雙全萬子萬孫一二百紀福力

石函平砂玉尺經卷之二

元太師文正趙國公邢州劉秉忠著

明太師文成誠意伯青田劉基解

敬仙賴從謙發揮

審氣篇第二

龍分三八氣屬五行定陰陽消長之理明孤虛旺相之因

地支一十二位以四維八干配隸于交中併而為二十四位以甲庚壬丙隸于四正之宮乙辛丁癸

卷之三

十五

隸于四庫之地乾坤艮巽隸于四維之方三合以亥卯未屬木而乾甲丁從之巳酉丑屬金而巽庚癸從之寅午戌屬火而艮丙辛從之申子辰屬水而坤壬乙從之經云從氣者是也乾納甲而為金巽納辛而為木艮納丙而為火兌納丁而為金坤納乙而為水離納壬而為火坎納癸而為水震納庚而為木經云納氣者是也以上五行論之則寅甲卯乙巽五山屬木巳丙午丁屬火庚申辛酉乾屬金亥壬子癸屬水辰戌丑未坤艮屬土分布四

方萬古不易之定氣也。若三合羅紋之法。則以土寄旺于四方。而生氣配于水神。長生于坤。旺于子。而無正位。用水火木金為四經五行。如筮家之妙。用亦古人之深意也。推生旺休廢。以明陰陽消長之理。而孤虛旺相。亦于此而可知矣。

是故癸壬來自兌庚。乃作體主之象。坎水迎歸寅卯。名為領氣之神。

卷之三

二

壬癸為北方之水。水龍自庚兌而來。出自印綬之鄉。從生趨旺。秀氣乃全。甲卯為東方之木。水龍領氣入東方。生甲卯木。是坎龍行體。木龍入局。水木相生。秀氣乃出。此言旺龍乘生氣而結局體製也。賴仙云。坎龍自西兌出身。震龍自北方出身。皆不犯鬼氣剋泄。而鍾靈萃秀。周密完固。若入首一節。更不混關殺。如坎龍單行。卯龍單行。不與寅甲壬亥相間。則水木之氣清純。而富貴雙全矣。

三陽交泰。而震星呈祥。四伏生噴。而天罡蝕氣。

丙午丁為三陽之地。氣為苗裔。從震艮二方起祖。則廉真貪狼之氣。趨至南離。而火神愈明。且秀此。

是長生發足旺方入首之意也。然火炎而性烈。又自東方行龍。則猛威之性。恐為回祿之災。須得坎方有山水相制方妙。或坐水穴。亦可。辰戌丑未為四伏。蓋四金之地。五龍所畏。天罡所臨之地。為貴人不互之鄉。故曰天罡蝕氣。凡龍入首。若犯辰戌丑未。曰四伏生噴。立見災害。楊公云。先看金龍動不動。即此意也。

卷之三

十七

賴仙曰。午龍從雙山三合作戌向。或辰向者。多不發福。乃助火黨。又禍之故也。更坐火穴。則殺到局。必主回祿。從納甲作壬向者。極妙。若巽辛二龍入首。切忌辰戌。決難立穴。即出少亡孤寡。子孫絕嗣。問有丑未二龍。從丁癸行者。略通。亦宜避其正落也。

金臨火地。自焚厥屍。木入金鄉。依稀絕命。

兌金行龍。趨向午丙立宅。是金臨火地。向上火來。剋金。為自焚厥屍矣。若轉至丁龍入首。則為陰陽相趨。至巳宮入首。為旺龍趨生。雖巳丁屬火。亦不忌也。甲卯木龍。行至坎宮。雖曰趨生。若轉至兌宮。

庚酉方上到頭則木入金鄉而受制絕命如見此地則當從金氣取用而不宜以木論也若木龍長而金氣短則宜以木氣論其入首逢金剋而絕命不成穴矣。

火龍畏見兌庚遇北辰而自廢東震愁逢火劫見酉兌而傷魂。

丙午行龍向西兌則火為金氣泄剝而展至亥壬之地則火氣廢絕無餘矣甲卯行龍向丙午則木生火而氣脫復入金鄉於申酉入首則木絕于申

而魂氣俱傷矣。

賴仙曰此言火龍不當從兌坎結局木龍不當從離兌結局如震木在八將之列丙丁在六秀之宮行龍出身本秀麗然入首受制亦不是局坎兌入首本是清貴不宜木火行龍也楊公曰行得好不如立得好此言有理。

是故陽龍左旋從生趨旺陰龍右歸自旺朝生。

陽龍自生方至旺方為左旋即楊公所謂陽從左

所謂陰從右路轉相通也然皆要得生旺之本氣成體製矣。

賴氏曰陽龍左旋從本生上起長生順行如水土生居申沐浴酉冠戌臨官亥之類陰龍右歸從死位上起長生逆行如水土生于卯沐浴寅冠帶丑臨官子帝旺亥之類其排山起運陽龍從左陰龍從右如坎為木坎水成寅戌辰戌午順布六爻以定才官父子兄弟之屬巽為木巽木辛丑辛亥辛

酉逆布六爻以定才官父子兄弟之屬各從所在方位砂木吉凶而斷之萬無一失。

最喜來乘于進氣切忌陷入于休囚。

此結上言龍脉自生方入旺方或旺方入生方皆為進氣若生旺二方又行至死絕之地入首結局者皆陷入于休囚矣龍休雖秀亦無用也。

到頭因謝旺水聚而財祿在旺入首衰微生神會而人丁可救。

未入首之氣休囚而或得官旺水聚明堂則龍



穴雖內而外氣清吉亦能發財或得長生之水氣  
流至局前則內氣雖廢而外氣不絕亦能興旺人  
下終不致于絕嗣

川貴雙興並至那堪兩敗重逢

得生旺之龍而又見生旺水神到局此謂雙興並  
至則富貴綿遠發福悠長人丁財祿兩無所欠若  
不能用向收掣龍穴休囚而水神朝局又見因謝  
是謂兩敗重逢必致敗絕無疑楊公為人救貧只  
用向上五行論水法出入之吉凶要方水來向就

卷之二

三

胎養則兼水已在生旺方矣以向就水因水立向  
此收山出煞之玄機救貧續嗣之妙用也

賴仙曰楊公立雙山五行之法以來龍入首用三  
合取生旺之位者立法之經制也砂水不合而以  
三合從向上取生旺之位者用法之權也水不合  
法而以向上避之是取外氣之吉以爲人造福耳  
蓋以內氣雖吉而外氣或凶從內氣立向而不顧  
砂水之凶惡則外氣亦能損內氣故有吉地而多  
凶者此也楊公深得妙法誠救貧之奇術也

生氣短而死氣長凶多吉少死氣短而生氣長福重  
禍輕

凡來龍身生旺之氣長而入首死絕之氣短則始  
遷之時必致生禍及至龍步行運到生旺之處便  
能發福故吉多而凶少凡龍身死絕之氣長而入  
首生旺之氣短則初葬雖吉而龍運步至之時必  
生大禍故凶多而吉少

賴氏曰入首休囚者有砂水可收則收歸向上便  
初葬之後亦能發福不致受休囚之禍無砂之可

卷之三

三

收則以入首從生氣立向亦可

顧祖頭頭逆勢重于舉鼎遭傷歷劫進氣輕似鴻毛  
四頭顧祖雖盤曲可愛勢力若有舉鼎之重而來  
歷之地若遭鬼氣分劫至于入首之虞英靈耗散  
似鴻毛之輕矣言蓋龍之地福力反輕示人不可  
以顧祖而迷指爲大地也顧祖頭龍之地最要水  
纏玄武則氣力乃鍾不然後氣脫去反不爲美  
賴氏曰水龍轉離既泄于火歸于兌復戰于金經  
歷多少題語曰來龍之勢重而入首之氣輕縱

其能又乎。

是故壬剝癸癸剝壬。水龍互用而自純。

坎龍入首而本初之氣得壬癸互換不失本方休制則始不犯鬼煞孤空之耗。故云水清寶瓶互用而自純。蓋言龍不雜也。然得癸方入手尤佳。

丁換丙丙換丁。火氣相須而不疚。

丙丁皆係火神。丁龍換丙丙龍換丁。雖是陰陽相雜而不純。然為一家之氣。故丁龍不以丙陽為丙龍不以丁陰為害。所謂相須而成者此也。丙

為陽火。但理氣淨陰淨陽又係陰也。故丙丁互換皆吉。

賴氏曰壬癸雖屬陽龍而亦自有秀氣。非若寅甲之比也。故壬癸互用而亦純。丙丁相須而不疚。若寅甲與卯同行申與酉同行辛巳與丙丁同行則氣雜而有病矣。

亥龍忌雜乾壬許通一路。異地怕兼辰巳。只受申行且受無庇。曲來有玷。

乾與亥同宮乾陽而亥陰。壬與亥同宮亥陰而壬陽。

陽二氣本不相通故亥氣犯乾壬者必絕止宜直

受不宜曲折故許通一路如帶乾壬而來立穴犯之不可須避其所犯挨歸亥上其巽龍與辰巳同行亦然犯巳氣未必盡絕侵辰氣則人無子遺矣。寅甲艮何堪並至酉庚辛乃可雙行。

艮龍為六秀之尊得之富貴極速然與寅甲同界其出身入首若有毫厘之差則福咎頓異若犯丑龍同行雖為不吉然不失陰陽一体尚可裁穴則寅甲之不可毫厘犯也酉與庚辛總為一家庚雖

穴清亦為陰氣故三龍雙行換五入局亦成大地不比寅艮之多疵也。

乾坤二位到頭雖受福而終歸敗絕。

乾坤老亢退居西北西南以其生氣竭也故龍自乾坤入首者砂明水秀外氣清靈亦能發福者然

老陰老陽終無生息故必歸于敗絕亦其理之必然故後天之卦以乾坤處西北西南正此謂也。

辰戌兩龍入首縱利達而世受孤寒。

辰戌丑未為四金之地然鬼牛二氣雖烈而亢安

之惡尤甚故甲戌得丑未而取貴辰戌則天乙不臨亢妻為害能使人絕嗣此辰戌二龍雖發者一時得砂水之福而子孫世見孤寒與乾坤兩龍之害無異乾之凶尤甚而坤極能發財但出人夭壽寡母坐房辰戌亦甚凶惡而丑未又次之

賴氏曰筮易家以乾坎艮震屬陽巽離坤兌屬陰古之堪輿法取乾坤坎離為陽者何易曰老為陽而少為陰乾為老陽坤為老陰老亢而退居坤亦以陰而從乾坎離本中男中女而居子午之正

卷之三

二十四

交極而不變故從陽至于震為長子代乾施生巽為長女代坤施生兌艮始交氣方生息並列為陰此八卦配龍之木初吉凶之正應也

是故辯方定位究二十四字之興衰

五行之氣土從水寄為四維東木西金南火北水各有方位而其生其旺並從一十二支辰之中配以四維八干如水土生于申旺如子之類十二十四位上究之知其興衰休廢以為立穴審龍之法

立穴朝迎察七十二龍之關殺

十二支辰各配以渾天甲子甲丙戊庚壬乙丁巳辛癸所屬之納音如甲子乙丑金丙寅丁卯火之類及甲乙巽丙丁坤庚辛乾壬癸艮四維八干之主甲空亡共七十二龍以審來龍立穴之關殺避其所侵趨其所喜更以六十龍均分于格盤以辯坐穴之關殺如癸龍當壬子巳丑之期宜避乙丑龍而坐丁卯是以金龍而受水向為向制也

卷之三

二十三

百六十五度穿山甲子透地渾天之殺學者亦宜講求

龍落空亡須明避忌向如刻制亦達推移

龍落空亡即七十二龍之說忌圭甲空亡之法也

至如何制向生之訣楊公用玄空五行以消息之取二十四山八水四金五行之生剋以定避忌之方此一法也又有用縫針取渾天六十龍五行以消息之此亦一法也又有穿山透地用三百六十五度五行以消息之此亦一法也立法多端理雖

歸一兼行並用多莫取決只從玄空五行如揚沙之法亦無不驗

賴氏曰穿山渾天甲子圓布三百六十五度按二十八宿分金過度配五行所屬是名星度五行用之于立穴配向如穴坐火喜對面木火星度木見火則相生火見火為比和故也若火見水為剋入見金為剋出所謂相戰則凶也又如亥山入首坐乾向巽要得透地龍水度為生氣主富貴雙全坐火度則犯關殺必傷人丁而敗財祿矣誠非細故

而庸師可引此誤人哉

審陰陽相見之宜察曜氣侵凌之咎

艮見坎見震見兌見巽見庚坤見乙乾見甲離見壬坎見癸為陰陽相見如長龍到頭別無山水可收可避而丙上有山水相應則向首宜指丙方為陰陽相見蓋艮自與丙配意氣相悅猶夫婦之翁合也自然發福若指他向則與長龍氣不相干矣他做此不如順氣之便如歌曰坎龍坤見震山巽龍乾見馬兌龍艮見虎離猪為殺罪犯之策也

卷之三

三

一葬休假如巽龍到頭西為殺曜其方有砂水則

或水歸堂各為惡殺向首亦宜忌之昔用雙山五行三合論之則以生龍朝旺反受其禍又況巽龍見酉水到雖不向西亦且有害而況可以向之耶獨巽龍酉水與三合難收故特舉之耳餘倣此賴公曰坎龍忌辰水坤龍忌卯水震龍忌申水巽龍忌酉水乾龍忌午水兌龍忌巳水艮龍忌寅水離龍忌亥水向亦相同互相避忌者何也殊不知坎水受辰土剋坤土受卯木剋震木受申金剋巽

卷之三

三

木受酉金剋乾金受午火剋兌金受巳火剋艮土受寅木剋離火受亥水剋此名八曜殺縱直龍吉地犯之召禍不輕故八卦之刑害有如此惟明覺不昧領會通神

二十四山之興衰七十二龍之關殺主甲之空亡曜氣之侵凌惟明覺者為能審之而不昧或避或忌領會于心通其神妙然後能盡善盡善亦造化改大命救濟人貧

卷之三 經卷之二 終

不函平砂玉尺經卷之三

元太師文正趙國公邢州劉秉忠著

明太師文成誠意伯青田劉基解

敬仙賴從謙發揮

審龍篇第三

詳觀先聖之遺言方識尋龍之要訣

古先賢哲如楊筠松作尋龍賦有平地青雲之要訣曾楊問答有浪花滾月蘆花三疊等語劉江東有鋪壇展席田角坵筌之說考其理因得夫平地

卷之三

天

尋龍之訣殆與山龍同術而水神出入左紫于山也故下文先以砂行水輔發之

砂行水輔唱隨聯夫婦之情

經云乘風則散界水則止外氣所以止內氣氣為水之母水為氣之子水行則氣行水止則氣止水界乎外則氣止于內故凡龍行則水自隨如夫婦之相隨情諧意協亦理之自然也

遠砂回拜舞類告臣之象

凡龍之所止則四傍之砂自然回頭隻隻顧砂

回則水自然環遶局外交流到堂悠悠洋洋止而不動聚而不渙如拜如舞類臣之見其肅恭欽伏也

賴公曰砂頭迴伏盤舒如拜舞之象而水之來去屈曲之玄亦若舞聚蓄不流亦如拜又曰其靜如拜其動如舞

是故真龍發足之初猶萬馬奔馳之勢

大抵真龍之行砂隨水輔如萬馬奔馳之勢不可遏也

卷之三

天

砂如浪湧水似鱗交簇擁向外誰識方來之跡

真龍出身其遠從之砂夾輔擁推如浪之湧重重

疊疊順水趨路絕無回頭反背之勢水從砂去如

魚之鱗或分或合或合復分如鱗之交隨砂而行

滔滔向外不蓄不聚此真龍出身之勢如此形體

豈易得哉今之術師一見砂頭方正便指點曰某

龍某穴豈知龍有真體出身發足有住不住有正

龍傍龍有真氣為氣里砂點穴亦誤人矣

水似橫方砂猶勒馬軍中戟列孰知止札之蹤



真龍到頭則送從傍砂隻隻回頭相顧猶如勒馬  
四水交流過堂橫聚環抱如弓案應龍穴列如  
戟屯伏如軍有此形勢方見真龍止札不去乃結  
地也今之術師一見砂頭水面方正不問水之合  
流交會而竟從點穴亦誤人矣夫凡真龍結穴不  
在長流大水之傍亦不出大水之門多結于兩水  
夾流之中傍有護送砂塊送從而來直至入首之  
處群砂顧局或展開作案或纏或透外遞後擁必  
不出身露跡敵頭露面以泄真氣古人云好龍却

卷之三

三

是閨中女。張幕藏身不露形。正此謂也。

龍未住時其來如送。龍既住時其止如伏。左砂右歸  
右砂左歸。衆水朝堂。群龍躡足。

真龍未住其勢逐逐而行不容止也。及其住也其  
勢即伏靜而不動。左砂到堂向右或右砂過堂向  
左四畔環抱明堂其送從之砂躡足而朝拱護衛  
如此方是真龍住歇之勢。

注氣凝神雖招之而不來。前關後鎖將拒之而不入。  
砂顧水朝則氣注而不行。神凝而不散。靜而不動。

其止如伏言左右關欄前後擁護周密招之而不來  
拒之不去真龍入首之勢乃如此也。

故知水交沙會之方乃見真龍入首之地。

水交于局前沙會于左右此見龍勢歇泊之處而  
尋龍必須先看其局前後左右之勢何如然後詳  
其體制之美惡方可以得其情狀吉凶休咎之迹  
也。

勢或涓涓情猶赴海鴉飛鴈影極目天涯。

涓涓赴海言水去而不聚鴉飛鴈影言沙去而不

卷之三

三

顧此四句將以發龍行未住之勢如下文所云  
流神渙散而不歸龍尚去而不住。

龍之去晉觀水之行止水行則龍行水聚則龍住  
故水神渙散不收則知龍尚行去而未見其止泊  
也。

微星星散而不顧氣尚行而未收。

微星星散在傍沙揖伏拱護則可見其微星傍  
沙外而不顧星局則知氣尚行而未見其

或開門立而須知風翼游鱗

龍行而不住氣去而未收中有沙頭分布門面似有穴場可指點者此不過行龍上分枝結穴耳非氣鍾大地如風林宿鳥焉有靈翼急水游魚豈有縱鱗雖或發福非久長也

總然蓄水為關亦是斬腰截氣

真龍出身中間或得水聚之處分頭立而或枝水插肩破腹開立頭面此等穴場亦是斬截龍腰取氣立穴之法耳終非正龍自止氣蓄之地也如此

卷之三

三三

形勢必得目力之功心思之深者善能作用不失其法而獲福也

長砂展席取一節于枝流

長沙直出隨水而去如席之展無有堦界收拾不可立穴中間有枝水插破其腹勾取其氣入局者亦斬截之法也

大塊鋪求至純于配合

大塊砂頭渺茫而來如鋪氈之狀必使到頭得水交砂會陰配合然後融結立穴否則一片綠地

何所驗氣

參透玄機實可挽回造化古先秘訣豈容輕度非人此言斬氣立穴之法機巧玄微能挽回天地自然之氣凶者可轉而為吉非深於術者不能參透其奧也得其奧者足以參贊造化以與生人立命而使朝貧暮富也古人恐泄天機秘而不言也

卷之三

三三

元太師文正趙國公邢州劉秉忠著

明太師文成誠意伯青田劉基解

敬仙賴從謙發揮

審穴篇第四

龍從地起。有吉有凶。水自天來。惟清惟濁。

凡龍出身。須在十二支辰之方。蓋龍爲陰氣。十二支辰象地。從陰故也。然地支上行龍。身入首。亦有吉凶之異。如辰戌丑未。藏四時金氣。此龍入首。

卷之四

三

並不結穴。凡水神來去。宜在八卦四維之上。蓋水屬陽氣。天干象天。從陽故也。然天干水亦有清濁之殊。乾坤坎癸。水神來去。總非吉曜之類。楊氏所語。萬水盡從天上去。群龍須向地中行。以砂水分之。而不吉。凶蓋秘之也。

賴氏曰。氣行地中。取地氣也。水流地外。取天氣也。故龍從陰。而水從陽。楊氏爲人轉禍爲福。立法示人。曰萬水盡從天上去。群龍須向地中行。就局取裁。因外氣以立向。撥水入天干。移龍入地支。以

分天清地濁之象。召攝外氣。納就局中。移禍爲福之權法也。故尋龍賦終篇秘旨。無一言及來龍貴賤吉凶之別。且曰二節三節。不須拘。又曰前後八尺。須無雜。又曰不問坐向。及來山。死氣却。虛閑觀。於此則知楊公取用于外氣之去來。立向收山。以來生旺休囚之氣。何如耳。此蓋移禍轉福之微權。而其尋龍貴賤之法。默授于文仙江東諸人。而立言著書。班班可考也。稽諸古聖。龍穴砂水。止避孤。虛趨生旺。而未嘗曰龍宜地支。水取天干也。左

卷之四

五

仙人獨見楊公之意。秘之于書。而發之曰。龍從地起。有吉有凶。水自天來。惟清惟濁。獨以見龍從地支。而未盡言。水自天干。而未盡清。顯然示人以尋龍之法。不當專取于地支。而水亦不宜盡從乎天干也。

案

精靈聚於六秀之方。英粹誕于天門之上。

艮丙巽辛。兌丁爲六秀之位。以天市垣在艮。太微垣天貴星在丙。主天下之祿。天乙在辛。太乙在巽。主天下之福。少微在兌。壽星在丁。主天下之壽。福

補壽三者洪範爲五福之最洪範之數上應天星故其方之氣清貴純美而龍體秀麗若震則爲雷門主天下之威柄庚爲威斗主四方之權節以震令萬物故其方名爲將星亦貴龍也但巽辛艮爲文章之府兌丙丁爲司藉之地故六秀龍多出文章之士而艮丙則富貴雙全也又不如巽辛爲清貴樞要卯庚則出人有謀略威權耳至于亥爲紫微之垣天皇之帝座其貴尤尊故曰英粹誕于天門若巳龍亦有發貴特不顯大不如六秀八將亥

卷之四

三六

龍之美丑未二龍鬼牛之氣雖有微秀終亦敗絕十二陰龍棄丑未巳而不取蓋以此耳至如陽龍爲穴如寅甲亦能發福辰戌且能發財而左衿仙人不取之者非直以孤虛棄之也寅甲爲風魔之殺風能折物况氣得風而散雖發福其如孤寡瘋疾何辰戌發財威門絕嗣亦所不忍也若坎離二山雖爲陽龍乃陰陽之正位乾進於西北而坎繼之坤退於西南而離繼之雖曰交極氣不盡廢故二龍亦能發貴但發發廢廢爲可畏耳至如坤亦

有下後大發者又亦大廢故地理家貴陰而賤陽且陽龍性氣緩弱力微而輕陰龍雄急力厚而清此陰陽之別禍福應驗乃如此也

賴氏曰陽山行龍若體勢秀異特達入首濶厚方正左右周密三言六秀方有砂水朝應尊嚴亦可指點一則收外氣之利一則收本山之吉亦能發富貴而旺人丁三四十年後必須別求吉地以代之否則力退福衰人丁必絕至如辰戌二龍決不宜下

卷之四

三七

震庚會而耀武亦有重輕

震庚二龍主武說見前篇然震爲雷門天定卦以爲廉貞星在焉故有威主出大將有鎮邊壓境之權若庚方亦不失裨將之職此重輕之別若庚龍坐乾朝巽則主出武文雙全震龍坐乙朝辛或庚辛二方山水相應亦主出少年科甲掌兵權之職坎離交而已極焉無厚薄

坎離雖交極而氣不盡廢故亦有發富貴者然子午壬癸皆陽龍若入首清奇則官顯壬癸畧似悠

久而坎則易退離為火性急驟發富貴而其退亦速蓋必然之應也他如坤龍則發達尤速於坎離但坎離二龍主有人才而坤為老陰必出孤寡故陽龍如坤申左衿仙人所不用也

癸龍乘坎氣而有用坤母妙西掖而未純

癸木陽山得坎子之正氣故有用更坐坎穴向離亦利坤亦陽山而為太微垣所屬故不以陽而廢坤龍亢陰在申未之間少有曲折則不純矣故曰未純

卷之四

三八

蓋以陰陽老亢四墓藏金寅甲寓風魔之列巳申當二四之偏

如乾為亢陽坤為亢陰老陰老陽不能生物故退處而不用辰戌丑未有亢婁牛鬼四金暗殺藏焉寅甲雷神風木震威散氣况火生在寅風生于木五行惟火性酷烈木性易焚風能散氣折物也已申當二四之偏不識其意皆明陽龍之穴固不如陰龍而以上十山尤不如離壬戌陽中四山也來生止積雖有成胎之象而窮陽剝體終陷孤虛之

谷

上言四墓乾坤寅甲巳申諸山雖來乘生氣之方而入首之處又得四獸攢聚砂水會堂止而有情者亦能興發富貴然終是陽龍氣散犯孤虛之咎不惟易興易衰其不利于人丁刑禍灾疾必所不免其巳龍本屬陰而比于陽山之內者以巳龍之災禍與陽山同也又曰六秀之外惟巳亥為最則巳亦吉龍也左衿仙人更不取巳者以其興廢之不一耳非棄其才與德也與丑未二山同故下文

卷之四

三九

云云

故地理家貴陰龍而取旺相雖丑未巳尤為所棄賤陽龍而避孤虛縱寅甲申亦見難容

結上文地理之家貴陰龍者取旺相之氣也然氣雖旺相而德有不足亦不為美故丑未巳雖陰山而尤為所棄雖貴龍而不盡取於陰賤陽龍者以孤虛之氣也龍氣雖犯孤虛而德有可用未嘗不取如坎離二龍之發貴是也若既以陽龍而秀氣又不能純厚易興易衰且啓禍絕人則寅甲申三



龍下之發財極速耳若可取而刑禍終丁故不敢用

用坎離而求一節之長避丑未而廢四金之氣

坎離二陽龍也而取用之者以坎離為太陽太陰之地火南水北有既濟之美下之發富貴顯達人財兩旺故亦取之若丑未雖陰山終為暗金所傷而不用

雖云龍無吉凶之異亦惟氣有清濁之殊清主貴而濁主賤理之常也陽必凶而陰必吉氣使然歟

卷之四

四

二十四龍吉凶之異無處考驗惟氣有陰陽清濁之別故貴賤吉凶應之耳

是故三吉六秀主富貴之樞機而陰陽品配為作用之玄奧

三吉古云以貪巨武為是然九星貪巨武有天定卦取用者有長生帝旺取配者有三旺取用者有坐方取用者取用無一定之見故此言三吉者非九星貪巨武之謂也況王天澤中無一言及九星而此三吉者斷然不在九星中取也此蓋言玄奧

震艮三龍為三吉耳三吉六秀等龍實鍾秀氣為富貴之樞機而作用向指要得陰陽相和乃為可貴如艮見丙兌見丁巽見辛之類為陰陽相見經云陰陽相見福祿來積陰陽相乖禍咎踵門蓋以此也

賴氏曰艮丙兌丁巽辛此卦氣五行用之以收來山之吉淨陰淨陽以收納氣之秀如巽龍而辛上有砂水秀麗則以辛收之之謂也然龍形有斜側之異水神有來去之差則納甲亦有不可盡合者

卷之四

四

要不宜論此也又有三合五行如寅午戌艮丙辛之類取一氣相見之義以明砂水生旺休廢之情收歸本龍之內然水神與砂又不能盡合乎龍家之氣生旺宜來而反去休囚宜陷而反高則又用三合五行以向上收之謂之向上五行山音五行三合之常經楊公取用以定龍穴之貴賤向人宜活動而用不當偏執如法今之術家用卦氣取用者執納甲而不知變歸內設而有所不顧用

三合取向者執三合而不變雖水利及通而不知避其有隨山形地勢立向則曰有真龍必有真案真水之處但取案應門面方正而不究砂水龍回合法與否此庸師識見噫何愚哉

離趨壬癸向南離

離納壬用壬向而坐丙穴此卦氣也然坐丁向癸亦不失為坎離相見而離山本意之氣亦癸向收之矣癸山用午向癸配于坎坎癸同方而上納于離亦不失為坎離水火相射之意以離向收癸氣

而取貴也

卷之四

四三

坎得丁坤而發貴丙逢辛艮以鍾靈

坎本納癸癸與坎同方故取癸坐以收丁氣入坎亦正配也坐坎而借配于坤以坎水長生于坤申方耳丙艮本同一氣生旺相關正配也辛在戌宮三合類配亦足以鍾靈

庚宜艮震坤遇癸交

庚喜震而穴坐酉一氣也而配于艮則雷貴並至坤木納乙而不作乙向者以近甲也借配於癸而

坐丁亦發大貴

艮辛亥乃丁龍之樂許丙巽癸為亥氣之必從丁山行龍正配在酉然酉與丁相隔四宮雖卦氣得合而勢不可指故棄兌而趨艮者以艮亦兌之喜也辛與亥二方以丁在未而亥為本音兌為巽之所惡而借巽之辛為配棄其所惡而從其所好情無不合亥龍本與未配而辰戌丑未四金之殺皆非可交故棄未而取丙為正巽癸為借此三合皆能以貴致用癸非可向坐癸向丁亦是

卷之四

四三

兌丁本為正配見亥艮而為貴尤奇

兌丁相見兌宜向丁然酉與丁相間六宮體勢欲斜而氣貫不順亦不為吉借配于亥艮則雷貴殊異從三合癸亦可但巽非兌之所喜故左衽仙人不取巽巳于兌龍犯曜氣侵害之故也

震庚猶如夫婦見辛亥而文武雙全

震與庚卦氣相見而配合向情所趨必發大貴若辛亥則文武相承而並顯震庚主武辛亥主文章之應亥則先文而後武辛亥則文武全才也

異見子。辛見巽兩承妙用

巽辛相見互用作向主大貴少年科第文翰清奇  
何其妙也然辛龍尤配于卯亦主先交而後武借  
配于亥亦主文翰官爵若巽龍見辛則大貴而借  
配于艮亥二方則福力便輕雖貴不顯

民生壬壬生丙誠為上吉

然用辛庚而尤貴取丁兌而亦宜艮山納卦于丙  
作壬山丙向者大吉之壤極富極貴之向也然用  
辛向則名馳臺管用庚向則不畧過人用丁向則

卷之四

四

祿與壽齊用兌向則文與福齊是皆極為全美而  
艮山又不當執丙向為定也

天市見庚才堪文武少男遇巽福壽全難

天市艮山作庚向艮本生氣貪狼之地主生而不  
主殺以庚向則庚為威胆主有武畧故出文武之  
才而富貴也艮為少男而巽為艮之所忌者蓋艮  
土陷于東南也若用巽向雖主發富而出人無壽  
獨發中房女人賢美以少女在巽耳

黃甘氣之攸宜為陰陽之相見

已上取穴立向並從卦氣作用然有不合于法而  
不容執一取我故于各山之下復取借配之意亦  
皆與龍家本音相合情性一氣而用之也如砂水  
吉凶與宜則兼正配而用借配方向上消息之務  
使龍向與砂水品定得旺相休囚之宜而不失于  
偏廢榮枯乃為妙用卦氣不全則用雙山三合五  
行收本山之音本山之音不合則用雙山收向上  
之音三合之法互相斟酌庶不悞人若曰某山必  
得某卦氣納甲作向者固不是也某山龍必得某

卷之四

四

三合作向者亦不過變必兩旁觀龍氣砂  
水相應而後議立向指以收某山之吉出某水之  
凶方善其法並見前卷

龍或神殺之交橫不一砂水之隱見不齊例難執手  
納甲法甚妙于變通

黃泉曜氣皆為神殺交橫于前後左右甚至不一  
砂水之去來于前後左右隱見難辨故龍家易  
同龍向指一差如龍山房黃泉曜氣交橫于  
前後左右砂水之去來于前後左右隱見難辨故龍家易

雙山而不知沙水之去來犯煞如此議向雖不悞人。古云寧與人家尋千龍不與人間立一向蓋以向之禍人甚大。世術用雙山卦氣之法少有不合則使人移山塞水以強就之不知以立向就砂水而欲改砂水就立向其至愚亦甚矣。先聖曰愚而好日月災必殆夫身。

賴氏曰有吉龍必有吉水相輔然而世遠年湮或爲人開鑿填塞有不合法者若龍體真正則又不得不開鑿剪裁以就向也亦不過是大純而小疵

卷之四

四

者方可如此若大勢不合亦當棄之矣若其龍來真正而入首體制或欠齊整或欠收拾則又不可不裁剪經曰龍不足當培則培虎有餘宜裁則裁是亦裁成輔相之宜也易曰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此之謂也

又曰龍家入首有一定之方而穴因龍形亦有成勢或前或後或左或右不過因緩急曲直之間及雙來單來之異以爲之移就耳若立向坐穴全在避堂氣之神煞與水神之去來又八方之秀氣以

爲趨避耳無殺可避就卦氣而無害用三合而不傷則以三合卦氣卦氣衍字收八方之秀若有所碍則寧背秀氣而避神煞也禍去則福日生如犯神煞而貪秀水則求福未得而反致大禍况禍應速而福應遲未獲將來之福而先失已成之福破財絕人眼前之福且不可耐安用將來之福哉世之術者戒之戒之

乃若祿馬貴人速於應驗催官生氣薦福如雷

艮丙二山爲天祿山九六秀三合當作吉穴周密

卷之四

四

藏氣護衛秀麗發富疏貴雖是本音之所必至然艮丙二山缺陷或水祿流出反逆無情主初年未便應食天祿必先出無祿貴人而後登科第或發科第而不得食祿食祿而不顯乾離爲天馬山六秀三合當作吉穴而離乾二山高聳主發科第極速內爲金馬玉堂之貴外爲節使屏翰之仕若二山缺陷水又發貴進而爵祿不重且爲官多謫降阻滯之失誤爲太乙貴人辛爲天乙貴人壬爲二山高聳雲霧挺立朝拜發貴主貴人薦拔名

薦元山又名貢福貴人星爲官多得催主貴人引  
薦若二山缺陷雖發貴亦主後榜科甲不高辛丙  
丁庚四山爲陽催官巽兌艮震四山爲陰催官如  
巽見辛爲陽辛見巽爲陰凡巽龍結穴必得辛方  
山水秀麗高聳特出則發科第極速主少年登科  
魁元厭氣更得艮山應之元氣聯芳洩天機云催  
官星起須知貴自天來若辛山缺陷富而不貴雖  
貴亦小者耳又如辛龍入首巽方山秀發貴極顯  
巽山缺陷而更見祿馬崩損雖有文章五選失第

卷之四

四六

泄天機曰催官與祿馬如翫縱文齊而福不齊凡  
諸六秀三吉得催官星高而見生氣方馬來相應  
尤妙生氣指艮也生氣貪狼方位主爵祿之樞機  
故欵其相應

懼洩天機之秘故函石屋之幽造化開通神文自見  
貴人祿馬催官用之以收三吉六秀之靈粹大洩  
天機之奧爲天下開造化樞機成輔相之大玄術  
也古人懼洩天機之秘而藏之石屋之中蓋不肯  
輕以告人耳此書名神文通機集蓋陳華山所

世而左衽先師得之以自秘其書收指于處州之  
一宮其自取陝州旋師而獲是是書觀之真地理  
家奇術也因體左衽先師之意而不欲洩其機復  
藏之於私且取其後曰莫洩天機



本函平砂玉尺經卷之五

元太師文正趙國公邢州劉秉忠著

明太師文成誠意伯青田劉基辭

敬仙賴從謙發揮

審砂篇第五

砂明生死脉辯陰陽

平原之地砂頭進脉有左生右死右生左死有來生而止死有來死而止生凡龍脉之來活動曲折爲生硬直粗逼爲死定脉取穴須棄死挨生金函

卷之五

五

經云生脉活動而棄死挨生是也地理之說高爲陰而低爲陽覆爲陰而仰爲陽直逼爲陰而平坦爲陽惟平原之地獨陽無陰而砂水合處始見陰陽之會脉辯陰陽者以五氣定陰陽之升降左陽而右陰也陽從左而陰從右也乾坎艮震屬陽而卦例左布如壬寅辰午申戌之類巽離坤兌屬陰而卦例右布如未巳卯丑亥酉之類此蓋天地自然之氣運五行之定機天氣陽而左旋地氣陰而右旋故陽龍從天氣順行爲吉陰龍從地氣逆行

爲吉楊公所謂龍分兩片陰陽取者是也

賴氏曰龍自生方發源而死地入首者名生龍死穴下之必絕如亥方發足本木氣行龍至午申酉地入首結局木死于午絕于申墓于未名生龍死穴非吉地也又如亥龍氣脉趨東南巽巳入首而取穴西南東北角者亦是生龍發足而下死穴蓋亥歸東南西南東北亥氣不貫爲死絕之地此法精妙時師不知多有向死絕點指者其貧絕之禍立至龍脉之來有陰有陽陽從左轉陰從右轉避其死絕趨其旺生則龍氣清和結穴秀麗故自右而左轉入首者爲陽龍自左而右轉入首者爲陰龍陰陽二氣俱得生旺不犯死絕者吉如甲卯入首者木氣也自午巽而至爲陰木自乾亥壬子癸丑而至爲陽木陰木生于午陽木生于亥俱得生氣出身若犯乾坤三方出身則龍脉發源已先絕矣縱雖到龍得局護托完固終不發福

水發城門流計出入

龍行水隨故水發源之地即龍神出身之地或趨

東或趨西必須詳觀其所出之方若流神從寅艮而出則知龍脉自坤兌而來龍脉自坤兌而來則知水神必從寅艮而出以艮寅爲水口者必兌龍成胎于正西巽龍生息于東南故郭氏云入山觀水口登穴看明堂即此意也

龍行審來歷之因  
凡龍體到頭歸收水口之處必考其本龍之來要知從何發足經歷何方如東北到頭向艮寅之方其龍必自兌宮出身乃爲真龍自坤申而兌者亦

四卷之五

五十二

吉若從壬子癸丑而來必得坎上自壬水佐輔夾流會合于坤申水向寅艮而去方的又如巽巳出身坤申水左倒更得乙辰水佐輔夾流會合于坤申水向寅艮而去方的若是離宮落頭則水必不自坤申上來矣故龍行來歷之因須自流神上消息之始可以得其情也

賴氏曰平坡之地十里無蓋龍無一定之穴而人無一定之見假如一片方砂四方八面無有收拾似難取穴若能審龍形來歷之因真知灼見的若

坤申行龍出體則知穴情龍脉趨東北乘坤兌之氣而融結矣巽巳行龍發源則知穴情龍脉歸西北矣

迎神定分合之自

迎神者朝會于堂局之水也水來到堂必有發源之處從何方分流而來又從何方合流而去知流神分合之情而龍脉結穴之真偽自見若水來到堂左畔分流交行前後而右畔不見其合兩派夾流或橫去或直來前無攔收後無迎擊者其龍向

四卷之五

五十二

本佳北雖砂頭不情方正端圓本結穴也直至水交砂會之處龍脉始聚而融結真穴

是故五行品配于八方萬象盡歸于四勢

乾坤坎離艮震巽兌八方各分隸于五行金木水火土正五行則乾金坎水離火兌金巽震木坤艮土萬世不易之定氣也然以生旺死絕之氣定之則木生在亥而配乾金生在巳而配巽水土生在申而配坤火生在寅而配艮甲庚丙壬麗于午卯酉爲五行帝旺之鄉是五行品配于八方者蓋天

地自然之氣運行而不息以化生萬物非人爲可得而品配牽合之者也。若寅申巳亥乃五氣發生之始。爲龍家之四勢。萬物之根基。五行乘旺之氣必自寅申巳亥發生。亢盛而至于旺。猶兌金之氣其始生在巳也。青囊經云。地有四勢。氣從八方。四勢行龍。八方施生。正謂此也。

隨地之形以察其龍之體觀砂之象而審其龍之

氣象以氣形形以理變者也。如木之形必直而條

卷之五

五

火之形必尖而側。金之形必圓而脚闊。土之形必方正而尊。水之形必曲折而動。觀其直而條者知其爲木。尖而側者知其爲火。圓而脚闊者知其爲金也。水土亦然。如金之形圓而闊者。又當審其龍之自何方來。如兌方發足。則金形乘于旺氣而出。其金龍也。若自離方來。其出身已被火制矣。縱雖結穴。亦不久遠。餘龍皆候此。

賴氏曰。夫龍有形者。氣之所鍾聚而成者也。有象者。形之所成類而象者也。如土形方而玉几御年。

如木形直而玉几。橫琴展軸之類。水形曲而生蛇。舞鳳裙帶金燕之類。他如獅象之形。金魚之爲。莫非五氣之流行而各有當然之則。如取火形於焰。動取木形於包節。取金形於開口。取水形於曲指。取土形於觚角。如此審詳以取中。則有以得其穴情之真也。

氣藏于左右。忌分泄于鬼劫之交橫。

龍體成形。水神交合。其地雖已結穴。然氣之完固。

卷之五

五

與福力之輕重。則又在於左右之護砂。或環抱有情。水城緊固。更不東西直。東四重五重。節節包裹。有方化。或自本身分。統向前。突起傾堂。左妙若左。右砂頭東西。或有平。或有下。從腰內有肘之間。左牽右掣。東西亂。乃名鬼劫。能分泄龍氣之英。如有此。則雖水交砂合。亦不成穴矣。

脉承于前後。怕透漏于左右。下流。

龍行入首結穴。必前。後。左右。則氣脈集。

重方有收蓄若坐托無砂或有沙而環屏前有應而欹斜反跳不拜堂不平正或水來斜射者其氣透漏而不聚也

湧如鬚指山似龜頭。虎散漫而難認。圓若金盤。平如仰掌。認高低而定取。

平坡之龍砂頭寬大中商而四圍必低如鬚之背沙圓而四圍亂出尖角如龜之頭者氣散而不聚也此不可扞扞之禍絕圓若金盤邊幅高而中低平如仰掌中前低而後高成此形象若龍氣分明

卷之五

五

的知來歷方可下手

賴氏曰鬚皆若砂不出角無散難收。龜頭者砂頭微細而氣不藏。二者皆不結穴。金盤荷葉。傍高中卑。水在中亦必有出處。點穴當如仰月形看角攬收而中取之。仰掌平坡必有掌窩。認取窩穴而定之。楊公曰荷葉須尋指。平坡認掌窩。正此法也。因四正四維之去來。穿枝分枝合之聚散。

水交流于子午卯酉四正之方則寅申巳亥為實地又觀其水之出入以審何龍之結穴凡四生之

地實者多自生龍發足乘旺穴水交流於寅申巳亥四維之方其子午卯酉為實地凡四正之地實者多自旺龍逆行成生穴又須以水神辯之看其水分水合枝水之出入方見若水不分枝作小分小合則氣寬而不清亦不結地

縱橫似織方知春戀之情。匯澤如潮仍辯朝宗之勢。入首結穴之處前後左右若見水三橫四直屈曲交流猶如織帛然此砂戀水水戀砂猶夫妻相見而不忍違也衆水到堂或左或右聚匯如潮則知

卷之五

五

水交砂會矣然又要辯水神之來向何方而朝會或出于大江或出于大湖辨方定向以明龍穴之美惡也

賴氏曰水來到堂有聚必有泄觀水之聚處可以見龍脉之行止去處可以見結穴之倚着凡龍結穴必倚何水神流去一邊蓋水神合流而去之地雌雄交媾之處也故穴必倚焉

九曲入明堂石崇富貴一泓如前射伯道孤寒水曲則財祿聚屈招朝入明堂者富貴雙全水直

如箭射至明堂不惟貧賤而且孤絕夭亡

是故流神合法者龍體方真

此總結上文言水之去來合法則龍脉結穴方見真正而無虛假若沙頭端正應托尊嚴左右護從周回雖云龍脉可觀而水神去來一或不合其法則此等總為虛假所謂菩薩面者此也

戴九履一而天地之中數居尊鳳舞龍飛而乾巽之陰陽交泰

一者陽之始九者陽之極五者陽之中五屬土而

卷之三

五

于體方正居中生下長沙為托面通橫水四道直水四道列砂九方得天地之正氣陽剛中正為帝王建極之地產明王育賢相非尋常可比之地此蓋坎離交媾震兌合氣而成者也若亥上行龍自天門而出踴躍如飛巽上行龍自地戶而迎揚砂如舞亥已交令朝對有情左右送從合法則乾陽而巽陰二氣交泰翁受敷施為明王聖帝臨民之地聚賢才會文武此地原不易得戴九履一謂于午也則有三關三峽之落尤防左牽右掣之非

龍形山身前無關鎖則行而不佳氣隨土行殃不轉峽則氣散而不收故真龍真地入路到頭左右必有護送砂頭向前拱夾其中龍穿田渡水之處不使出體露風其到頭之左右東環西抱如拜如舞則氣藏完固無有漏泄誠大地也中能入首或為長砂曲帶三里四里而來固自有關峽而氣恐阻碍曲角後恐分蓄于指處而入首之氣交輕則結穴亦薄故曲指之間有枝水界過使氣從脉行挽收到頭方真又有直砂行龍三四里五六里隨

卷之五

五

水而出者有方砂居中三五百畝七八百畝成地者龍脉之來歷同在水神之出入可考而英氣之聚處何從而辯別必得腰股而下有微水穿破關氣節脉使渡峽在左在右曲指活動而來入首之處或左右有勝水插界明白其氣方聚否則龍脉雖來氣渙而不收難以指點三里四里來龍或成曲指長砂或為直本長砂到頭其中腰與肩肘之下若有餘砂分臂而出須要向前作本身之護從并舞朝堂方可為東牽西掣合自分逃于本砂略



無情意者却來分泄我氣所謂邪散災靈者此也  
生龍發足莫犯天罡。旺處出身休逢死絕。

寅申巳亥爲長生。辰戌丑未爲天罡。蓋天罡所臨  
之地。祿馬貴人不到。故生龍出身。帶辰戌丑未天  
罡而來者。皆不結地。如寅辰龍出身。轉過丑上而  
行。是犯天罡矣。子午卯酉爲帝旺。寅申巳亥爲死  
絕。旺龍出身。轉寅申巳亥者。亦不結地。如卯木龍  
轉至午未申方入首。是木死在午。絕在申。而卯龍  
受死絕矣。此天地陰陽之妙理。五行之真機。地理

卷之三

六十一

家不明此道。則龍穴之生旺休囚。且不知何以驗  
吉凶休咎之應。

用大從小。而祥雲捧月。以小輔大。而群鴈賓鴻。

群砂俱大小者。爲尋龍來到頭。結成三四畝地面。  
員或方面。傍有大砂重重。交連節節。包承如祥雲  
捧月之狀。群砂俱小。特取其大龍來入首。結成一  
二百畝地面。或員或方面。傍例小砂如星如月。臂  
肩開翹如飛如舞。隻隻砂頭向內。朝堂頓倚如群  
鴈賓鴻之勢也。

賴氏曰。結穴之龍。特大而衆砂特小者。必得小砂  
之外。又有大砂或長或方。關欄于左右前後之外。  
包承群砂在內。則局內之水。方有歸束。不致散亂。  
分流漏泄。否則砂雖整齊。而水卻無收。能泄堂局  
之氣。其結穴亦不美也。若中砂細小而護砂大者。  
其水自有挽收。雖本身輕微。而其力又重。  
粗出細而細出粗。形奇鶴膝。橫取曲而曲取橫。象若  
蘆花。

卷之三

六十二

粗中出細。細中出粗。形如鶴膝。三關四鎖。入路而  
來者。其氣清奇。橫來曲展。曲來橫展。三招四裹。形  
似蘆花。入路而到者。其脉活動。龍體真而穴情善。  
福力大而富貴遠矣。

賴氏曰。三關四鎖。似斷不斷。如鶴膝也。三招四裹。  
似來不來。如蘆花也。此言來情之善。龍脉之活氣。  
行之清。皆于此可見。左衿先師獨得之妙。發揚留  
之所未到處。

水衝天而包節。生處方成體制。

如倒地木。星形長直而瘦。若無包節。乃爲死木。無

川處也。必得水合襟之左右有界水插入有勝之內界出門面方成體制。

火炎上而焰起動處乃見精微。

如火星成形頭尖脚闊若火焰不動名照天火無用處也。必得尖斜所向之處界水插過一邊使尖頭歸堂方可立穴。

面方正大掛角留情。

土星方正其情在角界水收氣故曰留情掛角。若吐出金唇則生氣更完。廖公言土角流金正此謂也。

卷之五

三

賴氏曰土為五氣之尊。中立不倚其止性也。傍分界水立穴在中通受于午卯酉四正之氣為坎離震兌之有尤妙。但不宜當局正心取穴。俗云中宮地者謬甚矣。惟帝皇之都多有如此取用者。取宅中以御天下坐坎而離之義。開日月卯酉之門而四海文明矣。

辨頭面金取穴。

金星形體脚闊頭圓須得開口取穴。然要坐實若金其氣在邊如鍾之聲應在

邊也。

雖四通八達之區必有伏元歸氣之所。

此總言上文砂水雖四通八達分枝散布而去然其到頭必有收拾之處為伏元歸氣之根也。

賴氏曰龍體到頭東西前後傍分枝砂四通八達而去似難收拾至于入首之處其聚砂分出者皆要隻隻回頭顧祖或為龍虎抱歸左右或為案砂俯伏在前或為欄砂回塞水口其始雖四通八達若與本方無情及至到頭結穴之處隻隻不虛收

卷之五

三

作用神乃為伏降之氣而歸束堂局矣。衆水會流到堂在前在後或左或右東穿西渡南來北去一似四通八達無所收拾然其總括去處衆水群聚合流于城門之口重砂關塞于下者見其合不見其去此亦伏元歸氣之根地有神氣而融結穴情始大。

來氣短須防腰截進氣長尤怕直衝。

砂頭短折者坐後不得有橫水截住來脉使氣曲折。盖脉短而曲折則氣反急疾不和故砂短折者

怕腰截曲折也。砂頭來若有三四里或五六里長者。中間須得曲摺轉關。轉換過峽。或三重四重。如亥氣入艮。艮氣還亥。亥龍入震。震氣還亥。則非直衝矣。然亥龍趨艮。艮上又得支水。攔激回亥。則艮官不至散流。各立門面。以分泄其英靈。使復還亥而去。乃妙。若艮官無水攔激。任其自去。各立堂局。是亥入艮。就火局結穴矣。亥入卯。卯官無水攔激。任其自去。卯上立成堂局。是亥龍入卯。就旺方木局結穴矣。若得艮入亥。亥入艮。艮又入亥。三關三

卷之五

五

出。仍作本龍出身結地。是以亥龍入亥穴。則發福綿遠。官貴襲全。百子千孫。無有極也。經云。龍來不脫來龍氣。三峽三關。元後元正。此理也。

是故轉換關實龍行體勢之真。而左關右界為入首成胎之要。

賴氏曰。上二句結上文龍行體勢。須要轉換之意。下二句發明入首結穴之體段。大凡砂頭到首。將結穴之處。若頭平。或左薄而右厚。或左厚而右薄。砂氣衝至到頭。在東在西。或在左或在右。而倚于

一邊。何以攔收其氣。而取穴。故龍脈入首。必得支水關界。使氣聚而不散。方成穴。龍關者。關其氣。使不走也。界者。界其氣。使就局也。關水長而曲。界水短而直。

一片蠻皮。將奚取證。雲翔霧走。何處攔收。

此言到頭立穴之處。左右無關界水。是一片蠻皮。無以証其氣之聚不聚。氣雖止而又無以辯其歸向之定局也。

賴氏曰。平洋之地。與山龍之局。取氣驗穴最難。蓋

卷之五

六五

山龍落頭。有大小分水可辯。其入首之真偽。有大小合水可考。其氣止之精。箇字定出脉之由。我簷詳住結之根。蟬翼界于其傍。腮水陰于其側。龍蹲虎踞。紫應面堂。有此取証。昭然可指。若其平砂一片。不仰不俯。若無關界。何以取証。至如龍行體勢。雲龍霧走。雖有開峽。而前無砂頭。回抱又不得水來交合于左右。則龍脉未見。收拾之處。脉既不收。則氣必不聚矣。

石函平砂玉尺經卷之五終

元太師文正趙國公邢州劉秉忠著

明太師文成誠意伯青田劉基解

敬仙賴從謙發揮

審向篇 納水消水

山為體。水為用。一氣而成。用屬陽。體屬陰。動靜乃見。五行之氣行于地中。有土則有氣。而山者土之脉絡也。積而成山。是五氣升而成體。故曰山者氣之體也。氣行則水隨。故水必隨土而出。脉從小止水。從脉行。故水者氣之用也。土靜而不動。屬陰。水動而流通。屬陽。動為用。而靜為體。此陰陽之別。體用之分。于此可見。

賴氏曰。山為體。故地理家必先取龍體之來。以觀其氣之所鍾。及其到頭之處。乃察其水神之出入。以審其龍之所止。龍靜至而水不來。則有體而無用。非真龍也。地理家以高為陰。低為陽。峻為陰。平坦為陽。後為陰。仰為陽。俯為陰。有為陽。無為陰。此以靜為陰。動為陽者。以水之體質情性而言也。

山為陽。龍體得生旺而富貴。雙全。

山為陰。水為陽。以山水而定五行之氣。按八方十二宮之生旺休囚。則山水各有生旺之方。亦各有死絕之處。合生旺者吉。合死絕者凶。如亥方為木。長生之地。震宮甲卯乙行。龍生於亥。旺於卯。死於午。絕於申。如寅方為火。長生之地。離宮丙午丁行。龍生丁。寅。旺午。死酉。絕子。亥。如巳方為金。長生之地。兌宮庚酉辛行。龍生于巳。旺于酉。死于子。絕于寅。如申方為水土。長生之地。坎宮壬子癸行。

龍生于申。旺于子。死于卯。絕于巳。各得生旺之氣者。富貴。死絕之氣者。敗絕。又何疑焉。

賴氏曰。山水本無生旺休囚。因觀龍體出身之所。及入首之方。而以五氣各從長生位上數之。則始見有某方生。某方死。以到頭或生來入旺旺位。趨生者吉。無不神然。又當觀其坐穴立向之法。何如。本是生旺山。龍水神而收歸死絕之方。雖為旺方。主方也。到頭亦不為吉。此理玄而又玄。惟曾暢。

亦大矣哉

體用一原逢三合而英靈純粹

山水本同一原俱要得生旺之氣而欲收其氣於坐向之下則以三合之法詳之其水龍則以乾甲丁亥卯未火龍以艮丙辛寅午戌水土龍以坤壬乙申子辰金龍以巽庚癸巳酉丑如山水出身從亥上來坐癸丑向丁未則是收木氣于亥甲卯出身坐癸丑向丁未則是收木氣于卯從寅上來坐

卷之六

三

乙辰向辛戌則是收火氣于寅丙午出身坐乙辰向辛戌則是收火氣于午從巳上來坐丁未向癸丑則是收金氣于巳庚酉出身坐丁未向癸丑則是收金氣于酉從申上來坐辛戌向乙辰則是收水氣于申壬子出身坐辛戌向乙辰則是收水氣于壬子各得生旺之位而不入死絕之方其英靈秀氣豈不純粹楊公云三合聯珠貴無價者此法也賴氏曰乾甲丁亥卯未火龍以艮丙辛寅午戌水土龍以坤壬乙申子辰金龍以巽庚癸巳酉丑如山水出身從亥上來坐癸丑向丁未則是收木氣于亥甲卯出身坐癸丑向丁未則是收木氣于卯從寅上來坐

辰收陰山行龍從地氣也地屬陰龍脈清奇三方砂水貴則收龍脉于地支水神出入合格而龍脉不清與三方砂無貴只收水神于天干收龍合局者主旺人丁收水合局者主旺財祿龍與水皆合局而收歸坐向之下則用天干兼地支雙坐雙向水神清而龍氣雜則用天干多地支少水欠清而龍氣真則用地支多而天干少此古人用向取坐之玄奧而非時師之所可傳者每用此法無不應驗也

卷之六

三

然龍穴之美惡從水猶女人之貴賤從夫龍穴本無善惡而惟以水為吉凶水之去來合法則砂之吉凶方見若水神出入不合法其砂雖如龍鳳等形花朵之巧亦不貴猶女人本無貴賤而其貴其賤惟視夫之貴賤以為貴賤未有夫貴而妻不貴者故擇地以認水為要用地蓋砂有吉凶者非以氣言以形言也如圓正端方曲屈活動為吉尖斜破碎欹側走竄為凶圓指之玄經造眼家為吉箭割穿射斜飛傾跌為凶此皆指山水



之狀以爲吉凶者以氣而論之何不美惡  
惟得其生旺則吉休囚則凶耳左衿先師常言砂  
無吉凶視水爲吉凶以予論之水亦無吉凶以向  
爲吉凶蓋砂之吉凶從水而水之吉凶從向則向  
實五行生旺死絕之主也若一不合則砂頭水神  
皆入休囚死絕而無用矣  
故砂雖吉而水凶從生百惡穴雖凶而水吉尚集諸  
祥。

水神出入一不合法則砂雖純粹溫良亦不能生

卷六

七

吉而反招百禍是凶咎之應惟于水神上致之而  
砂之美無驗也故穴雖不得善而水或得乘生旺  
之氣則立宅安墳尚能召吉生祥旺人丁發財祿  
楊公能救人貧賤者豈常與人別尋善地以救人  
之貧哉經云有絕水無絕地無絕穴有絕向正以  
此也

賴公曰楊筠松之術隨地立向不分砂水之善惡  
堂局之偏正而惟取是于八方生旺休囚之氣有  
以可收則收之有水可取則取之使得乘于生旺

之鄉而已如白龍潭引記未嘗易地而處水法一  
移而禍禍頓異其玄妙有如此者  
欲觀坐穴之吉凶須看水神之出入

穴無吉凶以水神之出入爲吉凶如亥卯行龍木  
氣入穴水自西北東北從亥乾艮寅申卯而來往  
巽離坤申而去則氣隨水行而木龍之氣方清故  
亥卯入局之穴必發富貴旺人丁若亥卯行龍木  
氣入局各各如法而水神之出入反從東北而去  
則官旺之氣不聚從亥乾而去則長生之氣分泄

卷六

三

矣如艮丙行龍火氣入穴水自東北東南從寅甲  
巽巳丙午而來往坤乾亥而出則氣隨火行而  
火龍之氣方清故艮丙入局之穴必發富貴旺人  
丁若艮丙行龍火氣入局各各如法而水神之出  
反從東南而去則官旺之氣不聚從艮寅寅而去則  
長生之氣流泄矣如巳酉行龍金氣入穴水自東  
南西南從巽巳坤申庚酉而來往坎癸艮寅寅而出  
則火氣隨金行而金龍之氣方清故巳酉入局之  
穴必發富貴旺人丁若巳酉行龍金氣入局各各

如法而水神之出又從西南而去則官旺之氣  
聚從東南而去則長生之氣破泄矣如申子行龍  
水氣入穴水自西南西北從坤申亥壬而來往離  
巽而出則是氣隨水行而水龍之氣方清故申子  
入局之穴亦能發福若申子行龍水清入局如法  
而水神之出反從西北而去則官旺之氣流散於  
西南而去則長生之氣泄也龍雖真正不生百福  
而衆禍立應此可見龍穴之吉凶在水水之吉凶  
又在向主之也青囊經云木氣行龍水口宜向西

卷之六

五

南而去火氣行龍水口宜向西北而去金氣行龍  
水口宜向東北而去水氣行龍水口宜向東南而  
去楊公云生旺之位水宜來死絕位上水宜去大  
抵以水為主以向為尊切忌死絕休囚之水照穴  
也

來吉去凶誰識避凶之法來凶去吉孰知趨吉之方  
水來水去關係龍穴之吉凶最切若龍從生位而  
出自旺方或來從旺位而出自生方皆為來吉去  
凶或有來從衰病死絕而出自旺方皆為來凶去吉

胎死而出自絕地皆為來凶去吉不可趨吉者  
可趨

一訣千金入神精義

言趨吉避凶之訣點穴定向納水神妙玄微只在  
這關竅中非可輕以語人然時師俗術豈得而易  
知者哉

是故貪劉棄官化官為鬼

旺官砂水本為龍穴之官祿能以向收歸于本龍  
之局內則其發財發福士大夫進職加官庶人興

卷之六

五

家育秀必然之應也若貪堂局端正朝對壑齊立  
向一失此法反將旺方砂水撥出死絕之地則本  
龍之官貴化為鬼煞以致退財殺人不可勝言矣  
故曰論形局者假也論生旺者真也

顏公曰砂水之落方位未常改移而立向一失其  
法遂致吉凶相久有如此者然龍穴砂水本無吉  
而悔吝禍咎之生向主之也向可反吉則以向  
趨之可避凶則以向避之如寅卯之位砂水雖  
出水灣趨反巳午之方轉頭入形穴水灣朝堂

申行龍則寅卯秀峰病死地也巳午山水絕胎氣也立巽巳庚酉立向則其禍斷不旋踵若從午上立向則寅卯之山反為火之長生而巳午之水乃火之臨官帝旺之水矣豈不為福

迎神背煞化煞生權

如甲卯之乾木氣行龍丁未方水來入明堂或坤申庚酉丙午水合流入局從左側流出寅卯生旺方去是木龍之水來去皆凶出入夫度左右前後滿局帶煞從亥局立向若對甲卯丁未人財敗絕

卷之六

七十五

立向若對壬子乙辰大損財祿立向若對艮寅丙午辛戌則傷人丁若從巽巳庚酉或癸丑金氣作向則地中庚酉朝水反為官旺進神而亥卯木氣之煞反為迎神旺方去水反為進神而亥氣木龍之煞出進神至矣煞化生權人丁財帛兩不損傷但從金氣立向則亥卯龍氣雖受病亦無大害猶能小發而人丁尚得生息也如巽巳庚酉金氣行龍而巽巳坤申庚酉水朝作坤申丁未立向乃退神入局主絕嗣也若遷巽巳庚酉或於丑向反得

生旺則堂流歸艮寅癸丑方去大發人丁官爵賴公曰水之來去無有定方而水之吉凶小無定位非謂必係某方來去乃為吉某方來去乃為凶只以行龍入首得何五行而生旺死絕屬于何方乃以水神出入落何方位因而吉凶悔吝所由動也然其趨吉避凶之法不須易地改穴而即于本龍穴上立向收來水于生旺之方撥去水于休囚之位便為迎神背煞其法其理至精至妙能朝貧暮富之術此筠松之所深秘而不傳者也

卷之六

七十五

神存鬼沒而富貴速如轉瞬

砂水者有跡而易見其生旺死絕各有方位立向出煞人所易知至於五行之氣流于地中順而出也有神在焉逆而入也有鬼在焉默寓于八方變化不測微妙難見作用者不惟因砂向之吉凶而立向以為趨避之法至于五氣生旺之神剋泄之鬼隱于二十四山分金之內及六十龍分金之中其生旺剋泄之所當察神欲其存鬼欲其沒保和

不伐天清則鬼福自至而富貴及人矣

賴氏曰假如木龍入首坐癸甲艮收木氣入穴是以木龍用木穴向未爲財帛申巳巽爲印綬皆爲留神去鬼若坐向卯坤午方則金氣剋木爲鬼丙丁乙酉火泄木氣或剋或泄皆爲鬼煞是神休有禍無福神旺鬼沒富貴立至以六十龍坐下納音神煞亦宜忌之此玄空五行坐向之用也

暗煞逼身而貧賤易如反掌

水神來去不合生旺休囚之位者明煞也至旺方水來雖爲吉神亦有暗煞存乎其中即經云旺方

卷之六

七

帶煞流來者此也如木氣入震方者帶煞至也休囚位方去水雖云出煞然亦有暗殺隱于水口所謂休囚出殺不盡者此也如木氣水出于坤是水出殺在也至于六十分金納音暗殺亦然尤宜忌之分金之法出分金叢珠內

賴公曰此玄空五行之法即楊公十四退神之訣六十分金即景純暗金神殺之術此殺最關利害所貴地師既明龍穴之美惡尤當求作用之玄機龍體成形雖有美惡而無吉凶至于吉凶之應精

神氣會成之也正猶人之形貌有美惡而無貴賤至于貴賤之應骨格神氣爲之也神氣清而骨格奇則雖形貌未必盡美而富貴利達功名事業亦有見于當時傳于後世者矣若夫龍穴之精神不特在乎砂之護衛流神之出入來脉之清奇而已裁收生旺之氣召攝天地之靈收四吉之山發三奇之水察生成之玄微審五運之妙應接天星招卦氣使其精神會合于穴內而英靈聚結和蔭枯骨則鬼福自然以蔭所生之子孫矣一失其法百

卷之六

七

凶並至雖得龍穴之美亦不爲福故曰作用之不善反爲真龍之咎又云年月之不善反爲吉地之殃此立向出煞收山召氣玄機妙用尤所當求

審藏神合煞之微察休囚旺相之氣

收五行積靈之氣歸藏于穴中不犯剋泄以傷其和召金水日月之英華使照臨于穴上天將護其外三奇孕其胎則袖藏而不散矣布于二十四山者爲明煞隱于六十分金三百六十五度之中者爲暗殺見于砂水之來去爲暗殺隱于年月日時

者為星殺然二十四山及六分金三百六十五度內以至于砂水之中者以向上消息之使合法度而不致傷制本氣之真若年月日時之中有星殺無星煞則以年月日時剋擇之間求合法度而已生旺之氣行于一十二方即長生帝旺之位運于年月日時者即五運六氣之順布以向上審五氣之生旺以年月審氣運之流行俾收生氣于穴中而忌犯于休囚剋泄斯為作用之善此郭氏所謂葬乘生氣之法也

卷之六

七六

賴公曰神宜藏而煞不宜合左衿仙師曰合煞者以三合制之也如木氣見殺以丁制之金龍見殺以癸合之水土氣見殺以乙制之火氣見殺以辛制之故曰合殺子在燕都得抄本玉尺經題曰石函玉尺經篇曰藏神闢殺無伯溫先生解乃本經正文也今得伯溫先生解註全帙曰合殺意者古先人相傳之訛因闕不可曉而訛改為合字或者意會其為闕闕之闕聲同而誤寫之也故伯溫因而從其書以訛傳訛耳

秀水特朗取貴當趨而趨也

艮丙兌丁巽辛為六秀水若從前擇特達朝會局內于本龍雖不合生旺而他方無好水可收只將六秀之永收歸局內或合長生或臨官或帝旺冠帶養方皆可若生旺方原有水來雖不在六秀位只收本不之水為上吉不必勉強牽合六秀歸堂合得六秀則反失却本方生旺之水撥歸死絕之處不惟不得六秀之吉而反受生旺死絕之禍矣廖金精曰罕得爪兒失却李蓋得一失一之喻也

卷之六

七九

故左衿先師曰當趨而趨言當審其輕重得失而為之斟酌耳不特水為然至於砂亦宜合法休囚反逆生災宜避而避焉

如坤壬乙申子辰水土龍入首水宜向東南就休囚方去或反流逆衝到堂擊散生旺則水土龍不能融合若作穴而葬之立至生禍立向取裁當避其反逆之惡可作艮寅丙午辛戌向則用火局受之又可作乾亥甲卯丁未向則用木局納之亦可作巽巳庚酉癸丑向則用金局就之蓋火局收東



南之水於官旺方亦能興發財祿官爵木局收東南之水于衰病方亦能輕發財祿而不至于退敗金局收東南之水于長生方亦能發旺人丁而不至于少亡孤寡絕滅宗裔

賴公曰休囚與帝旺二方山水俱來到堂法難處裁理宜以生方作衰方生方與衰方山水俱來到堂法難消息權宜以旺方作衰方以旺方作衰方則衰方以爲旺方矣以生方作衰方則衰方以爲生方矣且如火局戌亥休囚與午丁旺方俱來穴

卷之六

十

難裁處立向涇坤壬乙申子辰水局則戌乾乃爲官祿水也午丁乃爲胎養水也是以生方作衰方之法且如金局巽巳生方與辛戌衰方俱來點穴尤難法宜縮退數步收庚酉旺氣於辛戌之位則辛戌衰方已爲旺方矣然裁收生旺之氣亦在上前落後挨左挨右之妙此轉移禍福之玄機乃筠松救人之微術也時師不知妄論砂水豈不悞哉計破生方向少差而能絕衝傷旺位針一轉以從衰此四句即上文起點之法轉移禍福之玄機左衽

先師發揚筠松之旨意以爲後世學術之鑑也可合雙山作用法聯珠之妙

雙山者一十三宮每宮二位共二十四位八干四維十二支各以類合如母子公孫骨肉一家之情以甲配卯從木氣也以艮配寅從火氣也以亥卯未類者合氣也亥卯未聯以乾甲丁如珠之聯而三合收之情交意合而生旺休囚之方位與氣化無間矣此九天玄女立法之本意景純詳註于前筠松發明于後地理家切要之玄機萬物之根本也楊筠松作聯珠經開明雙山五行之妙以爲收山出殺之樞機其至神至妙者歟

卷之六

三

且從卦例推求尊納甲之宗

九天玄女以卦氣從八卦納入于十干之中以乾納甲坤納乙離納壬坎納癸艮納丙巽納辛震納庚兌納丁是猶夫妻相見情交意契不相違背者也并法用之以立向若乾龍到頭作甲向艮龍到頭作丙向者一氣相合吉慶乃生用之以收山艮

水乃爲我用神而言慶自生否則艮乾之水雖吉而收挈不歸則猶如路人與我無相親愛欲其從我爲福豈不難哉至如乾甲丁巽庚癸坤壬乙艮丙辛卦例三合法用納甲而推立向納水甚得其法又如乙辛丁癸即辰戌丑未四墓天干也四墓方水宜去龍穴局面人見向對去水有所嫌忌殊不知乙辛丁癸四向要對去水左右自然有生旺水來受氣此乃出煞乘生之玄妙凡俗可知乎八殺黃泉雖云惡曜若在生方例難同斷

卷之六

金

黃泉八殺水如庚丁忌坤乙丙防巽甲癸怕艮辛壬忌乾又丁向坤庚巽嫌乙丙又云乙丙黃泉巽莫進之類此等水若得在生旺方來絕胎方去雖是八殺亦不爲害不可泥於黃泉而反失於生旺休因五行之正氣也

生穴水城倒左向雖死而無妨  
乾亥坤甲艮寅巽巳龍穴乃五行四長生之位水宜對面趨朝倒右而去今反倒左是死絕水來入局出旺方矣欲出左倒水煞宜坐生朝死即前經

運之說如水土龍立火向金龍立木向木龍立金向火龍立水向此爲變局納水之良法也乃天地之真機弗容易言

旺龍左水右歸向就養方何害

壬子丙午甲卯庚酉來龍爲五行四帝旺之位水宜倒左今反倒右是死絕水來入局出生方矣欲出倒右水殺向宜坐衰朝養如水龍立木向木龍立火向火龍立金向金龍立水向實鬼神之神精豈可浪泄即前避凶之法其倒左倒右即登穴見

卷之六

金

水如人左右手臂後流去也

是故認水立朝有彼吉此凶之應而收山出殺有朝貧富之殊

察認水神之出入以立向苟得其法則反凶爲吉一失其局則化吉爲凶是知水神之出入本無吉凶一定之應而禍福之相馳係于朝向得失有如此然則作用之間其可苟耶

賴氏曰吉凶之應係于立向之得失者蓋以砂水無情凶以向爲吉凶向無吉凶凶以砂水無情爲吉

凶氣至而伸爲神氣反而歸爲鬼生旺之氣神氣也死絕之氣鬼氣也神屬陽鬼屬陰陽氣進而生長陰氣反而收藏故發育萬物者神氣也肅殺萬物者鬼氣也鬼神之氣流行于土脉之內克周于天地之間運行不窮爲春爲夏爲秋爲冬化育萬物者是氣也則夫生旺死絕之氣是即陰陽鬼神之運而爲吉凶之主者也故神氣爲吉而以長養鬼氣爲凶而以收藏此天地自然之運爲陰陽一定之玄機也是故氣至而伸爲生爲旺而其方位

卷之六

八四

之上宜高而來氣反而歸爲休爲囚而其方位之上宜低而去高而來者爲神從氣至而伸也低而去者爲鬼從氣反而歸也以神感神則吉吉以神生以鬼攝鬼則凶凶以鬼致收鬼氣入神方收神氣入鬼方神鬼異情陰陽反常以收藏爲長生以春夏爲秋冬天地變而萬物滅矣其爲凶也亦天地陰陽自然之應而豈強于人爲者哉故楊氏曰生旺宜來死絕宜去又云生方高聳旺人丁旺位起峰官祿至其深知鬼神之情狀陰陽之妙用者

藏

四生三合是天機

甲寅巳丙庚申亥壬此四方乃五行長生之位應天市紫微少微太微四垣之貴若得此四樣水神或一特朝雖非生旺亦能致科名官祿又不在死絕休囚之論三合作法到首定龍立穴定向得向專觀水口龍向要三合生旺而至金木水火各成一氣水口要三合庫墓絕胎而去此乃得天機奪造化之真訣而不可輕露也

卷之六

八五

雙山五行全秘訣

假如寅艮行龍作丙辛二向艮寅長生之水巽巳丙午臨官帝旺之水會朝到堂流歸戌乾亥壬而去此得火局之全美又如乾亥行龍作丁卯二向有乾亥長生之水艮寅甲卯之水併入于堂流歸西南丁未坤申而去此得木局之全美也如巽巳行龍作庚酉癸向有巽巳庚酉水來流入艮寅而去得金局之全美也如坤申行龍作壬子乙向有坤申壬子水來流巽巳而去此得水局之全美

也。福祿均齊而公位不至偏枯全氣之地也。又震  
庚亥係三吉之位也。若此三方有一山水特朝並  
與六秀相同有吉無凶亦非五行休囚所限也。

石函平砂王尺經全書後集卷之一

元太師文正趙國公邢州劉秉忠著

明太師文成誠意伯青田劉基解

敬儒賴從謙發揮

### 造微賦

太極分而兩儀瑛。二氣布而順逆行。

混沌之初太極之氣未分。及輕清之氣開于子而  
上浮者為天。重濁之氣闢于丑而下降者為地。其  
日月星辰懸象于天者。即其清氣精而明者也。山

三才

卷一

川江河列形于地者。即其濁氣凝而通者也。天象  
屬陽。地道屬陰。陰陽既分。五行並作。陽氣左旋。春  
行于東。夏行于南。秋行于西。冬行于北。五氣順流。  
四時序而萬化生者。皆是氣也。陰氣右旋。夏行于  
南。春行于東。冬行于北。秋行于西。五氣逆流。時序  
正而品彙亨者。皆定物也。然陽氣長故進而左。陰  
氣消故退而右。陽長則陰消。陰長則陽消。進退消  
長。化育之機也。而一順一逆。亦其自然之運焉耳。  
故陽生于冬至甲子時之半。而左行。陰生于夏至

甲子時之半而右行。陰陽相禪。左右相盪。此之謂化機。知化機之理。則知山川列形。要非塊然示人以象矣。故法象莫大乎天地。

左陽右陰。龍行兩路。而陽順陰逆。氣本一原。

形之麗于地者。非塊然之物。要亦陰陽二氣為之也。故土因氣形。陽氣左旋。則脉從而左轉。陰氣右旋。則脉從而右轉。故其地勢自右轉左入局者。為陽龍。從左轉右入局者。為陰龍。分陰陽而兩路。而順行逆行。其地氣自然之運也。

平欽王元

卷一

二

陰用陽朝。陽用陰應。相見協室。象之義。陽以蓄陰。陰以含陽。雌雄交媾之情。

氣者。水之所氣行。則水隨。水止。則氣止。子母同情。水氣交逐。猶影之隨形也。蓋氣一也。溢于地外。而有迹為水。行于地中。而無形者。為氣。水其表也。氣其裏也。表裏同運。內外同流。此造化必然之妙運。故欲知地中之氣。迤東迤西。即其水之來去。亦可以察知之矣。故曰。善觀氣機之運者。觀諸水。川上之嘆。亦可以觀宜尼見道之深焉。然龍行必有水。

龍止。氣必在水界。輔龍行者。固在于水。故察其水之所來。足以知龍氣發源之始。止龍氣者。亦本于水。故察其水之所交。足以知龍氣融聚之處。經曰。界水則止。又曰。外氣橫行。內氣止生。誠哉言歟。然天地之氣。陰與陽而已。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陰陽互藏其宅。動靜互為其根。陰陽相禪。萬物化醇。郭子有云。獨陽不生。獨陰不長。由是觀之。則知冲陰和陽。而後可以成化機也。故陰龍必得陽水來會。陽龍必得陰水來交。外氣與內氣相會。二

平欽王元

卷一

三

氣盪而成物。猶夫婦媾而生育也。陽為雄。陰為雌。陽龍左行。而陰水右來。到堂合襟。為陰以含陽。陰龍右行。而陽水左來。到堂合衿。為陽以蓄陰。即雌雄相會。牝牡交媾之情也。陰陽相見。福祿永禎。冲陽和陰。萬物化生。此天地自然之化機。合而言之。即統休一。太極之妙用。分而言之。隨物付物。又各具一太極之玄奧也。知太極之理。可與語化機之妙。知化機之妙。可與語形法之學矣。

故陰交于陽。陽下濟而施生。陽交于陰。陰仰承而含



受。

曰龍脉之來。土隨氣形。氣雖流行而不可禦。然其土脉之來止。一定而難移。故龍形則靜而守位。若夫水則動而無常。或東或西。無一定之性。雖氣行水來。固有自然之勢。然氣不能自止。必得水交而後止。故陽龍入首而陰水來會。陰龍入首而陽水來會。是之謂陰陽交媾。言陰交于陽。陽交于陰者。皆以水言也。經有云。形止氣畜。氣之流行。無往不到。何以龍畜。蓋以局前之形。能止龍氣。如界水三

平氣王尺

卷一

四

又是也。故楊公所以曰水對三。又細認宗也。經又云。外氣橫行。內氣止生。內水隨土。土因氣形。而脉止氣聚者。蓋以橫行于前。足以止內氣也。至於山龍得龍虎應。按橫行于前。亦為形止氣畜。而內氣所由以止生者。此也。由是觀之。則陽公所謂陰交陽交。以從水神立意何也。氣隨土形。形則靜而有常。水則動而能運。靜則守位。動則流通。故水束于龍。而龍不能進。交于水勢也。故龍不可束。而水可裁。

陰交于陽。陽下濟而施生者。陽在下而陰在上。陽氣下濟而陰以施生也。陽交于陰。陰仰承而翕受者。陽在上而陰在下。陽氣下降而乘陰以翕受也。陽施陰受。胎息始成。蓋化育之妙。氣機之然之理也。

天根呈聚妙之門。月窟啓玄機之戶。

天根者。陽氣所從出之門。即施生之竅。猶男子之牝戶。窟者。陰氣所發育之施。即翕受之戶。猶女子之牝戶。牝牡相對。玄機相通。男女交媾。而生息自感。

平氣王尺

卷一

五

矣。如下文所云。

乙丙交而施戊。辛壬會而聚辰。斗牛即納丁庚之氣。金羊也。牧癸甲之靈。

乙用丙交者。丙火生于寅。沐浴卯。冠帶辰。臨官巳。帝旺午。衰于未。病于申。死于酉。墓于戌。是戌者丙之墓。即揚昇龍之天根。陰亥水之月窟也。丙用乙交者。乙木生于午。沐浴巳。冠帶辰。帝旺卯。臨官寅。衰于丑。病于子。死于亥。墓于戌。是戌者乙之墓。陰亥龍之月窟。陽艮水之天根也。丙乙相見。玄機相

通為雌雄交媾者此也。震離二龍同局。至於辛配壬者。巽兌之陰局也。壬配辛者。申子之陽局也。四龍水法。皆在辰上。出路故耳。庚配丁。巽兌之陽局也。丁配庚者。寅午之陰局也。以四龍水法。皆在子丑上。出路故耳。癸配甲。申子之陰局也。甲配癸。亥卯之陽局也。以四龍水法。皆在子未上。出路故耳。行龍布氣。並倣甲乙交配法例。其舊式並見後。故有乙辛丁癸之婦。宜配甲庚丙壬之夫。夫夫婦婦。雌雄牝牡。

平砂玉尺

卷二

六

乙辛丁癸陰也。甲庚丙壬陽也。陽用陰。陰用陽。朝故乙得丙。丁得庚。辛得壬。癸得甲。為陰用陽。朝丙得乙。庚得丁。壬得辛。甲得癸。為陽用陰。應陰陽相見。猶夫婦之獲。雌雄牝牡。義見上文。

若陰遇陽而非其類。號曰陽差。陽見陰而失其偶。名為陰錯。

如乙亥龍川。兩氣相合。乃為陰陽正配。而戌上出水。得相見之義。若辰與丑上出水。是見及壬水口。而非其偶。謂之陽差。陽差則傷男。丙子龍川。用乙氣。

來合。乃為陰陽正配。而戌上出水。為陰陽相見之義。若辰與丑上出水。是見丁壬水口。而失其類。為之陰錯。陰錯則傷婦。

妻猶路過。終強合而不諧。眷屬一家。縱輕微而有用。如丙乙相見。為夫妻同情。眷屬一家。雖來去輕微。猶為有用。富貴福澤。亦能及其所生。若丙不逢乙。而遇丁癸。辛未水口。出路者。是夫遇妻於路。乙不逢丙。而逢甲庚壬水口。出路者。是妻遇夫於路。雖砂明水秀。終為強合。無情。其發福亦不甚厚。蓋以

平砂玉尺

卷二

七

玄戶不通也。銅山西崩。靈鍾東應。又云。鶴鳴在陰。其子和之。以其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耳。先賢曰。氣和則形和。形和則氣和。形氣俱和。物乃化生。故陰陽和則萬物生。夫婦和則男女育。又若丙配乙於中途。乙配丙于半道。如丙生于寅。而水却不自寅來。却于辰巳方來。至于水口。却在戌上出水。是玄竇相通。而來水只在中途中見也。此本為正配。但發福遲緩。更主老年科第。凡有俱遲。主老夫少妻。生子之應。不旺人丁。長房不利。特發中小房財祿。

又有水從他處橫過伏堂而出亦為路遇此尤不合局不發福杜雖發亦輕可認水立向皆于向上消息則客水登堂亦能致吉

三女同居純陰不長兩男並處獨陽不生

如乙亥龍得卯木水來及子午水來到堂右轉倒左是亦陰遇陰為二女同居純陰不長蓋水與龍一路來故也若將左水右倒會陰水而行不妨丙寅龍得壬庚甲水左行倒右而去是以陽遇陽為兩男並處獨陽不生若得右水倒左會陰水而出不妨

平砂玉尺

卷二

八

陰與陽而過交亢則為害陽遇陰而不及廢則無功如乙亥龍與丙火交當自寅巳上水來右倒至戌字上出水却不于戌上出直流至乾亥字上出此名為過交而亢反能虧損人丁冲散生氣故也更主非橫官災孤絕出入剛惡立已過高滅視人物違理敗家又如丙寅龍與乙木交當在艮丙上來方得日戈上出方合却未到戌上便從乾亥出為不及而廢主出人懦弱無謀貧弱無力多學少成

有始無終克妻喪子晚年喪敗雖砂水或等像不久為官則謫降不一天機決云水交不及形回三十二云死亦出天壽也

化育本于龍家盛衰係于形應

夫天地一男文也男女一天地也觀男女可以知天地矣乾陽主生物之機而坤陰成生物之能猶男女合而二氣感而孕育故土龍雖能生物富貴利達于茲焉出然不得形應以觸則化機亦幾乎息矣故陽用陰應陰用陽朝形以氣觸則因以生

平砂玉尺

卷二

九

氣感而應鬼福以及由是論之則生富貴旺人丁皆在于水神交會合法而後應也主貧賤受孤窮亦惟水神來去失度使然也故氣化之聚不聚或盛或衰係于水而已龍陽而水陰或龍陰而水陽陰陽交構則氣感而應鬼福始生舊本劉伯溫先生註云化育雖本于陰陽龍氣而所以發富貴貧賤則又係于形應形應感觸物隨而始蓋言龍氣雖感而不得穴則形與氣不應而衰穴乘生氣則形與氣應而盛此以乘氣主穴立法也陰陽交媾

而不得向。則向與氣不應。而衰向乘堂氣。則向與氣應而盛。此又以乘氣立向而言也。

是故左行從夾子而進。右行從子夾而旋。

此言布氣以察盛衰立向。以求生旺之法。向指一明。則水神之生旺死。則燎然在目。故陽從左旋。自夾子丑而行。陰從右旋。自子夾戌而進。各因陰陽朝應。以為順逆之法。正所謂二十四山分順逆。認取陰陽祖與宗。陽從左邊團團轉。陰從右路轉相通。

平砂玉尺

卷一

十

生旺互用。玄竅相通。

如乙丙相見。乙木生午。旺寅。丙火生寅。旺午。乙木所生之地。即丙火帝旺之方。乙木帝旺之方。即丙火所生之地。乙與丙交。故曰生旺互用。丙墓在戌。乙墓同之。故為玄竅相通。蓋以丙乙皆以戌土為水口也。楊公堊白龍潭乙亥龍主穴。乙生氣在午。乙用丙向。生氣在寅。戌上出水。此正生旺互用。玄竅相通。故發大富貴。作丙向收寅。甲水歸戌也。惟偶成于契合。勿樂交于兄妹。

乙丙丁庚癸甲辛壬。皆契合而偶成者。若乙夾見甲水。辛酉見庚水。癸龍見壬水。丁龍見丙水。則乙甲辛庚壬癸丁丙皆為兄妹同氣。豈其所宜交乎。雖乙見甲為陰遇陽。而總為不樂。

是故周公制禮。明家室。所以別男女。娶異姓。所以辨夫妻。

此言周公制禮。男女相配。俾有家室。異姓相合。俾明嫌疑。禮不娶同姓者。所以辨族也。聖人心通乎天道。德明乎地紀。法天之經。則地之紀。以立人極。

平砂玉尺

卷一

十

要亦理氣自然之運也。

此蓋天經地懿之常。要亦理氣自然之運。

此言聖人別男女。辨夫婦者。法天經地懿之常。道以立人紀。合理氣自然之運。要非強人情。違天地之道。而為之制也。即聖人制禮。以合男女。定陰陽。不外乎天經地懿之常。則知地理取陰陽相見。牝牡交媾。各有正配。而不可亂者。乃天地自然之氣。化育萬物之真機也。

乃若天關。開財祿之源。地軸。潛化生之寶。

水神發源之處名天關。水神流出之處為地軸。天關主財祿。地軸管人丁。來水深長。則財德悠遠。出水合法。則人丁繁息。以玄竇為化生之牝戶。故也。法顯玄空。神功莫測。

以水龍相交。得陰陽相見之義。而生旺到堂。則生水發人。旺水發祿。亦所必然者。或有陰陽背馳。而向指難收。財祿人丁。若有所虧。則入立玄空五行之法。取八水四金四火四木四土。布列二十四山之中。用以消息乎水路。取生我尅我為吉。生出尅我為凶。來水合法。必發財祿。去水合度。必旺人丁。吉以吉應。凶以凶應。神功莫測者也。

平砂玉尺

卷一

十二

五行實無係于龍家。禍福須取明于水路。

玄空五行。與龍家本音之義。實無干係。且本山五行。以甲乙巽寅卯屬木。丙丁巳午屬火。庚辛乾申屬金。壬癸亥子屬水。坤艮辰戌丑未屬土之類。而一玄空之氣。則又以乙木酉金為火。巽木申金為水。訣曰丙丁乙酉原屬火。乾坤卯午金同坐。庚癸甲辰是木神。戊庚丑未還屬土。子寅辰巽水為名。辛

巳壬申同水府。取用坐穴。坐向與水口來去之地。是何字得何五行。以求生尅也。顧我復我。為官為父。

尅我為官。生我為父。凡五行之氣。取相生忌相尅。此反取尅入者。蓋以水神之來。彼來交我。情自趨之。故生我尅我者。情自彼入也。水神出去。情不欲絕。故生我尅我。亦情自彼入也。若土龍體靜而專。惟靜而專。故常守位。生出尅出。則動矣。水龍動而直。惟動而直。故常運化。尅入生入。而化工自成矣。

平砂玉尺

卷二

十三

穴依龍若道也。無為恭已。南面而出。令者也。向依水。臣道也。行君之令而施化者也。君則逸而有成。臣則勞而成功。此亦天地自然之運耳。如此則生入尅入之義。明矣。

予之奪之。彼無心而易濟。生入尅入。情既去而復留。水神派出。勢不可回。我雖生之。不以為德。我雖尅之。不以為怨。所謂彼無心而易濟。然水神派出。勢不可回。而其情則不可失。我固不能為彼若何。而彼之情。能不忘乎我。勢欲去而生我。尅我。亦能



為我作福矣。來既施恩。去猶貢福。豈不為吉。張古  
松論玄空之法。有曰。情自我出。泄龍氣也。情自彼  
來。蓋龍氣也。此四句。正指生入。死入而言。雖曰。死  
出。亦情自已出耳。雖曰。死入。亦情自外入也。

相天地。贊化育。無非此道。回造化。改天命。術何妙焉。  
形法之術。冲陽和陰。觀形審氣。辨方察音。故裁天  
經。以立人紀。明尊卑。定上下。隨天時。順人事。建邦  
國。治百姓。輔相天地之宜。參贊化育之不及。使天  
地位于上下。而萬物育于兩間者。亦不過此道焉。

平砂玉尺

卷二

十四

已矣。况于死者。乘氣立穴。收生氣。蔭死骨。召鬼福。  
以及其所生。使鬼神不得以司吉凶之柄。造化不  
得以宰生物之權。回天命而改造化。其術亦妙矣。  
哉。

至道精微。惟聖人然後能及此。非庸智其孰能知之。  
地理之學。本于太極之理。河圖以呈其源。洛書以  
發其微。乘陰陽五行之氣。而順天地自然之運。反  
氣以入骨。其道至精至妙。惟聖人與天地合其德。  
與鬼神合其吉凶。夫然後能與人穴之以乘氣。回

天命。改造化。若非庸智聰明之聖人。其孰能知此  
道之妙哉。道且不能知。况又能穴之以乘氣。召鬼  
福。以及其所生乎。

吉地每留于積德。善地罔授於邪淫。界之匪人。天神  
共怒。

葬法有回天改命之功。能召鬼福。以及人如此。故  
吉地當留于積德之家。而善地不可授于為惡之  
徒。蓋福善禍淫。是乃天道。順天之道。以造福。則天  
必應之。若授之于邪淫之輩。則天固禍之。而人固  
不罪為惡之人。而罪法象家矣。  
某雖不敏。幸淑師傳。戒言在邇。焉敢忽諸。

平砂玉尺

卷二

十五

平砂玉尺經全書後集卷之一終

石函平砂玉尺經全書後集卷之二

元太師文正趙國公邢州劉秉忠著

明太師文成誠意伯青田劉基解

敬僊賴從謙發揮

天機賦

嘗考尋龍之法。首看龍之盛衰。次觀向水之凶吉。審召瑞邀祥之妙。察陰陽朝應之情。

龍運以五行揆配于二十四山之上。如亥卯方到頭。是木龍之氣。用木生於亥起。例然有陰陽之分。

平砂玉尺

卷二

七六

七

一陽木起亥。陰木起午。順布逆布。各從陰陽行運。以審生旺休廢。生旺為吉。休廢為凶。而吉凶禍福。可得而察矣。其召瑞邀祥之法。並以向上消之。如生方水來吉。則以向趨之。旺方水來吉。則以向邀之。楊公云。向依水立。正邀祥之法也。

生旺墓吊合于三方。而孟仲季之公位。攸分十二宮。配屬乎五行。而貪武破之天星。始定。

寅申巳亥。四孟也。而乾坤艮巽。隸馬。子午卯酉。四仲也。而甲庚丙壬。隸馬。辰戌丑未。四季也。而乙辛

丁癸隸馬。如長生四孟。則吉凶應于長子。帝旺在四仲。則吉凶應于仲子。墓庫在四季。則吉凶應于幼子。長生則為貪狼。官旺為武曲。墓庫為破軍。並以孟仲季分配。以隸公位。

人丁實係于長生。財祿必根於官旺。是以生水朝堂。益斯千古。旺神聚局。食祿萬鍾。

長生管人丁。帝旺主官祿。故長生水到堂。則子孫繁盛。帝旺水朝堂。則財帛豐盈。

貪富貴則棄生朝旺。尚嗣續則背旺迎生。

平砂玉尺

卷二

七

立向之法。先以水口為主。然後細察來水方位。屬何生旺。如生水到堂。而向乘生氣。則先發人丁。旺水到堂。而向乘旺氣。則先發財祿。此楊公救貧之術。不必得吉地。以為之處。即于水神之來去。而向乘之。便能發福如此。然則得吉地。而向不合水。則亦不發福。况于無吉氣可乘者乎。

破軍侵帝旺之鄉。身無一命之寄。天罡犯貪狼之位。難招半子之榮。

墓方水逆流到堂。冲破官旺。則貧賤必矣。身無一

命言不貴也不言貧者互見也。基水冲破長生則損人丁。主少亡孤寡女且不可招。况于子乎。甚言絕嗣之禍如此。

生來會旺。聰明之子乃生。而旺去冲生。縱富貴徒然。旺去迎生。富貴之期驟至。而生如破旺。雖有子何為。長生水先到堂局。會旺水合流在庫。主墓後先發人丁。生貴子。登科第。帝旺水先到堂局。會長生水合流聚庫。主墓後先發官貴。而後發人丁。若旺水逆流冲破長生。雖發官祿。却損人丁。生亦逆流冲

平砂主反

卷一

十八

破帝旺。雖發人丁。却傷財祿。二者不足取也。如見此等水法。須以向上消息之。將去水撥在衰絕之方。則來水必在生旺方矣。

未離胎而夭折。多因冲破胎神。絛出世而亡身。蓋為擊傷生氣。

胎水流出明堂。主有墮胎之應。及血崩淋瀝之災。蓋胎宮為生氣發萌之初。流出主女人不受胎。流入則墮胎。長生氣方克達而水來擊散其氣。則主有周林亡身之禍。蓋生氣為孩兒煞。俗為百日關。

者非也

冠帶失齡。亂之男臨官喪成財之子

氣至冠帶則克而長矣。擊散其克長之氣。則主損齡。亂及將出幼之人。氣至臨官則長而盛矣。擊散其克盛之氣。則主損弱。及三十以下之人。蓋氣血方剛。則中生而損其氣。則天亦必然之應也。且人至二三十之時。則成財矣。氣以形應。乃造化之本。然故也。聖人順時為政。保養天和。使無乖戾。故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斧斤以時入山林。樽節愛

養者。夫固不欲損折其方長之氣。而使之克長條達也。故曰輔相之宜。地理家忌傷生旺之氣。而保全之以為造福。正所以運氣而發造化耳。

貪狼直步天罡。百年順壽。破煞倒冲生氣。丁眷奚堪。長生水向堂曲流。直至本音庫墓方聚。蓄悠洋而去。別無他方分流。破碎則主子孫多壽。有此等水法。則堂局周密。內氣完固。故有此應。天罡水從坐後反冲生氣。亦主人丁夭亡。

四敗傷生。雖有子而母明父暗。旺神投沐。恐居官而

淫亂可羞

子午卯酉為咸池水。又名桃花水。若水從子午卯酉上朝來。流至生方而去。不惟無子。且主雖得子。亦是姦生。而母明父暗也。若帝旺水朝入向子午卯酉方。是旺神投于沐浴之鄉。雖發富貴。亦是開門淫亂。而風聲可醜也。

遇陽差而尅夫。見陰錯以傷妻。

陽差如巳氣見壬庚甲子順去者是也。主婦人尅夫孤寡。若陰錯則丙氣入辛丁亥水逆去者是也。

平砂玉尺

卷二

二十一

主男子克妻。鰥居無子。氣以類應故也。

雌雄路遇。而晚歲榮華。眷屬同情。而家門孝義。

法見圖注。詳觀圖式而可知矣。

情過而亢。呂望八旬方際會。交如不及。類回三十便身亡。

交極則亢。故主暮年發達。如太公之遇文王也。不及則廢。故主少年夭折。如顏回也。並見圖註。

參水來而特朝破旺。應居官而卒任死還。

旺方主官祿。秀水主榮貴。若三吉六秀特朝到堂。

去後向前官旺方流出。主子孫科甲而不善終死。子官而扛屍回家也。

以至究房分之榮枯。品三方之等第。福有重輕。須明緩急。火祥驗應。必有先後。

房分公位。及至生旺墓三方。配孟仲季以斷吉凶。法註見前。如孟為長子。長生。官長房。主人丁。若生水先到堂。主先發長房。仲為中子。帝旺官中房。主財祿。若旺水先到堂。主先發中房。生水先到。先發人丁。旺水先到。先發官祿。此緩急先後之應也。餘

平砂玉尺

卷二

二十一

可類推。

是故孟兄寄位于貪狼。胎沐養生同斷。仲子取權于武曲。冠臨衰旺無殊。三位第當叔季。分屬破軍休廢。此十二位分三扎。貪狼管長房。而胎沐養生三方係焉。武曲管中房。而冠帶臨官衰係焉。天罡管三房。而病死墓絕係焉。生旺來則吉。應長中房。病死絕去則吉。應小房。但水神來去。審三吉六秀以斷之。是以迢遙生水貫天罡。不特長兄毓秀。而曲旺神歸。墓庫也。應仲叔均榮。

長生主長房若生水抱堂直貫墓方流水則長子與中小三房皆吉。故曰不特長兄毓秀。中間或有雜水流破何宮。則斷某房應凶。官旺水屈曲流來朝堂。向墓方出去。則主二房與三房應吉。其長房則不干預矣。若旺水與衰病水流來到堂。却從養生方去。則中房吉。而小長房凶。

生與旺而同歸。人共財而咸吉。更從六秀方來。定擬蒲門朱紫。

生旺二方水同到朝堂。合流出墓。則人丁財帛皆平。步至尺。卷二。三十一。

吉。若生旺二水皆係是三吉六秀方發源而到。則秀氣更佳。不特人財咸利。且主科第魁元。富貴双全。

如見曜方冲至。應知闔室遭刑。

生旺二水雖見朝堂。若非吉秀等方來至。而後從入曜官煞等方。及子午卯酉咸池軍賊路上流來。則雖係向上主旺。必主有刑戮之慘。若本主休囚。而身者猶驗。蓋龍體賤而煞旺。則化官為鬼故。

乃若龍觀入首。水看源頭。天干位上宜來。須防流破。支位上宜去。切忌朝師。

凡龍只看入首一節。屬何三吉六秀。以斷貴賤。水則觀發源之處。及經流到頭一節。屬何吉秀。以斷吉凶。水屬陽。從天。故來朝。則宜自天干。乾坤艮巽。甲庚丙壬。乙辛丁癸。方上則吉。若其去。則要自地支位上去。而不喜其來也。

是故小赦文進。則貢福于小男。大赦文退。則禍臨于仲子。

平政去尺。卷二。三十一。

乙辛丁癸。為小赦文。水是方水朝。則小房獲福。甲庚壬丙。大赦文也。其方水朝。則中子應吉。其子午卯酉四仲地支。皆隸二房。來則凶禍。辰戌丑未四墓地支。皆係三房。來則禍凶。此又不在生旺論也。

四柱有情。長房應福。

乾坤艮巽為四維。為天地之四柱也。是水來朝。福在長房。而寅申巳亥水來。則孟子遭凶矣。是以庚甲朝堂。腰懸金印。而丙壬到局。身掛朱衣。



此言甲庚壬丙四水之吉。甲水主風疾而此則貴者得庚金以泄制之。故吉。甲水獨流入堂則凶矣。年少蜚聲魁第。必是水來寅甲。官榮即待之尊。多因朝自申庚。

寅甲水天市垣星照臨三吉六秀。龍得寅甲朝堂。主少年登高科。以水主文章也。申庚水少微垣照臨三吉六秀。龍見之。主官居極品。為郎侍等職。以金主利。而文藉在辛父也。震龍得之。則主武職。以秋金肅殺之氣。

平秘主人

卷二

二十四

庚壬為外任之司。己丙為內應之職。

庚壬水本紫微垣所臨。且在天門。理當為京職者。以庚雜壬則當在外。若巽龍獨見庚水。必主有翰林之美。己丙為太微垣所照。地戶為后妃之居。乃天子之掖庭也。故己丙水朝。主有掖庭近侍之榮。三吉六秀龍見之更妙。

酉巽發聰明之女。震庚產威武之兒。

巽為長女。兌為少女。二水來朝。主出聰明女人。然酉為沐浴。惡犯淫行。若得水清徹。則無患矣。昔張

水來則生女極美而貴。非若酉水之不潔也。震庚為威武之地。三吉六秀龍得此來朝。主出將相之材。若離龍坤龍見之。則為將軍矣。

艮巽丙辛交應。世出魁元之貴。庚聯寅甲巽庚代膺將相之權。

艮丙巽辛。六秀之水也。艮巽主文章。故四水聚堂。主出神童。狀元為極品之貴。庚與寅甲巽庚。吉秀水也。然庚主武。甲卯為雷霆。巽庚主文。丑水到堂。主出將入相。文武全材。

平秘主人

卷二

三十五

元辰水到。功名白首。垣星入局。立霸封侯。

輔龍發源血脉水為元辰。曲屈隨龍到堂。交合會內外朝流而去。是元辰入局。此水最難遇。如得此水到堂。合襟則富貴悠久。壽考無疆。為白頭功名。言其久也。垣星四垣水也。如寅己丙申庚庚壬水。四水入局朝堂。此水亦不易得。有此水法。主立霸封侯之應。大勇之象也。

震庚朝而富堪敵國。己丙至而武將英雄。

震庚主威斷。故其發則有斬斫自由之勢。所以大

富巳丙水來出武將木盛火烈其性威烈故巳丙  
午三火水皆有是應得三吉六秀方應若龍體弱  
則丙午水反為軍賊之資

乾戌為鼓盆之殺坤流為寡宿之星

乾老陽也戌天罡殺也乾戌水來必主剋妻莊子  
妻死惠子吊之莊子鼓盆而歌坤為寡母是水流  
入主尅夫天上有寡宿只一星獨明旁無別宿故  
以寡宿明之言孤而無夫也

卯酉本犯邪淫悠洋清徹而女反賢貞

平聲入

卷二

二六

卯酉為咸池水來則主淫若來水悠洋清徹不濁  
則生女子反賢淑貞潔

子午必招軍賊源流浩大而偏宜武職

子午水來本出軍賊火盜若源頭蕩漾湖渚不至  
宜流冲射則主子孫有威嚴出武將若宜射細小  
惟武職人家堊之反吉如士庶之家見此必出軍  
賊或火盜相干

乙辰至而按河自縊丙丁來而壽考無疆

辰為天罡而乙為盛辰與乙並至主出按河自

縊死之人否則少亡扛屍之禍丙丁二方南極長  
庚星所臨二水朝來主有壽考

赦文若帶桃花難棄清白之風

甲庚丙丁乙辛丁癸為赦文水若牛來則吉如混  
雜子午卯酉上並至或問他方同朝皆帶桃花非  
淫亂則主軍賊而清白之風少矣

六秀如遇曜氣必出強良之輩

曜殺之氣最凶六秀龍若犯曜星非遭刑戮必出  
強暴之人橫死扛屍之應

平聲入

卷二

二七

少亡橫死為犯黃泉

辰戌丑未為黃泉四庫水穴前若見此水必有少  
亡橫死之應辰戌二方主生背逆丑未二方主出  
孤寡念經師尼

流通四庫婦女撐家

辰戌丑未為四庫若水流來男子少亡女人寡居  
獨撐家業若水流來而堂外聚蓄不至冲射其禍  
稍輕反主婦人起家

寅申巳亥水朝非臨火則生離虛癆戌乾辰兌水來

非癘疾則目盲暗啞

寅申巳亥四路水主有瘟疫火災及產虛癆之病  
蓋五氣初生而四水破地支宜有是也戌乾之氣  
凶烈辰兌之氣孤惡或有水來而應者未知何義  
寅甲水來。邪堪風疾纏身。

寅申屬木而寅為火生之地而其宮分有箕星臨  
之箕星好風况木盛則生風而東方又木旺之鄉  
也故寅甲水來主出瘋疾

妻亢雙婦應見持刀刎頸

平砂至人

卷二

主人

辰戌二宮水至為天罡對射主自刎之禍

寅亥午戌水歸垣會乙辰而火災立至。

午天火也戌地火也寅人火也二辰木中火也寅

龍見午戌水入堂而又遇乙辰則主有回祿之變

申地子壬辰會局逢亥水而飄蕩無遺。

申天河水也子大海水也辰池塘水也亥黃河水

也申龍見子壬辰水入堂而更遇亥水則主有水

飄之患否則生蕩敗之子祖業廢而逃流也

是故方位之純雜有此吉凶之異應。

凡是皆因廿四方位之氣有清濁純雜不同故其  
吉凶之應于人有如此之異也此結上文方士之  
斷蓋以此

石函平砂至人經全書後集卷之二終

平砂至人

卷二

三

元太師文正趙國公州劉秉忠著

明太師文成誠意伯青田劉基解

敬儒賴從謙發揮

逐吉賦

嘗聞英雄豪傑。實鍾岳瀆之靈。富貴榮華。乃係山川之秀。是故龍來入局。固有清濁之殊途。而群砂翕聚。豈無吉凶之異應。

郭子曰。岳瀆鍾靈。產家育英。山川毓秀。聚富及貴。

平砂子尺後

卷三

三十

青囊經曰。氣感而應。則生神靈。萃忠良。乃知富貴。

豪傑之家。必得山川之秀氣。而致也。然山川不能。

皆美。有聚吉而吉。聚凶而凶。故龍體清貴。而群醜。

聚堂。則亦有凶咎之應。是以尋龍立塾。又當觀砂。

水之善惡。何如也。龍貴而砂賤者。不葬良。以此也。

或居於四維之地。或見於六秀之方。若見尖齊高聳。

君子可以官求。低小方員。士庶也。應致富。

左右前後四應。送從朝護等山。不拘四維六秀之。

位。似要尖齊聳拔。不宜欹斜破碎。故尖秀者多貴。

破碎者多凶。或見於三吉六秀之方。而尖聳侵雲。則主科第之吉。若低小方員。則但主富而已。

馬陷祿空。虛名虛利。

氣騰而上為星辰。氣凝而下為山川。故山川在下。

上應天星。艮丙屬天市之垣。皆財所聚之處。而地。

下應之為天祿之司也。若乾之與離。天廐星臨照。

為天帝行御之兵。故艮丙缺。則祿山陷。乾午缺。則。

為天馬倒。此二方缺陷破碎。雖乘龍穴之吉。亦虛。

名虛利而已。或有祿而無祿。主出義官。及壽官。或。

平砂子尺後

卷三

三十

科甲而不及食祿。或食祿而不得善終也。

天太兩峰不起。須知無貴扶持。

巽宮上應太乙貴人星。照辛宮上應天乙星。所臨。

此二星主天下民物之福。扶貧拔賤。以翼上帝。專。

以薦賢為職者。故也。應之也。若此二方缺陷不起。

則主不得貴人之力。尖峰秀拔。而更見龍穴真正。

則必有大貴人。携挈主出。帝祿于權勢之家。而取。

貴也。

薦元官。貴殺空。搃是才尚不第。

乾坤艮巽四垣星辰之地高山特起能發二十四龍之秀氣名催官生氣之曜凡龍結穴必得乾坤艮巽四山發拔不致缺陷則發貴極速以至巽龍見辛艮龍見丙兌龍見丁震龍見庚亦名薦元峰如巽龍得辛峰高應則巽得辛而癸秀登科及第皆可必也若辛峰缺陷薦元已空矣雖巽龍明淨砂迴水遠亦未與發科甲餘皆然官謂甲見辛之類貴者言尊重端嚴也如甲龍見辛峰丙龍見癸峰皆名官曜或云案應秀山為官曜亦是凡此等

平砂尺度

卷三

三三

方缺陷空碎則雖才學過人終難及第宣尼之老途劉蕡之下第蓋以此也

是故乾馬亘天坤牛望月艮狗依市巽雞鳴闕天柱發四維之氣而功名唾手

聖人作易隸卦以乾為馬以坤為牛艮為狗巽為雞物以象卦而各屬其類是故曰乾馬亘天以乾為天門也坤牛望月以坤為太陰也艮狗依市以艮為天市也巽雞鳴闕以巽為地闕也乾坤艮巽為四柱處四勢以行二十四龍之氣所過

四勢行氣八龍施生者此也故能發群龍之秀為催星之第一吉也凡龍入三吉六秀之局者得此四方高聳則科甲立成而功名如唾手之易矣太微臨御南極呈輝金階步武王殿傳書薦元催六秀之官而丹墀獨對

太微垣在丙南極星在下庚為金階辛為玉殿如艮龍為天市之垣見太微峰起為太微臨御兌龍遇丁峰高聳為南極呈輝震龍見庚山齊雲為金階步武謂之步武者蓋庚震主武庫之司故也巽

平砂尺度

卷三

三三

龍見辛峰仰天為王殿傳書蓋辛為天帝文章之府故也丙丁庚辛各以氣應故辛山發巽龍之秀丙丁發艮龍之秀庚丁之於震兌皆然得此四山催動六秀之氣則科甲立至而丹墀獨對也必矣若巽無辛應辛無巽應則秀氣不能奮發雖穴可乘而官貴不顯矣

巽見辛為文章之士更得乾艮冲霄富貴依誰可並巽辛二方為天帝司文章典籍之地故巽辛二龍得氣皆出文章冠世之士若乾艮二峰不起則或



文齊而貴不大貴重而富不厚雖中高科止為清要翰林之職未必止于極品也如欲位三公登台閣富貴雙全必復得乾艮兩峰高聳始應

丙遇艮食高鍾之祚再逢乾巽同朝聲名王謝為傳艮丙為天市垣財貨所居之處地應是氣必主食祿萬鍾饒財富足百億其倫再見乾巽同朝聳拔則魁元及弟富貴雙全而有王謝之聲名王謝得是地氣應之故也

雷動天橫擢重權干巽夾

平砂玉尺后

卷三

三四

雷震也天橫庚也庚震二方本為威武為天子掌兵器及武庫之司以為除殘戡亂之職也若得巽辛二龍主穴外有庚震二峰起應之則巽亥二龍之穴主出文童之貴庚震秀峰却應于武是以文臣由科第之士而掌握重兵也若龍体局秀則貴至極品有出入將相之尊若壬子癸坤中寅甲等賤龍得此二山聳秀而龍身氣聚則不由科甲而取武職矣或由他途而倖致武貴者有之更見曜煞則武不保身

震庚巽武正南面於坎離

震庚二峰起秀若得坎龍結局穴乘其氣而又得南離高聳一峰乾坤艮巽各起旗山鼓閣軍屯戟列重重容有若主出天下英豪橫行四方也凡見此地勿得亂傳點作反主奇禍

丙午丁秀拔擬獨占乎魁元

丙午丁三陽之地秀峰特起主有魁元之貴若艮亥之氣受之其福力尤大壬龍得之亦奇餘山見此雖能發科第未必得中魁元也當再得本山催

平砂玉尺后

卷三

三五

官等砂助之方應

坤母峰高起幸題名於榜尾

坤為老母又名太陰星坤龍本為亢極而其方高起作他山之應亦催發秀氣而獲吉故坤峰高聳秀拔主登科第但低在榜之末耳

是故本主興隆煞曜變為文煞龍身微賤牙刀化作

煞乃煞曜者黃泉八曜之煞也煞曜犯之主出刑禍然坐下龍穴或得巽方艮丙丁兌庚辛等氣而送從

護應等砂累秀可觀則黃泉八煞等方高峰反能  
助我福力化煞生權而劫曜可以作腹心矣有此  
砂應反主威權而斬斫自由使龍賤砂散則黃泉  
八煞為禍重則刑戮輕則天亡少佑也必然之應  
牙刀珮刀也屠刀殺割刀也龍身貴則刀為珮刀  
龍身賤則牙刀化作屠刀反致傷人刀無屠牙之  
別而龍有貴賤故吉以吉應凶以凶應耳

庫櫃落於艮丙富堪敵國

艮丙二方財貨之司故庫山櫃山方平肥滿形似

平砂至反后

卷三

三六

庫櫃者見于其方則上應天星之氣地氣得之必  
主大發財祿百貨具積而富主敵國言無比也

娥眉見于巽宮女色傾城

巽為長女太微所臨之地清而不雜其娥眉山形  
如半月低小長彎巽山見之主出女人美貌有傾  
城之姿若得坐下山龍秀麗清貴則女為后妃之  
尊或男婚駙馬也離與兌為坤之少女中文雖得  
娥眉砂應然離酉為沐浴之地女色美而多淫故  
只取其砂而已其巽砂雖似娥眉卯酉子午上砂

來照破則美貌亦所不免

發文華於巽辛在坤申乃為詞訟之凶

文華峰高拔如笋插于巽辛二方主文翰馳名若  
在坤申之地見之則雖插天如笋反主詞訟為訟  
華之凶也得坐下乘亥艮巽丙等龍受之亦主出  
科第有刀筆之才按斷之敏也

顯旌旗于庚震在子午則為劫賊之資

旌旗刀戟本為凶器如見于庚震之方坐下得三  
吉六秀龍氣受之則出文武全才握兵推于閭外

平砂至反后

卷二

三七

若在子午二方見之則子午為劫煞之鄉主出軍  
賊而更有旗劍應之則執凶器以殺物而不可勝  
言矣大則背父背君小則劫鄉擄村  
劍戟牙刀六秀因之而取貴四金八曜之方反作殺  
身之害

刀劍銳戟兵器也六秀龍見之必主武威兵形之  
戎若在辰戌丑未四金之位及八曜之方反主殺  
身亡家八曜即坎龍坤兌震居伏巽離乾馬兌蛇  
與六秀同皆為煞曜之類卦氣剋制之煞也

龜鶴琴劍三吉得之而文雅丑未坤申之地多為仙  
圣之風。

龜鶴琴書玩戲清器而龜鶴又永年靈瑞之物也。  
三吉龍見之主出文臣清雅之職為翰林馳名者。  
在丑未坤申四方則丑未主出神仙而坤申又生  
孤氣地氣應之其產仙聖也必矣。

掀裙舞袖不堪于沐浴之鄉。

掀裙砂一股長直一股反長東西不相向者是也。  
舞袖砂來長曲折東西繞繞如風之飄舞者是也。

平砂至尺后

卷三

三六

此等砂法若見于子午卯酉方位必主婦人淫亂  
無耻若在他方其禍畧輕。  
偃月臥屍最忌于黃泉之地。

偃月砂狀如娥眉而斜長低長臥屍砂低小長直  
頭高頭低者是也此二砂不拘何方見之皆不美  
若在辰戌丑未及八煞遇之立主害人不客死扛  
死則主刑戮。

八曜重遇刀砂難逃憲法之誅。

八曜八煞方也如坎龍而辰上有刀砂見則辰本

以之曜煞方也而又見尖砂如刀其刑戮之禍豈  
能免耶曜煞方上有高山尖秀且不可況尖砂如  
刀而不至殺身者執坐下龍體清秀群砂皆吉而  
曜地逢刀武則陣亡文則罪戮。

乙辰交加水路未免懸河之厄。

乙辰宮軫水角木二星所占且辰為水龍之庫若  
乙辰位上有水流入或有路道踏破崩橫碎陷不  
拘何龍並至出投河自縊之災若坎龍見之立應  
木飄孟鉢落坤申而僧尼乞丐。

平砂至尺后

卷三

三九

木飄砂一頭有柄長員欹側者是也孟鉢低員如  
覆盆盤而小者是也他方見之主出僧尼乞丐之  
徒若在坤申二方應之坤申之氣主出看經念佛  
之人又為孤神煞必有是驗也。

鬼牛寅甲遇葫蘆而風殘痼疾。

葫蘆山頭高低中凹而負者是也丑未寅申乙辰  
為主應風疾而更葫蘆砂見于其方則藥不離口  
矣。

高峯獨出南離恐驚回祿之禍。

南方火位也。火性炎烈，易發威氣。若南方獨峰迤秀而夾乾之砂，不應必有火燒之變。若高山高窟，龍成水來其禍立至。乙辰砂會寅午戌局全者，亦然。否則有目盲之禍。

星印如當日馬，必遭瞽目之殃。

印砂低平方員如印也。星者散乳細小如星也。二砂見于正午，必有瞽目之殃。蓋離者日月當空，麗明之地，故萬物至離為向明。如人之兩目明燭事物也。若有星印遮掩，則兩目無光，萬物晦其矣。故

平砂王尺后

卷三

四十一

有是應

以至三吉凌雲，雖十餘里何嫌于遠。六秀插漢，縱數百步亦不為遠。

三秀方有秀峰，插天高卓，不嫌于十里二十里之遠。只尖員端正，穴前見之，便呈秀氣。六秀方有峰凌涉數千百步，亦不疑其為逼身也。只要不至于壓冠遮掩，堂前寬平，穴前朝迎，便生秀氣。

星喜愛幸于昭昭，大忌藏奸于隱隱。

凡三吉六秀等方，如有秀砂皆要送情拜舞拱向。

局前或在局后，拱身俯伏，謂之愛幸于昭昭。若藏身露爪探頭，隱体謂之藏奸于隱隱，皆不吉也。露忠獻赤，賓主識心，面而送情，方為可貴。

秀砂挺出拜舞，局前者名露忠獻，赤其心事彼識。此見無有隱匿也。

若或抱頭側面，既非忠厚之風，閃跡拋踪，必是儉邪之輩。

君子之風，立必正坐，必容抱頭側面，容貌無可象之儀者，皆儉邪小人之態也。喻砂抱頭斜面，欹側

平砂王尺后

卷三

四十一

而不正也。閃跡拋踪，半藏半露也。如小人之儉邪，既無可象之威儀，則必無可法之德行矣。

輕微瑣碎，似山非山，或羅列于四旁，或星散于左右，瞻之在前，視之而不見，顧焉在后，逐之而不去。

輕微細小，似山非山，或土埠或砂堆，不長不方，無形無像，欹斜尖曲，或羅列于四方，或如星之散見于左右，望之似有而閃跡在旁，不向堂局顧之，在后近身，步足難捺之，而不去，如此砂法皆為不吉。上儉邪不足取也。

隨形步影非穿窬則鬼祟為妖摸背推布非私淫則  
奸奴謀主

如土文土堆星散近身步影視之而不見擦之而  
不去此等砂法為穿窬鬼祟之應閃跡在旁摸背  
推肩無形無像此等砂法為私淫陰謀之應凡正  
人君子堂堂可見彼此識心在此藏頭閃跡等輩  
心地暗昧陰邪害物故砂頭像之必主出穿窬之  
盜否則遭穿窬盜賊或鬼祟為妖及妻謀夫奴謀  
主以至婦人淫亂乘中之期上宮之要無所不至  
也

平砂王尺

卷三

四十二

是故砂如員淨証孕忠貞勢或欹斜必生淫佞地與  
人符氣通物應

由是觀之則砂如員淨高大峻潔者必出人方正  
秀雅欹斜細碎者必出人陰佞醜惡此蓋地氣自  
然之符而一定不易之理也

見地可以知人而察來驗于已往

觀地之形象以及其龍氣之秀否便可以知其家  
之子孫如砂員端正則子孫必正大端厚欹斜則

向則子孫陰佞醜惡不必見其子孫而後知之也  
欲知將來之事即于其祖塋之龍砂驗其已往之  
事則將來者亦如見矣

石函平砂王尺經人書後集卷之三 終

平砂王尺後

四十三



元太師文正趙國公州州劉秉忠著

明太師文成誠意伯青田劉基解

敬僊賴從謙發揮

枝水貫腹腰分作護國名分砂還氣龍

肋下及腰下分砂各向左右出去向前曲遠而行到頭歸向堂局或拜或舞或俯或伏重上上前關鎖堂氣不容走泄局中氣貫直來入首其枝水尽处隻隻朝內為龍脉之関挾如此形体又得坐下方正平大案應整齊或成坎局壬子行龍坤申水到乙辰巽巳出水其地雄壯福力遠大富貴又全百平砂至尺后

四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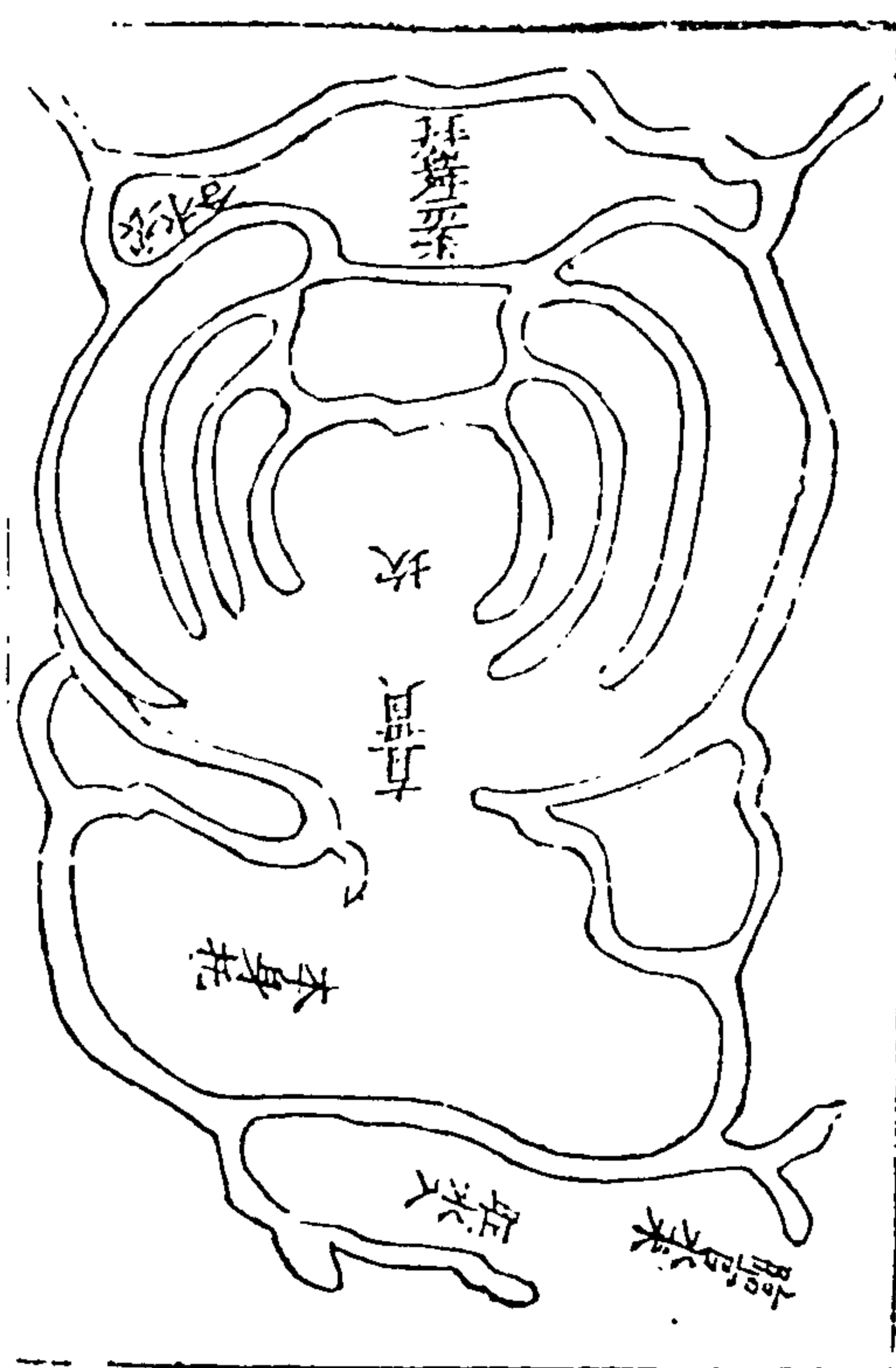
子千孫若得后脉三四里起身出休者主發旺五六十紀之久

坎局直貫入首龍脉形勢宜作午丙丁向則堂局整齊可觀辰巽出水坤申生旺水未則用丙午向者冲破官祿矣用丁未向則休囚水至堂矣用坤申向則堂局不正合堂局而用午向不出五七年必敗用丁未向則灾禍火亡不敗則絕用坤申向雖堂局不正終能發旺人丁然不如從卦氣坎納癸作子癸向其福始大作湧泉受氣為仙嗣龍用

一型數百里平原之地又無長江大河界脉藏氣潑散而去亦必有氣交脉會結穴之处當其微茫小水蟬蛻細砂交合趨流之所呼認穴情凡小水交合之地亦必有淺澗出水通流至大江大河者此便是氣脉佳处小水交合此便是氣聚处又有平洋之地一二百里忽然空出一片高地四畔抽出月角向前兜收取氣者亦是又有一坎高一坎低三高二低向前鋪出平地傍分餘氣此收合堂向局者亦是此等龍脉主富貴旺人丁發財出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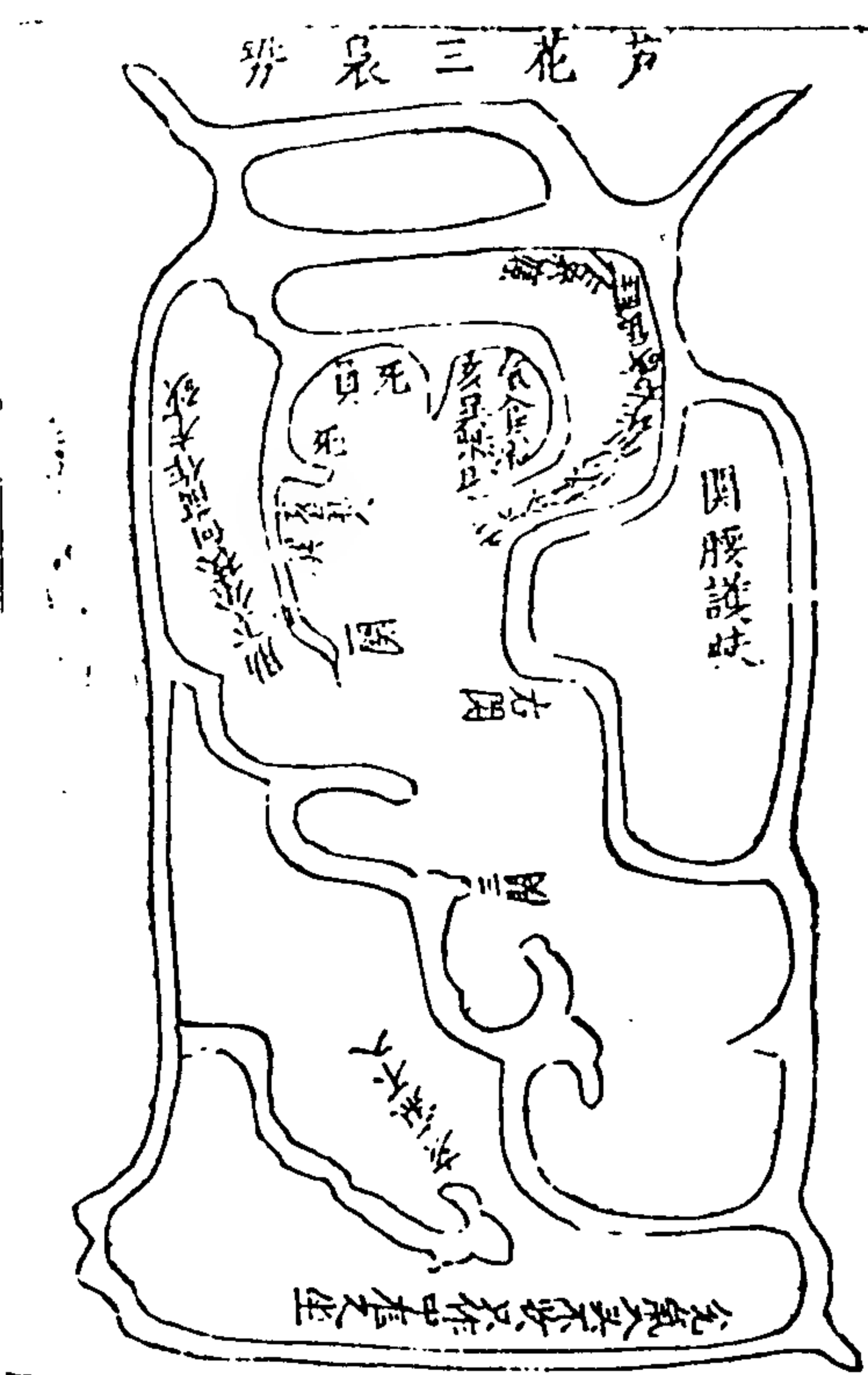
平砂至尺后

五吉



平砂至尺后

又四五



平砂至尺后

又四五

凡龍之氣最熾發且粗拙硬死醜陋惟水星行龍三灣四折節節開氣激到頭開門立而端齊方正左翅右護肋下出砂回掌作龍虎者其地脉活動不帶蠢硬形似芦花三招三象龍休其美發福悠久富貴襲全而子孫孝義溫雅聰明过人少年登第之應也

此龍形休其氣出身亥氣到頭得一二里長者尤美看氣至水聚之處立穴仍審流神出入吉凶以為何坐甲卯者本向也丁未次之如合流在申上出作乙辰坤申亥龍無戊水有丑水丑上出作乙酉耳受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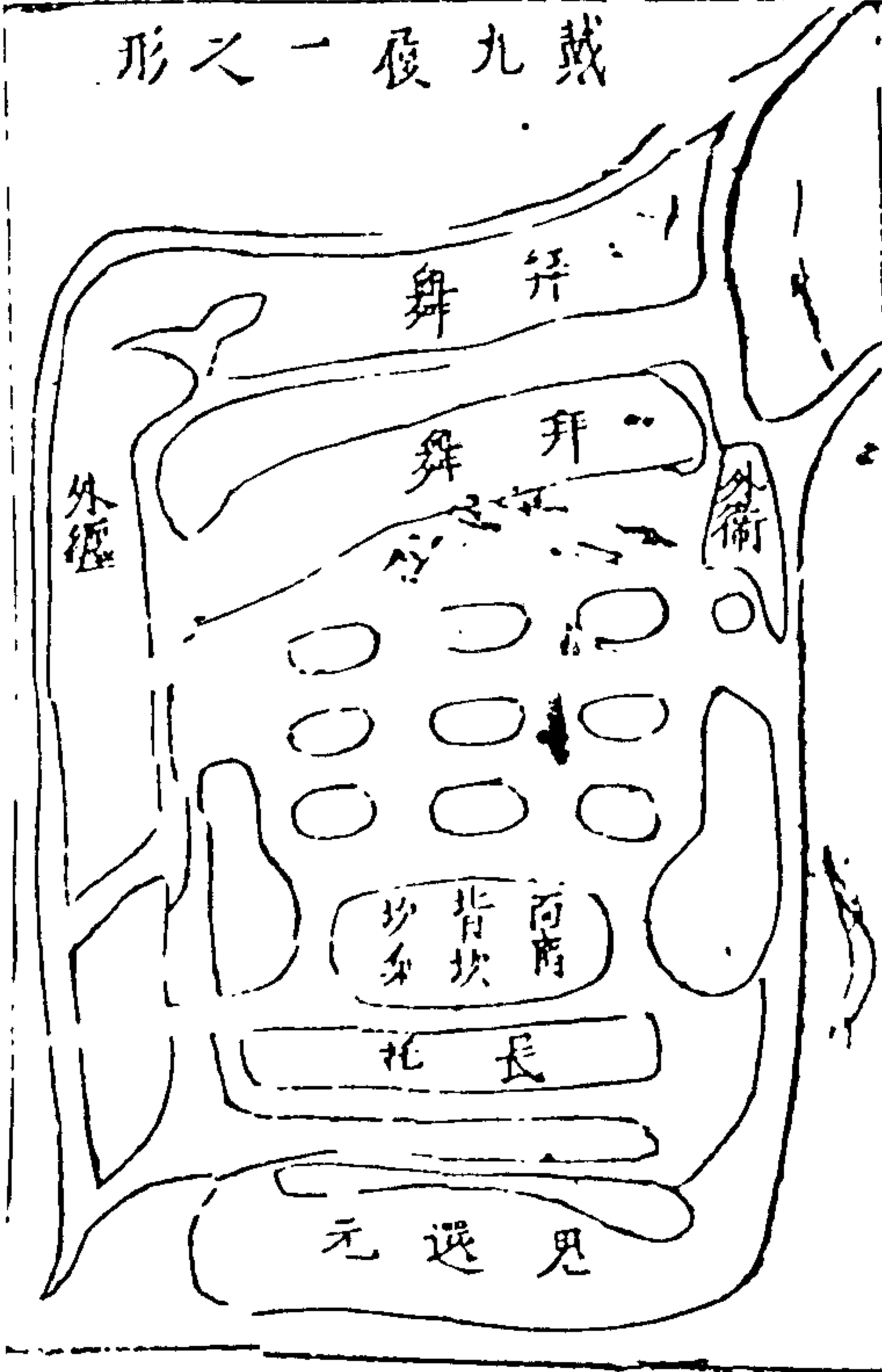
九一陽數居下以為輔中尊方休屬土水神在前橫直如織盤透四圍似去不去欲來不來左右紫砂東拜西舞俯伏朝向得天地之中正五行之英靈萃聚成質第一之龍體也為拜為都則朝會夷夏立宅安墳則幸忠良產聖賢出候王百二千孫福祿悠久

其正氣居中面離立穴者出聖賢如蘇林在受氣出文士神童狀元為天下宗婦石受氣出將相英武名通四夷界水打中局不過中品之地出州牧之職上入忠義正古方大泥思有謀此龍不論水法出入四水俱可來朝八面俱可出入此最尊貴如見此地不可輕易點點不亡之也

平砂玉尺后

四十七

戴九履一之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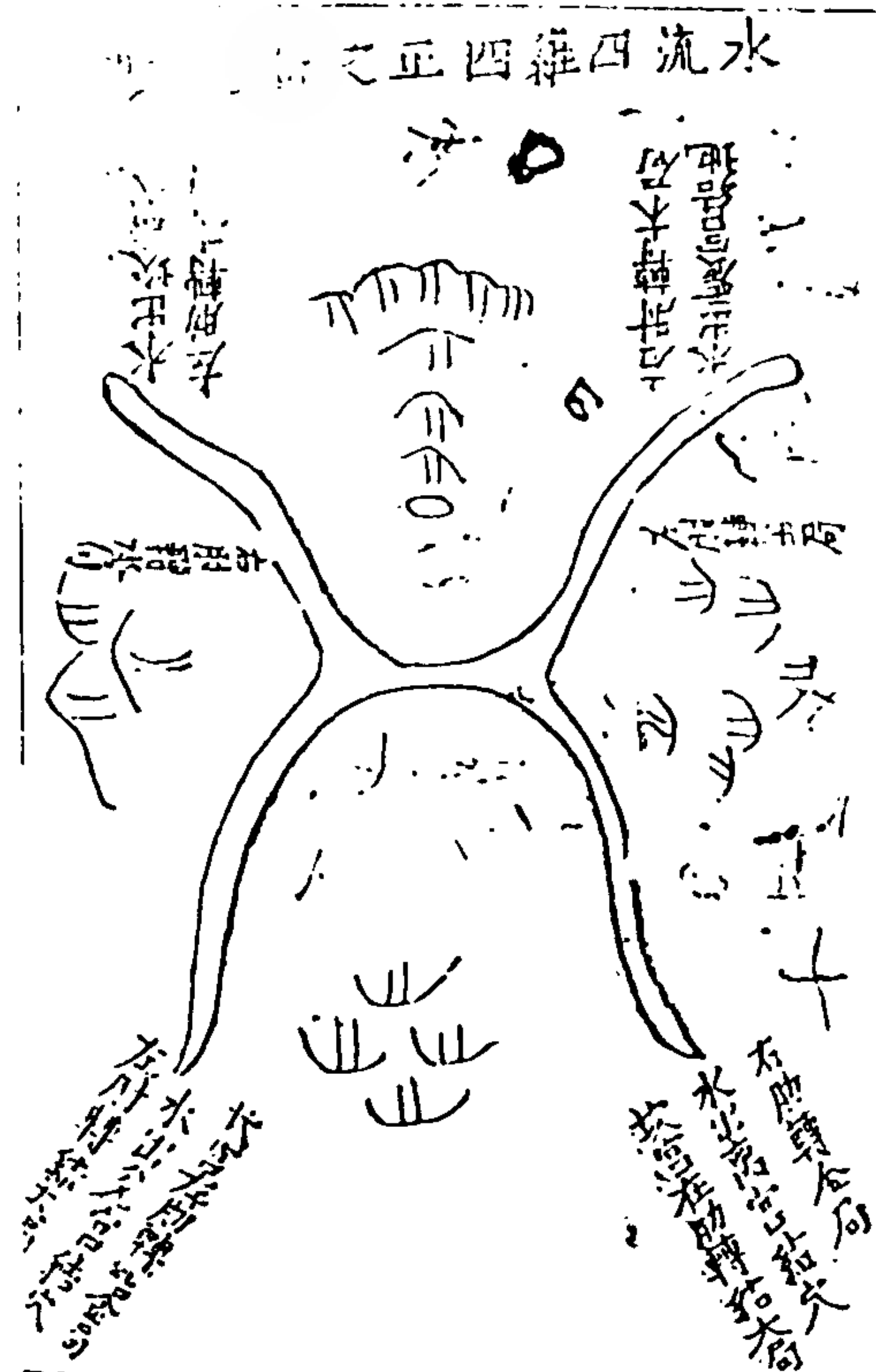


市甲己亥四維水流聚堂而四正俱係實地則子午卯酉四面之龍脉俱至此住絕攢聚交會美然四勢無並結胎理或離龍結穴而坎為朝砂坎結穴而離為朝砂或在兌或在震皆從水神來去上辨別水從乾坤二方來則知正龍左兌而左右作護震為朝砂水從坤巽乾三方來則知離兌為正詳其左來或右來正來偏來以求龍脉之到頭受穴或倚左倚右方正欹斜以求取氣入穴之法然亦有各方成小可穴者即于本宅看小分合左轉右轉正來直來之因以及小合水出入之方辨位取穴乃為得之然終是小事後功微難

平砂玉尺后

四十八

水流四維四正之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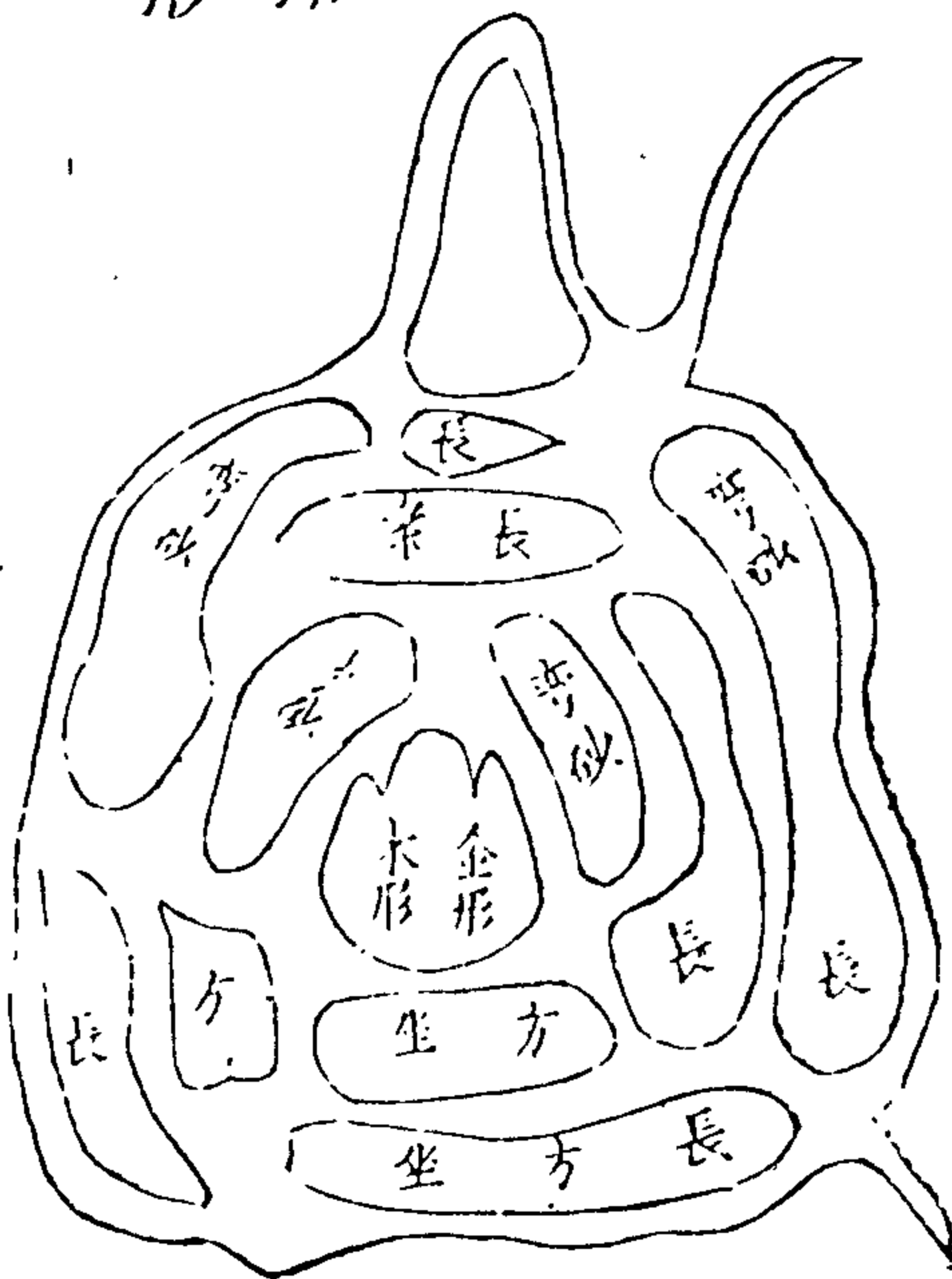


群形落湖形

此地中砂或成金形不形成或成水形或如舟形旁有小長砂  
 缺隻七與龍休不連各有成形等七向堂朝拱或橫長直長在  
 前橫灣長砂在後水神東穿西透周迴來去三五及四重橫橫  
 如織砂休各七交牙水路曲折密不通風亦大地也主生子孫  
 繁盛孝義忠信富貴並顯但後世子孫同居其戶者不能皆發  
 只要分門割戶另居立井方主各位俱發福為官祿財帛人丁  
 牲畜無不隆矣○此地局內水法四通八達唯拘出入當有城  
 外大小分合聚去之方以定坐向否則只從局內砂頭轉處再  
 見朝水袋處作案亦可界從大勢水法于向中微減之可合卦  
 例只以卦例取用為妙

四九

縱群 橫馬 如落 織湖 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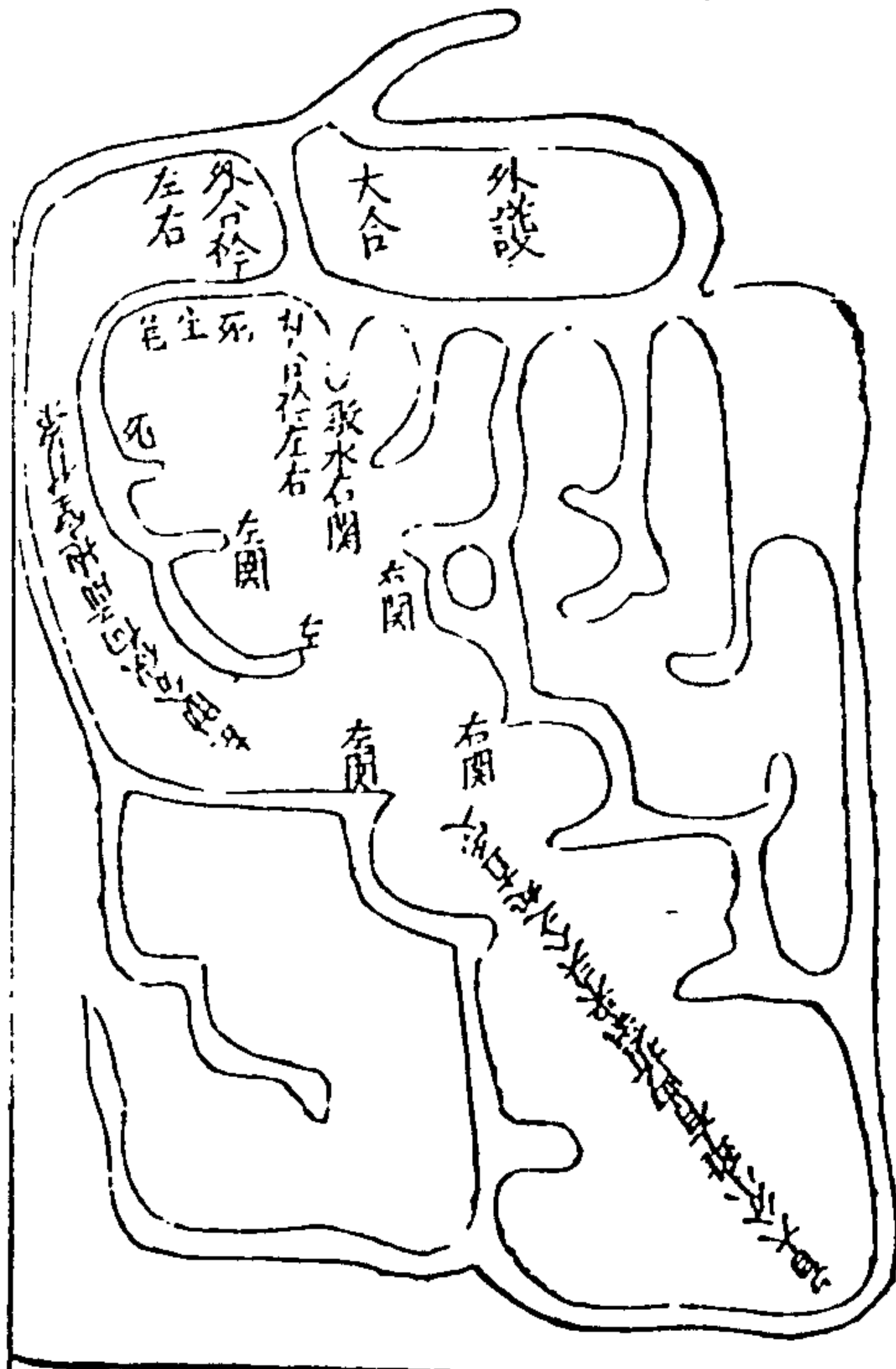


尋龍首尾

氣無形而有神土無神而有形氣隨土形神從形奔故凡土味  
 之來皆本山壠而平石之氣及從土脉而王土脉起處為首龍  
 氣發行之始也土脉及處為尾龍氣聚會之處也龍氣聚位方  
 如融結神龍直經云要知止處須尋來處來處為頭止處為尾  
 血脉外交精神立裏進在媾合之後尾底言山水交合之處即  
 精神聚會之處尾底之右首脉之尺男女玄牝之門是陰陽妙  
 合之真境也即此可尋龍氣之會在水交龍尾之處而取氣之  
 穴當從砂之尾底求之若水自東來流後西去則東為首而西  
 為尾不自水合之知指之反于水木頭上尋穴是棄其所止取  
 其所不立曰甲如作有八長四主之氣此言絕要

五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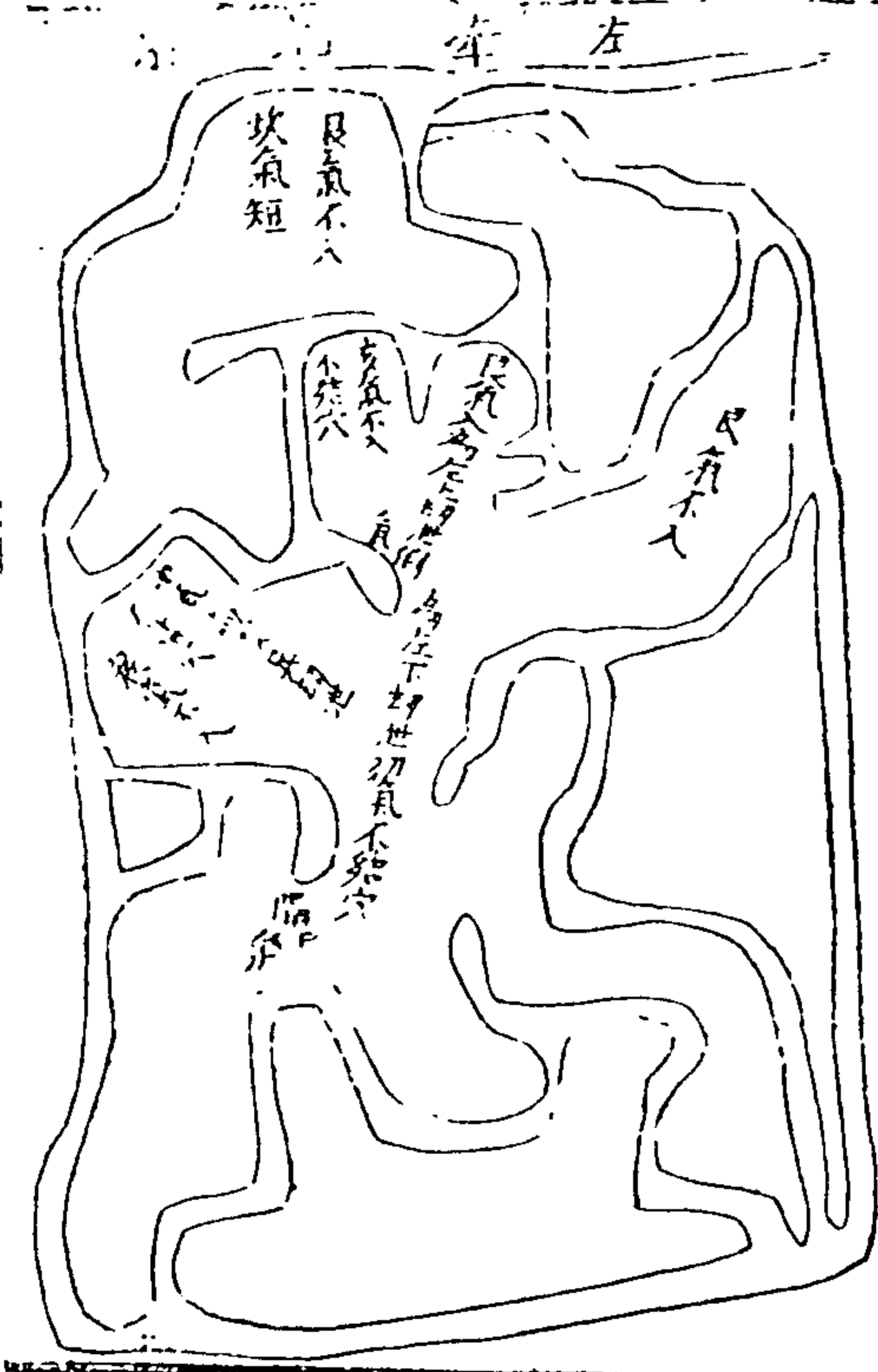
尋龍首尾 穴空尾



地劫行龍出身東西南北各出土脈飛龍順去直來或直上或  
 未尖斜橫曲亂流支水交油腹心穿截龍脈入首於結不分門  
 向者謂鬼煞分散英氣無所收拾斷不結地肋下分砂向前逃  
 出不結堂局自開門而不端不正者謂之鬼砂順劫分散聚氣  
 也緩下分砂向後逃出不來護局東牽西掣長斜分脚者謂之  
 鬼砂逆劫分散未氣也時師誤認且龍安坎立宅不出三年必  
 遭橫禍瘟疫死亡子孫逃竄軍徒刑橫無所不至出入奸詐無  
 信不仁男盜女淫十年之外便主絕嗣

平砂至天后

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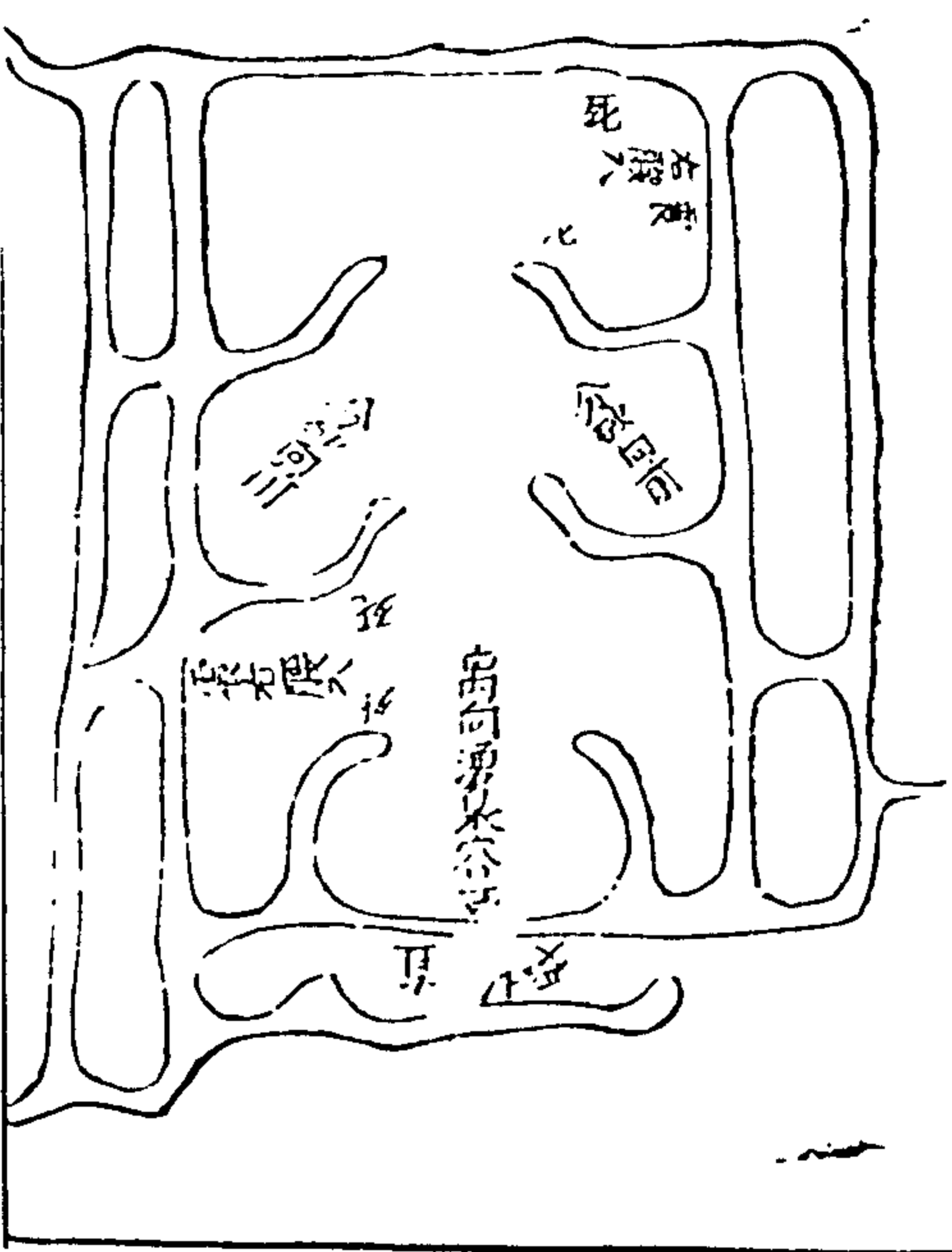


凡龍係出身砂頭直長或一里二里行來全無支曲若中間腰  
 腰支不分枝水而直插八肋下作閃則氣散不聚到頭又無  
 枝水兩旁插八肩窩則氣換不收皆不結穴惟于來龍行脈中  
 間兩旁三重水插進閃激龍氣居中過峽到頭又得枝水插窩  
 左閃右激收氣脈在中則方成龍勢休說便可拍點更得開水  
 東扶西推撥過一边收氣龍用成四維受氣之妙真龍其來其  
 氣冲急最難立向有水神來去東出北出水作宅向腰受西北出  
 水作午向湧泉受東南出水作坎向正受西南出水作震向腰  
 受正受湧泉土兩七分于午三分要通以八分其氣然恐傷人  
 丁服受只正下无妨若斜端二分則氣不六也矣

平砂至天后

五二

長砂開氣直受  
 上天蜈蚣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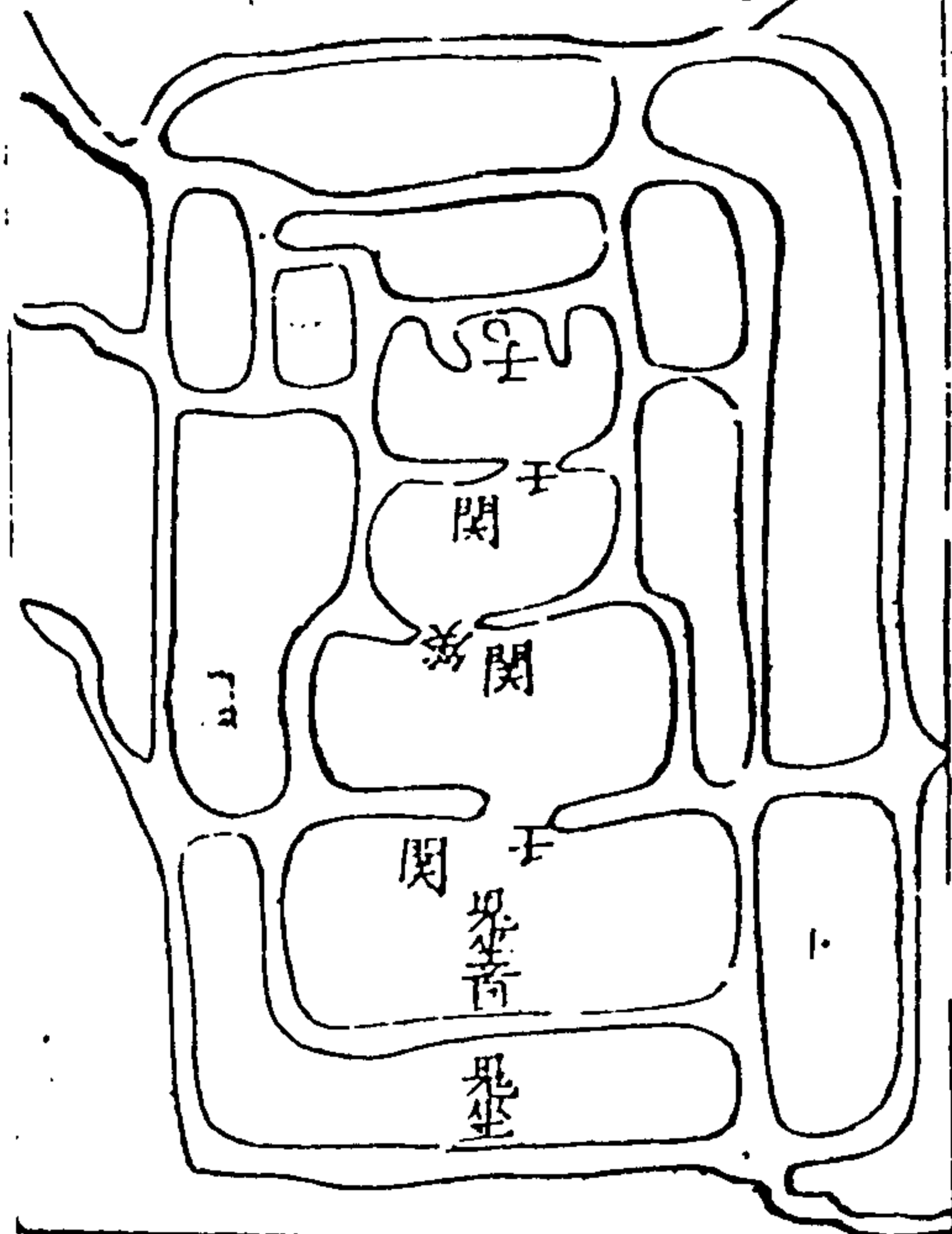
龍体出身砂頭長直或二三里遠中間有水插入內地作關峽  
換氣入首則龍氣方清凡關峽過氣所在須一關過東一關過  
西使龍腰曲折活動而來到首更有肩水插進兜收氣入局  
方成貴龍体段此龍坎上為坐關過壬上度氣換來癸上換壬  
仍歸正坎入首雖係坎龍行体中間換過壬癸而來脫煞到頭  
不犯耳冲向可正下仍看水神出入或耳受腰受皆可

凡關峽形勢有對關有斜關直來直受多對關直來斜受者多  
斜關看關口受氣屈何方則知氣至何方如口張向巽乾水自  
乾來氣必趨巽坤申之角為死脉矣

平砂去后

五十三

三關三峽



龍体出身不分枝脚對角發脉腰有二凹關氣入首開作正面  
堂前大小朝入分開兩股插角兜收龍氣入穴前有橫案左衛  
右護亦大地也生龍旺穴主百子孫富貴綿遠更得雙關  
激福力尤遠旁无劫泄又无異廢奕世富貴榮繁不絕坤申兌  
乾俱可出水放煞

艮宮行龍向後卦側艮納丙坐穴對向宜甲午火或丙午火方  
美若艮上來水向巽巳午出當改向耳受終不如丙午向富  
貴悠長若作申向則艮為病龍申為病向雖不死絕而龍氣休  
囚豈為及善有壬子癸水來亦好

平砂去天后

五十四

水朝案外勢  
斜來正下



中局收氣勢

龍脉休勢砂頭方正傍出枝水關氣到中局却從中腰門而入  
一丈水到中局分出兩股橫開向傍插入地收來脉在中又得  
局中有上插入重甕入氣斜開開口收受其力極大此等龍穴  
安坎立宅子孫悠久富貴洪遠房分均平朱紫滿朝出人忠厚  
聰明形體豐美

坤中來龍卦氣納乙乙水去向作壬若水來向作坎朝正子  
辰水去三合同子向七分壬向三分作甲卯向煞人退敗丙  
午向主退午丙水趨良作巽巳向亦可

平砂至尺后

五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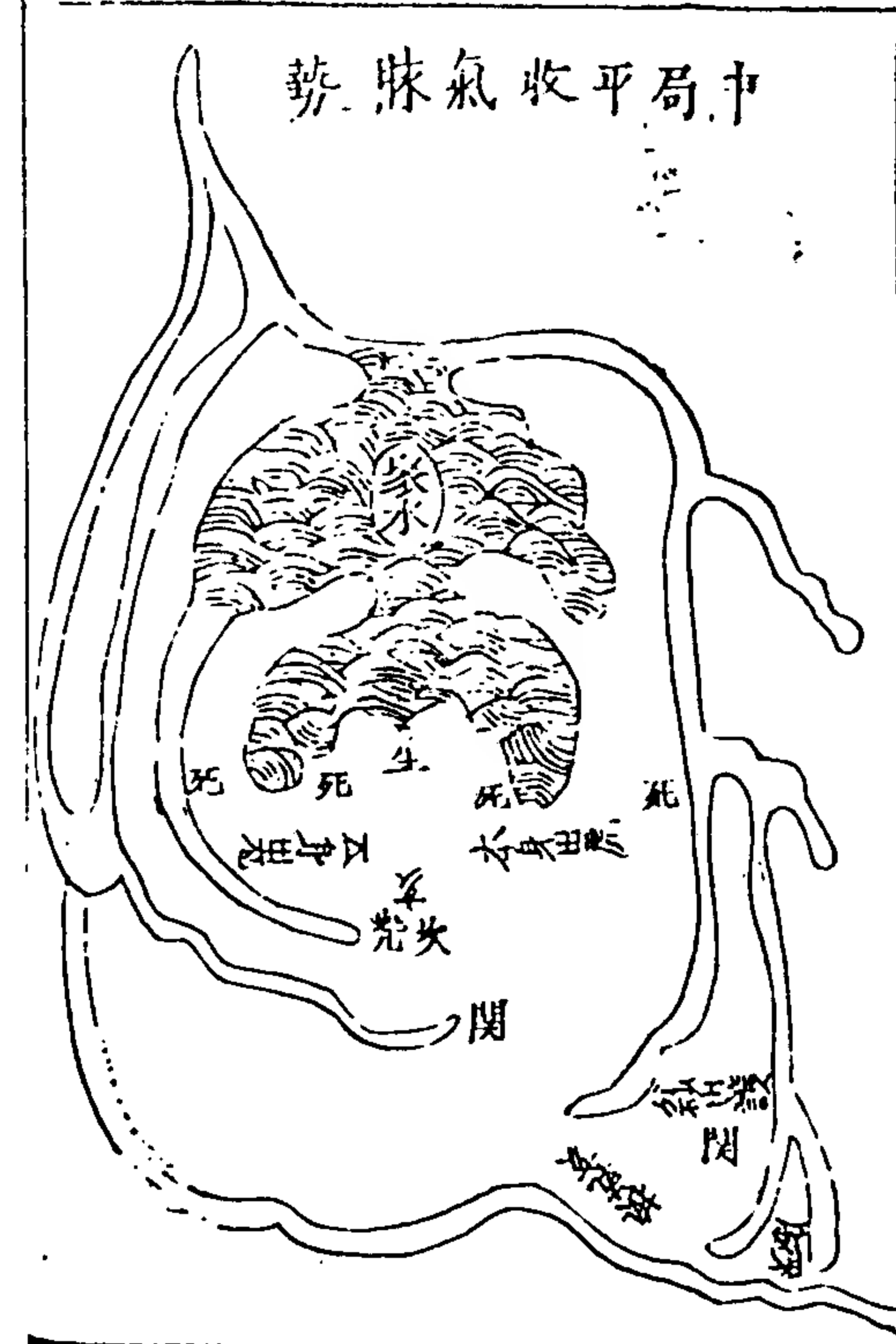
中受平收氣脈勢

龍脉出身細小泉上而來將近局後百步二百步或三百步外  
分開大腹直至一二百步外兩水合轉一處出來却後去水合  
處復分兩枝小水從局兩肩插破局內逆砂而進從中關進尤  
氣當中聚水如湖兩旁插砂作本身龍穴俯伏湖外其中氣不  
偏不斜名中局平收氣脉蓋言穴旁无界是激只取本身龍虎  
為主氣取穴也

如亥氣出身帶多子子氣入穴巽巳午上出身只作丁未向收  
亥氣長生水入局又收坎上臨官水穴既旺人丁又發財祿但  
氣寬大欠清細出官貴三途俱有發財則商藝氣但與蓋水木  
平砂至尺后

平砂至尺后

五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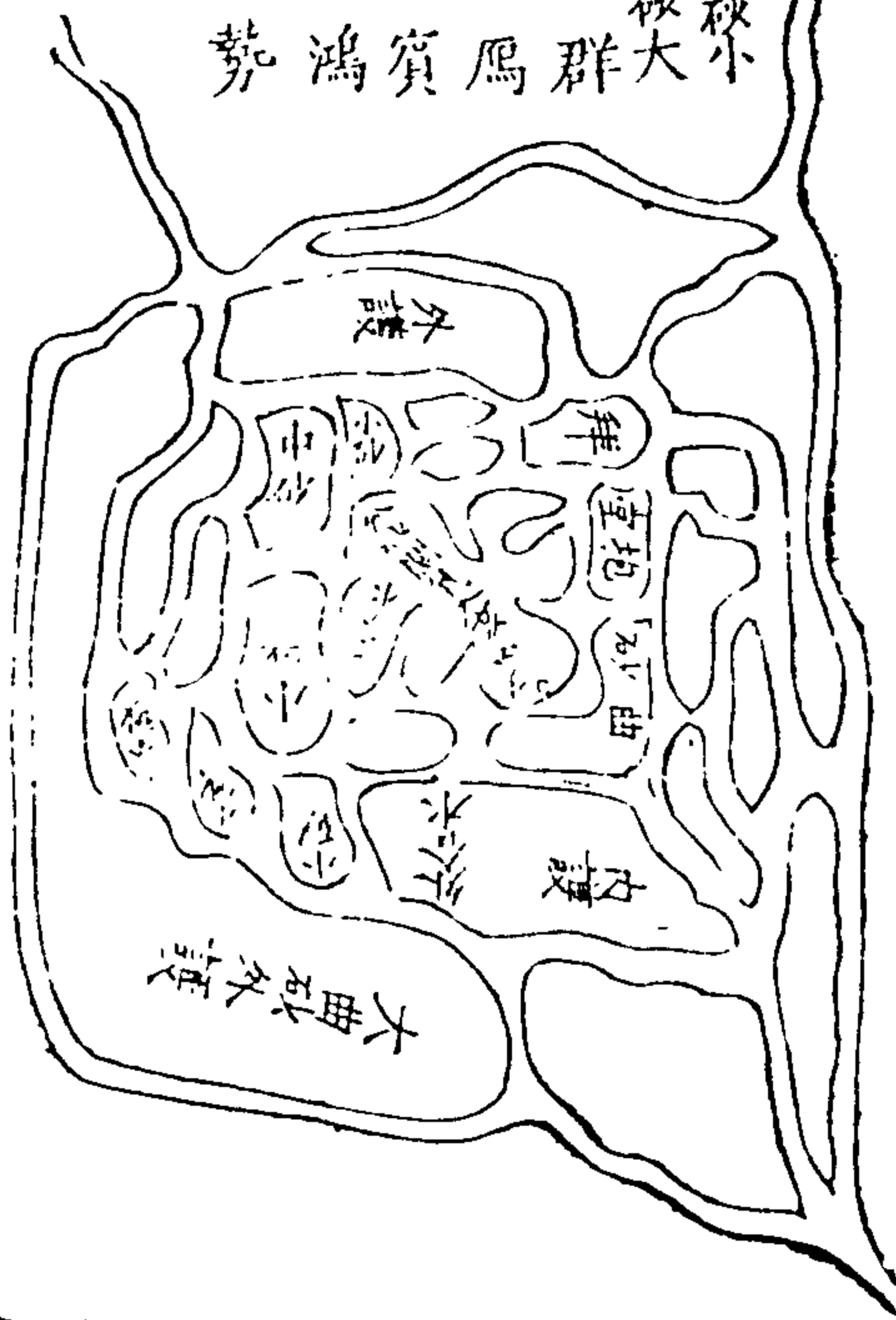


龍休隨水出身先出一大橫砂流水界斷后生小砂五七塊東  
 西散立向前復結大砂居中或具或方或出角左右旁列小砂  
 一二十塊或尖長或斜或圓或方上向內朝堂向前又結小  
 砂或長或方一五塊周迴又結曲折長砂拘護向內者名群鴈  
 有鴻形中間結穴砂頭得十畝二十畝者佳小砂或三畝五畝  
 方是外護大砂不拘只要長清內向其小砂隻上交股片上遮  
 欄不見水來水去其地極妙百子千孫富貴不可勝計立向從  
 外水立向其中穴傍水來去縱橫極有情況難以認取故也不  
 必俱此圖此蓋以發爻立式也認水之龍認看首尾中砂若大  
 亦要能收取氣

平砂至尺后

五十七

累砂小 次砂大 從小 大 形 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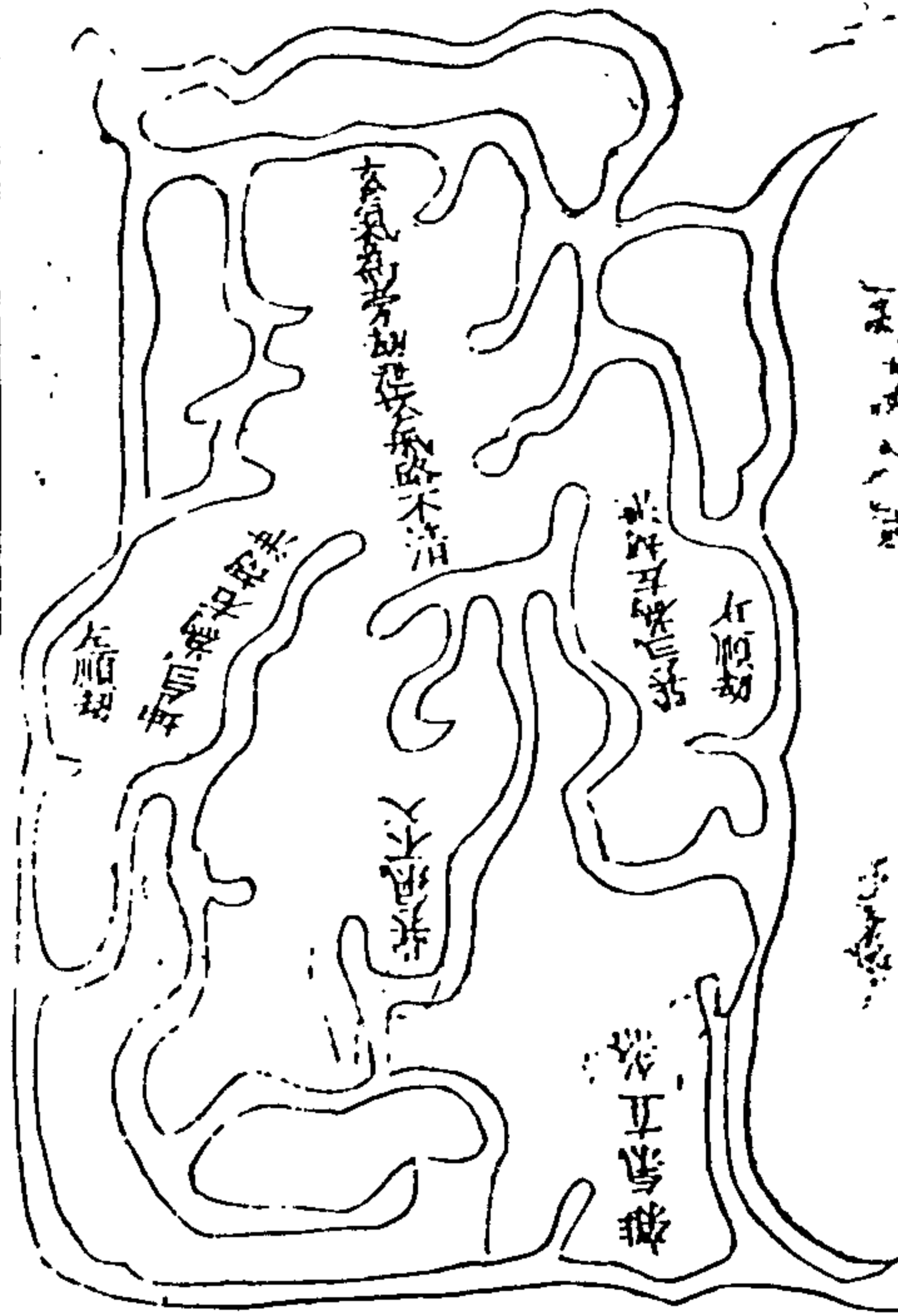


龍脉到頭開頭有面類若聚氣穴場端正凡見此龍便易指點  
 若腰肋之間有砂劈出兩旁向后之竅與龍穴無情謂之劫砂  
 蓋龍分散英之氣故也雖是穴場可現頭面端正之無福  
 而反致大禍絕人退敗理之必然尤防隔絕使龍氣入路不清  
 越隔與劫砂二者俱是凶惡決不可下古人所謂落隆而者正  
 此龍也蓋言龍氣不至虛立門面徒好看耳龍隨土行土到氣  
 至何以有氣不至之事解曰譬猶吹管者然閉氣音開一音氣  
 至而声出衆音齊開則氣泄而声音便不出矣此理必然至玄  
 至妙者察之

平砂至尺后

五十八

劫龍分散英氣勢



出頭尖細形

龍來有氣三開三招其是活動及至到頭出額及尖細瘦長斜  
歇逼窄則龍雖來亦必滅沒如海中之潮浪湧而來及至逼窄  
之處勢无容則冲擊而終是滅沒必然之驗古人云來得好不  
如收得好長蛇尾龜足頭踏著便生愁正謂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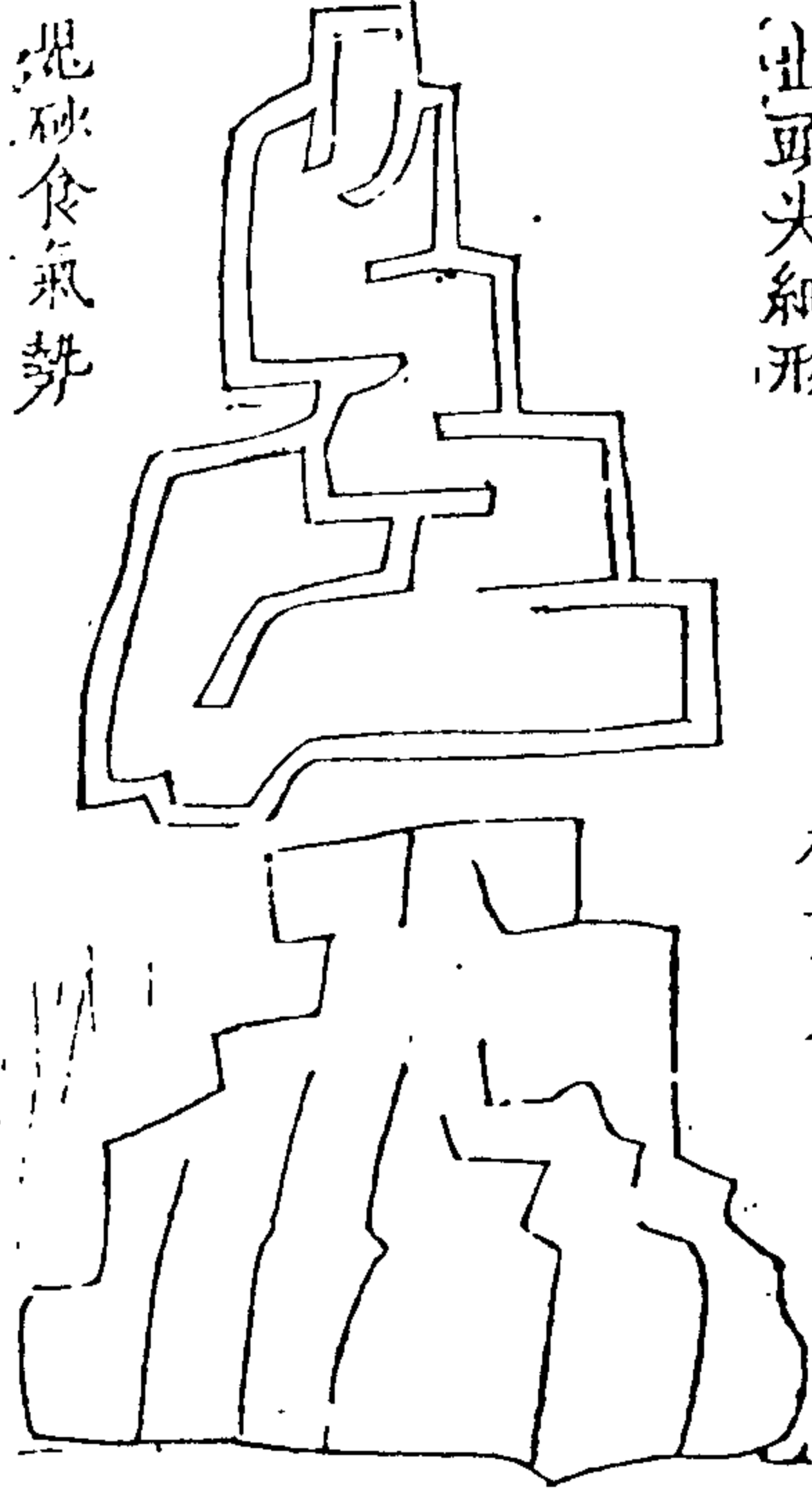
龍行入首面額雖然端正而坐下見砂支水倒插入腹三重四  
重穿破龍形如破傘楊公所謂棕櫚葉散夜叉頭正此龍也時  
師見此頭額便後此處尋穴絕人宗嗣受禍无窮不可勝言矣  
棕葉鬼形似棕櫚葉有向前不顧堂局而散乱不收者有破傘  
形向后散乱不收者二樣俱凶

平砂主反后

五元

出頭尖細形

棕葉鬼



龍砂食氣勢

龜背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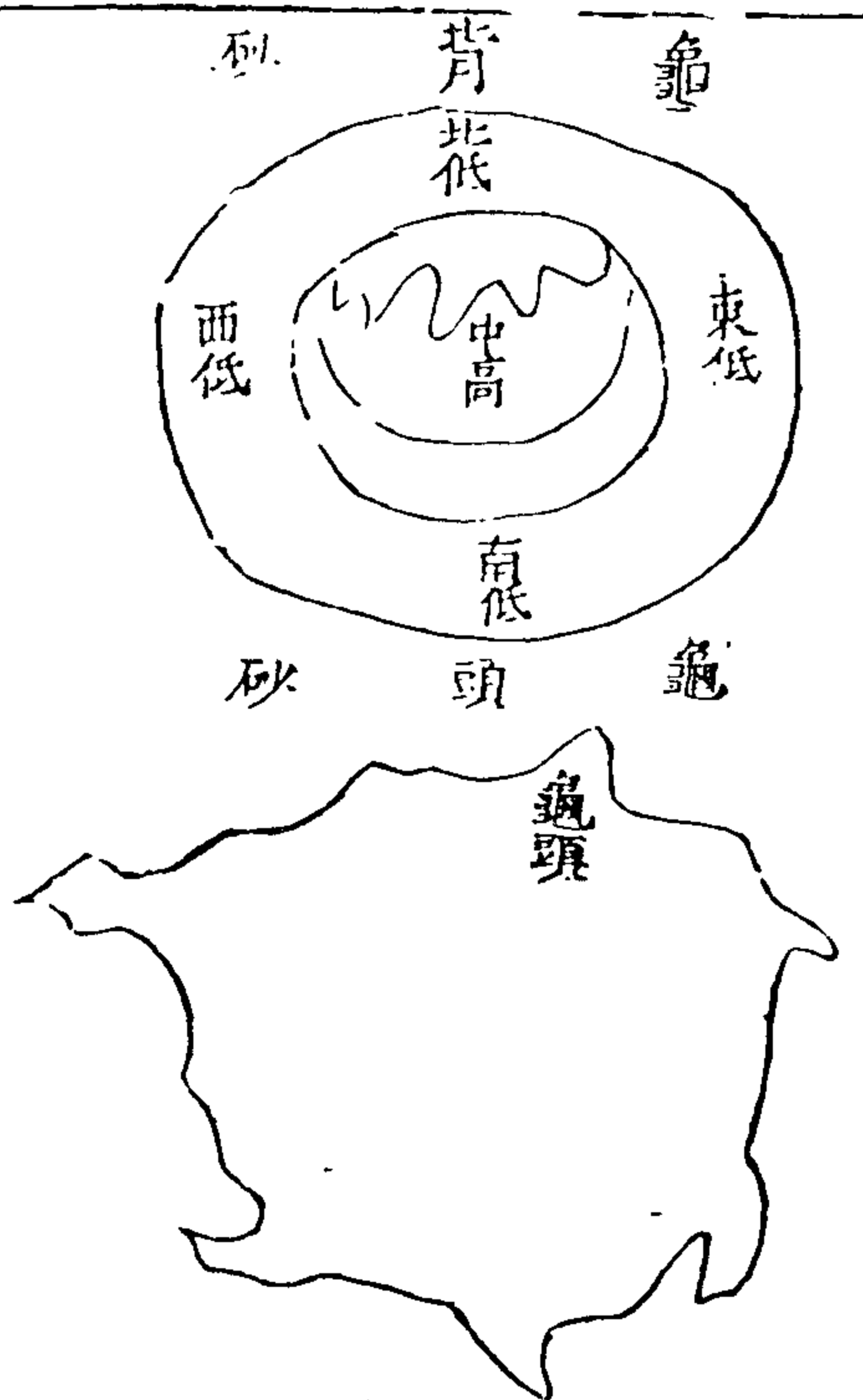
員砂如龜之背中高而四畔底垂雖有微脊四散不歸一路如  
此形体土脉各出龍氣不收四方八面雖好砂朝顧亦不成穴  
難以指點若中高而四面低中高處傍發微茫土脉垂乳肩出  
楚角向前如山龍形狀却于中旁高低立穴亦佳更須深葬

龜出頭

員砂如龜四方八面不開面額却出細小砂頭如龜之首尾或  
斜或側或如戴頭鴨嘴者此地决不成穴

平砂主反后

六元



金盤荷葉形

貝砂成体四旁高而中間低濕似田非田似河非河通小澗細淺出水類金盤荷葉形得邊厚邊薄方員其氣聚在帶上法當于帶上取氣立穴帶間得突更砂石形如鍋底不成形勢者凶下之立見凶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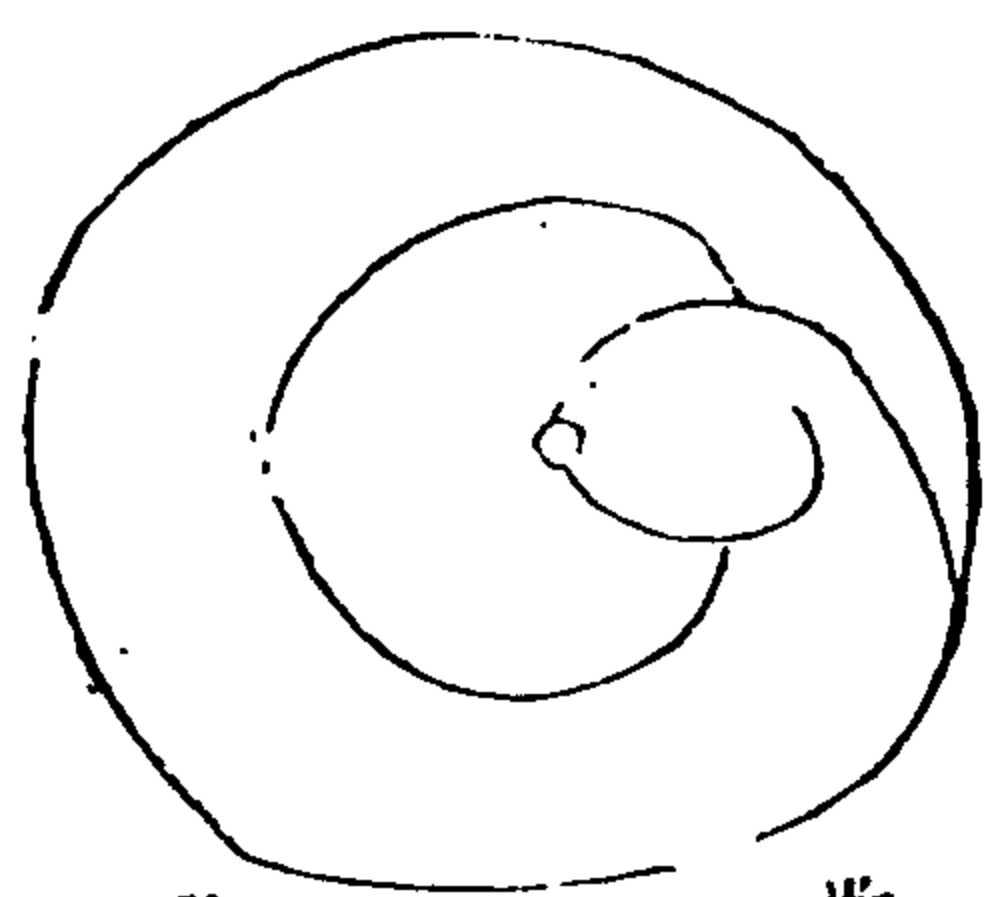
仰掌窩形

形帶員方邊厚邊薄中低旁高微茫界水出會大河如仰掌窩形定取取氣宜接過厚一边點點取穴方的若後低薄處用者非是後太厚上取者亦失本氣此穴場最難分裁用宜詳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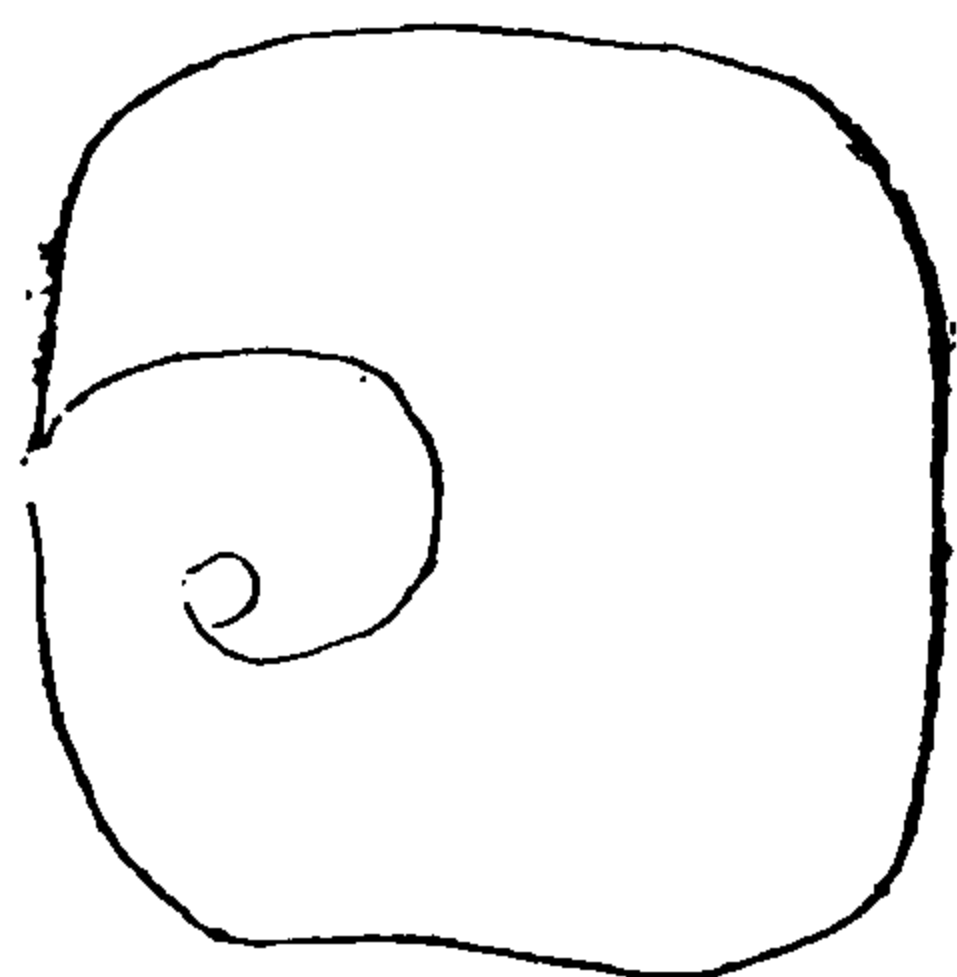
平砂玉尺后

六十一

盤荷葉形



掌窩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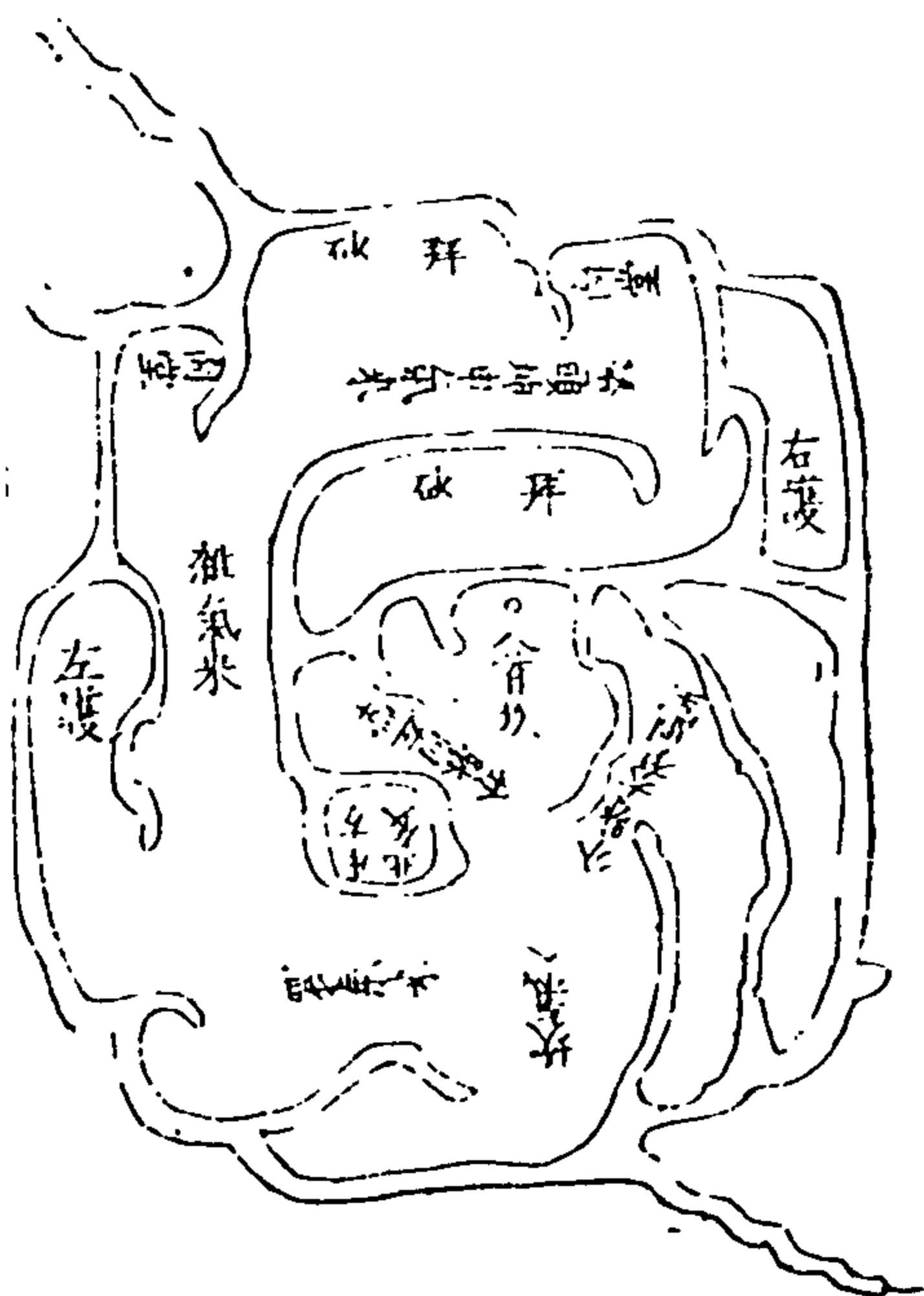
回龍顧祖

大水來處起祖行龍隨水而出到頭或為他砂挨重使本龍後方轉右或後右轉左逆流而上却方回龍顧祖之地經六龍迴則水迴又曰龍後水轉若水而流出而不見有轉帶逆流處決先迴龍顧祖地雖有砂頭轉迴不過是支本界回龍顧耳雖穴場好其力亦輕謂非真龍到頭之故也若曰真龍到頭其水必從龍逆回此地最難立向以四邊皆平地一路出水耳後立向自坤申右邊轉至坎入首是陰龍行休水之喜東南出水而東西反實出煞故凡回龍之地發福不久陰水自卯上起按生反從陽水長生之方出去只發七八十年後衰反之昌從

正砂玉尺后

六十二

回龍顧祖形





截氣立穴法 截氣入局 截氣入局

長砂到頭龍體有勢但到首餘氣分散難以下穴須在砂之腹間看有枝水入腹彎割如鈎傍得短流斷斷氣不使入首之處當腰收氣入局內亦能脫福終不遠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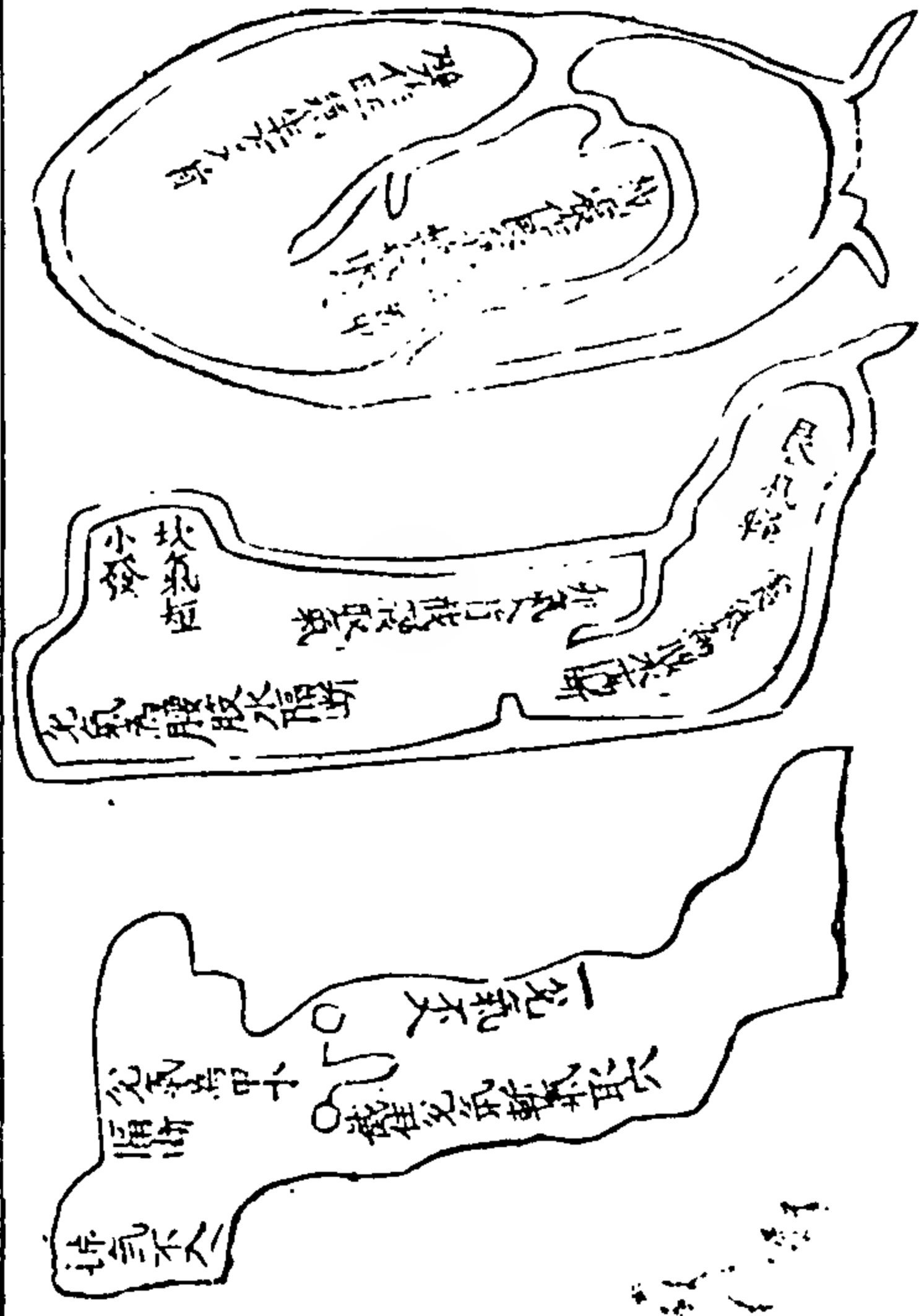
斬氣立穴

砂如船形或如梭形兩頭俱尖難以下手必須看有枝水在脇間斜入向去之處逆展作鈎下水背而又得水逆入腹中兜氣入局當鈎取穴名斬氣其氣使不入頭乘而立穴之謂亦能發福七八紀看龍出身遠大則福亦厚

平砂至尺后

六十三

截氣斬氣



形月捧雲

中有員砂作主有捧枝水入腹分脈後兩旁逆轉作粘身砂或二重三重左右更得長砂彎曲向堂拜局有河德托端正還選水神入局四通八達周圍來去欲來不來欲去不去不捨城口閉密不見分泄其地大貴出近侍之職男為翰林女侍皇宮去梯忠義子孫昌盛富貴不絕亥壬入首丑未丑出向巳巽坤來丑出向坤艮來坤申出向坤午只難合亥局

平砂至尺后

六十四

形月捧雲



平砂土脉之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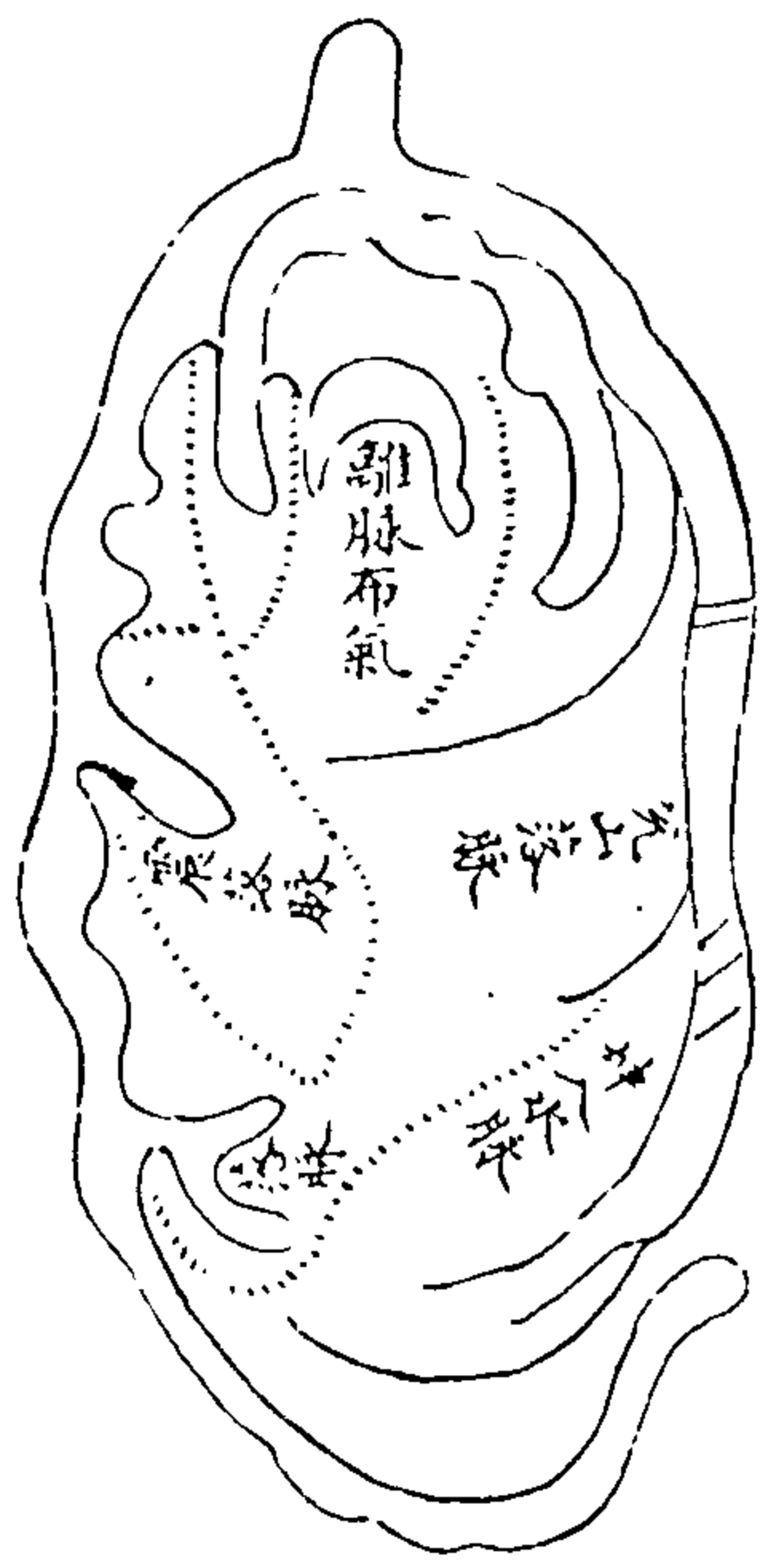
凡平原之脉皆根于山龍蓋地之原脉自崑崙山發足分布四維八極故山之所向土隨以行自南來則界水以南之脉盡從南方之山落脉貫去遇水則止水未交合其脉猶渡水穿田直前至兩水交合之處南方之脉方盡或東或西或北脉亦從山脉發來遇前界而止南山來脉而實東西北無山脉發來相近則南山之脉鋪延而行宜至大江或大海乃始住絕水趨西則西行趨東則東行皆本于南山發祖南方為首東西北為尾向北為雄龍入首向東北為坤中龍向西北為巽龍決無兌震艮寅等龍到頭結穴四面有山發足于界水

玉尺經

六十五

而尋雄龍北尋坎龍東尋震龍西尋兌龍而乾坤艮巽各從水法取用

平砂土脉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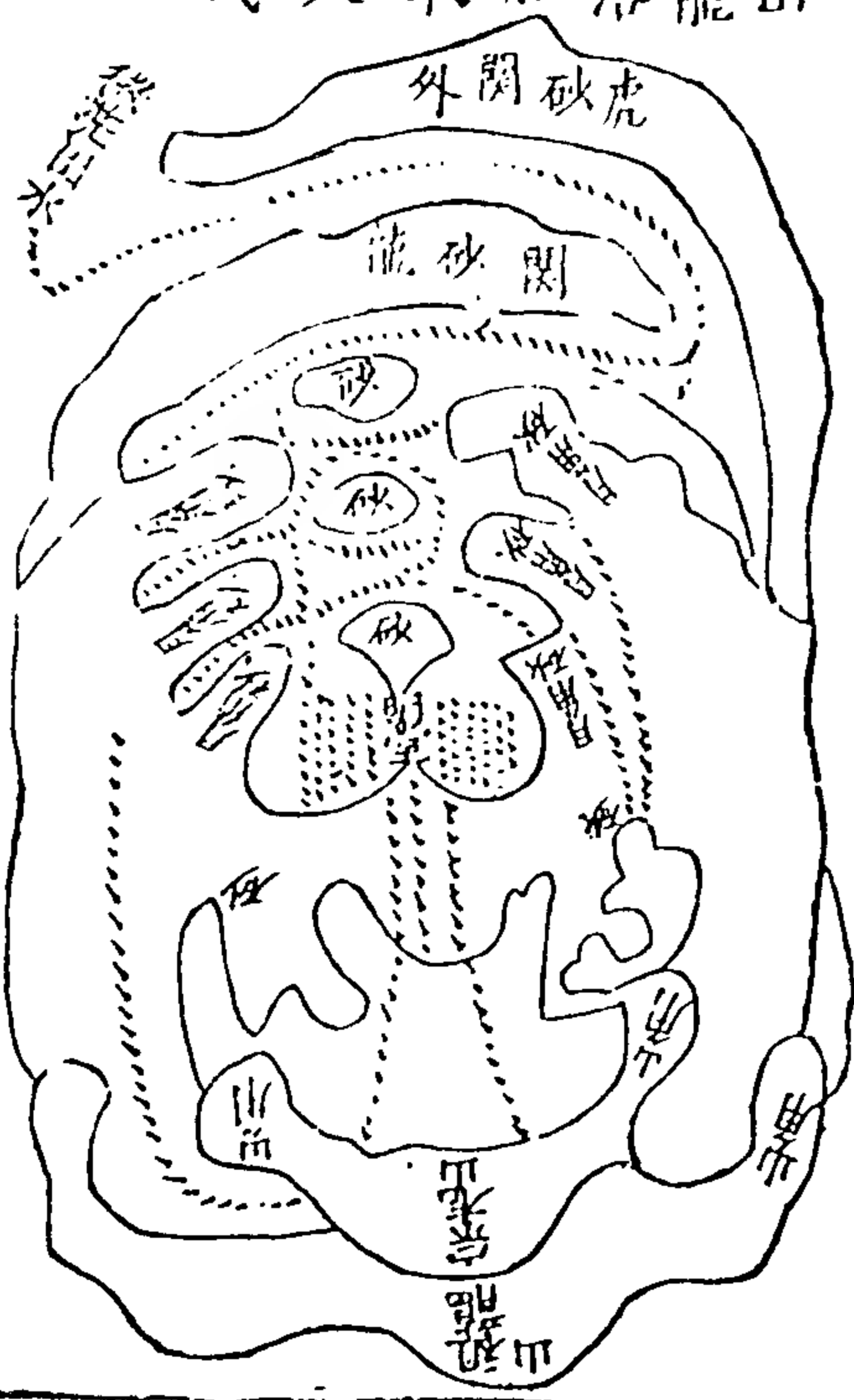
山龍落脉平坡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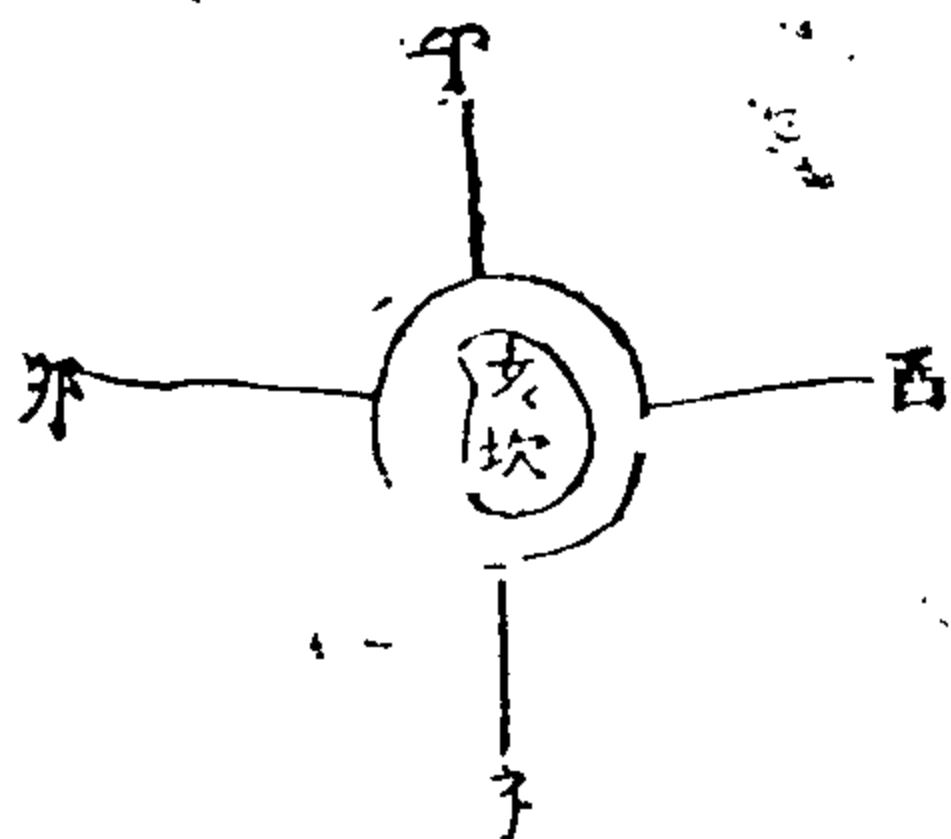
凡山龍到頭分開兩翼中不垂乳山逼勢急直鋪出去平坡三里四里之外方有大溪或長江界絕或有山脚下一二百步便結穴有平坡腹中結穴前无水止四畔界溪又遠取穴認氣之法看其龍落頭到結穴處四畔必有日月山脚轉向堂或左右抱出輕砂向前作攔頭砂或三重四重抱護者必是真穴若在甚后面脉雖三伏四伏即上隱露不一及至結穴之處自然自可辨兩邊微茫水夾流合衿而出其地福力亦大百子千孫發財發福并山龍脉穴更佳水法不堪裁剪不比平源大河之處一不合法束手無計

平砂土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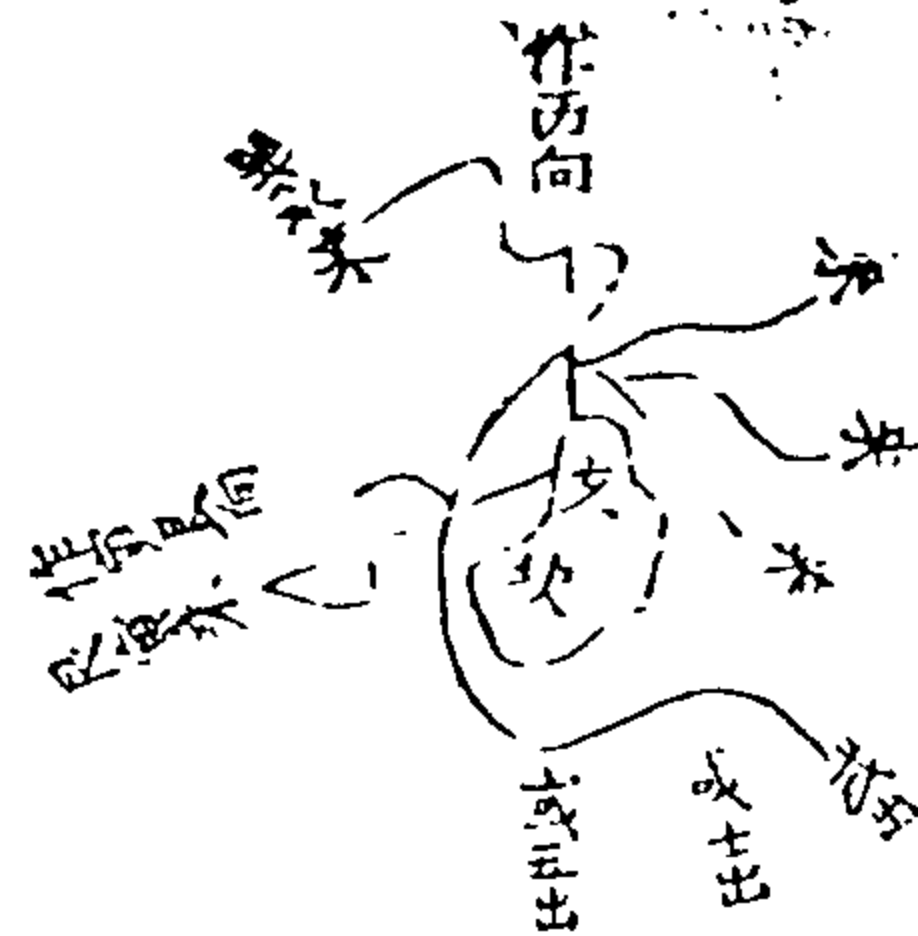
六十六

山龍落脉取穴式





平砂玉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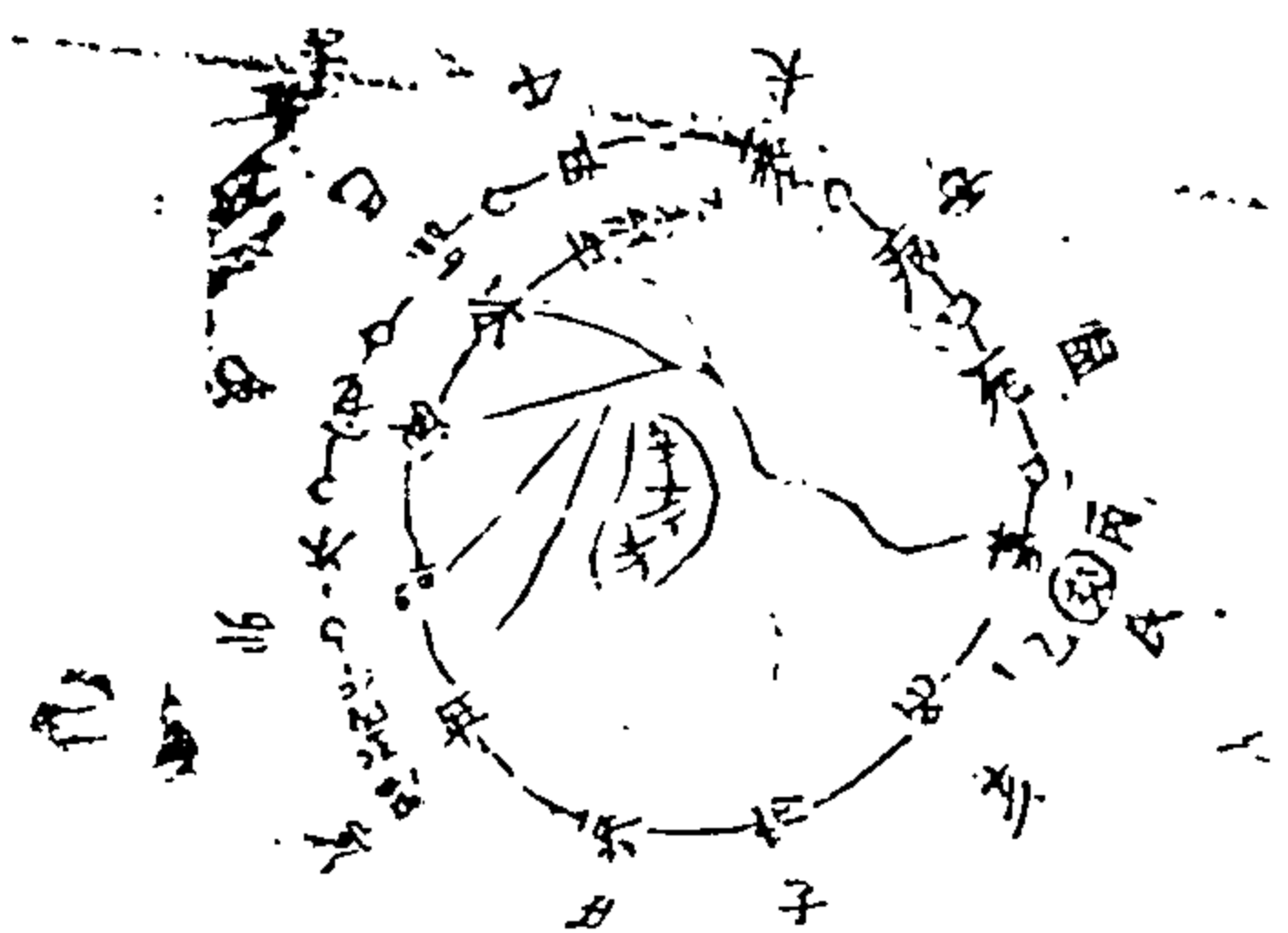
背旺迎生逆局  
陰木龍寅甲水近上遠來屈曲  
朝堂運作隱水右旋出成與求  
遂至丙上朝來生旺二水俱是  
有窮但不應左則從坐下逆作  
出戌身沐運休耳局內隱水甲  
卯水自左來出坤未水自右來  
出左側會甲寅長生大水逆行  
財內俱逆矣向丙午則發財源  
官貴而背生木其入丁亦無病  
但上友入富家婦則夫少亡  
若耳聲甲寅財係則長房人丁  
欠旺弱長房人丁則中房官貴  
不與東與西運消長不一若作  
甲寅向則人丁雖旺又出急疾  
若帶艮上發源可免商賈之家  
主骨肉不和出人用伎兩向亦  
能發科第但休卯誤國食糧不  
終

### 四正水法

子午卯酉四正不宜來去急湲  
浪挑花水又為軍賊水又為又  
獄水又為天禁水主出女人淫  
賤男子流蕩破家主出軍賊離  
見坎卯酉兌見午卯見子主出  
女人殺夫陳邪如遇此水得申  
庚至丙辰文水救之方可否則  
男主至丙辰文水救之方可否則  
中武向必可救之禍產唯少  
在知向必可救之禍產唯少  
在知向必可救之禍產唯少



平砂玉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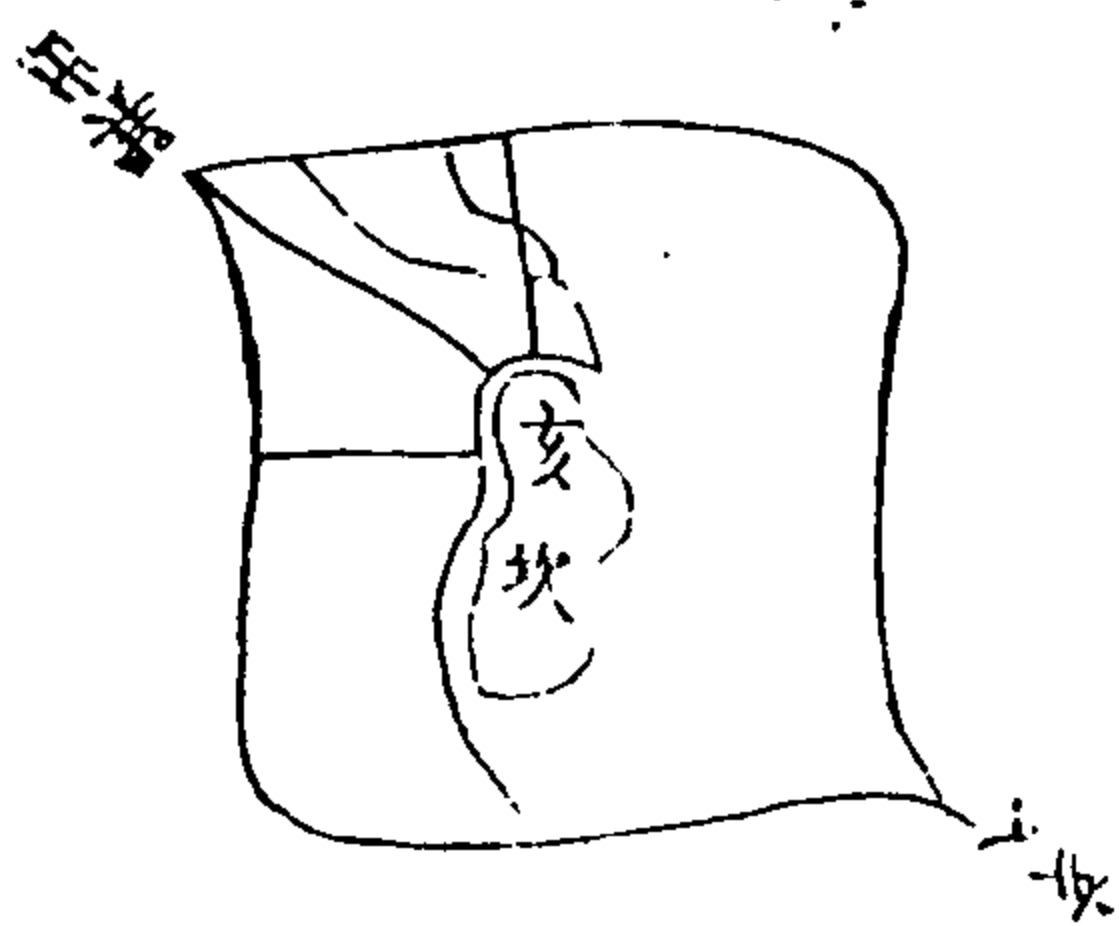
陽龍布氣圖  
假如亥龍從坎入亥者為丙亥  
龍以乙木生于午後午上起長  
主逆布至戌為基乙用丙即後  
寅上起長生順布至戌為基乙  
謂乙丙配交而越戌為基乙  
婦也冲陽和阴氣始聚聚然  
以何制之使氣感而應見福以  
反矣然穴依龍乘生氣也向依  
水接堂氣也改氣行地中用土  
龍本音以布運審生旺休廢之  
氣土龍以山運收山水龍以水  
運收水如午上有高峰則旺人  
丁寅上有高山則旺財此正  
所謂水管水也並用以寅午向  
制之則水與龍之氣殆合而不  
散矣此控制龍家之氣在于向  
而已指一差禍福千里

### 陽龍布氣圖

後辛戌入亥為陽亥龍本音以  
甲木生于亥順行至未為基甲  
用癸配癸水生于卯逆行至未  
為基所謂金手收癸甲之氣是  
也認龍布運之法並隨氣化流  
行之机從子丑寅卯辰布于外  
陽亥陰右以為之或然其水神  
之來去不可拘于丑寅卯辰逆  
周旋轉家為合法也只要水從  
生旺來向局前朝堂為基吉趨  
至局前朝堂為基水然後向基方  
出去吉如陰亥龍卯為生方亥  
為旺方卯宮後局后至寅丑子  
亥右轉入未流去則亥卯水連  
亥武而不顧堂矣雖來自生方  
出自基方亦不可言吉餘以此  
法之



坤坎壬天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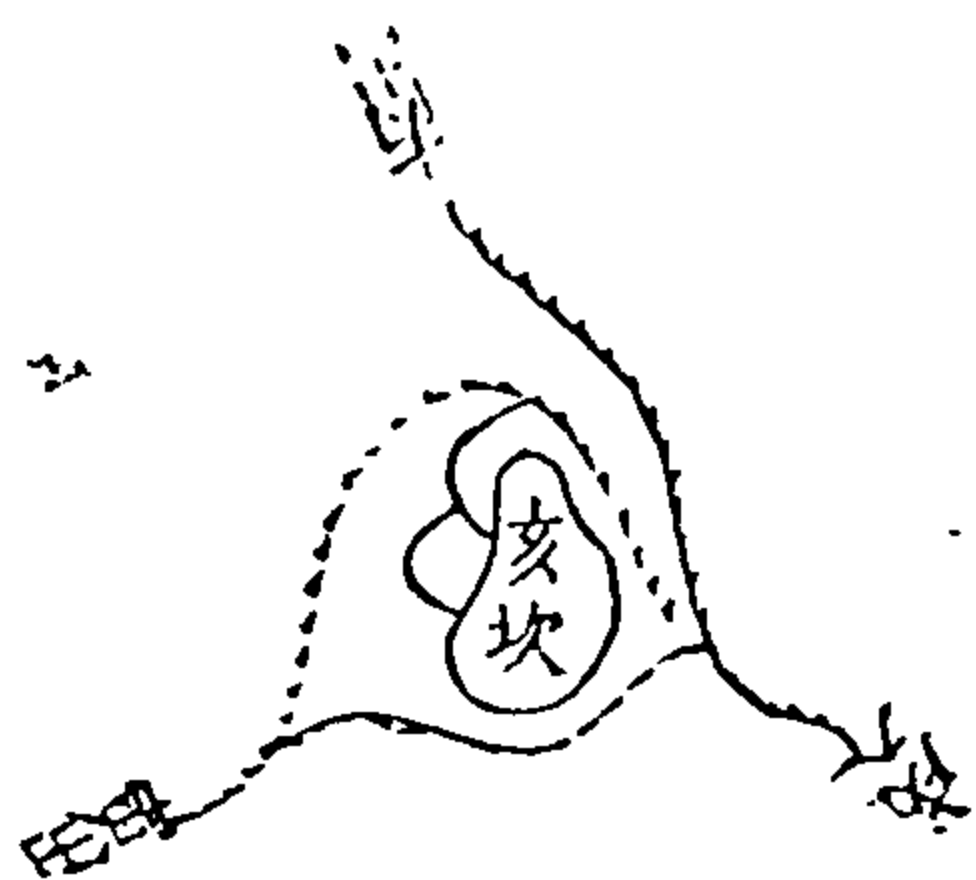


亥龍出水巽局  
陰木龍借配壬水雖亥始不真  
而夾流出巽亦有秀氣秘法合  
局大勝富貴看詩內堂肥水  
後甲卯乙過丙午右倒轉戌反  
向午丙逆巽谷流出巽是外水  
雖不合法而內水得局作巽向  
則嫌外水向巽則財人丁貴亦  
美丁未向巽則丙午向則人丁  
官祿更盛地後長子向發中子  
丁向發小房六六七十年福力  
貴不遇四品富不過以丙水安  
行至外堂敗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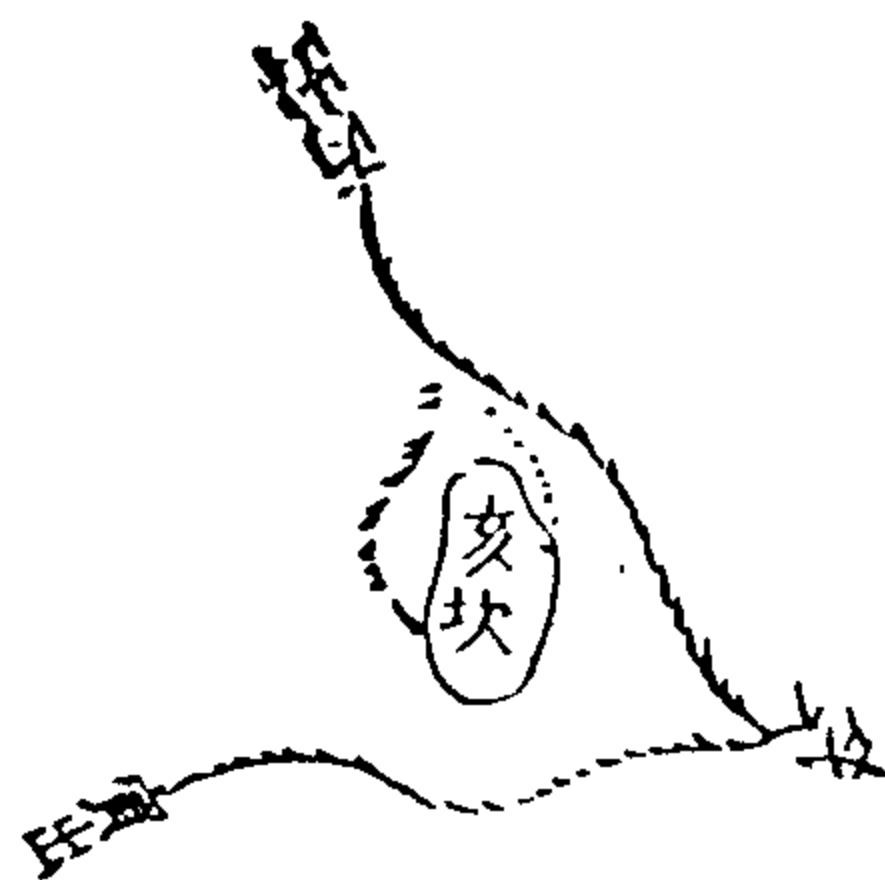
四垣水

亥壬為北極紫微之司尋帝之  
居申庚為少陽西掖之地巳丙  
為南極之司寅申為天市天帝  
司貨之府地得此水到堂朝會  
其福先此或三路四路水來亦  
美寅田水先到會已丙午水出  
戌土出神童狀元官居清要極  
品之貴巳丙會庚丙水而左側  
則福力更輕官至四品丙水先  
到會寅田水出戌土發外姓后  
亥壬水出小竹后出姓元亥  
水先到會寅甲出水少年高第  
文章英壯年元兄之文暨天  
下但清貴耳庚甲水遇丙水  
乾美峰高出水家富經云開  
天門闢地戶靈寶初而見瑞

七十二美



牛坎壬天后



擊破生旺局  
陰亥龍戌上本為亥竅水宜出  
不宜入若水從戌上逆入分流  
後局前破午丙方去一枝分流  
從坐下到寅上流出則生旺二  
方俱要沖擊雖丙午水法住破  
亦不可下下之不出十年外安  
主敗家絕人官訟殘疾枯槁寅  
水大先絕人丁午水太先絕財  
祿戌水先到堂中房先敗絕人  
繼及長小二房家破人丁看  
內堂水出入向如寅寅上水有  
內水出丙午則人丁可發丙水  
不出午而由西二六財祿可  
可至一二絕方退作巽向始可  
少緩其禍若作午丁向矣立至

冲破生旺借配立向法

戌上水來或分或合俱有轉左  
向堂一路出丙午一路出寅良  
生旺二方俱受冲散而夾氣不  
聚矣廷之立見敗絕若戌水併  
流到堂分冲离良者其禍猶烈  
如戌水來便分流一枝過堂  
出艮一枝分流自外出离者只  
水長水出夫作庚丁氣其內水  
是向巽水作巳丙可救此救山出  
之也如接福為之真机也

寅申巳亥四龍長生之地交流  
入局朝堂者主發人丁然水陽  
也外氣從天地支陰也龍氣從  
地故龍喜地支行度水喜天干  
行度故曰水從天上去龍來地  
下眠又曰万水尽從天上去群  
龍湏向地中來行四生雖無四  
正之禍然終為地支不發福氣  
且為長房之煞若犯四生水法  
惟長房受災且餘各有位分  
乾艮坤巽四字上來其災稍輕

主二

四泉水法

辰戌丑未為四墓是水宜聚不  
宜來宜去不宜入若墓水朝堂  
主瘟疫痼疾派敗絕后若聚而  
不來則又龍發富貴直冲破局  
小房受禍冲破旺氣中子生災  
傷財生氣則長子富禍看龍氣  
宜忌以斷吉凶如四墓俱聚不  
來冲擊堂前主大富堪此石崇  
若四墓俱到水不可下丁之立  
其穴後出河方塘通泉水來去



乘氣主穴當乘氣  
穴龍起頂落乳正穴入局左右  
龍虎蹲踞而中脉抱出管口看  
後亥脉尽处立穴則恐露脉風  
吹退縮則亥武吉長然氣果風  
即歇而進則五氣和融故只可  
退一步乘得亥氣者不當以  
吐舌為忌楊公三十六穴法去  
亥武吉長高穴此亦開金剪  
火之劫也受以山脉餘氣不  
者可裁則裁之如不可裁只把  
穴立得高便生下  
不見吐舌亦妙

平砂五八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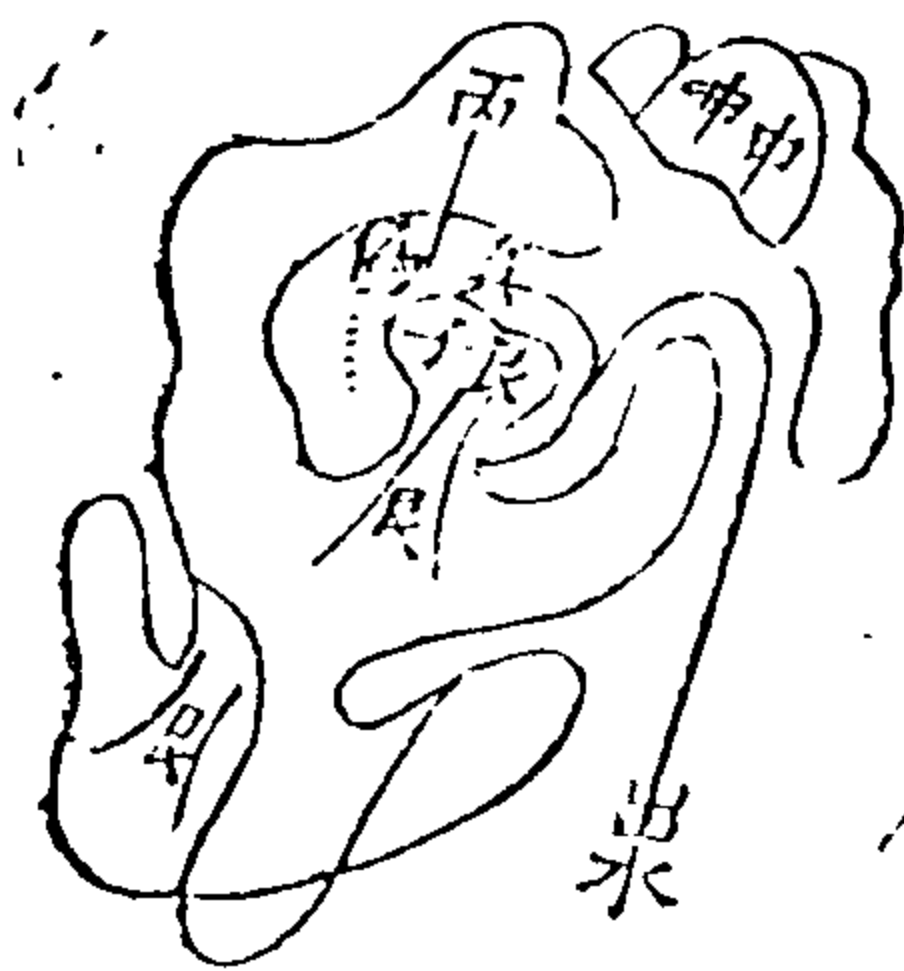
七十二

偽行真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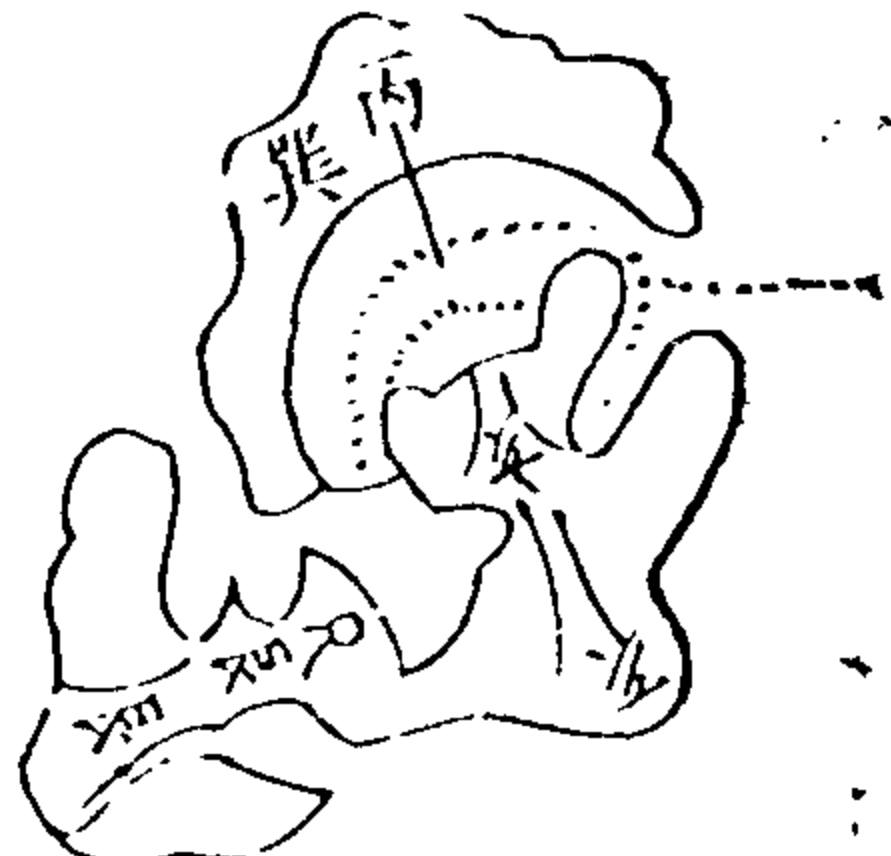
艮龍起祖換出坎局脉乳入首  
橫鋪平潤開向又似坎体是真  
龍偽行也然有艮龍則祖則必  
有艮脉入穴須朝應情向看何  
正行斜受子不留祖其入穴之  
处必有艮氣到頭者勢決趨在  
右角畔矣以中局取穴則用偽  
氣其此局立至故其龍偽行者  
不當在止落处求之雙龍山以  
求中穴者尤有以未開氣二者







平砂王又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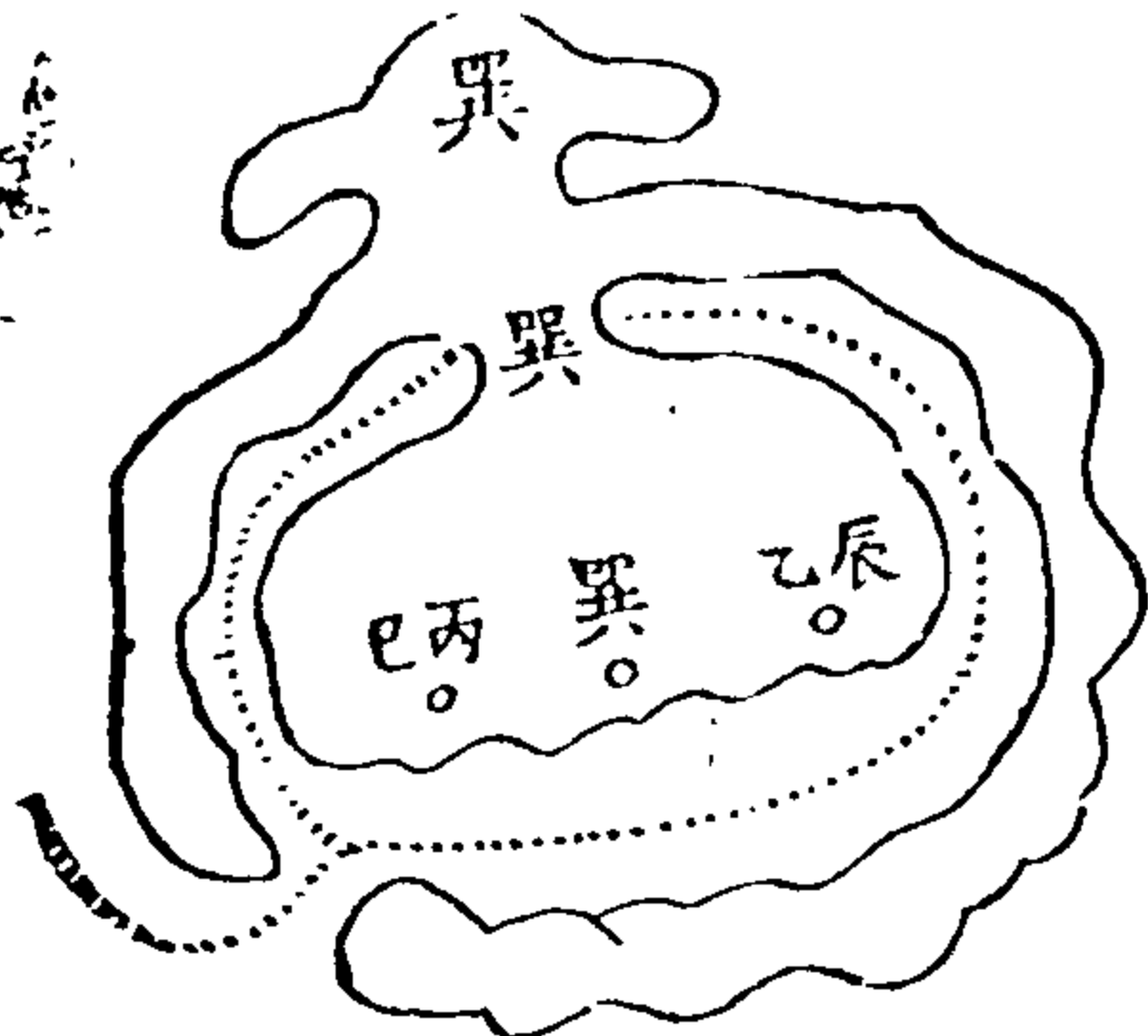


楊誠明祖地

廖公為楊誠明祖作良龍起頂落脉而入首兼坎艮形如谷口平齊不開錯高橫潤一二十丈時師取向內一角取于癸脉土立穴向申庚下后三十丈禍廖公改迂向外小用取良脉向丙后楊公父子雖官子孫滿堂晉記云天市東宮中一脉見坤峰兼卦庚也庚脉為受三公此見廖公起源身

周奇祖地

劉秉忠為周奇祖作良龍博亥作丙向二十二年官高中高第為元太學士改葬蔡馬司后卒其子葬昌奇二良龍二頂取良脉及處世代顯官接續相繼此龍體製本自良方想但所換良龍不雜第二節換出亥局再博復落亥脉大宗小宗俱合三吉六秀故良亥二穴皆為官貴



平砂王又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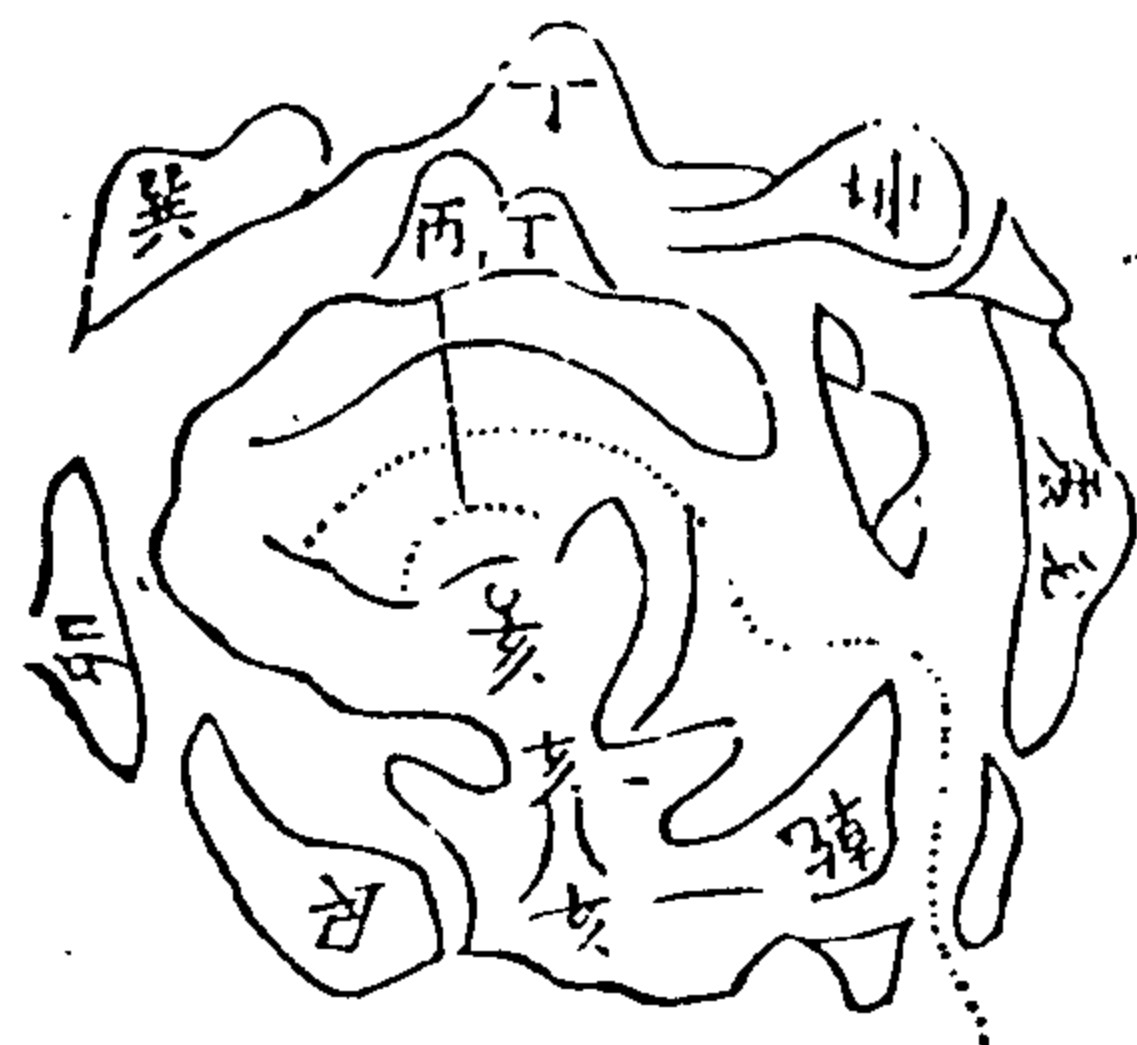
真行真落土金形休局

巽峰起祖至第三節變出土星橫闊腦平相隔不開高凡東西二角又无脉落可考似唯立穴然有大穴然也則平乳脉亦必有微些天線或陰暗無佐政方可立穴右方其貴外不明則入當駝朝山脈山木何方有情經云惟有朝山以爲準的心后看未脉前看朝山以爲準的則万无一失矣又有乳脉亂雜難辨其真偽者皆于朝應左右護砂上察之則其真穴可見古先至賢立法金取邊土取角恐非的論若朝对迎接右中安得舍中局而取边角乎

七十五

真行偽落舍偽取真法

良龍起祖二三節皆良峰起頂至落脉入首却流過癸丑方尽是偽立穴之法當循良脉及處乃為真氣却于良脉及處立穴雖拖出癸丑方去亦宜裁剪以截偽氣如不可截亦口就良氣上延之故古人云真氣得乘偽氣自成不當以癸丑拖出頭為憑疑也作丙向以陽良收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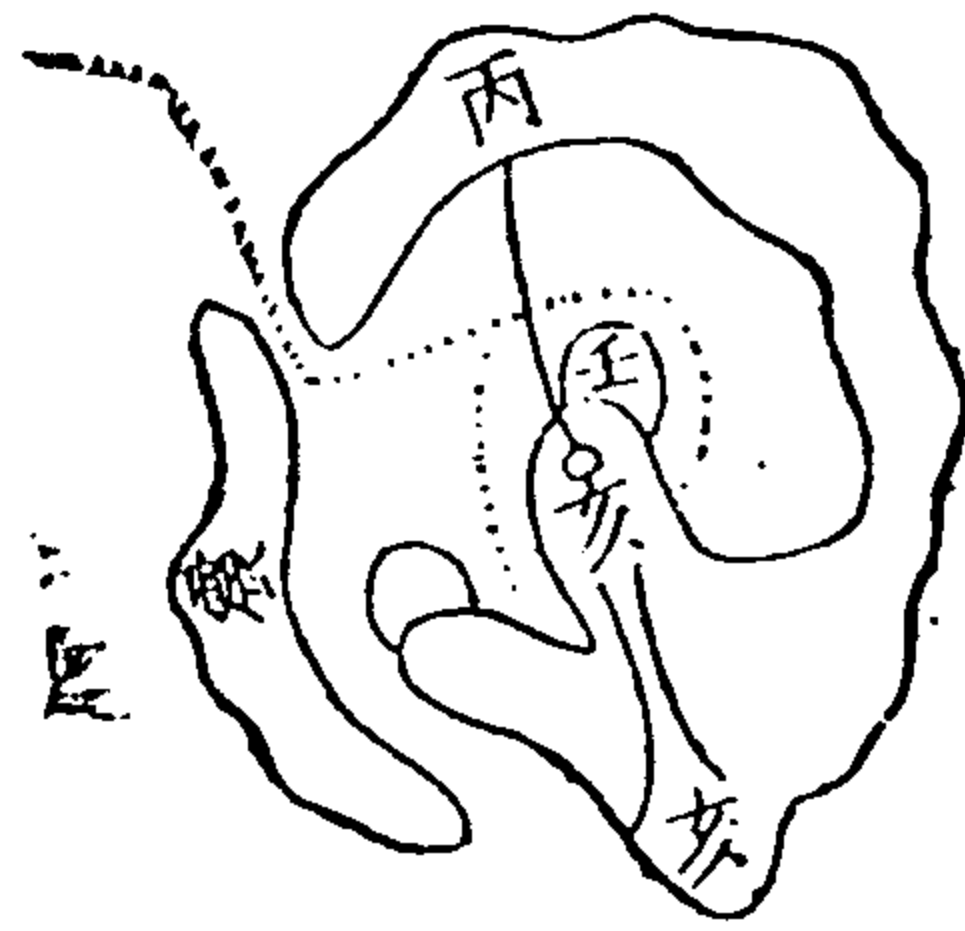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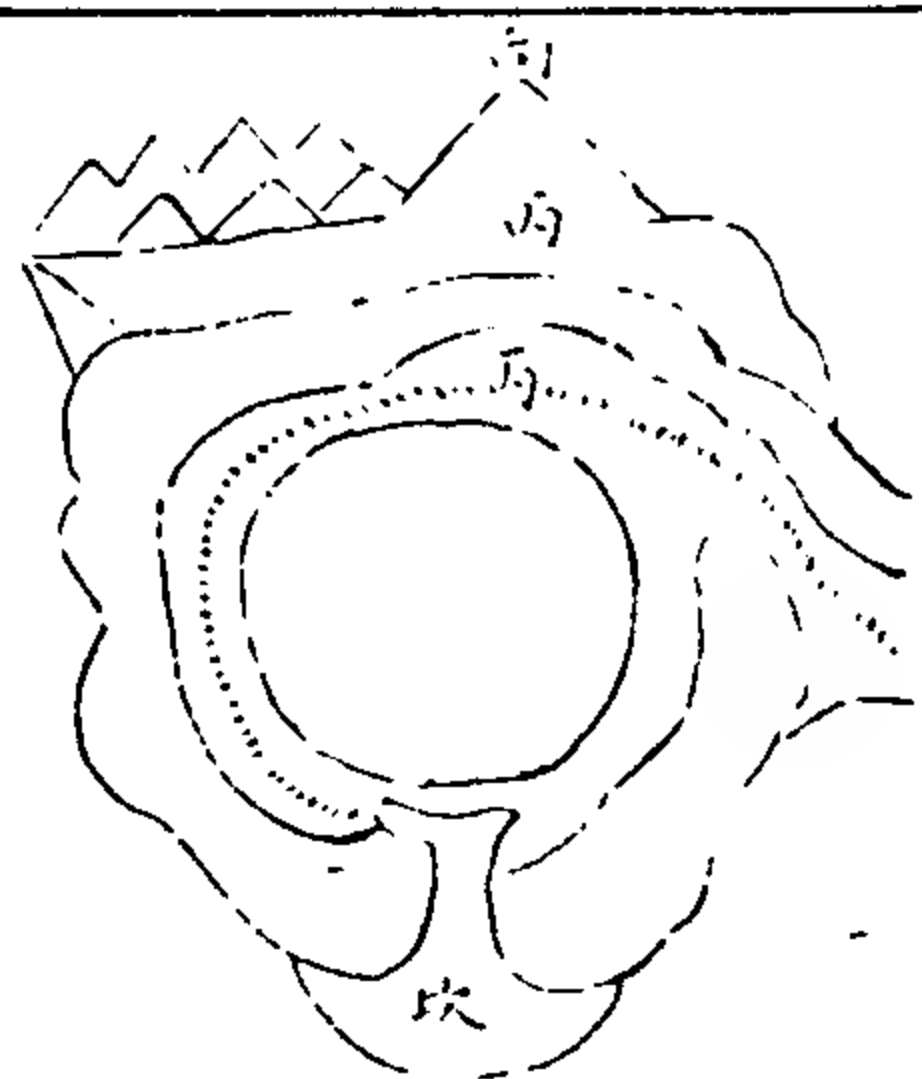
催官吉秀羅列

亥龍起祖三節四節不脫本体  
入首結穴之處龍虎降伏乾坤  
艮巽四山高聳震庚丁兌列秀  
于前后左右得此形勢而龍具  
穴的則主出將入相封侯賜爵  
子孫奕葉濟美更得旗鼓劍戟  
森嚴則產英雄橫行天下百戰  
先敵者未尤迢上數百里入首  
而八面降伏並係禁忌如遇此  
地禁口勿言福薄之人建之必  
至獻屍雷擊水熱而後亡

七十六

六秀朝天

乾龍起祖換亥三節四節亥龍  
行体入首端正而乾坤艮巽四  
山高應丙丁兌旁到秀峰聚水  
倒左出寅辰長流而去作巽向  
以收水神則砂水並美主出魁  
元宰相无震庚砂主文章冠世  
名播夷夏百子千孫世代顯赫  
朱紫滿朝凡催官薦元砂水得  
一則貴况群秀呈祥者乎



單落雙入裁穴法

亥龍起頂單行落脉到頭一路  
俱係亥脉臨穴處却難壬氣出  
右边似壬亥雙到左東右伸時  
師不知却見左右護砂緊復應  
案整者便從落脉尽處點之是  
棄其亥氣而取偽脉自壬氣上  
作用則失之矣法當從亥脉尽  
處挨左立穴任其壬脉鋪出不  
妨蓋趨真避偽審飛龍辨法宜  
高則高下脚下有余氣雖不裁  
亦可也法宜就末則東延右有  
余氣雖不裁亦可也全憑目力  
之巧者上術也

七十七

參形雜勢圖

如艮龍從坎換入艮方起頂單  
落至入首之處却鋪出一片  
平潤一二十丈披坦同情似無  
收拾勢難形亂坎癸艮寅皆到  
全無屈曲情况然龍真正左右  
難指明白不可棄如此形勢最  
難指點全憑目力之巧詳察朝  
應情勢何體製書云參形雜  
勢從何認惟有朝山見幸心故  
有真龍必有真穴有真穴必有  
真朝從穴內詳觀前案有特者  
若在上則于兩上對穴取良  
作用便為真穴其餘皆次也

玉尺經四卷 通行本

舊本題元劉秉忠撰明劉基注秉忠初名侃字仲晦其先瑞州人曾祖官邢州因徙家焉少補邢臺節度府令史旋棄去隱武安山中從浮屠法更名子聰世祖在潛邸僧海雲邀與入見大悅之留贊大計人稱聰書記及世祖卽位始創議建國號規模制作皆所草定至元元年拜光祿大夫太保叅預中書省事更賜今名十一年卒贈太傅趙國公謚文貞後改謚文正追封常山王事蹟具元史本傳基有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已著錄秉忠精於陰陽術數世祖稱其占事知來若合符契嘗相地建上都於龍岡又建大都城其規制皆秉忠所定顧史不載其著有是書永樂大典備收元以前地理之書亦無是編明嘉隆以前人語地學者皆未嘗引及知其晚出特依託於秉忠基注中有貴州北界之語貴州在元季爲順元宣慰司明初改貴州宣慰司永樂間始置貴州布政司基當太祖時何由與廣東雲南並稱是注之僞託亦不問可知其書言萬山起自崑崙其入中華分五嶽者爲良震

巽三條又云黃河界而西北丑艮行龍長江限而東南巽辰起祖不知黃河自西北而東南依形家言當云乾亥行龍長江自西南而東北依形家言當云坤申起祖蓋承上文而自忘其謬又以金臨火爲自焚木入金爲絕命離龍見兌坎爲自廢震龍見離兌爲傷劫不知山川蟠鬱千里百里初無定形必如所云自起祖以至落脈兌不可以入離離不可以趨兌將褒斜之谷不可以入終南九華之峯不可以趨鍾阜拘而鮮通莫此爲甚其論向篇謂龍穴之善惡從水而以生旺三合爲主是轉以巽體之形勢繫於水口之吉凶舍本齊末益復支離自此書盛行江南地學率皆以三合爲正宗趨生趨旺從向從龍糾紛不已蓋三吳澤國言水口則易於傳會是以輾轉相承末流益熾國朝華亭蔣平階作地理辨正始攻之甚力雖平階欲盡變理氣家言未免過當然其竊楊賴兩家龍分順逆砂辨貴賤之緒論參以臆說詞雖瀾翻意實膚淺平階所糾要不得謂之吹索也

六壬雲開觀月經一卷

不著撰者

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六壬開雲觀

月經一卷》提要

六壬雲開觀月經

元首卦 上克下

課中一克下 元首卦本宗 起歲年華問

逢官月裏尋 休辰旬日應 值日目前陳

氣動蟠分休 俟乘旬折身 諸門從此課

萬類若通神 王氣言官職 妻財相氣論

死言喪禍起 因動見官刑 休來憂疾病

諸家卦備陳 得旨從天降 不悟後學人

經曰此謂七百二十課八八六十四課中應候之根源也大

凡占得傳辰用之神即於此課中取其克應如辰用是本

年太歲其事必干於朝廷奏對請議或欽賜官爵凡事欲

求了結結絕必須一歲之中方見始終結絕如辰用是月

建之神其事必在一月之內或事必於千長史以及二三

品之衙門方了結故曰建同乎長史太歲比以人君即

此謂也如辰用是旬首之神其事必應在十日之內如甲

子旬首神后辰用是也若辰是本日之神其事必應應在

當日只在目下見之如甲日功官辰用是也若辰用是一

氣之首即交卯及中氣之日辰是也如辛亥日立春占之

就見辰明辰用其事必然應在立春即一十五日之內若

辰用是也七十二候之神每候五日如丙午日得東風解

動其事必然應在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此五日之內

此若見王氣辰用即言陞進官祿君子吉慶凡事必是鼎

新創造之事及朝廷有頒賜賞賚進對之喜各須以類而

言之若相氣即言相氣之事若因氣即言之事

重審卦 一下剋上

一下見其上 重審卦本音 父子相離折

夫妻不敬恭 出行遭盜賊 居住暗相通

入盜匪難避 侍生可易容 太常與陰陽

合乙以自能

同伴生神康

恩未禍不徒

玄室冥蛇虎

勾在墓當崇

善事審成惡

就者不相進

凡事宜多慮

再四審察

經曰此謂四課之中獨見一下克上為重審之卦占者得之

凡有所行之事必須再三而審之必待次而成也又

如初傳值長生旺相之神而末傳值墓絕之神其凶災禍

患不待解避而自然消散矣又如初傳生旺而末傳傳入

墓絕之卦本為不吉之兆若有貴神或龍常陰后生氣解

神天月二德天喜六合似一吉在於末傳之上者亦可以

持凶而化吉也又如占課又得吉神入傳其吉禍喜慶之

事不待言而可知如凶課更又凶神入傳其凶無以加也

又如初傳封其末傳者亦凶末傳封其初傳者吉若中傳

有解或相生其和者亦可以持凶而為吉也

察微卦 二下克上 見機卦 二上克下

二下克其上

卦源分兩名

見機先起蓋

求事後成

用起季無仲

察微在婦驚

此謂四益

必定舉家聲

吉神臨慶吉

凶卦更還凶

龍常陰后合

天乙吉神從

勾玄蛇虎在

凶卦自詳評

經曰此言察微見機二卦各有分別也若二上克下或二下

克上但取益神發用者為見機之卦也若二上克下或二下

克上但取季神或仲神發用者為察微之卦也寅申巳亥益

神也辰戌丑未季神也子午卯酉仲神也占者得之在察微

卦者凡事須再三審察精思熟慮此之謂中有刀察中有虎

現防人而不仁者也見機卦者凡事必須見機而作若遇

猶豫後必主噬臍之難也或三傳連互相生或有吉神入傳

亦吉

長幼卦 二上克下 知一卦

三上克其下

根源長幼推

吉神同一併

老者必低矮

家內應無禮

官同宜有款

吉神同旺相

方得展眉眉

經曰此謂四課之中若見三上克一下者為長幼之卦也占

者得之家中必主尊長大人有低矮纏身之疾更若上乘

死氣或白虎病符喪吊二神全者必定死亡哭泣身挂縊

衣帶吊蓋頭之兆若上乘勾陳官符獄神入傳更帶休囚

死墓之氣者必主家長大人在於牢獄之中淹禁而未能

出也若得吉神入傳同併長生旺相生或三傳之中有救

者又上因者得脫病者獲安

度厄卦 三下克上 死奇卦

課中三克上 度厄卦中論 凶神同死墓

必勿定生此 休囚無氣甚 旺相得舒伸

吉凶須審察 學者要潛心

經曰此謂四課之中若見三下克一上者為度厄之卦也占

者遇之必主家中早幼小兒有時常疾病災若發用之神

與白虎無止神喪吊二神又值死墓休囚墓絕同發用者

定主人眷死亡喪禍連綿若乘勝蛇主驚悸夢寐不祥之

兆若乘勾陳發用必有官非獄訟之事若與龍常陰后合

乙吉神發用者或得解神天喜皇恩天月二德又臨旺相

生傳有救者以凶為吉之兆也

無祿卦 四上克下 孤辰卦

四上俱克下 名為無祿山 居官失卸職

休祿必成空 更憂勾虎動 死墓又相通

不死應遭獄 天年不善終 吉神同一歲

恩未禍不徒

經曰此謂四課之中四上俱克下者為無祿之凶卦也占者

得之在官者定主停官罷職輕則減祿削權重則死喪牢



欲若廢人得之尤為吉山喪亡不祿之兆若三傳有救或  
臨生旺無與龍常陰后合乙吉神或與解神天喜二德皇  
恩氣天嗣二馬同傳發用者反為吉也

絕嗣卦 四下克上 寡宿卦

課中四克上 卦名絕嗣山 幼年多子嗣

藏藏絕門宗 三傳如有救 減半論災凶

有吉同前例 無醫新後宗 龍常陰后合

庶免一場空

經曰此謂四課之中四下俱來克上為絕嗣之山卦也占者  
得之不論若子小人皆山最凶之兆雖然初年及中歲之  
間子孫或旺家道共隆主暮年晚歲克死見孫臨當財景  
孤子無依家道消滅財帛耗散設若三傳有救或與龍常  
陰后合乙吉神又值旺相相生解神德神同傳發用者無  
免絕嗣之山也若如山煞其山尤甚焉

涉害卦 孟深仲淺取之 此用卦

涉害卦相爭 還從此用 前進看道路

涉害何誰程 有克輕重 偏多得用情

卦中取此用 不比亦為家 孟深淺仲淺

遇季却無過

經曰此謂四課之中有三四下克上須以陽日取陽比發  
用陰日取陰比發用如俱不比俱上克下者初須先克者  
為用如上下克上者此為涉害之卦先取孟神上所得之者  
為用如孟上無有所得之者却取仲神上所得之者為用  
惟季神上所得之者無所取焉其吉山禍福進退存亡之  
道載之於各卦之中

萬失卦 日克神 天煩卦

四課俱無克 須看日本因 三神何地類

數內何誰項 如無神克日 須用日克神

舉此為模範 諸家卦借陳 吉神同作吉

山象亦為延

經曰此謂四課之中又無上克下又無下克上者將何而為  
發用之神也既無上下相克之神却取本日天干之神  
為用如有又無克本日天干之神却取本日天干所克之  
神為此即謂用此即為萬失之卦即日延克其神也占者  
得之須看發用是何將遇吉則吉逢凶則凶以山卦

彈射卦 神延克日 地煩卦

四課俱無克 又無日克神 須看神克日

彈射卦為新 吉慶主神併 端然福慶頻

山神如發用 疾病死三延 鬼魅未侵害

推之見的負

經曰此謂四課之中又無上克下又無下克上又無日延克  
神是無發用之神也若四課之中獨有克本日天干其發

用是神將遇吉則吉逢凶則凶

鼎星卦 無克無延 冬蛇無延

四課無相克 難推發用神 又無神克日

亦無日克神 因茲作鼎宿 俯仰定災池

剛柔須看日 禍福兩相侵 虎視冬蛇卦

二者要推尋

經曰此謂四課之中既無上克下又無下克上又無日延克  
神又無神延克日是無發用之神也須以鼎星卦取之鼎  
星者即酉為從魁之神是鼎星所加之康剛日為陽則看  
從魁位上所加之辰為發用柔日為陰則看從魁所到之  
辰為發用在春夏占之為虎視轉蓬在秋冬占之為冬蛇  
掩目占者得之並為凶兆更若上乘蛇虎身雀玄空又與  
死日墓絕同傳者其所主之事不美毫厘若乘龍常陰后  
合乙之神又帶旺相相生或解神二德天喜皇恩天嗣二

馬同傳者庶可將而化為吉矣

斬開卦 龍戰卦

此卦神或上 發用斬開以 出行應吉利

居住暗相通 避罪宜洗洗 天門萬里通

鬼神同發用 奴婢見天空 吉祥同一課

凡事見災凶 青龍萬里異 幸蓋紫微宮

或從六合下 隱遁不知蹤

經曰辰馬天星或為天鬼此卦是二神在課中發用者為斬

開之卦占者得之最宜遠行出外經商未利躲避難隱跡

藏形一處有為並宜動用更若上乘龍帝陰后六合吉同

併旺相相生之地無不利吉若在家居住又乘蛇虎勾玄

姦淫盜賊官司口舌之事各隨神將而推也

遊子卦 辰戌丑未俱發用 五墳卦 移轉卦

何類名遊子 五墳移轉同 三傳此四季

惡事易相攻 病者應難痊 逃走近西東

閉門連暗毒 失目入仇寇 更與山神併

災禍必重重

經曰此所謂三傳之中俱是辰戌丑未四季土神為遊子之

卦又為稼穡之卦又為五墳之卦又為天涯海角之方占

者得之並為凶兆若病更上白虎天空加於死處死氣室

亡之上次主死三喪禍連綿至五入方止占行人必任意

遊蕩梯山航海淫水蒼茫全無歸家之計求謀不遂進者

唯獲若龍常陰后合己吉神同傳發用者庶幾

決女卦 后合同傳發用 發重卦

日辰是卯酉 所臨發用未 此名決女卦

奸盜兩相猜 天后入六合 婦人暗使媒

背夫欲逃走 從此成大災 六合入天后

男子偷外財 誘引他人婦 商量走未

不意相推看 不充失顏聞

經曰此所謂日辰四課之中如見卯酉在初傳發用更有妻

夜貴神上乘天后六合同在三傳之中或在初傳發用者

為決女之卦也占者得之必主家道之中奴僕小人有偷

拐財物誘引他人婦女商量逃走或防防自家奴妻有好

盜暗昧不明之事蓋卯酉又為私後路必有往來私通之

話此課占婚姻必是先通後娶眉來眼去處已有私情雖

有媒妁在正所謂有名無實而已凡事皆主陰私暗昧

如後不在傳中者又非決女之卦也

懸胎卦 四益發用三傳俱是 無係卦

長生如發用 四益從懷胎 水土生身上

水從亥上氣 大從寅上發 全在己中該

三傳俱四益 婦女必當災 思在無孕育

未卦必求財

經曰此所謂寅申巳亥為行長生四益之神三傳俱見者為

懸胎之卦又名無依之卦占者得之是木日之動馬發用

就以官爵之卦新之若非天福二馬即以懸胎卦無依斷

之多是遠行出外求財商賈經商之事若家中或有產婦

當災即以所乘神將而言禍福遇吉則言之以吉遇凶則

斷之以凶更須隔類而長

三交卦 三傳俱四仲 高蓋卦

四仲俱同仲 三交得此篇 五行為大害

沐浴更生魂 胎財生氣合 貴子產英賢

餘者皆無益 吉神吉事偏 凶神如發用

禍患竟連綿

經曰此所謂子午卯酉五行帝旺沐浴大害四仲之神在

三傳中俱見者為三交之卦也占者得之若是五行發用

在日辰之上為胎財更又加臨生氣者必主妻室懷孕當

產英賢之子若乘死氣其胎必不成育此皆為沐浴退  
敗退害氣之神與吉神同在旺相和生之位者為吉福  
之兆若與山神死絕休囚同來入侍者為凶也

三奇卦 五福卦

甲子與甲戌 大吉兩句奇 甲申與甲午

神后鎮相隨 甲辰與甲寅 登明是救師

萬事皆和合 子寅連解離 忽得丑子亥

連茹百福歷

經曰此所謂甲子甲戌二句之內若見太吉發用甲申甲午

二句神后發用甲辰甲寅二句登明發用或三傳丑子亥

是連茹似為三奇更若五子元建道見乙丙丁者又為連

茹三奇之卦也占者得之士君子必主陞官進職勅命文

書之喜庶人亦主山福消除財帛進益又更上乘吉神龍

帝陰后合之諸其吉無以加焉

六儀卦 八進卦

甲子神后是 甲申即內之 甲戌自中別

河魁故變時 甲申得送是 甲午勝光期

甲辰天罡怒 慈容作笑眉 甲寅功曹動

萬類得其宜 興事皆言吉 投書喜不遲

六句取首句 有罪罪非免

經曰此所謂六甲甲申得首之神發用是也乃為六儀之

吉卦占者得之君子必陞官進職加贈詰勅及朝廷頒賜

賚之喜庶人必進益田宅絲麻廣收入宅並旺因者得脫

病者獲安修造安養無不吉慶更若上乘龍帝陰后合乙

之神又與旺相相生及吉神同併者一切凶災化或吉福

就若凶神入侍亦皆吉慶如馬常頭發官爵卦中流四路

分明取年月日時周日同年月四益上進遊發動君王就

加官移好忽然如馬破官或有海流未傳合神動重遷喜

不休

經曰此所謂寅午戌日如馬在中甲子辰日如馬在寅巳酉

丑日如馬在亥亥卯未日如馬在巳若四課之中獨見一

馬在旺者為官爵之吉卦占者得之士君子立見大書賜

金乘黃騰踏陞官進職更帶天馬同丁神發用又主文書

左道遠行公幹庶人主出外求財致吉與財或司差遣

公門勾當若與吉神或天詔天皇書以龍乙后吉神同

傳習生旺日辰發用定主朝廷恩詔勅頒賜賚賚之喜的

應無左

富貴卦 勵得卦

富貴天乙卦 發用最良 四月時加卯

壬子入本鄉 富貴無權印 公私兩用長

懷胎生貴子 生下貴田庄 財祿從天降

萬事有聲者 庶人進此卦 家業永榮昌

經曰所謂四課之中獨見天乙貴神發用者為富貴之吉卦

須要占占則盡貴神發用夜占則夜貴神發用子吳若反

此則為萬福貴神惟金場科諸者用之占者得之更帶旺

相相土無龍帝陰合吉神天駟二馬皇書天詔喜神同併

人侍者士君子定主朝廷優寵尊多袍帶勅詰頒賜賚賚

之喜或陞官權加添俸祿庶士家榮昌榮財帛與此不

然則上級濟見貴求財或放上司差遣身入公門勾當更

若上乘勾蛇虎雀玄室山惡之神同死氣官符病符喪吊

獄神同併者若非官獄訟便是疾病喪生以應其地

錢印卦 物色卦

河魁本是印 火到自然成 丙子正月占

午時無改更 傳中差印發 此卦得其情

在職重遷職 居官更舉榮 宣命看七刻

天書如馬程

經曰此所謂四課之中獨已戌卯或已卯三傳者為錯之吉  
卦此占者得之士君子立見權賄加權天恩賜至勅命重  
新飛黃騰躍又主朝廷頒賜勅封銜奏金書虎符龍象之  
喜庶士亦主登場中式就仕銓會及進產業添財非常之  
事

斷輪卦 拘檢卦

大術原是木 車輪因甚成 咸形因氣伏

金斧自然明 辛丑正月占 辛課卯傳指

金來克其木 大術上頭行 富貴加官祿

凡事得圓成 立意先歌頌 後乃主身榮

莫嫌官祿小 官朝好弟兄

經曰此謂課之中獨見卯木加於庚課中辛課成其金在下  
而木在上為斷輪之吉卦也是以梓匠用斤斧工夫之功  
斷制車輪方圓之巧製成物未免先受歌頌而後得以行

之也占者得之士君子亦主加進官祿仕途名達坦然無  
慮雖今此道路之中徐徐緩進不驟然而致富貴也庶士  
亦主大舉如斯雖久進益財帛家業共成凡事未免先  
而後易也

高蓋卦 三亥卦

勝光本是馬 大術本來車 神后為華蓋

三傳有不虛 中未傳神后 華蓋下鋪舒

明君加寵祿 聖主賜天書 官爵自時別

皇宮親不誤 從前如漢帝 目下得相如

經曰此所謂四課之中獨見午卯子或午卯子為三傳者為

高蓋之吉卦占者得之是君子立主陞擢官職加添俸祿

美於仕進中式登科皇親國戚附成攀龍無所不吉庶人

亦主與進產業收蘇杜家肥屋潤貴行推陳更若上乘

龍常陰后合乙或值生旺之辰者其吉無以加焉若與死

氣苑神休因差絕入傳者總有凶灾病半輪之此卦即與  
日父之卦彷彿而回也

三陽卦 三光卦

一陽添一嘆 用旺二陽知 吉將臨其正

三陽次第推 庶人家業盛 萬事可於焉

君子加官爵 榮華信有時 龍常陰后合

福祿必靈

經曰此所謂四課之取其辰用之神是也更以貴并用神吉  
將之言若天乙貴神順治此為一陽也辰用之神當時旺  
相此為二陽也更加吉將如龍常陰后入於初傳此為三  
陽也若得三陽俱備方可三陽之卦言之此乃石極泰  
來之兆占者得之君子在於仕路之中立見升官進職  
詰加封士庶得之亦主利官見貴或蒙上司差遣或入公  
門為當凡有所求必皆稱意

九醜卦 天罡卦

四神沙日午 九醜惡名 天吉加時仲

天灾莫舉兵 遠行人必死 嫁娶犯哭声

修造妨家長 遷移人口驚 墳埋妨長幼

買賣不能成 大小兩時併 山神坐四平

三年興三月 不出大山生

經曰此所謂四箇辰五箇日即為九醜之日也蓋取諸已卯

己酉壬午壬子戌子子卯辛酉乙酉此四箇日辰者若以

大吉加於子午卯酉四仲之即所謂子平卯平午平午平

酉酉平子此謂之四平更若上乘身空蛇虎來空等神最

為不祥之兆凡百有為緩則三年急則三月應之若上乘

龍常陰后合乙吉神仍得生旺佐助方吉

龜首卦 龜心卦

日為尊者父 長作少年男 尊如長來加子

少年近克之	因名為首	老未必低能
家內應無理	官司宜有疑	先宗或外姓
上租別人兒	從此家和順	公免被欺
龍常除后合	生旺是家期	凶神如借用
是處又成非		

經曰此謂日之陽神第一課日之陰神第二課為父母為妻  
長辰之陽神第三課辰之陰神第四課為子孫為奴婢若  
日之陰陽二課加所辰之陰陽二課之上却被辰之陰陽  
二課神之賊克者不拘上克下克上而作於用者皆名  
而克其尊長父母也占者得之必是上祖祖父以承乃奇  
宗與骨二姓同居者反得子孫具旺財產豐盈官司禮順  
鄉黨推尊若是親生骨氣世代相承却被官府欺凌鄉人  
疾惡子孫懦弱家業消滅更若上乘玄室蛇虎勾朱凶神  
惡煞者凶兆無疑各宜預類而長方求龍常陰后吉神  
吉曜者雖有凶虞頗危之苦庶可以戒平論之

自信卦	伏吟卦	須待日本加	宜以日乘用
刑處作生涯	未刑刑衛處	三傳作爪牙	
官司防盜害	盜賊恐來家	龍常陰后合	
吉曜兩相加	凡事皆成就	榮昌福不賒	
凶神凶數併	桃李競春花		

經曰此所謂伏吟之卦也一名為自信是以天地而得伏吟  
諸神歸於本位即子且加丑寅加寅卯丑卯之類是也占  
者得之凡百為之俱皆遲滯若得丁神天馬或駟馬同傳  
發用者凡事方纔舉動更若上乘龍常陰后吉及同生旺  
皇書天詔天音等神同傳發用作事只可徐上進步後必  
漸上加之吉福更又喜得悠久安康也若上乘玄室蛇虎

未引等項凶神凡事俱自耽延不能速報也

自任卦	近吟卦	坎戶人離宮	艮卦坤地
乾坤居易位	坤來利艮中	乾父接長女	自任是其宗
作事多顛倒	終未見亨通	未謀少始終	未傳如順序

經曰所謂近吟之卦也一名曰自任蓋所以天地有近吟之  
變所以東為西以西南為北即子加午午加子卯加酉加卯  
往來易換是也占者得之凡百有為多生反覆來往往往  
行旅不定更若三傳五克上中下倒亂天乙乾治又加之  
玄空蛇虎勾朱入傳者凡事俱在顛倒反覆之中也設若  
三傳連生天乙順治加之以龍常陰后吉神吉曜同傳者  
凡事必主先難後易或如成終也

凶言閉口卦	其理兩般陳	六甲當旬上
陰推度四辰	陽神作玄武	陰逆四同旬
甲子為玄武	從魁作陰神	甲戌旬中別
未為小吉陰	甲申陰在巳	甲午卯為隣
甲辰推大吉	登明陰在寅	男止陰不氣
玄玄女人尋		

經曰此所謂閉口卦也專為逃亡亡失盜賊之所設也若逃亡  
走失是女子即往玄武所在之方尋之即獲若走男子陰  
人即往陰神所在之方尋之即獲若走六畜即以月將  
加來占之時看本肖落在何方即向此方尋之必得假令  
正月亥時午時走失馬匹即以月將亥加午順行到月上  
見了午馬即為東北艮方上尋之近則八里九里之數



遠則八九七十二里上尋之設若落于空之上必准尋也  
如要擒捕賊盜亦去除神所在之方捉之必獲陰神者即  
即申子酉酉酉為陰神申戌申申未為陰神是也若值玄  
武在初傳發用必是人不肯的說半吐半納欲說不之象  
也

刑德卦

何為刑德卦

君子小人分

日干加正祿

德者便為親

支神刑家是

實為小人歲

子日未推卯

丑日戌為庚

寅未尋已上

己日却尋申

辰未辰上用

午向午邊尋

酉後酉上餘

亥在亥宮陳

小人刑人負

君子德為真

經曰此所謂刑德卦者專為君子小人分為兩途之所占也  
設若君子出於門庭之外而不知其所向而我欲為請見

者須看本日干德在何方即向此方而訪之若要求覓  
小人即看本日支刑之神在何方即向此方而覓之蓋  
德者即申日是寅乙日是卯丙戌二日是己丁巳二日是  
午庚日申辛日酉壬日亥癸日是也刑者即日卯日子寅  
日己巳日申日申日寅之類是也惟自刑之辰刑辰午刑午  
酉刑酉亥刑亥刑也假令正月亥時甲子日午占訪貴  
人以亥加午順行到酉見寅即貴人在正西西方也又如  
本日占覓小人以亥加午順行到戌見卯即小人在西北  
戌方上也餘皆倣此而推之觸類而長之

曲直卦

三傳亥卯未

卦名為曲直

事業應東方

林木江河苑

舟車紅雙行

房舍宜更立

振動雖然有

修造覓財殖

凡事悉皆通

求財無阻滯

秋冬日待時

夏令心當遂

凡事利於春

福祿居高位

更是吉神隨

經曰所謂初中末三傳得亥卯未三合全者為曲直之卦也

有自長生傳入墓庫傳入長各有所況若在占之而得此

卦者必應之以東方事業或林下江河風雷振採取木植

修造宅舍舟車動轉之事秋冬作事平平待春來方得稱

意更若上乘除后吉神尤為小吉也若見玄虛未虎凶神

其吉或半言之

從革卦

三傳俱是金

從革卦為真

兵家為大忌

恐見血光臨

從土傳入墓

萬事悉皆災

自墓傳土旺

求財必稱心

仕祿登高位

居家福似春

秋占俱利進

實具及金銀

春夏隨時過

無吉亦無災

龍常陰后合

喜兆定來頻

經曰此所謂初中末三傳得己酉丑三合解全者為從革之

卦也有自長生傳入墓庫有自墓庫傳入長生各有喜與

不喜忌與不忌占者得之必應之以西方之業事或山澤

湖川金銀銅鐵寶珍庫藏之物四季以秋月占之無不次

吉慶惟春夏月平平也更若上乘龍合陰帝吉神吉曜

同傳發用者其吉福進財添口之兆何以加於此哉若玄

空蛇虎勾雀入傳者其吉亦可或半言之矣

炎上卦

三傳寅午戌

火藏勢高懸

名為炎上卦

占宅看行年

在蛇居旺地

或以日為傳

或逢丙丁日

兩蛇夾墓田

火災防舍屋

吉神同吉曜

庶可保完全

凶神傳入卦

禍患必纏綿

經曰此所謂初中末三傳得寅午戌三合齊全為美上之卦也亦有長生傳入墓庫有自墓庫傳入長生各有喜與不喜忌與不忌占者得之多必應之南方之事至癸二日占之財為大旺庚辛二日占之官鬼大旺甲乙二日占之脫氣大旺各以其類而言之若丙丁二日占之得此卦又無上乘蛇在或自墓傳生或兩蛇夾墓或年本命又乘蛇在春夏月中必主宅舍房屋田禾之類被其火焚之兆必須着意提防秋冬占之庶可戒半論之

潤下卦

三傳似水局	合為中子辰	江河乘大福
舟楫是通津	網罟求魚蟹	北方財利真
舉動福滔漫	榮華日日新	龍蛇玄入謀
吉福保千春	冬占尤大利	秋月亦堪祈
惟憂玄虎動	弱水救陰人	四時皆有驗

微詔出天間

經曰此謂初中末三傳得申子辰三合水局齊全者為潤下之卦也亦有自生旺傳入墓庫亦有自墓庫傳入長生各有喜與不喜忌與不忌占者得之多必應之北方或江海川澤之中及凡百為之無不稱意春夏秋占亦皆通利若龍玄在三傳之中見之尤為吉福惟庚申中有之餘皆為吉於內由自從華炎上潤下卦俱是三合水合火水之局切忌中傳之內或有日辰冲刑神煞謂之害有此類中有力為驗也餘並在此

別責卦

獨足卦

何為別責卦	四課缺一	惟只三課全
因名為獨足	占物必損折	占財必自失
占鬼為山難	占人為敗殲	凡事不完全
兄弟生世離	父子性支離	夫婦玄重續

出行路不通 盜賊抱奸誦 若得吉神來

方無免憂慮

經曰此所謂日辰陰陽四課而缺其一此為別責之卦又名為獨脚卦即四課不全而止有三課占者得之凡百為皆同傳發用者皆主棄舊從新破而後成之兆若值玄虎勾蛇空在死神死氣者甚凶尤甚

八步卦

悔皆不修

悔皆不修	卦名號八步	日辰俱四課
兩課不周全	因名為此卦	凶兆不堪言
父子生離別	夫妻不頭顱	兄弟生忿怒
朋友失和誼	凡事終無益	奸盜有餘德
求財仍折本	患病入黃泉	吉神同發用
方得免憂慮		

經曰此所謂日辰陰陽四課而缺其兩課止得其兩課也因此名為八步之卦又為悔皆不修之卦占者得之凡有施為並有大損大壞大虧大折暗昧不明之事又主男女淫邪家門敗壞綱常紊亂倫理乖和父子不和夫妻反目若得龍常陰后合乙之神同傳發用者庶幾其半山之兆若更上乘玄空蛇虎勾在死神死氣等項凶神惡煞同傳發用者其凶禍尤加其甚焉

大六壬用式心法

一克賊

謹按神經云凡四課之中先取下克上者為用如無下克上乃取上克下也二者俱以上字為用如申加巳而取申字卯申戌而取卯字蓋有深意也

取課先後下克呼此重審卦也

假令甲辰日午時酉將甲課在寅就午起酉將至寅上得巳申為日之陽神第一課至巳得申巳為日之陰神第二課再復數至辰上得未辰為之陽神第三課至未上得戌未為辰之陰神第四課也四課之中須取上下克上者為用而第二課巳火克申金故以神為初傳也如無下克上為初此元音課也

假令丙申日午時亥將丙課在巳就於午上起亥將至巳上得戌丙為日之陽神第一課至戌上得卯戌為日之陰

神第二課也再復至申之位上得丑申為辰之陽神第三課至丑上得子丑為辰之陰神第四課也四課之中並無下克上者乃取日之陰神二課卯克下戌土為用故以卯為初傳也

初傳本位名中次中上加臨是末居

此明三傳之例也初傳本位之上所得者為中傳而中位之上所得者即為末傳也

假令前重審卦取第二課巳火克申金為月而申為初傳矣却於巳之位數申字起至申上得亥為中傳至亥上得寅末傳

假令元首卦取第二課卯木克戌土為月而卯為初傳矣就與戌上數卯起至卯位得申為中傳至申位得丑為末傳也四課三傳之例備矣至如貴神送順卦爻內外神將生克動名隨章傳註學者詳之

謹按神經所載壬卦三傳之法此特其一端耳如此月之天日比者為用涉害之蓋深仲淺復等之系辰剛日通克并坐之陽仰陰俯伏吟之刑冲疊與日辰互用逆吟之神未交冲并擲射之辰中日辰未別貴之置日干合系日支合八專之陽順陰逆千變萬化俱有與妙有志之士其詳究云

二比用

謹按神經經曰凡四課之中或二三四下克上或二三四上克下俱以比者為用之初陽日與陽比陰日與陰比也如甲日為陽則與子寅辰午申戌比如乙日為陰則與丑卯巳未酉亥為比也例見各句之下宜細詳之

下克或三二四侵假令戊辰日子時未將占第一課未子第三課亥辰第四課午亥乃三下克上也

不然上克亦同臨

假令辛未日巳時子將第一課巳辛第二課子巳第三課寅未第四課酉寅乃四上克下也

常將天日比神用陽日月陽陰用陰假令前戌辰四課中三下克上而戌為天日陽當課中子午陽神為用子午俱比以先至者為用故取子為初傳寅為末傳此陽日月陽也

假令前辛未四課中四上克下而為天日為陰課中惟酉字為比故取酉為初傳辰為中傳亥為末傳此陰日月陰也

三涉害

謹按神經經云凡四課之中二三四上克下或二三四下克上俱比俱不比於四並四仲上取之與此又無所取謂之涉害復等也系日先辰而後日置日先日而後以焉三

傳

涉害元因比用加路逢多克取堪誇益深仲淺如無取

假令甲辰日卯時亥將第一課戌申第二課午戌第三課

子辰第四課申子乃二下克上也寅為益神戌臨其上謂

之益深也故取戌為初傳午為中傳寅為末傳也

假令甲辰日午時亥將第一課未申第二課子未第三課

酉辰第四課寅酉乃三下克上也酉為中神寅臨其上謂

之仲淺也故取寅為初傳未為中傳子為末傳也

後等系辰剛日差

假令壬子日戌時午將第一課未壬第二課卯未第三

課申子第四課辰申然壬剛日也其課在亥而未在亥

故之為初傳卯為中傳亥為末傳此剛以日上神為用

假令辛卯日寅時子將第一課申辛第二課午申第三課

丑卯第四課亥丑然辛陰日也而卯為辰神外臨其故取

丑為初傳亥為中傳酉為末傳此陰以辰上上神為用也

謹按經云益深仲淺如無取後等系辰剛日差故涉害之

卦四益四仲位上果然取後剛以日上神用系以辰以上

用而益深相轉為三傳也有志之士宜參詳之以現造化

四遙克

謹按金瓶經云謂四課陰陽中無相克賦當以今日與神

遙相克者為用先取神遙克日次取日遙克神或兩神克

日或日克兩神皆與日比者為用

四課無克號為遙日與神分遙互招先取神遙克其日

假令辛巳日巳時午將第一課亥辛第二課子亥第三課

午巳為初傳未為中傳申為末傳

無神却取日相克

假令己卯日卯時子將第一課辰己第二課丑辰第三課

子卯第四課酉子然日本己屬土遙克四課申子未故取

子為初傳酉為中傳午為末傳也

或有日克於兩神復有兩神未克日者其比者為用良依此

課之惜不失

假令丙子辰時子將第一課丑丙第二課酉丑第三課申

子第四課辰申然四課之中有酉申二神被日本丙火遙

克是日克兩神矣兩神為陽與申比故取申為初傳辰為中

傳子為末傳也假令壬辰日卯時午將第一課寅壬第二

課巳寅第三課未辰第四課戌未然本壬屬水四課中未

戌二神遙之壬為陽與未不比故取戌為初傳丑為中傳

辰為末傳也

五昂星

謹按神樞經云四課陰陽不相克又無遙相克當以昂星

為用其日仰視西上所得之神為用其日伏視從魁所臨

之神為用當以日上神重之不得傳中終剛日先傳辰次

傳日次日先傳夕傳辰也

無遙當以昂星為陽仰陰俯西中神明日先辰而後日次日

先日而後辰

假令戊子日辰時子將第一課丑戊第二課酉丑第三課

申子第四課辰申然日本戊屬土四課陰陽課上無水無

木故無遙相克乃取昂星為用蓋戊陽日也陽日仰視西

上所得之神此課子將起於辰位至酉上仰而得已取為

初傳陽日先辰後日子為辰而申臨之為中傳日課在巳

而申臨之為末傳也

假令己酉日巳時辰將第一課午己第二課巳午第三課

申酉第四課未申然日本己屬土四課陰陽課上無水無

木故無遙相克也其取昂星為用蓋己陰日俯視從魁所

臨之神為用此課辰將起於巳位之上而酉臨之在戌故

俯視取地下所臨戌子為初傳陰日先日而後辰巳課在

未而未而午臨之焉中得酉為辰而中臨之焉未傳也  
六別貢

謹按神振經云若陰陽四課不比上有三課而又無克乃  
立名別貢用式之法明日先傳干合神如甲日為干而甲  
與己合己課在未就與未上起初傳也乘日支前三合起  
如己日為支己酉丑為三合酉在己前就取為初傳也中  
末二傳俱於日上取之

三課無克別貢名明日先傳干合神乘日支前三合起中末  
都乘日上行

假令戊午日卯時辰將第一課午戌第二課未午第四課甲  
未四課陰陽缺第三課辰之陽課且無克賊為用然戌日  
置日也置三傳干合之神而戌與癸合癸課在丑此課辰  
將起於卯地至丑得寅乃取為初傳戌日課在己而午臨  
之故取為中末傳假令辛酉日戌時酉將第一課酉辛第

第二課申酉第三課四未申四課陰陽正德三課缺第三  
辰之陽課更無克賊為用然辛乘日也取夫前三合之神  
而己酉丑為三合丑在酉之前取丑為初傳辛日課在戌  
而酉臨之故取為中末二傳也

### 七八傳

謹按神振經云陰陽不備止得二課又無克賊名為八步  
用式之法陽日順數三辰以月將加正時至其位上得何  
神即取焉月陰日逆數三辰以月將加正時至其位上得  
何神復至其神本位得何神乃取焉用中末二傳但於日  
上取之

兩課無克號八步陽順陰逆復陰傳各家數至三辰上中末  
都乘日上取

假令甲寅日己時寅將第一課亥申第二課申亥正得日  
之陰陽二課而辰之陰陽已為日占矣又無克賊何以為

用如甲陽日也陽日順數三辰故甲課在寅順數三辰上  
以寅將加在己時數至辰位得丑為初傳復數日課寅位  
上得亥為中末二傳也

假令己未日辰時寅將第一課己巳第二課卯己止得日  
之陰陽二課而辰之二課關矣此二課又無克賊者何以  
為用然己陰日也陰日逆數三辰復以月將加於正時看  
日上所得何神仍數至其本神本位之上得何神而用之  
故此己日課在未從未上逆數三辰至己以寅將加於辰  
時至己得卯復數至卯之本位得丑乃取為初傳而日課  
在未得己故為中末傳也

謹按神定經一說云陰日從日之陰神逆數三辰復數至  
辰之本位得何神為用亦無前法同更覺簡易學者隨其  
用之  
八伏吟

謹按神振經云凡課月將居於本位則諸神各歸其家故  
為伏吟用式之法明日取日上神為用陰日月辰上為月  
外己亥二日不作陰月以乙課辰亥課丑有克故也伏吟  
用式其占順多難以舉本今特著於各條之下庶幾明白  
乃考

伏吟明日外陰辰乙亥元未不為陰

謹按神振經云伏吟之法藏而無克賊神連日克昂星等  
神何用故明日取日上神乘日取辰上神然乙與癸本陰  
也乙課辰亥丑課日之陽課即有克而可月矣所以同剛  
日之用而與丁巳辛陰日不同

六乙有克自刑者克作初傳次取辰中位相冲末傳是外已  
卯現即求刑

謹按無感鈴伏吟六乙用式之法凡六乙有克者為月自  
刑臨初傳而中傳即取辰上神為用中位相冲乃為末傳



若中傳或值丑巳卯神却取相冲而取刑也

假令乙未日辰時辰將第一課辰乙有克矣即克者為用故以辰為初傳辰乃自刑故取辰之未字為中傳然中位相冲者即為未傳而未冲丑故以丑為末傳也

假令乙丑日卯時卯將第一課辰乙有克矣即取克者為用故辰初傳辰乃自刑故以辰上丑字為中傳也中傳臨丑却取不取冲而取刑也故丑刑戌所以戌為末傳也

六辰有克并無克丑戌相刑未未陳

謹按無感鈴六辰月式之法凡六辰日有克無俱以丑為初傳及刑為中未二傳也

假令癸未日巳時巳將月日丑為初傳丑刑戌為中傳戌刑未為末傳凡六辰日皆以丑戌未為三傳也

丁巳辛未初取辰只除酉亥自刑也

謹按神定經伏吟月式之法凡伏吟之卦有無克賊可取

陽日取日上神為用陰日取辰上神為用初之刑者為中傳中之刑者為末傳也

己卯中未刑克是

假令甲申日卯時卯將日之陽神第一課寅申無克賊可取而甲乃陽日宜日神為用故寅為初傳寅刑巳也巳為中傳巳刑申也申為末傳也

假令己巳日取己為初傳己刑申為中傳申冲寅為末傳丑未三傳逆少刑

假令己丑日午時午將日之陽神第一課未己亦無克賊可取而已乃陰日宜取辰神為用故丑為初傳丑刑戌為中傳戌刑未也未為末傳也

若也用神當自刑陽辰陰日火傳刑日辰刑者將為末玉曆占之課有矣

謹按神定經并曆經月式之法伏吟課初傳之神當辰午

酉亥是謂之自刑陽日火傳取辰為陰用陰日火傳取日為用而中傳所刑者為末傳也

假令壬寅日未時未將乃伏吟無克賊以日為用而亥為傳亥乃自刑也故取寅為中傳寅刑巳而已為末傳也

假令辛酉日辰時辰將乃伏吟無克賊以辰為用而酉為初傳酉乃自刑也故取日為中傳戌刑未為末傳也

更復自刑臨火位火傳冲虛未為指

謹按神定經月式之法伏吟課若自刑臨於傳再不必取刑為用只以冲虛為末傳也

假令壬午日巳時巳將法該以日為用壬課在亥故以亥為初傳亥乃自刑也陽日宜取辰為中傳而午為辰故午為中傳午亦自刑也所以不同別課以刑為末傳而宜取

冲為用午子相冲又以子為末傳也

九逆吟

謹按玉門經曰十二神雜其位而臨其冲故曰逆吟皆以

上下相克比及涉害深者為用次傳與初神相對末位仍

歸於初而乘去相冲也惟有六日陰系無克謂辛未丁未

己未辛丑丁丑己丑也丙丁未己未二猶屬八專其餘四

日受敵神為用如未冲亥未日逆吟以亥上所得神為用

又以丑冲巳丑日逆吟以巳上所得神為用例示于後

逆吟課得有相克比與涉害為用初火傳還與初神對末位

須歸初上居  
假令壬午子時午將第一課己壬第二課亥己第三課子  
午第四課午子四課之中有二下克上然壬陽日也與午  
為比故取午為初傳午之相對者是子以子為中傳而末  
傳却又歸於午位此有克而天日比者為用也  
假令戊子日卯時酉將第一課亥戌第二課己亥第三課  
午子第四課子午四課之中三下克上當以涉害深者為

月午臨于甲仲位上俱與戊日陽神為比故取午為初傳  
子為中傳而午又為末傳也此又以漢書為用也  
惟有無克六箇神丑未配于丁巳辛巳使登明未太乙辰

中日末論其因  
謹按經云六陰柔日固無所克內丁未己未猶屬八步其  
餘四日皆克先冲而後刑也

假令己丑日午時子將第一課丑未第二課未丑而兩課無  
克法當取丑冲己子將加午數至己上得登明為用故取  
亥為初傳丑乃辰也而未臨之為中傳己課在未而丑臨  
之故取未傳也

假令辛未日申時寅將第一課辰戌第二課戌辰第三課  
未丑第四課丑未俱無所克法當取未冲亥寅將加申數  
至亥上得太乙為用故取己為初傳辰乃未也而丑臨之  
為中傳辛日課在戌而丑臨之為末傳也

起貴神例

貴神在亥行從子在戌還將酉引前在己但從辰位轉送右  
臨辰位己為先

謹按金瓶經云從亥至辰為陽位從戌至己為陰位取用  
式之法三傳有定位如甲日貴神但治丑以月將加正時  
數至丑字看何神位上隨陰陽之次以為逆順也

元首卦

課中一克下元首卦本宗

元者長也首初也凡一上克下是諸卦之長也

起歲年華間

太歲發用其吉凶年內應也

假令太歲君在寅為功曹其將勾陳年內爭訟田宅也

逢蛇月裏尋

月建發用其吉凶月內應也

傳辰自日應

假令今日甲子為辰課中用起神后其吉山不出十日內  
應也

值日目前陳

假令甲子日甲為日用功曹其吉山只當日也

氣動總分休

假令甲子立春四課中用神后其吉山應一氣之內

假令丙子日立春五日庚辰寅時占亥將加寅時太乙甲  
申上克下為初傳將得勾陳主因財物田宅開訟官災不  
出一氣之內也已上發用即立春日內也矣

候未旬折身

假令七十二候也旬十日之數也

假令七月初一甲申寒蟄鳴為候二日乙酉且時占己將  
申字辰傳送加辰一上克其下吉山不出五日之內或月

功曹亦是受候也

諸門從此起萬類若通神

七百二十課元首卦截諸卦之義理若萬事之中明五行  
之與乃通神明之知也

王法遣官事

春木旺夏火旺秋金旺冬水旺季土旺

假令春月戊己占事見木神者克今日土為魁主官事若  
分傳入三光三陽卦等者不可一例斷官

妻財相氣論

春火相夏金相秋水相冬木相

假令春月壬癸日占事見火神發用為妻財主財帛動若  
不是妻財則不可一例斷也

死言喪事起

凡死氣動者為喪亡事更與白虎克今日者的應也春土

死夏金死秋木死冬火死季水死

假令春月得土爻用更克今日干者是即壬癸占事  
曰動見官刑

春金因夏水因秋火因冬土因季月木因凡因氣動者更  
與克為官鬼者的有官事也

假令春月甲子日占申酉發用更山將生官司刑傷也  
休未憂病患

春水休夏木休秋土休冬金休  
假令春月丙子日占事水動克今日者主病患更乘山將  
的然應候也

諸家卦備陳

以下諸卦用元首五行旺和死休凶法斷之君子得五行  
之旨趣分明神報吉凶人情物類之事有同天降

重審卦

一下克其上重審卦本因

四詳之中有以一下克上者名重審卦其休凶也

傳中山將主親類竟事爭

或用今日為父其父不得情意若見勾陳白虎騰蛇者其  
人被父母然子孫若見勾陳官鬼其人欲害父母也若勾  
陳白虎官鬼其人欲害陰人及妻子也若勾白騰蛇及財  
者其人及被陰人謀害已也餘倣此

天乙順行可逆去禍也深

天乙在亥順行由經也天乙臨戌逆行禍尤重順則憂輕  
逆則憂深是謂此也

入墓應難避

假令初傳木神末傳小吉為墓初傳火神中傳戌為墓初  
傳金神末傳丑為墓水土未傳辰為墓主殺害之事難避  
也

傳主尚可容

假令初傳木神末傳火長生初傳火神末傳寅初傳  
金神末傳得巳初傳水土神末傳神申主事容易迴避也  
大長與陰后合乙及青龍同併生神慶恩來禍絕踪思者福  
祿之位也如太長太陰天后六合天乙青龍同併入恩返  
禍為福耳

玄空蛇虎共勾在墓當守善事翻成惡親情也若空玄武天  
空騰蛇白虎勾陳未在此為山將來入墓者善事便成惡  
事也

詳中微妙理觸類可窮通

諸卦相旺相休墓神將為狂學人不可亂攻細詳斷也終

六壬開雲觀月經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考焦竑經籍志有蔣日新開雲觀月歌一卷而六壬大全所引亦與此合當卽日新遺本分爲八門始於元首終於五福凡六十五卦占斷簡要頗行於時其文已全載入六壬大全中今別存其目

# 桑子庸言一卷

〔明〕桑悅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晁氏木活

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桑子庸言一

卷》提要

桑子庸言

明 海虞桑悅民懌著

道者四德之總名分之其目有四合之其理則一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蓋以道爲大仁義爲小而不知道卽仁義也本性無著養于氣質得木則能養仁得金則能養義得火則能養禮得水則能養智得土則能養信五五相參謂之聖人五五籠薄謂之賢者牽于木而雜于水則仁不明而智不瑩謂之愚人

聖人修開闢之教佛氏順混沌之化天以四時成萬物

學海類編

桑子庸言

一

子類

聖人以四德成萬民承天意也佛氏則以山河大地爲幻并身爲無焉其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邪相率爲之不待乾坤毀日月息而物已先消矣

雷霆有聲不震乎聾日月有光不照乎盲天地有情鍾于人陰陽有色因乎物是故吾道域域昊昊窒之者小邠邠融融闔之者不通

盎然太虛無聲無色虛出聲實成色聲本于天色本于地人與鳥獸俱稟天地之氣以生虛聲中藏實色外暴耳能聽天下之聲目能視天下之色此人所以異



于萬物也與然天聽無耳天明無目人之聰明無不貫之不視而見不聽而聞周流六虛神應無方是謂天人嗚呼不有斯人安能無所不聞無所不見以繼天而立極卽區區恃一耳目之聰明而欲成參贊之功眞揭竿下海而求唐子者矣

膏粱之口食物天與其味之薄藜藿之口食物天補其味之厚千金之子餘百金而白貧編氓之家得十金而自富是故口常淡則能養味心不奢則能養財能養味則常甘能養財則常足

學海類編

桑子庸言

二

子類

天地之數起于一極于三萬一千三百四十五萬六千六百五十六萬三千八百四十萬一咳唾不能離焉故曰萬物萬逃于數

易者陰陽而已天地之經也高卑以陳叙之以禮氣氤流行和之以樂栽培傾覆理之以書竅籙和鳴鳴之以詩作善降祥作惡降殃刑之以春秋禮樂詩書春秋其緯歟易經五經五經緯易則日月明寒暑平庶物生經不經緯不緯則天地混沌聖人法天作經而尤注意于易故曰假數年以學後世用世之士舍易

而學彼五經是有緯而無經也學易而舍彼五經是有經而無緯也矧一經之學若獨繭之緒其能成經緯之業哉

喜怒之情生于天之六氣喜生與怒生毀人處世之所必遭渠乃行天之氣初不爲我而設又何足介意邪誰毀誰譽惟孔子能之欲人無毀譽於己是以聖人望人者乎毀譽兩忘斯能通天下之礙能通天下之礙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矣

寒暴者日得其心喝耕者雨得其心冥行者月得其心

學海類編

桑子庸言

三

子類

水蠱者惡近池內燥者惡視旱卽是故人心有眾枳天道無兩歧喜怒異趨惟物之恆不徇于物乃能定我惟我既定不物于物疾雷震空空本無聲洪水崩山山不納水優哉一笑千古

古之君子其達也任人今之君子其達也任己寬爲之地竟人之才己能不與其閒是之謂任人準己之能取其所符而棄其所長是之謂任己任人者能化己爲人是謂無己任己者亦化人爲己是謂無人無己者虛而通無人者窒而礙虛而通者展拓天下而有

餘室而礙者包容閭里而不足

聰明盡忘則智周萬物才辯俱晦則賢能効用

天下靜器擾則日競競則棘棘則危繁焉使人莫能理是絲政也屢汲焉可潤百口是井恩也加立培植焉而後生物私其主是苑囿德也行絲政者亂行井恩者勞行苑囿德者維日不足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于其中矣

高宗取傳說于版築使總百揆卒艾有商高祖追亡卒韓信拜爲大將克成漢業陳龜年有云三辰不甯取

學海類編

桑子庸言

四

子類

士爲相四夷不軌拔卒爲將後世以資格取士器人於歲月之閒欲得真才以熙帝載其難矣哉

或問太虛有形否曰無形安得有吾體有言否曰無言安得有吾文章有性否曰無性安得有吾仁義禮智體也文章也仁義禮智也皆吾有也不有之則無我無我則與太虛同其大與太虛同其大而後可執其生我機以位天地育萬物

將歌搏鼠曾子所非學奕慕鴻孟氏所戒况人君之治天下可不一其心哉所謂一其心者無他不邇聲色

不殖貨利專於求賢而已心一于求賢期應乎天心

則得賢以翼乎當時念鍾于造化則生賢以燕乎後嗣國祚之延永實于是而基之也其可不加之意邪是故大同之世士夫無黨清明之朝巖穴無賢易曰天地閉賢人隱

大小無定名高下無定形四方無定位蟪蛄如蠅則以爲大鯢魚首尾數丈則以爲小是無定名也臨淵以平地爲高登山以邱陵爲下是無定形也過邠而望則邠皆西過營而望則營皆東南北亦是無定位

學海類編

桑子庸言

五

子類

也君子法之不以定名求大小不以定形求高下不以定位求四方是之謂大方之家嗚呼安得斯人而與之議天下事哉君相之文在于任賢其武在于任將故曰用人則裕自用則小

天之視聽同乎民民之至愚通乎神人君寄民之上眾心壘之爲高位眾力固之爲崇墉眾有歸之爲富有其可不重民也牛羊以畜之草菅以刈之虐乎民則慢乎神慢乎神則逆其天矣天祿不永終乎書曰予

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民可畏哉

桑子庸言一卷

編修程晉  
芳家藏本

明桑悅撰悅字民懌常熟人成化乙酉舉人官至  
柳州府通判明史文苑傳附載徐禎卿傳中稱其  
怪妄狂誕考悅思元集中有道統論曰夫子傳之  
我又學以至聖人論曰我去而夫子來可謂肆無  
忌憚史所詆者不虛史又稱悅在長沙著此書自  
以爲窮究天人之際今觀所論實無甚精奧也

擣堅錄二十四卷

〔明〕朱廷旦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擣堅錄二十

四卷》提要

擣堅錄序

士君子著書立言而無所裨  
於世不如破鉛焚觚之爲愈  
也夫疊雲鋪錦之句搜怪剔  
奇之書非不爛然奪目駭人  
聽觀而意味短淺如春冰彈  
指何惟夫先王先聖訓辭不  
越彝倫日用而渾樸深厚能  
與日月爲昭六經而下北齊  
顏之推家訓一書差得遺意

今讀其書真足以維挽頽風  
規撫後代昔人置論衡于帳  
中正謂其只供譚柄不甚脂  
于仁義中正之道論者陋其  
祕藏亦已過已朱子旋菴爲

許序二

人落穆世味不染似有道者  
博綜羣書早歲文譽卽已籍  
籍邇乃唾壺之口依然絕無  
悽惻蓋其中之所自勝者遠  
矣擣堅錄輯成問序于余其

爲卷有廿四爲類有百警語  
快事無不哀集法戒犁然有  
泥範武穆金鑄檜尚之意一  
棒一痕一喝一醒其悲憫婆  
心不得已乃見斯編不啻震

許序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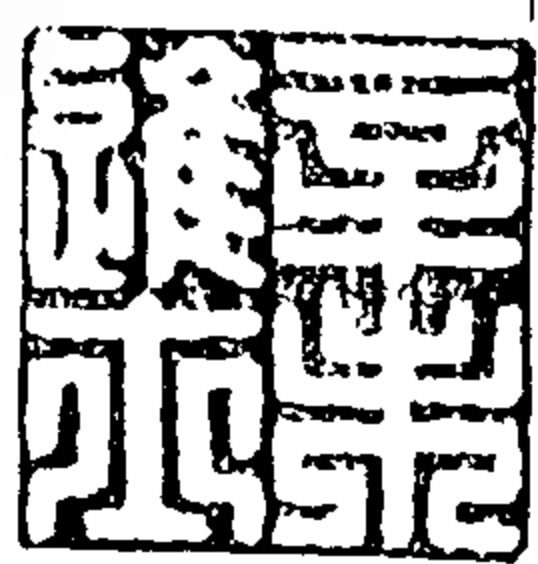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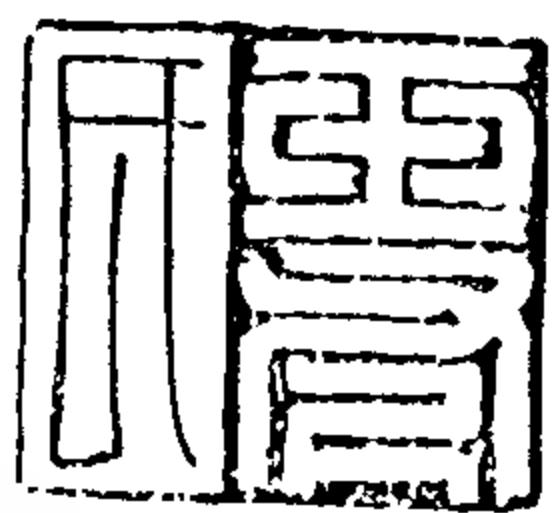
霆破睡晨鍾發人淡醒其苦  
心世道固可嘉也余師顧瑞  
屏先生有言內外之訐與不  
足定而無教化爲大憂食貨  
刑獄瑣細不足詰而人心之



編靡險競爲至慮余每佩服  
以爲格言斯編其起教化正  
人心之羽翼乎且以覘旋菴  
異日之所樹矣

閩中許多玉斧父題

詩序四



擣堅錄序

凡人之遂非不於其非  
也恒堅于自是情營意  
城如壁如壘提以詩書

序一

禮樂弗顧也重以鉤繩  
刑楚弗顧也將古先王  
之訓徒具文而功令不  
足以行哉無如其中堅

也堅于嗇者如扃鑰是  
以有如核之鑽堅于靡  
者如逝波是以有如泥  
之視堅于淫者如飴蜜

序二

不惜臺爲鹿之游堅于  
賄者如啞血不惜身爲  
象之焚脂韋堅則犬聲  
可效遑恤山莊之醜褊

急堅則鷄子可踐寧知  
江海之寬堅在傾險則  
士類可盡公門無復有  
禮李堅在執拘則人國

序三

可嘗天下隨處困青苗  
以至慘酷一堅而肉鼓  
吹不妨日置一部狂悖  
一堅而臭聲名尚冀留

遺萬年種種瑕類不獨  
庸流而中于士大夫特  
深彼誠牢不可破乎亦  
救者未以擣法用之不

序四

標爲的孰引之趨不懸  
爲鑒孰聳之赧以故攻  
之愈力而堅猶故後視  
今猶今視昔覆轍相尋

習俗相踵至厯憂世苦  
心思有以易之而不得  
爲借古今往跡寫彼當  
身實事堯跖俱陳薰蕕

序五

並列令披讀者平心靜  
觀其于美且善者有不  
引爲非異人任而于淫  
且僻者有不詫其張公

謂我乎且羨且驚汗浹  
背而食咽不下而壁壘  
不覺已瑕也此固詩書  
禮樂讓鈇鉤繩刑楚遜

序六

利挽世微權在此而不  
在彼昔顏氏有云禁童  
子之暴謔則師友之誠  
不如傳婢之指麾止凡

人之閱鬪則堯舜之道  
不如寡妻之誨諭此物  
此志也朱君旋庵以經  
濟妙手運接引婆心商

序七

確之餘出所彙編一刻  
分門別類率繇此法顏  
曰擣堅錄茲錄出世尚  
有堅于自是者無有哉

余刻昨非庵不敢自是  
以去非也欲去非而堅  
之不壽不非猶昨乎然  
則朱君之壽堅也又爲

序八

余拈一金針矣

三山鄭瑄漢奉甫題



壽堅錄序

余髫時讀朱爾兼之文  
以爲此老宿當冠進賢  
去矣已而筮仕魏塘爾

序一

兼政部中賢者猶困塲  
屋間則竊嘆天下之奇  
人未必遇遇人未必奇  
也余冠進賢而對爾兼



誠媿之矣爾兼於書無  
不讀下筆萬言皆傾腸  
倒肚若蘇髯李禿不顧  
時宜者蓋其被服仁義

序二

耿介好修眼際空濶而  
脚跟平實故言言皆頂  
門針而膏肓灸也昔臨  
川世說尚多紕繆以簡

傲爲政事以夸毗爲德  
行世儒病之若擣堅錄  
百款出自躬行心得之  
餘而佐以前賢已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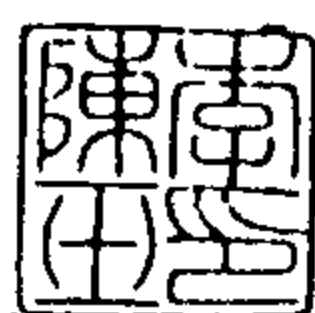
序三

方所以俾益學人豈淺  
鮮哉夫擣堅云者學人  
意見成域私欲成城魔  
幢高天誰復可攻不從

堅處直入誰復肯摧撞  
息機者顏苦孔卓鑽猶  
難之有能謝去三十年  
無明狂解斯旦暮遇之

序四

矣夫豈臨川世說資談  
柄已哉丁丑春仲吉陽  
李陳王石守父題



擣堅錄序

風俗始乎儉必終於奢奢  
之極乃底於喪亂此一代  
之恒運也嗜欲始乎淡必  
終於濃濃之極乃趨於病

曹序一

死此一生之恒情也故治  
世有百度而喫緊處莫先  
維風治身有百行而喫緊  
處莫先寡欲今何時哉星  
移物換且弗敢問先輩典

刑卽目前所覩記還視我  
生之初其於所厚者薄所  
薄者厚顛倒惑溺蓋有不  
可殫述者矧爾兼閱世較  
余更深其刺眼當何如藉

曹序二

與世俱波莫爲之挽將自  
今以往其攢眉又當何如  
此擣堅錄之編雖列款數  
十而始於衣服飲食之微  
申以酒色貪嗔之戒蓋深

矚乎治亂生死之關於世  
道狂瀾中猛然下此一篙  
於人情睡夢中陡然喝此  
一棒讀之者莫僅草草同  
世說諸書作閑窗消暑課

曹序三

也然余更有說於此天下  
莫堅於理而慾爲瑕莫堅  
於空而實爲瑕故浩然之  
氣則曰至剛顏子之欲從  
末由則曰鑽之彌堅夫堅

而可擣豈真堅者哉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堅者瑕矣然則所稱酒色貪嗔服食玩好種種皆城池米

曹序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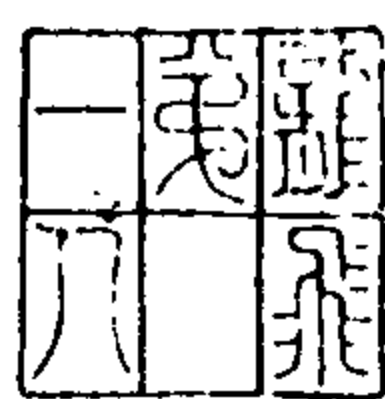
粟之屬也得道者多助天下順之是之謂真堅故治外必先治內治人必先自治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德之休明肅慎貢其楷

矢是寇可使爲良而夷狄可使爲中國也夫然後知茲錄之所寄意弘且遠矣

告

丁丑蓮生日社弟曹勲書

曹序五



朱甬節擣堅錄引

重義慶此說內有餘書

汰後二門係惟三四

而後德之強人情之

曹引一

若江河乎亦淑諸纂集

著之斯焉已纂康孫

游乎閭弓破迷補訓勵

同志針砭流俗以崇

默淳戒殺度生為務

武水朱甬節書出所著

擣堅錄不于其大指在

崇節餘崇節係尤自

曹引二

朱甬節器物日用如

名之曰擣堅者何也夫

堅者堅于性囊而係

著若助之凡流迷莫迷



于顛倒而轉向者就挽  
之江河魚謂其惟江河  
之莫過也故有後者思  
所以點破之惟耗用而

曹引三

不虛節也故其慳吝愈  
甚此正扣因之勢也相  
反者已迷用破法堅用  
擣法如雪為之治病用

疏散者破法也用急而  
者擣法也法隨不同均  
所以救病論難也然均  
所以救似予潤人又何

曹引四

幸獲早見之俾瑕而易  
攻速而速悟者乎予性  
好餘而外有不為之名  
昔东坡先生自以為慳

而謂父之以美名曰徐  
耳顧後世未嘗以係  
予坡公山吟名實遠也  
之間為期與同志商之

曾引五

崇禎丙子初夏石倉居  
士曹學佐能如撰



擣堅錄小引

孔門曰辨惑矣辨諸我非辨諸  
天下以情欲不在天下也然而  
人各自辨其惑而天下治矣老  
曰病病自識其病也不從天下

陳引一

識以疾痛不在天下也然而人  
各自識其病而天下治矣言之  
立也皆所以治人循其立言之  
本也者皆出於省身是錄也爾  
蕪氏將擣一世之堅也然詎有

身堅不破而能爲擣一世之堅  
之言者哉余讀之汗津津溢矣  
汗夫身堅之可擣者尚衆也

社弟陳龍正惕龍甫題



錄引二

持堅錄凡例

一是錄大都先立鄙見畧列往事名言以引之  
或數則或一二則聊資醒豁不求其詳  
一是錄主于破疑掃習故刺惡之條溢于獎善  
豈曰執偏或當捧喝

一是錄卷凡念四類有百種或採前言或援往  
行義取斷章不拘世次

一理官小說雖資談情易以傳訛是錄採集正

持堅錄

凡例

一

規北堂

史佐以近見近聞若荒唐幽怪之書概不入

一人支代與著述日富况琅函秘笈才士難搜

后火電光倏駒何俟祇據現前卷帙聊作向後

勸懲

一採取書籍或從原本或從散見隨閱隨書不

及備存名目

一是錄每則後漫附批評直抒一得之愚衷不

顧世人之訕詈知我罪我一聽之耳

一止身止論。熈寧計果報。然習染既深。開導匪易。須懼以災禍。誘以禎祥。庶智愚共證。故隨便說法。亦時及之。政如晨鐘曉磬。發人深省。一謔語諧詞。微開俗諦。徵實指畫。可備互參。不必列于正條。又不敢混于鄙論。遂于評後加一圖以記之。

一是錄始于衣服。終于說夢者。何蓋饑寒切身。每易失脚。若從此處堅持得定。則向後種種習

詩學錄

凡例

二

硯北堂

性皆可漸除。然人惟認以爲真。故營營逐逐。至死不休。倘以一夢視之。則思衣思食。總屬幻想。何況其餘。

是役也。肇緝于甲戌季秋。成書于乙亥孟冬。匝十有五月。資斧則

許兩公祖暨我邑

李父母爲之倡。余友支德林、周開鴻、王樗崖、屠念慈協助焉。新安友人程去聞慨然嚮應。門

人汪彥輔、朱元嘉不遠千里。重繭齋糧至。長水社友黃閣齋、周開子忝訂鼓舞之。遂得竣工。不敢忘所自。并爲之記。

武水朱廷旦謹識



詩學錄

凡例

三

硯北堂

持堅錄目次

卷一

衣服

飲食

田宅

玩好

卷二

酒戒

色戒

貪戒

慳戒

嗔戒

持堅錄

目次

硯北堂

卷三

濃戀

奔競

勢利

卷四

阿附

反覆

忌嫉

卷五

傾危

專擅

恩怨 修障附

謗譽

卷六

脫畧

依違

因循

褊急

澆薄

厭老成

口業

卷七

好名

假僞

持堅錄

目次

二

硯北堂

植黨

嫉惡

恃才

驕妄

卷八

僭越

馭下

占便宜

惑溺

懈惰

憂怖

卷九

從政

廉介



卷十

勁節

任事

卷十一

識量

智畧

凡先

卷十二

信令

維風

荒政

恤民

擣堅錄

目次

三

硯北堂

卷十三

川人

資格

執拘

偏聽

更張

卷十四

嚴酷

貪墨

冤獄

妄殺

劫殺

冒功

卷十五

種德

賑濟

卷十六

姑息

縱僕

通譜

鄉賢

生祠附

旌表

鄉飲附

鄉約

鄉紳

公門

卷十七

擣堅錄

目次

四

硯北堂

敦倫

志本

卷十八

婚姻

厚嫁

子嗣

護短

爭繼

溺女

卷十九

索債

償債

樗蒲

機詐

風水	停喪
厚塋	
卷二十	
死生	庸醫
塾師	訟師
卷二十一	
妬婦	忠僕
媒妁	巫禱
術數	黃白
卷二十二	
仙道	佛道
卷二十三	
放生	戒殺
卷二十四	
果報	殺牛或問附 說夢

壽堅錄

目次

五

硯北堂

壽堅錄卷一

武水朱廷旦庵庵子論輯

旋庵子曰。人欲易流。習情難破。痴盲質質。狙爲中堅。一隙微開。旋爲茅塞。縉紳先生。難言之不獨村夫俗子也。若不提醒。終古長夜矣。是以居緯真有破迷論。沈幼宰有覺世涕世二篇。顏光衷有廻吉錄。鄭漢奉公祖有昨非庵日纂。李石守父母有觀政退思錄。余讀之。殊自悚惻。遂摘其最肯綮數則。并平昔隨手所記警語快事。足開世網者。合而成帙。名曰壽堅錄。聊以自箴。或可藉以箴世乎。

衣服

人之衣服。冬一裘以禦寒。夏一葛以蔽體。或加一二以防不虞足矣。男女不明。裁羅剪綺。積籠盈箱。六尺之軀。所須幾何。錦繡裝尸。尤爲無益。不知一縑之絲。殺多少春蠶之命。戒之哉。破迷論

房太尉家無半臂。崔樞夫人婦妾不許時世粧。劉丞相華家法儉素。閨門雍睦。凡冠巾衣服制度。自其先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承平時其子弟雜處士大夫間。望而知其爲劉氏也。自得語衡公岳知慶陽。僚友諸婦嘗會法在席者。金綺爛然。公內子荆布而已。既罷不樂。公曰。汝坐何處。曰。首席。公曰。既坐首席。又要服儉。華好富貴可兼得耶。至今人爲美談。昨非庵

擣堅錄

卷一

二

硯北堂

范司成應期少試于郡。郡守奇之。令入衙見其夫人。以二千石之配。卽華服亦分宜爾。乃夫人俱衣青布衣。首無金飾。今不易得也。李臨川見聞雜記旋庵子曰。三吳奢麗。婦人更甚。服美于人。驕淫所由來矣。故欲嚴閭戒。先從禁奢爲第一着。還想青布衣裳。不知收斂了多少邪念。

鄭漢奉先生日纂云。嘗聞尚衣縫人云。上近體衣。俱松江三梭布所製。本朝家法如此。太廟紅紵。

絲拜褥。立脚處。乃紅布。其品飾又如此。今富貴家。佻達子弟。乃有以紵絲綾段爲視者。其暴殄過分。亦已甚矣。

荆川公少時。卽厭華靡。任宜人衣以鮮衣。赧不出門。衣亦輒汚。後雖貴。未嘗製一紵衣也。居家惟着一青布直裰。巾履十餘年。往來鄉郭。乘小舟盤膝以坐。見者不知爲公。往往凌侮家中。臥處一板門。冬則置草爲溫。有懷翁見之。淚下。買一牀與之。公

擣堅錄

卷一

三

硯北堂

始睡牀。仍無厚褥。嘗病羸。借軟褥於親識。愈卽還之。旋庵子曰。貴爲天子。而服用尚多品飾。才如荆川而坐臥不事華靡。況下此者。可不節約以自飭乎。

萬曆元年。陸莊簡公光祖爲南太僕少卿。次子隨任。以半箠作褶。紅其裡。或以告先生。先生大怒。當元旦次日。召跪于庭下。剝其褶焚之。仍欲加責。同

官力解得免。嗟乎先生訓子之嚴。近日臘仕之家。不可復見。見聞雜記

清江楊遡川。標道長。自廣東巡按歸。其子帶馬尾巾。遡川到第。次日手除其巾。裂作六七塊。惡其侈也。全上

旋庵子曰。羊裘褶馬尾巾。近日視為極平常之事。即寒酸尚勉為之。况富貴子弟乎。焚裂示懲。二老家法。世間罕有。

擣堅錄

卷一

四

硯北堂

王且居家有貨玉帶者。弟謂佳甚。呈公。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亟還之。昨非庵  
宋翟耆中服自名唐裝。許顗著犢鼻裌。躡高屐。迎之曰。吾晉裝也。顗意欲以晉駕唐。借其癖以諷之。而史記相如身自著犢鼻裌。命文君當壚。則犢鼻裌乃漢裝矣。古人太違時。今人太趨時。袖倏小。倏大。巾倏低。倏高。衣帶之濶。幾如領。扇骨之長。幾如

笏。非服妖而何。此風流子弟市井惡少所創為。而縉紳學較。翕然宗之。無識甚矣。涕世篇

漢郭林宗遇雨。巾角折。人遂為折角巾。周獨孤信馳馬。帽微側。人遂為側帽。古人服因人重。如此今之巾制。士流不能自異。反效尤焉。洵可哀也。全上

旋庵子曰。衣服取以蔽體。華美何益。若欲服奇。以誇耀其癡也。更甚。假令一敗行不簡之夫。而矯為裝飾。止可眩愚目。不反為識者鄙乎。所謂

擣堅錄

卷一

五

硯北堂

服因人重。華朴何足論也。

寇萊公好聲歌。以綾帛賞妓者。妾倩桃有詩云。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機窗下。幾度拋梭織得成。又云。風動衣單手屢呵。幽窗札札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此詩字字真切。足醒奢濫。

旋庵子曰。寇萊公功高德茂。為當時名臣。而奢侈太過。不惜綾帛。漫取賞犒。有僕泣云。太夫人

之

沒時求一疋護身不可得。豈知今日這等富貴。萊公由此遂止談言微中。可以解癖。真忠僕矣。青蔚軒日抄云。世人不以耳視。日食者鮮矣。聞者駭曰。何謂也。叟曰。衣冠所以爲容觀也。稱體斯美矣。世人舍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食所以爲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果餌而刻鏤之。朱綠之。以爲盤案之玩。豈非以目食者乎。此數語甚尖巧。亦足警世。故存之。

劉生居衡嶽間。之市從人丐錢。則市鹽酪歸。盡則出。富人偶貽一袍。劉受而去。越數日。故出如初。問之云。吾幾爲子所累。吾嘗日出庵。有門不掩。既歸就寢。門亦不扃。自得袍後。不衣而出。則繫念。因而鎖之。或夜出。則牢關焉。數日營營不自適。因悟以一袍使方寸如此。脫以與人。此心坦然如初。吾幾爲子累矣。昨非庵。

旋庵子曰。得袍不足飾體。反以累心。則世之務華靡者。又何益而費此勞擾乎。劉生真灑然物表矣。

飲食

飲食以塞饑瘡。養性命。五穀蔬菜足以養生。余見長齋之人。形健神王。縱不能然。一二五淨肉。如所謂自死鳥殘。不聞殺。不見殺。不爲我殺。間取食之。以濟饑口足矣。奈何盡取水陸空行萬物生命。又

廣搜四方珍羞異味。以恣貪饕。以誇豪貴。不知撐腸拄腹。安事此多種。晚食萬品。早起一空。積罪消福。宛對無已。亦可哀矣。破迷論。

二簋用享。易有訓。四簋每食。詩有占。溫公真率之會。饌不過五。子瞻養福之箴。脩止用三。山谷五觀。自節。敬軒隻鷄留饌。魏文靖之一肉一菜。不爲儉。張莊簡之不啗飯。不宰牲。以爲酬。匪直存澹薄。而可久。亦將矯奢靡。而防貪。小子不佞。素厭繁侈之



徒費。兼戒多殺之害。生况備物必惡草。以具進。而少品。則選味而易精。豐約之較。可否殊明。今後新交特宴者。倣溫公以成享。知己偶集者。倣子瞻而班荆。倘逢相邀。先訂此盟。凡屬同志。示我周行。若夫公孫見毀於高賀。疑五鼎之內烹。聊翁取怒於胡竝。誣十罪之惡聲。陽明貽譏於方太吉。病野具之非人情。實非我臭味中人。請割席而揮觥。

旋庵子曰。此大司農林省庵先生五筮約也。訓

壽聖錄

卷一

八

硯北堂

戒昭明殊堪佩服。學臺劉乾所先生刻之金陵。去奢黜浮。用意深遠。此其一端云。吾浙顏廉之習。庶漸以挽回乎。

顏光衷曰。奢者必貪。手頭既寬。物力易謫。奢者必殘。飲宴過豐。烹宰踰制。是有二惡德焉。况福分有限。盈極不祥。誰能載之哉。昔志逢禪師。以用洗鉢盂水太多。而宿疾纏身。袁盎九世高爵。以坐沉香座。請經。而人癰附體。豈以罪軀。禍興。恣饕餮於天

地。侈供奉於人間。而謂無其報乎。何如留幾分。享用以濟貧病。積陰功之爲善也。

黃蘗禪師曰。有識食。有智食。四大之身。饑瘡爲惡。隨順給養。不生貪着。謂之智食。恣情取味。妄生分別。唯求適口。不生厭離。謂之識食。心病慈航。

百丈祖師。凡作務執勞。必先于衆。王者不忍密收。作具而請息之。師曰。吾無德。爭合勞于人。既徧求。作具不獲。而亦忘餐。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

壽聖錄

卷一

九

硯北堂

語傳燈錄

上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卽止。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用不盡者。以竹筒貯待。客嘗云。口腹之欲。何窮。每加節儉。亦惜福延壽之道。可非庵

鄭亨仲。日以數十錢懸壁間。椒桂葱薑。皆約一二錢。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齋鹽風味。甚長久也。上全

御史臺有閹吏。隸臺中四十餘年。善評其臺官優劣。每以所執之挺。待中丞之賢否。中丞賢則橫其挺。否則直其挺。此語喧于縉紳。凡爲中丞者。惟恐其挺之直也。范諷爲中丞。聞望甚峻。一日視事。閹吏忽直其挺。范大驚。立召問曰。豈覩我之失耶。吏初諱之。苦問。乃言曰。昨見中丞召客。親諭庖人以造食。指揮者數四。庖人去大呼之。復叮嚀者數四。某心鄙之。不知其挺之直也。自得語

壽聖錄

卷一

十

硯北堂

旋庵子曰。叮嚀數四。厨下不知費多少金錢。斃多少生命矣。雖出一時恭客之念。然戕物以媚人。無乃非仁愛乎。吏挺之直滿腔。皆生意也。培養殊深。今世豪貴之家。開筵招客。每竭水陸之珍。奢侈日甚。將何底極。余少年亦喜集友。但數十年前。風俗頗儉。設席至十器。便稱豐盛。且無兼味。尚易辦耳。近來平常宴會。亦須二十餘品。更有小碟佐之。不特靡濫。抑多輻輳。余朴素自

持。不敢改轍。又懼以褻慢買罪。酬往遂希。卽有一二知己相聚。不過魚肉蔬菜三四肴耳。常與鹽官陳則梁有三簋約。江右劉孝則有五簋約。武林聞子將有四簋約。共相挽回。不知有當于江河之流否。

章文懿公懋任翰林時。朝廷舉張燈故事。時命下詞臣詠詩。公率同官莊景黃仲昭援蘇長公疏意直諫。忤旨。左遷尋陞僉事。年未及艾。卽力

壽聖錄

卷一

十

硯北堂

辭官歸。力田自給。四方學者雲從家。貧刈蔬脫粟而餉之。或諷爲文章。曰弗暇。或請著述。曰儒先之言。至矣盡矣。刪其繁蕪可也。弘治中薦起爲南監祭酒。以屏喪力辭。詔增設司業廳。以居。終制赴官。世廟初進南禮部尚書。致仕。公嘗謂門人董遵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今人多以酒食相尚。非也。聞薛文清公居家留客。止用雞黍。盛以瓦器。酒三行就飯而罷。又魏文靖公居家。客至必留飯。止

一肉一菜雖不之公府必回訪舟次有所相遺必  
答禮不虛受人惠此二公可法云 先進遺風

胡公壽安初任信陽調獲鹿永樂中任新繁在官  
未嘗肉食其子自徽來省居一月烹二雞胡怒曰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二十餘年嘗以奢  
侈爲戒猶恐弗能令終爾好大嚼如此不爲吾累  
乎胡三宰大邑不携妻子之任或謂之胡笑曰吾  
豈無糟糠之念嘗熟思之吾輩讀聖賢書論居官

擣堅錄

卷一

土

硯北堂

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哉及登仕路以耳目  
玩好聲色之物喪所守者多矣矧婦人小尤易  
惑也故不欲爲累耳 全上

旋庵子曰烹雞便爲大嚼妻子亦不携任不太  
清苦乎然約素之風實可遐思

李臨川曰淦邑春元朱謹吾與清江楊迦川道長  
爲兒女親余詢之曰公用何禮訪楊曰用二十盒  
予以爲盛禮矣細訪二十盒者卽予鄉所云果壘

雜置蔬果葷物在內外佐酒一小瓶置主人廳事  
酌之猶云接風也若三吳間親家作代巡時不知  
禮盒幣帛到恁田地

同門張九山江陵人自爲令時已號相知江陵入  
相後意欲援爲同宗而九山又在省中江陵頗注  
意九山落落求外補去比大叅吾浙駐湖州不佞  
初自江右歸田不謁郡邑公偶過禾城經阜林迂  
道入更下訪余割雞款之劇談良久約以次日同

擣堅錄

卷一

土

硯北堂

舟至暮上明發差役屢趣同飯余赴之一肉外無  
長物也坐間呼人取神仙菜來予問何以曰兄試  
嘗之便見及嘗卽吾鄉家常醃菜耳此公宴客無  
盛設作客亦不喜人盛設同給舍京邸每途次馬  
上相遇必勒馬敘話且日久欲屈坐恨不得暇一  
日子訪之留坐出攜盒六器命酒皆菜蔬小果計  
費不須銀一二分也怡然坦然兩相忘其爲薄殆  
仕宦中絕無僅有者哉 全上

烏程令射陂朱公寶應人自北來介溪嚴公葵峰  
黃公俱託渠致書劉清惠公麟朱一日持書偕長  
興劉令同候清惠公是日天大雪清惠公衣大紅  
鶴氅衣相迎欸二公飯中厨出煮腐二盤大鯽二  
尾此外無他物也其超於世味之外而游乎澹薄  
之天如此李子曰坦上山林雪中魚腐朱衣白髮  
佳客相留分明圖畫一幅全上  
余嘗入會稽探禹穴止一僧寺其寺諸生借寓讀  
書者十餘人余僕輩所見會食俱用菜腐旬日或  
設鹹魚不知有肉味也而江右士大夫居顯官亦  
不忘貧賤呼蔬菜曰舊朋友可羨可羨東南讀書  
家若父母供給薄時不肯子弟必嗔怒子弟自治  
生多勉強肉食求如會稽江右甘心淡薄得乎全  
旋庵子曰一壺一盒儘可陶情食前方丈反覺  
不適實意不足而徒藉酒食以聯好其可得乎  
呼蔬菜曰舊朋友便知于朋友之誼當不衰薄

此等風氣每懷靡及

田宅

岑文本起自孤生致位宰相故其居處卑陋無茵  
褥幃帟而事母獨以孝聞始為中書令有憂色母  
問之答曰非勲非舊責重位高所以憂也或勸營  
生產輒嘆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  
秘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俸稍  
不薄尚復何殖生產世多其雅尚唐書列傳

旋庵子曰不殖生產而一意孳養真不替菽水  
承歡之素矣如此相公千載一人  
唐張嘉貞不營產業或勸其市田宅者曰吾貴為  
將相何憂寒餒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後適  
足為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自得語  
徐勉戒子書曰吾清明門宅西既施與宣武寺不  
復方幅常惟時人謂是我室古往今來豪富繼踵  
宛其死矣知是誰室全上

旋庵子曰。視爲酒色資。則營造之念消矣。如是誰室。則爾我之藩破矣。張徐二公。識超慮遠。真可爲千古金針。

范文正公在杭時。子弟以公有遜志講治園第。爲逸老地。公曰。年踰六十。來日有幾。乃謀第圖。何時而居乎。吾患位高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有諸已而後爲樂耶。昨非庵

擣堅錄

卷一

七

硯北堂

旋庵子曰。胸無爾我。隨處園林。皆可寄興。何必據爲已有。鳴得意耶。文正高懷。不讓張徐二公。郭子儀將出。見修宅者。謂曰。好築此牆。勿令不牢。築者釋錘而對曰。數十年來。京城達官家牆。皆其所築。祇見人自改換。塙今見在。子儀聞之。惇然動心。入奏其事。因固請老。自得語

華亭錢學士在告里居。營第役煩里旅。有惰者。學士譴之。盛額對曰。病矣。學士問曰。奚病。對曰。往時

黃提刑營第。老夫實受役。傷脅焉。黃之第。今敗瓦頽垣矣。老夫猶疾痛。不卽死。茲役之不力。何敢辭罪。學士聞其言。慨然遂謝遣里旅。全上

上元姚三老。貲甲閭右。嘗買別墅。其中有池。亭假山。皆太湖怪石。一日狂客王大癡來遊。酌池上酒。嘲人癡曰。翁費直幾何。曰。費千金。大癡曰。二十年前。老夫曾觴咏於此。主人告我。費萬金。翁何得之易耶。三老曰。我謀之久矣。其孫子無可奈何。只得

擣堅錄

卷一

七

硯北堂

賤售大癡曰。翁當效刻石平泉。垂戒子孫。異時無可奈何。不宜賤售。全上  
蘇掖仕至監司。家富甚。嘗每置產。吝不與。直爭一文。至大色尤喜。乘人窘急。常置別墅。與售者反覆甚。嘗其子在旁曰。大人可贈少金。吾輩它日賣之。亦得善價。父愕然。自是少惜。全上

瑞安高世則墓。有穹碑一通。吳中太湖石也。宣德間。永嘉黃少保。淮蔡父。鉅其半爲神道碑。銘且盡。



尚有商孫曰相公取之薄矣黃問故高曰恐後人復欲錫耳黃默然

旋庵子曰築牆之對直而真役夫之言婉而刺蘇掖之子激而切大癡高齋之論謔而醒聞者均足省謔

海虞嚴相公訥營大宅於城中度基已就獨民房一楹錯入未得方圓其人鬻酒腐而房其世傳也司工者請爲價乞之必不可憤而訴公公曰無庸

持堅錄

卷一

大

硯北堂

先營三面可也工既興公命每日所需酒腐皆取辦此家且先資其值其人夫婦拮据日不暇給又募人爲助已而鳩工愈衆獲利愈豐所積米荳充物屋中缸仗俱增數倍屋隘不足以容之又感公之德自愧其初之抗也遂書券以獻公以他房之相近者易焉房稍寬其人大悅不日遷去

智囊

旋庵子曰此巧于謀第宅者也雖勝于恃勢強奪置人于不堪而當其先營三面則計畫已定

亦有不得不從之機矣

李臯字子蘭荆南節度使張柬之有園圃在襄陽臯欲市取之坐客馬燧曰漢陽有中興功遺業當百世其保忍使其子孫棄乎臯再拜曰微君安得聞此言自得語

桓玄欲謝太傅宅爲營謝琨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耶玄慙而止全旋庵子曰世人每圖開拓幅員遇有並界連址

持堅錄

卷一

九

硯北堂

者百計攘之以自便卽先賢名裔俱置不顧寧正論之可解乎李臯謝教桓玄慙止亦先民之遺已

庶民侵占官街預以佛菩薩神仙像爲因構數椽供奉歲月既久據爲己物有司任淺而不知置弗問也至若士大夫奪佛菩薩神仙廟宇爲己有者非要津則力不能得蓋庶民漸而彼驟庶民陰取而彼明攘故謗議叢生敗不旋踵因思許玄度江

文通並捨宅而寺之。其高風朗識。後人雖不能到。然此段超然光景。當使之常在胸中。覺世篇

旋庵子曰。幼宰何爲發此觸忌之論。然却中時弊。不可泯滅。

嘉靖初。有淮民陸氏。奸而橫。侵其隣鄭氏。盡其產。撤其居。以爲己宮室。苑囿。所餘惟嘉樹一本。晚得子。而暗數。遊于庭。忽指樹而言曰。樹乎。汝猶在耶。家人大驚。已而復暗不語。百方誘之。終不出一

擣堅錄

卷一

手

祝北堂

聲稍長。荒淫戲傲。靡所不爲。家罄乃死。人謂鄭氏後身云。趙吉錄

旋庵子曰。怨恨未消。結成惡業。理有固然。無足異者。獨怪顯報昭彰。而侵占攘奪者。比比而是。豈天獨嚴于彼。而寬于此耶。

玩好

齊居之趣。栽花種竹。焚香讀書。八案偶陳。一二古器。以爲娛玩。亦自佳。乃有疲心神。以營求設。幾習

以攫取積之千萬。貯之庫樓。何其愚也。卽蘭亭殉墓於白骨。何知至寶同沉。於性命何預。昔人云。有一生好古玩。而至於貧甚。策孔子杖。執舜造漆盤。而行乞于市。曰。乞取太公九府錢一枚。此雖戲言。亦足爲僻嗜骨董之戒。破迷論

唐太宗愛重王鍾書蹟。貯以玉匣石函。祕藏昭靈。終爲溫韜所發。王涯相以權力官爵。鈎致法書名畫。鑿垣以納之。及甘露禍作。爲人剔取。齎輸金玉。

擣堅錄

卷一

主

祝北堂

而棄去之。以君相之權力。尚不能保如此。嘗考三代鼎彝。其款識曰。子子孫孫。永世保用。不知今流傳於世者。果皆其子孫耶。自得語

呂文穆蒙正爲丞相時。朝士有獻古鏡求知者。言能照二百里。公曰。我面不過碟子大。安用此爲。全孫之翰人嘗送一硯。問之。直三十千。孫曰。研有何異。如此之價也。客曰。研以石潤爲貴。此可呼之則水流。孫曰。一日呼得一擔水。纔直三錢。竟不受。全

旋庵子曰。耽嗜古玩。固爲無益。然亦須胸有古  
趣。眼有慧識。纔不墮魔障。若徒竊好古之名。中  
鮮品藻之實。任市棍門客。徵逐櫻攘。背桌畫西  
低昂較量。此與村夫俗子。負販米鹽者。何以異。  
卽古來法物名蹟。當不歸附有夜半作神怪去  
耳。吾郡項墨林先輩。以嗜古名甲江南。近歛郡  
程季白。以嗜古自捐其軀。則明暗雅俗之別也。  
呂孫二公。却鏡辭硯。真足以風矣。

掛壁錄

卷一

圭

硯北堂

天順中。朝廷好寶玩。命中貴至兵部查王三保。至  
西洋水程。卽劉大夏爲郎。項尚書公忠。令都吏檢  
故。驟劉先檢得匿之都吏。檢不得。項詰曰。署中牘  
烏得失。劉笑曰。昔下西洋。費錢數十萬。軍民死  
者亦萬計。此一時弊政。牘卽存。尚當立毀之。以拔  
其根。猶追究其有無耶。項聳然再揖而謝。指其位  
曰。公達國體。此不久屬公矣。  
附非庵

旋庵子曰。諸臣媚子。往往以玩好取悅主上。不

知敗壞物力多少矣。觀劉公匿水程一事。何等  
幹旋。巨識早智。近世絕少。

掛壁錄卷一

終

掛壁錄

卷一

圭

硯北堂

摘堅錄卷二

武水朱廷旦旋庵子論輯

酒戒

酒以忘憂。酒以合歡。或對花月。或賞佳辰。或會親朋。或行禮節。三杯醺然。從容譙笑。久之而解。或又進三盃。又復醺然。如此罷去。詎不樂矣。何故逞量不已。至於爭勝。爭勝不已。至於沉酣。肝腸嘔出。便溺俱下。昏憤狼狽。與死為隣。遭此一番。永足為戒。

摘堅錄

卷二

硯北堂

乃不以爲苦。夜醉方醒。明朝復然。大則隕命。小則成疾。如此終身。斃而後已。何其迷也。破迷論

范公質誠子口。戒爾弗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

厚性。化為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自警

舌劍鋒也。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所以見殺於

齊。要皆酒使也。寧鳩子有言。醉極勿多言。取以爲

輕言者。戒酒狂藥也。因杯酒以罵座人。漢灌夫所

以陷胸。于武安要皆言失也。管夷吾有言。酒入舌出。

取以爲強酒者戒。

日纂二集

長寧初。一縣丞衣纓之。青年少時。甚有丰采。涉獵

書史。兼有文性。其後沉湎于酒。老而彌篤。日飲數

升。畧無醒時。得病將終。酒臭聞于數里。遠近驚愕。

不知所由。如此一句。遂卒。故釋典戒酒。令人昏痴。

今臨亡。酒臭彰其入惡道耳。五行記

上虞徐季廉。計偕京師。與一千侯同舍。其人貌甚

偉。而鱗文遍體。皴如青赤松。面有癍痕。隱起類當

摘堅錄

卷二

二

硯北堂

三錢大狀如癩風者。然徐而察之。步履言笑如故。

久之稍稍推訊。千侯具言。某家小西蜀少年。肌體

潔膩如美婦人。而性嗜酒。落拓不羈。一日從所親

會飲野次。時天色漸暮。歸不及城。便醉臥道旁。草

積間。夜半宿醒。始聞覺。三三結。有黃牙氣。又似

家皮。然展轉反側。不知身在何所也。已而捫之。微

溫。嗅之。腥不可忍。尋思腰間佩有匕首。急抽而割

之。得肉一脡。復嗅之。腥甚。棄去。旋割旋棄。如此者

凡數十變漸漸清明於是悉其力以從事俄而此  
竅漸廣頃之如土穴矣因跣身跳出脫之乃一大  
蛇也遂驚仆地明日家僮消息至其所見主人與  
蛇並死于道奔告隣里急昇而歸稍稍營謀復甦  
而肩間痒不可耐矣幸遇名醫進刀圭之劑得不  
死三月而痒止乃起則膚革變色幾類漆身像讓  
醫言所以不死者以腑受毒淺也孝廉每舉其事  
話于親昵之中通宜戒耽曲藥猶園 錢希言撰

壽聖錄

卷二

三

硯北堂

旋庵子曰酒居四戒之首蓋人當未飲時清明  
有躬遇事自能裁之以理卽有偏倚不至大背  
世酒酣而性亂矣性亂則色臨之而迷財迫之  
而溺氣觸之而高種種惡德皆從酒起故武王  
有勗茲之宏摹仲尼有不及亂之令範誠慮之  
深耳猩猩好酒不免被擒可不戒哉

傳僧祐及子瑛瑛子翽爲令並著奇績時云諸傳  
有治縣譜相傳不示人劉玄明甚有吏能歷建康

山陰令政爲天下第一傳翽代爲山陰問玄明曰  
何以舊政告新令尹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  
載唯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昨非庵  
旋庵子曰居官耽酒百事俱廢玄明喫飯戒酒  
語最中肯綮

色戒

人情好色妄分美醜其實美醜分別止在如紙薄  
皮去此如紙薄皮安復有西施嫫母美人假施香

壽聖錄

卷二

四

硯北堂

浮迷人貪愛其實三十六物流出不淨美醜皆然  
生時無限妖嬈一死頓成臭穢朝絕氣則朝發變  
斷命則夕流蟲向之思愛癡迷掩鼻而過矣乃  
有一見而目成思憶而成病竭精髓而耽戀捐性  
命而流連者豈不可哀也哉破迷論

楞嚴經云阿難若不斷淫修禪定者如蒸沙石欲  
其成飯經百千劫只名熱沙何以故此非彼本沙  
石成故汝以姪身求佛妙果縱得妙悟皆是姪根



根本成淫。輪轉三塗。必不能出。如來涅槃。何路修証。必使淫機身心俱斷。斷性亦無。於佛菩提。斯可希冀。心病慈航

永嘉禪師曰。凡夫顛倒。爲慾所醉。耽荒迷亂。不知其過。如提花莖。不悟毒蛇。智人觀之。如毒蛇想。寧近毒蛇。不親女色。何以故。毒蛇殺人。一死一生。女色繫縛。百千萬劫。種種楚毒。諦登深思。難可附近。寒山子曰。玉堂掛珠簾。中有嬋娟子。其貌勝神仙。

攝堅錄

卷二

三

硯北堂

客華若桃李。東家春霧合。西舍秋風起。更過三十年。還成甘蔗滓。人言是牡丹。佛說是花箭。射人入骨髓。死而不知怨。全上

原詩曰。美色是假。細思真穢。卽云目前可愛。轉眼成空。何堪留戀。時作此想。姪火消歇。大似熱病人。汗出熱解。

鄭漢奉先生曰。有人患好色。問王龍谿先生。先生云。有人設帷帳。指謂中有名娼。汝可寒帷就之。汝

從而入視。乃汝妹汝女也。此時淫心亦頓息否。曰息矣。先生曰。然則淫本是空。汝自認作真耳。借彼之苦。成此之樂。一切皆然。故悅香者。香必受其熬煎。製錦者。錦必受其剪裂。嗜味而物遭烹飪。矣。揚鞭而騎遭馳突。矣。惟男女娛樂。彼此各不相苦。故耽之者不死不休。然可異焉。驢馬之牝者。腹已定駒。而牡者求搆。輒蹄拒之。廼婦人懷孕八九月。房事如故。所鬱之毒。他年蒸爲痘疹。往往不育。

攝堅錄

卷二

六

硯北堂

以無恥故。甘于無嗣。真驢馬之不如矣。覺世篇

旋庵子曰。水南翰記云。豈以醇酒淋其骨髓。夜以居室輸其精血。精血耗蕩。豈能久乎。呵呵。此至言也。從古亡國喪身。未有不從酒色胎禍者。世人迷而不覺。覺而不改。沉溺耽嗜。將死而追悔。莫及。豈不哀哉。

殷仲文勸宋武帝畜妓。帝曰。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帝曰。畏解故不畜。自得語

旋庵子曰。畏解一語。趣甚。謔甚。真善拒佞者矣。程彥賓爲羅城使。攻遂寧城下之日。左右以三處子獻。皆有姿色。時公方醉。謂女子曰。女猶吾女。安敢相犯。因手自封鎖。置于一室。及旦。訪其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太尉早建旌節。彥賓曰。旌節非敢望。但得死時無病便好。後官至觀察使。九十七無疾而卒。諸子皆爲顯官。

擣堅錄

卷二

七

硯北堂

騎赴任。是時一府官屬。憚張嚴峻。莫敢蓄婢。使張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幘。自此官屬稍稍置姬張。在蜀中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貨以嫁。仍是處女。

原評。不絕人。情。自是處女。一難。

王華號海日。餘姚人。陽明先生父嘗館一富翁家。翁婢妾衆而無子。一夕遺妾就王。蓋借種也。王峻詞却之。妾出一紙曰。此主人意也。上書云。欲求人

此子王。解接筆書具傍。曰。恐驚天上人。終不納。明日遂行。後主人修醮。一道士拜章伏地。久不起。主人訝問曰。適奏章至三天門下。遇天上迎狀元榜。久乃得達。因問狀元爲誰。道士曰。不敢言。但馬前有一聯云。欲求人間子。恐驚天上人。主人怒。王薄德。故洩前語。未幾。王果狀元。及第位至大宗伯。及陽明以新建分茅。遂生封如其爵。

擣堅錄

卷二

八

硯北堂

女年及笄。窺門見生出入。風流瀟灑。遂屬意焉。試畢後數日。女使婢授意于生。言父已他往。期以是夜相會。生懼累陰德。不敢領畧。同居一友素輕脫。竊知之。乃僞爲生赴約。其婢暗莫辨。引之入。女相與就寢。歡洽倦而熟睡。適有使歸。見門未閉。疑焉。突入見之。大怒。拔劍傷之。首于有司。明日榜出。此士首列。因告人曰。使我若往。已在鬼錄矣。少年士子當以此二人爲法戒。

旋庵子曰鬼錄登科錄只爭些些可不警省  
餘于陳某業醫有貧士病痢症幾危矣陳爲治之  
得痊貧無償藥陳亦不責其報後陳偶薄暮過之  
貧士出館毋與妻留之宿夜深姑謂婦曰爾夫之  
命寔緣陳先生再造久欲報之未能也今在客途  
爾往伴一宵以報德婦唯唯夜就之陳拒曰奈尊  
姑何婦曰此姑意也陳曰奈賢夫何婦曰夫之一  
身皆君賜也何有于婦陳曰不可婦強之陳連曰  
不可不可遂坐以待旦取筆連書不可字於卓最  
後幾不能自持又連書曰不可二字最難迄明乃  
去後陳有子爲庠士應試考官閱其文棄之忽聞  
呼曰不可四顧無人復閱其卷又欲棄去又聞連  
呼曰不可不可最後閱其卷決意去之忽聞大聲  
呼曰不可二字最難連聲不已考官曰是必此人  
有陰德故神告我乃錄之榜出召問述其詳乃知  
爲父不淫之報後子登進士第

壽聖錄

卷二

九

硯北堂

旋庵子曰慾火難消非其堅忍之力不能打過  
幾番不可便種後來幾番欲棄不棄根子于此  
處間不容髮慎之慎之  
李登十八爲鄉貢首自後凡十年一薦名愈下年  
五十不第一日嘗沐蒲葉靜法師具告曰登自十  
八歲叨鄉薦後四舉不第何罪至此幸法師入冥  
勘此生何如法師諾之爲叩梓潼神帝君命一吏  
持籍示曰李登初生時賜以玉印十八歲魁鄉薦  
壽聖錄

卷二

十

硯北堂

旋庵子曰觀李登每十年漸降一甲○假令悔過遷善猛自勤修○卽不得狀元宰相○猶可幾一第矣○乃枯之反覆○每得舉○便爾自恣○小器何堪重載耶○

成化十九年○宜興一人○因無產有役○與其妻逃歷陽○遇行船人曰○我正往歷陽○遂搭去○舟師悅其妻○至歷陽○誘其入曰○我與此最多熟識○爾妻可留船中○我與爾去覓舍○舟師至山下○遂打死其人○回船

擣堅錄

卷二

士

硯北堂

給其妻曰○爾夫已落虎口矣○妻泣○舟師曰○毋苦○我自與汝成配○其妻疑曰○虎豈能盡食我夫○若得見遺肉一脔○亦願足○然後與爾爲配○舟師不得已○領其妻往山下○尋之不意遇一虎○竟搏舟師而去○其妻因哭曰○此真有虎○我夫果死於虎矣○路人聞之○詰其所緣○妻以實告○路人云○適從縣前見一人被船長打死○復活來告狀○豈爾夫耶○其婦如其言○往縣前果遇其夫○復完聚○

旋庵子曰○托假虎以誘婦○遂遇真虎以亡身○天道甚巧○人只在暗中行耳○

貪戒

嗔心猶火○易發易滅○貪心猶水○漸入漸沉○學人到此○必須猛自刻責○先思此身生時○不曾帶得一些來○此身死後○可曾帶得一些去○否○波波揭揭○枉費辛勤○便覺貪求的念頭銷落○一半○再思此身自有無價珍寶○充物於中○何藉外物○且此無價家珍○圓

擣堅錄

卷二

士

硯北堂

明潔淨一塵不染○何處着得貪求的念頭○朝參夕究○自然道味日深○俗味日淡○每見世人志功名者○財利不能入其心○志道德者○功名不能入其心○此重彼輕○人情皆爾○然見有道德可慕○猶貪也○卽以不貪爲寶○亦貪也○貪之根株○轉窮轉細○轉拔轉生○直須洞見本來○徹底澄湛○始得○心病慈航○  
磨之香在○磨遂磨者○磨愈磨○挾磨投諸莽遂者○趨焉○磨因得逸○令尸子文聞之曰○是獸也○而人有弗

如者以賄亡身何智不廉若耶昨非庵

羣談採餘有云盧懷慎死妻以爲必復生也未歟或問故曰張相公說家累巨萬今尚享福豈相公清節遽歿天年乎既而懷慎果甦謂妻曰我非張君比彼地下有鑄錢鑪而我無有分止此矣遂復逝吁是固然矣然張公二子竟不令而盧公名德載世微杞之罪貫盈則報猶未艾也曰使貪焉若何曰命既無有雖貪何必不以賊敗即使作獲而

擣堅錄

卷二

三

硯北堂

損已之祿秩墜子孫之福德爲償多矣昔李景讓之母早寡而貧常掘地得金數斛拜禱曰此恐上天憐氏貧苦故賜此若然則願諸孤學問有成不願取也遽拚之已而景讓兄弟皆貴又范文正公亦極貧嘗得地理金不取已而爲相歸有求施造寺者欲出前遺金付之則無有矣只有契並書歷仕祿入如其金數然則廉貪所得均不越應分中而順者遲收之逆者捷得之究竟罪福若霄壤焉

人宜何從哉

旋庵子曰李母識高范公志潔然不襲取于地者仍取償于天又何必碌碌攘攘耶

我禾有一賈人積銀數百兩貯磁甕以金釵二股置其上瘞地中乃出賈于外不虞爲其子窺見之竊發其瘞視甕中惟清水一泓耳以手攪探之無物遂封蓋如故比其父歸發甕取金覆其數不減而次置攪亂問其妻曰吾瘞金誰曾發耶吾所置

擣堅錄

卷二

四

硯北堂

金釵在上顧反在下何耶後其子稍言其故衆相駭異立齋言

旋庵子曰以父財而子猶不得私取則錢財寧可妄覲耶

有村人乘舟採薪忽有數錢流下尋至山半樹邊有大甕錢滿其中而甕少缺故流出於是推正以石堵之先取五百以歸後率人再往竟忘故處夜夢人曰錢有主誰可妄取向甕缺以五百催爾正



之耳。昨非庵

旋庵子曰。僮人推輿。天不過露此奇巧。借以醒世之貪迷耳。而貪迷者。自古及今。未有能改。何也。

西京懷德坊南門之東。有富商鄒鳳熾。有高背曲。有似駱駝。時人號爲鄒駱駝。其家巨富。金寶不可勝計。常與朝貴游。邸店園宅。遍滿海內。四方之物。盡爲所收。雖古之猗白。不是過也。其家男女婢僕。

壽堅錄

卷二

五

硯北堂

錦衣玉食。服用器物。皆一時驚異。嘗因嫁女。邀諸朝士。往臨禮席。賓客數千。夜擬供帳。備極華麗。及女郎將出。侍婢圍繞。綺羅珠翠。垂釵曳履。尤艷麗者。至數百人。衆皆愕然。不知孰是新入矣。又嘗謁見高宗。詣市終南山中樹。估絹一疋。自云。山樹雖盡。臣絹未竭。事雖不行。終爲天下所誦。後犯事。流瓜州。會赦還。及卒。子孫窮賈。殆不可言。王若堂集。旋庵子曰。艷麗數百。既難俱養。朝士往還。復不

易支。然富人每樂此。不倦。宜其窮賈立至也。

張季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肯斥逐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季基。與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可於途。季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答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季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季基怪之。復謂曰。汝能管庫乎。答曰。得灌園。已出望外。况管庫。又何幸也。季基使管庫。其子頗馴謹。無他故。季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復有故。

壽堅錄

卷二

六

硯北堂

態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爲弟問。害。不數年。季基卒。其友數輩遊嵩山。忽見旌幢。滿野如守土。上。竊視。專車者。乃季基也。驚喜前揖。詢其所以。致此。季基曰。吾以還財。事上帝。命至此。山言訖。不見。顏光衷曰。世間有岳丈死。爭析帛。儀紛紛聚訟者。况席捲數年之成業。肯還之乎。此事聞風。化非細故也。

旋庵子曰。富人臨死。畧不念子。季基遇見。遽爾

還用難爲。舅更難爲甥矣。俱是豪傑舉動。世人罕有。乃富人死而寧爲乞丐。可不來聞。擾此子亦自不凡。

劉師文明州人。流落蜀中。母以縫紉教之。學成。都大姓楊氏奇之。納爲壻。楊死數年。方婚。既而謀歸。江南妻晨起。與母兄議事。竊往窺壁。見其母兄立文書。反覆再三。有不豫之色。妻至。問故。曰。父存日。議以田四十畝爲嫁資。約銅錢二千緡。邇來多故。

擣堅錄

卷二

七

硯北堂

鬻之。殆盡。今貨居室之半。僅得千緡而已。適立券也。劉曰。豈有爲人壻而令其賣屋以相界者。取券焚之。携妻竟歸。後登第。官至侍郎。

旋庵子曰。俗語云。男子不喫分時飯。女子不穿嫁時衣。正謂人貴自立。不必倚藉遺澤耳。乃今人娶婦。不論才德。先計嫁資。一遇富翁。百計圖謀。如不厭願。反成伉儷。至若先富後貧。卽棄其妻而不納者。有之矣。惡薄勢利。家庭間總無實

心相愛。殊可痛恨。故揭二廉壻以爲法。

慳戒

四十二章經云。豪貴學道難。貧窮布施難。何以言之。豪貴之人。志得氣揚。一旦欲捨濃就淡。所以爲難。貧窮之人。自己衣食尚且不充。何暇布施。割股營脛。所以爲難。大修行人。行其所難。無行其所易。釋迦身爲淨飯王子。捨而出家。是豪貴學道者也。貧女止有破瓊一片。日披之以乞食活命。乃捨而

擣堅錄

卷二

太

硯北堂

就迦文所布施瓊瓊。足捨命也。故迦文不贊王公貴人。而贊此貧女。爲大檀越。是貧窮布施者也。貧窮布施難。則學道爲易。貧窮而猶不肯學道。則愈墮矣。豪貴學道難。則布施爲易。豪貴而不捨毫釐。則大罪矣。破瓊論

旋庵子曰。凡事總因宿根。寧以富貴貧賤分乎。若能猛自策勵。則根性不足以拘之。而富貴貧賤化矣。釋迦貧女。真可作榜樣。

或問慳字從心從堅此心既堅如何能被答曰如水成冰冰還是水總是這心但提起正念顯出正智輕輕脫脫凍解冰消何堅之有

陳幾亭同善會講語曰今人壞心術壞人品傷情分歛衆怨有九分爲着錢財那富貴的身體腸胃與平人一般安居美食之外十分多積錢財亦有何用如今要做好事先從不做惡事起惡事亦誰人肯做須從不管閑事起管閑事但畧有些利息

倚堅錄

卷二

九

硯北堂

門客僮僕暗地裡不知損多少人若無我名色他們如何行得去衆人分利其惡孽總我一人承當陽明說爲兒孫作蛇蝎不但是作馬牛真可猛醒況錢財一看破時正須布散開來方爲得用藏之匣筒便與藏反石不殊若一味經營出入全不捨得與人又是一生一世代錢財做箇寫帳管帳的人了頃縣父母述鄉南阜先生說聖賢別無學問輕得錢財便是聖賢初聞頗駭其粗體貼方知

眞實方今四方多事要防外患全靠本處人心要固衆心莫如大人輕視錢財平居絕不生事害民有事協力共濟衆心成城愁甚外患反覆宣揚語語真切善乎馮猶龍有言天下無窮不肖事皆從捨不得錢而起天下無窮好事皆從捨得錢而做自古無捨不得錢之好人也吳之魯肅唐之于頤宋之范仲淹都是肯大開手者顧觀之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債觀之

倚堅錄

卷二

十

硯北堂

禁不能止及爲本郡誘綽出諸券書一櫛觀之悉焚燒宣語遠近負三郎債皆不須還昨非庵旋庵子曰焚券捐債高義不讓孟嘗然孟嘗非出本心反遜一等嚴震鎮山南有一人乞錢三百千去就過活震召子公弼等問之公弼曰此患風耳大人不足應之震怒曰爾必墜吾門只可勸吾力行善事奈何勸吾吝惜金帛且此人不辨向吾乞三百千的非凡

也命左右推數與之。于是三川之上歸心恐後。亦無造次過求者。智堂

旋庵子曰。觀無造次過求者。嚴老自具慧眼。豈濫施以委草莽者耶。

西吳董尚書詩陽公。家富而勤于交接。凡衣冠過賓。無不延禮厚贈者。其孫禮部青芝公。工于詩字。往往以手書扇軸及詩稿贈人。尚書聞之曰。以我家勢。雖日以銀幣爲懽。猶恐未塞人望。奈何效

擣堅錄

卷二

三

硯北堂

清客行事耶。且縉紳之家。自有荷面笠。復以詩字得人憐乎。將來破我家者。必此子也。後民變事起。尚書已老。青芝公以文弱不能支。董氏爲之破產。人服尚書先見。全上

旋庵子曰。焚券捐債。省却小民多少膏血。慷慨施錢。消却子孫多少恡惜。至若敦崇淳厚。不欲効清客行徑。更是挽流薄習。讀此三則。便知幾亭之論。確有巨識。聽之而猶不猛省。仍復纖

啻自倚者。真不可與同善。自貽伊感者也。

黃山谷云。男女墮地。果儼自有衣食。分劑今之爲男女憂衣食者。是爲百草憂春雨耳。此誠至言。得自

語

人方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于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一旦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所求益以不給。不知罪已。用之不節。而以爲求

擣堅錄

卷二

三

硯北堂

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之爲惑。未知其所終也。蓋亦反而思之。夫向者豈能寒而不衣。飢而不食乎。水南翰記

旋庵子曰。寒須衣。飢須食。人道之常。誰能廢之。然不安分節約。而妄生侈念。自爲計與爲子孫計。均無益也。徒自役役馬牛耳。

錢龍門南遷志曰。當年象山與晦庵諸先生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之旨。其言刺砭心髓。座間有聽之

泣下者。今其講章鐫于鵲湖書院石碑。惓惓明其  
心性而痛恨科舉之說。夫科舉者。今士子所指爲  
依傍聖賢之途徑。而先賢指以爲小人喻利之極。  
乃知古今人不相及遠矣。科舉重而得失之心急。  
得失急而道義之防輕。以至滅廉毀簡。吮癰舐痔。  
試父與君無不爲矣。此所以成其爲小人而我輩  
曉暮棲魂。寢食結想。自以爲語語孔孟者。竟成一  
副喻利之精神。而止有識者安得不聞之而泣下。

壽聖錄

卷二

硯北堂

哉

旋庵子曰。科舉反爲喻利。張本此直究根原之

論說行毛骨悚然

王四老者。鑑買鉅萬。嘗見其故人子張太。丐于門。  
叱之。其媼問焉。曰。此故人張某子。不肯破產。以至  
是。媼曰。嘻。翁奈何。不周故人子而徒詬辱之乎。翁  
曰。善。即呼太入。飯與之。十金。曰。以是貿易。毋妄費。  
費則子貧。在膏肓。太感激。用以買米。獲利半之。

數月至二倍。出入翁家。益恭。翁知其勵行。命偕族  
子持千金。販木荆南。一夕散步月下。見一缸自遠  
浮至。其行如飛。其中若有物焉。而不甚辨。以手攬  
之。力不勝。各得其脫。瓦三寸而去。漫置于橐中。明  
旦啓行至山東。假宿一田舍。是夕月明。二子立于  
庭際。見簷下一缸。實缺二處。二花若新。潛以所得  
合之。無隙。乃大驚。曰。豈其神邪。主人翁坐窗下。聞  
其言。出呼曰。子非京師張太哉。太益駭。翁何以知

壽聖錄

卷二

音

硯北堂

余名翁笑呼其妻及子婦曰。吾王至矣。當具壺餐。  
其妻倏起。營辦。延二子酌盡。醉。二子疑問。不肯言。  
宿於堂。禮意周洽。質明。二子求去。翁把其袂曰。若  
何。往吾已使童入城市。少看核矣。二子不得已。復  
留飲。又明日。告去。翁留愈厚。午宴次。一少年下塞。  
置一囊。拜曰。至京謁王四老。云張太商楚中。阻于  
江。已報登陸。回則必前相造。翁笑指太曰。已在此。  
矣。顧謂客。此兒子爲張君入京奉候。乃虛勞往返。



因屏人語太口。老夫所以留君者。非他。賴神天之錫。於此月中。掘得白物一缸。卽昨夕所見者中一牌。刻云銀五百兩。歸北京張太王四老火計也。是以敬依神旨。專令相覓。豈意茲辰。遂見君子。舉一囊還之。不少減元額。太初辭。翁固不許。乃焚香祝拜而受之。翁復出五十金爲贈。太曰。此違天矣。吾死不敢奉命。翁乃與媼計。造餅五十枚。枚置金一兩。明旦贈別而去。二子行二十里。渴甚。見一女子。

擣堅錄

卷二

重

硯北堂

持漿餉田。停轡乞之。婦無難色。太感其意。以五十餅回贈。婦喜。先與所抱兒一枚。餘悉携詣田。所示其夫。夫曰。近若翁六十。坐貧無物爲壽。今得此餅。汝并二雞。餽若翁。且乞銀五兩。以慰夏天力作之勞。婦如其言。遣父家正掘銀。老翁也。謹數言後出。雞餅陳于堂。翁愕然。問所自。女白。路人所遺。翁告于媼。已歎其異。坐久。女言。暗白大人貧居。力作求少貲。以給勞。翁笑曰。人子汝五十金不受。願求假。

乃公耶。女不論。翁曰。餅中銀。吾以還親戚者。乞漿之子是也。女胡辭爲。出餅示女。女瞠曰。安有是。取兒手中餅。擘之。空如也。翁媼悉駭。問之子。婦婦云。昨倉卒中。失銀一星。早間得之。酒瓮下。恐大家喚。故不敢白。翁乃嘆曰。彼不受而我強贈。此徒受而仍以見歸。凡物有定數。豈智力能回哉。因助女十金而遣之。夫世之小人。日夜詭謀。攘奪至忘寢食不已。而所得有限。禍患隨之。觀太之事。亦可以深。

擣堅錄

卷二

重

硯北堂

長思矣。故不惜繁詞。用警昧者。

說圖識餘

旋庵子曰。張太意外巧得五百金。無中生有。翁女當面失却五十金。自有之無。錢財分定。何能強也。所可嘉者。翁以五十金餽太太。死不敢受。可謂知足不辱者矣。

漢老人富而蓄惡衣蔬食。卯起戌臥。營歛無厭。而不肯輕用。有向之乞者。不得已入內取錢十。自堂而出。隨步輒減。至外纔餘半。尋復囑云。傾囊贍君。

慎勿他說相效而來後老人竟餓死

旋庵子曰如此用錢真可謂一錢不捨者矣宜富厚終身而不免于餓死則始之銖積寸累不成虛夢乎至談及子孫浪費傾家又其次矣

李可及有寵於懿宗嘗爲子娶婦懿宗賜之酒二銀壺啓之無酒而中實右軍中尉西門季玄屢以爲言懿宗不聽可及嘗大受賜物載以官車季玄謂曰汝他日破家此物復應以官車載還非爲受

禱堅錄

卷二

壬

硯北堂

賜徒煩牛足耳及流嶺南籍歟果如季玄言自得旋庵子曰貨恃而入亦恃而出經傳著明痴人罔覺宜其追悔莫及也

嗔怒

天下事無一可怒富貴之人無可怒貧賤之人無可怒事上不必怒臨下不必怒有以卑之而致辱不當怒無以召之而致辱不當怒貴之人奔走敬事承奉我者何限偶有橫逆何遽忿忿必欲盡

天下人而有敬奉無違犯非所以消罪生福也貧

賤之人身居下流易招汚辱汚辱固其常事耳逆

來順受則心地安閑不勝嗔忿則徒自苦耳而辱

未必免辱侮之來吾有以取之方將自怨自咎不

暇何暇怨人吾無以取之則人之過非我之尤或

數也命也何以忿忿爲富貴不怒如狄青爲狂生

罵黥卒呂蒙正爲人笑此子亦叅政而雅量不校

是也貧賤不怒如韓信受跨下之辱張耳受鞭撻

禱堅錄

卷二

壬

硯北堂

之刑而甘心焉是也有以取之而不怒如孟子所云我必無禮我必不忠是也無以取之而不怒如忍辱仙人無故爲哥利王割裂身體而恬然不動上至陽真人無故爲人毆落一齒而面無忤色是也事上者彼既尊貴意氣易加於我我當順受受上之分亦受天之命也臨下者彼既下賤我何求不得而加之以怒縱下人有罪彼自當常刑我何爲怒而分彼之過人以一罵來我以一罵往人以

一舉來。我以一舉往。此市井負販事耳。惟安然受之。而不校。乃為盛德。乃為君子。破迷論

李沆秉政日。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公遂謝曰。俟歸詳覽。生隨馬後。怒訕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以謝人言。久妨賢路。寧無愧乎。公馬上踉蹌再三。曰。某屢求退。奈上未允。不敢去耳。終無忤意。自得語

旋庵子曰。生雖狂。然不能康濟。又不能引退。大

擣堅錄

卷二

无

規北堂

臣往往坐此。切中肯綮。

楊先生為修撰。居京師。隣家有失雞者。指其姓而罵。家人以告先生。曰。坊市中不獨我一家姓楊。又一隣居甚隘。雨至。必從先生家出水。甚受其汚濕之患。家人復告先生。解之曰。晴乾日多。雨落日少。其德量類如此。寓園雜記

旋庵子曰。楊公德量不減富弼當年。如此處世。何嗔怒之形于色耶。

林退齋先生

雲同

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尚書。臨終。

子孫跪膝前。請曰。大人何以訓兒輩。先生曰。無他言。若等只要學喫虧。此三字。即五祖忍辱二字。有味乎其言之也。從古英雄。只為不能喫虧。害了多事。見聞雜記

杜靜亭先生曰。惱怒只害得自己。何嘗害得人。其能害人者。必自惱怒生出枝節也。先生書齊對聯。無求勝在三公上。知足常如萬斛餘。全上

擣堅錄

卷二

无

規北堂

宋紹聖間。逐元佑黨人。禁中疏出當責人姓名。及廣南州郡。以水土美惡。繫罪輕重。而貶竄焉。執政聚議。至劉安世器之時。蔣穎叔云。器之平昔推命。極好章惇。以筆于昭州。上黜之云。劉某命好。且去昭州。試命一回。後復連竄梅州。廣南遠惡州郡。無所不歷。惇又擢一土豪為轉運判官。將置之死刑。官一夜嘔血斃。安世無恙。然則小人千鎚百煉。適足為君子試命之具耳。盧多遜貶朱崖。李符白趙

晉曰朱崖雖在海外。水土不甚惡。春州近在內地。至者無生還。宜以多遜改竄春州。外示台座寬貸。而實置必死之地。晉不答。後符生事貶出。上欲再貶嶺外。晉遂以符知春州。到州浹旬而卒。然則陷害人以逢迎人者。自罹其毒。亦何益之有哉。小人之居心可笑又可憐也。南遷志

旋庵子曰。夫人只是不肯喫虧。稍有拂意。便多嗔怒。嗔怒不已。遂至排陷謀害。置人死地。而後

擣堅錄

卷二

三

硯北堂

快孰知害人者。反以自害。有如章惇輩。往事可鑒也。李楊二公。真能學喫虧者矣。

步騭字子山。漢末避難江東。與衛旌皆種瓜相善。會稽有焦征羌者。郡豪族。騭旌寄食其地。懼爲所害。以美瓜進。良久命見。焦坐中堂。自享大宴。另設坐牖外。留茹菜飯。旌不能食。騭極餐飽。旌曰。何能忍此。騭曰。吾等貧賤。主人以貧賤遇之。何所恥。後騭仕吳。拜右丞相。

旋庵子曰。焦老妄自尊大。凌駕遠人。福分當自減。薄步君忍辱飽餐。絕無芥蒂。真深于避難。而善藏其用者也。假令此時氣不能平。形于顏色。以進瓜之意已失。身命且不保矣。微服過宋。聖人寧無氣節乎。

擣堅錄卷二 終

擣堅錄

卷二

三

硯北堂

擣堅錄卷三

武水朱廷旦旋庵子論輯

濃戀

士大夫作官則得意。失官則無聊。官大則揚揚。官卑則鬱鬱。從大官降卑官。猶作大官舉止。不肯認其卑官。此不明虛幻之故也。不觀之戲場乎。優人一人。或扮為王侯將相。或扮為悲田院乞兒。登場則貴賤貧富。妍醜好惡。頃刻變幻。下場則止是一

擣堅錄

卷三

硯北堂

平民。彼扮王侯將相。不作王侯將相想。扮悲田院乞兒。不作悲田院乞兒想。登場。不作得意想。下場。不作失意想。彼悟其假故也。仕宦一戲場也。亦假也。奈何。認以為真。而生種種憂樂。嗔喜乎。破迷論。居家者。只顧後。不顧前。居官者。只顧前。不顧後。皆痴迷顛倒相也。人情厚。子孫薄。祖父者。比比將來子孫效尤。已身實遭其厄。宦情薰灼。權貴鄙夷。閒冷所薰灼者。何有于我。所鄙夷者。一旦得志。不追

憾已寬假矣。安望垂盼昧乎。兩者貽悔無及。非痴迷顛倒相而何。覺世篇

豪傑之士。寧泰時則隱處山林。一旦憂危。出以戡亂。伊尹太公孔明等是也。庸愚反是。至聖時平。但知持祿保位。不思任怨。任勞。國事業已大壞。極敵猶知光景不吉。汲汲托病抽身。曰吾山林而已矣。譬盜賊放火。火熾而退。藏身幽暗。袖手旁觀。若律以二氏之教。定遭冥譴。而無識者。翻云見幾之哲。

擣堅錄

卷三

硯北堂

潛于管草。古今是非。顛倒率類此。全上。旋庵子曰。托病抽身。尚屬早見。乃有君志已睽。輿情共拂。而猶靦顏視事。所謂笑罵由他笑罵。好官還我為之者。真痴迷極矣。唐李丹丘曰。昔陶朱以會稽五千餘卒。殄疆吳。後去越相。齊竟無足稱。豈智于吳。愚于齊。蓋功業隨時。不可妄致也。昔哉言乎。今世人逐逐功名。得隲望蜀。屢錯而屢不休者。不亦闇于時命乎。暇老齋雜記



王安石乞罷機政神宗未許公喚老僧化成爲作一課更欲看命化成曰三十年前與公看命今仕至宰相復何問公曰但力求去上未許看旦夕便去得否化成曰相公得意濃時正好休要去在相公不在上不疑何卜

旋庵子曰覺世篇云酒色財氣四字各有最重處位至九列但有三字曰官曰廕曰壽縱有四字亦藥餌之酒採戰之色燒煉之財吐納之氣

擣堅錄

卷三

三

硯北堂

爲此三者而設非尋常少壯比也嗟乎如此又安肯抽身謝政乎然不謝政而徒保此三者有何樂處

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謝太傅赴桓公司馬出西相遇破岡既當別遂停三日共語太傅欲慰其失官安南輒引以他端雖信宿中途竟不言及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盡謂同舟曰謝奉故是奇士

富弼自定州歸朝既入見退請中書白執事以求致仕執政曰康寧如是又主上意方厚而求去如此之堅何也弼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厭棄而後去乃不得已也豈得爲知足哉固退歸私第堅臥不起

旋庵子曰筋力不支尚不肯去況主上方注意耶見幾明決富公可謂識力兼到

孫宜公以太子少保致政居于鄆一日置宴御詩

擣堅錄

卷三

四

硯北堂

廳仁宗嘗賜刻石所居之廳壁語客曰白傅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于色

陳恭公判亳州遇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圖侄世修獨獻范蠡游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隨身後扁舟五湖公卽日納節

旋庵子曰凡人胸中稍有繫戀進退便不能勇決化成僧要去只在相公一語早已窺破安石

矣。謝安南信宿不言去官事。無乃熱中之極。矯而若忘乎。余閱公餘日錄云。廣信貴溪高中丞。明以景泰辛未進士。成化初。僉南院操江。未幾。即乞歸。嘗自贊畫像云。爾姓高。胡不高。爾名明。胡不明。急流中勇退。此其所以爲高明也歟。可與孫少保富定州。毫州判並傳不朽。

趙嘏云。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若身事了。則仕進之心益熾。愈無歸期矣。王易簡云。青

檇堅錄

卷三

上

硯北堂

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是豈須臾忘情。軒冕邪。張乖崖在蜀。有一幕職官。不爲乖崖所禮。遂獻書云。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公謝而留之。彼蓋有激而云。豈誠心哉。筆談言有武人忽作詩云。人生本無累。何必買山錢。遂棄官歸。此最勇決。

劉文靖公健在內翰二十載。入同典機務。又二十載。受。孝皇顧命。以逆瑾用事。乞歸。嘉靖初。楊邃

庵一清爲大學士。故事。不出翰林。不得入閣。本朝止數人。公其一也。已而歸田。年七十餘。世廟特起爲兵書總制。三邊道。洛陽謁文靖。文靖出見。辭色甚倨。問曰。我憶汝嘗爲閣老矣。邃庵唯唯。公曰。旣爲閣老。而復作總制。體統爲汝壞盡矣。邃庵曰。朝廷簡命。不得不赴。公曰。進止亦由汝。何得云云。我老不能對客。遂入止命。二孫陪茶。楊公退而自悔。文靖之責善。楊公之受言。近世豈易得哉。異林

檇堅錄

卷三

六

硯北堂

旋庵子曰。楊公以布衣入閣。可謂千載奇遭矣。且年餘七十。優游田間。豈不顯晦兩得哉。乃不能堅守東山。歸而復出。雖簡命隆重。乎揆之急流勇退之道。則有媿矣。其受文靖之苛責也。亦宜。

天雨迂夫見飯車息於高蹊者。指謂徒曰。是車不久覆矣。行數步。聞謹聲。顧其車已覆。徒曰。何以知之。迂夫曰。以人事知之。夫天雨道溼。而蹊獨不濡。

又狹而高。是衆人所趨也。而車不量力。飾狹擅高。久留不去。以妨衆欲。能無覆乎。噫。禍固有鉅於此。昨非庵。

旋庵子曰。居高久。戀禍敗莫測。高蹊飯車。足以喻大。

梁呂僧珍。出身甚微。以販葱爲業。逮貴封侯。兄子求官。僧珍曰。汝等自存常分。但當速歸。葱肆不聽其求。

壽堅錄

卷三

七

硯北堂

旋庵子曰。安分知止。自討便宜。今世那有幾人。弘治二年。吏部侍郎楊守陳卒。謚文懿。守陳浙江鄞縣人。性恬淡。官五品。十有六年。泊然自處。未嘗求進。權幸有重其賢。欲援之者。使所親喻意。守陳謝卻之。私謂其人口吾猶廢婦也。守節三十年。今已老矣。豈自首而改節耶。嘗被命教內豎。教成多去。爲近侍。與守陳同事者。率因之取寵貴。而守陳獨無所資。士論多之。諸生見言

旋庵子曰。泊然獨立。不求倚傍。真仕宦之高蹤。文帝召王敬弘。子恢之。爲祕書郎。敬弘求爲奉朝請。與恢之書曰。祕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

王晞晉昭帝欲拜爲侍中。力辭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

旋庵子曰。人情都趨炎。故樹交植黨。相援攀附。遂競爭構隙。禍不旋踵。若轉念回思。便知一朝

壽堅錄

卷三

八

硯北堂

勢謝門庭。蕭然寂寞。不更甚乎。思之爛熟。自覺處身不競之地。爲反勝耳。二王高遠。先人一看。矣。舉出以示懷懷不已者。

韓子熙爲國子祭酒。遷鄆之始。有司並給兵刃。時以祭酒開務止。給二人。或令陳請。子熙曰。朝廷自不與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

旋庵子曰。以官爲己。有則侍衛與從。色色皆真。何可已也。以官爲朝廷之物。則隆殺高卑。總從。

官起何與我事。世情好裝門面。擾動地方。誇耀鄉里。多見其不知量也。寧不聞子熙之言乎。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携家。惟敝篋一擔。每晨起則撒帳卷席。食畢則洗鉢收箸。以拄棒撐敝篋于廳事之前。常若逆旅人將行者。故擊搏豪彊。拒絕宦寺。悉無所畏。

旋庵子曰。人惟富貴情濃。便瞻顧畏縮。不能直行。所志見勢輒阻。若逆旅其官。灑然物表。又何

擣堅錄

卷三

九

硯北堂

事不可建立乎。

長沙有朝士還鄉。意氣盈滿。賓至則鼓吹喧闐。里中執友來謁之。朝士曰。翁素好誦詩。近日誦得何詩。執友曰。近誦得孫鳳洲贈歐陽圭齋一詩。其有味乃朗然誦之曰。圭齋還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回若使他人居二品。門前簫鼓鬧如雷。朝士聞詩默然。明日賓至。門庭寂然。呵呵。此執友可謂能言善此朝士亦可謂能受善者矣。

教家箴

旋庵子曰。鼓吹喧闐。止可炫村夫俗子。有何趣味。乃今世朝士還鄉。所矜炫者。政不在此。高簡尊重。以接見爲折節。以寒暄爲知己。外視若恬淡。其實甚于鼓吹喧闐多矣。

奔競

自世風不古。士習茅靡。懶事窮經。而專工鑽刺。唾棄經義。而竈媚曹丘。或蒲伏津要之門。可片言而說項。或苞苴名流之室。乞殘唾以薦衡。于是質本

擣堅錄

卷三

十

硯北堂

爲貽。一旦駕驪騮而爭步。材同枵櫟。多方飾輪囷。以先容。本道竊竊笑。比河清盡絕。奔趨之路。面同錢冷。不聞干謁之端。自今一應公文。到卽付諸祖龍。亦等乎風馬。爾諸生童。亦何苦以有限精神。費諸無用之地。且以易盡金錢爲此必窮之術也。旋庵子曰。此學臺劉乾所先生學政必行條約也。談時習最肖。禁奔趨極嚴。真可挽頽風而端士範。故拈出以垂永則。

計偕舉人包誼至京師唐突中書舍人劉太真太  
真甚銜之明年太真典文柄將放榜先呈宰相宰  
相見有姓朱人登第以泚近爲大逆未欲以其姓  
及第亟遣易之太真錯愕不記他人惟記得包誼  
遂以補之誼謝恩方悟已所惡也

日有編

淳熙中汪藻知舉憐一友人久困場屋密語云程  
文曰子可用三古字後場中得一卷冒子用三古  
字遂取之及拆卷非其友也汪公疑此人輕名重

擢堅錄

卷三

上

硯北堂

利轉鬻他人惟而責之友人曰惡乎敢臨場得暴  
疾幾死不能入試耳汪公太息久之後密問中第  
者曰子程文冒子用三古字何也答曰此事甚怪  
業承問及不復敢秘某來應試道出富陽暮宿一  
寺閒步廊舍見停一柩問寺僧僧曰此某官之女  
死柩寄于此久不見其家音耗聞已絕無人矣是  
夜夢一女子來謁曰妾家某鄉死而停柩于此有  
一事特奉告郎君入場試題目子可用三古字

必登上第其後望郎君携妾骸骨歸葬故土某如  
其言果蒙收錄却不知何故汪公駭然竟不言所  
以

日有編

太和曾狀元彥老于舉場成化戊戌年且六十乃  
魁天下是科殿試館閣諸公閱卷竟日未得奇卷  
最後眉州萬公安得公卷盡賞嘆以示衆衆皆欽  
服謂文宜第一特未識貌故事將賜第前一日集  
諸進士於禮部閣老堂中呼名問其儀貌呼及公

擢堅錄

卷三

上

硯北堂

萬公屬目覺其秀偉尤異于衆喜謂諸公得人矣  
魁選遂定迨傳臚則貌寢多髯與前不類萬文康  
爲之愕然取策讀之亦平平無奇語乃大驚嘆以  
爲神助

定分錄

嘉靖乙卯南畿鄉試時有揚州庠生金侃出場後  
不得意旋抵家夜夢一老叟謂曰子已得二十七  
名胡爲歸耶次夜復夢品更確始語于家人爭勸  
往京由是泛舟復至舊寓諸友詰其去而復來之





施語始信鬼神事不盡誣云

旋庵子曰功名之際不可強求。固也。然廣行陰德。勵志潛修。鬼神自當默佑耳。觀既失者。有某州知府披髮婦人爲之護持。既得者。有金甲神人爲之奪魄。豈非鬼神潛察妍媸。幻行黜陟。以惕主司之不得行私耶。

莆田方翁試南宮第三場。欲出納卷。有物礙其足。視之則一卷子。止有前二篇。其文亦通暢。不解何

擣堅錄

卷三

五

硯北堂

以不終卷而棄於地也。翁筆端俊甚。以其緒餘足成之。併携出中門。投之幕下。一時不暇記其姓名。翁既中第。亦不復省問。他年翁爲館職。偶談試闈異事。因及之。偶有客在座。同年也。默不一語。翌日具冠裳造方。自敘顛末。言試日疾不能支。扶拽而出。試卷亦莫記所在。已絕望矣。一日榜開。乃在選中。恍然疑姓名之偶同。幸未嘗與人言。亟入京。物色之。良是借真卷觀之。儼然有續成者。竟莫測所

以今日乃知出君之筆。君吾思人也。方亦笑謝而已。  
徐文長集

旋庵子曰。此人雖中式。然聞來歷。當亦汗流浹背矣。寧復覲顏視事耶。若在今日。兩難逃罪矣。曳白者勿作是想。

辛未改元。丁清惠公繇陸走濟寧。買舟舟子殷勤進饌。異于常格。公訝詢之。其人曰。我夜來夢中聞有人喚接工部。聲甚急。驚醒無所見。婦喚我爲醉

擣堅錄

卷三

去

硯北堂

喚已復睡。復夢一烏紗上船。今日意有上官來。久跋見公。其必爲工部乎。已公釋褐。觀工部政。究竟拜南大司空。則是先五十年見之。長年一夢。因知事有前定也。

陳棟堦云。龍西溪僉憲名語我曰。往年在京師。同年友某行人。一日過邸。謀曰。吾欲註門籍。幾日。何如。問故。答曰。近有湖廣差。我將避耳。西溪曰。湖廣非險。遠况尊翁在堂。便道一省覲。豈不善。迺欲避

邪行人曰實不然。吾聞吏部將選科道。若承此差。恐不得與選。吾且避之。則楊子山當行。子山名良。乃次某行。人西溪曰。若爲此。吾不敢阻。若行人竟稱病。註門。籍纔數日。吏部遽開選。某行人勢不可卽出。楊因應選。遂得吏科給事中。某行人徒撫膺悵悵而已。可見爲謀不臧。適以自敗。反成他人之功。良可哂也。慈谿有葉椽。王椽同謁選。吏部葉椽得山西太原府倉官。王椽以父憂計不及選。乃與偕歸。葉椽至

壽堅錄

卷三

七

硯北堂

衛河疾作而死。葉固王椽妹婿也。王乃與葉之子謀曰。若父死矣。牒無所用。我仍爲汝父持牒赴任。所得貲貨。分有之。不亦愈乎。葉子喜。遂同赴任。人莫識也。比考滿。則白金七百有奇。乃共分之。王椽甚喜。得計及至。王椽服滿。赴部謁選。適得前太原府倉遂不敢復赴。棄其牒而歸。鄉人知者。大以爲笑。曰有編。寧波郡庠生王錄臨貢。其次爲李循模。李素乏行。

檢多智術。乃百計攘得之。王樸實人不較也。李入京就選。徧干鄉貴。寅緣得入首相嚴公門。久而親暱。遂求順天司訓銓曹許之。于是揚揚自得。未挂榜前。忽縱步入順天府學。登其堂。窺其衙。徘徊良久。竄去。輩異其舉。止呵之。遂大聲罵曰。吾不數日當坐此。鼠輩敢無狀耶。齋夫輩羣譁于吏部門。語聞文選大駭。亟易以廣西一小縣學。李怏怏未幾。身及一子一僕俱死于彼。明年王應貢就選。乃恰

壽堅錄

卷三

六

硯北堂

得順天府學訓導。潘去華曰。嗟夫。設使當時李被人計。而中更王選他所。而遠任。亦無足異。今多智者無上事。而自貽伊戚。樸實者無心中適得擠我者。所謀之善地。豈非鬼神故示與奪之意。以彰善惡之報哉。正德間有熊州判。名無意。及民。民亦忘之。後其子北原公爲家宰。州人丘某以例貢。將謁選。乃獨爲州判公立去思碑。求文勒石。摹搨裝潢。悉自營辦。

所費頗多。定欲以是媚冢宰云。及抵京。一疾遽卒。而此碑爲長物矣。適同鄉有施某者。亦候選在京。亟以微價從丘之從者購得之。遂持以獻焉。未幾北原公以事去。代者至。始就選。乃得雲南安寧州吏目。竟流落罷歸。夫爲其父立不朽之名。爲子者孰不喜之。卽千金當不過此。丘之爲計。亦甚巧矣。詎料年之弗延。乃爲他人所有。施生不勞不費。得奇貨。自以爲莫大之幸。美選可唾手得也。而竟

亦止此。噫。命也。奈何。語有之。曰。落得做君子。枉了做小人。有味哉。言乎。

日有編

張永嘉當國時。有一教諭入辭。誤用折簡。張怒。召文選以折簡與之。而未言。會客至。忘之。文選出。誤謂相君知厚也。踰格轉郡判。一日張忽記憶。召文選問而去之。其人已抵任三年矣。高相署銓部。大比。羣吏有與史爲高相故舊。高與諸長吏對簿。見其注老病。曰。甚矯健。呼典史上。典史喜而疾趨。失

足仆地。諸長吏圍聲曰。卽此見是老病。高相語塞。遂去。典史。昨非庵

旋庵子曰。祿位。煩自朝廷。主之。天府一官一職。早已分定。卽有計巧。安所施乎。乃不論尊卑。微巨營營。逐逐者。不啻如朝趨市。何也。蓋達觀者。少。波迷者多。遂以盲引盲。相延入火坑耳。特揭四則。以當清涼一劑。

宋李侂知絳州。還朝。開門祇候。李康伯謁之。因謂

曰。舜工文學。議論稱于天下。諸公欲用爲知誥制。但宰相以舜工未嘗相識。盡一往見之。侂曰。我若昔謁丁崔州。則乾興初。已爲翰林學士矣。今已老矣。安能隨羣逐隊。看人眉睫。以冀推輓。司馬溫公薦劉安世充館職。謂安世曰。光居閒。足下問訊不絕。光居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薦也。

旋庵子曰。大臣爲國薦賢。何論謁與不謁。君子

養高自重。寧計官與不官。舜工議論侃侃卓然。高節而君實獨于恬淡自守處。拔取人材尤超。出世諦所謂以道事君。真不媿耳。呵呵。今世爲元城者。未必盡無爲君實者。不可多得。

王旦爲宰相。守祖宗法度。無所變。帝久益信。言無不從。凡奏事。羣臣異同。且徐一言以定。居家貧。客常滿堂。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獻之。觀才之所長。密籍

擣堅錄

卷三

三

硯北堂

其名不復與之相見。遇有差除。必先疏白三人姓名。以請所用者。帝以筆點之。同列不知爭有所用。惟旦奏入。無不俞允。又旦凡薦人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門不見。意爲人所毀。托向敏中言之。旦曰。處安有毀人者。但師德後進待我薄耳。及議知制誥。旦謂敏中曰。可惜張師德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守之耳。若復奔競。使無階

而入者。當如何也。且任事久。人有謗之者。輒引咎不辯。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辯者。辯之。必得而後已。寇準罷樞密。托人求爲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也。吾不受私請。準憾之。已除準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準。乃愧歎不可及。錄

旋庵子曰。王文正薦張師德才。而嫌其兩及門。古大臣真心薦賢。不欲市恩。若此。後世奔競成

擣堅錄

卷三

三

硯北堂

風相公之門。摩肩錯趾。不啻朝趨市而當事者。亦遂以此殿最。孤潔自守。不通竿牘者。至老死。不遷忠誠之謂何。

泰和羅文莊公兄弟叔侄。先後相繼。咸登高第。公緣家宰歸養。庭訓甚嚴。仲子謁選。乞書貽當路。圖仕南方。以便省問。公曰。數字不足惜。惜認義命二字。欠確耳。平生訓汝。謂何而有是言。竟不與書。旋庵子曰。舐犢之愛。誰獨無之。文莊不爲仲子



發書不獨識超慮遠其所以挽回末俗者真且切矣。

塞上之人其子亡入胡中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詎知不爲福數月其子將駿騎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詎知不爲禍家富馬良其子騎墮而折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詎知不爲福居一年胡騎大出丁壯皆控弦而戰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子獨以跛故子父相保宋人有好行義者三世不

擣堅錄

卷三

三

硯北堂

懈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享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黑牛復生白犢居一年其子又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焚骸而炊之丁壯皆乘城戰死者大半此人父子有疾皆免噫福不足恃災不足憂祥不必吉妖不必禍世之徂目前失得以爲欣戚者陋矣。

說願

旋庵子曰無故而跛無故而盲乃竟以跛盲免

死天之相佑自有機權固非人力所得巧致也。奔競何爲。

勢利

貧人多賤氣。面目舉止。語默悲懼。無非賤態。卒遇銅臭之夫。金粟填委。倉箱朽蠹。誓不拔一毛。而貧人心懷繫戀。望其賑卹。望其借貸。望其提携。察有難色。思以計挽。迺富者百事俱昏。此竅獨曙。徒令彼笑且防。無益也。奴顏婢膝。何異乞丐。不亦賤乎。

擣堅錄

卷三

三

硯北堂

間遇閭閻世冑。巖穴高賢。起憐憫心。分其餘瀝。苦不知足。得隴望蜀。傲骨偏驕。怨言叠出。或佯醉而罵坐。或上書而絕交。不踰月而倩人致謝。登龍負荆以求復進。賤之賤者也。

涉世篇

旋庵子曰。曲描小人行徑。說得盡情。不顧唾罵。然此等人。卽被他唾罵。也不妨。

高士處約當善于自全。毋令世俗露短。設尊貴者折節先施。我及門酬謁。不可因與馬之便。道路之

遙遂投刺其子弟何也父兄日中偶爾有珠子弟腹中大率無竅施而不報所傷寔多非傷寒素而動感慨之懷乃傷紱褲而露衰落之象也寧彼先而我應再費一番往返耳設有人焉親情交情等也邀顯者飲而波及我焉此燕斷不宜赴何也從來諧媚莫不自居大雅榮枯並招勢出無奈非其本懷我茫昧登筵殊覺可厭此時居停失檢同堂異視恥辱外迫入地無門悔之已晚非悔不達而

覺世篇

致禮貌之衰乃悔不智而露炎涼之態也寧彼強而我卻頻煩使者步履耳

旋庵子曰二者皆習情之易犯曲爲點破能不悚惕然前段尚易隄防後段更難簡束

石才叔於舒雍人也與山谷游從尤妙筆札家蓄圖書甚富文潞公帥長安從其所借藏褚遂良聖教序畢讀觀潞公愛觀不已因令子弟臨一本休日宴僚屬出二本令坐客別之客盛稱公者爲

真反以才叔所收爲偽才叔不出一語以辨笑啓潞公云今日方知若舒孤寒潞公大笑坐客赧然

三子書

旋庵子曰不獨勢利世間人眼力亦只如此

宋李文正時云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太華逸民李處云寧使王公訝其不來無使王公厭其不去姚合亦有詩云時過無心求富貴身閑不夢見公卿曾有山人至都門與一尊官抗禮尊

官訝其倨問主人曰此君何爲者山人輒對曰余山人也公可謂打折麒麟腿者尊官曰山人宜在山林譬之麒麟在郊藪則爲瑞物入朝市亦何異搖尾乞憐之人耶

說國識餘

旋庵子曰山人不能引分自安而故驕簡其意氣慙突其語言徒取一番罵詈豈不損名辱體耶然畢竟心境不淨偏從鬧裏尋活計耳

五代時何徽容爲吏部郎中朝士趨之者輻輳退

而有驕色。父虞其濫也。戒之曰。此其來者是敬吏部郎中。非敬何敬客也。自得語

旋庵子曰。一語叫醒了多少人。

皇甫謐有從姑子梁柳。爲城陽太守。將之官。或勸十家餞之。士安曰。柳爲布衣時。過我。我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今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輕梁柳。非心所安。全上

旋庵子曰。折柳河梁。人情不免。乃有郊餞不已。

壽堅錄

卷三

三

硯北堂

至于追隨尾後。不下數百里。而遙卽行者厭矣。而送者不倦也。官愈高。則路愈遠。習以成套。殊爲可憎。皇甫謐一論。不但自占地步。復不以勢利日梁柳。真可爲俗情鉅刺。

古和雷先生禮豐城人。嘉靖己酉庚戌間。視學我浙。其所取士。文義專尚。解書得肯綮。體貼聖賢口氣。徒逞浮詞。弗錄也。一時稱至明。至公。卽童生未嘗肯濫進一人。巡四明時。聞太宰淵在朝。其弟應

發社郡邑力救。求置三等。先生終不輕諾。遐想高風。若在邃古之世。李臨川

旋庵子曰。奉憲督學。文體士習。俱藉主持。至重矣。非秉公衡量。何以服衆心。報主命乎。昔龔州先生云。學使者校士。不公之罪小。不明之罪大。此言不過極論去取之貴當。且昔年風俗尚淳。鑽刺希少。故大小其罪。以致喫緊云耳。不足法也。乃近來徇情鬻賄。大啓奧援。白丁富戶。青

壽堅錄

卷三

天

硯北堂

衿滿門。不論文章之有無。但較阿堵之重輕。已列庠序。纔覓本經黜陟。無定成案。掀翻閭巷。蕭索茲爲耗原玉。石莫辨。志士稱冤。嗟乎。濫觴已極。砥柱何存。此皆勢利薰灼。入髓故耳。目搖亂不能自主耳。余謂學使者在今日。不明之罪反小。不公之罪更大。蓋惟公而後乃能明耳。此亦救時之危論也。古和先生不因相公改其成案。真古人矣。破研瑣言有云。近來生儒錄科。非勢

力相干則巨財作橫且學使者廢紙上之墨行  
遵弁紳之尺牘高卑其爵列名囚之多寡其錮  
位次如之文鑑昧西江遺珠沉東海也廟謁日  
例迎進生馬自邑之里役辦邑令固不倚令諸  
生各借乘余偶郊適耕作牛盈野因謂友曰邑  
乏騎何不牽此以乘友曰牛何可充余曰勢力  
者不屑下同巨財以肩輿自別且馬不縣備徒  
步有褻富態若子何不卽騎若父此雖涉謔言

擣堅錄

卷三

无

硯北堂

然亦可爲學宮混雜之一大感慨也

楊時號龜山先生將樂人從二程得孔孟絕學蔡  
京柄國欲引用名士以救人心召爲著作郎面對  
即奏熙豐紛更黨錮之禍力攻蔡京用事二十餘  
年靈國害民幾危宗社皆王安石之邪說有以啓  
之請黜安石配享王蔡餘黨忌之黜去可見正人  
君子爲小人所引用而不入小人之流龜當今士  
大夫一受小人之收拔終身感恩知己者相去不

遠庭哉

南遷志

旋庵子歸富貴之念重則線索牽連牢不可斷  
所以寧壞國事決不肯破情而朝廷何賴此庸  
臣乎不入牢籠今世罕有

范川與上與親善與爲漢陽太守丹於道候別之  
與曰行路倉卒非陳潤之所可共到前亭宿息以  
敘分隔丹曰今子遠適千里會而無期如其相追  
將有慕貴之譏矣與瞻望弗及丹長逝不顧南集

擣堅錄

卷三

三

硯北堂

原評瞻望弗及長逝不顧八字狀兩賢如生

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省至京邸公問  
曰一路守令孰賢其子曰兒道出江陵其令殊不  
賢曰云何曰卽待兒荷簡甚矣乃天台范理也文  
定默識之卽薦陞德安府知府甚有惠政民到今  
頌之再遷爲貴州左布政使或勸范當致書謝范  
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理也何謝竟不致一書  
連後文定卒乃哭而祭之以謝知己先進遺風

原詩宰相不要錢知府無書帕真治平之世  
旋庵子曰二楊二范均有毅然特立之操不爲  
勢利所汨揭之以垂令範

持堅錄卷三終

卷三

現北堂

持堅錄卷四

武水朱廷旦旋庵子論輯

阿附

唐玄宗在位久浸侈李林甫用王鉉等歲貢百億  
貯於內庫以供宴賜凡曰此皆不出租庸調也又  
爲姚思義爲進食使水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  
之產上意益豪嘗閱歲貢物於尚書省悉輦賜林  
甫而楊釗亦迎上意以聚斂驟遷一歲領十五餘  
萬使賜金紫當時楊氏五家賜第京師并爲安祿山  
起宅但窮壯麗不限財力皆二人成之也林甫死  
楊釗誣以謀反剖棺暴屍而釗亦以從上入蜀軍  
士爭殺之通古錄

旋庵子曰人主非至庸愚誰不憂恤百姓獨以  
諂媚小人巧爲遮飾百計逢迎遂使抹殺本心  
耳不出租庸調一語不知聞主上多少侈心害  
天下多少生命剖棺暴屍烏足贖其罪耶頃武



生李璡有縉紳豪右報名輸官一疏欲行首實籍沒之法此皆逢迎之故智實煽亂之詭謀其說果行則劫掠橫起盜賊充途富室盡化為窮民凶荒何賴而海內將無寧宇矣吾鄉錢塞庵力爲陳說至以去就諍之其造福生民不既溥乎今四方雖多事而江南尚爾安堵塞庵之功不可泯也可見興邦喪邦只係大臣一言寧得容悅取寵已耶

擣堅錄

卷四

二

硯北堂

武后臨朝稱制欲圖革命未發也侍御史傅遊藝揣知之帥閭中百姓詣闕上表請改國號爲周賜皇帝姓武氏太后可之赦天下立武氏七廟遊藝期年之中累次超遷歷本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於今年九月建議榮貴明年九月夢登湛露殿有告其謀反者下獄自殺全上旋庵子曰徒覲目前不顧後患彼原拚命以求佐命耳乃歷四時而纔下獄不猶愈于朝菌之

不知晦朔蟪蛄之不知春秋乎

王慶之請立武承嗣爲太子廷臣多以不從坐罪慶之復固請太后怒命鳳閣侍郎李昭德杖之昭德引出門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出血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全上旋庵子曰武后雖專制淫佚然機警絕倫故能籠絡朝士彼見廷臣不從便將隱晦別作計較慶之乃嘵嘵多言不愈觸其諱耶將欲取悅反

擣堅錄

卷四

三

硯北堂

致逢怒小人枉做了小人可恨又可笑也隋煬帝時有二孔雀自西苑飛集朝堂校尉高德儒奏以爲鸞百官皆稱賀詔以德儒誠心宴會肇見嘉祥稱朝散大夫後爲西河郡丞太宗拔其城執至軍門數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位吾興義兵正爲誅佞人耳遂斬之民大悅全上旋庵子曰指鹿爲馬覆轍昭然指鳥爲鸞欺誑殊甚然以一死博朝散大夫愚昧何如

梁祖思求直言之士。一日忽出憩高柳樹下。樹可數圍。梁祖獨語曰。好大柳樹。徧視賓客久之。客各避席對曰。好大柳樹。祖又曰。大可作車頭。末坐數人起對。好作車頭。祖厲聲曰。柳樹豈可作車頭。秦時指鹿爲馬。有甚難事。悉撲殺言作車頭者。吁。佞以殺身逢迎何益。纂二集

旋庵子曰。逢迎取殺。直諫亦有時。見殺同一死也。何不死于直乎。

擣堅錄

卷四

四

硯北堂

秦檜格天閣成。鄭仲爲蜀宣撫。遺錦地衣一片。檜命鋪上。廣袤合一。默然不樂。以爲探我陰事。鄭遂得罪。

旋庵子曰。我明趙文華亦以紅絨毯獻分宜。長短廣狹不差尺寸。而分宜大喜。乃秦檜反嗔其探陰事何也。豈秦檜尚勝分宜耶。

呂嘉問。公弼從孫也。以附王安石。積官龍圖閣學士。安石去位。嘉問至持之以訖。安石勞之曰。吾已

薦君呂惠卿矣。先是公弼嘗於邸中草疏論新法不便。嘉問密竊其藁。以示安石。安石豫爲地。遂出公弼。於是呂氏號嘉問爲家賊。不得與呂氏同傳。宋史

旋庵子曰。爲家賊害小。爲國賊害大。

朱子語錄中載。東坡子過范淳夫子溫。皆出入梁師成門下。以父事梁。梁妻死。欲以母禮爲服。忌其人而衰絰以往。文公語門人。惜其名人之子有此。

擣堅錄

卷四

五

硯北堂

我朝兵部尚書茹常。衡州衡山人也。太宗靖難。首先勸進。卽位。遂封忠誠伯。後死。召其子鏞襲爵。鏞以父在功罪之間。不受。又宋晟以父開國功襲都督。亦通謀于燕邸。其子瑄乃以力戰死于靈壁。蘇范可謂見辱。乃尊茹宋可謂有愧。乃子不知平旦家庭之教何如也。異林

旋庵子曰。蘇范二子品與呂嘉問不相上下。而呂罪尤甚。只圖一己之榮進。不顧尊長之利害。

其心術之險詭何如。

韓侂胄作南園，中有所謂村莊者，竹籬茅舍，宛然田家。侂胄遊而喜，曰：「撰得絕似，但少犬吠鷄鳴耳。」既出莊，遊他所，忽聞莊中鷄犬聲，令人視之，則府尹趙師霽也。侂胄大笑，雖愛其媚已，而心實鄙其為人。靜言思之，所謂枉了做小人者，非邪？日纂二集旋庵子曰：「昔人阿附尚在虛聲，今人阿附又在實惠矣。愛其媚已，遂不覺其爲小人，今古不相。」

擣堅錄

卷四

六

現北堂

及卽此已然。

程師孟嘗請於王介甫曰：「公文章命世，願得公爲墓誌，庶傳不朽。」介甫問先正何官，師孟曰：「非也。師孟恐不得常侍左右，欲豫求墓誌，俟死而刻之耳。」及王雱死，有學正張安國被髮哭柩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郡君妊娠，安國願死，托生爲公嗣。」京師爲之語曰：「程師孟生求速死，張安國死願托生。」又安石當生朝，光祿卿華中以大籠貯雀，請客次，指

笏開籠，且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塞之妻病，而虞侯割股以獻。時人又謂語曰：「虞侯爲縣君割股，太卿與丞相放生噫嘻，物議可畏如此。」全上

旋庵子曰：「曲盡小人情態，堪發一大噱。」

韓侂胄有愛姬小過被譴，錢塘令程松壽亟召女僧以八百千市之，舍之中堂。日夕夫妻上食事之甚謹。姬惶恐莫知所由，居數日，侂胄意解，復召之。

擣堅錄

卷四

七

現北堂

知爲松所市矣。大怒，松壽聞之，亟上謁獻之，曰：「頃有郡守辭闕者，將挾市去外郡，某忝赤縣，恐忤鈞顏，故爲王匿之舍中耳。」侂胄意猶未平。姬旣入，具言松壽謹待禮。侂胄大喜，卽日除太府寺丞，旬遷監察御史，踰年進右諫議大夫，猶怏怏不滿。乃更市一美人獻之，名曰松壽。侂胄問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耳。」侂胄憐之，卽除同知樞密院事。衆香庵集

旋庵子曰始揣胄意必解而預為地。後恐胄養或衰而潛為通。如此阿佞世亦絕少。然能為人算。不能勝天算。何知胄之必敗而名位俱喪乎。秦檜當國。四方饋遺日至。方德務帥廣東為蠟炬。以眾香實其中。遣駛卒持詣秦檜府。厚遺主藏吏。期必達。吏使俟命。一日宴客。吏曰。燭盡。適廣東方經畧送燭一罍。未敢啓。檜即命取用。俄而異香滿座。察之。則自燭中出也。亟命藏其餘枚。數之得四。

擣堅錄

卷四

八

硯北堂

十九呼駛卒問其故。則曰。經畧專造此燭供獻。僅五十枚。既成。恐不佳。試焚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檜大喜。以為奉已之專也。待方益厚。西湖游覽志

旋庵子曰。既欲試燭。何不多造幾枝。乃必焚其一。以缺額耶。小人用心巧詐。權貴偏領此一題。後來鄒懋卿製溺器。趙文華絨毯。像樓製造鋪設不差尺寸。皆祖于此。殊可痛恨。

宋太祖受周禪。朝班已定。未有禪詔。學士陶穀出

之袖中。遂用之。然心薄其為人。終身不遷官。陶穀一子登第。帝曰。聞穀不能教子。何以登第。遂覆試之。蓋穀本以逢旨求進而反見猜薄如此。通吉錄

武弁王彥昇迎敵。殺周忠臣韓通。帝怒。欲加罪。眾為解之。然終身不得飾鉞。此皆新朝佐命盡力邀寵者。卒以見棄。故知義利之辨。榮辱之分也。薛文清云。天下事巧拙相半。未許有智力者爭信哉。全

旋庵子曰。媚人殺人。此可惑庸主。若太祖開創

擣堅錄

卷四

九

硯北堂

景泰中。給事中徐正密請召對。言今日臣民有望。且耶。

上曰。復位者有。望前太子嗣位者。不可不慮。宜出

沂王於沂州。又南城宮門之鎖。亦宜灌鐵。上怒。

黜為高麗。遂請必行。乃請戍鐵嶺衛及天順。

復辟。試正至京。引見。恃甚。便溺皆責人。謂其驚破。

器也。遂削於市。又有某御史。滑縣人。亦言南城多。

樹事叵測、遂盡伐之時盛夏、上皇嘗依樹涼息、見樹伐得其故、懼甚、復位後、下御史詔獄、杖殺之、顏光衷曰、本以市恩求寵、豈料明鏡燭奸、

正統中、王振擅權、侍講劉球上言、政柄不可下移、振怒、欲死之、適編修董璘忤旨下獄、振即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苦拷、令招球同謀、即捧去、獄中支解其體、球見刑、不知所謂、但曰、死訴、太宗自是人緘口不敢言、球魂附順子數順之罪、

樹堅錄

卷四

十

硯北堂

曰汝阿王振害我、我已得訴、令風輩禍慘於我也、順不安、日誦經懺罪、及王振陷駕北狩、振為虜殺、死、邨王臨朝、羣臣交言振惡、請族誅、馬順從旁、叱各官起去、給事中王竑憤起、捧馬順首、罵曰、順平日助振為惡、禍延生靈、今猶敢爾、真姦賊也、眾爭毆之、蹴踏搶裂、碎為肉脍、血流庭中、振亦族滅、任王山、爵後於市、贈劉球為學士、謚忠愍、二子鈇、鈇俱登進士、鈇至參政、鈇至按察使、子孫科第不

絕人謂天所以報忠愍云、

旋庵子曰、王振既死、馬順猶不自揣、復從旁斥叱、豈知米山已解、不可復合耶、小人不識利害、復不權時勢、碎為肉脍、不足償劉侍講之冤、當苦拷時、有一獄卒下手殺球、後聞其忠、遂悚懼而死、人心不死、此卒勝馬順多矣、正德中、張綏嘗為文選、焦芳為侍郎、與相得、及芳當國、薦於劉瑾曰、張綏、公之鄉里、有才可、用、勸一

樹堅錄

卷四

十一

硯北堂

清亦薦之、遂陞巡撫、轉吏部尚書、然綏惟知尊敬劉瑾、他貴視之蔑如也、又故事、吏部推用、大臣必密謀於內閣、綏以事出劉瑾、每不開白、李東陽等以為違、竊內閣、謂其憾之、及瑾被繫、亦攜綏下獄、死獄中、仍暴其尸、流家屬嶺南、而大學士鄧宇曹、亦并以附瑾免、焦芳及子焦黃中、並除名為民、旋庵子曰、媚人者、精神意嚮、專注一人、尚恐或有滲漏、若稍旁及、不但力有不逮、即受媚者反



嫌其世情矣。張綵之視他貴戚如亦自巧于結納耳。其如天道好還。公憤不滅何。

宋太祖時。人有言節度使符彥卿反者。上使侍郎王祐按察之。且曰。既歸。必授以王溥官職。時王溥為相。故也。後奉命還。言按驗無狀。以百口保符彥卿無他上。頗不懌。然事為之釋。有戲祐者曰。意君必做王溥官職矣。祐曰。我雖不做。二郎必做。又嘗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子旦遂

壽堅錄

卷四

上

硯北堂

為侍從卿相三十餘年。得君事。太平安享功名之盛。無與為比。祐封晉公。且曰。公謚文正。趙吉旋庵子曰。不阿附。既無害。獲福人又何憚而必阿附耶。一相不足榮其心。百口自能伸其節。遷就爾旨者。可以惺然悟矣。

張江陵喪父。巡撫哀服。往弔。自途中號哭抵喪次。曰。死了。老太師何不死。了。某涕淚沾衣。嚴分宜當國。附者認為乾兒。壽日。令內子往嚴助。至被世

番肘肩呼嫂。亦不為羞。噫。此皆宿名之士。即無榮附。亦能自致通顯。乃得失為患。甘心無恥。卒之嚴敗。亦敗。張喪亦喪。位與名俱失也。悲夫。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史彌遠當國。選人皆出其門。伶人作孔門弟子。一曰。吾宰予也。子曰。於予與。改。一曰。吾顏回也。子曰。回也不改。回謂子曰。吾居四科。皆不改。汝何獨改。予曰。吾鑽達改。回曰。吾非不鑽。而鑽彌堅。爾予曰。汝不改。宜也。何不鑽。彌遠

壽堅錄

卷四

圭

硯北堂

乎。近有嘲仕途速化者。言達摩問大士曰。吾面皴九年。澹然無欲。乃不得昇。彼洞賓者。三醉岳陽。則犯酒戒。私度仙姑。則犯色戒。劔斬黃龍。則犯氣戒。點石為金。則犯財戒。乃及得昇。何也。大士笑曰。彼朝滄海。暮崑崙。一日走了許多路。方得昇。子終日面壁。曾不一動。何故得昇。噫。今世不有宰予之鑽。而有洞賓之走。難以在上位矣。雖然。所鑽者敗。則鑽者與俱敗。所走者去。則

走者與俱去。不如不鑽不走者之故。吾自在也。故曰百巧不如一拙。此一段快論。出于鄭漢奉先生日纂。足爲阿附者金針。故記之。

### 反覆

漢元帝時。宦石顯乘權用事。賈捐之數短顯。不得官。特與楊興相善。交相獎借。捐之曰。令我爲尚書。君蘭爲京兆。天下真大治矣。又復短顯。興曰。顯信用。今且與合意。卽得入矣。因共爲薦顯。奏稱譽其

擣堅錄

卷四

古

硯北堂

美。又共爲薦興。爲可試。京兆尹顯聞。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捐之竟坐罔上不道。棄市。興髡鉗爲城旦。通古錄

旋庵子曰。捐之不阿石顯。旣已持正。更得朋友夾輔。以堅其意。豈不名高青史哉。乃爲楊興一言所誘。遂至捐軀。可見擇交爲事。君先務。

楊興常譽周堪。堪。帝傅也。爲小人所構。上問興欲得其助。而興傾巧。謂上疑堪。因順指短之。堪以得

貶全上

旋庵子曰。譽時以帝傅。毀時以帝疑。反覆詛詐。奸佞之尤。城旦不足盡辜。

高聰性傾巧。反覆險鄙。趙修之嬖於上也。聰深附修。爲修父作碑文。又爲修作表。陳時事便宜。教以自安之術。及修死。聰慮危及。每見人語及修。則必醜詆之。而曲事高肇。以自免。已見茹皓寵聰。又媚附皓。稱皓才識明敏。非趙修之儔。因之啓請田宅。

擣堅錄

卷四

圭

硯北堂

及皓見戮。輒復對人言。恨其死之晚也。聰有妓十餘人。有子無子。皆注籍爲妾。以悅其意。及病。恐他人得之。並令燒指吞炭。出家爲尼。士論羞之。魏書旋庵子曰。這樣反覆小人。不獨魏時有之。今人亦自不少。只是令人做得乾淨。反有令人不識者耳。

崔湜在中宗時。本桓彥範推引。已反附武三思。殺彥範。及坐譙王獄。當死。賴劉幽求張說獲免。已作

相卽陷幽求嶺表。又與太平公主謀逐張說。蓋猜毒詭險。其天性云。弟波兄泄。並因文翰居要官。每自比東晉王謝曰。吾一門仕宦。未嘗不爲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以是趨進不已。卒敗。唐書列傳

旋庵子曰。今人重舉主。若被推引。終身不忘。餽遺絡繹。豈今人反勝唐人耶。只是功名心太急。不欲居薄道。以致人輕耳。

擣堅錄

卷四

去

硯北堂

李燮拜議郎。廉方自守。先是潁川甄邵諂附梁冀。爲鄴令。有同年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僞納之。而陰以告冀。冀殺之。未幾。邵當遷郡守。會母亡。邵埋尸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洛陽。燮時爲河南尹。塗遇邵。使卒投其車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諂貴賣交。貪官埋母。遂表其狀。邵竟廢錮終身。後漢書列傳

旋庵子曰。能信于友。自能孝于親。埋母受封。又

安望其不賣友乎。

文文山死宋。而其弟壁文溪者。附元。當時詩有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而元皇慶集賢學士文陞。則壁之子。而嗣于文山者也。後卒于贛州道中。有挽詩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嗟乎。亦可惡矣。異林

王荆公亦有痛快處。公當國時。郭祥正知邵州。武岡縣附遞奏書。乞以天下之計。專聽王安石區畫。

擣堅錄

卷四

七

硯北堂

凡議論有異者。雖大吏亦當屏黜。表詞亦甚暢辨。上覽而異之。一日問荆公曰。卿識郭祥正否。其才似可用。荆公曰。臣頃在江東。嘗識其爲人。才近縱橫。言近摠闊。而薄於行。不知引薦者何人。而聖聰聞之也。上出其章以示公。公恥爲所薦。因極口陳其不可用而止。祥正遂以本官致仕。李師中平日謂論多與荆公違戾。及公權盛。李欲合之。乃於舒州作傳巖亭。蓋以公嘗作舒而始封。又在舒也。吳

季宗對策方詆熙寧法既而復爲恭議十篇其間卷皆議新法之善寫以投公公薄其翻復尤不禮之此數君者所爲枉了做小人也讀書鏡

李德裕及王涯作相唐文宗意向李訓欲用之德裕極言不可帝顧問王涯何如涯始聞帝向李訓草疏爭極憤切未上既覘帝意堅又與德裕忤意其權盛遂慢應曰可德裕驚揮手止之上曰顧道見人不懌德裕坐罷而李訓爲學士以至當國密

擣堅錄

卷四

大

硯北堂

與上謀誅宦官涯不知也至甘露事敗詞連宰相王涯年七十餘不勝楚自誣與訓等共謀大逆並族誅通吉錄

旋庵子曰爲國除奸宰相第一義乃胸乏忠誠祇以希旨爲竊位之符此等作用雖生猶死年踰七十而不免楚楚是天欲延其生以顯阿比之報耳

唐武宗時昭義節度使劉從諫死其子植據軍請

留後委河朔兩鎮攻之得邢洛磁三州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上黨不日必變矣上曰郭誼植謀子也必泉劉植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未幾誼果收植宗族盡殺之而植首降上曰郭誼宜何如處之德裕對曰劉植欺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爲之謀及勢孤力屈又賣植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然郭誼至京師皆斬之全上

擣堅錄

卷四

尤

硯北堂

旋庵子曰積叛一王誼叛二王罪實在積之上反覆小人乘幾弄巧最壞人國然見硯雪消終亦不免負心人亦須自省

北漢王劉崇與周世宗戰高平勝負未決樊夢能何徽引騎兵先遁步兵千餘人解甲呼萬歲降于北漢周主見兵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宿將趙匡胤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乃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

兵大敗，憂能等聞捷，稍稍復還。周主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自是驕將情卒始知所懼。全上

旋庵子曰：犯鋒死戰卒以取勝，解甲先降，不保首領為臣，何不死忠而乃首鼠諛猾，自賣其頭顱耶？

大明兵克燕京，下令元臣咸輸告身，危素與侍制黃暉約共死難。暉從人張午勸暉勿死，暉竟投井。

壽聖錄

卷四

三

硯北堂

死素走至報恩寺，亦欲投井，僧挽出之，謂曰：公死是死國史也。素繇是不死。上仍命為學士，雖以文學備顧問，然心薄其為人。一日，上御東閣，靜坐，素至，履聲徹簾內，詔問為誰，對曰：老臣危素。上曰：是爾耶？朕將謂文天祥耳。素惶懼，流汗浹背。上曰：素實元朝老人，何不赴和州看余闕廟去？蓋余闕元忠臣，不屈陳友諒而死。上嘉其節，立廟和州祀之，故責令素守此以愧其心。至和踰年以

憂死。是時有蔡子英者，元兵敗，單騎走入山，物色求得之，械送京師，授以官，不受。退而上書，言女不再醮。上重之，命館於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之，曰：思舊君耳。命送出塞。又有王保保者，帝招降之，不答。兵敗自遁，竟從元主。一日，上問羣臣曰：誰為男子者？皆以常遇春對。上曰：是吾臣也。吾終無以臣王保保，其見重如此。吁！視危素何如哉？全上

壽聖錄

卷四

三

硯北堂

旋庵子曰：神聖之主，最愛惜人才，然決不以護才故，消其忠。佞小人徒自苟延旦夕耳。觀蔡子京上保保胡虜之臣，見重明聖，則小人枉自為小人矣。

忌伎

山堂禪師曰：蛇虎非鴟鵂之讐，鴟鵂從而號之，何也？以其有異心。故牛豕非鸚鵡之馭，鸚鵡集而樂之，何也？以其無異心。故昔趙州訪一庵主，值出生



飯州云、鴉子見人、爲其飛去、王罔然、遂躡前語問  
州、州對曰、爲有殺心在、是故疑於人者、人亦疑之、  
忘於物者、物亦忘之、古人與蛇虎爲伍者、善達此  
理也、心病慈航

昔梁武患祁后性妬、左右有奏山海經鴝鵒療妬  
之說者、帝命作膳以進、后妬頓減、帝神其事、左右  
復奏曰、願陛下廣羞爲膳、徧食羣臣、令不才者毋  
妬、有才狗私者不如奉公、濁者不如清廉、余讀斯

擣堅錄

卷四

三

硯北堂

言未嘗不啞然笑也、彼亦直寄焉、以爲朝士諷耳、  
鴝鵒療妬所療幾何、藉令以大觀爲關鑰、以師友  
爲鑑輯、以精進爲火候、烹客氣而鎔我相、調之以  
大觥、和之以太羹、進此膳者、滌腸胃而洗心慮、卽  
有宿妬、自當立除、豈至乞靈鴝鵒哉、請以此備治  
妬之一方、个上

或問妬嫉字、皆從女、何居、答曰、女子陰性多妬嫉、  
故字傍從女、明其非鬚眉丈夫事也、以丈夫而同

女子之行、豈不可恥、知恥則妬心可轉、  
司馬光求去位上曰、安石善卿、無自疑、光曰、安石  
執政、凡忤其意、如歐陽修、蘇軾輩者、皆毀其素履、  
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且臣善  
安石、孰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著、後亦毀之一人  
之身、前是後非、曷可信哉、進古錄

旋庵子曰、安石之病、只是恃才矜學、視天下無  
一如已者耳、所謂行僻而堅、言辨而肆、明知我

擣堅錄

卷四

三

硯北堂

法之不可行、而必欲行之、以遂其非天下之利  
害萬世之是非、都非君子同時當與少  
止、卽並謀不放矣、

蔡邕爲董卓所辱、董卓曰、王允叱之、收  
付廷尉、邕謝曰、身雖不忠、然首屈足繼成漢史、  
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當赦之、使續  
成後史、爲一代大典、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  
作詩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不可令佞臣執

筆譏訕吾黨。邕卒死獄中。日磔。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既而允爲卓部將所殺。竟符其言。今上

旋庵子曰。奸雄最忌才士。惡其瀾翻博洽。褒貶足垂不朽耳。孰知死一蔡邕。能必不復生一蔡邕乎。

李林甫爲相。凡才望功業出已右。及爲上所厚。勢位將逼已者。必百計去之。或陽啗以其言。而陰陷

擣堅錄

卷四

高

硯北堂

之無得脫者。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兵部侍郎盧絢風標清粹。上嘗目送之。林甫知。乃召絢子弟。謂曰。交廣藉才。上欲以尊公爲之。知憚遠行。則當左遷。絢懼。自請降。乃出爲華州刺史。又帝問嚴挺之。可用。今安在。挺之時爲絳州刺史。林甫諭以上意甚厚。可稍求還。挺之從之。林甫因奏挺之老疾。宜授散秩。以便醫藥。上嘆叱久之。其巧覆如此。是時邊帥皆用名臣。功著者往往用爲宰相。林甫

欲杜其路。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如用寒族胡人。能盡死。於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久任專制。祿山遂亂天下。皆由林甫固位之謀也。每夜坐儼月堂。思所以排擠勝已。誅逐貴臣。皇帝寵幸日降。卒死於位。而明年卽剖棺斬屍矣。雖通謀叛人之罪未確。然嫉賢士而用祿山。卒以叛逆。詎非默定公案哉。今上

旋庵子曰。宰相不患有辣手。患有甜口。手辣者。

擣堅錄

卷四

高

硯北堂

其惡顯。處置一不當。則臺省交章。中外騰沸。尚可指而斥也。口甜者。其惡隱。嚶嚶濡沫。使人墮其計中。而不覺。至于毒通四海。叢怨一人。敗壞決裂。悔之則已晚矣。上相者。寧可不慎哉。

劉禹錫曲江序。張九齡爲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害地。悉徙五溪。不毛處。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瘴癘之嘆。罷政守荊州。有拘囚之思。夫以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岐心失恕。陰責最大。雖他美莫贖。

耶趙德麟侯鯖錄云、陸贄文學政術俱高、但忌才太甚、如誣于公異家行不修、賜季經一卷、公異坎壈而死、忠州之貶、不無入譏、嗟乎、賢如張陸而衆善不足以贖一惡、彼行任坐臥、四威儀中、念念于傷物者、人將何以處之、異林

晏殊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朝、召至、值御試進士、便命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草尚在、乞命別題、上極愛其不隱、及爲館職時、天下無

擣堅錄

卷四

美

硯北堂

中、許臣僚擇勝燕飲、市樓酒肆、往往爲侍從文學供帳遊息之地、公貧甚、不能出、惟家居與昆弟講學、一日東宮官缺、中批除公、衆莫喻故、次日進謁、上曰、近聞館閣臣僚無不日夕嬉遊、惟殊杜門讀書、如此謹厚、爲東宮官正宜耳、公對曰、臣非不樂宴遊、直以貧無可爲之具、臣若有錢亦須往耳、上益嘉其誠實、仁宗時卒、至大川、日集二集  
旋庵子曰、一味誠實、絕無炫才矯異之念、不獨

謹飭可風、抑亦謙冲可式。

二秀才俱春秋、有名相善、秋試前夕同榻、一生俟睡熟、密取彼生謄真之筆、悉嚙去其穎、明日抽用已盡、禿大驚、取起草者、姑代、則濕漚如帚、乞諸隣、又皆堅拒、慟哭欲棄卷出、倦而假寐、有神拊其背曰、起起寫寫、既起、視筆依然完好、執之且疑、且寫既畢、仍禿筆也、交卷至二門、一生在焉、迎問曰、試卷稱意否、謝曰、無之、但得完卷耳、其人面發赤、趣

擣堅錄

卷四

主

硯北堂

出宿於別所、明日其各粘出、不得終試、禿筆生魁選聯第、擣堅小品

旋庵子曰、恐于嚙筆、其心最毒、如此敗羣之友、與之相善、亦可謂不具眼極矣。

王丞相主文柄、欲以白敏中爲狀元、病其人與賀拔甚爲友、密令親知通意、俾敏中與甚絕、敏中許之、既而甚固造門、左右給以敏中他適、甚遲留不、言而去、俄而敏中躍出、呼左右召甚、悉以實告、且

曰一第何門不可致奈何輕負至交相與歡飲而寢前人來見之具言於丞相丞相曰我比只得白敏中今當更取賀拔基

旋庵子曰白狀元固重義王丞相實憐才當今

主文柄者引嫌畏事那肯如此

歐陽公爲翰林日常有空頭門狀數十紙隨身或見賢士大夫稱道人物必問其所居書填門狀先行見之果如所言便爲延譽未嘗以位貌驕人

擣堅錄

卷四

天

硯北堂

蔣侍郎家有楊文公與王魏公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其略云昨夜有進士蔣堂携所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布聞蘇子瞻曰夜得一士旦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

全上

旋庵子曰求賢若渴頃刻不忘如此虛懷真可稱國爾忘私矣拈出爲忌嫉者作一金針

擣堅錄卷四終

擣堅錄卷五

武水朱廷旦旋庵子論輯

傾危

霍光女爲上官桀子婦相親善每休沐出桀輒代入決事桀子生女光外孫也甫五歲欲因光納之宮中光不可竟寅緣公主納之卒爲皇后由是桀與光爭權謂已爲皇后祖而光乃外祖安得專制朝事遂令人詐爲燕王旦上書言光稱蹕擅調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俟光出沐奏之桀欲從中主其事昭帝年十四即知爲詐辯折之上書者遂亡匿以後有譖光者帝怒欲加之罪桀等益屈遂爲廢立之計事發族誅

通吉錄

旋庵子曰上官皇后賢而且能厥後廢昏立明皆賴之而大將軍聲益著然則立上官皇后只爲霍外祖做無窮事業桀之爭寵何益哉

鄧艾至成都漢後主山降時姜維在劔閣拒鍾會

得帝敕亦降。初會聞帝降於艾，其恨得維大喜而艾在成都頗自矜伐，欲煮鹽興冶，順流及吳司馬昭報不可。艾輒專命，於是會密白艾有反狀，詔以監車徵艾。鍾會獨統大衆威振西土，遂與姜維謀據蜀爲亂兵所殺，而艾亦死於縣竹西云。全上

旋庵子曰：人臣受命出師，期于事之有濟耳。何論功之彼此，而妄生忌忮乎？至于伶能專恣，自取戮辱，何其迷也。書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其所以戒貪位營特功者至矣。

蔡攸，京長子也。權勢軋於京，浮薄者復間之。父子遂各立門戶爲讐敵。攸一日詣京，京正與客語，客避之。候甫入，據握父手爲脰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無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有公事，卽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此是欲以吾爲疾而罷吾也。」越數日京致仕。宋史

旋庵子曰：只有父子相倚作惡，寧有父子角立

傾危古今如蔡家父子，亦自有數。原評云：不是蔡京脉緩，倒是蔡攸心急，可供一噴飯。

楊愿事秦儉甚謹，善迎合。高閑侍經筵，上問張九成近安否，州日又以問僧檜，曰：「九成以倡異惑衆，爲臺臣所劾，予郡，乃力乞祠，觀其意終不爲陛下用。」帝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祿。」檜疑問薦之以語愿，愿卽謀劾閑去之。愿他日守宣城，其表弟王炎於醉中謂愿曰：「嘗在呂丞相處，得兄所通書，其間頗

及秦相之短，尚能憶否？愿默然，色頓如死灰，遂留炎不聽去。炎伺間得客舟以行，愿意憂撓卒。十可

旋庵子曰：小人彌縫最巧，且工一有破綻便懼。禍不測一聞王炎之言，能不驚惶墮地乎？景泰時，欲以兄濟代憲廟爲太子，未發，廣西土官黃珙、庶出也，殺其嫡弟黃綱，謀襲爵，事發下獄。當死，乃遣人赴京上疏，請易太子。下禮部議，陳循等覆奏從之。憲廟就沂邸而見濟立珙，以大赦原免。



復職尋被黜及上皇復位弘飲藥死斲棺鞭尸  
子政等皆伏誅

旋庵子曰黃玠始欲襲爵而恐殺嫡弟繼欲免罪而挑易太子是滿腔皆殺機也殺機動而不免自殺無疑矣獨笑當時大臣不諳時勢不識大體止貪見在之富貴罔慮日後之是非其罪寧在黃玠下乎

門達爲錦衣衛都指揮、有寵、遣校緝事、橫恣羅織、

懣懣錄

四

人莫敢言、以袁彬從上北狩、李賢爲首相、二人  
得于御前言事、謀排去之、乃摭彬陰私數十事、上  
之。上欲法行、不以彬沮論之曰、從汝等問、只要  
一箇活袁彬還我、旣下獄、拷掠備至、欲置死罪、有  
漆匠楊暄、憤然爲不平、上疏論救、并條陳門達不  
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進。上令達逮問、達逼  
暄供李賢主使、暄懼拷死於獄、乃陽應諾、問逐條  
事、歟、皆言不知、曰、此實李閣老教我爲之、但我言

知一念  
讀微不  
知所目  
來一腔  
櫻雪不  
知所自  
律血奇  
曉事

於此無人証見不若請會多官廷鞫對衆言之遂以聞曰李賢令楊暄誣臣臣不足惜獨不畏陛下法乎上命中官會法司訊於午門暄大言曰死則死耳何敢妄指他人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妄指也二十條款數對甚悉衆皆曰門達爲有罪矣達失色計沮彬遂輕調南京暄亦得免李賢乞致仕不允後言官劾達欺罔故殺諸大罪下獄謫戍烟瘴袁彬召還原職餞送門達赴戍達卒死

攝堅錄

五

現北堂

摘所、

旋庵子曰袁彬枉屈朝臣不能白而漆匠訟之。可謂有膽獄中不敢辯而會衆言之可謂有智。膽智雙絕其天使之乎抑性稟之乎大抵小人賊害有一時君子立身昭天下含血噴空空終不染口自腥穢耳。

景泰中于謙有祖稷功獨建儲事不甚力諍斥亨曹吉祥徐有貞等既奪門迎駕欲高其功因誣謙

迎立外藩殺之有貞初亦猶豫后亨曰不殺謙則今日之事何名遂決謙死時太后不及知後知之為上言謙匡輔之功為人所誣既久上察迎立事愈無狀屢詰亨吉祥等及亨所薦尚書陳汝言以賊下獄賄物狼籍上召大臣視之變色曰景泰間任于謙久且專家無餘物汝言何得賂之多也亨等俛首不敢言自是上益悟謙冤而惡亨等未幾皆坐事誅之有貞亦下獄苦毒備至卒

擣堅錄

卷五

六

硯北堂

謫金商為民復謙官謚忠肅旋庵子至應天廣尹塔朱驥亦為錦衣衛指揮

旋庵子曰忠肅受誣是殺或亦不能力寢易儲之報然當日倉忙擾攘之秋而鎮守處置挽危為安其功寧不足贖乎微太后神聖上皇聰明幾無以自白矣

專擅

唐肅宗時李輔國專權久功遷上皇天子不能難

上欲誅之未發加兵部尚書撓亂國政帝疾大漸輔國遷張后於別殿并弑之立太子因自以為功益橫甚謂上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上不能平以其方握禁兵陽尊禮之十月壬戌夜盜入其第竊輔國首及一臂去投之廁中

旋庵子曰按建寧王為肅宗次子輔國與張后謀殺之夫張后既與輔國同謀則其死于輔國之手亦自取也至入第竊首而不知盜名則輔

擣堅錄

卷五

七

硯北堂

國之叢怨深矣然或張后建寧神靈不散故巧運其謀以顯洩其忿耶

正德中劉瑾入司禮監天下章奏悉付剖斷自於私生票捏旨奏聞府部等官稟事填滿其門科道部屬皆行跪禮大小官公差出外及回京者朝見畢皆赴華堂以為常惟自奏本則送內閣票旨必極其褒美又常旨屢與大獄逮治言官勅各處太監干預刑名以大學士謝遷為朋黨頒示天

下擅政五年，毒虐遍中外，無不怨恨切齒者。張永等因疏其大罪十七事，謂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上允其奏，當夜命牌子頭往召瑾、永等，勸上親至瑾宅近地觀變。時漏下三鼓，瑾出門，即執之入內獄。黎明，送錦衣衛，坐以謀反。凌遲三日處死。諸被害者，爭取其肉嚼之，悉誅家屬，抄沒財產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兩。蟒衣、袞袍八爪。

擣堅錄

卷五

八

硯北堂

金龍蓋甲，玉印皆具，寶貝不勝其數。

全上

旋庵子曰：自古專權橫恣者，未有不赤族暴尸，乃弗鑒戒，仍奸種毒，自取報償。顏光祿所謂積燭天罪惡，換滿地金銀，又何益？紛紛痛楚乎！頃者，魏忠賢招權納賄，賊害忠良，稱功誦德者，遍宇內。幾致問鼎，賴明聖踐祚，誅鋤族滅，奸詭頓息。惡報昭彰，往往不爽，又何利而爲之耶！嘉靖乙丑科會場始設搜簡，緘織貢士十餘人，凡

三四科，士氣摧折殆盡。先是己未科，有以懷挾犯者，嚴嵩獨曰：士子既承賓興，禮宜優異，一生之失，未足累天下也。世蕃初意亦欲貢綠科第，嵩曰：此寒上路途，吾輩以一人往，便令一人屈矣。且柄政者，何官不可得，而覬覦效窮措大爲也？以故不復應試，而自獵榮階，此亦不可以人廢也。具林旋庵子曰：居高位者，惟恐子孫之不擢科名，即未必盡皆營請，乃夢寐思維，獨此爲真切。嚴老

擣堅錄

卷五

九

硯北堂

數語真是一帖清涼散。

嚴分宜誕辰，宜春令劉巨塘往賀，有僕嚴辛者，乘間謂劉曰：他日望臺下垂目，劉曰：汝主正隆赫，我何能爲？辛曰：日不常午，願臺下無忘今日之托。不數年，嚴相敗，劉守袁州，辛方以賊滯獄，劉公憶昔語，爲減其贓，始得戍。嚴氏父子智不如僕，滿朝縉紳智皆不如此僕也。

旋庵子曰：嚴氏聲勢方赫，焰而辛僕便有日不

常午之論卒能保其首領勿謂隸卒無早智而  
權位可常恃也。

史天澤謙恭不伐折節讀書議多出人意表拜相  
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舉唐韋澳告周  
墀之語曰願相公無權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  
權爲言者慚服

旋庵子曰願相公無權一語如提睡夢而使之  
覺也真可發人深省。

擣堅錄

卷五

十

硯北堂

侍郎潘炎德宗時恩渥極典妻劉晏女有京兆謁  
見不得賂開者三百緡夫人知之謂潘曰爲人臣  
而京兆尹願一謁見遺奴三百緡其危可知也勸  
潘公避位

昨非庵

旋庵子曰聞人索錢不論崇卑只圖滿索往往  
有切齒痛恨而旋中其毒于主人者主人寧可  
繆引常例而任其需索耶○右三則早見名言  
俱足指點迷途故爲拈出

擣堅錄

卷五

十一

硯北堂

顏光衷曰天地與我大權要將使賑濟天下利澤  
蒼生也若能以公心仁德行之身家不顧饑溺繇  
已則爲伊周之名世爲郭汾陽韓魏公之勲德寵  
冠一時名垂萬禩矣乃權在手時橫弄風雨前推  
山岳自謂莫可誰何豈知積炭燒焰愈熱則愈易  
盡定有一時淒涼光景哉饒君願指呼喝不是自  
家帶來的盡是天地輪流物事借來使用大限到  
時依然隻身氣衰典盡冤對臨頭向時使得性快  
者祇以增業債而已然當其熱時不知也就使一  
二時炎性乍歇思量結局怎當得左右御客又來  
稱功頌德供媚獻妍捫過抹過全不諱自家主張  
到頭一看勢重難反騎虎難下又直無可奈何遂  
索性做到顛蹶地位揆之初心亦甚無當矣故能  
以大力運小心種種權勢都成種種福德甚善不  
然則斂權避怨安靜鎮俗急流而猛掉猶留不盡  
餘慶以還後日受用去也何如

恩怨

恒情施德于人則不忘施怨于人則忘之受人之怨則不忘受人之德則忘之是故以我之不忘逢人之忘以我之忘遇人之不忘展轉纏縛開脫無期庶幾壽終命盡可解此結又有冤親相報之說永劫追隨則莫苦于為人矣惟怨之一字頗得禪家三昧覺世篇

擣堅錄

卷五

三

觀北堂

豪傑有自異之色而流俗忽之與不肯同觀則怨毋深矣豫讓死報智伯猶追恨中行國士而眾人目之如何不恨淮陰一飯千金幾多感慨全上

王文正公在中書有事開送密院礙詔格時寇萊公在樞密特以聞上責王公公拜謝引咎堂吏皆遭責罰不踰月樞密有事送中書亦違舊詔堂吏得之欣然呈公公曰却送與密院吏出白寇公寇公大慚又王公中書偶倒用印寇公須臾吏人行遣他日樞密亦倒用印中書吏人呈覆欲行遣公

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曰是否曰不是公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自得語

廣州古成之結廬羅浮力學不倦作詩多驚人語登梁灝榜第二預聞之有張某嫉居其上乃召成之飲密置啞藥酒中比黎明臚唱成之啞不能應上怒扶出或勸自明其事成之曰司命有定非人所能與也眾服其量全上

擣堅錄

卷五

三

觀北堂

唐錢徽於穆宗時典貢舉四川節度使段文昌以書屬所善士於徽及榜出不預文昌私怨之譖徽不公徽坐貶或謂徽當奏發其書徽曰事苟無愧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全上

旋庵子曰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然平心觀理不有芥蒂則怨亦可轉為恩文正不行報復古成之不訴啞藥錢徽不發私書真一片平等心腸可以為法

明憲言授合浦縣丞居官廉介郡守重之令數如



毀不爲動。俄令以墨敗守將廉其邸。令陰索寄憲言。憲言爲護還之。封識宛然。令始悔。泣。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以德報怨。雖非聖門之旨。然當落職敗官時。此更難得耳。

袁渙字曜卿。劉備爲豫州。舉渙茂才。後避地江淮。爲袁術所命。呂布擊術于阜陵。渙往從之。遂復爲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渙作書詈辱備。渙不可。再三強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

擣堅錄

卷五

古

硯北堂

渙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曰。渙聞惟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耶。且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耶。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彼。且渙他日事劉將軍。猶今日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後布破渙歸曹氏。有傳劉備死者。羣臣皆賀渙。以嘗爲備舉。獨不賀。全上

旋庵子曰。袁渙屢更其主。雖非純臣。然一段不

肯背劉之念。亦自可取。不可謂非三國人傑也。

郭子儀與李光弼俱爲安思順牙門將。不相能。雖同席飲。未嘗交言。後子儀代爲將。光弼欲亡去。恐見誅。乃入謁請曰。死所甘心。但乞貸妻子。子儀趨堂下。握其手曰。今國亂主辱。非公不能定。僕豈敢懷私忿哉。因涕泣勉以忠義。遂定交。薦爲節度副使。分兵討賊。於是光弼權名日盛。同居將相。無纖毫猜忌。既而子儀爲朝恩所毀。罷其軍。而以光弼

擣堅錄

卷五

五

硯北堂

代士卒涕泣。適中使請留子儀。給之曰。我餞中使耳。本行也。因躍馬去。而光弼將五百騎。馳赴其軍。子儀處散地。不怨也。明年河中朔方兩軍亂。非新進諸將所能制。乃封子儀汾陽王。爲行營副元帥。出鎮。副元帥者。副皇太子爲元帥。實總六師也。魏書旋庵子曰。汾陽一生。總以國家起見。恩怨兩忘。所以能建大功。享令譽。而又善居功名之際。使上下不疑。福壽並臻。真可爲懷私矜伐者法矣。

丁謂爲寇準所拔、未幾、以奸佞見惡於準、遂譖準、貶爲雷州司戶、又嘗與李迪忿爭、同罷相、明旦、復乞身請留、其貪位無恥如此、初、逐準時、京師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前丁、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不半歲、謂以擅移皇陵、亦連貶、人以其爲報復之速、又謂命宋綬責準詞、有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等語、綬不從、及謂貶、卽以此爲草詞、朝論快之、丁謂既竄崖州、道出雷州、準使人以一蒸羊迎境上、謂

擣堅錄

卷五

未

硯北堂

求見拒絕之、準家僮謀欲報仇、乃杜門、使縱博俟、謂行遠、乃罷、蓋謂待準甚刻、準待謂甚寬、然自不能逃天網云、全上

旋庵子曰、寇公之擯丁謂、可謂好而知惡、雷州道上、既餽蒸羊、復禁僕報仇、可謂以德報怨、李泌初平章事、與李晟等俱入見、上謂泌曰、朕與卿約、卿慎勿報讐、有恩者、朕爲卿報之、對曰、臣素不與人爲讐、李輔國元載皆害臣、今言讐矣、素

有善者、率以顯達、或多零落、無可報也、臣亦與陛下約、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陛下萬一行譖、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反仄、恐中外之變復生也、陛下誠不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以爲然、晟燧皆起泣謝、

旋庵子曰、滿腔恩怨、報復橫胸、卽顛倒國事、不顧世情、往往如是、特揭李平章一則醒之、

擣堅錄

卷五

七

硯北堂

趙鼎與歐陽修同在館、趙重厚寡言、修屢輕之、趙不以屑意、會修甥女淫亂事覺、語連修、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羣臣無敢言、趙獨上言、修以文章近臣、不可輕縱、以問房陵、昧之事、臣與修踪跡素疎、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全上

旋庵子曰、愛惜大體、不念舊惡、人人具此、汪度黨人之禍、自消、

范景仁與趙開道不協、王介甫訐景仁於上、且曰

問趙抃，卽知其爲人。他日上以問，閻道對曰：嘉祐初，仁宗不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實爲忠臣。旣退，介甫語閻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閻道曰：不敢以私害公。全上

旋庵子曰：不啻私恨，以施公道，此等正直客氣，全消眞忠君信友之士，不可多得。

漢徐孺子矯矯壁立，凡薦辟皆不赴。然及薦辟者死，必炙鷄漬酒，萬里赴弔，弗憚也。明鄭善夫初不

擣堅錄

卷五

大

觀北堂

識王廷相偶作漫興云：海內談文王子衡，春風坐遍魯諸生。後鄭卒，王始知之，爲位而哭，走使千里，致奠經紀其喪，刻其遺文。古人輕恩感而重知己，良有以也。異林

曹泳，秦檜門客也。監黃巖酒稅，秩滿到部，注關上省，檜押勅見泳姓名，物色召見之，熟視曰：公檜恩家也。泳恍然不知所答，則又曰：忘之耶？泳曰：昏忘，實不省於何處，遭遇太師，檜入室，取小冊示

泳，使觀之。泳不敢觀首尾，他事中有一行曰：某年月日，某人錢五千，曹泳秀才絹二疋。蓋檜微時游索富家，得五千求益，不可。泳時爲館客，探囊中得二絹，曰：此吾束修之餘也。今舉以遺子，旣別不相聞，雖知檜震天下，不謂其卽秦秀才也。泳曰：不意太師乃能記憶微賤若此。檜曰：公眞長者，命其子孫出拜之，俾以上書易文資驟用之。至戶部侍郎知臨安府。十可篇

擣堅錄

卷五

尤

觀北堂

旋庵子曰：以求修之餘，值求益不可之時，二絹相贈，情誼不啻千疋矣。當厄之予，啣戢更深，易資驟用，檜丞相手段亦自不小。

王章惠公隨舉進士時甚貧，游翼城，逋人飯，被執入縣，石務均之父爲縣吏，爲償錢，又館給之于其家，其母尤加禮焉。一日務均醉，令王起舞，舞不中節，毆之。王遂去，明年登第，久之爲河東轉運使，務均懼而竄，及文潞公爲縣，以他事捕務均，務均急

往接王。王已爲御史中丞矣。乃封一錠銀至縣令。塋務均之。父事遂得解。全上

旋庵子曰：加禮在被執之時，辱毆在游戲之候。緩急既殊，恩怨自別。封銀諭塋，王公可謂善說人情者矣。

顧雍性凝澹，仕至尚書令，封遂陽侯。既拜侯還寺，而家人猶未知也。然心無適莫，中書呂壹頗作威福，朝夕被詆毀。雍亦與焉。及壹敗，雍適斷其獄。壹

博學錄

卷五

三

硯北堂

以目見雍和顏色，問之臨出，復謂壹曰：君得無欲有所道。壹叩首謝。時諸被詆者俱面罵辱壹。雍曰：官有正法，何乃爾相十九年卒。權爲素服往弔。吳志呂光洵之父，豪於鄉。縣令曹祥扶之，卒爲善士。曹祥，太倉州人也。光洵爲御史，按太倉，謁祥。祥忘前事，光洵語其故。祥不自得，光洵曰：微翁，吾父安得改行善其後。蓋戴恩十餘年如一日也。留竟夕，譚乃去。且厚贈之。唐書小品

兵部侍郎某公先任職方郎中，因少保于公薦，陞是職。未幾，伺于公過，密奏之。景帝信任于公，方專召入，以某奏授之。公叩頭認罪。帝曰：吾自知卿尤勿憾也。公既出，某下堂迎問曰：今日聖諭何說乎？公曰：姑入語之。既入，復詢乃笑曰：老夫有不

是處賢弟當面言之，未必不從也。何忍至此？乃出奏示之。惶愧，苟跣無地。散園雜紀

旋庵子曰：顧雍不懷舊怨，光洵久戴初恩，皆非

博學錄

卷五

三

硯北堂

近世流滑之所能至，忠肅從容而責絕，不使氣。真善處恩怨矣。

鸚鵡飛集他山，山中禽獸輒相貴重。鸚鵡自念雖樂，不可久也，便去。後數日，山中大火，鸚鵡偶過，遙見之，便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天神言：汝雖有志意，何足云也。對曰：雖知不能然，嘗僑居是山，禽獸行善皆爲兄弟，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卽爲滅火。唐伯旋庵子曰：鸚鵡僑寓，尚自留情，而受恩深重，乃

多反噬。是人真不如禽獸矣。可不警省。

梁不疑爲河南尹，舉張陵、季廉。後陵爲尚書，歲首朝賀，梁冀帶劔入省，陵呵叱之，令出。敕羽林虎賁奪冀劔，冀跪謝，陵不應，卽刻奏冀，請廷尉論罪。不疑因謂陵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對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陵故申公憲以報私恩，當事者以朝廷名器酬人一飯之德，及數金之餽，卒使之負乘蒙譴，烏可謂報恩如陵者乃真報恩。」

壽聖錄

卷五

三

魏北堂

旋庵子曰：申公憲以報私恩，恩怨俱從朝廷起。見更進一步了。

修隙

盧多遜爲相，每毀趙普。遜父嘗曰：「趙普元勳小子，毀之能無及乎？」及普復相，多遜不自安。普諷之退，不能決，因廉得其交通秦王事，下御史雜治之。削官流崖州，徙家屬於遠裔。多遜既赴貶所，食於道傍，有逆旅姬能言京邑舊事，遜問之，蹙然曰：「我本

中原士大夫家，有子任某官，盧多遜作相，令狂道爲某事，不從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骨肉淪沒，惟老身流落山谷。彼盧相者，如賢怙勢，終當南竄，幸未死間，或可見之耳。」多遜默然趣駕去。通吉錄

旋庵子曰：盧多遜當貶竄之日，趙普之顯治尚可忍，旅姬之冷語更自媿殺趣駕而行。此時亦悔無及矣。

杜棕節度江陵，黔南廉使秦匡謀戰蠻寇不克，來

壽聖錄

卷五

三

魏北堂

奔謁棕，怒其不趨庭，使吏讓之。匡謀不爲屈，乃遣崇之又書與棕，相云：「秦匡謀擅棄城池，不能死王事，請誅之。」章以棕元臣，兼素有舊，遂奏依其請，敕旣降，棕乃親臨都市監戮。匡謀將就法，謂其子曰：「今日之死實冤，奈申訴無所，但須燒紙墨當於泉下埋之耳。」行刑，觀者接踵，揮刀之際，棕大驚，驟得疾遂輿而返。俄而旋風暴作，飛卷塵埃，直入府署，乃散。六月十三日殺秦匡謀，七月十三日棕卒。將



歸塋洛陽爲束身楸函成卽路欲斂之其夕主吏乃覺函短懼甚又難於改易遂賂陰陽者給杜氏諸子曰太傅薨時甚凶就木之際若臨近必有大禍諸子信然於是盡率家人待於別室及舉屍就歛楸函果短遂陷胸抑項骨而入焉無有知者及抵東都長子無逸相次而逝

旋庵子曰上下相謁自有定體然偶有差失亦

可情恕乃遂作喜怒哀陷人于刑戮是亦不可以

博堅錄

卷五

五

硯北堂

已乎問罪雖有名其人已不甘矣  
上黨神武第七子文宣既殺漢以其妃李氏配馮  
文洛文洛故帝家奴也乾明初詔原漢勅李氏還  
第由文洛猶以舊意修飭詰李李盛列侍衛引文  
洛入立階下數之曰遭難流離以至大辱幸蒙恩  
詔得返藩閭汝是誰家奴猶欲見侮遂杖之一百  
流血灑地而去  
北齊書

旋庵子曰李妃偷生于詔配之時復遣杖于還

第之日初既乏節後亦寡情

姚元崇與張說同爲宰輔頗懷疑阻屢以事相侵張卿之頗切姚既病誠諸子曰張丞相與我不叶疊隙甚深然其人少懷奢侈尤好服玩我身沒之後以吾嘗同僚當來弔汝其盛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於帳前若不顧汝計家事舉族無類矣目此吾屬無所虞便當錄其玩用致於張公仍以神道碑爲請既獲其文登時便寫進仍先磨石

博堅錄

卷五

三

硯北堂

以待之便令鐫刻張丞相見事遲於我數日之後必當悔若却徵碑文以刊削爲辭當引使視其鐫刻仍告以聞上訖姚既沒張果至目其玩服三四姚氏諸孤悉如教誠不數日文成敘述該詳時爲極筆其畧曰入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赤之功存後數日果使使取文本以爲詞未周密欲重加刪改姚氏諸子乃引使者視其碑文且以奏御傳者復命悔恨拊膺曰死元崇猶能算生張

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遠矣。明皇雜錄

旋庵子曰夫人一有好嗜便爲人巧中卽悔亦無及矣乃知清明在躬志氣自如神耳○馬曼生云早已爲其窺破諸郎承命亦謹無識者先將寶玩大爭大鬧奪來奪去尋幃中閨然體面早已喪盡何暇遠慮哉

謗譽

李石守先生曰友人擬揚雄解嘲作謗喻一篇余

擣堅錄

卷五

手

視北堂

判其後曰豪傑由來負俗故謗易起賢者原不可測故謗彌堅要知小人繁言情止二端非有所忌則有所私忌者何處物之高卑者惡之私者何巧毀一人而後巧成一人故逢其忌當以韜晦弭之消磨丰稜剗削才智逢其私當以恬忍御之甘笑讓入卑窳自擇然其本不在此也謗固無端緣必有起恐吾行亦未必盡善也吾行既未必善則謗者之啓廸深從此修省拜益實多

旋庵子曰愛憎之口謗譽出焉謗譽何足憑也然因謗而重自克責則謗非損名之的乃起譽之媒先生學問淵深故能爲潛伏之論真足模範後學

顏光衷曰讒之中于家國大矣善讒者必巧心巧舌摘人眉睫摘人心事或乘所懼而脅之或窺所歉而剔之或抽所恨而鬪之或中所護而發之或覲所私而拂之或攻所揚詡而磨滅之微言隱察

擣堅錄

卷五

手

視北堂

令人自猜自怒入耳之人且以爲愛已不知正受其譏嘲受其戲弄而我反爲所用也又此讒人之入必善懲惡人諛言甘舌妙合肺腑又此讒人之入每摘背後語爲傾吐心腹我處讒人人處亦定讒我視權令所趨耳世傳聽讒詩云讒言謹莫聽聽之禍殃結君聽臣當誅父聽子當決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聽之疎骨肉聽之絕堂堂八尺軀莫聽三寸舌可思舌上刀殺人不見血嗚呼

談起來真毒。手在我跟前弄我。醜洩我心機。掣我。用我反爲之怒。代彼報私讐。十人中得九人。九一人雖不醉也。病些兒酒。然則如之何。而可哉。第一化愛憎根。毀譽根。善惡邪正。閑時明白。第二背後言語一切消盡。以不聽爲主。則讒言自然歇矣。錄

旋庵子曰。描寫讒人。心事情態。可謂曲盡。讀此能不悚然覺悟。凜然慎防乎。

急官爵者。擠人以自利。急聲名者。謗人以自揚。皆

擣堅錄

卷五

一

觀北堂

惑也。官爵在天。自有定數。何關擠人。遂及於我。若擠人而得之。亦數應得也。數如不得。人雖被我擠。未必及我也。數如應得不擠人。亦自得之也。何爲而造此業乎。聲價在人。自有定品。何關謗人。便自起。名吾之謗人。爲欲起吾名也。人被我謗。名未必便及我也。況聲息一彰。則卽此謗人之名。亦足損名也。何爲而造此業乎。破迷論

李支靖拜叅政。胡祕監啓賀。歷詆前呂郭辛陳四

叅政。以譽公公。愀然不樂。封置別篋。曰。吾豈真優。亦適遭逢耳。乘人後而議其非。吾所不爲。况欲揚一已而短四人乎。日纂二集

北齊書載崔暹好薦人士。言邢邵宜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暹。文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言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癡也。涑水記聞載王文正太尉薦寇萊公爲相。萊公數短太尉于上前。而太尉專

擣堅錄

卷五

一

觀北堂

相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言其美。彼專談卿惡。太尉曰。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此臣所以重準也。又漢汲黯武。帝前言。今係弘市被之許。上問弘。弘謝曰。有之。九。陛下安得聞此言。按三事相類。但崔王以誠。公孫以詐。

旋庵子曰。三公都是雅量。何得以誠詐優劣之。

太宗征遼東時、房玄齡爲留守、或有上書譖其謀反者、玄齡問之曰、我乃奏君不發封而付之、太宗接奏、問所告何人、曰房玄齡、不啓書而斬之。旋庵子曰、有太宗之不啓書、便有玄齡之不發封、君臣相信、豈譖譖之可行、近世大臣、每被彈射、便杜門請告、辯折不已、雖溫旨屢頒而彈者不休、杜門自若、只是少相孚之誠耳。

或曰、直言人過失、固不可、若人有善焉、直言以撿

擣堅錄

卷五

三

硯北堂

揚之、其可哉、英曰、此亦當知顧忌、因憶昔在里居時、縣令丞皆刻薄、簿獨長者、一日宴集、酒半、簿亡酒、予因贊簿長者、令變色謝曰、我何嘗敢薄德邪、丞亦慨然不悅、予惶恐無辭以對、後又問寮友某守處州日、有當路者檄其佐非法殺人、佐執不可、當路者怒叱之、守因言佐平日賢可嘉、當路者佛然曰、我獨蔽賢者邪、乃并劾之、夫善善長、自古記之、然予與守皆直言人善、而適逢忌者之不悅、於

善人何利焉、近見元城語錄載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遣子恕救之、恕愚懦、徘徊不敢投、後東坡出獄、見之、吐舌色動、蓋安道書云、蘇軾文學實天下之奇才、豈不激人主之怒乎、救東坡者、但當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端後世子孫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爲例、神宗好名畏疑、可以止之、予於是益嘆古人之慮、真有見哉、學心類編

擣堅錄

卷五

三

硯北堂

武水朱廷旦旋庵子論輯

脫畧

石奮卽所謂萬石君事漢高帝爲中涓季文時至大中大夫無文學然恭謹無與爲比以選爲太子太傅長子建次子甲次乙次慶皆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故帝號爲萬石君萬石君老矣子孫爲小吏來歸謁必朝服見稱名子孫勝冠者在側雖

燕居必冠中巾如也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甚哀戚子孫尊教亦如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爲不及竇太后以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謁親必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廁身自浣滌以爲常不敢令萬石君知也內史慶醉歸入里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

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乃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慶爲齊相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大治後爲丞相子孫爲小吏至二千石者十有三人

通言錄

旋庵子曰今人以禮法爲古教相趨習脫畧脫畧之極至于褻慢乃有子見父而不名侄見叔而不揖弟見兄而擠肩搭背笑語喧闐言不及

義者如此家法各分掃地爭攘旋起逆亂所由來矣國之亂也惟禮可以已之關係豈渺小哉予故採萬石君懿行以饬世人之跳越于禮法者

柳公綽天資仁孝丁母喪三年不沐浴事後母薛謹甚有爲外婚姻者壹不知非薛所生也在公卿間最各有家法非朝謁日平旦輒出小齋諸子皆束帶晨省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羣從



弟再會食皆不離小齋。自旦達暮燭至。命子弟一人讀經史一遍。訖及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鍾。然後歸寢。子弟復昏定於中門。凡二十餘年。如一日也。歲飢。飯不過一。諸子平時皆蔬食。曰。昔我兄弟侍先君爲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忍忘也。姑姊妹姪有孤嫠者。雖疎遠。必擇婚嫁之。皆淡泊。曰。必待資裝豐備。何如嫁不失時。居外藩。子來省入境。郡邑未嘗知也。

擣堅錄

卷六

三

硯北堂

子仲鄧端嚴好禮。起居一遵父法。事叔公權如事父。非甚病。見公權未嘗不束帶出。遇於路必下馬。端多止候過。乃取上公權幕歸。必束帶迎馬前。公權屢以爲言。仲鄧終不以官違故少改。其爲京兆尹。嚴人莫敢犯。及爲河南尹。武則天日。輦轎先彈壓。郡邑急惠養。各有當也。三爲大節鎮。廐無良馬。衣不薰香。私居未嘗不拱手。內齋未嘗不束帶。退公布卷。晝夜不捨。境內有孤貧寡女。必爲選婿。

傳金嫁之全上

旋庵子曰。近世士人。俱以老成爲迂濶。脫畧爲時行。不知去其禮。而人禽莫辨矣。其亂也。寧踰時乎。故主持世界。全賴有端方堅毅之士。爲西江一柱。慎勿訝其不諧衆也。

宋呂微仲作相。其兄進伯自外郡還。相與坐東府堂上。夫人自廊下降。階趨參以二婢。掖持而前進。伯遽曰。宰相夫人。不須拜。微仲解其意。叱二婢使

擣堅錄

卷六

四

硯北堂

去。而夫人獨拜於赤日中。盡禮而退。進伯畧不顧。勞聞者服其家法之嚴。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今之爲伯叔者。見宰相夫人。恨不得視爲扶掖。以致尊重。寧得示意叱婢。聊藉口脫畧。陰行諂媚。真可媿已。

張方平平生未嘗不衣冠而食。嘗暑日。與其婿王華同飯。命華褫帶。公衫帽自如。華顧見不敢。公曰。吾自布衣諸生。遭遇至此。一飯皆君賜也。享君之

賜敢不敬乎。子自食其之食。雖袂衣無害也。二集

顏光衷曰。風俗壞時。自其子弟先做壞了。好尊惡

卑。樂諂怒繩。放縱敗檢。甚者父兄只以聲色貨利。

權焰威寵。激其讀書志意。而猶自以爲善教。一朝

得志。其凌厲傲慢。能有極哉。善哉。柳玘之誠子弟

也。曰。門第高者。可畏。不可恃也。

依違

韓魏公云。任國家事。直當以死付之。其不死命也。

擣堅錄

卷六

五

硯北堂

非所敢必也。故公平生未嘗以膽許人。蓋膽無如

公者。彼其刺客之變。當之漠然。他可知矣。歷觀古

來大英雄。大福德。如郭尚父。裴晉公等。俱從捨死。

忘生。中來絲毫愛根。便囁嚅觀望。任天下必無力。

然捨不徒捨着身子。爲功爲名。能所我見。俱是軀

殼上事。捨得盡時。方爲無欲之剛。通吉錄

崔沔純謹無二言。擢進士高第。性舒遲。進止雍如。

也。當官則正言。不讓累起。居舍人以母病辭求侍。

養薦賢自代。歷御史中丞。遷中書侍郎。故事中書

丞。旨取充位而已。沔時時持異。同曰。百官分職上

下相維。可俛首取祿已耶。

旋庵子曰。士大夫居鄉。則攘臂而爭。意氣當官。

則柔媚而避是非。蓋由骨力軟弱。不能抗節立

朝。徒于里閭間。強裝體面耳。此等鄙夫。朝野何

賴焉。縱襲渾厚之名。恐媿崔尚書多矣。

柳公綽。京兆華原人。世爲名家。十八登科第。雖少

擣堅錄

卷六

六

硯北堂

雋乃性謹重。動循禮法。嘗爲京兆尹。神策軍技衝

導杖之。帝怒。召詰責。對曰。臣待罪京兆。而小校乃

敢前唐突。此輕陛下法。非慢臣。臣知杖無禮者耳。

不知爲神策校也。帝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

不當奏。帝退。謂左右曰。汝曹須避。都京兆。吾憚之

矣。轉吏侍郎。遷御史大夫。改尚書。出節度山南入

爲刑尚書。簡校左僕射卒。贈太子太保。謚曰成。

旋庵子曰。據理陳奏。絕不阿旨。遂使天子折服。

不能曲護侍衛此有膽識人也可爲依違取容者鑒

宋自南渡後爲宰執者曾無恢復謀臨事必低言緩語互相推讓以爲養相體每四方災異民間疾苦將奏必相謂曰恐聖上心困事到危處輒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或有言當振刷者必抑爲生事其所用必擇軟熟無鋒鏖易制者用之每北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或殿上發長吁而已宣宗

擣堅錄

卷六

七

硯北堂

一日詰責丞相僕散七斤曰近來朝廷紀綱安在七斤不能對退讓郎官曰上問紀綱安在汝等自來何嘗使紀綱見我蓋其所任川皆庸陋如是因循以至亡國金史列傳

旋庵子曰此段公案絕似近日光景天下貪榮懼禍者種種赤心爲國者寥寥卽神聖在御寧能洗其肺腸而挽其故轍乎

呂嘉問竊從祖公弼訟新法奏稿以示王安石公

弼遂斥呂氏號爲家賊及呂公著平章時門下因語次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惜公不答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馬尚能容呂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又不答既歸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亦不答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三不答雖似渾融亦覺太怕事是非曲直寧容一切抹殺耶

馬胤孫爲相無所建豎時號三不開入朝不開印

擣堅錄

卷六

人

硯北堂

行事見客不開口議論歸宅不開門接見王珪爲相諛順取容時號爲三首相公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噫蘇味道以模稜詒譏於朝端李愚以粥飯僧取輕於愍帝居相位者寒蟬之譏維弼之誚其可一刻去懷乎全上

旋庵子曰宰相若以容悅爲事便不知蒙蔽了多少是非遏抑了多少才智國是去而天下噴

噴多事矣。莫謂伴食者爲害猶不深也。

陳東權州事，因斷流罪，命黥其面，曰：「特刺配某州。」半城黥畢，幕中相與白曰：「凡言特者，罪不至是，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非有司所得行。」東大恐，卽改特刺字爲準條字。再黥之後，有薦東之才於兩府者，石叅政聞而笑曰：「得非人面上起草者乎？」全上旋庵子曰：「人面起草，雖似謔談，然所以刺依違者至矣。」

擣堅錄

卷六

九

硯北堂

因循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人嘆善難而惡易也。攀躋分寸不得上，失勢一落千丈。強學者不可不畏。朱子云：「要做好人，則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及行之間。昨非庵

陳遂爲盧信中傷繫獄，進劇疾。弟琛入信，因感疾卒。璉哀之，然未嘗歸怨盧。晚年家貧，益急於行義。嘗戒諸子：「遇貧者宜隨力賑之，不必計多寡。若待

富後行，恐終無濟人之期。」全上

有一等沮善者，見放生，則曰：「人爲重，見助喪，則曰：『生者食爲重。』」見施濟，則曰：「賑窮親爲重。」果爾，則親親仁民愛物，必完一件，而後做一件耶？夫施固當厄事，就易舉。心隨偶觸，逐處可行。多方難人者，必非實心。周急可知也。」迪吉錄

擣堅錄

卷六

十

硯北堂

王仲宣年十七時，過仲景。仲景謂之曰：「君體有病，宜服五石湯。若不治，年近三十，當眉落。」仲宣以其賒遠不治，至三十果眉落。其精如此。世咸謂顯善知人。不南致錄

旋庵子曰：「賒遠不治，十人九坐。若能預爲保養，良醫亦可廢矣。」

補急

鄭漢奉先生云：「處世須耐煩。居官尤甚能耐煩。便

有識量者一急性不得蓋事多在忙中錯也至讀書交友當戶涉世無不皆然不惟涵養德性亦是占後來造就使憧憧往來鹵莽裂滅卽讀書亦不能咀嚼作事交友必有始無終此無恒之人也況居官不如意事舉目皆是若以忿懣躁競處之惟有投河赴海而已

呂文靜教馬子山云事不要做到十分子山初弗喻其後語人云一生只用此一句不盡李若谷教

擣堅錄

卷六

士

硯北堂

門生云清勤和緩門人曰清廉勤瘁和同則聞命矣緩安可爲也李公云天下甚事不是忙後壞了非庵

逆我者只消寧省片時便到順境方寸寥廓矣譬猶行草莽中荆棘在衣徐行緩解而已彼荆棘亦亦何心哉如是則方寸不勞而怨可釋故少陵詩云恐過事堪喜

人之褊急有絕可笑者王述名士觀其食鷄子事

非復人情近代士人勅左右逐蠅一節大堪捧腹其母與一戒板令戒暴怒怒發輒以板擊人褊急難除如此

全上

史良佐南京人爲西城御史而家住東城每出入恐里人不爲起執數輩送東城御史詰之首者對曰民等總被倪尚書誤問何故曰尚書亦南京人在兵部時每有輿過里門衆或走匿輒使人諭止曰吾不能過里門下車乃勞爾曹起邪民等愚意

擣堅錄

卷六

主

硯北堂

史公猶倪公是以無避不虞其怒也御史善其言悉解遣之倪尚書謂文毅也

全上

旋庵子曰以戒怒之板舒偶怒之氣以西城之官責東城之隣均器量褊窄不足容衆何可令

汪氏見也

劉寬性寬洪夫人欲試寬令悲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汚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徐言曰羹爛汝手乎

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存心寬厚觸境盡覺和平朝服雖貴重寧得撓吾天君乎今人處此不知此婢之死所矣

澆薄

友誼之薄緣訂盟之濫而責報之奢夫濫于訂盟既視之太輕奢于責報又視之太重兩情冰炭并川之一人即父子兄弟不能強其遂願況泛泛者乎交之携也不俟凶終隙末而蚤已倪矣覺世篇

擣堅錄

卷六

三

硯北堂

旋庵子曰余廣友論言之已詳茲則亦自中窾故復採之

國朝湛甘泉霍渭厓在南部尚書同時府學訓導鄒德昌乃二公同社友相見只論齒不論爵或途中相遇亦不回避且策一蹇蹇與之並行後鄒死二公製朋友之服經紀其喪京中文武官無有不弔者如此高風可於今人中求乎日纂二集旋庵子曰今人口未嘗不序齒其實見貧交僭

居上位中之嫌憎忿恨不可勝言或于官長前隱譏顯刺以拒絕之者有矣故揭湛霍二公高誼以風有位

王陶以受知韓琦得驟獎拔已神宗立頗不悅執政之專陶揣帝意將易置大臣遂與琦異帝以是薄其為人先是陶微時苦貧寓京師教小學其友妻愚氣豪樂施一日大雪念陶寒餽雪行二十里訪之陶母子凍坐日高無炊烟愚爲解錦裘市酒

擣堅錄

卷六

四

硯北堂

脯薪炭與附火對食又捐百千爲之娶及陶既尹洛愚時老而貧且失明自衛州新鄉往謁之意陶必厚遇陶對之邈然但出尊酒而已蓋其薄德天性然也宋史

旋庵子曰王陶能結韓相妻友之知而不能欺神宗可見神聖聰明自與常人迥別後漢黃允字子艾司徒袁隗欲爲仲女求婚見允而嘆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遣黜其妻夏侯氏

婦謂姑曰。今當見葉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族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二百餘人。婦中坐。撲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時。鏡古編

旋庵子曰。黜妻別娶。薄倖所不必言。然夏氏平日能記其夫穢惡。不遺餘力。其心腹以算計當耶。其心腹以算計當耶。

慶曆間有李京者。為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

擣堅錄

卷六

圭

硯北堂

與通家。一日京為友人求薦。鼎臣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將行。京妻謁鼎臣妻。取別。鼎臣妻慚不出。京妻召吳僕語之曰。我來既為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為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時私事恐汝家終不為之。京妻笑而去。日集二集

旋庵子曰。奏書掠名。今世澆薄之士。往往有之。若不遇索火焚帖之故人。不幾臥不貼席乎。源懷蘇章。今日與故人飲酒。而明日按劾其罪。不

少假貸飲酒。其足為厚乎。劾罪無貸。其足為公平。自君子觀之。兩人者險刻甚矣。前後兩意欲再取名耳。君子于舊故義當周旋。事在我。安得不為之地。處已待人。誠公而厚。毋與飲酒可也。異林

旋庵子曰。張公亮險交行云。險人今險人。我茹爾藥。爾茹我薺。爾食我之笑。我食爾之涕。昔日併肩民。今日成判體。寸地張羅。我行奈何。一步一阻。吾何以過。人情惡薄。大都如此。飲酒何為。

擣堅錄

卷六

圭

硯北堂

雖然。近來既險。且倚酒。亦不可多得矣。呵呵。李諤字士恢。仕隋為侍御史。見風俗日薄。有公卿由沒。而愛妾侍姬。旋為人有者。因上書言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斬衰三年。豈容裁視衰經。遽傳鉛華。況離堂几之前。僂入他人之室。更有朝廷重臣。位望通顯。平生契交。情若兄弟。而及其云亡。杳同行路。朝臨其死。夕覩其私。方便求聘。以得為限。誼既薄於朋友。情可樂於君臣。上覽嘉之。遂詔五品以

上妻妾不得改醮

北史列傳

旋庵子曰如此薄行。世上儘多。廣蓄妾媵。祇供他人窺弄耳。又何益乎。

謬又以文體輕薄。上書言魏之三祖。更尚文詞。江左齊梁。其弊尤甚。遺理存意。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盡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利祿之門。既啓。夢尚之情。彌篤。於是閭里童昏。貴

壽堅錄

卷六

七

硯北堂

游總中未窺六甲。先製五言。以倣誕爲清玄。指儒素爲古拙。文筆日煩。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矩矱。搢無用以爲用也。疏上。朝野傳誦之。

全上

原評理至則自與。意刻則自峻。楊子雲豈好爲艱深之言。如近來假子假經之套。借此以文其疎漏。正所謂遺理存意。尋虛逐微也。士恢復起。難免掀髯。

厭老成

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楚丘先生曰。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虎豹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遂巡避席。面有愧色。

硯山堂集

旋庵子曰。輕薄後生。率侮慢前輩。自謂膂力已

壽堅錄

卷六

六

硯北堂

衰無能爲也。何如少年氣盛。前途政長乎。不知學問以習久而深。事理以歷練而熟。此亦姑且勿論。卽如春花灼灼。而先萎。松柏矯矯。而長存。則年少何可恃爲金鑄。而老成不必視若朝露也。兩目炯炯。直身不顧。裝模倣樣。又何爲乎。文莊東廓鄒先生。守益字謙之。甘泉湛先生。九十餘。游衡嶽。便過吉州。游青原山。先生率郡中同志友二三百人。走迎。且戒之曰。湛先生當茲高年。猶

殷殷訪友如此。卽此可證其學矣。古云憲老不乞言。吾儕第應憲之。更不容出一語辯詰。煩聒先生也。晨夕定省。食而執醬執醕。一遵古養老禮。惟謹。維時先生年亦近七十矣。蓋以湛先生爲師。王文成莫逆友。故事之謹如此。嗣湛先生別歸。先生送至境上。別時淚潛然橫下。沾襟。湛先生顧慰之曰。謙之何悲甚。豈念予老不復再會耶。余過十數年。重來晤公也。余緬想當時此段風光。良知天理。炯

博學錄

卷六

九

觀北堂

然在日。卽唐虞之庭。洙泗之間。喜起閭閻之風。何以尚諸。先進遺風

旋庵子曰。年餘九十。尚能涉水登山。遠行訪友。若在今日。誰不笑其老而不知止耶。憲老不乞言。東郭先生尊崇前輩。真有先進風。

陳通方。閩縣人。通方年二十五。第四人及第。以也年少名高。輕薄自負。與王播同年。王時年五十六。因期集戲附其背曰。王老王老。奉贈一第。言其日

暮途窮。及第同贈官也。王曰。擬應三篇。通方又曰。王老一之已。幸其可再乎。王心每貯之。通方尋值家艱還歸。王果累捷高科。官漸達矣。通方後履人事。入關。王已丞郎判鹽鐵。通方窮悴。寡知無聊。同年李虛中時爲副使。通方投詩求爲汲引。轉致於王云。應念路傍憔悴翼。昔年喬木幸同遷。王不得已。署之江西院官。赴職未及其所。又改爲浙東院。僅至半程。又改南陵院。如是往復數四。因躓日甚。

博學錄

卷六

十

硯北堂

退省其咎。謂甥姪曰。吾偶戲謔。不知王生遽爲深憾。人之於言。豈容易哉。閩川多士錄

旋庵子曰。輕薄自負。固後生器小。然窮困來奔。業已輸情。自應敦好。乃屢改職。方使絡繹道路。不已甚乎。呵呵。矜傲于前者。自多屈抑于後。彼固逐逐而未有已也。

楊大年弱冠。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二老時已皤然。楊每命書。則侮之曰。二老翁以爲何如。詩不能

堪正色謂曰。君莫欺侮吾老。老亦終留與君。昂曰。莫留與他。免得後人又欺侮他。厥後楊不及五旬卒。求爲老翁亦不可得也。

蕭選與王鐸並居相位。帝嘗召見鐸。年高。升階足踣。選從旁掖起。帝喜曰。輔臣和衷。朕之幸。卿善事長矣。選對曰。不獨事長。臣應舉時。鐸爲主事。臣亦中選門生也。上笑曰。王鐸選進士。朕選宰相於卿。無負矣。選謝而退。

擣堅錄

卷六

硯北堂

旋庵子曰。年少輕狂。福力自然淺薄。若胸中復有矜名恃貴之念。則銷鑠更多矣。蕭公扶掖前輩。眞足垂法。

口業

鄭漢承先生云。顧卦慎言。節飲食。然口所入者。其禍小。口所出者。其罪多。故鬼谷子云。口可以飲。不可以言。

傳曰。鳥之美羽。勾喙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

魚畏之。人之利口。瞻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筆端。避武士鋒端。避辯士舌端。全上。稠人廣衆之中。不可極口議論。非惟惹妬。抑亦傷人。豈無有過者在其中邪。議論到彼。則彼不言而心憾矣。如對官言清。則不清者怒。對友言直。則不直者憎。彼謂我有意而爲之耳。惟有簡言語。和顏色。隨問卽答者。庶幾可乎。全上。

擣堅錄

卷六

圭

硯北堂

旋庵子曰。人惟氣浮。則言易出。只期爽口。不顧是非。而觸忌招尤。往往而是。先生簡言和色之論。不獨可以遠怨。抑亦足以養德。其于涵育者深矣。

險人之前。不可語人陰私。奸人之前。不可語人機巧。我一時言之。彼一時聽之。言者固不難。聽者蓄於心而不忘矣。險者資其陰私以爲計。本奸者用其機巧以爲利。基豈不損物害理之甚哉。吾雖不曾損物害理。亦猶抱薪資火。障水資潮。焚人之宅。



沒人之田者矣。天選別集

顧端木季廉箴云。語言之過。似小寔大。近見京口錢開少云。發一善言。能造累世福德。闢一機辯。能傷天地元氣。余甚敬其言。夫忘形之交。發言三倒。誠亦何礙。然而口角滑熟。遂不擇人而謹之。至于言者已忘。而受者乃快。恨積胸不可解。又或聞人譚一善事。述一善人。必巧爲無端不可解之語。逆奪之。使滿座哄然而談者色沮。然後爲快。既造口

擣堅錄

卷六

重

硯北堂

業亦增意。業人生聰明。用之此處。大可惜矣。

余觀古禮所載。弟子語言之節。最爲詳慎。蓋蒙養不端。有因爲終身之害者。孔北海於李元禮座中。應陳煒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豈不敏辨快人。然以上茂小兒於座中。對先達長者。而逆折橫挫之。使大踉蹌。此豈復有少長之禮者哉。北海絕世雄豪。爲操所忌。誅此固不可以成敗論。然觀路粹所按奏。直以跌宕放言四字定罪。則是無端以口

舌取禍明矣。初北海以丕嗣袁熙妻。予操書曰。昔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以公博覽傳記。疑果有此事。後問之。方悟其戲。及操下令禁酒。則又曰。疑但惜殺耳。大率切直之中。又兼諧戲刻刺。以操之陰賊於楊德祖。不能容于北海。寧有不大慚恨。必殺之後。快者悲夫。以絕世雄豪。而無端口舌取禍。至兒女俱無。噫。類向使十歲小兒。敏辨快人之際。或有人焉。援據古禮。正色責之。使少知省悟。則

擣堅錄

卷六

重

硯北堂

其禍或不至。是至如王步數歲時。不識獐鹿。而曰。涼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此尤誕慢之甚。識者謂卽此一語。知其必濟惡。必歿死。而傳記往往列之。敏悟之科。是曷可訓也哉。全上

旋庵子曰。端木反覆援據。看論垂戒。直從衆人最易犯處。猛下一針。可謂婆心救世。

魏陳羣前後數上封事。輒削其草。雖子弟莫知也。或譏其居位拱默。及正始中。詔撰名臣奏議。朝士

乃見羣封事皆嘆息焉。今人直詆其君之非而以揚於外曰不避忌諱且苟欲壞而借好題日以退焉。視陳羣愧死矣。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余友錢塞庵爲人厚重簡默居政府年餘不輕發一言近以寬簡虛平四箴進規復痛駁籍沒富家之說真所稱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乃或反嫌其邀名是非混播忠臣見疑良可懼也

擣堅錄

卷六

五

硯北堂

修承樂大典時諸儒羣集一日有及凡例未當者王偁孟揚言譬之欲搆層樓華屋乃計工於簷桷都料得不有誤邪景泰中徐有貞以左僉治河無成功于少保笑謂同列曰徐先生五墨匠耳奈何令脫土壑也二公之戲言一也王幸而無卻于迄以此受禍然則戲言可易發哉是以君子有起羞之微有興戎之戒有寡尤之慎有塞兌之思國朝姚湘攻舉子業不售納粟爲衛經歷學院李

點名呼王黃爲王黃秀才不應姚稟曰黃音焚廼劉黃下第之黃依音呼之隨應李曰好箇經歷能識黃字竟以此去其官識字乃誤人矣。日纂二集旋庵子曰不咎自己學疎反嫌他人識字俗語所謂諱疾忌醫世情類如此明哲之士何不韜晦以自保也

擣堅錄

卷六

五

硯北堂

報耶賓曰傳聞耳曰道卿乃某家君以祖母老求便寔無過衆賓負赧幾失所指信知閭人中不可妄談是非也。時非庵陳壽性介特不矯訐在諫垣指陳時政得失無隱惟不喜彈劾人嘗言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刑官枉人言官尤易枉人吾不敢妄言者遵父訓也歷官四十年大半在散地而廉名最著。日纂二集錢塘娼有女美而啞教以琵琶箏篴靡不精審既

笄貌益揚藝益工有賈見大喜倍價聘之或嗤其愚賈笑曰婦類以長舌敗人家內讒寢而後家可長耳遂挾以歸賈有姬十餘人皆掩口胡盧之未幾媚寵顯門賈一飯非啞媚不甘啞媚亦心自語不聾啞不家娜倏然自隆重非尊右不居非珠珍不御諸姬雖忌然咸德其不能言皁白於主心幸之嗚呼啞媚以不言全寵所謂其默足容乎全上

擣堅錄

卷六

三

硯北堂

貴行事歸功恩於主上耳嘗有一巨僚呈一官員犯賊罪案宋真宗方讀案退回問欲寬貸未有聖語其判院輒便奏云此是魏振男真宗便赫怒云是魏振男便得為不法拂下其案云依法正行遂處死後來有一知院因觀前車覆轍每奏事兢懼取進止忽復有詞臣犯賊進案真宗問云如何遂奏云此人悉以當辜聞說涕泣云玷陛下科名孤陛下任使更無面得見陛下唯俟一死而已真宗

聞之云特與貸罪安置一言而關人生死居君側者其可苟諸全上蔡居安在秘書省會館職食瓜令客徵瓜事每一條食一片坐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為優欲畢校書郎董彥遠連徵數事皆所未聞眾嘆服之識者謂彥遠必不能安後數日果外補曹操與劉備言備泄之於袁紹紹知操有圖已之意操自咋其舌流血以失言戒後世戒漏言

擣堅錄

卷六

三

硯北堂

傅獻簡公曰以帷簿之罪加於人最為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被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訥乎戒惡言傅獻簡公以言事謫知和州通判楊洙問曰公以直言斥君此何為言未嘗及御也時事公曰前日言職也豈得已哉今日為郡守當宣朝廷美意而反咕咕言前日之闕政與誹謗何異戒出位言張邵為江夏長史坐贓當罪謝述上表言邵先朝

舊勲宜蒙優貸。帝手詔酬納。免邵官。削爵土。述謂其子綜曰。主上矜邵夙誠。特加曲恕。吾所言謬會。故特見酬納耳。若此迹宣布。則爲侵奪主恩。不可之大者也。使綜對詔焚之。

二集二集

旋庵子曰。曲彰君德。恐市私恩。可謂善于居功者矣。

祝期生爲人儼薄。見智愚妍媸。皆自輕侮之。評品之。官則發其陰邪。士則發其隱曲。無可擬議者。

擣堅錄

卷六

三

祝北堂

則巧求其短以毀之。晚年病舌黃。每作必須一刺出血數升。乃已。既而復作。又須刺之。一歲作者五次。痛苦切至。殆不可言。竟至舌枯而死。

蕭崇儀能詩好嘲。雖僚友所不問。人有醜行。必形於詩。繇是盛傳。不復可拚。甚至破人婚姻。隔人眷屬。竟坐謗政。竄死登州。藁葬道傍。人無不唾罵稱快焉。

楊詢性巧媚。善揣知人意。憊憊之。以得其歡。丹陽

縣尹楊開性暴橫。果於決責。與詢最厚。每事必訪詢。明知其非。不敢有所忤。意助其所爲。嘆美而已。開一日盛暑中。杖公吏及囚繫者四十餘人。二人死。詢猶盛稱其快。後詢夢至一處。金紫者譴之曰。成楊開之惡者汝也。開罪當坐。無所避。數日果中惡疾而死。

旋庵子曰。凡惡人有二種。剛與柔是已。乃口業亦分剛柔。如祝期生之鈎隱。蕭崇儀之好嘲。此

擣堅錄

卷六

三

祝北堂

直肆譏彈。不避指摘。徒冒剛之迹。而失剛之德者也。如楊詢之狐媚。此巧行附趨。不顧流毒。徒襲柔之似。而失柔之真者也。厥後舌枯中惡。俱不得其死。則口之造業。可不畏哉。

郎中陳皓性周慎。不談人短。每於儕類中。見人有所訾。未曾應對。候其言畢。徐爲辨曰。此皆衆人妄傳。其實不爾。更說其人美事。

蘭雪軒集

旋庵子曰。此等長厚。培元氣多矣。舉以爲法。

太平清話云。余得古書。校過付抄。抄後復校。校過付刻。刻後復校。校過卽印。印後復校。然魯魚帝虎。百仍二三。夫眼眼相對尚然。况以耳傳耳。其是非毀譽。寧有真乎。呵呵。以耳傳耳。既無有真。則聞言者。政不必據以供口舌也。

摘堅錄卷六

摘堅錄

卷六

三

現北堂

摘堅錄卷七

武水朱廷旦旋庵子論輯

好名

名根之所以害人者。求名則勞。矜名則傲。爭名則忌。萬惡之源。從此而起。造物之所以惡名至人之所以埋照。日纂二集

今士大夫好捐貲起塔施僧。而助貧賑乏。則甚纖。嗇此非真能輕財者。不過求福利爾。以求福利而

摘堅錄

卷七

一

現北堂

施舍陋矣。又於仕進頗滯。而子女財帛不勝其變。愛此亦非真澹者。以爲聲望耳。恬愉之人。何所不澹也。貌和而心狠。行嚴而言清。藏裂背於嘻笑。伏戈甲於尊疊。利害太明。人我太重。恩仇太分。城府太深。機板太巧。下者竊取大利。最高者并盜賢聲。此非得志。斷非國家之福也。全上

旋庵子曰。說得盜名之人心事。逼真宛如寫照。世之大懷越。大都爲求福利。所不必言。獨怪士



人陰營私宿陽竊賢聲積金如山而清望騰布險刻如蝎而長厚稱焉天下之貴假不貴真類如此人安得不好名耶

陳幾亭曰名士之稱起於諸葛之巾服臨戎也勲畧震世身都將相蟬蛻軒冕履貞路素不改士風故懿嘆而稱之重在士不在名也簡穎喤哦郵筒往來動矜名士重在名不在士毋乃未識名士之義耶昔之名士人號之今之名士自呼之昔之名

擣堅錄

卷七

二

規北堂

士離士位者當之今之名士守士習者居之名心可以殺人不但讓國故荀子曰盜名不如盜貨醜此穿窬之念也微巧所積虛譽歸焉猶委灰而飾飾烈之芳人之君子必天之小人慮有不可與人知而可與造物知者人臨造物寬宥可對人言而不可對造物言者人後造物先也滂世篇韓康伯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故殷仲堪誅六川門畫掩閑庭晏然所謂經其戶寂若無人披

其帷其人斯在者卽此意也夫人世情未盡則衝衝往來抗塵容走俗狀者趾趾相接古之辱人今之名士也試有人焉閉戶讀書不妄交與胥以爲絕物而迂之矣古之時輕利重名今之時借名規利甚至奔走縉紳之門而權勢反嚇于縉紳者鎮日勞攘經其戶誼若有人披其帷其人不在久之而縉紳亦奔走其門焉利數名根合併爲一如油入麵永不可出世道之憂也全上

擣堅錄

卷七

三

規北堂

旋庵子曰古之名利分爲二今之名利合爲一古之人去利而成名今之人借名而規利至于借名規利而敗簡踰閑無所不至其喪名也實甚何好之有語云三代以下惟恐其不好名爲夫真心好之者言也乃今人所飾在此政所好在彼心術詭譎士習紛囂至令夷貶莫辨清濁同流殊可嘆也

假僞

古來豪傑生平閱歷自可舉觀如王衍殷浩崔司徒等其始也亦自負壁立萬仞銜聲四海然見草而悅見狼而戰羊之質故在也一遇事變則弁服嘶聲咋舌喪膽彼又安能爭乾坤之命而定民物之性哉蓋其植根原是假的假與假相酬濁亂世界或受得些小福澤已自便宜奈享名太重自任太過到得曳脚露手起來一籌不展為天下笑以此言之假物事斷斷是弄不成鑒臨甚隱自不容

擣堅錄

卷七

四

硯北堂

一個偽貨欺天罔人僥倖成功耳

迦吉錄

旋庵子曰存一有為而為之念則行事自與性體不合外面縱做得件件高卓一遇盤錯便瞻前顧後手忙脚亂其短立見故衡量人品者必于心體微察之

世間惡人當于鰥寡孤獨中求當于疲癯殘疾中求何也以上帝無私故又當于好名標節中求何也以人心有為故世間忠臣義士當于負俗中求

當于樸野中求何也以不務粉飾故圓融儇巧之途必無真品猶天喬不耐歲寒也覺世篇

旋庵子曰世情喜佞而惡直信偽而疑真遂使軟媚尖利之夫得行而朝寡忠良野無士品舉世相蒙率此故耳具隻眼者自當得人于牡牝驪黃之外也

習舉業者終日閉戶而有務外之實如看小說雜書野史如用各樣顏色摹擬名人圈點之類終日

擣堅錄

卷七

五

硯北堂

閒遊而有務內之實如因山水花鳥而觸文機如看傳奇而悟行文之類不可因和尚掩關便信其灰心見豪士戀杯遂訾其嗜酒也日日講學者知有語錄不知有六經知有書院不知有黌宮知有先儒不知有孔子此非逐流忘源繇念褻故也要之學不待講亦不必禁其講苟滌去播壘之腸則講亦得不講亦得覺世篇旋庵子曰講學者政講心體之淨穢耳心體不

淨而徒尋枝數葉。是無本之學。卽說得了。分  
明胸中畢竟茫然。又何以講爲。近世依附獵名  
者。大都犯此。

世有心計密者。米鹽瑣細。曾無遺誦。家因此饒。而  
居官未嘗以墨敗。此不謂之清廉。謂之忍耐。所欲  
有甚于貨者耳。五代時。漢吏部侍郎張允。貨富而  
性吝多疑。不他委。衣繫衆鎗。如環珮聲。後遭郭威  
之難。匿佛殿藻井上。板壞墜死。茲豈其化身耶。全

擣堅錄

卷七

六

硯北堂

旋庵子曰。假偽之現報。往事可鑒。世人何爲。苦  
効之。

言利刻深。其德必損。世乃有借他人錢。積自己德  
者。但遇爭財。不計理之是非。情之曲直。一意左袒  
貧者。至于已貲。則一毛不投。是夫也。看得鬼神可  
愚。欲以口中不費之惠。補其自作之業。悲夫。全上  
旋庵子曰。此等人。今世儘多。所謂假仁假義。是  
也。然較受富豪之賄。明白凌虐。弗顧廉隅者。不

猶愈乎

陳蕃爲樂安太守。時有趙宣者。親旣塋而不閉埏  
埴。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皆以  
禮敦請。蕃就而訪之。見其五子。皆自服中產。因大  
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故祭不欲  
數。以其易黷故也。况乃寢宿冢藏。孕育其中乎。誑  
時惑衆。莫此爲甚。遂致之罪。

旋庵子曰。今世亦有親死而廬墓者。然飲酒食

擣堅錄

卷七

七

硯北堂

肉男女徵逐如故。而強竊孝子之名。世亦因而  
孝之。信耳。爲日殊可笑也。安得百陳樂安而警  
治之可乎。

唐有監察御史。不工文。而好作不已。既居權要。爲  
人所誅。不之覺也。每篇輒爲宋務先書。以光臺月  
俸幾盡。其妻謂曰。公經生。素非文章。所稱篇詠。不  
爲外人所傳。此必臺中玩公折俸助厨耳。奈何受  
人唾玩。自後雖吟咏不輟。不復出光臺錢矣。或問

之以妻言對諸御史退相謂曰彼有人焉未可玩也乃止御史臺記

旋庵子曰倩人代筆自應折俸其妻雖叅破世情然阿夫所好在此恐夢寐終不愜意也郭登咏蠹魚詩曰瑣瑣如何也賊形雖無鱗甲有魚名元來全不知文意枉向書中過一生世間讀書不識字儘多此詩可一舉似

法帖真偽入手少不用心着眼卽不能辨昔張思

擣壁錄

卷七

人

硯北堂

聰善摹古帖自爲翻身鳳最能亂真唐蕭誠僞爲古帖以示李邕曰此右軍真跡邕忻然曰是真物也誠以實告邕復視曰細看亦未能辨但稍欠精神耳北海且然況下者乎考樂餘事

旋庵子曰胸中有物安能鑒賞天下事都叅世情不得

韓侂胄當國時嘗招致水心葉適已在坐忽門外有以漫刺求見題曰水心葉適候見坐中恍然侂

胄乃匿水心於便室延見之歷問水心進卷中語其人曰此皆某少作也後嘗改削矣每誦改語極精妙遂延入書院出楊妃卷令跋之卽揮筆曰開元天寶間有如此姝當時丹青不及麒麟凌烟而及諸此吁世道判矣又出米南宮帖卽跋云米南宮帖盡歸天上猶有此本散落人間吁欲野無遺賢難矣如此數卷言簡意盡韓駭然謂曰自有水心在此豈天下有兩子張耶其人笑曰文人才子

擣壁錄

卷七

九

硯北堂

如水心比者車載斗量今日不假水心之名未必蒙與進至此侂胄笑而然之收場門下其人姓陳名謙建寧人後舉進士茂松堂寓日抄

旋庵子曰兩跋卷末語多感慨有識雖求知侂胄品不甚高然抱才湮滅徒委山林亦志士所深慨耳且當事者眼孔都隘不有陳君顯此技量則胸中止知有葉水心耳寧不小視天下乎近日薦舉大都類此求其宏開域外之觀無有

也呵呵

譚峭字景昇因遊三茅過金陵見齊丘子曰予化書之化化無窮願子序而傳之齊丘以酒虐景昇醉甚裹以革囊縫而投之深淵有漁人獲而剖之一人斲睡正濃大呼乃覺問之曰我譚景昇也齊丘奪我化書沉我於淵今化書將無行乎漁人曰行久矣景昇曰化書已行吾不復人世矣吾睡囊中得大休歇煩再縫而投之漁者如其言齊丘後

博堅錄

卷七

十

觀北堂

爲唐相成人功然不得令終宜哉顏光衷曰化書譚子所著亦各齊丘子後世皆能辨之非若向郭之江莊也凡竊他人語言攘爲已有其機械變詐已爲可恥况欲滅其人乎卒之其人不死執證賊傍借以取名者豈不羞殺耶此便是報應其不得令終必別有因地非僅銷繳謀化書一事也

旋庵子曰譚子止欲化書之行不復計其身名識見高卓且曰吾睡囊中得大休歇視死如歸

其真有得于化理者乎獨笑齊丘子奪其書又欲置之死以滅跡自謂得計豈料萬世而下皆知化書出于譚子不亦枉用此機謀耶竊餘唾以自張者亦可已矣

張孚嘉渭南人嘉靖丁未進士歷官副使有清名將卒謂子孫曰世人生但識幾字死則有一部遺文生但餘幾錢死即有一篇志文吾恥之否德不足辱明公筆自題姓名官位家世歲月紀諸石附

博堅錄

卷七

十

觀北堂

蓋先達有行之者子孫必遵吾言不則爲不孝譚子原評有臭錢者不須說覓人作志文不識字者亦有一部遺文矣大奇

海之渚有海鏡焉其腹空洞無臟唯中藏蟹子小如黃豆而螯其足海鏡飢則蟹出拾食蟹飽海鏡亦飽或迫之火則蟹出離腸而海鏡立斃矣彼其所爲斃者以所假在外不在內故也水母者亦出海中胚渾凝然而絕無眼常有數蝦寄蹲腹下代



為之眼。蝦行而行。蝦止而止。一日波盪。蝦離而水母竟躓死。泥沙彼其所為。躓者以所假在物。不在已故也。賢英編

旋庵子曰。所假在外物。則已不能為主矣。今世依草附木。獵名襲譽。遂沾沾自得。而妄為尊大。獨不思一朝蟹出腸。蝦隨波。從何處生活乎。

符子曰。觀於龍門。有一魚奮鱗鼓鬣。登龍門而為龍。又一術士。凌波蹈流。而不陷。搖鈴行歌。飄浪龍

擣堅錄

卷七

主

視北堂

門終棲遲而不化。彼同功而事異。迹一而理二。夫何哉。無乃以實應。而人以偽求乎。茂松堂日錄

旋庵子曰。馬曼生云。狗虛文者。罕成功。務實用者。功不去。若意用功。徒在外面搖鈴打鼓。是沒相干的小試。不出五名榜末。不見尊諱。何益之有。此可為務名攢刺。妄自矜炫者。作一藥石。故錄之。

孟子語。亦有不必要盡信者。如擊刺鄉愿一語。此是

充類盡義。直透本原之譚。要之此等人。亦儘有可節取處。余嘗云。今日但得幾個鄉愿。便可移風易俗。客訝其說。余曰。只看非之無非。刺之無刺。便知其入儘有矜惜名節。畏顧清議一段意思。力量在只似忠信。似廉潔。似字。是他人病痛處。雖然。似忠信。不猶愈于明明真貪汙者乎。

旋庵子曰。端木此論。又為假偽者轉。一語更有激乎其言之矣。可不深省。

擣堅錄

卷七

主

視北堂

植黨

王安石甚豁刻。然有寬處。如陳公輔所稱是也。又李定不丁母憂。安石亦偏護之。蓋中其所欲。不復顧名檢也。卓吾甚放浪。然有嚴處。如見道學名流。犯其所忌。卽肆詆毀是也。大畧世皆寬于收流俗。而苛于求聖賢。卓吾政墮此見。是以放而有才性者。既賞其真狂放。而無才性者。亦賞其真俗。皆謂卽此是道。修而有破綻者。既嗤其偽行。修而無破

縱者亦嗤其迂濶必拊擊之而後已要不過忌前  
傲世作異求名之念為之祟耳士大夫幸平心破  
此一根

旋庵子曰敢心化則氣和而理現我心除則魔  
去而道存與物無競何黨之可植又何禍之相  
侵王李之往事不可鑒乎

獨為善事所及無多若得大力量人同存此意則  
救濟何限大畧化一曲謹人不如化一豪傑人化

擣堅錄

卷七

直

硯北堂

一里貳人不如化一權貴人化近人不如化遠人  
在在言善言行善事交游善人要得此善脉滿軀  
坤界則福德自是滿乾坤界矣舜之大德亦只是  
樂與人為善一味即便歷山雷澤以及有虞天下  
個個精神人人風動然非雄心戾心我能我會之  
心脫化淨盡固未足與於此也

旋庵子曰善脉原自流行何容執着樂與一念  
真足鼓動四方若善必已出則方隅未化所甄

陶者寡矣且各立門戶相為標榜為禍不淺

嫉惡

好醜太明則物不契賢愚太明則人不親士君子  
須是內精明而外渾厚使好醜兩得乎賢愚共受  
益纔是生成的德量昨非庵

能與善人居不能與惡人處畢竟是學力未到夫  
惡人如蛇蝎猛獸矣氣所鍾造物猶不能絕第當  
善待之使不能為害而已或介介疾視若旦夕不

擣堅錄

卷七

主

硯北堂

可容多見其不廣也病枕雜言

天下有真心愛國者必常以君子長者自處而不  
輕以小人與人寧虛懸君子小人之名待公論之  
自定而不預揭君子小人之目使岐路之先開彼  
小人何責使其為君子者去泰去甚留尺寸寬曠  
之地使彼有所容而自安而我于于徐徐斡旋其  
間化而歸正無激以成其奸則君子之禍必不烈  
而小人之毒必不甚馬曼生可味篇

旋庵子曰此論最公平最可化異爲同近日世  
苟掀翻門戶角立政坐以君子自處以小人視  
人激揚太過當耳

郁離子曰石激水山激風法激姦吏激民言激戎  
直激暴天下之紛紛生於激是故小人之作亂也  
由其操之急抑之甚而使之東西南北無所容也  
故進退無所逃則安得不避其急而趨其緩也哉  
聖人知其無益也故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擣堅錄

卷七

七

硯北堂

及其見陽虎也則應之曰諾吾將仕矣而不與之  
爭也陳恒弑其君告夫三子不可則曰以吾從人  
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而不與之辯也夫如何激  
之有哉是故鯀堙洪水禹乃導而疏之然後地平  
天成之功不在鯀而在禹何也激不激之謂也  
陳寔字仲弓潁州人平心率物鄉人爭訟輒求判  
正寔諭以曲直開以至誠皆感動退而言曰寧爲  
刑罰所加毋爲陳君所短歲歉民窮盜夜入止於

梁上寔陰見之呼子孫訓曰人當自勉不善之人  
未必本惡迫于饑寒習久遂至爲非如梁上君子  
是矣盜驚駭投地稽首請罪寔曰視君狀貌不似  
惡人宜克已反善遺絹二疋以歸自是邑無盜者  
後除太丘長以三公徵不起享年八十四海內赴  
弔祭者萬餘子紀譙齊德時稱二賢紀爲尚書令  
紀子羣爲司空並著高名時號三君顏光衷曰按  
寔本與膺滂齊名而獨無纖芥之禍者彼專嫉惡

擣堅錄

卷七

七

硯北堂

此專揚善故也其人人也甘而不拂而變化已多  
矣郭泰亦同此意云

旋庵子曰人而不仁嫉之已甚亂也聖有明訓  
直截攻擊雖屈于理未必帖于心甘而不拂婉  
折開導便令人意也消故特舉陳仲弓以爲嫉  
惡者則

國朝豐公慶以直諫著聲風裁振郡邑一日行部  
有知縣簞簋不飭懼無以解廼以白金爲燭公初

未之省也。既而廳子以告。次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燃，盡出之。易可燃者。知縣大恐，輒棄印綬去。終亦不明其爲銀燭事也。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貪污者見銀燭，未免染指。卽矯矯勵節者，遇有不法下吏，輒借事沽名，誰肯陰拒而陽晦如豐公者乎？其律已也嚴，而待人也寬矣。特才。

潘安仁思緒雲霧，詞鋒景換。初齡秀穎，舉試鷄邑。

擣堅錄

卷七

太

硯北堂

能以綜學潤之政事，繼而入補遭誣，濡于白刃。蓋抱負本自不凡，而矧塗列全聲勢相引，遂不自持。其金谷詩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後與石同罹孫秀之難，真詩識矣。異林

陸士衡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士龍藻思柔情，英銳漂逸。如朗日懸光，重巖積雪。真一代之豪，惜才多識少。賈謐何以善，成都何以事？穴碑雙龍巢，傾兩鳳。覆宗絕祀，良可悲矣。蓋三世爲將，疊鍾百葉，誅

降不祥，殃及後昆。且杰于文者，造物所忌，不自抑損。而飛纓振綬于權威，悍王間矧。又作三軍督耶。其禍之伏也，亦自取之矣。全上

鮑照文辭瞻逸，世祖時爲中書舍人。世祖好爲文章，自謂物莫能及。照悟其旨，故爲文多累句。當時咸謂照才盡，豈知有深意。煬帝爲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獨不下帝。帝每銜之，胄竟坐此見害。每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

擣堅錄

卷七

尤

硯北堂

耶噫，胄以炫才自殺。照以歛采自全。文士其知所自處哉。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臣子立朝，遇軍國大事，不妨犯顏諫諍。至若文辭末技，卽遜美逃名，亦不失善。則歸君之意，而乃傲然不下，何耶？然肝腸無穢勁骨獨存，不以帝王動念，亦難得于今世矣。

梁安城王蕭欽爲一代文宗，人以爲與河東柳信言相敵。柳不爲屈。及聞欽卒，柳抱一腳跳，呼曰：獨

步來獨步來 異林

洪景盧居翰苑一日草二十餘制語院吏曰蘇學士想亦不過如此速耳院吏曰幼時曾見蘇學士敏捷亦不過如此但不曾檢閱書冊耳洪爲赧然自悔失言嘗對客自言如此且云人不可自矜

驕妄

李石守先生曰謙者德之柄每覽前史厚德豐功卽今人多福少禍無二不自謙得之然謙非一味

擣堅錄

卷七

三

硯北堂

軟熟吾輩所難忘者胸中有道德文章功業氣節八字最是招尤犯俗種子此八字能一筆掃除常自視至愚至庸聰明真不逮古人道德果口負初心乃有分毫入處

吾鄉羅念庵先生每自言二十年苦功夫磨去得狀元兩字此兩字去然後可以用世可以出世然以公天性之篤亦須二十年功夫始得則知矯吝在常人何可易言無也

旋庵子曰古人學問最忌有我有我則氣易盈盈則上人之念起而凌厲張居身載物無一可者才如周公尚不得驕吝况下焉者乎先生二則真可銘之座右昔丁清惠公遇朱平涵相公謂翁居台鼎依然秀才氣象平翁笑曰原是個老秀才近來底幾葉亭老無閣老氣呵呵無閣老氣而學問固已深遠矣

謝顯道與伊川別一年有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

擣堅錄

卷七

三

硯北堂

年做得甚工夫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仔細檢點來病痛盡在這裏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 昨非庵

鄭漢奉先生曰富貴執侈之子少而聰穎援筆立賦聊睨千秋心滿氣盈已不勝慨體之習而食客遊士又從而諛之一支出奴僕班揚一詩成伯仲李杜夜郎王何知漢大富貴凌人而以才俊濟之角蛇翼虎釀成淫毒至覆國傾家而罔悔反不如



惟魯無文者之猶能自存也。余嘗與貴豪言見其縱衡飄忽日無所不空口無所不擊自三教聖人而下不能免惟罣又岸然自謂手金剛杵所當亡不碎者而方盛有時名雙睫如炬電光其舌傍人雖欲與一語扞不得入嗟乎富貴之爲害至此余願士大夫教子先坊以禮義教以謙抑而後課以藝文責以古今一事之能無輕獎一語之俊無妄誇是真能愛子弟者也。

清堅錄

卷七

三

規北堂

國朝嘉靖中京師縫人某姓者擅名一時所製長短寬窄無不稱身嘗有御史令裁員領跪請入臺年資御史曰製衣何用知此曰相公輩初任雄職意高氣盛其體微仰衣當後短前長在事將半意氣微平衣當前後如一及任久欲遷內有冲挹其容微俯衣當前短後長不知年資不能稱也。青蔚軒日抄旋庵子曰不獨工於製衣亦且深於物情風塵撲面指摘交伺身雖欲不俯而不可得矣如此

謙和說不得謙和直是邀榮避禍之心爲之耳。古人不妄作作有不稱不自護短不似今人以爲無不佳也。老坡自云作竹千百中得一二耳。又云本欲爲書海照堂大字作牌額去屢寫皆不佳不可用非久待告文安國爲作篆字也。書畫尚如此况詩文乎。暇老齋雜記旋庵子曰古人每事不敢自欺故件件請極今人每事便欲欺人故件件草率。

清堅錄

卷七

三

規北堂

夫人才相若願相伴而勢相軋則寧死勿屈劉項是也田橫不揣極矣是韓彭所心藐者欲方駕高帝哉可以北面就列而不甘下之猶無鹽醜女聞西子之殊遇而重自傷也祇爲有目者所嗤予觀世人效田橫之崛彊者頗多而能爲橫之自殺者又頗少也標之以豁其迷。覺世篇旋庵子曰驕妄人定是怕死人那肯自殺若遇一聲勢臨之必且降伏不暇矣孟夫子以禽獸

比妄人不爲毒也。

世人措詞不安本分如榮枯之遭今昔等耳而動輒嘆炎涼難堪才智學業與衆同耳而動輒嗟淪落不偶之類夫炎涼難堪淪落不偶乃通人高士拂心逆意之境無聊之况而下流併欲竊之是可竊孰不可竊耶涕世篇

旋庵子曰幼宰此論最稱快絕然余謂此輩嗟嘆應更甚于才智之士蓋才智之士淪落無聊

擣墜錄

卷七

言

現北堂

尚有鄴架可繡詩賦自託以消歲月以樹千秋苟不然者止見窮愁不見可悅悠悠忽忽寧得不怨尤乎

蕭穎士恃才傲物嘗携壺逐勝憩於逆旅風雨暴至有紫衣翁領二童子避雨於此穎士頗侮之雨止老人上馬呵殿而去穎士始知爲吏部侍郎王丘也明日造門謝罪引至廡下坐而責之復曰子負名傲忽其止於一第乎果終于揚州工曹此前

輩不可輕也張嘉正始爲中書舍人崔湜輕之後

與議事正出其上湜驚曰此終君座耳後年爲中書令此後輩不可輕也呂文穆公未第時薄游一縣胡旦方隨其父宰是邑過呂甚薄客有譽呂曰呂君工於詩宜少加禮胡問詩之警句客舉一篇其卒章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漢耳呂聞之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第使人寄語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二

擣墜錄

卷七

五

現北堂

人及第輪君一籌既而次榜亦首選兩人相見俱甚報此同輩不可輕也讀書鏡

旋庵子曰胸中着一輕重不但處世不通抑且學問粗浮所損多矣

王濬既爲王渾父子所抑自爲功大見枉常不勝忿憤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恨所以居功者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王之德羣帥

之力。老夫何功之有。此間生所以屈廉頗也。王渾能無愧乎。時監軍唐彬亦同王濬降孫皓。然未至建鄴二百里。輒稱疾遲留。以示不兢。未幾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人以是益高彬。晉書列傳旋庵子曰。不善居功者。未有不疑下妬。而身名俱殞者也。

王昶謹厚。名兄子曰默。曰沉。名子曰渾。曰深。戒之曰。吾以四者爲名。欲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也。夫

擣堅錄

卷七

三

硯北堂

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闕黨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彊。鮮不遂矣。肝非庵吳文肅公子璟。素以堅挺有氣節。韓魏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璟爲賢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全上

薛談學謳于秦。青未窮青之技。而辭歸。青餞于郊。

乃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談乃謝過。返學段翳。善天文風角。有一諸生。習未積年。略究要術。辭歸。翳爲作一脂筒。中盛簡書。曰。有變。乃發視之。生至葭萌。與吏爭津。吏撻從人頭破。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鬪。破頭者。以此脂裹之。喟然而嘆。乃還辛業。古人有學書于人者。數年。自以藝成告而辭去。師曰。吾有一篋物。可附於某處。及山之下。絕無所付人。封題亦甚不密。啓之。皆磨穴者。硯數十

擣堅錄

卷七

三

硯北堂

枚。方知師夙所用者。乃返山。服膺至皓首。方畢其藝。

旋庵子曰。未少有得。便藐視師傅。反將駕而上之。澆薄忘恩。往往而是。終亦必亡而已矣。卽或青勝于藍。而藍之本。其可負乎。

韋政素不讀書。好大言。偶記書言故事數行。往往對客談之。談畢。寂然無聲。蓋已罄矣。一日其從父戲謂曰。若所談。乃芝麻通鑑耳。蓋吳人以芝麻點

茶鬻者必以紙裹之。有一鬻家藏舊書數卷。旋摘為用。市人有得所授。積至數葉。視之。乃通鑑也。遂取以熟讀。每為人談。或扣其蘊。則曰。芝麻紙上。僅此而已。餘非所知也。嗚呼。世之少有一得。而輒矜詡不置。其為芝麻通鑑者。幾希。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近日陳明卿綱鑑。鈐刻既精。批點亦意。藏書家往往收之。乃竊附之子。徒慕書名。蠟探書義。只買得一部。裝釘成帙。置之高閣。囂囂

擣堅錄

卷七

天

硯北堂

然號于人曰。我已有陳明卿通鑑矣。叩之茫然。似不若熟讀芝麻通鑑者。猶曉數行故事乎。開元中。李青蓮謁時宰。自通為海上釣鰲客。李白宰問先生何物作餌。曰。以天下無意氣丈夫為餌。時宰悚然。夫世間高官大位。無不思才者。賈洛陽受絳灌之累。淪落憂死。白言唐突甚矣。詩人挾浮藻。無經世深心。置遇合于度外。故率意輕吐。幸而明主憐才。不然。相之權勢。儘足以困白也。况所云

粹不大雅。白沒受用處。已露一斑。沈氏曰

旋庵子曰。天下負意氣者。是自難得。况位高寵盛。則保富貴之念愈重。誰肯憐才好士。青蓮慷慨。不為自言太狂。然即不狂。亦徒自卑屈耳。又何益于進退之數乎。

西晉國王傲甚。聞誦天主經者曰。天主黜尊者於高位。而陟謙者曰。此語可刪。如我今處王位。誰黜我。誰陟我。上乎。不數日。王幸溫泉浴。置衣于室。從

擣堅錄

卷七

天

硯北堂

臣俱避去。忽有天神宵王之容。衣王之寶衣而易蔽衣。置之術。遂出諸臣。以為王也。扈從歸朝。王浴竟。呼無應者。索得蔽衣甚。惟之強衣之出。索從臣。思已去。益惟之。獨行人朝。則王在也。以為妖異。見寵臣問曰。爾誠畏乎。臣弗識曰。我非爾王耶。是臣笑以為狂。詈而逐之。王不勝憂懣。自悟曰。此不虞之患。正以責前日之傲言矣。退悔痛哭。矢必悛改。求上帝赦之。夜入朝。每念前日之榮福。今日之辱

苦哀嘆不息。一夕朝臣俱散。天神出問曰。汝今已知世國之與奪。權在天主乎。天主奪不必干戈也。王曰。日擊身受。曷敢疑神。曰。如是。仍衣汝衣。陟汝位。但今以後。宜敬信上帝全能。勿以傲言。別致重殃可也。言畢不見。王爲故王矣。而內宮外朝。無知者。後王自言之。乃傳于世矣。七克

蜀人王昭遠。好讀兵書。以方畧自誇詡。宋師入孟。利使昭遠與趙崇勳率兵拒戰。宰相餞之郊。昭遠

擣堅錄

卷七

三

現北堂

酒酣。懷臂曰。是行也。非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雕面惡少年。取中原反掌耳。手鐵如意。指麾軍事。自方諸葛亮。俄聞劔門破。昭遠股慄已。又聞崇勳敗。遂脫甲走匿倉舍下。悲嗟流涕。至日盡腫。惟口誦羅隱詩云。運去英雄不自由。世傳爲笑。宋史旋庵子曰。手持鐵如意。指麾軍事。便稱能將。今世用武。往往類此。邊事安得不壞。流賊何時寧。斬徒曰。選將練兵。而信耳爲目。殊可嘆也。

顏延之爲光祿大夫。子竣貴重。凡所資供。一無所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嘗語竣曰。吾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早往竣室。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而驕佚若此。其能久乎。竣竟爲宋主所誅。通鑑

旋庵子曰。驕佚成性。至今親却子供。猶不自悟。可謂不肖極矣。自取誅滅。則又何尤。今世見子貴重。歡欣快樂。狐借虎威者。能不有媿于延之乎。

擣堅錄

卷七

三

現北堂

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唱相公尊重。客踧踖起退。及富鄭公爲相。雖舊官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日纂

旋庵子曰。器小易盈。便多以體統繩人。至有一言偶忤。遂百計坑陷。動遭顯害者。富鄭公脫畧



虛懷真有吐握之風。

史越王罷相歸里，經從慈谿，邑宰蔣鶚遠迎，相見後，邑吏皆羅拜庭下。越王答拜，蔣宰跼跡請免。王曰：閣下與之有名分，某與之爲鄉曲。全上

旋庵子曰：既登樞要，誰念鄉曲？時或市恩，便矜曠典，求其脫畧體統，真心冲抑者，我邑清惠公可風也。

俞胤崑山人，洪武間爲吏部尚書，其家故鑛工，胤

搏堅錄

卷七

三

硯北堂

既貴，造詣鄉曲，必戒其下云：第稱俞待詔兒，勿云官人也。王英亦崑山人，洪武間爲陝西按使，居鄉後服入郡城，時禁庶民服韉，門者縛英，英微笑曰：我官人也，取舟中冠帶示之，始得釋縛，畧無怒意。李黃長洲人，正統間爲兵工二部侍郎，在鄉里，每出必步過里門，乃上馬，不以貴加人，終其身如一。劉鉉長洲人，天順改元爲少詹事，官位已崇，猶儼居隘巷，雖曲藝亦與之同坐，雖童稚亦與之問

答王穀祥號西室長洲人，爲吏部郎，以病乞休，林下宏才碩德，尤擅字學，且工繪畫花草，平居小帽布衣，未嘗修邊幅，居無懷題，行必徒步，未嘗立崖岸，貧賤詣之，必延上坐，不以貴驕人。異林

旋庵子曰：近時達官頗自尊貴，居則扃戶難謁，出則呼擁森列，寧獨凌厲鄉氓，卽士人亦不屑與親，求其降心抑氣與衆和同者，百不得一矣。牛僧孺赴舉之秋，嘗投贄于劉補闕禹錫，對客展

搏堅錄

卷七

三

硯北堂

卷飛筆塗竄其文，歷二十餘年，劉轉汝州，牛出鎮漢南，枉道汝州，驅旌信宿，酒酣賦詩曰：粉署爲郎四十春，今來名輩更無人。休論世上昇沉事，且鬪樽前見在身。珠玉會應成咳吐，山川猶覺露精神。莫言恃酒輕言語，曾把文章謁後塵。劉方悟往年改公文卷，因和詩云：昔年曾忝漢朝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賦日，後爲丞相掃門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笑語頻。猶有當時舊冠劍，

待公三日拂埃塵牛公吟和詩前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當焉字相三日後王印移宴竟日而去劉乃戒其子咸久承雍曰吾成人之志豈料爲罪汝輩進修守中爲上言行世則

旋庵子曰余稟性慙直不敢作昧心之語每遇友人以文字相質便傾一得之愚去取憑心批抹不諱自謂可不負就商來意友之情面弗顧也雖過信者未必不心服而後生自負面是背

梅堅錄

卷七

三

觀北堂

井時或有之然反之余心而卽安行之數十年而不改及閱牛李一段公案始知文字中亦須用世法耳但王樗崖批云人以文章立命不應好揭其短余謂不然文章公器得失共參寧有不共之仇耶

念庵羅先生洪先魁天下時才弱冠時外舅官棘寺卿報初下喜甚趨告先生曰喜吾婿乃今幹此大事也先生聆已而頌發赤對曰丈夫事業不知

更有多少在此等三年過一人耳奚足爲大事耶是日猶自袖米偕黃何二孺廉聯榻蕭寺中論學焉先進遺風

旋庵子曰認鼎元不足爲大事則志量無窮謙光可挹所造寧有底止耶

沈幼宰云史記仲尼由大司寇攝相事有喜色門人疑問子謂樂其以貴下人耳然子位亦竟止于此凡人快意處卽駐足處發揚處卽界限處仲尼

梅堅錄

卷七

三

觀北堂

道人願大雖不敢以常態窺而仲尼日月也日月之以則盈之故也

費茂湖公初第時修謁彭文憲公彭曰青年妙才高科皆天下第一事也殿上金堦滑須漫漫行倘放步失跌便急切爬不起來費公年少有意氣頗不平其語後歷官宰輔久於仕途常舉此以告仕進者曰此前輩善誘人家法也若汝輩榮進有定終強不得它日做官便要思量今日做秀才家數

立得脚根定。何往而不得哉。若修於家而壞於天  
子之庭。非吾所願也。王兆雲揮麈新譚

旋庵子曰。漫行以防跌失。一語消磨了多少躁  
妄之氣。彭公造進后學。婉而切如此。

李憚工文詞。仕唐爲中書舍人。時張文寶知貢舉。  
所放進士中。皆頗有覆落者。請下學士院作詩賦。  
爲貢舉格。諸學士皆作不能工。命憚作之。憚笑曰。  
予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畏。假令予今

擣堅錄

卷七

三

硯北堂

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爲准格乎。  
問者服其雅識。五代史列傳

旋庵子曰。登科爲偶然。此是實話。試取朝士。復  
程以入股。非精深理學。欲以文章名世者。大抵  
粗疎不成文矣。乃或矯焉欺人曰。我由科甲。我  
頂進賢冠。而以氣凌人。不亦左乎。嘗憶二十年  
前。奉命典試者。往往遣幣乞文于山林宿學。而  
試錄乃衰然膾炙人口。則貢舉格未易作也。

徐存齊山翰林督學浙中。時年未三十一。士子文  
中。川顏苦孔之卓。徐勒之。批云。杜撰。置四等。此生  
將領責。執卷請曰。太宗師見教。誠當。但苦孔之卓。  
出楊子法言。實非生員杜撰也。徐起立曰。本道僥  
倖太早。未嘗學問。今承教多矣。改置一等。一時翕  
然稱其雅量。智囊

旋庵子曰。剛復自用。最壞治理。徐老虛心。何曾  
損望。

擣堅錄

卷七

三

硯北堂

种放以處士召見。拜官。真宗待以殊禮。名動海內。  
後謁告歸終南山。恃恩驕倨。王嗣宗時知長安。放  
至。通判已下。羣謁放。則垂手接之而已。嗣宗內不  
平。放召諸侄。出拜。嗣宗坐而受之。放怒。嗣宗曰。向  
者通判已下拜君。君引手而已。此白丁也。我狀元  
及第。名位豈輕於彼哉。放曰。君以手搏得狀元。何  
足道也。嗣宗卽上疏言放空疎。專飾詐巧。以沽虛  
名。尊以顯官。恐天下竊笑。益長澆僞之風。真宗由

是待之寢衰全上

旋庵子曰不榮通不醜窮乃高士之致。若恃寵驕恣此滑稽之流曷足貴哉。

嘉靖間有邵樗朽義者丹陽人任俠自喜有縱橫才人莫測也。方隆慶初新鄭相爲人擠家居憤憤邵欲有以出之而未能乃竊語人曰得數萬金行購立可令起已而屈指曰若某公可令出若干某公出若干合之得三萬金可矣邵乃之數公者果

壽堅錄

卷七

美

硯北堂

如所徵予之既而徑走都下貴人所爲之地未幾新鄭相果召起柄政使樗朽于此能自匿不見德豈不稱智謀士哉乃流連未去而江陵相已側目矣新鄭公亦不能安就談司馬謀欲以邵寄之于守邊將所益詭以立功封侯事邵初不疑遂之塞上未及數月邵又度將卒驕不可使得無效王恢所爲不成反爲天下笑且自謂所求何等而顧拘循尺寸乃與齷齪者伍耶遂又跳而歸歸又不能

深自歛閉時時往來于諸所嘗遊故人所每酒酣

慷慨嘆息又將以故白之新鄭公而江陵相知之使客微候日夜不息蓋虞其有他變乃以幹吏者爲郡尉圖之吏遂與樗朽佯爲親善往來甚數而邵家忽多怪異邵弟某亦有心計勸兄無輕過人何妖怪屢作惟是兄名傾海內得無有謀劫刺者邵乃笑以爲誰敢圖乃公乃公可易量者耶邵時已畜數百人勇健者常侍衛頗自恃故不甚爲備

壽堅錄

卷七

美

硯北堂

一日尉來飲既醉約過已飲食邵遂從數十人往尉已伏卒入卽擒之立捶令死死且罵曰而敢給乃公我誠渺爾故非爾能也尉亟發兵欲掩其家邵弟已席捲去不獲惜乎邵之智能而竟以自恃忽人受斃不如弟也異林

司馬溫公爲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官宮相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日伊川程先生謂曰公出無從騎有未識者公曰光惟求人之不識

旋庵子曰近來膺一命之榮者莫不前呼後擁鋪張門面以自尊貴卽無風日之時猶張蓋入室觀溫公遺範當亦媿殺矣

壽堅錄卷七終

卷七

硯北堂

壽堅錄卷八

借越

武水朱廷旦旋庵子

墓誌銘須爵貴而功業垂世者方可勒石否則文人才子處士貞女纔不辱毫楮下之卽義馬義犬瑣珉生色而富人冒濫妄厠侈傳鄉閭貧家亦勉效之仲尼所謂奢則不遜非美俗也記云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庶人誌墓非禮也覺世篇

壽堅錄

卷八

硯北堂

沈幼宰曰本朝墓誌傳記等類下核有子孫誇大其先人而溢言之以附諸辭者有祖文盜名預作誼語示後以爲己名曰假此道聽塗說風影無據者有說以趙甲事情加諸錢乙者有無可稱說而諛墓之人待神其說以消受陳高之來者王元美先生原剖其誣恐後世

嘉靖末欽定忠靖冠制文職自州縣正官以下惟教職得用武職惟都督得用金線緣飾所以示別也今士大夫罕戴此冠市井齊民及商賈胥優咸恥戴圓帽忻戴方巾是貴賤無章也鄭東里賈長沙稔以章服爲重而欲辨之洵非細故乃從政者僉忽之昔妹喜戴男子之冠以亡國何晏服女子之冠以亡身所謂陰陽反常不祥之甚者茲貴賤無章爲以下偏上之象小人凌君子夷狄侵中國



定從此兆而世俗習見濫巾不覺其爲服妖可嘆也。全上。

赭黃重于隋朝國禁因之。今庶民無不赭衣。緋褲。誅于齊帝。古有嚴禁。今男女無不緋褲。異林。

旋庵子曰。國之治亂起于人心。人心不戢則趨分妄行。無所不至。然所以簡束之者。惟是冠履之防耳。若章服不辨。上下無等。人亦何憚而不趨于亂哉。世視爲瑣事。智者務爲先幾。

梅堅錄

卷八

硯北堂

沈才之以奕棋得幸高宗。爲御前祗應。一日在禁與同類奕。上喻曰。須子細。才之遽曰。當念茲在茲。上怒曰。技藝之徒。乃敢對朕弄經語。因命內侍決竹篦二十。逐之。六藝解頤。

旋庵子曰。技藝之徒。對士人弄經語。已屬可笑。況于人主之前乎。近日僭分越禮者。不獨奕棋輩矣。

出山二字。乃隱居求志者之謙詞。惟公孤輔弼。足

以當此下。而九列不敢冒矣。偶見武弁參戎。對予自言出山。怪而識之。日且。

馭下

座右銘。凡使童僕耳聾其半。先顧饑寒。後從呼喚。置腹推心。合離萃渙。情恕才原。人子可念。得使且庸可疑。則換勿施鞭撻。致生他患。

奴僕有過。雖撲責之。可不宜辱及父母。念伊父母辛苦鞠育。以長子女。不幸事人。又無故以惡言加

梅堅錄

卷八

三

硯北堂

之彼有何罪。仁者錫類之至。亦所不忍也。病枕瘳。

羅大人楊誠齋妻。年七十餘。寒月黎明。卽起詣厨作粥。令奴婢遍飲。然後服役。其子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腹有火氣。乃堪從事。

胡子遠父唐安人。家饒財。常委僕權錢。得錢引五千緡。皆僞也。家人欲訟之。胡曰。幹僕已死。豈忍使其孤對獄耶。或謂減其半價與人。尚可得二千餘。

縉胡不可曰終當誤人乃取而火之不少動心其家暴貴宜哉

旋庵子曰世情于幹僕之死方將傾其家而有之寧肯并五千偽縉而不問耶至于慮及誤人則又仁厚極矣舉出以風苛求僕從者

夏原吉冬出使至館命館人烘襪誤燒其一館人懼不敢告索襪甚急左右請罪公笑曰何不早白并棄之而行在戶部時吏污精微文書肉袒以候

擣堅錄

卷八

四

硯北堂

公曰汝何預焉明日入便殿請罪云臣不謹筆污精微文書

旋庵子曰燒襪事小污精微文書事大一切掩護度量雖寬恐稍涉縱

國朝顧佐爲御史蒞下嚴明吏有遭撻者摘佐小過謂受卑隸賂放歸悉具姓名以奏上密問楊士奇對曰此事誠有蓋朝臣月俸只一石薪炭馬芻咸資於阜遣半使歸排官阜兩便京師臣僚皆然

臣亦然耳上嘆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使下法司士奇曰末事不足干聖怒但付佐自治恩法並行矣上從之佐召吏示以狀曰上命我治汝我念汝小人無知姑容汝自後宜改行爲善上聞而喜曰佐得大體矣

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楊宰相之善對顧御史之寬慈均近世所無

張忠定公視事退後有一廳子熟睡公詰之汝家

擣堅錄

卷八

五

硯北堂

有甚事對曰母久病兄爲客未歸訪之果然公翌日差場務一名給之且曰吾廳豈有敢睡者耶此必心極幽懣使之然耳體悉人情至此誰不願爲之死乎

昨非庵

張齊賢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齊賢自簾下熟視不問後齊賢爲相門下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沾祿因乘間泣請曰某事相公最久乃獨相遺何也齊賢憫然曰爾憶盜吾銀器時乎我懷三十

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爲相，宜激濁揚清，敢以盜薦。念事吾久，與錢三百千，汝去別擇所安。蓋旣發，汝平日汝宜自愧，不可留也。奴震駭，拜泣而去。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三十年間，旣不告人，又不忘却，非其大識力，大涵養者，不能到。

沈心松卽袁了凡先生之姑夫，爲人樂易，未嘗口道人過，與人語煦煦，惟恐傷之。怒詈之聲音顏色

擣堅錄

卷八

六

硯北堂

絕不加于婢僕。一日赴燕浦氏，夜深，僕從皆醉，公自操舟歸，旣登岸，命諸僕之妻各扶其夫安寢。及旦，公未起，妻袁夫人促之曰：「汝何獨今日晏起乎？」公曰：「吾恐諸僕見我慚，故未忍起耳。」袁夫人亦有厚德，未嘗疾言遽色。時其子有疾，親携好酒一碗，置桌上，僕文成自外入，不知覆於庭。袁夫人詢其故，曰：「我將謂茶耳。」夫人曰：「汝不知原無故，今凡事當仔細，干粒米難成一滴酒也。」耿耿數言，嚴于捶

楚。又有小童持盤，盡覆厨下，其母自責之，望見急止之，曰：「此非故意，何得責之？但棄其碎者，勿留以傷人足可耳。」生子科孫道原，皆登進士第。通志錄

旋庵子曰：心松不爲矯異之行，只居常日用間，隨事用情和氣，藹藹遂獲善報。世有凌虐淫逞，以自尊大者，可瞿然釋矣。

王簡易暴得疾，腹中生物，隨氣上下，攻擊腑臟，伏枕月餘，一夕塊物築心而死。數刻方寤，言爲鬼錄。

擣堅錄

卷八

七

硯北堂

至城隍所，陰人相謂曰：「王君頗聞修善，何遽至此？」尋見城隍，乞放檢簿書，猶合得五年活。遂甦，至五年，腹塊復攻心，逡巡又醒，曰：「適到冥司，被小奴所訟，離氣不可解。」妻問小奴何人也，簡易曰：「吾舊使僕僮，年妙齡，因約束之，遂至斃。今腹中塊物，乃小奴爲祟也。」適見前任吉州牧鍾初荷大鐵枷，着黃衣，司勘非理殺人事，欸問甚急。妻遂詰曰：「小奴庸下，何敢如是？」簡易曰：「世間卽有貴賤，冥司一

般也。妻又問陰間何罪最重。簡易曰：莫若殺言訖而卒。

吳興潘天泉子文陽，性卞急。家僕鮮當意者。萬曆辛卯六月，入南成均，止撈一故僕，過姑蘇，買少年善謳者三人，閨中獨挈婢春桃與俱。春桃妖而淫，與一少年調謔未遂，又諸僕恨主鞭朴，且垂涎多金。獨碍故僕未發，後故僕亦遣歸，遂與春桃淫，旋以藥酒中文陽，剗剗其勢如女屍，藏之地板下，分

擣堅錄

卷八

八

現北堂

金閨扉，携春桃而遁，給居亭曰：吾主往茅山數日始歸。南邸喧傳潘公子殺春桃逃矣。居亭懼，鳴之官。官至，啓門，止空室，獨穢氣從板下起。開視一屍，女類，移牒吳興，拘文陽抵罪。前歸僕曰：彼三惡少必作不軌矣。令人徧緝，悉獲。詰春桃，則已賣金華作倚門婦矣。遂拘之，與三惡少俱坐死。是年仲春，至孟夏，文陽應死者有三，殺僕妻一，置妾死一，盜斧劈一，俱幸免。乃南行，竟罹大禍。豈天欲酷示之

罰耶？故僮僕仇讎者，不可睚乃，遠害之道也。吳林旋庵子曰：貴豪子弟，驕恣凌人，馭下無法，往往罹奇禍。孰謂童僕可虐使乎？

占便宜

錢彥林曰：天下一切情形，必非墮地來便能透脫者。世間伶俐討便宜人，政是喫虧過的。今人喫虧便悔，不便宜不知喫一遭虧，那一遭便宜益穩了。遇喫虧事，只算做便宜，不勝快活。此天下真伶俐人也。

擣堅錄

卷八

九

現北堂

人也。仿村別墨

襄陽上俗，凡鄰居必種桑為界。韓係伯以桑蔭妨他地，遷開數尺。鄰人侵之，係伯輒又改種。鄰人慙，遷所侵地。

旋庵子曰：樹蔭妨人，往往有之。然執為己地，不肯讓人，致令苗枯葉瘦而不恤者多矣。遷開數尺，復又改種，克已退讓，有如此而不能感動乎？周才美有子婦，賢德能幹，才美將以家政付之，諭

以斗斛秤尺各二樣并出納輕重便宜婦不悅拜  
辭舅姑不願爲婦恐他日生子敗家以爲妾所出  
枉負其辜才美愕然曰吾家薄有田業何遽辭去  
婦曰翁平日所爲有逆天道妾心有愧居之不安  
才美曰汝言誠是當悉除毀婦曰未可問其所用  
年數若干才美曰約二十餘載婦曰必欲妾留侍  
奉若許以小斗量入大斗量出小秤短尺買物大  
秤長尺賣物二十餘年以酬前日欺瞞之數妾卽  
願留才美感悟欣然許諾婦生二子皆少年登科  
顏光衷曰此婦不惟有婦德且有婦才矣才美作  
家翁感婦一言卽能轉圜亦未成錢癖也宜其有  
此賢婦以興其家世間有貪婪不顧一錢滴血者  
可愧此婦有丈夫子不能感親致成惡德者亦此  
婦之罪人也

旋庵子曰世間娶婦見有勤儉作家纖悉算計  
者便以爲賢婦可以開拓基業孰知又有見越

常情識高儕俗以不欺爲寶者乎厥後二子登  
科其家業亦自與他人不同矣

李珣廣陵人世居城市年十五隨父販糴父老珣  
繼之人與糴授以升斗自量不計貴賤每升取利  
一二文以俱父母歲月既深衣物甚豐父異之曰  
吾輩無不用升斗出輕入重雖官府治之莫絕其  
弊吾早悟用一升斗出入自爲無偏汝出入任人  
自量吾不及也汝衣食豐給豈非神明助乎

旋庵子曰用一升斗出入已自平心乃復授以  
自量胸中絕不作爾我見矣此等人身在市井  
心遊聖域自然保世滋大衣食豐足又其小者  
耳

東海錢翁以小家致富欲卜居城中或言某房者  
衆已償價七千金將售矣亟圖之翁閱房竟酬以  
千金子弟曰業有成議今驟增三百得無溢乎翁  
笑曰非爾所知也吾儕小人彼違衆而售我不稍



濫何以塞衆口。且欲未饜者爭端未息。吾以千金獲七百之舍。彼之皇既盈。而他人亦無利於吾屋。歌斯哭斯。從此爲錢氏世業。無患矣。已而他居多。以價虧求貼。或轉贖。往往成訟。惟錢氏帖然。昨非庵旋庵子曰。寧捐千金。而弗敢惜小費。以違衆志。錢翁真深識盈虛之道者。勿謂其以小家而乏巨識也。

李審諸爲御史臺中送祿米到宅。其母量之。賸三

擣堅錄

卷八

主

硯北堂

石問故曰。御史例不槩。又問車脚幾錢。言御史例

不還脚錢。母怒。送賸米及脚錢。并責審諸。諸御史

皆有慙色。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不受賸米。寧肯受火耗乎。吾鄉羹耗

較他省他郡。獨寡而賢父母。又力爲汰革。則多

寡盈縮。更不煩母氏躊躇矣。

宋節度使米信儉。聚斂積聚百萬緡。其子豪侈浪蕩。以信故。不敢自專。但於富室厚利貸錢自用。

謂之老倒。還其詞以若父死。鐘聲纔絕。本利齊還也。於是私募僕夫。飾鞍服。置於宅門左右。俟出門。卽擁掖去。其黨則京師搖唇舌。獵炮炙之徒。信甫卒。縱蕩殆盡。至假獄卒。搖鈴子夜軍之力。以糊口。吁。銖積寸累。竟爲誰乎。向使好施。以留餘植德。以遺後。卽家乏擔石子孫。何遽至此。

旋庵子曰。讀此一則。便冷了許多。占便宜念頭。

盧多遜爲相。其子雍起家。卽授水部員外。後遂爲

擣堅錄

卷八

主

硯北堂

常呂蒙正奏曰。臣忝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况

天下才能。死於巖穴。不需天祿者。何限。今臣男始

離襁褓。卽膺寵命。恐罹陰譴。乞以臣釋褐時官補

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爲定制。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酬勞贈廕。原朝廷盛典。然不循階級。

頃致崇臚。便長驕傲之氣。呂文正此奏。真可爲

巧生名目。濫邀恩蔭者戒。

世廟時。括天下廢寺田。盡鬻民間。士大夫往往藉

是占業。葉南巖家居，宦篋蕭然，直指按江右，與葉有舊，欲以百畝餉葉。葉曰：「吾平生不妄取一錢，乃因里僧破戒耶？」因詔子曰：「使我居官多積，兒輩競爲安逸計矣。寧肯勤苦自立，正以無可憑藉，不得不加勉耳。」寺田何爲？又曰：「吾老不及見，汝第觀之。」異日有以此獲累者，不數年果下令清查，增價復業，紛紛百出。葉之子孫超然獨免。

旋庵子曰：「若念及清查，則佃田佃地者寡矣。」雖

攝錄

卷八

西

現北堂

然明知後必清查，且爲目前之計，積薪厝火，舉世皆然，可嘆可嘆。

惑溺

疑從信生，惑從不信生。是以疑不可無，惑不可有。切脉者須知其病之來歷。心病慈航

節使李端愿參達觀禪師，問曰：「天堂地獄，畢竟是有是無？」師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華。太尉就有中尋無，手撈水月，堪笑眼前見地獄，不避心外。」

聞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心。善惡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傳燈錄

永明禪師云：「世間有人于路被毒蛇螫，脛其人自見爲樹椿所傷，行經三十餘里，毒亦不發。忽遇禁蛇之人，指云：『汝被毒蛇螫了。』纔聞是語，疑心頓起，毒發便終。故知心外無境，蛇毒不能殺人，心毒起時，自能成害。」宗鏡錄

晉樂廣有親客，久潤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

攝錄

卷八

現北堂

座蒙賜酒，見杯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於時河南廳署壁上有角，角邊畫作蛇，廣意杯中蛇，卽角影也。復置酒前，處客豁然意解，沉疴頓愈。晉書

旋庵子曰：「語云：『小惑易方，大惑易性。』惑溺最壞學術，最損政治。惟是居心不淨，故魔障橫生。若能涵養銷鎔，此中曠然太空，自然虛能生白，何惑何溺之我累也。」

李勉字玄卿，系宗室。貞元初，帝問勉曰：「衆謂盧杞

奸邪。朕殊不識。勉對曰。惟天下皆知而陛下獨不  
知。此所以爲奸邪也。世奇其對。唐書列傳

旋庵子曰。陛下獨不知天下所以皆知。

鄺子元山翰林補外十年餘。不得賜環。佗條無聊。遂成心疾。聞真空寺有老僧能治。往叩之。老僧曰。相公貴恙。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仇。悲歡離合。及種種間情。此是過去妄想。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乃畏首

擣堅錄

卷八

去

觀北堂

畏尾。三番四覆猶豫不決。此是見在妄想。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皆如其願。或期望功成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三者妄想。忽生忽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又勸子元絕內外二慾。遣事理二障。則水升火降。病自去體。子元如其言。獨處

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口集二集

旋庵子曰。此等妄想。人人不能跳脫。只是慧劍少。而習情重耳。

姑蘇王梧岡侍御。諱有功者。其爲諸生時。嘗肄業橫山治平寺。每夜見有一僧。蔭入其戶。緣及於梁。拊視而去。一夕遙問曰。汝人乎。鬼乎。亦不應。大恠異之。梯而觀。則有銀三十兩在焉。乃知是此僧生時所藏。歿而眷眷。恐其失去。故數來顧耳。詰旦呼

擣堅錄

卷八

去

觀北堂

其徒衆。告之故。又念此銀。是此僧心精所注。不可妄費。乃命徒衆。爲禮識誦經。廣薦拔之。是夕卽夢此僧來謝曰。感公爲某釋此纏累。久之。又夢僧來謝曰。某蒙公薦拔。已得善生。因感公恩。到陰界主者處。訪公前程。當爲御史。第至二月中。有一驚某。故報公亦無害也。後至仲春十九日。爲觀音大士誕辰。山中士女進香者頗衆。抵暮。公獨步郊臺。徙倚臨眺。有虎突至。公極驚怖。然卒馳去。不爲禍也。

萬曆癸未科公成進士。後果爲侍御。夫銀三十兩。亦無多耳。致此閹黎。魂魄眷顧。乃爾。諺云。財與命相連。乃知財者是橫目之民。生死關情物也。人亦烏可利他人所有哉。藉令當時王公或私此金。則此閹黎必不肯釋。然於公。公亦當受陰譴矣。嗚呼。戒之哉。

屏後記

旋庵子曰。生前繫戀。死後難割。只此三十金。費多少回顧。識情既重。卽爲薦拔。寧遂得善生耶。

構堅錄

卷八

六

觀軌堂

倖矣倖矣。

屠緯真曰。凡夫迷倒。有極可笑可惡者。昏夜食猴羹。夜以爲犬肉也。則食之而美。及明而知其猴肉。則吐。夜飲餲醢之水。而清甘。明而見餲醢也。則生厭惡。一彌子瑕也。當其愛之。則見其孝親。不見其矯駕。見其愛已。不見其餘桃。及其惡之。則見其矯駕。不見其孝親。見其餘桃。不見其愛已。其人美也。則一過之處。有遺香。一見之後。有餘想。其

構堅錄

卷八

五

觀軌堂

人醜也。則經用之器亦嫌。坐臥之處必避。男女之身一也。髮則欲其黧然而黑。而皮肉則否。皮則欲其皙然而白。而毛髮則否。男人之中幘。與女子之冠髻。一也。當其高時。則見低者而笑。當其低時。則見高者而笑。尊官臨卑。是官尊。非我尊也。而我榮。卑官奉尊。是官卑。非我卑也。而我恥。同一進賢冠也。在公卿之首。則冠美。在尉丞之首。則冠醜。鶴與鷺形同也。見鶴服。則作華想。見鷺服。則作不華想。蔬食菜羹。味同也。出富貴之庖。則作美想。出貧賤之厨。則作不美想。臭穢一也。遭之於路。則嫌其臭。穢惑於男女。則不啻香潔。愛身也。則蚊蚋思其傷。燈火思其灼。迷於利慾也。則刀兵水火。不顧熬煎。油鼎甘心。妻妾一也。厭常則棄妻。召禍喜新。則寵妾生災。子女一也。子則視爲骨肉。女或視爲路人。兄弟與朋友。孰親昵。狎則朋友勝于兄弟。爭產則兄弟化爲仇讐。以一念慈悲故。則愛惜肖翹。如同

一體以一念殘忍故則戕殺子女不及肖翹。愛則視願惡則咒詛。儼若我操造化之權。阿所好則譽忌才美則毀。豈謂人全無人倫之鑒。苦而愁。明知其愁之無益。而不能不愁。喜而樂。明知其樂之無度。而不能不樂。日出而作。依然伎倆。而夜來之謀慮萬端。一息不來。便無明日。而刻下之經營千歲。迷惑種種。聊指出以警人。造物不斬人功名富貴。而獨斬於間。高爵厚祿。班

樓壁錄

卷八

三

見北堂

朝廷。列州縣。不知其幾。而樂恬退者。倒指不一二。日顛冥於仕途。姑托親戚契識。買田園。營第宅。不獲一見而身亡。其有被劾之餘。安意家食。特迫於勢窮力屈。非本心也。對賓客。方有築室返耕。高潔自詠之清談。入私室。又作搖尾乞憐。干時求進之尺牘。囊篋鎖鑰。惴惴於手。收支簿書。介介於懷。一日十無時。無一隙得暇。而好山好水。風清月明。何嘗識此意味。勞勞攘攘。死而後已。孰若安分清閑。

願游天真之野叟哉。故曰身閒為富。心閒為貴。又曰。不是閒人閒不得。閒人不是等閒人。日纂二集。旋庵子曰。富貴之人。都不肯閒。閒于身者。或不閒于心。身心俱閒。絕無掛礙。天或予之人。自不受也。

樓壁錄

卷八

三

見北堂

郎柯亭辨笛。聞琴。知殺。可謂妙識。通玄而不知董卓之為漢賊。張茂先博綜海島。精答龍鮮。可謂沉機。朗拔而不知周旋。慕逆之為禍。見微而反昏於顯也。梁武芟除英雄。不啻薙草。摧枯而晚年困於一候。景唐文掃蕩六合。在反掌指顧間。而末路以天下全力。喪師遼左。能難而不能其易也。申公巫臣。為其君策夏姬事。明智絕倫。而卒乃竊夏姬以逃。家亡宗覆。為天下笑。袁紹廢長立少。譚尚日尋

干戈劉表上書陳說禍福。可謂哀公忠臣。表自廢嫡立庶。亡其家國。隋楊廣討陳叔寶之罪。明知殷日及。自爲君昏虐。又過之。至爲叔寶之鬼所笑。明人而不明於已也。噫。泥沙金屑。障目則同。提醒回先聰明人。可草草哉。全上

士大夫當爲子孫造福。不當爲子孫求福。謹家規。崇儉朴。訓耕讀。積陰德。此造福也。廣田宅。結姻援。爭什一。鬻功名。此求福也。造福者。潛而長。求福者。

博學錄

卷八

三

觀北堂

濃而短。士大夫當爲此生惜名。不當爲此生市名。敦詩書。尚氣節。慎取與。謹威儀。此惜名也。競標榜。邀津貴。驚矯激。習模稜。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市名者。躁而拙。士大夫當爲一家用財。不當爲一家傷財。濟宗黨。廣東脩。救荒儉。助義舉。此用財也。靡宮苑。教歌舞。奢讌會。聚寶玩。此傷財也。用財者。損而盈。傷財者。滿而訕。士大夫當爲天下養身。不當爲天下惜身。省嗜欲。減思慮。戒忿怒。節飲食。此

養身也。規利害。避勞怨。營窟宅。守妻子。此惜身也。養身者。嗇而大。惜身者。羶而細。全上

○解情

春秋敬姜訓子文伯曰。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玉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志。志。善。志。善。則惡心生。沃上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蘇東坡言。人心一息不可繼。放閒散既久。毛髮做

博學錄

卷八

三

觀北堂

事便自不堪。陶侃豪傑也。朝遊百甕於齊外。暮運百甕於齊內。豈無所用其心哉。正以人心一懶。則百體俱怠。百體俱怠。則心日荒。而萬事廢矣。百丈懷禪師示衆。汝莫言有少分戒。身口意淨。便以爲了。不知河沙戒。空慧門。無漏解脫。都未涉一毫。在努力向前。須猛究取。莫待耳聾眼暗。而纔髮白。老瞿及身。悲愛纏綿。眼中流淚。心裏悵悵。一無所據。不知去處。到甚麼時節。整理脚手。不得也。心病



旋庵子曰吾人無窮事業。總從一念勤勵而起。堯兢舜業。惜分惜寸。帝王豈好勞哉。若偷安等。待便錯光陰。語云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真是痛棒。

○憂怖

南岳曇藏禪師見東厨有一大蟒蛇長數丈。張口吁氣。毒焰熾然。侍者請避之。師曰死可避乎。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寔性。激發則強。慈苟無緣。寃

擣堅錄

卷八

西

觀北堂

親一揆言訖。蟒按首徐行。倏然不見。心病慈航

旋庵子曰天下有定識者。自然有定力。假如爲將而參透生死。則遇敵便自勇往。不爲鼠竄羊奔矣。居官而看破用舍。則遇事便能直前。不爲避忌因循矣。今邊事告警。流寇長驅。而朝堂縮手。迄無成功。總內乏定算。外少猛將耳。懼從疑生。則勇從智出。任天下事者。可以深長思矣。有僧中夜起。誤踏一茄。疑其鼠也。惡傷生類。還坐。

懊恨不已。誦往生咒度之。須臾一鬼來索命。甚急。

僧曰我非有心殺汝。辨論間。東方已曙。視之則一

茄耳。於是疑心頓盡。鬼亦不見。支談

旋庵子曰心境未空。疑團尚縛。索命之鬼。都是自現其虛相耳。此時僧未免驚怖矣。

擣堅錄卷八 終

擣堅錄

卷八

五

觀北堂

擣堅錄卷九

武水朱廷旦旋庵子論輯

從政

李石守先生曰爲治須識大體。須審大機。卓茂不  
罪亭長黃霸不去龔丞相如先國家後私仇包拯  
峭直惡吏苛刻韓琦聞諫官據人細過終日不樂  
裴諝疏列尚父以明大臣無黨甚至錢穀不對刑  
獄故緩漢時廷尉薄盜玉環之罪大唐天子無賣

擣堅錄

卷九

觀北堂

馬冀之名此大體也。入關趨收圖書矯節以賑河  
南呂端呼寇準以畫招來繼遷之謀子儀抱光弼  
而定倉卒安史之禍日磾察何羅之變李靖知君  
集之反甚至促籌緩籌增竈減竈大司農方印可  
倒新將軍單騎已入此大機也不識大體不足以  
鎮國是不審大機不足以定事變  
旋庵子曰指顧而談言言中竅先生深于治理  
定爲明時輔弼

從政者以鶻突爲寬厚以不分曲直爲調停以拖

延歲月爲詳慎以失出爲陰德以隱忍爲度量以

不粘手爲老成具此數端難稱盡美朱文公政訓

透徹肺腑仕宦當以爲法涉世篇

官府簿書如麻下情阻隔或乘其聰明或乘其火

氣或乘其忙錯種種皆能枉人及文案既定則有

明知枉而無如何矣昔彭惠安韶居官立身無愧

古人只誤殺一季子遂至不振甚矣居官之難其

擣堅錄

卷九

觀北堂

難其慎政不在依違二三而在虛心觀察昨非庵

張子韶僉書鎮軍判官在僉廳究心吏事胥曹建

白不能有所欺嘗大書於壁曰此身苟一日之間

百姓惟無涯之苦全上

朱勝知吳郡事廉靜寡欲勤政愛人嘗曰吏書貪

吾詞不付房隸卒貪吾不妄行杖獄卒貪吾不輕

繫囚全上

掏摸賊鬪市暗剪衣財惟恐人識其面故不畏監

而畏枷教唆詞訟者。刀筆生涯。惟恐人不識其面。故喜枷而不喜監。當塗之人。倒施誤用。反令得計。可爲痛哭流涕者也。涕世篇

爲令者有八難。勤瘁盡職。上不及知。而禮節一疎。動取罪戾。一也。百姓見德。上未必聞。而當道一怒。勢難挽回。二也。醇醇悶悶。見爲無奇。而奸黠蜚語。據以爲實。三也。凋劇之地。以政拙招尤。荒僻之鄉。以疎逃見棄。四也。上官所喜。多見忌於朋儕。小民

非金

卷九

三

觀北堂

所天每見。佚於靈後。五也。繭絲不前。則責成相至。苞苴不入。則萋菲傍來。六也。宦成易怠。百里半於九十。課最易盈。銜際伏於康莊。七也。剔奸釐弊。難調馴儉之口。杜門絕謁。不厭巨室之心。八也。至於郡守禮貌稍殊。白黑難溷。雖百責攸萃。較令稍易。然時有漏網於吞舟。而負寬於覆瓿者。此仲翔敬通所爲。仰天長嘆也。五雜組

監司之臧否屬吏。蓋亦難矣。粉飾者見賞。則闇修

者弗庸。迎合者受知。則骨鯁者蒙棄。搏擊者上考。則長厚者無稱。要結者得驩。則孤立者無譽。畔援者承旨。則寒微者自疏。至於資格一定。則舍豺狼而問狐狸。意見稍偏。則盼夜光而寶燕石。故下吏之受知長官。有難於扣九閭者。昔王荊公爲幕職。讀書達旦。猶不爲韓魏公所知。況其他乎。全上

博學錄

卷九

四

觀北堂

此亦一病也。而上之人。其疑守令。甚於疑胥役。其信奸民。甚於信守令。一切錢穀出入。俱令里役自收。而官不得經手。此何里役皆伯夷。而守令盡盜跖也。事有違道以干譽者。莫此爲甚。全上

旋庵子曰。錢穀出入。俱令里役自收。其法甚美。然拆封時。等兌之輕重。里役寧敢執一乎。爲上者。不必過疑守令。而專任責成。飭官箴者。當不墮心。以自負并負上耳。

盧坦爲河南尉，杜黃裳爲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公爲捕盜，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者，雖大臣無厚蓄，其能多積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其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故不察。」田居乙記

旋庵子曰：「悖入悖出，往事歷歷可鑒。而居官者嗜之若渴，取之多，方力行而不知止者，只是習情中于膏肓耳。」

講學錄

卷九

五

硯北堂

問爲政更張之初，亦須稍嚴，以示整齊否？曰：「此事斷難定說，在人如何處置。然亦何消要過嚴？今所難者，難得曉事底人。若曉事底人，歷練多事，至面前他都曉得，依那事分寸而應之，人自然畏服。今人往往過嚴者，多半是自家不曉，又慮人欺已，又怕人慢已，遂將大拍頭去拍他，要他畏。晦翁」旋庵子曰：「事到糊塗，不能剖決，假裝威勢以嚇愚民，筮仕之初，往往坐此文公把不明之嚴。」

棒喝醒令才力不及者，通身汗下。崔郾治陝，以寬經月，不咎一人。及治鄂，則嚴法峻誅，百一不貸。或問之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猶恐其擾鄂土，沃民飄雜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政，所以貴知變也。」桃花潭史

旋庵子曰：「因土俗民情而寬嚴得法，可謂變而不失其經。」

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寒，加衣於身上。昭侯

講學錄

卷九

六

硯北堂

覺罪典衣以爲失事，罪典冠以爲越職，非不惡寒也，以爲寢官之害甚於寒。蘭雪軒集

旋庵子曰：「臣各有職，豈容越乎？越職有功，越職須免。」

萬士亨士和舉進士，將之官，其父戒之曰：「願爾輩爲好人，不願爾輩爲好官。」徐文長秘集

旋庵子曰：「今人認做好官，便爲好人，隔若千里。歐陽文忠公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至人』」

家僕馬鮮明、進退有禮、爲人診脉、按醫書、述病證、口辨如傾、聽之可愛、然病兒服藥無効、則不如貧醫、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疎、爲人診脉、不能對、病兒服藥疾愈、便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吏材可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卽良吏矣。

旋庵子曰、爲治不在多言、傾力行何如耳。

吾邑丁大司空、改亭公、筮仕爲句容令、旣以御史家居、起而入大理、轉操院、晉大司空、皆爲南京官、

擢堅錄

卷九

七

現北堂

其遺愛在南人者多矣。天啓三年秋、余過固鎮、邂逅賣酒人孔氏、句容人也、因言公爲令時、嘗詣茅山、道遇喧吼者、詰之、乃妯娌相詬者也。公曰、妯娌不和、非美事也、故恐懼之、命取手糴加刑焉。二婦怖甚、甲求刑乙、乙求刑甲、公曰、今弗加刑、汝但各自服罪、相對而拜可已、如不從者、撻之。二婦初不得已而從、拜旣久、不覺相視而笑。公曰、二人已和矣、因溫言論之而去。此亦以柔道治民事也、留之。

政譜可作佳話、南京人皆呼公爲丁媽媽、嗚呼、孔子有言、子產、衆人之母也、公其近之矣。屏後記

冥寥子爲吏、困世法、與人吐匿情之譚、行不典之禮、何謂匿情之譚、主賓長揖寒暄外、不敢多一語、平生無斯須之舊、一見握手、動稱肺腑、掉臂去之、轉盼胡越、面頌盛德、則夷也不旋踵而背語、蹠也。燕坐間、寔辨有口、迺託簡重身有穢行、謬爲清言、懼裏言漏實、莊語觸忌、則一切置之、而別爲浮游。

擢堅錄

卷九

現北堂

不根之譚甚、而假優伶之謳歌以亂之、卽耳目口鼻悉非我有、嗔喜笑罵、總屬不真、何謂不典之禮、賓客酬應、無論尊貴、雖平交終日、磬折俛首、何仇於天、而日與之遠、何親於地、而日與之近、貴人纔啓口、諾聲如雷、一舉手而我頭已搶地矣。彼此相詰絕不欲見、而下馬到門、終日僕僕、夫往來通情、非行故事也。先王制禮、固如是乎、褒衣束帶、縛如檻猿、虱嗜膚癢、甚而不可捫、跬步閒行、輒恐淪官。

守馬上以目注鼻。視越尺寸。人即從旁偵之。溺下至不可忍。而無故莫敢駐足。其大者三尺在前。清議在後。寒暑感其外。得失煎其中。豈惟繩墨之夫哉。雖有豪傑快士。通脫自喜。一涉此途。不得不俛就其籠絡。冥寥子將縱心游於潏潏之鄉矣。

旋庵子曰。說得如此透徹。讀者未有不點頭。而掩卷仍復爲之者。則勢利薰灼。入人肌髓。不可頓改也。然從政者。舍職業不務。而專精聚神于

博學錄

卷九

九

觀批註

彌縫不獨爲國靈。卽身亦大勞矣。

廉介

日纂云。宋孔覲爲司徒。二弟東還。輜重十餘船。皆錦絹紙席。覲命置岸側焚之。曰。忝預士流。何至東還作賈客邪。後魏封回爲度支尚書。鄭雲以諂得安州刺史。問安州興生何事爲便。回曰。卿位爲方伯。宜思方畧以濟百姓。乃問興生。封回不爲商賈。何以相示。嗟夫。今之世不爲賈客興生者幾人哉。

博學錄

卷九

十

觀批註

侈輦載於鄉閭。盛誇稽古之力。詢地產於知曲。冀充宦橐之資。間有飲泉不貪。敝車羸馬者。則嗤之曰。惡用是拙官爲哉。好官不過多得錢耳。噫。吾亦見多得錢者矣。沒不數年。而子孫以爭奪敗。又不再世。而子孫以淫蕩廢。其尤惑者。志在溫飽。術工攘剝。聞人稱其有十乘之富。則艷然怒。聞人譽其無擔石之儲。則欣然喜。其子孫求人狀其祖父之行也。詆之於季孫。陶朱之儔。亦艷然怒。等之公儀伯起之列。亦欣然喜。是明知多錢之可醜。而拙清之足貴也。乃所志非所貴。所遺多所醜。獨何哉。是以君子寧爲拙清。無爲姦富。寧使我子孫憾無所遺。不可使子孫艷有所詆。

旋庵子曰。描寫貪夫情態。逼真如畫。

于忠肅被籍。御賜外無他物。公論漸定。主心轉悔。不然。青宮之易。南城之銅。儘可具錦其說也。何必以迎立外藩誣乎。政府江陵。非分宜比。任怨任



諺人情所難。卽釋哀謀國。前此有行之者。非彼作。偏伯子首。臚亦出帝斷。俱可強辨解免。只是籍沒。後賊賄狼籍。雖百喙咤咤。其知公論何。故臣之忠。不忠從清。不清處看。然籍沒須有真據。若以祖父遺業宗戚他產。變鬻指賊。恐於陵仲子有兄戴在。不得巨擘于齊國矣。予因事而重有痛也。

旋庵子曰。持守皜潔而坐。枉誣賊。則釀金輸贖。亦戚暱之情所不忍。忍若藏金不出。匿產。

擣堅錄

卷九

十一

現北堂

避籍反借。題搜索使遠宗疎黨。雞犬不寧。則朝廷懲奸之法。乃爲巧詐益富之藉乎。

襄陽裴均。違詔書獻銀壺。甕數百具。絳請歸之度支。未幾絳遷戶部。故事戶部有獻。而絳獨無。帝問故答曰。凡方鎮有地。則有賦。或膏用度。易奏餘以爲獻。臣乃爲陛下謹出納。烏有奏餘哉。若以爲獻。是徙東庫物實西庫。進官物以結私恩也。帝瞿然悟。

唐書列傳

旋庵子曰。搜括貢獻。皆巧媚彌縫之術耳。清廉如水。那有分毫餘羹。故欲飭官箴。須絕旁竇。右丞忽辛有罪。詔下中書省雜治。忽辛對簿。歷指宰執曰。汝輩皆曾使我家物。何得問我。雄飛曰。我嘗受汝家錢物否。曰。惟公獨不。雄飛曰。若爾。則我當問汝詰之。遂伏辜。

元史列傳

旋庵子曰。夷狄甚貪。凡遇中國清廉有名者。未有不敬憚之。故詰罪懲奸。非廉官不可。

擣堅錄

卷九

十三

現北堂

漢靈帝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爲左騶。時欲以千緡爲太守。使人往續所續坐之單席。舉繼袍以示之。曰。臣所資惟斯而已。次則入于上。今賄行于下。入于上者。主德衰。國隨以亡。入于下者。臣德衰。烈因以卑。彭淵材遊京十餘年。家餽粥不給。以書召歸。布囊皆付。詳親知慶曰。可脫凍餒矣。淵材喜見鬚眉曰。吾富可埒國。旣開囊。乃李廷珪墨一塊。文與可墨。

海內

詩

竹一枝。歐陽公五代史草藁一巨束。昨非庵

旋庵子曰：具此三名品，富真埒國矣。俗子聽之，訝為謔語。道眼視之，乃知實話耳。

送研宋凌冲知合山縣，一毫不妄取。秩滿歸，裝有一研。

冲視之曰：非吾來時物，命還之。全上

旋庵子曰：一研不取，清徹極矣。然今世所好者，非研也，則取研猶屬清品耳。

却米齊劉懷惠為齊郡太守，有餉新米一斛者。劉出麥

播堅錄

卷九

三

觀北堂

飯示之曰：食有餘，幸不煩此。全上

旋庵子曰：乘新餽米，往往有之。餽者以為巧，受者不為貪，習尚成風久矣。以視劉公寧甘麥飯，而一斛不留者，相去何如。

張思光給假東出，世祖問卿住在何處，答曰：臣陸

舟居處無屋，舟居非水。後日上以問其從兄思曼，思曼

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全上

旋庵子曰：峻宇雕牆，巍煥深穆，猶嫌局促。世情

無厭，視舟居可以省矣。

選錢東漢劉寵為會稽太守，桓帝延熹中徵為將作大匠，有父老數人，龐眉皓髮，從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曰：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明府下車以來，犬不夜吠，民不識吏，今朝棄去，故自扶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梁東陽太守謝謖秩滿去官，人送錢一萬，止留一百。答曰：數多劉寵更以為愧。全上

播堅錄

卷九

南

觀北堂

旋庵子曰：劉選大錢謝留一伯，守既不傷情，亦不拂。

解魚公儀休相魯，客有遺魚者，休不受。客曰：聞君嗜魚，何故不受？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若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全上

旋庵子曰：不狗嗜好，以累潔操，真澹然無欲者矣。至言及受魚，免官又世情話耳。

僉事王奇居官清白，家無擔石之儲，衣敝以紙補。

補衣  
却餽

禁販  
民物

隙大稜朝夕不給冬暮大雪連旬僵臥不能出門  
戶人有饋者非故舊不受故舊饋數亦却之全上  
旋庵子曰饋數亦却則不苟取極矣然衣敝紙  
補不太過乎當湖馬龍湖穿布袍肩上海多補縫  
亦其流亞與

溟滓子爲政未嘗受民一尺帛食民一雞子以錢  
易筭百錢當得筭十觔守門者取十一觔溟滓子  
召還賣筭者而杖守門者自後無賤直買者矣守

擣堅錄

卷九

五

觀北堂

藏吏告公費且竭備已貲二十八金溟滓子處償  
之或曰守藏吏先後盜千金伏法而使君又償之  
彼不愈得志乎溟滓子曰吏盜官錢自當伏法我  
奈何以二十八金異吏是使之虧損而取償於盜  
也全上

旋庵子曰守藏盜金情罪難宥然已實費之而  
使守藏償焉不尤甚于身爲盜乎舉世仿襲乃  
有百計鑽謀求脫守藏之任者矣

禁貪

石璞河南人平易類輕脫者遇事剛明察不可犯  
縣舉人歷官四十餘年清介如一日致仕歸買田  
僅百畝鄉人有爲典史歸者璞往省之凡上陳銀  
器列金盃十餘璞問曰汝宦幾年曰未滿考曰胡  
歸乎曰刁民訟吾貪奪職璞曰嗟夫使我治汝汝  
安得歸哉拂衣出景泰中爲兵部尚書

旋庵子曰以貪遇廉不自收斂反陳設鋪張以  
取譏訕典史不但不飭官箴抑且不識人品矣

擣堅錄

卷九

六

觀北堂

利令智昏若是乎

成化中秦紘巡撫陝西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紘  
悉擒治不少貸秦王奏紘欺滅親藩上怒逮下  
紘衣衛獄命內臣尚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  
衣數事亨回奏紘貧狀上親閱其貲嘉歎良久  
詔釋紘繫且賜鈔萬錠以旌其廉調巡撫河南既  
抵任太監汪直亦以事至時直威勢震赫他巡撫  
率屈禮以見紘獨與抗禮直知其廉名加敬焉紘

密疏直多帶旗校騷擾地方。後直回京。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絃廉。能上以絃疏示之。直叩頭伏罪。稱絃賢不置。上釋之。絃後爲尚書。

旋庵子曰。廉能生威。直使內臣折服。寧得謂宦官盡不可感化耶。然則幾萬賄賂。不易尚汪兩內監一敬慎矣。

鄭埜。湖廣人。初爲陝西按察。有聲。父爲教職。埜嘗以俸易紅褐寄之。父大怒曰。汝掌一方刑名。不務

擣堅錄

卷九

七

觀北堂

洗冤安民。乃索此不義之財。汗我手封還。以書責之。埜欲見父無繇。及秋間。乃謀僚友聘其父分考。父大怒曰。此子無知。汝居憲司。吾爲考官。何以防範。且將遺誦於人。又以書罵之。埜一念之孝。不自伸迎。書泣受其教而已。繼爲府尹。益勵清操。聲價愈高。遂召爲兵部侍郎。稱名臣。顏光衷曰。近來父兄訓子。自其挾策。便以田園山宅望之。一旦高翔。胡能辨此哉。然觀海內大家。歷世厚福。皆以清德。

忠孝世濟其美。未聞濁富之家。能繩繩不替者也。

旋庵子曰。世有父貪而子獨廉潔以邁迹。亦有

父清而子偏黷貨以敗類。孰有前後一轍。紛塵不染。如鄭家父子者。真一門忠孝。絕無矯飾矣。

宜山馮俊爲舉子時。以所賣路費百金。易土儀入京。將求什一之利。以自助也。行至山東。折閱頗有息。盡市之。次日細視其銀。皆銅質。物色其人。計不可得。俊卽取假銀悉投於河。曰。無陷後人也。同伴

擣堅錄

卷九

六

觀北堂

田助至京。遂登第。累官至都御史。俊官旣顯。有故人子爲屬官。以墨四挺餽俊。俊曰。汝所餽墨。必佳。自取研之。覺太重。驗之。則皆金也。俊怒。卽以投之。幾中其面。蓋其志操如此。

旋庵子曰。不肯以假銀陷後人者。斷不肯以真金自陷。投河中。面介性凜然。

梁甄彬嘗以一束紵。就長沙寺庫質錢。後贖紵還。於紵中得五兩金。彬送還。僧驚以金半酬之。彬堅

金却遺

不受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耶全上  
旋庵子曰遺金不受寧肯搜閭巷之藏金耶此  
等清風真堪醒世

避富

王秀之爲晉平期年求還或問故曰此郡沃壤珍  
阜日至財生而禍從矣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昨  
人以爲王晉平恐富求歸二集

旋庵子曰珍阜日至政可因以布德施仁爲百  
姓造一大方便乃山資已足恐富求歸亦只是

擣擊錄

卷九

九

觀北堂

自了漢耳

清感

孟嘗自徐令遷合浦太守合浦不產穀而海出珠  
寶易糧食先時宰守並貪穢採求無極珠遂漸徙  
交趾界於是行旅不至民多貧死自嘗到盡革前  
弊會未幾歲去珠復還商賈疏通百姓皆反其業

合郡稱神明

旋庵子曰貪珠虐民珠漸徙去珠亦具有靈性  
矣孟公能令去珠復還其仁政感孚細及甲屬

廉介之操不可想而慕耶

國朝劉公仁乃大夏公之父令瑞昌與高安令嚴  
某同入覲時楊漣當國與劉嚴皆隣邑有嬖遣一  
价往囑价還白曰嚴富貴雅稱官也劉藁席布被  
瓦盆煤竈猶然窮人耳公心識之嚴賣劉特先見  
費以金幣公麾之劉嗣見其茗二袋蜜一缶耳公  
嘉納尋擢爲御史方劉爲御史時六七八人共一馬  
更迭出入除歲享同僚一枯魚而已後楊公展墓

擣擊錄

卷九

九

觀北堂

還朝使道造劉問其子大夏曰父在否曰在道中  
耳安在曰適隣家磨麵廼視家中詣寢室見床上  
唯蒲席布被喜曰可稱御史矣嗚呼劉公奉鄉先  
民則苦蜜二色欸同寅則枯魚一鐔价視之則瓦  
盆煤竈親視之則蒲席布被夫人攻訐不辭井曰  
於隣家忠宜尚此不諱朴陋於私室一門清風真  
可欽仰近世爲官者行誥日薄受用日豐聲價日  
損勢敵日張民生日以憔悴矣豈不悲哉二集

旋庵子曰。麾金幣而納。若蜜。當時執政公道。自持若此。官僚安得不策勵。

羅文毅公。倫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自少勵志聖賢之學。嘗曰。舉業非能壞人。人自壞之耳。郡守嘉其學行。而憐其貧。命邑令周之。謝弗受。成化丙戌。廷對。幾萬言。指切時弊。拳拳以格君務學爲說。賜及第。授官。修撰。聞白沙陳先生緒論。慕之。時與來往。居金牛山。山有洞。名曰太玄。結茅以居。取給于

樂府

卷九

主

觀批

隴。往來共樵牧。受徒講學。以註經爲業。若無意於世者。嘗欲倣古置義田贍族。或助之。堂食錢弗受。一日訪友。值嚴寒。衣單縷。凍不可忍。入其書室。擁衾而坐。友人知。解衣衣之。行遇乞人。僵于途。輒解以覆之。去。客晨至。留飯。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隣舍下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爲意。先進遺風。

旋庵子曰。窮約自守。欣欣樂道。絕無炎涼禍福。

之態。掛于胸中。真可稱志潔而行芳矣。

鄉立齋公。智年十六。發解蜀省。迎宴日。閭巷親者藉藉嘆美。公馬上占絕句云。龍泉山下一書生。偶占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市兒何用喜相驚。比上春官時。鄉里一尊官。見而欣羨之。謂曰。某省一解元。與子相若。可一訪否。尊官蓋俗輩。第羨其均以妙齡。擢巍科云爾。公初以其爲同志也。亟訪之。才晤坐已。其人忽問曰。子省榜首坊金。視衆

擣堅錄

卷九

主

觀批

舉子爲增幾何。公大志。卽拂衣起。不答而出。吁。燕崔安知鴻鵠志也。昔人謂王季先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季先慨然曰。平生志不在溫飽。類此公既第。選館中秘。應詔陳言。論進君子。退小人。大忤權貴。謫某州吏目。公年雖不永。未竟所志。其闕議偉節。到今燁然烈矣。全上。

旋庵子曰。問及坊金。遂爾拂衣。若及分上。其邁往不屑。更當何如。少年卽具有壁立萬仞之志。



造詣安得不深遠。今之羣聚而謀者，有能超俗情而趨上達者，蓋亦寡矣。

國朝汪汝達令黃巖，捐俸築城，寇至而民不驚。歷官二十餘年，清操嶢然。去浙之日，屬吏致餽，曰：「此例所應得。」汝達驚曰：「居官自常俸之外，尚有應得者耶？竟不受。」家甚貧，至無以供朝夕。舉棲身數椽，鬻之黃巖士民，知其貧，醵八十金，間於官郵致之。適遇病卒，遂以爲殮。

日纂二集

擢堅錄

卷九

三

規批

旋庵子曰：居官常例，非令範也。然復有巧立名色，以漁獵百姓，而常例反名禁之者，則損節厲民也更甚。

國朝劉麟擢守紹興，漢劉寵故處也。在郡精核廉敏，甫五旬，郡聲大治。逆瑾街公出守，不修謁，猶掇部郎時瑣細，廢爲編氓。郡人爭致賄，公曰：「吾治不逮前劉，敢蒙一錢惠耶？」既去，越人肖其像爲小劉祠。全上。

生祠

却常

不私

旋庵子曰：如此像祠，乃不愧尸祝。近世諂媚成風，未去任而造祠立碑，既離任而掉臂不顧，徒取一時之趨承，不計百年之公論，似此惡薄官，歲世道胥失之矣。可爲長嘆。

吏部尚書王師爲英廟所信任，仲孫以廕入監。秋試，持有司印卷白。公曰：「汝有階得仕，何必強取，不能以幸冀非分耶？」裂卷火之。公一女嫁爲畿輔某官妻，公夫人甚愛女，每迎之，壻固不遣，悲曰：

擢堅錄

卷九

吉

規批

爾翁掌銓，遷我京職，則汝朝夕侍母矣。夫人一夕置酒，白公大怒，取案上器擊傷夫人，出駕而宿。朝房數旬，乃還第，立意不回壻，竟不調。賢爽編旋庵子曰：王公嘗言吏部豈報復恩讐之地，呵壻且不私，况肯假情面于他人乎？清鯁如公，夫人何不知心，乃爾。

楊爵爲御史，嘉靖中以直諫繫獄數年，雖處憂抑而忠端正直，獄卒咸敬信之，方得釋而尚書熊浹

絕家

有陳論、上大憲曰、我固知釋爵、諸妄言歸過者、立至矣、命復逮爵、時抵家方一日、忽縱騎至、曰若復來乎、騎素敬爵、慰之曰、吾欲他往、特一省公、爵笑曰、吾固知之、與校同飯、飯糲、校不能堪、爵啗茹自若也、食已、曰行乎、校曰可、一入為別、爵立屏前、曰朝廷有旨見逮、我行矣、即攬袂行、復踰再年乃出、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能甘粗糲、儉約自持者、便心無掛繫。

博學錄

卷九

圭

觀北堂

若臨別叮嚀再三、留戀皆俗慮、有以移之也。

國朝李遠庵居官清苦、常俸外不取一毫、鄭澹泉適公得意門生也、宦南京數年、歲時只寒溫而已、一旦侍坐最久、有一布鞋在袖、逡巡不敢出、遠庵問袖中何物、鄭曰、曉之妻手製一布鞋、送老師、遠庵遂取而着之、生平受人物、僅此而已、全上

旋庵子曰、相知師弟、只一布鞋、尚不敢輕出、則生平節概、凜凜不可犯、有素信于人者、近日門

生餽遺爭先巧中承奉惟恐不及者、豈座師亦有以來之耶。

布袍

軒輓為浙江憲使、四時一布袍、蔬食不厭、天順間擢大司寇、請告陛辭、上問公曰、昔浙江憲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乎、公頓首謝、昨非庵

竹籠

國朝都憲剛峰海公、卒於官舍、同鄉蘇民懷簡其宦囊、竹籠中俸金八兩、葛布一端、舊衣數件而已、王鳳洲評云、不怕死、不愛錢、不立黨、此九字斷盡。

博學錄

卷九

三

觀北堂

海公生平

旋庵子曰、清官不立黨、更難。

降慶中嘉善有賢令許公、諱鑑、號白塘、領解雲南、以嘉靖乙丑進士、拜為令、後徵入為御史、廉介剛直、公之來也、止携一子一僕、嘗冬月、其子畏寒、乞公從外索炭、公命庫中取一木棍與之、曰、踏此旋轉、足自溫矣、又迫歲除、其子欲從外索火炮、公曰、辰竹於門、亦自響也、鹿城張大復著筆談、亦載公。

木棍

之入觀、既渡河、度囊中貲、不任乘輿、竟騎一驢而  
去。至邸、杜門待命、與人絕無交涉。卽此數事、亦足  
徵其賢矣。屏後記

旋庵子曰：火炮可省、煨炭衛寒、似不可已。乃一  
切不顧而止、以清白自持、如此高風、真可欽仰。  
廉希憲有疾、帝遣醫診視、醫言須用砂糖作飲。北  
土糖最艱得、家人求於外、阿合馬與之二斤、且致  
密意。希憲却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

人所與求活也。

卷九  
日纂二集

圭

觀北堂

旋庵子曰：不假性命于奸人、真所謂不有其身  
矣。

司馬溫公置獨樂園、當春明之際、卉木繁秀、詳人  
觀之、觀之者咸以錢與園丁、呂直謂之茶湯錢。積  
十千而納於公、公怒曰：「吾豈少此哉？」直曰：「天地間  
只端明不愛錢邪？」於是創一井亭、以便行客、亦不  
私其錢。大遼別集

旋庵子曰：端明固高、呂直更自不可及。

曹克明在湖廣行省、日有主簿致書問訊、寄辰砂  
一函、未及啓封、漫置篋中。後有一憲官言制藥、苦  
無好辰砂、公曰：「有故人見惠、尋當奉送。」及取視、乃  
有砂金三兩、維其內、公驚嘆曰：「彼以我爲何如人？」  
耶時主簿已歿、呼其子歸之。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簡金于廢篋之中、還金于既死之後、  
清操如此、乃真徹底矣。

壽聖錄

卷九

圭

觀北堂

永樂間、有人納銀於瓜、以餽刑部主事劉寧者。寧  
妻安氏發而奏之、詔褒寧。平日廉信於妻、妻能佐  
夫、以義特賜白金二百兩、綵幣入表裏。昨非庵  
旋庵子曰：婦人智短、四壁蕭然、便多剝喙、乃能  
發瓜金、高于鬚眉丈夫多矣。

鄭曉爲文選時、里中士宦有餽金首飾、承篋以將、  
而上覆以茗、公直謂茗也。受之入、夫人手撥茗、知  
之、擊柝語公、公不動聲色、第整理其茗、覆篋如初。

山召其人謂曰吾初以家適乏茗故拜君惠項入內詢家尚有餘茗心謝尊意已授之令持歸全上旋庵子曰世亦有却金者然未免借却沽名而令人不可當孰能不動聲色而泯于不言乎

華子魚從會稽還都賓客贈遺累數百金子魚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臨去悉聚諸物語衆人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無以懷璧爲罪願諸君爲之計衆乃各留所贈日纂二集

博學錄

卷九

三

規批

旋庵子曰不爲矯矯之語但婉轉致辭令人不敢復強此真清品也較之借廉立異者更進一籌華鄭二君真可爲矯異者箴

家庭益號汝虞生而穎敏七歲作蝴蝶詩幼知苦學懼拂父愛匿火披誦十四補郡諸生便以素節自任時兩浙慮囚使蕭君某故嘗受經于王父象齊公以讞獄行部嘉善先期馳吏介書幣于公將欲有所爲象齊笑而置之郡大姓坐法論死未報

博學錄

卷九

三

規批

布耳目于翁所得其狀乃行數百金求末減翁怒曰余雖僅一命風化係焉奈何輕點我嚴却之以嘗公公曰鬻獄玷守計阿翁不爲而爲之乎象齊笑曰聊以嘗若耳庚午舉于鄉丁丑成進士出令漳浦下車值儉歲飢民滿道公出俸錢作糜身自均給活者無算時江陵重去魁柄不奔父喪公心非之會當試士以短喪爲問言路聞此借公取媚論以賑飢不力謫判連州未任補令嘉定歲復飢賑贍如漳浦時夏大旱禱于神約三日不雨與神俱焚天乃大雨邑苦征布與漕因狀之當路得緩期而收輸焉歲省民財約五萬計丙戌奏績得上考且擢近要以依依老親乞得南儀部郎故事儀曹賓宴率取辨伶官公曰孰謂惟清食穢爾爾悉屏去稍遷南文選時考功郎爲郭中丞熙宇丁亥南察大快公論公實陰副之由是海忠介公亦爲下交稱同志云已丑以憲僉督學江右至公甄別

寒素多得自振、俄而益王以古琴餉公、卽以倘學宮雅樂、他日王以妃弟請、不應、以故貴右無敢干以私者、辛卯擢南光祿少卿、無幾何、晉南大理右丞、每刺獄、必求所以生之、曰吾冀高門也哉、懼失其平耳、歲癸巳冬、哭方濠公、哀毀踰禮、食貧家術者五年、戊戌秋、起南通政使司叅議、時鑛稅交橫、多所株逮、復上疏以正本清源極諫、庚子推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方待命而秋忽病痢卒、家人

博堅錄

卷九

圭

規北堂

簡篋中惟餐錢三數陌與衣葛一端而已、樞還貧不能葬、諸同官舊好相與賻贈、始得竣事耳、公天性介潔、操概無兩、兩爲大邑、一切以廉出治、民亦以廉故思而祀之、然官至九列、僦屋以避風雨、曉一榻蔬糲不厭、生平悒悒常有當世憂、每曰天下變有不常、吾心常有不變、而疾惡一念、別有剛勝、所著在儀部有易義、在江右有論士至言、射禮儀節、在銀臺有通政司志、其他若語錄疏稿襍詠

百篇、則總名之曰世清堂遺藁、旋庵子曰、如此砥礪、宜獲善報、乃一再傳、而家無立錫、至糊其口于四方、廉吏可爲而不可爲也、其然豈其然乎、

魏大中號廓園、性耿介、爲諸生貧甚、居湫巷、數椽不蔽風雨、饘粥不給、而妻子宴如、萬曆巳酉舉于鄉、家人偶易新髻、大中自會城歸、急毀之、舉孝廉六年、未嘗有片刺至公庭、讀書樂道、從高公攀龍

博堅錄

卷九

圭

規北堂

游丙辰第禮闈、恒徒步從一役觀政、遠則跨驢、初任行人、每奉檄遐征、力減厨傳、嚴絕餽遺、考最入工垣、適副都御史王德完請貸楊李、大中力爭之、彈擊無所避、奉使福藩、以五百金交歡、峻却之、且貽書勸其助邊、要路都鮮衣華屋、大中不能辨僞、寓敝室、歷任未嘗携家、惟平頭二人、圖書數卷、朝夕蔬食而已、轉戶垣、奉命巡青、盡釐夙弊、諸郡縣謝薦者、一切拒不受、時高邑趙公南星爲冢宰、

知大中清操卓識、因每事相咨、大中凡所推列、皆海內人望、不可干以私、忌者固已刺骨、繼轉禮垣、左乞恩者悉引會典裁之、而忌者愈棘棘矣、甲子、晉吏垣都諫、激揚流品、沉毅莫回、發覺霍丘縣餽賂、仕徑肅然、奸徒側目、逆黨傳檄、遂借汪文言事、劾大中、先帝初不問、無何、大中與楊左諸臣、首擊逆璫、南北交章相和、尋值晉撫員缺、營者甚衆、高邑獨推孤介、絕塵之謝、應祥大中不知也、忌者

擣堅錄

卷九

硯北堂

以謝曾令嘉善、與大中爲師生、遂借端排擊、而奸相逆璫復從中搆之、遂與趙高諸臣同被逮、士民號呼者萬人、大中怡然就道、檻車中手訂生平文稿、作年譜、回以九死爲歸矣、下詔獄、拷掠備至、昂然不屈、有明心堂、作昧心堂語、誣賊三千餘金、五日一比、閱月而斃、今上白其寃、賜祭塋、建祠、予蔭贈太常寺卿、謚忠節、卹典獨全、亦異數也、

擣堅錄卷九 終

擣堅錄卷十

武水朱廷旦旋庵子論輯

勁節

崔杼弑齊君、劫羣臣爲盟、壇于郭門外、皆脫劍而入、夾戟當胸、盟曰、所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此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皆死、所殺十餘人、次至晏子曰、嗟乎、崔杼爲不道、弑其君而又劫盟其臣、嬰所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

擣堅錄

卷十

硯北堂

崔杼素重其人、強之曰、子能革誓詞、齊國吾與子共之、不然、直刃在前、曲兵在後、惟子圖之、晏子曰、君子不以危易行、嬰可以回而求福乎、直刃摧之、曲兵鉤之、嬰不革矣、崔杼將殺之、或勸乃免、嬰曰、子大夫爲大不仁而爲小仁、其有濟乎、趨出、僕夫將馳、嬰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于山、命懸于厨、吾命有所制矣、後相景公顯名天下、爲齊世家、  
通古錄



旋庵子曰臨死不嘔喘卒能全生而出晏大夫不但知命且能立命矣

武后時二張驕寵合朝奴事之獨宋璟剛直不爲之禮太后嘗命朝貴宴集張易之兄弟皆位宋璟上易之心憚璟欲悅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爲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且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

擣堅錄

卷十

二

硯北堂

有舉坐悚惕諸張積怒常中傷之太后知之故得免又嘗奏昌宗召相士相已有天子相包藏禍心當斬后曰已經自首璟復奏謀反大逆不應首免竟四五上后不許李邕進曰璟志安社稷非爲身謀請可其奏后乃遣昌宗詣臺璟庭立按之未畢已特勅赦璟嘆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后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其剛憤如此然狄梁公魏元忠以身就世猶自下獄百折而璟無纖毫之

譴豈非天哉至三思殺五王璟亦超然世網三思嘗以事屬璟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既復子明辟王當以侯居第何得尚預朝政不見產祿之事乎有布衣韋月將者告三思宮掖事帝命立誅宋璟請付吏帝怒岸幘出口勅卽誅何請璟曰不訊恐竊議者愈多帝益怒促如詔璟曰請先誅臣不然臣終不奉詔蓋璟於人主權倖無絲毫屈而卒不能害也玄宗時以璟爲西京留守遣內侍楊思勗

擣堅錄

卷十

三

硯北堂

迎之璟風度凝遠在途不與思勗交言上聞之乃益重璟時王毛仲有寵百官爭附之毛仲嫁女上問何須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知卿不能致者一人必宋璟也明日詔宰相詣之日中璟乃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遽稱腹痛而歸其剛直之性老而彌篤然以功名終封廣平謚文貞全上

旋庵子曰宋廣平剛直不屈忠義凜烈所不必

言獨其策名女主而不潛身遠退何也然屢遭  
讒譖終獲寬免則武后亦自具眼耳

宋高宗時以洪皓使金金人拘之迫使仕劉豫皓  
抗聲曰萬里卿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  
逆豫忍事之耶願就鼎鑊粘沒喝怒將殺之旁一  
校曰此真忠臣也爲皓跪請得流冷山聞上皇崩  
北向泣血操文以祭詞甚激烈聞者揮涕焉屢囚  
謀密奏敵情言和議非計乞與師進擊留金十五

擣堅錄

卷十

四

觀北堂

年而還帝曰卿忠貫日月雖蘇武不能過皓語秦  
檜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川而景靈宮廟極  
草何無中原意檜怒復以論事出知饒州連貶竄  
卒贈尚書子五人俱大貴季子邁亦使金不屈與  
迺俱爲名宰相

全上

旋庵子曰觀旁校跪請而問者揮涕可見忠孝  
同心無分華夏彼懷二心者不幾負朝廷抹殺  
本心耶

張承業唐宦者爲晉王監軍唐亡與晉王共圖恢  
復晉王疾篤以孤存勗托之叔克寧欲劫存勗降  
梁賴承業鎮之而定又連歲出征軍府一以委之  
承業勸課農桑清軍民饋餉不乏王或須錢賜伶  
人承業斬之王乃置酒庫中令子繼岌爲承業舞  
指錢欲賜之承業曰此錢所以養戰士也不敢爲  
私禮王不悅語侵之承業怒曰僕非爲子孫計惜  
此庫錢所以佐王成伯業也王怒索劍曹太夫人

擣堅錄

卷十

五

觀北堂

聞之召王王惶恐謝承業請爲釋過承業不肯王  
入宮太夫人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進已笞之  
矣未幾授承業燕國公固辭不受稱唐宦終身又  
治私家嚴甚有姪爲盜殺販牛者承業卽斬之晉  
王以其姪璿爲麟州刺史承業謂曰汝本爲賊慣  
爲不法今若不悛死無日矣璿是璿所至不敢貪  
暴已而晉王爲藩鎮勸進令造法物國寶承業亟  
諫曰吾王世世忠王室今河北甫定朱溫未滅而

遽卽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誰不解體？王何不先滅溫賊，復列聖之深仇，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合爲一家，當是之時，誰敢居王上者？老奴欲爲王立萬世之基耳。承業知王不聽，慟哭歸臥疾，不復起。遂卒。曹太夫人請其第爲之行服。晉王亦不食者累日。

旋庵子曰：不慕榮赫，不私所親，而始終爲唐，此等閭宦，那有柄權驕縱之禍耶？

擣堅錄

卷十

觀北堂

王文正公旦爲兗州，景靈宮朝修使內臣周懷政同行，或乘間請見，公必俟從者盡至，冠帶以出，見于堂。皇懷政乃白事而退。後懷政以事敗，方知公遠慮，不涉嫌忌之間。

旋庵子曰：崇禎甲戌，政當計吏之時，忽有中旨詔天下郡縣官將會計冊投送巡視戶工二部內臣查其完欠，以憑殿最。郡縣莫不披靡，晉謁時俱行上下司禮，縉紳之氣掃地矣。獨大同知

府蔡屏周持冊投送，長揖而退。內臣呼而語云：「此朝廷之命，誰敢抗？」蔡卽答曰：「朝廷止命查錢糧，不命查體統。張默然者久之。蔡亦掉臂不顧。後借他事落職，衆心憤憤，隨有以大府薦者，上亦不允而罷。夫天下之爲郡縣者多矣，而抗節不屈止蔡公一人，亦西江一柱也。且又出于乙榜，其丰骨挺出，有超于尋常萬萬者。他年青史當與文正不冠不見，並垂不朽矣。」

擣堅錄

卷十

觀北堂

唐何易于爲益昌令，刺史崔樸汎舟春遊，出益昌，索百姓挽繚，易于自爲引舟，樸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卽桑，惟易于無事，可以代勞。」刺史不安，乃以騎去。

旋庵子曰：邑宰自爲挽繚，能不媿殺郡公。今之仕者，寧得罪小民，無得罪官長，患失之念重耳。後周王熙鎮江東，嘗有臺使至，爲設食，使裂去薄餅，緣罷怒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春爨造成，用力

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之使者大慚

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整飭厨傳以結過客尚懼其督爨而撤去乎非大有勁骨不能也

蘇良嗣高宗時爲荊州長史帝遣宦者採怪竹江南時上苑所過縱暴至荊良嗣因之上書言狀帝詔慰獎取竹棄之武后時遷文昌左相遇薛懷義於朝懷義恃勢偃蹇不爲禮良嗣怒叱左右批其

擣堅錄

卷十

八

硯北堂

頰曳去武后聞之戒曰第向北門出入彼南衙宰相往來毋犯他

全上

旋庵子曰宦官貴戚誰敢撓其鋒乃因採竹之天使擊恃勢之淫僧持守既正又何顧忌哉卓哉不可及矣

鄭俠初以嗜學攻訐爲王安石所知邀與相見獎掖之舉進士高第俠感爲知己他日凡三見三問所聞必以新法不便對安石不答俠自是不復入

見但數以書論列之時安石雖不悅猶使其子雲來諭意欲辟爲檢討俠曰讀書無幾不足辱檢討所以來求執經相君門下而相君動以官爵相餌何淺待天下士也果欲援俠而成就之取所獻便國事行其一二不亦可乎自是大忤安石

宋史列傳

旋庵子曰俠之感安石也真知己惜安石自不知已爾

劉安世年既老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

擣堅錄

卷十

九

硯北堂

心服其賢令人啖以大用因勸爲子孫計安世笑曰吾爲子孫不至是矣廢斥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完人見司馬光於地下不可破戒也還其書不答

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書帕滿長安以見收爲幸乃還書不答挺然自守如安世者真百世師也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爭交好辛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

小降意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不爲三公。大丈夫欲爲三公而昧其本心邪？全上

旋庵子曰：寧失三公，不爲影附。氣節凜然。

魏主使崔浩、高允共譔國記。浩乃刊石立郊壇，書魏先老故實，人譖浩爲暴揚國惡。魏主大怒，按浩罪狀。時高允授太子經，太子召允謂曰：吾自導卿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入言，高允小心縝密，且

擣堅錄

卷十

硯北堂

制出崔浩，請赦其死。魏主問允曰：國書皆浩所爲乎？對曰：浩總裁而已，至著述則臣多於浩。魏主怒曰：彼曷可生？太子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魏主復舉以問允，復對曰：臣罪當族滅，不敢虛妄。殿下哀臣，欲苟其生耳。魏主領謂太子曰：直哉！此人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赦其罪而旌之，先是翟黑子受絹事覺，謀於允，允教以勿欺。黑子竟欺妄被誅，至是謂人曰：我所以不奉東

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也。全上

旋庵子曰：近閱邸報，見叅許子洽五朝注畧，有涉譏謗者，法司議處。豈子洽博學獨不鑒崔高故事乎？事屬宮闈，時非秉筆，寧默毋彰，保身之哲也。

史弼爲平原相，詔舉鉤黨，諸郡承旨，誅至數百。唯弼無所上，詔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彊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

擣堅錄

卷十

士

硯北堂

齊風俗異，尚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皇上司，誣陷良善，平原之民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昨非庵

旋庵子曰：承望風旨，陷良爲惡，以自取媚，往往有焉。史平原堅持不屈，以死爭之，丰骨挺然，真宰相也。

淳熙中，張說頗用事，爲都承旨。一日奏欲置酒延衆侍從，上許之。且曰：當助汝酒殺，說拜謝退而約

客客至期畢集獨兵部侍郎陳良祐不至說殊不平已中使以上尊珍膳賜說爲表謝因附奏臣嘗奉旨後敢集客陳良祐獨不至是違聖意也既奏上忽顧小黃門言張說會客未散否對曰彼既取旨召客當必卜夜乃命再賜說大喜復附奏臣再速良祐迄不肯來漏下數刻忽報中批陳良祐除諫議坐客正酣暢時聞之撫然而罷茂松堂日錄

旋庵子曰招客不至亦是常事何煩聖聽分明

博學錄

卷十

主

硯北堂

挾勢藐衆而聰明之主反于此處觀破才品矣良祐勁節主上獨裁俱隻千古

豐稷爲御史中丞入對蔡京越班揖稷謂曰天子任公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答曰行自知之是日卽論京奸狀時宦官漸盛豐取唐書仇士良傳讀之帝前讀數行帝曰已喻稷若爲不聞也者讀畢乃已他日奏對勸上遠佞臣帝問佞臣爲誰對曰曾布布時正在帝側宋史列傳

旋庵子曰越班相揖不過欲私致獎譽以爲結納耳孰知豐公胸中早具斥奸志願寧以勢焰相奪耶奸雄未嘗不識人祇位高氣盈謂天下皆可羅致網中遂不能洞燭心術故也豐公節義真可與日月爭光矣

孔道輔事仁宗爲御史中丞郭后廢道輔率諫官范仲淹等十人詣垂拱殿伏奏時呂夷簡傳上旨諭以后當廢狀道輔曰人臣事帝后猶子事父母

博學錄

卷十

主

硯北堂

父母不和可幾諫乃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答曰大臣引君堯舜乃以漢唐失德爲法耶夷簡語遂塞山道輔知泰州全上

旋庵子曰夷簡順旨道輔守正立念既別聲穢迥殊

楊綰以清儉在位天下之士多以敝衣爲儉以求合于綰惟武元衡素好鮮美不改所爲綰甚重之夫大丈夫不將不迎不詭不隨每事自斷於心足



矣。若依阿附會，以取憐於世者，非婦人則佞客也。徐節孝嘗問崔子方何如人，江端禮曰：「與人不苟合，議論亦如此。」節孝曰：「不必論其他，只不苟合三字，可知其所守之正。」讀書鏡

旋庵子曰：「衣服不必鮮，若阿附而敝，則敝反不如鮮之自率其常矣。物不可苟合，武崔二君真可風世矣。」

正統十四年，上北狩，虜以送駕爲名，寇紫荆關。

擣堅錄

卷十

古

觀北堂

京師洶洶，人無固志。太監金英傳旨問計，徐瑾以占象倡言：「京師不可守。」英怫然，令人扶出。明日，于謙抗言：「京師根本，宗廟陵寢咸在，一步不得離。」英是之，宣言於衆曰：「死則君臣同一處死耳，有以遷都爲言者，上命必誅之。」乃出榜曉諭，固守之。議始決已，而于謙、石亨等力戰，遂大破敵。京師危而復安。英嘗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江上，薛瑄獨不往。英賢之，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

景帝時，意欲易儲，語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謂懷英也。」英叩頭云：「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謂憲廟也。」景帝默然。微言退，帝意如此，以守都功，榮寵終身。後來中官王誠與王文等共議別立太子，阿景帝意。天順初，竟被誅死。以英之當權用事，使非忠性信於英廟及憲皇，能無及乎？故知盡忠有福。

旋庵子曰：「此處機不容髮，無內臣以堅帝意，奪

擣堅錄

卷十

圭

觀北堂

衆議則爲南渡之宋矣。鄒懋卿以總理鹽法，巡行郡邑，勢甚張，其妻從行，裝五絲輿，以十二女舁之，令長膝行蒲伏。至以文錦飾厠，白金飾溺器。淳安知縣海瑞供帳疏簡，抗言：「貧邑不能容軒車。」懋卿怒甚，然素聞其強項，亦歛威去。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僉小未嘗不可理，懋卿只是貪昧軟弱者，見勢便趨，無特立之操耳。」

都御史楊公繼宗居憂時閹宦汪直以權幸延攬名士聞楊公治郡名往弔公衰經墳所直趨至墳所拜起手持公鬚曰比聞楊繼宗名今貌乃爾公曰繼宗貌陋但府體辱親未之敢也直不敢復言直時威震海內不屈者公一人耳崔銑後渠雜旋庵子曰往弔輸誠復持鬚致慢刑餘之人不知禮法從古罕有善其終者

楊公繼宗知嘉興府有二勢人子由醫官謀署縣

擣堅錄

卷十

六

觀北堂

篆大竊帑金莫敢誰何公至收治追金御史行郡欲山之廼詰公曰盜有失主何人也公曰朝廷即失主又詰曰原告何人也公曰知府即原告御史慚而退全上

旋庵子曰朝廷爲失主知府爲原告御史講公事此案定難結局

蔣司空瑤爲揚州太守會武廟南巡諸省騷動凡乘輿供御及宦寺官妾親軍賂遺莫可貲算公

曰倘亦罪不倘亦罪倘則患及於民不倘則患止於身乃僅鳩供應之具不復橫斂以爲媚悅白衣青布袍束黃金帶奔走周旋權倖江彬輩橫加折辱不爲動一日上捕得大鯉謀所鬻者左右正欲中公曰莫如揚州知府宜上呼而屬之公歸括女衣并首飾數事蒲伏進曰魚有值矣他無所取惟妻女衣裝在焉臣死罪上熟睨之曰汝真酸子耶吾無須於此其亟持以歸魚亦不取值矣

擣堅錄

卷十

七

觀北堂

山是清節動天下歷仕至工部尚書白首懸輿卒無改羔羊之節士論躋之先進遺風

旋庵子曰當御駕臨幸權璫弄權之時生死呼吸禍福俄頃而挺然不屈真勁骨亭亭可風世之波靡草萎者矣

武宗在南京時寇天敘以府丞署府尹每日帶一小帽穿一撒坐堂自供應朝廷外一毫不妄用江彬有需索每差人來天敘作爲不見直至堂上方

起坐立語呼為欽差語之曰南京百姓窮倉庫又沒錢糧無可措辦府丞所以只穿小衣坐衙專待拿耳每次如此江彬知不可動後不復來索全上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省至京邸公問曰一路守令聞孰賢其子曰兒道出江陵其令殊不賢曰云何曰即待兒苟簡甚矣乃天台范理也文定默識之即薦陞德安知府甚有惠政民到今頌之再擢貴州左布政使或勸范當致書謝范公

博學錄

卷十

太

觀北堂

曰宰相為朝廷用人非私理也何謝竟不致書

逮後文定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已云全上

旋庵子曰能不奔趨相公之子者必不忍殘害

百姓者也文定即于此處薦拔賢郡真可稱赤

心為國者矣范公不通謁于生前而哭謝于死

後更見勁骨凜然

先伯祖東齋公自松郡廣文陞魯府教授不赴邑令許白塘不知為高士誤以更夫之役役其家公

作書上尹字字恢諧令提傳令者以書謝過後令其政治乖張士民叢怨眾俱緘默坐視公上書規諷不下數百言抗直不避令即榜其書于門曰今日幸聞過矣公之勁節令之虛衷近世罕有

○ 任事

唐憲宗時裴度為御史中丞與相武元衡共主討蔡州元衡昧旦入朝有賊自暗中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擊裴度傷其首賴羶厚得不死京城大駭

博學錄

卷十

太

觀北堂

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或請罷度官以安藩鎮心上不從遂相度度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跋扈者將視此為高下於是討賊愈急至四年不克諸臣競請罷兵上亦病之以問度度曰臣請自往督戰誓不與此賊俱生上悅命度為淮西招討使將行辭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為之流涕既往用李愬入蔡封晉國公復入相以身繫天下

輕重如子儀者二十餘年，威望遠達四夷，歷四朝爲元老，謚文忠。通吉錄

旋庵子曰：當此主倦衆疑之時，稍不力任大事，去矣。誓不與此賊俱生，便聳動了多少人。

宋仁宗時，契丹乘朝廷有西夏之憂，來求開南地，帝擇人報使。夷簡素不悅富弼，因薦之。弼得命，卽入對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進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辭勞，何遂以官

擢堅錄

卷十

三

見北堂

爵賂遂往見契丹，辭氣慷慨，條理曉暢，初拒割地。次排和親，至末議歲幣以死爭，獻納二字契丹心折，而遣他使見帝。帝竟以納字與之，非弼意也。論功賞爲翰林學士，固辭不拜。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死，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故能成兩國之好。後與韓琦、范仲淹並相，齊名。未幾爲奸人誣，以通契丹罷去。禍且不測，盡心救濟，流民上嘉之。復與文彥博俱相。

爲四朝元老，壽八十。全上

旋庵子曰：人臣怯于任事，只爲身家名利之念亂之耳。不要命，不要官，又不要家，何事不可勇往耶。

賊將徐延光據長春城，馬燧挺身至城下，見延光曰：公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爲族滅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遂也。延光未對，燧曰：爾謂吾欺耶？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

擢堅錄

卷十

三

見北堂

示之腹，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率衆降。昨非庵

旋庵子曰：披腹示信，遂能感敵，可見天下惟誠爲能動物。寇賊橫行，迄無寧日，只是無實心任事者耳。

朱伺勇而訥，日不知書，見鄉里士大夫，惟揖稱名而已。陶侃鎮江夏，署伺爲左騶，以戰功封亭侯，領騎督。時西陽夷入寇，太守楊珉日聚督將議方畧，而鮮有任。伺獨不言，珉問曰：朱將軍何默然？伺曰：

諸君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勝。伺曰：兩敵相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珉大笑，識者以爲知言。晉書列傳

旋庵子曰：天下事都被誇言所壞，有力有忍，無堅不破矣。

朱暉蚤孤，有氣決。年十三，王莽敗而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間奔宛城。道遇賊，刀劫諸婦，掠奪衣物。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獨暉拔劍而前曰：財物

擣堅錄

卷十

三

硯北堂

可取。諸毋表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笑曰：童子內刀，因捨去。昨非庵

旋庵子曰：慷慨直前，不避賊鋒，膽智雙絕，不可得于丁壯，乃得之童年，更自不易。

蕭轡字僧達，荊州刺史。江水敗隄，轡率將吏冒雨修築，雨甚水壯，或請少避之。轡曰：王尊欲以身塞河，我獨何心哉！言畢而水退隄立。

旋庵子曰：今治河者不知費朝廷幾百萬金錢。

卒無成效。聖慮蓋以身塞河之念，絕不萌于胸中，而雨至則避，是誠不足以格天。而天又何肯應人乎。

宋太祖事周世宗於澶州，曹彬爲世宗掌茶酒。太祖嘗從求食，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及卽位，語羣臣曰：世宗舊吏，不欺主者，獨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二集

旋庵子曰：不借官酒以市恩，寧自沽酒以酬願。

擣堅錄

卷十

三

硯北堂

居官都若此，何憂國事不辦。

呂夷簡之亡也，仁宗思之，問其子得公弼名爲識之。殿柱擢龍圖閣直學士，每奏事退，帝必目送，謂宰相曰：公弼甚似其父。已知成都，治尚寬，人嫌其少威斷，適有營卒犯法者，法當杖打不受，曰：寧以劍死。公弼曰：杖者國法，劍者自請爲杖而後斬之。軍府肅然。宋史列傳

旋庵子曰：寬中有嚴，法紀肅然。

吏部尚書郭璉出身早，不遑問學，然天資甚美，受氣完厚，臨事從容，喜怒不形于色，精于吏事，簡切不泛，為曹屬文廟，已知其名。正統初，侍臣因蝗旱，言大臣不能盡職，久妨賢路，有旨回奏。眾欲罷歸田里，以謝天譴。璉獨為不可，云：「非是貪位，但主上幼冲，吾輩皆先帝簡任，受付托，若皆罷去，誰與共理？只宜戴罪修省，改過以回天意。」眾從其言，識者韙之。李賢古穠雜錄

擣堅錄

卷十

南

硯北堂

旋庵子曰：避嫌謝職，置國事于度外，自為則善矣。如付托何？郭公排眾議而不顧，力修身以回天，蓋山胸中無半點私心，上可質帝廷，下可對天下後世，故直任而不疑耳。

正德中，秦藩請陝之邊境益其封，朱寧江彬輩皆受其賂助之。上亦許，促大學士草制。楊廷和、蔣冕私念草制恐為後虞，否則忤上意，俱引疾獨。梁文康公儲承命草之，曰：「昔太祖著令曰：此土

不俾藩封，非吝也。念此地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必富而驕，姦人誘為不軌，不利社稷。今王懇請朕念親親，界地與王，王得地，毋收聚姦人，毋多蓄士馬，毋聽狂人，道為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親親，不可得也。王慎之，毋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可虞，其勿與。」事遂寢。昨非庵旋庵子曰：草制寓規，既不忤旨，又不徇情，法語巽言，兼得之矣。

擣堅錄

卷十

南

硯北堂

危嶽為吉安府推官，屬邑安福，苦虛糧如水火，嶽閱籍嘆曰：「綺羅坐享其粟，藜藿日削其肉，三尺之罰何於是行？丈量法禮庶士而告之曰：『孺子入井矣，爾各宜其力焉。』願無吐剛，無茹柔，萬物一體之學與諸君共之。」復列疏於大吏及僚友曰：「請無二於浮言，無搖於橫議，以壞於垂成。」於是分野授任，三其籍以防奸，四其壤以定則，十其眾以同好惡，五其會以廣耳目。嶽以匹馬從二吏往覈之，陟巖



壘犯風雨冒炎蒸弗避也既而內子歿殮之復來孤稚呱呱乳之復來躬咳且疳也療之復出體國恤民可謂斃而後已矣

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丈量之法極爲策政亦爲弊叢不得勒幹如危司理主之不幾擾成法乎我邑虧田之時政張相丈田之日飛詭影射至今猶爾聚訟殊可恨也

擣堅錄卷十

終

擣堅錄

卷十

東

硯北堂

擣堅錄卷十一

武水朱廷旦旋庵子論輯

識量

中行穆子圍鼓鼓人有以城叛者不許軍吏曰師徒不勤可得城奚故不受曰有以吾城叛者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我獨奚好焉賞以所甚惡是失賞也

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不受降卒正氣凜然乃近來有以假

擣堅錄

卷十一

硯北堂

降據爲真捷者軍容不振寧獨兵餉乏絕耶

漢時有男子詣闕自謂衛太子詔百官識視俱莫敢言雋不疑後到此吏縛收或曰是非未定不疑曰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當用讀書人後廷尉驗治乃貌似太子冀誑得富貴者腰斬之

全上

旋庵子曰援古証今遂破羣議稍涉依違便成

不決之案矣。

燕翟斌恃功驕縱、邀賞無厭、又以鄴城久不下、潛有二心、太子保請除之、燕王垂曰、河南之盟、不可負也、若其爲難、罪由於斌、事未形而殺之人、必謂我忌其功能、吾方收攬豪傑、以隆大業、不可示人以狹、失天下之望、後斌密謀事覺、而後殺之、旋庵子曰、不乘人之危、以爲功、而示以坦衷、此與世之倖功猜忌者、不啻霄壤矣。

擣堅錄

卷十一

二

規北堂

宋仁宗李宸妃所生、劉太后取爲己子、無敢言者、帝雖長、不知也、如薨后欲塋以宮人禮、呂夷簡奏、宜從厚、后怒曰、欲離吾母子耶、夷簡曰、太后尚念劉氏、則喪禮斷宜從厚、后悟、頒以一品禮、夷簡又曰、如當以后服殮、川水銀實棺、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太后許之、至太后崩、人言帝乃宸妃所生、死以非命、帝號慟、易梓宮、親啓視之、她以水銀故、顏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嘆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

加厚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大臣主持國事、須識大本領、若一味將順目前、不免貽悔末路、夷簡一言、保全兩宮多矣。

仁宗久病方痊、思見執政、坐便殿、急召兩府、呂夷簡移刻方赴、同列贊公速行、公緩步自如、既見上曰、久病方平、喜與公等相見、何遲遲其來、公從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忽召近臣、臣等若

擣堅錄

卷十一

三

規北堂

奔馳以進、恐人驚動耳、全上

旋庵子曰、老臣謀國、處處着神、苟無智識、便以奔命爲恭矣。

曹彬下江南、李煜面縛請命、彬謂曰、國主可歸宮、厚收裝蓄、以備歸朝、煜深德之、諸將爭言不可、蓋懼其或自引決爾、彬徐曰、無畏、彼若死、豈復忍恥以見吾輩耶、畢如其言、衆皆服其雅量、全上旋庵子曰、旣已屈膝、便非強項、識見甚高、度量

亦大。

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密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將士請束甲以從、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爲、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驚問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昨非庵

郭子儀大啓其第、上至簪纓、下至里販、出入不問、

擣堅錄

卷十一

視北堂

夫人方妝梳對鏡、麾下將及郎吏皆被召、令汲水持甕、不異僕隸、子弟屢諫、繼以泣曰、大人不自崇重、貴賤皆游臥內、雖伊霍不當如此、公笑謂曰、非爾所知也、吾官馬粟者五百匹、官餼者一千人、使崇垣倚戶、內外不通、一怨將起、措以不臣、有貪功害能之徒、成就其事、則九族齏粉矣、今蕩蕩無間、四門洞開、雖讒毀無所加也、諸子皆服、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牙身赴宴、以示不疑、洞開第宅、以消

窺伺、可謂識力兼至、詩云、庶幾夙夜、以永終譽、郭令公有之、

高皇帝擒陳兆先、降其衆、復釋兆先、俾爲元帥、從征、擇其降兵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疑懼不安、上覺其意、是夕令人宿衛環上、而寢悉屏舊人於外、獨留馮國川臥侍、以榻傍、上解甲酣寢、達旦疑懼者始安、是月進攻金陵、國川率五百人先登陷陣、敗敵兵於蔣山、直抵城下、拔寨競進、

擣堅錄

卷十一

五

視北堂

遂破之、皇明通紀

旋庵子曰、擇驍勇以示激勵、入宿衛以釋危疑、非膽識兼擅之神聖、何能辦此、

虞允則在軍中得謀、釋縛厚遇之、謀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刺緣邊金穀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謂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謀請加緘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幾、謀遽至、還所與數、緘印如故、反出彼中兵馬財力地里委曲實數以對、

旋庵子曰釋縛以示恩遇書實數以示不欺謀  
卽反覆寧得不輸誠而報乎

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太宗甚喜召寇準與之謀  
準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宰相呂端請  
曰昔項羽欲烹太公高祖曰願遺我一杯羹夫舉  
大事者不顧親况繼遷胡夷悖逆之人哉且陛下  
今日殺繼遷之母繼遷可擒乎若不然徒召怨而  
益堅其反心耳上曰然則奈何端曰以臣之愚謂

擣堅錄

卷十一

六

視北堂

宜置於延州使善視之以招徠繼遷雖不能卽降  
終可以繫其心而母生死之命在我矣上撫髀稱  
善曰微卿幾誤大事卽用端策昨非庵

旋庵子曰寇公欲斬賊母以示威呂公欲寬賊  
母以見德均之爲國赤忠乃呂公之策似婉折  
而周詳矣

荆州未定張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  
亂火起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

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曰不反  
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卽得首  
謀者斬之全上

旋庵子曰遇變須鎮定焉不周張若隨衆倉皇  
則擾亂多矣所謂靜以制動張遼之謂乎

德宗卽位淄青節度李正已表獻錢三十萬緡上  
欲受恐見欺却之則無詞宰相崔祐甫請遣使慰  
勞淄青將士因以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

擣堅錄

卷十一

七

視北堂

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財貨上從之正已大慚服智囊  
旋庵子曰以淄青錢賜淄青將士既不拂遠情  
又能宣上德意識量超絕

契丹來請別假錢幣王旦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  
彼以此探朝廷耳止當以歲給三十萬銀絹內各  
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西夏趙德明求糧萬  
斛旦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而詔德明來取  
德明大慚乃止昨非庵

旋庵子曰○借錢于歲給之內○則不損財○命取于京師之中○則不失體○馭夷之道○莫善于此○

宋虞允則嘗宴軍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飲酒○不輟○少頃火熄○悉瘞所焚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器甲○不洩旬○兵器完足○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火狀○真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微火甚嚴○方宴而焚○必姦人所爲○若舍宴救火○事當不測○全上

博學錄

卷十一

視北堂

旋庵子曰○火作而飲酒不輟○器備而衆心寂○如非有神識○不能洞奸○不有巨量○何能戢亂○

宋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不及○軍士紛紛欲動○杜黃裳白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耶○殆詔書稽留耳○卽開川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日纂二集  
曹瑋知渭州○號令明肅○西人懾憚○自是邊境無虞○一日方召諸將飲○會有叛卒數千○亡奔賊境○候騎報至○諸將相眙失色○公言笑如平時○徐謂騎曰○吾

命也○汝勿顯言○西人聞以爲襲○已皆殺之○全上

旋庵子曰○朝廷豈忘東川○是其識○言笑如平時○是其量○具此二德○萬變不難定矣○

指揮郭德成入禁內○上以黃金二錠置其袖○曰○第歸勿宣○德成敬諾○比出官門○納鞞中○伴醉脫鞞○露金闔人以聞○上曰○我賜也○或尤之○德成曰○吾妹侍官聞○吾出入無間○安知上○不以此相試耶○衆乃服○全上

博學錄

卷十一

九

視北堂

旋庵子曰○上以置金○試其衷曲○下以露金○表其赤心○可謂兩智相成○然郭公之識○似先一籌矣○

國朝平樂太守周所因給餉稍遲○官軍遽殺人行劫○上欲重處○所申文定疏曰○餉遲誠有罪○但官軍應訴府司設處○豈可行叛○蓋此輩皆烏合○適聞廣東餉厚○遂欲叛歸○而以稽餉爲名耳○若重處太守○則軍士謂上官在其掌握○稍不如意○動輒噪呼○天下多事矣○且九邊軍數十萬○餉支遲速不等○此

聲一傳。各邊效尤。督撫務姑息以幸無事。如唐末之將帥畏偏裨。偏裨畏士卒。豈不深可慮哉。二集旋庵子曰。老成練達。洞燭軍情。遂有此等剴切之論。若近世首尾畏縮。因循養寇。天下安得寧枕耶。

擣堅錄

卷十一

十

硯北堂

旋庵子曰。不敢棄民以求全。具如是仁慈。卽盜至。當不爲害。今日之破城失陷者。政厲民以自飽者耳。

孫莘老覺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者。繫獄甚衆。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聿佛殿。請于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又無露坐者。孰若以錢爲獄囚償官。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獲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

已。諾之。卽日輸官。囹圄遂空。

旋庵子曰。勸無益以成有益。一轉移間。造福良多。此等張施。真實心爲民。不獵虛聲者矣。今世起浮屠。開緣簿。或亦了世法。恐非官長初念也。○沈幼宰云。留都百年以來。百姓謳思者。止一丁公改亭耳。彼革弊。先清其源。如禁私鑄。則加意于官錢。厚重而且多。則私鑄不禁而自革矣。如薪價騰踴。則但平江上之蘆葦。而肩挑之松

擣堅錄

卷十一

十

硯北堂

與葉聽其自便。則薪價不禁而頓平矣。後人昧此者。幾致激變。其意非不爲民。而處置無術。使人呼爲書獃子。然丁公只川得四書學問。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此等識見。不讓孫福州。故并記之。

秦檜當國。有士人假其書。謁揚州守。守覺其偽。繳原書。管押其回。檜見之。卽假以官資。或問其故。曰。有膽敢假檜書。此必非常人。若不以一官束之。則



北走胡南走越矣。智囊

有人贗作韓魏公書謁蔡君謨君謨雖疑然士頗豪與之三千因回書遣四兵送之并致果物于魏公客至京謁公謝罪公徐曰君謨手段小恐未足了公事夏太尉在長安可往見之卽爲發書子弟疑謂包容已足書可勿發公曰士能爲我書又能動君謨其才器不凡矣至關中夏竟官之全上

東坡元祐間出帥錢塘視事之初都商稅務押到

擣堅錄

卷十一

三

硯批

匿稅人南劍州鄉貢進士吳味道以二巨罈作公名銜封至京師蘇侍郎宅公呼訊其罈中何物味道恐慙而前曰味道今秋忝目鄉薦鄉人集錢爲赴省之贐以百千就置建陽紗得二百端因計道路所經場務盡行抽稅則至都下不存其半竊計當今負天下重名而愛獎士類惟內翰與侍郎耳縱有敗露必能情貸遂假先生名銜緘封而來不知先生已臨鎮此邦罪實難逃公熟視笑呼掌牋

吏去其舊封換題新銜附至東京竹竿巷并手書子由書一紙付之曰先輩這回將上天去也無妨明年味道及第來謝全上

旋庵子曰世間跼地不羈之士儘多惟具慧眼負宏度者乃能駕馭而收爲用不然拘拘文墨繩人于牝牡驪黃之間則腐儒進而才智去矣又安望其共成大事乎韓蘇二公識量真不可及獨恨奸檣亦能辦此遂宏收羽翼以敗壞人

擣堅錄

卷十一

三

硯批

國耳

胡宿在郡日丁晉公爲遊客見之胡待甚厚丁因投詩索米明日胡延晉公所用樽皿悉屏但陶瓦而已丁失望以爲厭已遂辭去胡卽出銀一篋遺丁曰家素貧惟此飲器願以贐行丁始知設陶器之因其後晉公極力推挽胡至顯位日纂二集旋庵子曰寧失飲器不欲拂人之願如此委曲真有熱腸豈冀異日推挽耶今世坐擁百城一

味飽索趨炎。不權親疎厚薄。巧生峻拒。以沽名。訑訑顏色。拒人千里。纖鄙何如。

智畧

朱泚犯奉天城。危甚。李晟李懷光倍道入援。圍始解。會有譖者。不得見天子。而令懷光與晟刻期取長安。懷光怏怏。陰懷異志。憚晟騎之。請聯軍咸陽。西壘未成。而賊至。晟請先驅破虜。死不恨。懷光不從而陰與泚通。晟懼爲所并。上書請移軍別營。報

唐書

卷十一

古

觀北堂

未下。而中使至晟所。晟卽令軍中曰。有詔徙屯結陳趨東渭橋而去。無何而懷光卽奪兩節度兵。以反。帝奔梁州。詔進晟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召扈蹕。晟受命拜哭曰。若皆從上。誰滅賊者。乃蒐士繕兵。請復京城。時懷光泚連兵甚盛。晟以孤軍處其中。身及將士家屬。皆在長安爲虜質。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激將士。有言及家者。則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軍士猶未授春衣。盛夏裘褐。而

唐書

卷十一

五

觀北堂

終無携志。泚使晟所親以家書遺晟。言平安。晟怒曰。爾乃爲賊間耶。斬以徇。晟遺懷光書辭甚遜。而諭以禍福。令改圖立功。懷光慙。未忍擊之。未幾。募下多叛。而晟軍日益振。恐襲之。乃走河中。晟遂引兵敗朱泚。收復京城。屯含元殿前。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掖。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公私安堵。秋毫無犯。大將高

明。雖取賊妓。尚可。孤部卒攘賊馬。立斬之。坊民遠者。旣踰夕。而後知王師之入也。論功拜司徒中書令。爵西平王。卒。謚忠武。有十五子。李愬平淮西。亦封王。聽愿憲俱尚書節鎮。爲名臣。通志錄  
旋庵子曰。將士不能奮擊。只爲身家念重耳。五日內不得通家信。一意克敵。誰不克者。李平章忠勇智畧。真不可及。  
王武恭公知定州。是時契丹主在燕京。朝廷發兵

屯定州者幾六萬人。一旦給糧。軍士以米黑誼譁。監官懼逃。公入倉視之。乃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汝何不先白後黑。彼輩見米腐黑。以爲所給盡如是。故誼耳。專副對曰。然。某之罪也。公叱從者杖二十。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物。不給與汝。曹則棄之乎。汝何誼。乃爾四卒相顧曰。向不知有八分白米耳。某等死罪。公亦人。杖二十。召指揮罵曰。衙官不戢士。使如此。欲求決。

擣堅錄

卷十一

七

硯北堂

配。手指揮百拜流汗。乃捨之。倉中肅然。昨非庵。

旋庵子曰。倉卒定變。只在指點分明。使軍士有所藉。以不失望。要亦朝三暮四故智也。人特臨事惶怖。不一料理耳。

張詠在蜀。一日軍士忽擁馬首。大呼萬歲。公徐下馬。北面叩頭。亦呼萬歲者三。軍士氣沮。遂帖然。以寧公之倉卒應變。亦神矣。大抵天下事。出於熟計。深思。常才可辦。惟變起急猝。飄風迅雷。手足易亂。

自非英雄蓋代才。應之未有不顛謬者。此在平居澄神養氣乎。全上

旋庵子曰。當大呼萬歲時。倘倉皇失計。則上無以釋朝廷之疑。下無以戢軍士之志。不幾交困乎。惟因時轉變。不露圭角。自然消變無形矣。羌寇武都。虞詡見羌衆我少。卽宣言上書請兵。日夜兼行二百餘里。且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

擣堅錄

卷十一

七

硯北堂

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我寡。遠進則彼不測。且見吾竈日增。必懼郡兵來迎。願示弱。吾示強勢。不同故也。詡兵不滿三千。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全上

旋庵子曰。兵貴神運。不測非泥古襲常者所能取勝。減竈增竈。顧其時勢爲之耳。

郭元振爲安西大都護，西突厥酋烏質勒款塞願和。元振卽其牙帳計事，會天雨雪，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勝寒凍，會罷卽死。其子婆葛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勒兵來襲，或勸元振夜遁。元振不聽，堅臥營中。明日素服往弔，道逢婆葛兵，婆葛不意元振自來，乃託言奉迎。振遂至其帳，修弔贈禮，哭之甚哀，留數十日爲助喪事。婆葛感悅，便遣使獻馬五千，駝二百，牛、羊十餘萬。全上

搆堅錄

卷十一

大

魏北堂

旋庵子曰：夷酋亦有人性，未嘗不可以禮服。素服往弔，便銷鋒，了少客氣。元振免于用兵，真勝百萬兵矣。

劉錡破金人，戒甲士人帶一竹筒，其中實以煮豆。入陣則割葉竹筒，狼籍其豆。虜馬聞豆，爭低頭食，又多爲竹筒所滾，脚下不得以故，士馬俱斃。全上王德用爲定州路總管，日訓練士卒。久之，士殊可用。會契丹有謀者來覘，或請捕殺之。德用曰：第舍

之，吾正欲其以實還告。百戰百勝，不如以不戰勝也。明日故大閱，士皆踴躍思奮。乃陽下令具糧糗，聽吾旗鼓所向。覘者歸告，謂漢兵且大入，遂來議和。智囊

旋庵子曰：不戰而屈人兵，王者師也。干戈一動，卽居常勝，傷殘不已，多乎？惟審幾者能知之。紹興中，虜趨京，所過城邑欲立取之。會天大寒，城池大凍，虜藉冰梯城，不攻而入。張魏公在大名，聞

搆堅錄

卷十一

大

魏北堂

之先，弛濠魚之禁，人爭出魚，水不得合。虜至城下，睥睨久之，嘆息而去。昨非庵

旋庵子曰：禦虜者須先識彼之所便者，何在我之所困者，何在？得其要領而預爲料理，則勝算在是矣。先弛濠禁，非具神識者誰能辨此。

已已之難，達虜將犯京城，聲言欲據通州倉，舉朝倉皇無措。議者欲遣人舉火燒倉，恐敵因糧於我也。時周文襄公忱適在京，因建議令各衛軍預支

半年糧令其往取於是肩負者踵接不數日京師頓實而通州倉爲之一空全上

旋庵子曰與其委之烈焰而無用孰若預支爲兩便乎近日當事誰辦此巨識卽有此識而掣肘懼禍不肯直言國事所以坐失耳

朝歌賊數千屯聚連年及虞訓爲朝歌長設三科募壯士攻劫者爲士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百餘人悉貫其罪使誘賊劫掠乃伏兵待之

擣堅錄

卷十一

主

硯北堂

遂殺賊數百又潛遣能縫者備作賊衣以采縫其

裾有出市里者吏輒擒之賊駭散咸稱神明全上

旋庵子曰設科募士則智勇効力又善爲役使則擒賊何難不似今人草草應故事賊至束手無策也

元豐間劉舜卿知雄州虜夜竊其關鎖去吏密以聞舜卿不問但使易其門鍵大之後數日虜謀送盜者并以鎖至舜卿曰吾未嘗亡鎖命加於門則

大數寸并盜還之虜大慚沮盜反得罪智囊

旋庵子曰以無事處有事使虜人莫測更勝懲詰數倍

自河隴沒於吐蕃西域使在長安者歸路旣絕人馬皆仰給鴻臚委府縣供之市肆爲疲李泌知胡客久長安者皆有妻子買田宅乃命檢括有田宅者四千人皆停其給胡客詣訴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使者留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

擣堅錄

卷十一

主

硯北堂

假道回紇遣歸不願者令自陳授職給俸爲唐臣人生不乘時展用乃終身客死耶於是胡客無一願歸者泌皆分領神策兩軍爲散兵馬或押衙餘皆爲卒旅鴻臚所給纔十餘人歲省度支五十萬旋庵子曰使者既有田宅妻子早知其無去志矣反以遣歸迫其內附既省金錢又壯國勢相公有識自能挽回政治如此

永樂間韃虜來降者多安置河間東昌等處生養

蕃息。驕悍難馴。方也先入寇。皆乘機騷動。幾至不可收拾。至景泰時。發兵征湖廣。及廣東西諸寇。于謙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奏留於彼。於是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

二集

旋庵子曰。異類聚則結黨。散則自効。事平。奏留。不但兵機亦為治要。

王旦在中書。祥符末。內帑災。縑帛幾罄。三司使林特請和市於河外。草三上。旦悉抑之。頃而特率屬

搆堅錄

卷十一

圭

觀北堂

僚訪於宰府。旦徐曰。瑣微之帛。固應自至。奈何彰國弱於四方。居數日。外貢併集。受帛四百萬。蓋旦先以密符督之也。

全上

旋庵子曰。密勿機務。政須先人一着。若逐事補救。便落第二乘矣。

文潞公知成都。雪夜會客達旦。侍卒忿起。拆其井亭。共燒以禦寒。公聞之。曰。今夜誠寒。更有一亭可拆。以付餘卒。衆心稍欣。翌日。徐問先拆亭者何人。

杖脊配之。

全上

旋庵子曰。拆亭禦寒。侍卒之罪。誠不可逃。然雪夜達旦。情亦忿急矣。若再督責。則變自不可測。文公處置。頗為得體。

安豐芍陂。孫叔敖所創。為南北渠。溉田萬頃。民因早多侵耕其間。雨水溢。則盜決之。遂失灌溉之利。李若谷知壽春。下令陂決不得起。兵夫獨調濱陂之民。使之完築。自是無盜決者。

昨非庵

搆堅錄

卷十一

圭

觀北堂

旋庵子曰。役決陂之人。以築陂。既不擾民。又足示警。不動聲色。而頑氓自帖。然攝志真與革妙運也。

趙開既疏通錢引。民以為便。一日。有司獲偽引三十萬。盜五十人。議法當死。張浚欲從之。開曰。相君誤矣。使引偽加宣撫使印其上。即為真矣。黥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

智囊



旋庵子曰不但起五十人之死。又獲五十人之用。真大經濟手段。近日未嘗不用圓通。但恐三十萬不甚入官。且急欲減五十人之口。而縱之遠去。則引與人均不得爲公家用耳。呵呵。

毛伯溫巡河南時。鎮守中人動以訐按史得直。愈自恣。而市猾倚此爲奸。伯溫至。捕市猾治之。鬪怒其辱已也。誓與爲難。伯溫聞故。徑請鬪索飯。曰。我未朝食。鬪強具食。曰。必當晏樂醉飽。鬪強爲歡。酒

搏堅錄

卷十一

青

硯北堂

半曰。外傳公有違言。乃能待我若此邪。鬪大慚謝。伯溫笑曰。吾固知公無是也。聞公向訐御史。費金二萬。乃得直。而御史令益有名。公旣失利。渠乃得名。又人人切齒。公固知公之有愆也。鬪謝不敢。與大笑痛飲而別。

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索飲解紛。不煩戈戟。極得馭鬪宦之術。非具早智者不能。

李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強娶已女爲妾。及貸民

錢不償者。宋太祖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曰。歲苦侵暴。今復爾耶。曰。無也。上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於農婦乎。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乎。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爲也。昨非庵。

旋庵子曰。以情憫民。復以理論超。可謂善處臣下者矣。

搏堅錄

卷十一

圭

硯北堂

胡汲仲在海寧日。有羣嫗聚佛庵誦經。一嫗失其衣。適汲仲出行。訟于前。汲仲以牟麥置羣嫗掌中。令合掌繞佛誦經如故。汲自閉目端坐。且曰。吾令神督之。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中一嫗屢開視其掌。遂命縛之。果竊衣者。

智囊

旋庵子曰。巧于察奸。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幾先

句踐對范蠡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夫吳

爲仇讐猶憐其行成之使種爲功臣顧忍于賜劍哉大抵險譎之夫當利害關切處猶欲他人代任怨而已居其美蠡之鼓而進兵爲自身功名結局非爲勾踐也其遺勾踐書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此二語殺機盡露蠡迫急浮海非見幾蚤也夫差不嘗欲分吳國半以予員乎皆不情之言也亦竟殺員說者謂種惟不聽蠡忠告以致殺身予曰不然種見

書稱病不朝豈復諫者流特徐爲之圖耳不料其辣手毒腸如此迅速也假令蠡之去轍稍緩旬日雖欲爲陶朱何可得哉  
旋庵子曰種蠡二人才智豈甚相遠然種不免而蠡得飄然遠去則見幾明決與否耳可見保身全名須于幾芒未形時着力若臨事而圖之晚矣故列幾先數則

陳豨反上自將至邯鄲呂后用蕭何計誅韓信上

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平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封君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曰爲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又說何曰君滅

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貨貸以自污上心必安於是何從其計上乃大說  
旋庵子曰漢高多疑蕭何每事先一籌遂得保首領人臣立朝寧得恃寵恣情耶

李允則守雍州出官庫錢千緡復歛民間錢起浮

屠卽時飛謗至京師。真宗遣中人密諭之。允則曰。其非留心釋氏。實爲邊地起望樓耳。蓋是時。方與北鄙議寢兵。罷斥堠。故不欲顯爲之脩也。謗不能入。竟畢所爲。

旋庵子曰。借名預脩。此非識柄幾先。力能任謗者。行事便都掣肘。今世居邊關者。賊至尚不及偵探。烏得起望樓于息烽罷戰之時乎。

沈括知延州。至鎮。悉以別賜錢爲酒。命厘市良家

構堅錄

卷十一

夫

硯北堂

子馳射角勝。有軼羣之能者。自起酌酒勞之。邊人歡激。執弓傳矢。惟恐不得進。越歲得徹札。超乘者千餘。皆補中軍義從。威聲雄他府。

旋庵子曰。近日遇警。便議練鄉兵。然捐錢貫酒。自起憫勞者。誰乎。兵以氣勝。口談鼓舞。當不能得死士耳。

許逵河南固始人。令樂陵。期月。令行禁止。時流賊勢熾。逵預築城浚陞。貧富均役。踰月而成。又使民

各築墻。高過屋簷。仍開墻竇如圭。僅可容一人。家令一壯丁俟於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曰。守吾號令。視吾旗鼓。違者從軍法。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火無所施。兵無所加。旗舉伏發。盡擒斬之。智囊

旋庵子曰。墻過屋簷。壯丁俟竇。猶爲馭敵之形勢。惟是貧富均役。人心乃爲踴躍。賊自授首耳。近日流賊遍滿西北。安得許君而與之商攝服。

構堅錄

卷十一

夫

硯北堂

之策乎。

段秀實爲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五更發。秀實聞之。陽召掌漏者。怒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馮瓚知梓州。僞軍校上官進。嘯聚士卒。夜攻州城。瓚曰。烏合之衆。乘夜而至。宜持重鎮之。待旦自潰矣。衆巡城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悉遁去。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一更籌耳。段以遲發止變。馮以早發。

退賊兵貴知機間不容髮可不慎哉

蘇軾自杭徙密密有盜未獲安撫司遣使臣領悍卒入境捕盜卒凶暴反以禁物誣民爭鬪至殺民訴於軾軾投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悍卒聞之頗用自安不知軾已使人招出戮之矣自密密徙徐時河決曹村滙於城下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吾在是水決不致壞城驅使復入而自杖策入武衛營呼其卒長告之曰事急矣雖禁卒且爲我盡力卒長應

擣堅錄

卷十一

三

硯北堂

曰太守不避塗潦吾儕敢不效命乃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隄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民乃安昨非庵

旋庵子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若事未行而機先露不幾擾衆而駭俗乎惟密爲處置則反側安而民居定事貴先幾此類是也

宋曹后武惠王彬孫女也衛卒作亂夜越屋叩寢殿門帝聞變遽起欲出后閉閤趣呼都知王守忠

使引兵入后度賊必縱火陰遣人挈水踵其後果舉火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以賜之曰明日行賞以此爲驗故人爭盡力賊遂擒滅全上

旋庵子曰帝欲出而后閉閤則無乘機暗害之虜火旋縱而水已隨則有卽時撲滅之便將行賞而先剪髮則無冒功濫及之弊頃刻遇變而三善備焉曹后真不媿家門矣

擣堅錄

卷十一

三

硯北堂

虜酋阿魯台遣使納款且請約束女直吐蕃諸部成祖問侍臣多請許之黃淮獨曰此虜狼子野心使各爲心則易制若併爲一則難圖矣此舉實其如謀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諸人如處平地所見惟目前耳乃却阿魯台請日纂二集旋庵子曰今日所患正在諸虜連合耳安得早智如黃公而解散之

宸濠兵起尚書王公瓊對朝士曰吾已置王守仁

上流矣。必能擒賊已而果然。宋曹瑋出鎮西夏時。謂王駿曰。公權骨滿而不十年。必鎮此。然吾聞趙德明有子元昊。嘗諫其父。不宜以馬市中朝。嘗使人圖其貌。真英物也。不十年。必爲邊患。公宜備之。古大臣深識遠慮。固自不同。然以此知安邊無多策。留意人材而已。

退思錄

旋庵子曰。古之將以遴選得。今之將以鑽營得。以鑽營命將。則肥家之念勝。籌邊之策疎矣。何

擣堅錄

卷十一

三

硯北堂

怪乎寇賊日熾而封疆迄無寧日。耶居中樞者。宜以王曹二公爲法。

陳瓘方赴召命至闕。聞有中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章奏之降出者。瓘謂宰屬謝聖藻曰。此必有姦人圖益已愆而爲此謀者。若盡進入。則異時是非變亂。省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減劉摯等家族及妄言携劍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驚悚。卽白時宰錄副本于省中。其後京黨盡抹之說。

不能盡行。由有此迹。不可泯也。

旋庵子曰。遇事須有巨識。纔能遠禍。錄一副本。既不逆旨。又不減案。奸計潛銷。而主角融渾。所貴大臣默用挽回者。此類是也。

有尤翁者。開錢典。歲終聞外間聲。出視則鄰人也。司典者前訴曰。某空手來索質。反出詈言。有是理乎。其人悍然不遜。翁徐諭之曰。汝不過爲新年計耳。小事何爭。命檢原質。得衣帷四五事。翁指絮衣

擣堅錄

卷十一

三

硯北堂

曰。此禦寒不可少。又指道袍曰。與汝爲拜年用。他物非急務。姑可留也。其人得二物。嘿然而去。是夜竟死於他家。涉訟經年。蓋此人因負債多。已服毒。知尤富可詐。既不獲。則移他家耳。或問翁何以預知而忍之。翁曰。凡非理相加。中必有所恃。小不忍。禍立至矣。人服其識。

昨非庵

旋庵子曰。空手索質。司典不發。亦其常耳。乃尤翁婉轉順情。使貧人慚願而去。不忍無賴。非有

幾先之哲。而能若是乎。撐家創業。無把握者。政自來不得。

擣堅錄卷十一 終

卷十一

硯北堂

擣堅錄卷十二

武水朱廷旦旋庵子論輯

信令

光武時郭伋爲漁陽太守時彭寵作亂又加以匈奴抄掠民多猾惡盜賊充斥伋示以恩信勒士馬糾渠帥設攻守匈奴遠迹民庶安業召拜潁川太守帝勞遣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蒙福也時潁川盜起詔追捕伋以詔懷柔

擣堅錄

卷十二

硯北堂

之盜降悉遣歸農自効專命帝美其策不問轉并州牧并州近漁陽民已熟其恩信比入界老幼逢迎盈路伋引見問疾苦聘求耆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行部至西河有兒童數百騎竹馬夾道次迎拜伋問兒何事遠來對曰聞使君至喜來迎耳伋辭謝事訖諸兒復送至郊問使君何日當還伋從容計期日告之行部還先期一日伋以爲違信止野亭宿須期日乃入時朝廷舉伋可大司



空帝欲久其任故不召至十年徵爲大中大夫賜宅及貨物俛散之親族無遺者卒年八十六帝臨弔賜塋焉通吉錄

旋庵子曰彰信兆民古帝王馭世之大法也若期約不一則民無所執守上下猜疑其可久乎譬如官長審狀一節須有定期則遠近聽斷者不致費時失事不然而牽延時刻停閣等待卽有神明之斷而民之受累多矣

擣堅錄

卷十二

二

硯北堂

謝方明常爲江陵縣治不拘文法嘗值歲除欲盡遣諸囚歸寧三日時有重囚二十人左右切諫以爲不可方明不納悉縱之囚父兄皆驚喜流涕以爲就死無恨及期二人不還方明不聽捕討其一人先因醉不能行逮二日纔至其一日不至五官朱千期請見方明謝曰不須見囚當自來無何因果至蓋囚失期懼責逡巡里中里中人爲率之歸竟無逃者宋書列傳

旋庵子曰信義素孚民自不敢欺負謝君祇自必于心耳寧能強之獄囚耶然獄囚當時決無冤抑者民亦不能違心而逸也

种世衡徙知環州有牛家族奴訛素崛强郊近世衡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勸不可往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赴之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我疑邪帥部落羅拜皆感激

擣堅錄

卷十二

三

硯北堂

心服由是緣邊諸城獨環不增兵不益糧而武力自振昨非庵

旋庵子曰不失期于雪深之時更足聳動人心此軍機也

都御史韓公雍征大藤峽出令五鼓戰將領聞賊已覺恐遲失事二更卽發大破之公賞其功而問以違令之罪軍法當斬乃具聞請釋曰萬一不用命而敗奈何人謂公得將將之體全上

旋庵子曰賞功而定罪既不撓法復不拂情可謂善馭變者矣。

維風

屠杵石先生為浙中督學持法嚴按湖時羣小望風搜諸生過失一生宿娼家保甲味爽兩擒抵署門無敢解者門開携以入保甲大呼言狀屠伴為不見聞者理文書自如保甲膝行漸前離兩纍頗遠屠瞬門役判其臂曰放秀才去門役喻其意

擣堅錄

卷十二

四

觀北堂

潛趨下引出保甲不知也既出屠昂首曰秀才安在保甲回顧失之大驚不能言與大杖三十荷枷娼則逐去保甲倉皇語人曰向殆執鬼諸生咸唾之而感先生曲全士也自是刁風頓息而此士卒自懲用貢為教官

智囊

李季壽為開封尹有舉子為僕所凌忿甚具牒欲送府同舍生勸解久乃釋戲取牒效季壽花書判云不勘案決杖二十僕明日持詣府告其主倣尹

書判私用刑季壽即追至備言本末季壽幡然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數與僕杖而謝舉子時都下數千人無一僕敢肆者

全上

宋元獻公罷相守洛有一舉子行囊中有失稅之物為僕夫所告公曰舉人應舉孰無所携未可深罪若奴告主此風胡可長也但送稅院倍其稅仍治其奴罪而遣之

全上

胡霆桂開慶間為鉛山主簿時私醋之禁甚嚴有

擣堅錄

卷十二

五

觀北堂

婦訴其姑私釀者霆桂詰之曰汝事姑孝乎曰孝曰既孝可代汝姑受責以私醋律笞之政化遂行縣大治

全上

馮猶龍曰禁諸生宿娼法也而告訐之風不可長效尹書判及失稅私釀皆不法也而奴不可以加主婦不可以凌姑捨其細而全其大非弘智不能

景帝時防年因繼母陳殺其父遂殺陳廷尉以大

通鑑帝躊躇莫決。武帝年十二侍側，對曰：「繼母如母，緣父之故，今繼母殺其父，下手之時，母道絕矣。是父仇也，不宜以大逆論。」帝悟而從之。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定罪從父起見，可謂知本。幼年有此巨論，真英主也。」

唐玄宗時，都督裴仙先下獄，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爲其近君，且以養廉恥也。」蓋士可殺不可辱。臣向巡邊，聞姜皎杖於朝，皎官三品，亦

擣堅錄

卷十二

六

魏北堂

有微功，奈何以卑隸待之？今豈宜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若大臣皆可管，辱行及於吾輩矣。」此言非爲仙先爲天下士君子也。全上

旋庵子曰：「本朝觸忌慙直之士，往往廷杖。然古以爲辱，今反爲榮，何也？豈刑罰之柄能操于古而不能激厲于今耶？」

孫鼎脣學南畿，每閱卷雖盛暑，或燈下必衣冠焚

香朗誦而去，取之曰：「士子一生功名，發軔於此。此時豈無神靈在上，與各家祖宗森列左右，敢不敬乎？故事，士子赴舉，必插花掛紅，鼓樂導送。時北狩之報方至，鼎語諸生曰：『天子蒙塵，正臣下泣血嘗膽之時，予不敢陷諸生於非禮。』花紅鼓樂悉去，不用。只親送至院門而還。」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莊嚴閱卷，便無徇情假借之弊。親送院門，自多激厲鼓舞之機。如此督學，真不媿督學耳。」

擣堅錄

卷十二

七

魏北堂

松江府儒學直學沈伯雲，因花破錢糧，乃與教授陳仲微有隙。伯雲之父曰君實，老吏也。一日率婢妾詈詈仲微于途，適僉憲呂公思誠分按至府，具狀以訴。公怒其詬辱師表，有傷風化，勾攝赴官伏辜。君實年逾八旬，乞以銅贖。公判云：「既能爲不能爲之事，正當受不當受之刑。」卒杖斷其父子。原評：老奴恃老極會撒潑，何況爲吏而老，培風

化固佳。鞭老滑尤暢。

虞允文知太平州，舊制民舉子必納添丁錢，歲額百萬，貧不能納者，生子皆溺死。允文惻然，爲措蘆荻稅以補添丁錢，百姓鼓舞，生子皆舉，戶口日增。旋庵子曰：戶口多則邑自富，爲政而禁民溺子，此善于積儲者也。

楊志堅學而貧，妻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妻因持詩詣官請牒，時顏魯公爲內史，以其敗壞風俗，

博學錄

卷十二

八

硯北堂

決二十任改嫁，因憐志堅清貧，贈絹及布米，署爲軍官。令遠近知悉，於是江左十數年莫有敢棄其夫者。

旋庵子曰：決妻贈夫，力挽風化，則政本已端，他務不足理矣。

陸文裕爲山西提學時，晉王有一樂工，甚愛幸之，其子學讀書，前任副使考送入學。文裕到任，卽行文黜之。晉王再四與言，陸云：寧可學宮少一人，不

可以一人污學宮。堅意不從。智囊

旋庵子曰：今之學宮，污穢極矣。敗倫喪檢，衣冠禽獸，往往而是不獨賤妨貴，僕抗主已也。安得起陸文裕而盡擴清之。

沈幼宰曰：或問習氣何故難免？予曰：絕類離羣者，豪傑也。豪傑卽綠林綠巾，亦有其人。倚牆傍壁者，衆人也。衆人卽科目宰官，不能自脫，故云習氣耳。或問豪傑無論，試言其尋常者。尋常秀才如何習

博學錄

卷十二

九

硯北堂

氣曰：高等生不肯與下等生會，文竟不知解元汪鳴鸞曾考四等，會元許獬頻考三等，百計經營，惟在一館。有館之後，不在館中，此尋常秀才習氣也。尋常儒童如何習氣？曰：臨考對鏡拔鬚，求妻質珥，平時絕不讀書，罵異途爲奴才，官見先達非股票，無措卽出言無狀，此尋常儒童習氣也。尋常公子如何習氣？曰：自負門第，耳食譚文，不曰先祖先父，則曰家叔家兄，與貧士會，執誓不吝費一錢，受名

士巧詆冥然罔覺此尋常公子習氣也尋常任子如何習氣曰異常之謙異常之吝厭讀正史喜看閑書此尋常任子習氣也尋常例監如何習氣曰謂文章無憑道關節可鬻好結黨生事而穿其制衫慣舞文災木而刻其胡說此尋常例監習氣也人當以豪傑自待而快予言不當以尋常自局而憾吾語

旋庵子曰形容尋常習氣極中時格大堪噴飯

擣壁錄

卷十二

規北堂

然豪傑自負者又恐別有一種習氣更自難破耳習氣不消風俗便壞維世者于此政須提醒故附記之

或問對客陳說本出真心實語乃語未竟而客以他詞亂之其故何也予曰有三病焉因是客心粗氣浮不沉潛審聽故因是客自己說謊疑汝亦是說謊故因是客世味太深忽其人并忽其言故旋庵子曰余嘗遇此負病之客心甚厭之未及

拈出亦以勢利溺心舉世皆然何能一一曉諭耳今被幼宰說破頗覺快心

萬曆壬午乙酉間士大夫居鄉者三品京堂以上與阜臧獲輩方稱老爺卽陳敬亭公善非不方伯也而老爹自若今州縣佐領家居亦僭稱老爺矣幼問耆宿云曩時三品京堂公子方稱大爺臺省部屬藩臬公子但稱大叔今則不然市販之兒隸卒之裔無不大爺也者和尚既可稱老爺則和尚

擣壁錄

卷十二

七

規北堂

妻亦可稱奶奶和尚子亦可稱大爺矣有是哉上全旋庵子曰稱謂之際最宜懺心相公之號期望于將來大爺之稱尊崇于既往然人當相公而不辭受大爺而有媿者惟是自立與依傍不同耳

一荒政

黃石齋先生博物典彙附錄云劉氏曰禮言天子之救荒曰膳不舉樂食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

除然又曰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則救荒固不若備荒之有素也詩言先王之憂旱曰鞠哉庶正疚矣冢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然又曰在鹵則有積倉聚糧在中則有時糧餼糧則憂旱固不若防患之有素也

袁氏曰夫歲蓄而民病者無備故也酌泉府而寡儲蓄者無政故也古者人盡授田耕三餘一遣人掌委積以待施惠廩人詔穀用以治年之豐凶卒

博學錄

卷十二

觀批

有方千里之水旱民不捐瘠今官無儲積野鮮蓋藏無論三年九年卽一歲饔飧小民能不假貸足乎戶口繁盛之地卽大有秋能不轉他郡邑穀粟以餉乎一不登而更何以支故曰無備也義社預備等倉棋布境內乃折乾以備上官迎送之費而猾胥復陰陽乾沒之穀化爲金錢而耗托於雀鼠按而詰者誰故汲黯郭仲默之開倉人雖慕效每咋舌而沮故曰無政也上官報苗必須檢覆文移

往復每致後時幸不後時而課額難虧調停曲處惟存留改折存留之法無異養狙朝三暮四沾惠無幾改折又非舊額每加價以歛夫折納克數民已不堪准估加銀因苗角利所得甚少其傷實多散帑賑饑九重厚德然饑民散處郊垌報名於閭右之豪出入于奸胥之手曠日持久得失不讐竊謂四民之苦惟農稱最豐僅半菽凶先溝瘠歲苟饑饉當先惠農若將賑銀計畝均給實授乘耒者

博學錄

卷十二

觀批

而田主冒領必罰或以賑銀抵充賦額停糧不徵而責田主出粟轉貸佃戶小民庶沾實惠耳蓋三老凍餒而公聚朽蠹嬰以知齊之衰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盼以上晉之敗荒賑之條始於天子宗廟鬼神禱而不祀平決獄囚停止造作汰浮靡之費放無用之獸此救荒常法奈何不一舉行以見憂於百姓乎救寒者雖有棉袖累千不如洪鈞一轉廟堂畧加樽節勝有司補苴多矣儲蓄之法不



必如賈誼募民屯種也。不必如晁錯募民入爵免罪也。但就今之贖餒責其實。而郡邑令監司歲可積五千石以上。雖使者布帛所積尤多。若行之十年。足備一年之賑矣。夫民饑得粟數斗。卽活。今以供饋遺是饋者以數百人生命。結人一朝之歡。而受者囊數百人之命。以去。奈何不思之泣下也。人以行政。政以修備。其在親民賢令乎。全上

旋庵子曰。周禮荒政十有二。備也。非救也。所云

博學錄

卷十二

古

規北堂

薄征緩刑。弛力卽當樂歲。詎可廢耶。所云索鬼神。乃倉卒間祈禳之舉。至云除盜則又平時之實政矣。遭一國之荒者。備易而救難。遭天下之荒者。備難而救易。民情不透者。備與救皆爲民害。土宜不諳者。又輒以西北之所樂爲東南之所苦。故必謀于邑。謀于野。謀于獨。謀于衆。謀于賢。謀于不肖。謀于富。謀于貧。而權衡斟酌。始不至于偏枯。切不可謀諸左右以益其荒也。

漢宣帝時。豐穰穀一石五錢。大司農丞耿壽昌奏言。歲數豐穰。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用卒六萬人。今宜糴三輔弘農五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又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賜昌關內侯。顏光衷曰。一言爲萬世利。侯封固其宜哉。但後世循行。愈失其初。府縣配戶督米上倉。有稽違。則迫感鞭撻。甚於稅

博學錄

卷十二

五

規北堂

賦名爲和糴。其實害民。又至救荒之時。慳吝不發。卽發亦多衙門有力者包之。不能遍及鄉村。若用常平錢。於豐熟處循環收糴。以濟飢民。而鄉村下戶。卽以錢賑之。亦可。又此法原無歲不糴。無歲不糴。上熟糴三而舍一中。熟糴二。下熟糴一。此無歲不糴也。小飢則發小熟之斂。中飢則發中熟之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斂。此無歲不糴也。夫然故不患積久成埃塵。亦不患侵用徒文具。

旋庵子曰國家良法。未有不爲胥吏所壞。必得銳心治理者。先革逐奸役。而後選任眞實才幹。與之商畧施行。則萬世無弊耳。今日之常平倉如故也。常平之利安在哉。故曰有治人無治法。在當事熟計而審處之。

熙寧八年。吳越大旱。趙抃知越州。前民之未飢。爲書問屬縣被災者幾處。鄉民當代廩者幾人。溝防興築可饑民使治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

擣堅錄

卷十二

七

硯北堂

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所食錢粟書于籍。乃錄孤老病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抃簡富民所輸。及僧道羨餘。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自十月朔。人口受粟一升。幼小者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于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

職而寓于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告富人無得閉糴。諸州皆榜禁增米價。抃獨令有米者任增價。糴之自解金帶。置庭下。命糴米。繇是施者雲集。又出官粟五萬二千餘石。平價予民。爲糴粟之所。凡十有八。以便糴者。又饑民修城四千一百人。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責其償。棄男女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人疫。病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

擣堅錄

卷十二

七

硯北堂

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時。凡死者。使在處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支者抃一以自任。不累其屬。有上請者。遇便宜多輒行。早夜憊心力。無巨細。必躬親給藥食。多出私錢。是時旱疾。吳越民死者殆半。抃所撫循無失所。纖悉具備。蓋民病而後圖之。與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間矣。殆可爲後世法。汴宰相神宗爲名臣云。

旋庵子曰禁糴則買者不至平價則賣者不出不至不出卽粟紅貫朽何益飢荒之民惟默運平價之意于增價之中民自爭趨恐後又何荒政之足慮○從古救荒夫豈乏人未有細心經理委曲周詳如趙君者至立病坊以處疾疫則又慮超格外矣嘗見病餓路旁赤日淫雨任其暴浸曾不得一隙之地以就死病坊之全活可勝計哉

滕元發知鄆州時淮南京東飢元發慮流民且至將蒸爲癘疫先度城外廢營地召諭富室使出力爲席屋一夕成二千五百間井竈器用皆具民至如歸所全活五萬人後爲龍圖閣學士年七十一無疾而逝

旋庵子曰慮周民隱者亦嘗有先事之防然孰能措置敏捷成功于一夕若元發者乎此不但具仁心更饒神算矣

吳中大飢餓殍枕路時范仲淹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爲佛事仲淹乃縱民競渡日出宴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山遊又召諸佛寺主守諭曰飢歲工價至賤可大興土木于是諸寺工作鼎新又新放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公曰凡公私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伎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

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淮惟杭晏然民不流徙旋庵子曰遇荒儉而興土木旣可以救饑寒又可以杜邪念救荒弭盜兼得之矣未可與庸人道也

張詠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自給詠捕犯者數百悉寬罰遣之官屬以請詠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十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爲盜則患深矣旋庵子曰救死不暇奚暇治禮義寬網活民所

全良多

葉夢得在武昌。歲值水災。京西尤甚。浮殍自唐鄧入境。不可勝計。令盡發常平所儲以賑。惟遺棄孩兒無繇得之。詢左右曰。民間無子者。何不收畜。曰。患既長。或來識認。葉閱法例。凡傷災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取。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即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皆使自明所從來。書券給之。官為籍記。凡全活三千八百兒。昨非庵

清堅錄

卷十二

手

硯北堂

旋庵子曰。發倉以濟老壯。書券以救嬰孩。救荒之政。非真具仁慈者。不能精心至此。

大曆二年。秋霖損稼。渭南令劉澡稱縣苗不損。上疑之。命御史朱毅往視。損三千餘頃。上嘆曰。縣令字民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澡南浦尉。

旋庵子曰。不恤萬民。殘忍已極。一貶不足盡厥辜。

咸通十年。陝民訟旱。觀察崔甕指廷樹曰。此尚有葉。何旱之有。杖之。民怒作亂。逐甕。

旋庵子曰。堂高數尺。貴塞自尊。竟不知堂外憔悴者多矣。指樹自解。血性何存。民實有心。弗可欺也。

恤民

宋仁宗時。京師大疫。帝出犀角二株。付太醫局和藥。賜貧民。其一通天犀也。內侍請留為御帶。帝曰。

清堅錄

卷十二

王

硯北堂

為帶。孰若療民立命。碎之。昨非庵

宋景公時。大旱三年。卜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凡所以求雨者。為吾民也。今使吾以人祠。乃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大雨千里。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鄒穆公令食鳧鴈者。必以稅。毋得以粟。倉糶盡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只得一石稅。吏請以粟食之。公曰。非爾所知。夫百姓照牛而耕。曝背而耘。勤苦而

不敢情者。奈何其以食鳥也。夫君者民之父母。取倉粟移於民。猶吾粟耳。但令鳥食鄒之秕。不害鄒之粟。吾心已慰。若粟之在倉在民。吾何擇焉。全上

旋庵子曰。貴民賤鳥。衡量較然。而又吾粟民粟。視同一體。穆公其真仁君乎。然何不并鳧雁而不畜。更覺清淨也。

玄宗西幸。車駕自延英門出。楊國忠請由左藏庫而去。上從之。望見千餘人持火炬以俟。上駐蹕曰。

楊國忠

卷十二

三

現批

何用此爲。國忠對曰。請焚庫積。無爲盜守。上歛容曰。盜至若不得此。當厚斂於民。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也。命撤火炬而後行。同者皆感激流涕。迭相謂曰。吾君愛人如此。福未艾也。雖太王去豳。何以過此。昨非

旋庵子曰。旣去國矣。復念及其民。一片仁慈。真足激發人心。

陽城在道州時。賦每不及期。觀察使數誚責。會上

考功第城自署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觀察府遣判官督賦至州。惟城不迎。以問吏。吏曰。刺史以有罪。自囚於獄。判官驚。卽入謁曰。吾奉命來候安否耳。已府復遣官不欲行。有載妻子中道引去者。唐書列傳

旋庵子曰。真心愛民。寧甘道責。地方得此。何憂流賊。

孫伯純知海州日。朝廷調發軍器。有弩椿箭箠之

楊國忠

卷十二

三

現批

類。海州素無此物。民甚苦之。請以鰾膠充折。孫謂之曰。弩椿箭箠。共知非海州產。蓋一時所須耳。若以土產物代之。恐汝歲歲被科。無已時也。智囊

旋庵子曰。徒應目前。不規後患。者當以此爲憲。慕容恪攻段龕。燕諸將請急攻之。恪曰。龕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我士卒必多。自有事中原。兵不暫息。吾每念之夜。不能寐。奈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必求攻之速。

也。於是高墻深塹以守之。龍嬰城自守。樵採路絕。乃降。恪撫安新附。悉定齊地。全上

王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上設毼帷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帔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衡冒霜雪。何以堪處。卽解裘帔。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上旋庵子曰。緩攻以保生靈。賜裘以示優恤。如此行兵。何兵不用命。

播堅錄

卷十二

三

觀北堂

張士遜轉運江西。見王旦求教。旦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遵其言。不求美利。人稱士遜識大體。薛奎發運江淮。辭行。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嘆曰。真宰相之言也。

旋庵子曰。相公一言。真開治亂。今日臨岐。囑贈寧無要語。但恐或叅別說。不能如文正之言。簡意深。而就職蒞民。反別承風。肯寢失其初意者。是在當事力持之耳。

唐韋溫爲陝觀察使。當輸租而麥未熟。吏白督之。溫曰。使民貨田中穗。以供賦。可乎。爲緩期而賦辦。

旋庵子曰。徵租于未熟之前。已爲厲政。乃督稅于未種之日。民何以堪。然時勢相迫。上下交困。惟賴賢父母寬一刻。民受一刻之惠耳。

孔戣憲宗時。爲諫議大夫。南海淡菜蚶蛤有歲貢。戣以爲自海抵京師道遠。水陸煩費。歲積錢至四

播堅錄

卷十二

三

觀北堂

十三萬。入奏罷之。會嶺南帥闕。帝謂相度曰。向論罷南海進蚶菜者。爲誰度曰。祭酒戣也。卽拜御史大夫。嶺南節使旣至。免屬州逋負十八萬緡。米八萬斛。黃金稅歲八百兩。嶺南守宰俸薄。又不以時給。吏得藉口爲貪暴。戣乃倍其俸。而料俸外取索者。必以法繩之。繇是吏自重慎。法南方鬻人口爲奴婢。戣禁絕之。始番舶至泊步。有下碇稅。有閱貨安所餉。皆珠犀珍異。戣絕不受。海商有死者。官籍



其貨滿三月無妻子請請則沒官。幾念海道往復以歲計有左驗不爲限。悉推與之。

旋庵子曰當事果無自利之念則隨事皆可使民又何必引例援規耶。至若倍俸以勸廉又深體下情而恩法兼馭者矣。如此經濟千古絕少。王欽若毋賓古同倖三司。一日賓古曰天下宿逃之財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亡族破家疵民大矣。俟啓而蠲之欽若卽命吏理其數翌日上奏真宗

摺錄

卷十二

三

硯北堂

大驚曰先帝豈不知耶。欽若曰先帝非不審其弊蓋留與陛下收天下心真宗露泣久之遽詔有司俾盡釋焉。欽若自此宸眷之厚。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收拾人心實國家要務乃百孔並搜致民生憔悴不几歛怨耶。然理財必先節用嘗考神廟大婚所費十萬有奇而皇太子婚禮遂至二十萬有奇福邸之婚遂至三十萬有奇潞藩之建費四十萬有奇而福藩遂至六十

萬有奇。潞藩之出用舟五百餘而福藩舟遂至千二百餘。潞藩莊田四萬頃徵租亦四萬每畝一分皆荒田也。福藩比例四萬頃而每畝徵租三分則十二萬矣。夫民之窮日甚一日而用之費一日奢一日公私安得不困乎。近來加派皆以助餉爲名吾恐民心解體而需餉更多耳。有肩欽若賓古之任者曷留意焉。

吳祐政尚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閉閣自責

摺錄

卷十二

三

硯北堂

然後斷決以道義譬解或身詣里閭和解之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進父父怒曰有君如此何忍負之趣自歸罪性慚懼詣閣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故性具首實祐曰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有母丘長者客醉辱其母長殺之祐捕得謂曰母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忿必慮難今背親逞忿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奈何長以械自擊願就

死祐問長有子乎曰未有乃使妻同宿獄中遂娠至冬將行刑嚙指吞之曰妻幸生子言我吞指誓令兒報吳君也

旋庵子曰孫性爲父受賊丘長因母行殺情固可原法實難宥此處最費調停吳君婉轉施恩生死啣結

洪熙元年四月時有至自南京者上問所過地方道路何似對曰淮安徐州及山東境內民多乏

攝聖錄

卷十二

三

硯北堂

食而有司徵夏稅方急上坐西角門召大學士楊士奇等令草詔免糧稅之半及罷官買士奇曰皇上憫恤民窮誠出至仁若斯事亦可令戶工二部與聞上曰姑徐之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卿等姑勿言命中官具紙筆令士奇等就西角樓書詔上覽畢命用璽遣使資行上顧士奇曰汝今可語戶工二部朕悉免之矣左右咸言地方千餘未

必盡無收宜有分別庶不濫恩上曰恤民寧過厚爲天下主寧與民寸寸較計耶皇明通紀

旋庵子曰爲天下主寧與民寸寸較計真仁聖之言若纖微畢察民生凋敝將何底止

王克敬爲江浙行省有松江一大姓歲漕米萬石獻京師其人既死子孫貧且行乞有司仍歲徵弗足則離置松江田賦中令民包納克敬曰匹夫妄獻米微名爵以榮一身今身死家破不可使一郡

攝聖錄

卷十二

三

硯北堂

均受其害國家寧乏此耶具奏免之日纂二集旋庵子曰以義輸而編入歲額坐使卜式縮手而國家緩急無賴當事乏勝算往往如此吾邑舊無城世廟間始築以禦倭工猝體卑無百雉金湯之勝時增修議起丁清惠公慮爲民害乃貽書邑紳謂修城以爲民非以擾民役法之準在信而後勞吾儕身爲士夫當先民而成信恐不可以非常之原懼百姓也一時諸紳俱捐帑以助

興築民不騷而功倍

先是總漕郭公以漕運後期，懼必及罪，檄令民運至淮交兌。浙西三郡，提催商船，船皆不至，關課民食兩皆阻絕。米踊貨騰，事勢莫測。丁清惠公首拉朱姚閣部，致書于郭，極言民運之苦。至是道經淮陰，便衣冠徑入漕運公署，漕撫大驚。公言：「老人拜孔林而還，願有請也。今歲因漕艘回空後時，責令民運至淮，民無船，有司搜捕，幾至攘亂。且所捕船

檇堡錄

卷十二

三

硯北堂

不堪負重。最大者容米百石，小者數十板，薄體脆，卽在內河，猶虞沉覆，安能拍浪入江淮？淪舟溺糗，勢必不免。此時明公將安所辦國課乎？恐其害不特後期失事已也。漕撫深然之，因請曰：「奈何？」公曰：「初嘗漕艘不至，今至矣，奈何？」全計泊此，反令民船冒險而來，今爲明公計，宜勒限弁旗，兼程抵水次，督命隨到隨兌。瓜期猶可不大，後卽稍後，不猶愈全儲顛覆，幾幾不可知之患乎？」漕撫立命如教，行

三吳兩浙，遂免民運之苦。

旋庵子曰：增城民運俱一時不得已之策。然無慈愛名，顧調劑其間，則增城未必得擇禦之利。而先已受勞擾之苦。民運未必有益于公家，而先已釀禍于私室矣。清惠公遇事搏挽，使民安無事，國措泰寧，其造福何如。

檇堡錄卷十二

終

檇堡錄

卷十二

三

硯北堂

擣堅錄卷十三

武水朱廷旦旋庵子論輯

用人

莊子曰。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焉問之而觀其智。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博物典彙

擣堅錄

卷十三

硯北堂

蘇東坡曰。人之難知也。江河不足喻其深。山谷不足配其險。浮雲不足比其變。若與仁同功而謂之仁。則公孫弘之布被。與子路之緼袍何異。陳仲子之螬李。與顏淵之簞瓢何辨。何則。功者人所趨也。過者人所避也。審其趨避而真偽見矣。全上  
晉大夫祁奚老。晉君問曰。孰可使嗣。祁奚對曰。解狐可。君曰。非子之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讐也。晉遂舉解狐。後又問孰可以爲國尉。祁奚對曰。午也。

可。君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子也。君子謂祁奚能善舉矣。稱其讐。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新序

旋庵子曰。佚則生忌。子則避嫌。誰肯從朝廷起。見有如祁奚者。真可爲相臣。寇萊公爲相。用人多不以例。曰。若用例。則胥吏足矣。何名宰相。此格言也。天子旣以進賢退不肖之權。寄之宰相。與冢宰矣。若復事事拘例。人人循資。又惡用進

擣堅錄

卷十三

二

硯北堂

退之權爲也。近來文罔既密。奸弊亦多。藩臬外吏以下。一切論俸。而銓選之時。置籤抽掣。防弊之典。可謂至公至慎矣。而於用人之道。則未也。狄仁傑遭貶。路經汴州。欲留半日。醫疾開封令霍獻可迫出境。仁傑憾之。及爲相思。欲中傷。則天命擇御史中丞。凡兩度承旨皆忘。則天復問之。倉卒莫措。遂以獻可對。狄見霍曰。初恨公。今却薦公。皆命也。說者因信狄言而歸諸命。予曰。非也。狄負相

才墨又英譎况御史中丞鉅任也何事而敢忽忘耶獻可有小人之機智曩時不稍假借于逐臣者今日必死心聽命于國老而甘爲之用此梁公用人之術巧于使貪使詐而援命自托者也此段苦心卽武墨亦在籠絡中矣

旋庵子曰薦拔于猜疑之候感恩倍深報効自切狄公之事政與郭汾陽薦李臨淮同一作用孫夢得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爲御史或問君未

擣堅錄

卷十三

三

倪北堂

與二人相識何爲薦之孫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耶後二人以風力稱孫晚年執政嘗歎曰吾無功輔政唯薦二臺官爲無愧耳日纂二集旋庵子曰近日朝廷有薦辟之命而各官所舉豈皆宿望呵呵朝廷何嘗負士只恐士自負朝廷耳○沈幼宰曰起家科目者哆口厭薄貲郎夫貲郎之爵明買明賣比諸通賄權津借輿援以竊高位者私買私賣孰曖昧孰光明乎此論

雖太傷時亦足醒世故附錄之

宋試科目在八月中旬其改至九月者因蘇子由患病而韓魏公居相奏緩其期者也後遂定爲例古之宰輔愛惜人才如是子瞻登第後英宗卽欲大用之魏公以爲太驟必老其才而爲衆所信服乃可大用不然反累之也其愛人以德又如是魏公才品足以驅駕二蘇故培植長養咸有節候不若絳灌之于賈生如妬花風雨但摧折之而已

擣堅錄

卷十三

四

倪北堂

旋庵子曰爲才士改期真曠世奇舉若在今日謗議騰起矣然無小蘇之高才又乏韓老之巨眼便不得成此一段公案

王公化基與鞠詠以文相知及王公守杭州詠知仁和自謂得所藉矣至任畧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詠惟專修吏幹後王公入相首以詠薦或問故曰詠才不患不奮所慮者氣俊而驕故抑之以成其德耳詠聞始服爲真相知

焦露小言

旋庵子曰絕去思舊止課職業。寓陶鑄于挫抑之中。不過欲養成一有用賢才爲朝廷他日幹濟耳。如此留心。乃爲真能用人耳。

唐德宗每臨朝。多令徵四方丘園有學術。直言極諫之士。由是題筆貢藝者滿闕下。上多親自考試。故絕請託之門。是時文學相高。公道大振。得路者咸以推賢進善爲意。上試制科於宣政殿。或有乖謬者。卽濃筆點抹之。稱旨者。翹足朗吟。遍示宰臣。

擣堅錄

卷十三

五

硯北堂

學士曰此皆朕門生也。

梅之宜魚聽軒集

旋庵子曰親自考試。則懷挾可杜。親自批閱。則請托難行。今上孜孜求賢。可謂破格極矣。而假僞仍售。則往事不可舉而行乎。

錢鏐鎮吳越。尊賢渴士。使名畫工二十人。在沿江伺北士來者。寫貌以聞。擇奇俊福厚者用之。胡岳方渡江。畫工以貌奏。鏐曰。面有異光。奇士也。卽時召見。難得畫工此手。難得錢鏐此眼。然能三握三

吐何須動煩衆丹青。彷彿別墨

旋庵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仲尼猶然。況其下乎。吳越王亦徒竊好士之名耳。伯樂相馬。在牡牝驪黃之外。則圖畫中安能措手。然一段孜孜若渴之念。似勝妄恃尊大者遠矣。

呂公夷簡聞包拯才。欲見之。一日待漏院見班次。有包拯名額。及歸。又聞知居同里。意拯欲便求見。無幾。報拯朝辭。乃就部注。一知縣而出。尤奇之。遽

擣堅錄

卷十三

六

硯北堂

使人追還。遂薦對除裏行。自此擢用。

天遊別集

旋庵子曰如此留心薦賢。乃稱宰相之職。若徇情面。或貪貨賄。又或畏首畏尾。寧受蔽賢之誚。不有舉賢之擔者。俱具臣也。○昔人采議曾魯公謚。始曰忠獻。禮官劉摯駁曰。丞相位居三事。不聞薦一士。安得謂之忠。家累千金。未嘗濟一物。安得謂之獻。衆不能奪。改曰宣靖。吁。可畏哉。黃霸治潁川。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



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卽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或問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甚多，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凡治道去太甚者耳。昨非庵

旋庵子曰：朝除暮遷，席不暇煖，何治辦之可見乎？古來重久任，良不虛耳。

呂惠卿知延州，夏人入寇，惠卿修米脂諸砦以備寇至，欲故城則城不可近，欲擄掠則分野無所得。

摭事錄

卷十三

七

觀北堂

欲戰則諸將按兵不動，欲南則懼腹背受敵，留兩日卽拔柵去，好箇真邊才。韓范中可叅一席，而古今以小人目之，小人豈容易做得？程頤曰：立朝雖多可議其才，亦何可掩？可謂公論。向使當日用惠卿于邊，不用于朝，則惠卿竟成宋代經濟大臣。要見君子小人也，憑用人的做，就不全由羣才也。別墨  
旋庵子曰：范仲淹曾有奏云：懷才抱藝之人，一落散地，終身不齒；獸窮則搏，人窮則詐。古人所

慎也。况今邊事未寧，尤宜使遇，可見用人須當其才，不宜以門戶起見。不然，長才短用，庸劣崇應，使志士憤鬱，思去其鄉，爲國家害，豈淺鮮哉。

唐寧王善識馬，一日賓客燕集，有馬牙人麴神奴請呈二馬。寧王卽於中堂閱試，其毛骨形相神駿精彩，衆賓觀之，不相上下。王頗問神奴其價幾何，牙人先指此一千緡，次指此五百緡。王命左右如言付錢。馬送上廐，衆賓莫測，共詢其故。王曰：當爲

摭事錄

卷十三

八

觀北堂

諸公驗之，卽令鞭轡馳驅，往復數四，笑謂座賓辨優劣否。皆曰：不辨。王乃顧千緡者曰：此馬緩急百返，蹄下不起纖塵。顧五百緡者曰：此馬十過之後，微起塵埃。以此第其價之多寡，座賓乃服。金移刺按答善識馬，閱馬於市，見良馬雖羸瘦，輒與善價取之。嗟夫，世之相士者，有如寧王辨馬價於微塵之間，則人無逃鑑矣。求士者，有如移刺用善價於羸瘦之際，則野無遺賢矣。說願

唐杜景儉爲鳳閣侍郎。文章氣識並高。時號鶴鳴。雞樹王及善爲內史。才行庸猥。時號鳩集。鳳池。夫景儉一文士。爾處非其地。人猶以鶴鳴惜之。乃高賢阨於下位。不謂之鸞棲枳棘乎。及善僅庸猥已爾。人以鳩集羞之。乃媚處廟堂。不謂之梟集梧桐乎。用人與見用於人者。可發深省矣。日纂二集古人有守犬。有獵犬。有食犬。今概食之矣。穆天子傳紀周穆王馭八駿以巡遊四海。所歷覽處。各獻

食馬。或三百。或四百。或九百。而又有良馬野馬之獻。由此觀之。老氏謂却走馬以糞。亦戎具而農用之耳。今世躑躅不前之馬。皆食馬也。食馬使備馳驅。猶責食犬以守且獵也。嗟乎。世之誤用者。獨犬馬哉。旋庵子曰。閱前三則。可見用人者。先須慧眼。後須巨手。手眼不備。則倒置漫投。坐使豪傑累足不前耳。○沈幼宰云。王公在晉。常熟人初爲武

林確關使者。萬曆中年。議開稅事。與中涓相持。賴其力。地方獲安。旋爲巡道。駐劄省城。亦安靜正色。然非折衝料也。爲經畧兩年。如酒客催花。擊鼓。幸而鼓聲不絕。將花遞與他客。免飲。竟不知爲本兵時。何故一敗塗地也。彼去遠歸家。郵路無擾。予所目擊者。心竊賢之。用違其才。深可太息。

元末塞上有一人。畜貲鉅萬。然子皆不肖。且畏盜賊。策曰。惟犬可以防盜。乃畜百餘犬。自保不逾歲。犬之獐然狼者有之。克然肥者有之。逃其宅。皆犬也。逃其垣。皆犬也。出入往來者。皆犬也。羣子夜出。或搏。或飲。或好。或遊。懼其犬之吠而驚其父也。乃裹飯以餌之。或有吠者。則拋餌。羣犬奔其餌。今日餌之。羣犬不鳴也。明日餌之。羣犬不鳴也。餌之久。則羣犬與盜成一家矣。間或有鳴者。主人曰。是惟也是不祥也。烹而食之。羣犬見鳴者受烹也。則各

貼首妥尾。恐不敢鳴。無何羣盜持刃扶戈排門而入。囊橐一空。主人肝膽塗地矣。嗚呼。畜犬所以防奸也。而適足以要奸。其故何也。不惟羣子誘之於先。抑且主人蔽之於後。向使主人貴其鳴者而烹其不鳴者。安致是禍哉。天游別集

旋庵子曰。用人而衡鑒不明。賞罰倒置。其弊類此。○蘇子瞻曰。養貓所以捕鼠。然不可無鼠而養不捕之貓。夫無鼠猶可也。有鼠而養不捕之

貓則貓鼠合併以作祟。民何能堪。更可異者。家鼠未滿百。而畜不捕之貓千。雞犬驚擾。庖厨騷。受累何時已耶。此可爲濫用者戒。故附存之。語云。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予反之曰。天下安。注意將。天下危。注意相。試申其說。開元之時。可謂安矣。九齡等調鼎。相得人矣。然以一祿山擾之而有餘。故曰天下安。注意將也。靖康之際。可謂危矣。岳飛等擅兵。將得人矣。然以一秦檜敗之而

有餘。故曰天下危。注意相也。處不安不危之世者。將相並急。顧不。注意賢而但。注意錢。則幸蜀航海之禍。豈特如唐宋而已哉。

旋庵子曰。語云。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予亦反之曰。文臣不惜死。武臣不愛錢。天下乃太平耳。蓋保身念重。則濡縮依回。當機何能剖決。而國事去矣。所貴剛則生。明之謂何。溪壑情深。則抽剝侵漁。遇敵何能鼓舞。而軍政

隳矣。所貴廉以生。勇之謂何。內有裴呂。外有韓岳。則寇賊奴酋。斯不足憂耳。○沈幼宰曰。科目讀聖賢書。如何倒比。凡民不良。蓋自六歲孩童。初破蒙上學時。父母兄嫂。卽勉勵云。汝長大。做官。封親。廕子。買田置莊。有錢有勢。百般榮耀。並不曾以忠君愛國爲訓。並不曾以積德修名爲教。並不曾以清廉仁恕爲言。下之人所以應科目者如此。自考儒童。做秀才。補廩。選貢。中舉人。

中進士全憑入殿時文與夫陳腐論策以爲去  
取高下並不核其生平孝友何如臨財何如謀  
事之智何如任事之膽何如上之人所以待科  
目者又如此夫幼年以富貴利達立志壯年肯  
翻然改圖以帝臣王佐自期許乎入彀之初原  
以文字拔服官之後頓以操守心術事業繩從  
古用人有是法乎卽有之反屬異數不可爲常  
當今用人之法大異于古古之人試而後薦今之

擢堅錄

卷十三

主

硯北堂

人薦而後試古之時憑耳目薦人今之時憑情面  
憑賄賂薦人古之時鮑薦管蕭薦韓只一人今之  
時負資懸疣如儒童續案如輿隸點名冊古之時  
因能授任因地程材今之時六曹流轉四方奔馳  
古之時以簠簋不飭爲恥今之時以囊橐不充爲  
拙古之時情之所牽猶知有法今之時利之所在  
恬不畏死倖竇潛開而巧托于破資格之說真豪  
傑誓不用也便于已者曰此廼祖制焉不便于

已者曰此非祖制也罪同罰異功埒賞殊權散  
而無所歸財耗而不敢問以數十年沉陰之氣欲  
振刷于晷刻以千萬人茅靡之習欲砥柱于隻身  
仲尼所云三年有成直指管耳在今日卽寬限六  
年訖無成期也沈幼宰上韓象雲首揆書  
旋庵子曰指出銓政時弊切中膏肓而薦而後  
試一語更似近日光景朝廷求士若渴無奈贗  
鼎之倖進何

擢堅錄

卷十三

南

硯北堂

李石守先生曰南華篇曰有應帝王應字特妙古  
之至人得其所性恬淡自然而已其於帝王舉而  
之皆強起而應不得已而受也譬如今日良民耕  
鑿足樂琴書自怡出孝入弟晚食晏起一旦舉爲  
地方總甲之類有一非強非不得已者乎故古之  
人視帝王者天之役也巢由務光皆避役也舜禹  
不幸而承役耳降及後世糊名易書猶有鑽求飢  
渴牛馬不言勞瘁知效一官趾高氣揚此譬如無

賴小民營求總甲地方而不知踐更之勞鞭朴之辱良民已望而却走矣古人眼孔大所以地步高非帝王將相不足以滿其器後人視以爲福古人視爲唾餘也一切不用所以一切咸歸後人眼孔小所以地步窄卽丞簿令尉亦足以爲福也一切欲之所以一切不來應之爲義妙矣哉焚香日錄旋庵子曰居官者有一應之念省了多少營求冷了多少濃熱且耳目不亂營幹辦自精一國

擣堅錄

卷十三

五

視此堂

家得若人而用之何憂萬幾之不理乎先生拈出醒人不但妙于解莊抑亦善于用世特錄以爲見用于人者箴銘

資格

宋劉侗爲陝州叅軍居官貧甚及歸賣所乘馬爲糧跨驢而歸魏野贈以詩云誰似甘棠劉法掾來時騎馬去騎驢及真宗封禪求野著作得此詩卽拜侗爲京官五雜組

旋庵子曰上官殿最僚幕止論出身不論幹辦止繩體統不繩品格卽有賢良才智若無引薦寅緣亦多淪落殊可嘆也昔歐陽公在西京幕職與諸名士終日遊山時錢思公爲守至携酒榼遣歌伎迎勞何嘗稍以勢分自居亦何嘗失時廢事今主上神聖欲破資格論內外諸臣各舉所知不拘科貢士庶俱得保舉列郡州縣真曠古奇典也未知當事者能真心體行否

擣堅錄

卷十三

六

視此堂

祖宗時用人惟觀賢才不拘資格故景泰中楊浩以一太學生上疏諫幸隆福寺及請討也先殺王之罪遂爲河東運司判官再遷至順德知府累遷右副都御史巡延綏以此人皆立志向上興起事功近來資格太限雖舉人無九卿之擢歲貢至府佐卽以爲過望矣志以位限才以志嚙政以志損是故阻人向上之志者資格也而壞天下之治功者亦資格也

旋庵子曰漢韋玄成以明經相唐李吉甫李德裕以任子相我明楊士奇以儒士相相且不拘資格况下此者乎但世情巧譎今不古若以賄以情復乘此夤緣則破資格祇增資格之蠹耳近日民生納粟一途人輕之在庠士下遠甚考之羅圭峰七試有司不錄入貲北雍中解元會元人傾自立豈在小試利不利而俗人眼孔淺以此分別可笑湧幢小品

擣堅錄

卷十三

七

觀北堂

余同年生吳徹如諱正志宜興人天才絕世尊公安節先生丁丑進士爲江西豐城令携之任慮考試往復奔走過金陵入貲以去後中己丑進士同年秦湛宇尚明有氣槩來爲令痛抑民生每形詞色凡編役不得免尺寸吳方建言歸頗不平一日笑曰請自隗始爲道本末秦駭然起謝過遂待民生加等全上

旋庵子曰守令之遇士子須具有慧眼則妍媸

自別禮遇不淆如竟從秀才監生起見則不通者得以庠士蒙恩極通者或以納粟見擯其何以激勵賢才而懲抑假鼎乎况近日夤緣倖進賄賂情面種種而是青衿政不足悲也

宣德間詔京官各舉其鄉之才而未達者廬陵戴某有詩名蕭光宇胡起先交表之徵至內閣試春日詩戴得題如癡竟日無一字及就邸奇思傑句衝口溢發追恨無已戴既放還蕭胡亦坐薦舉非

擣堅錄

卷十三

六

觀北堂

人被譴天順二年臨川吳與弼入京擇日後見英宗御文華殿召問大畧弼噤無以對左右怪之趣使言始曰容臣上疏而已因慘然出至左順門脫帽有兩蝎頂顛螫已腫人始知其不能承旨以忍痛故因憶宋淳熙間史寺丞輪對讀之職適言及高宗某事史忽淚下問故曰思先帝舊恩耳孝宗亦淚下升爲侍郎不知當時乃爲蜈蚣齧頂不能止淚耳嗚呼豈非數哉異林



旋庵子曰戴廬陵吳臨川亦時命之謬非負薦舉也。近日滿朝薦辟人人思自試其奇。然以賄進以情面入者不少。萬一皇上親自召對。吾度未必皆能承旨。萬勿借戴吳兩君爲口實也。

執拘

尚書曰方命圯族。孟子曰方命虐民。方命作違命解。非也。凡物圓則流。方則碍。方命乃拘攣執滯而不通。故民受其毒。蓋布命者定爲律令。不得不方。

擣堅錄

卷十三

九

現批

奉命者當相機因俗隨時。切不可方。內方未免以學術殺人。外方亦未免以王政殺人也。能圓活轉徙。卽平易近民處。

日旦

或問如何是不方。命榜樣答曰。吳越風俗以充里胥爲辱。閩粵風俗以充里胥爲寵。爲利總是東南一塊土。而其情已永炭矣。拂而施之。則我施之爲雨露。彼受之卽霜雷。然令甲未嘗不貴。均役戒包攬也。拘方固執。民何以堪。年荒而禁鬻子女。

則併父母俱填溝壑矣。不若聽其鬻以糊口。猶可兩全耳。若歲稔許其加息贖還。則貧富胥沾恩澤。然方其危迫時。稍露贖意。則富者誓不鬻。貧者無生路矣。卽販鬻他所。猶愈于餓斃桑梓也。至于年荒而禁遊船。禁演戲。禁土木。長民者何厚于富室。而惜其費。何仇于貧民。而絕其活命之路。必欲使庖人舟人伶人梓人等速死而後快歟。凡此皆奉命不圓活。以方圯族。以方虐民者也。嗟乎時秩塞。

擣堅錄

卷十三

十

現批

人心竅能不方。命者絕少。故王荊公流毒直至于今。全上

國家設官。凡部銜皆冠以清吏二字。其飭簞簞之意稔重。然清乃官箴之始基。猶貞乃女德之始基。不足恃也。居官者以廉之一節自滿。而種種戾氣。批政伏焉。則是婦人無淫行。而遂可詈翁姑。壓夫子。叫譟于妯娌間矣。諺曰。清官無後。夫刑官無後。宜也。清官而惟絕嗣之報。豈天道爽哉。所以致此。

者可深思也。覺世篇

旋庵子曰。矯情者類多執拘。豈知清白祇完一身。執拘常壞世道。王安石非爛鑒耶。

青苗者。田未熟而貸之錢。田已熟而收其利。王安石嘗行此于一邑。甚善。然猶躬通下情。隨其願與不願也。至當國時。欲以此行天下。而守令者又阿重臣意旨。以多散錢。多得利爲稱職。不問貧富緩急。強與之。又寄權人役出納之間。輕重爲奸。而民

擣堅錄

卷十三

三

現北堂

顧佐爲都御史。疾惡如仇。百僚莫敢闖其居者。待

漏朝房。至比隣十餘室。無人聲。其風采可想見。然似亦過矣。近代如海瑞在留都總憲。諸御史不敢私市一物。卒之日。布被蕭然而已。其清而狷。其天性也。然撫金陵時。所行過當者甚多。下弗堪也。亦有必不可行者。每官舫行。限以拽夫十五名而止。一日行部入淺河。舟膠中流。數日不能前。卻迎送之禁既嚴。廩既俱絕。不得已。自發白蠟催舁者。乃

擣堅錄

卷十三

三

現北堂

得行。其在南吏部日。中道有訴冤者。輒受其詞。歸行之。司屬司屬以非職掌。不受也。行之。法司。法司以非通政司所准。不受也。迺取而焚之。其苛碎類若此。然海公精力幹辦。尚能必行其意。後人効之。一步不行。而物議沸矣。五雜俎

旋庵子曰。虛平仁恕。乃居官之珍。若清執之人。佐以意見。其枉人較庸鄙者更甚。王安石立新法以禍宋。其初豈虞其至此極哉。執而不化。徒

快一時之意。遂不可收拾耳。呵呵。

韓琦與仲淹議西事不合。仲淹徑拂衣去。琦自後把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耶。和氣滿面。仲淹意亦解。只此一把手間。消融幾異同。任大事者若此。二集

旋庵子曰。樹交植黨。都從不容商量起。天下事豈容客氣勝耶。

偏聽

擣堅錄

卷十三

三

觀北堂

楚平王使費無忌爲太子建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平王遂自取秦女。絕愛幸之。更爲太子取婦。無忌恐一旦平王卒。太子立。殺已。乃讒太子於王曰。太子以秦女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平王乃召太子傅伍奢。考問之。伍奢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平王怒。殺伍奢。太子奔宋。旋庵子曰。以疎間親。蕭牆禍起。從古亡國敗家。

未有不由于此人。主往往溺而不悟者。則僉小之投計巧。而先入之言。牢不可破也。

宋時有例簿。吏得上下其手。惟寇萊公叱去不用。例之爲害。吏得錢則引一可行之例。不得錢則引一可止之例。皆確有所據。蓋享國日久。一切巨細事務。莫不有例。聽于例。則吏肆然操權納賄。而經術科目之英。反若登場傀儡。提線索于刀筆。真可涕也。涕世篇

擣堅錄

卷十三

舌

觀北堂

國家功令。以察吏安民爲本。安民之法。不外察吏。而察吏之法。有扼要處。世間無賢衙役。與衙役齟齬。而謗聲交作者。廉能之官也。百姓蒙福矣。與衙役比匪。而譽聲蔚起者。貪庸之官也。百姓遭殃矣。蓋清官遇惡人。如貓擒鼠。本體十分粹白。無瑕可指。所謂廉生威也。墨官遇惡人。如鼠見貓。暮夜之金。彼皆有跡可據。安得不心怖乎。所謂慾不剛也。昔有一直指按閩。乃晉人也。每至路途。出其不備。

擒住閒人。問有司賢否。此意卽刻流播通省。遂有衙蠹訟師。窩訪地棍。學臬偵其將至。辦作農夫。往來路傍。果承明問。因而顛倒賢奸。壞清執官十餘員。出真正強盜人命四五十犯。自矜獨智。如是則吏何以察。而民何以安乎。

旋庵子曰。小人窺伺巧。而用計深。非持介石之操。秉如神之哲者。未有不墮其術中。蓋一人之耳目有限。而千萬人之機智無窮。惟一味空洞。

擣堅錄

卷十三

孟

觀北堂

不存一先入之見。庶幾虛能生白耳。

更張

李石守先生曰。從古經濟好手。作用各不同。大要皆出於簡。簡則便民。事行而民不知。且有無限操縱之妙。其一切好爲紛更者。皆天下無才人也。惟無才人。乃始以紛更爲經濟矣。宋張方平知皇祐貢舉。有薦王安石文學。辟以考校。纔入院。院中事輒盡易置。方平惡之。卽檄出。自是未嘗與語。然則

安石者。政坐無才。方平早見其誤耳。

旋庵子曰。先生蒞吾邑。不數月。凡旌善懲惡。剔弊搜奸。無巨無細。莫不致其精詳。寓不爲于有爲之中。而士習頓淳。民生還朴。真經濟大手也。凡奸猾吏胥。不利無事。無事則法行令熟。何所生。爰故往往以爲國興利之說。慫諛官長。而增丁。覈餉。及稅畝。丈量。種種而起。使專辦軍儲。無絲毫利。已猶恐琢削元氣。民困日甚。况遞下數手。利藪窟。

擣堅錄

卷十三

孟

觀北堂

宅大不能無染指乎。丈量之法。賈似道行之。誤國誤民。已不可言。但相類剋剝。是不一途。其始盡言利民。夫利民。則何待劫之以威。而後行哉。上開一孔。下鑽百竇。納賄一身。叢謗萬口。甚矣利不可言也。每見上人撫循至意。不得已而開此。盡孜孜丁寧。惟恐有失。然予權任事。則情勢不能無假借。而假借之下。復有假借。則侵漁之外。復肆侵漁。於是獄訟日滋。愁怨日盈。而太平索然盡矣。吁。亦豈無

有心人而坐此者哉。昨非庵

旋庵子曰。近日銳心爲治者。往往喜于建明。搜剔利弊。而奸胥因以乘間簸弄。利未必興。而害已隨之矣。先生此論。真洞燭幽隱。可爲居官準繩。

李文靖公每謂人曰。沆在政府。無以補報國家。但諸處有人上利害。一切不行耳。祖宗時。經變多矣。所立法度。極是穩便。正如老醫看病極多。故用藥

擣壁錄

卷十三

三

規北堂

不致孟浪殺人。卽或法度。稍有小害。然其利已多。後人不知。遂欲輕改。此其害紛紛也。嘗聞周文襄巡撫江南時。作感懷詩云。法在恤民。民反病。事因除弊。弊逾增。此老尚爾云然。後生初仕。可以妄道耶。公餘日錄

旋庵子曰。近日布衣武弁。紛紛陳說利弊。至有徒快一時之聽。不顧萬民之害者。若非政府主持。天下不幾爲橫議所壞乎。李石守先生批記

云。居官貴在止流。凡民之情。有同逝波。無以遏之。則事日生。故愚者與之生事。賢者與之無事。事之來也。不過針抄。纔一筆動口動。民間受累無窮矣。一切不行。實有無窮之惠。旨哉。真心愛民之言。其勲業定與文靖公埒。

都御史李公賓欲用車戰。王公越時提督京營。或問車戰之名。王云。是名鷓鴣車。蓋謂鷓鴣車行不得也。冰南翰記

擣壁錄

卷十三

天

規北堂

旋庵子曰。補偏救弊。所以去太甚。何可廢也。然一法立。則一弊生。往往有以恤民之故。反因以厲民者。蓋更張之始。政胥吏乘間作奸之時。小民未有不受其累者。卽我邑分疆以來。幅員未嘗減也。自江陵丈量法行。而飛詭影射橫生矣。又如均甲一節。議者謂富者田連千百。或止一役。貧者不上數十畝。亦不免焉。不均之嘆。所自來耳。遂創爲均田之法。民初亦便之。至于今。富

者畏後而詭寄貧者束手而取盈未有田至十畝上下而不編入里甲者是使貧富交困閭巷蕭條不忍見聞若爲政者早慮及此何不遵先王之法反覺吏習而民安乎旨哉李石守先生曰救弊必原其始興利必要其卒此深識治理者矣余畧舉二則以告銳心圖治者

余讀書南湖園中每飯必施身童子遂於施食處張羅待之余謂門生云燧人氏教民火食而秦始

擣堅錄

卷十三

元

硯北堂

皇以之烹儒焚書闢立本吳道子畫地獄變相圖於寺壁蓋將化導愚頑而酷吏倣其刑具以恣羅織自古好事嘗被惡人弄壞卽烏食一件所施未幾而童子之殺心動矣善哉古人之言曰好事不如無昨非庵

王安石立保甲鄉民驚擾至有截趾斷腕以避丁者司馬光上言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閑民甚多三

時務農一時講武今二丁取一授以弓弩農半爲兵矣又令三路置教場每五日一教一丁在閑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以泥棚除草爲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耕耘盡廢也力言其公私勞擾有害無益得詔罷之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世之亂也莫不從擾民始法令日煩浚削日甚民不聊生相聚釀禍當事者止從枝葉弭戢又何益乎今日之練鄉兵未必非昔日

擣堅錄

卷十三

手

硯北堂

之立保甲也

擣堅錄卷十三 終



擣堅錄卷十四

武水朱廷旦旋庵子論輯

嚴酷

邳都爲中郎將、敢直諫、好面折大臣、朝廷重之、濟南刁氏、強宗豪猾、人莫能制、乃拜都爲濟南守、至則族滅刁氏、郡皆股栗、塗不拾遺、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爲人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

擣堅錄

卷十四

現批

不復顧妻子矣、遷中尉、行法不避貴戚、皆側目而視、號曰蒼鷹、以治臨江王獄、獲斬。

旋庵子曰、公廉人、寧肯爲殘忍乎、但自恃忠直、遂任情而行、不自覺過當耳、然有借酷以行其貪、自誇不避豪強者、又爲邳中尉罪人矣。

張湯與趙禹定律令、務在深文、相得甚懽、然禹廉倨、公卿相造、請終不報謝、務在絕請託、孤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不求人陰罪、湯舞智御人、浮慕

士夫薦揚、寮屬所治、急於豪貴、寬於孤弱、內行亦修潔於故人子弟、及貧昆弟尤厚、故多得聲譽、然好排擊大臣、痛繩奸吏、制見知腹誹等獄、天下側目而視、不安其生、有盜發園陵錢者、約與丞相青翟俱謝、至上前、給丞相獨謝、因欲案以見知不舉罪、丞相三長史、因共奏湯姦利事、上令簿責之、遂自殺、家產不過五百金。

旋庵子曰、以大臣而家產不過五百金、可謂清

擣堅錄

卷十四

現批

廉極矣、獨以矜忿深刻、自罹其禍、種種美德、遂爲所掩、可見清和勝清、刻多矣。

趙廣漢爲京兆尹、用鉅筭、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於是姦黨散落、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發奸摘伏、若神、吏民稱之不容口、然爭厲強壯、見事風生、無所迴避、又嘗以私怨論殺男子、榮畜人上書言之、下丞相御史案驗、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以此脅丞相、帝惡之、下廷尉、守闕號泣者數萬人、廣

漢竟坐要斬

旋庵子曰爲治須以渾厚爲福。若用錐筭鉤距。則誣陷巧構之風起矣。相爭相煽。民不安其枕。卽有神明之稱。何益于化理乎。

嚴延年陰鷲酷烈。冬月決囚。流血數里。號曰屠伯。素輕黃霸爲人。見以鳳凰褒賞。心甚不服。而已所治河南。又有蝗蟲。遣府丞按捕。歸以實告。怒之。丞恐見中傷。卽止告。延年怨望。誹謗數事。竟坐不道。

擣堅錄

卷十四

三

現北堂

葉市初延年母來任。適見報囚。大驚。便不肯入府。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歸歲餘。果敗。旋庵子曰。淫刑以逞。不顧生命。犯天所忌。遂至自捐其軀。不知葉市時亦念及母訓否。延年之母可謂仁而智矣。

武后盛開告密。於是來俊臣。萬國俊等。撰羅織經。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酷作大

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號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凰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極。或使跪捧枷累。斃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後。謂之王女登梯。或倒懸石。絕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圈轂其首而加楔。至有腦裂髓出者。嗟乎。誰非父母骨血之軀。乳哺提携。恐其不壽。而乃以供賊臣之碎磔。死之日。至不得比鳥獸之刀俎。

擣堅錄

卷十四

四

現北堂

猶得以頃刻畢命也。或曰。此皆劫運耳。吁。嗟。造物豈不仁至是乎。昨非庵

來俊臣于武后朝。以羅告諸王貴臣。授朝散大夫。拜侍御史。造告密羅織經。布置事狀。具有條貫。又別造枷。號爲突地吼。遭其枷者。輪轉于地。斯須悶絕。囚人無貴賤。先列枷棒于地。召囚見之。魂膽飛越。無不自誣者。則天重其爵賞。以酬之。故競爲酷矣。朝士因朝。嘿遭擒繫。至於其家。諛曰。不知重相

見否。嘗誣狄仁傑謀反，已承，即詐仁傑謝死表上之。仁傑男得綿衣中寄書，乃上變稱寃，方知其詐。遂獲釋。俊臣嘗坐賊，出同州叅軍，逼奪同列妻，仍辱其母，莫敢言者。後欲奏諸武公主，反爲所害，乃斬于市。國人無少長皆怨恨，爭食其肉。家人謫配遠惡處，子孫不得仕進。

旋庵子曰：別造刑具，與泣罪意，何大逕庭也。積怒深怨，一發不可救。此時當亦魂膽飛越矣。

擣堅錄

卷十四

五

硯北堂

劉銖仕至節度使，用法深刻，民有犯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即隨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必兩杖齊下，謂之合歡杖。後周師入，銖被執，銖妻裸露，至以席自蔽云。五代史

旋庵子曰：杖，慘物也。名曰合歡，亦喪心極矣。至其妻以席自蔽，合歡之報，自應若此耳。

蕭懷武爲僞蜀中團小院使，蓋軍巡之職也。捕捉賊盜年多，官位甚隆，積金巨萬，第宅亞於王侯，聲

色妓樂爲一時之冠。所管中團百餘人，每名各養私名十餘輩，或聚或散，人莫能測，呼之曰狗。至于深坊僻巷，馬醫酒保，乞丐傭作，及販賣童兒輩，並是其狗。民間有偶語者，官中罔不知。又有散在州郡及勲貴家，當庖看廐，御車執樂者，皆是其狗。公私動靜，無不立達于懷武。是以人懷恐懼，嘗疑其肘臂腹心，皆是其狗也。懷武殺人，不知其數。蜀破之初，有與已不相協，及積金藏鏹之夫，日夜捕逐

擣堅錄

卷十四

六

硯北堂

入院盡殺之。寃枉之聲聞于街巷。後郭崇韜入蜀，人有告懷武欲謀變者，一家百餘人，無少長戮于市。

旋庵子曰：近日豪貴之家，每買役色，令僕從伺候官長，而官長之起居動靜，纖毫畢悉，自以爲呼吸相通，莫能遁其短長矣。孰知此輩非人情，不可近。其噬嚙可勝道哉。試觀蕭懷武百餘口，盡罹顯戮，皆狗嚙人之報。噬人還以自噬，又何

利于彼而必蓄之耶

貪黷

丹書所云、身之八殺、貪、殘、姦、賊、以貪為首、命之四

業、背惠、恃已、狎、以背惠為首、實則性貪之人、未有

不背惠者、不背惠、不成其為貪也、貪之義、主于好

盡、不但欲盡人之財、且欲盡人之情、盡人之力、不

但欲盡已之謀、且欲盡已之毒、盡已之笑、設有人

焉、贈以百金、夫寧惟不感、而心憾之曰、何不密以

擣堅錄

卷十四

七

硯北堂

相授、傾招搖耳目、使眾共知也、何至使彼負仗義之名、吾蒙割潤之跡也、則謬巧其說曰、彼如是如是、不得不餌我也、即不然、亦必曰、彼孟浪、非輕財也、此背惠之一端、乃貪之證也、

偽蜀節度使王宗黯貪賄、生日、部下皆獻貨為賀、

獨巫山令裴垣以民貧、無所獻、宗黯大怒、召裴至、

誣以他事、生沈澠、湏臾、水中三日、尸不流、宗黯遣

人挽尸而下、經宿復上、卓立波面、正視衙門、黯不

自安、神識煩撓、竟得疾暴卒

旋庵子曰、以賀生而致人于死、其兆亦不祥矣

卓立波面、正氣凜然、如此直節、寧肯行賄媚上

乎、宗黯亦太愚矣

宋左蹕以鄉舉赴省、叅詳官見有周禮義卷佳甚、

將置上第、忽夢人曰、此台州進士左蹕文也、頃受

賄五十萬、致有枉死者、陰譴折壽祿一第、即死、幸

無取、凡二日三日、夢如前、遂默黜之、泊出院、落卷

擣堅錄

卷十四

八

硯北堂

中檢視果左蹕文、試官驚異、每以語人、後蹕以王

十朋榜始解、是年隨孫道夫奉使、遂死于燕山

旋庵子曰、一舉人而受賄五十萬、即無枉死、亦

暴富不祥矣、既雋復落、天或借以喚醒貪黷耳

世有一薦賢書、便廣收狼僕、恣行攘掠、意氣揚

揚、豈不慮祿壽之陰折耶

魏釗廣東人、嘗往夷陵州檢屍、道經某鎮、有鄉官

徐少卿名宗者、素奉梓潼神極靈、忽夢神告曰、明

日本府魏推官過此，其人前程遠大，後當入銓曹，可預結納，應得其力。明日伺之，果然。少卿乃具衣冠，款謁甚勤，因留宿焉。鄭重而別，魏去夷陵，不數日，少卿復夢神告曰：「可怪魏推官，此去受賄四百金，故出人罪，使死者含冤。上帝已盡削其祿秩，并年壽亦不永矣。」少卿嘆訝，試遣人往夷陵踪跡之，果不誣。未幾，魏丁母憂歸，復補濟南陞戶部主事，甫一年，即卒京邸，家亦凋落焉。

擣堅錄

卷十四

九

視北堂

旋庵子曰：人常有途，遇居間者曰：「出罪是好事，與入罪不同，誰知生者倖矣！其如死者含冤何？」拚一銓曹官，止換得四百金，即較得失亦顛倒極矣。世人逐逐，只在暗中行，那曉神明默爲轉移耶？

狄某任定遠縣，有富翁死，而其妻掌家，所遺數萬金，盡匿不與叔。叔告縣，且使人密囑曰：「追得若干，願與中分。」狄即拘其嫂，嚴刑拷訊，至以鐵釘釘足，

滾湯澆乳，於是悉出所有四萬金。狄果得二萬焉。其婦賁恨而死。後狄罷歸，一日晝寢，忽見前婦手持一小團魚，掛於牀上，倏然不見。乃大驚異。未幾，遍身生疽，如團魚狀，以手按之，首足俱動，痛徹骨髓。晝夜號呼，踰年而死。凡五子七孫，俱生團魚疽，相繼而亡。止一孫僅免，亦無卓錫之地矣。

旋庵子曰：擁貲數萬，匿不分析，嫂罪不可逃矣。然釘足澆乳，刑出法外，貪心所使，一至是乎團

擣堅錄

卷十四

十

視北堂

魚之報，不獨自害，并害子孫。此時視二萬金寧得有之乎？出爾反爾，自是不爽。貪夫又何利而爲之？

唐張延賞將判度支，知一大獄，頗有冤曲，每甚扼腕。及判，使召獄吏嚴誡之，且曰：「此獄已久，旬日須了。明日視事，案上有一小帖子，曰：『錢三萬貫，乞不問此獄。』公大怒，更懼之。明日復見一帖子，來曰：『錢五萬貫，公益怒。』令兩日須畢，明日案上復見帖子，

曰錢十萬貫。公遂止不問。子弟乘間偵之。公曰。錢至十萬貫。通神矣。無不可回之事。吾恐及禍。不得不受也。虞淳熙准提閣集

旋庵子曰。天下何事不可以錢買。不獨一獄也。從古已然。今世難免。

李義府嘗掌選事。惟賄是求。母妻諸子。競相市鬻。其門如市。帝頗聞之。一日謂曰。聞卿兒壻輩多撓法。朕爲卿掩覆。卿何不少勗之。義府勃然色變曰。

擣堅錄

卷十四

士

親批

誰爲陛下道此。帝曰。何用問吾所從得。但須自反。義府瞽然不謝。尋以賊敗。與子壻並流。義府之流也。太常劉道祥實按之。時有好事者。遂作劉元帥道祥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榜於衢。以其錢多。故目爲銅山賊也。唐書列傳

旋庵子曰。貪墨者。往往掘強。遂不能自保。如此露布。不獨義府可用也。

五代趙在禮。令宋州。貪暴逾制。百姓苦之。後移鎮

永興。百姓忻賀曰。眼中拔釘矣。在禮聞之。仍求復任宋州。每歲戶口。不論主客。俱徵錢一千。號曰拔釘錢。南唐張崇帥廬州。所爲不法。嘗入覲。廬人曰。渠伊想不復來矣。崇歸。乃計口索渠。伊錢。明年又入覲。盛有罷府議。人不敢實指。道路相見。皆捋鬚相慶。崇歸。又徵捋鬚錢。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貪婪成性。久而彌堅。前後一轍。固堪捧腹。獨怪如此令帥。不爲譴削。乃任其徵索。以

擣堅錄

卷十四

士

親批

戕虐我百姓。豈當時乏採風之使。寬計吏之典耶。雖然。今世之採訪銓察。接踵而行。法可謂密矣。而婪黷者不少也。豈教廉者更別自有法耶。神廟時。有朝士假館閣宦者。一朝廢垣。發藏金萬。朝士欣然。濫及僕役。一老蒼頭。獨有懼色。不敢受。已而事泄。主僕皆逮訊。蒼頭坐得免。卒賴其力。救脫主於難。朝士負時名。有學識。迺見利而惑。智不如一奴。竟以是終身擯棄。病枕寤言



臨沮鄧差家累巨萬，鄙吝不堪。道逢估人，初不相識。邀差共食，布列殊品。差訝而問之，客曰：「人生在世，止爲身口耳，一朝病死，能復進甘味乎？終不如臨沮鄧生，平生不用，爲守錢奴耳。」差默然歸家，宰鵝而食，方一動筋，骨哽其喉而死。人之享福，信有厚薄，然貧賤自甘，猶可言也。積而不散，愚惑甚矣。蓋也且什斂，得之不以其道，使復知享用，是天助其爲虐也。故多藏者必厚亡，不於其身必於其子。

擣堅錄

卷十四

三

魏北堂

孫非不幸也

五雅組

旋庵子曰：觀朝士以發金敗，則無故之利不可濫攘。觀鄧差以骨哽死，則一定之命不可強爲。世之但見金不見人而營營逐逐者，又何爲乎？上述字懷祖，性沉毅，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辟之，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僦遺，爲州司所檢，凡一千三百條。王導使人讓之，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知述，後屢居州郡，清名絕世。」晉書列傳

旋庵子曰：奇識真言，若鄙夫豈有足時乎？

官訊一盜曰：爾試自言盜狀。盜佯不省，曰：「何名爲盜？官曰：汝盜，那得不自知？」狀篋竊財，是爲盜。爾盜乃笑曰：「如公言，余何能盜？若官人真盜也。」儒生吾伊帖括，曾不考古今，究天人思經濟，皇輿惠澤，黔首日夜望事權入手，借以攫取大利。父師所以教友朋所以學習，盜也。薦賢書登公車，隣里笑親戚賀所慶何事？富貴到矣，公服手板而高坐堂皇，胥

擣堅錄

卷十四

三

魏北堂

吏旁列輿臺，下擁尊嚴如天帝。官辭利出，敢以賄成原郭巨豪，白晝殺人苞苴，一入三及。安在黃金有權，白日無光，又出而揚揚豪里中矣。閭左賤氓，聞贖貧苦，被髮剝膚，室廬不保，鬻及妻孥，赴海填壑，莫之肯憂。神怒人怨，錢神通天，官譽大起，甲第連雲，歌鐘撲地，僮奴如蜂，粉黛塞房，真天下之大盜也。夫穿窬穴地，破甯竊人一錢，卽以盜論，刑宜八高坐拱手，搜括鉅萬，而猶不失官譽，冠裳大盜。

不問而問民間乞兒小偷乎。於是官人立釋此盜。盜亦黠獷矣哉。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借盜諷貪。說得直捷痛快。聽者能不自省。然又有說焉。古人祿厚。故繩墨之制嚴。今人祿薄。而又議捐俸。又議裁筭。世間縉紳。非木牛流馬。可不衣不食。又非王喬許旌陽輩。可丹砂求活。其勢不得不貪。何者。養廉之資。汰而教貪之勢迫也。當軸者欲化墨爲廉。可不爲之計乎。

擣堅錄

卷十四

主

現北堂

顏光衷曰。黠貨則必酷。彼以爲不打。則羣情不驚。寶賄不來也。黠貨則必橫。彼以爲不顛倒曲直。則理勝於權。人心有所恃以無恐也。黠貨則必護近習。通意旨。彼以爲不虎噬成羣。則威令不重。不曲庇私人。則過付無托。且短長既爲所挾。剛腸陰有所屈也。一貪生百酷。一酷吏又生百爪牙。吁。民幾何而不窮且盜哉。最難堪者。得強劫之獄。亦爲賣

放。受枉法之賕。轉而樹威。奪小可鋪行之貨。執徹骨窮獨之刑。至于官爵愈大。統轄愈衆。一人受賄。則千人斂法。十人弄法。則萬人作湧。如元載之胡椒八百石。似道之糖霜八十甕。夫固已亂天下矣。然其積蓄亦安在哉。

旋庵子曰。貪酷各行一意者。亦多有之。至二惡相爲表裏。則滋毒甚矣。民何以堪。然謝陳留云。酷吏以擊剝爲聲。上多以爲能。貪吏以要結爲

擣堅錄

卷十四

主

現北堂

事上多爲所中。乃以貪敗者。十尚五六。以酷去者。十無一二。蓋近來之吏。治尚操切。而人情喜近名故也。

冤獄

梁嘗有疑獄。羣臣半以爲當罪。半以爲無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問曰。梁有疑獄。獄吏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罪。雖寡人亦疑。吾子決是。朱公曰。臣

鄙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倍厚。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悅。穆文熙隨筆

旋庵子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帝王好生之德。得陶朱公一喻更顯。

擣堅錄

卷十四

七

硯北堂

人命關天。誣賴一節。極爲慘酷。下輩恃此放刁。至奴僕脅主人。頑佃梗業主。妻妾制夫長。一有不虞。則鄉族乘而攘臂。縉紳因而磨牙。搶家私。辱婦女。縛屍灌汁。以求賄賂。則有子激死。母妻氣殺。夫恃多男爲賴死之根。指富家爲甘脆之貨。則有儒紳親奴婢。衣冠族乞丐。陰設陽施。朝怒夕喜。則有虐屍燒骨。踏門破屋。貧寃對袖手旁觀。富親戚遭殃坐罪。種種未易殫述。世之官長。獨謂屍場一檢足

以辨寃稱快。而孰知魚糜肉爛。鯨吞虎噬。已至此也。此弊不革。不惟啓人自殺。且令父子兄弟以死爲利。暴屍滅法。揣其情由。與手刃無異。今旣難槩置不理。但嚴誣告加等之法。凡藥死。縊死。投水死。而不卽首明者。擬問如律。其係親人逼死。以爲圖賴之本者。勘明重處。有乘亂索騙。冒認挾打者。嚴究號令。庶親戚無利死之心。風俗無搬搶之害。其保全不旣多乎。昨非庵

擣堅錄

卷十四

大

硯北堂

旋庵子曰。說誣賴情弊。詳盡逼真。直令髮指。到得勘明重處。而被誣之家。擾累傷殘多矣。惟賴當事者虛公果毅。無爲權勢所撓。而又委曲化導。以潛消默奪。乃爲上理耳。

錢若水爲同州推官。有富民失女奴。父母訴於州。委之錄叅。錄叅舊與富民有求不獲。遂劾富民父子共殺。誣服具中。覆覈無異。獨若水遲疑。錄叅罵曰。汝得賄欲出之乎。若水笑曰。父子皆坐重辟。豈

不容其熟察一日若水詣州知所屏人告曰某密訪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遂引富民父子破械縱之泣謝曰非使君某滅門矣知州曰此推官之賜非我也富人詣若水謝閉門不納富人逃垣而哭歸飯萬僧爲若水壽知州以若水雪冤功多欲上奏若水辭曰止欲報冤非圖爵賞萬一敷奏在某同好於錄叅何如知州嘆服錄叅知之詣若水叩頭謝罪全上

情堅錄

卷十四

尤

硯北堂

旋庵子曰出重辟于誣服之後造福良深且不納謝不居功所稱陰行其善者非耶較世之好自矜炫以博精察之名者又進一籌矣

向敏中在西京有僧募過村求宿主人不許權宿主人門外夜有盜踰墻扶一婦人囊衣而出僧念不爲主人所納今主家亡婦及財必執我因亡去忽墮井井則婦人已爲盜殺在井中矣主人撈得之執詣縣僧不能辨自誣服獄成言府府皆平允

獨敏中以賊不獲致疑密使吏出訪吏食村店店姬聞屬府差問僧獄何如吏給曰已笞死矣姬曰今獲賊何如曰已誤決獄雖獲賊亦不問也姬曰此婦實村中少年某所殺也吏就掩捕獲之案問其服并得賊僧始得出

旋庵子曰世間此等冤獄儘有雖當事者或失之詳慎然避嫌遠害擇地而蹈不獨僧人宜爾也

情堅錄

卷十四

千

硯北堂

扶風上孫奮家富而吝聚真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爲其守藏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觔以叛遂收拷奮兄弟死于獄悉沒貲財億七千餘萬訪村別墨

張經以嘉靖三十三年總督兩浙先是經總督兩廣有威惠計調廣兵以禦倭未集而少司空趙文華以禱海至趙素媚奸輔得高位因狎侮經經不稍貶趙屢促出師經謂兵機秘密又不告以戰期

道遂劾經養寇。詔逮訊時，經已與寇大戰，王江涇破走之，斬首千九百八十有奇。進攻陸涇，破賊，斬首二百七十有奇，焚其舟三十餘艘。倭大創，經上疏自理，不聽。竟論斬西市。葉臺山日本考  
旋庵子曰：孫富翁之死也，以吝。惟禍張總督之斬也，以傲。招殃雖亦有以自取，然誣以守藏，加以養寇，不亦太冤乎？世之具穢腸辣手者，甚多擁厚貲，居高位者，可以鑒矣。

壽堅錄

卷十四

主

硯北堂

光啓大順間，懷中有發塚盜，經時不獲。長吏督之甚嚴，一日擒獲，歛服。後臨刑，傍有一人攘袂大呼曰：「王法豈容枉平人乎？發塚者我也。」我日在稠人中，不獲而斯人何罪？欲殺之，旋出丘中，賊與前獲者無異。藩帥誘問前者，曰：「不勝筆楚，密令爲之，以死爲幸耳。」藩帥大驚，具以聞，坐獄吏誣枉。前者獲釋，以衛職賞自言者。上堂問話  
旋庵子曰：既爲盜矣，掩蔽藏匿，當無所不至。乃

不忍無辜之就死，皆有之心。于茲驗矣。但當事者既乏審克之能，而徒織誣服之罪，抑何喪其良心，反不若發塚盜也。

洪武中有校尉與隣婦通，一晨校瞞夫出，卽入門登床。夫復歸，校伏床下。婦問夫何故復回，夫曰：「天寒思爾熟寢，恐傷冷，來添被耳。」乃加覆而去。校忽念彼愛妻如此，乃忍負之，卽取佩刀殺婦去。有賣菜翁常供蔬婦家，至是入叫無人，卽出隣里爲夫

壽堅錄

卷十四

主

硯北堂

告累執實，菜人抵之。獄成將棄市，校出呼曰：「婦是我殺，奈何累人監決？」人引見上，備奏其事，願就死。上曰：「殺一不義生一無辜，可嘉也。」釋之。昨非  
旋庵子曰：校尉若不叫呼自認，則賣菜翁屈死矣。校尉亦義矣哉。呵呵，肯殺忘恩之淫婦，自能白無罪之菜傭，一氣所激，不可強也。  
屠康僖公爲刑部主事，宿獄中，細詢諸囚情罪，得無辜者若干人，公不敢自以爲功，密疏其事，以白

堂官後朝審堂官摘其語以訊諸囚遂釋冤抑十餘人一時輦下咸頌尚書之明公復稟曰輦轂之下尚多冤民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豈無枉者宜五年差一減刑官覈實其罪而平反之尚書爲奏允其議時公亦差減刑之列夢一人告曰汝命無子今減刑之議深合天心上帝賜汝三子皆衣紫腰金是夕夫人有娠後生應埧應坤應垓皆顯官旋庵子曰上帝好生卽昆虫草木猶自覆露而

擣堅錄

卷十四

視批堂

況于人乎減刑一議不知活多少生靈卽千萬世下旣入爰書復蒙矜釋者皆倍公所貽也天人相孚其獲福當自無涯矣

宋世良守清河郡遇赦無一囚率羣吏拜詔而已獄戶生桃蓬蒿亦滿衙門虛寂謂之神門

妄殺

六國諸侯吏卒屯戍過秦中者秦人虐遇之及章邯以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秦

坑趙卒四十萬項羽坑秦卒二十萬是秦吏卒之報應也秦以吏戕虐黔首諸侯兵起黔首殺吏以應秦聚東方寶貨婦女於咸陽宮項羽收之仍歸東方秦所殺者楚名懷王及破秦爲項羽僞立者亦名懷王三戶必楚之言真其驗矣是秦君臣之報應也按秦以殺人爲陰德嘗於陰德二字不勝嘆惜此無乃陰德之報乎仔細簡點天眼大毒旋庵子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

擣堅錄

卷十四

視批堂

者人亦殺其兄一人之命報復定自不爽况以數十萬生靈一朝盡膏鋒刃寧無報應乎卽曰適逢劫運命固應死然數十萬中豈無不應死者乎秦將傳天下于萬萬世卒以二世亡豈非妄殺之報耶

李廣數不封侯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功取侯者何啻數十而廣竟無尺寸功



得封邑者、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

旋庵子曰、慈不掌兵、爲將殺敵、自是本等、李廣所差只一詐耳、

郭景章豪富、因醉、以酒注子打貧民趙安、注子嘴

擣堅錄

卷十四

五

硯北堂

人腦而死、安有一子、景章厚賂隱之人、莫知也、後景章腦上忽生瘡、可深三四分、見骨、膿血不絕、迨瘡透喉、遂死、造化手裏、却使不得買命錢、昨非庵旋庵子曰、景章初意、豈必欲殺趙安哉、特恃富輕貧、縱其豪橫之性、遂獲天譴、以自捐其軀、呵富可通神、誰料止能賂人、不能賂天也、世人何迷而不悟耶、

不以富貴爲人、

師征討、未嘗妄殺、初破遂州、諸將皆欲屠城、公獨執爲不可、有獲婦女者、彬悉閉一第、令密衛之、洎事罷、咸訪其親還之、無親者、備禮嫁之、及伐金陵、先焚香誓衆、城下之日、毋得妄殺一人、前後全活者、不可勝言、彬子瑋、琮、璨、繼領旄鉞、少子玘、追封王爵、實生光獻太后、以至濟陰生、享王爵、子孫昌盛、近世無比、彬有族弟曹翰、亦爲將、克江州、忿其城不下、盡屠之、翰死、未三十年、而子孫有乞丐、海

擣堅錄

卷十四

五

硯北堂

上者、旋庵子曰、鋒刃倉卒之時、而禁淫禁殺、委曲周詳、使男女得生全節、何細心種德若此、其累世王爵、豈不宜哉、今世爲將者、未及交鋒、殺良獻俘、淫虐無算、子孫當不止乞丐矣、宋太祖性仁慈、其取江南也、戒曹泰王、潘鄭王曰、江南本無罪、但朕欲大一統、容他不得、卿等切勿妄殺人、後城久不下、潘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

立威太祖批還曰朕寧不得江南不可妄殺也詔至城已破計城破日乃批狀時天人相感如此

旋庵子曰江南必欲得妄殺決不可猛氣慈心發得真時自然兩兩相奏

宋真宗時嘗有兵士作過於法令死特矜命決脊杖二十改配軍士聲高叫喚乞劍不伏決杖從人把捉不得遂奏取進止傳宣云須決杖二十後別取進止處斬尋決訖取肯意真宗云此只是怕喫

擣堅錄

卷十四

手

視北堂

杖既已決了便送配所更莫與問其冤恤如此

旋庵子曰于法令死則處斬不爲妄殺矣乃必曲爲矜宥求生路于無可生之中其種德更宏矣

薛簡肅公帥蜀一日置酒門外城中有戍卒作亂既而就擒都監走白公公命只於擒獲處斬決民間以爲神斷不然妄相攀引旬月未能了非所以安反側也昨非庵

旋庵子曰只于擒獲處斬決不知全了多少生命

宋臨安御街士大夫必游之地術士聚焉皆有厚獲數十年後向之行術者多不驗而後進每奇中有老於談命者訝而詢焉後進曰向貴人命得祿貴生旺足矣今必多帶刑殺衝擊方是貴人汝不見今日在位者誰不日以殺人爲事汝術所以不驗也老者嘆服噫有位者可深長思矣日纂二集

擣堅錄

卷十四

未

視北堂

旋庵子曰宋去今已數百年人情世態又不知更幾番矣若執前以驗後不幾左乎余謂近日談命又須田宅財帛二宮居勝爲貴格

劫殺

都督毛文龍杭人也以布衣起家賜蟒玉衣帶尚方劍駐師皮島經畧袁崇煥襲殺之以媚虜朝議置不問此已已五月間事也夫文龍反跡無據又無密旨擅作威福一至此哉至已巳十一月崇

煥引虜入犯相持月餘不發一矢且運米以餉虜  
幾危宗社始崇煥欺上有五年滅奴之語至  
是反情盡露總兵滿桂備發其姦上命緹騎逮  
之庚午八月磔于西市

旋庵子曰文龍既無反狀則罪不應死崇煥又  
無王命則殺不宜專以經畧而襲殺都督不獨  
犯清議抑且紊朝綱磔于西市豈不快哉

有太湖令陳姓者初到任謁城隍神而豕迎車屢

擗堅錄

卷十四

素

觀此堂

皆不退令意其冤命隨行豕即寸步不離進土地  
祠及賓館豕俱先入賓罷已先伺于堂兩目若泣  
佯令左右追之竟環堂鳴走令謂豕曰爾有奇冤  
自有寃地寃人吾隨爾往豕即欣奔出令隨之聚  
觀者盈路不驚也至府東湖太賓門即憤入婦人  
閉內戶猶沈吟不退首搖目注者久之強逐始出  
偕豕回縣訊鄰里竟無踪跡命蓄養候審豕遂時  
時涕泣不食而死令以事怪密訪更年始有言二

年前胡大賓供事府中而雇工來旺被佃丁陳念  
打死者又有言曾經投鳴捕官而循情受賄不簡  
不審即差押埋者初未確據後愈傳益真而豕復  
入夢俄而無名之稟詞至矣又有李周者情見不  
平遂顯告胡大賓倚僕行兇謀財害命仍賄捕押  
埋等情陳令既見的據親督驗來旺尸首致命三  
傷血骨兩截遂將陳念嚴訊具服係與僱工言競  
毆磚交下立斃其處胡大賓實無預也於是申案

擗堅錄

卷十四

手

觀此堂

扒命胡大賓循情曲庇杖警隨病黃腫而死此天  
啓三年事

旋庵子曰既欲報仇何不變虎變蛇而獨變豕  
蓋虎蛇性毒噬人固是常事不足聳聽惟是豕  
性甚頑至此獨靈婉轉挑激使高枕之陳念忽  
自抵罪寧不駭衆醒世乎

蜀中地瘠民稠生藝甚薄偶值歲荒人有負米五  
斗過巫山村落中投宿主人與妻謀期夜殺之子

不知也。夜與負米者同宿。至二鼓。負米者起如廁。主人持錘至臥所。昏黑中見一人睡正熟。卽以錘碎其首。呼妻曰。好了。這五斗米又屬我矣。其妻舉火照之。則死者其子也。遂大慟。負米者自外聞之。驚逸去。次早鳴官。執主人寘於法。全上

山西僧齊能。詣京請度牒。歸至別邸。而索尚健。主人因鳩之。埋屍炕床下。婦適生子漸長。常欲殺父。父訟於官。兒忽作僧語曰。我僧齊能也。渠殺我如

持世錄

卷十四

現北堂

此如此度牒。尚在其箱底。尸尚在炕床下。發之。皆得。主人伏罪死。官卽以度牒度其兒。名曰再能。送還鄉。全上

旋庵子曰。謀人而適錘其子。生子而竟報其父。天道巧行報果。可不懼哉。

鴛湖之濱。有舟子婦。丰姿韶麗。爲一人盼而悅之。謀與通好。輒殺犬烹鮮。携旨酒邀舟子。飲月下。俟醉。糾兇黨推阨中。伐木生焚。膚肉俱爛。意必斃

矣。亟趨其家。載婦以往。奸姪旬日。乃舟子氣絕復甦。伊弟訪而獲之。控額邑侯。彼兇捐貲。負托捏書假券。訴其夫已得金鬻婦也。主者反以誣告笞其弟。啣冤莫訴。

樵李一鄉民。頗饒。厥婦有治容。民以疾夭。初殮時。奸徒某挾多兇。強入寢室。誣賴此婦已再醮于我。擁其牀第。據其家貲。伊族憤激。衝冠合詞。鳴于青鎮分署。彼兇且將髮妻毒鳩。以塞衆口。誣愬上臺。

擣壁錄

卷十四

三

現北堂

癸二。三季廉卯翼。反拘族隣數十人。分禁郡邑園。并此皆崇禎癸酉年事也。

旋庵子曰。色心一起。迷錮沉溺。至殺夫鳩婦。慘惡固不可恕。獨恨言者以利昧義。聽者以私滅公。天道昭昭。寧遂爾貸乎。燭照覆盆。深有望于扶抑世風者。故并記之。

冒功

狄青平儂智高。簡賊屍。有衣金龍衣者。又得金龍

循於其傍。衆言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非詐。寧失智高。敢欺朝廷耶。日纂二集

文彥博入覲。英宗曰。朕之立。卿之功也。彥博悚然曰。陛下繼大統。乃先帝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功之有。且其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預焉。因避謝不敢當。帝後作詩送行。有報在。不言功之句。全上

旋庵子曰。智高平矣。金龍衣又可證也。而狄公

傳堅錄

卷十四

三

現北堂

獨不敢以疑屍欺其君。英宗立矣。親自稱功。又非扳援附和也。而文公反欲以在外堅其讓。一片赤忠。滿腔謙退。古大臣之風。真可挹也。世之殺降以邀賞。依附以居功者。視此不媿殺乎。

嘉靖時。北虜入寇。仇鸞以邊將赴援。不敢戰。惟賂金與和。縱虜劫掠而去。遙尾其後。虜至書所在。亭障曰。仇鸞免送其辱國甚矣。虜去乃冒殺被繫。老幼邀功致賞。當時雖寵貴。而事敗伏法。卒犯極刑。

吁。後其死國法者。死邊場。不亦死得所乎。

旋庵子曰。近日居邊塞者。亦不過賂金與和耳。誰肯出死力以壯國勢乎。費朝廷數百萬金錢。損海內數百萬生命。徒博得酋虜免送一趣話。貪財怕死。千古一轍。殊可恨也。

傳堅錄卷十四 終

傳堅錄

卷十四

三

現北堂

持堅錄卷十五

武水朱廷旦旋庵子論輯

種德

管仲曰吾窮必矣吾不能以春風風人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窮必矣

旋庵子曰無利澤及人而已之利澤亦竭則冷

而何如熱腸之為得手

尋方便尋方便人生刻刻當為善為善無如利濟

持堅錄

卷十五

現北堂

人仁心一片先須辦若言條件百千般畧說端倪君自辨尋方便無遲慢彼在昏衢我指迷彼落深坑我引岸彼着驚惶我鎮安彼遇冤仇我解散彼處危途我急扶彼為美事我相贊彼既來求我敢推彼事雖難我莫憚富貴當施力與財貧人亦各留心願十二時中好事多出言動步皆思算佛氏慈悲急度人神仙不作自了漢仁者常存立達心三教從來同一貫尋方便便隨方事務圓成纔得

濟若留缺陷未為良如有意急須尋當前蹉過空生悔善巧無窮出自心尋方便休言倦倦時有語重相勸天公報應甚分明畢竟使人還自便

旋庵子曰此孫若英婆言也舉示指點語語真切特揭出以當棒喝

查道幼時沉疑不羣以詞業稱淳化中赴舉貧不能上親族哀錢三萬遺之道出滑臺過父友呂翁

持堅錄

卷十五

現北堂

家翁貧無以葬其母兄將鬻女以襄事道傾囊中錢與之止為其女擇婿捐財資送又故人卒女為婢於人道為贖之嫁士族縉紳甚服其行是歲罷舉次年登進士高第遷龍圖待制進右司郎中出知虢州歲蝗災民歉道不候報出官廩米賑之又設粥以救飢者給州麥四千斛為種於民民賴以濟所全活者萬餘人其居官時多茹蔬或止一食此是施濟根本默坐終日常夢神人謂曰汝位止正郎壽五十七



後享年六十四。蓋積善所延也。子循之亦貴顯。旋庵子曰：世間奢濫者，必不能細心籌度。遇事徒誇張其口，而實行則否。查君茹蔬減食，沉默簡淡，則立達之念，盎然而生。故極急濟難，無不周到。所謂豐其根者，其葉自茂也。

朱軾家貧，教學得束脩三千，歸遇一田夫，械鎖悲泣，問故。云：欠青苗錢三千，無還，官司督責，生不如死。軾曰：我恰有三千，盡與之比，得放出。時同邑劉

擢堅錄

卷十五

三

見北堂

徹累舉不第，祈於神。神托夢曰：汝弟負官錢，不能助，致死非命，虧德如此，何求福乎？汝不知朱軾代納貧民青苗錢耶？天賜其子貴顯矣。徹悟，尋訪朱軾，信有之。軾生三子，果皆貴顯。

旋庵子曰：夫人功名不遂，便搔首問天，不過自謂文章勝人，屈抑堪悲耳。豈知天之降鑒，政不在文章也。束脩難得，傾囊救助三千，自勝三萬矣。寧得不貴顯。

黃汝楫家富，時方臘賊亂，汝楫以金銀瘞土中，欲逃避之。忽聞賊掠士女千餘人，拘閉空室，凍餒之。欲金帛贖還，不爾，將殺之。汝楫惻然曰：我有金三萬斤，可悉贖其命。乃起所瘞之物，輦之賊營，千人皆得脫。歡聲如雷，拜謝各奔去。楫生五子，曰：開曰：閔曰：閔曰：閔，皆相繼登第。

旋庵子曰：瘞金土中，是以活物而死棄之矣。掘銀贖命，是以之死而致之生矣。變無用爲有用。

擢堅錄

卷十五

四

見北堂

非慧識人，誰能辨此。不獨其心慈也。

唐郭震字元振，年十六，與薛稷、趙彥昭同爲太學生。家嘗送貲錢四十萬，會有喪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塋，各在一方。今欲一時稱窆，乏於貲財，願假以治喪。震遂與之以車，一時載去，畧無留者。卒不問其名氏。深爲薛趙所誚，而震怡然曰：濟彼大事，君何誚焉？十八舉進士，歷官至吏部尚書，封館陶縣男，加代國公，賜一子官。

全琮字子瑾，錢塘人。父柔簡，默冲退，好積聚，常使琮賞米往吳市易。吳荒旱，琮將米散給士民。空舟而還，白父曰：「所利非急，而吳民方有倒懸之難，故賑給之。」父大喜。琮仕吳，封錢塘侯。顏光祿曰：「孟嘗豪傑而馮驩市義，不能無介介；琮父好積聚而乃能喜子捐貲，無吝色，大賢父哉。」

旋庵子曰：「凡人臨財，稍有絲毫忌帶，便留前算後誰肯傾囊救濟？」郭元振之假錢盡載，全子瑾

擣堅錄

卷十五

五

觀北堂

之散米空舟，當是慕義若渴，一往奔詣，真所謂意氣如雲，肝腸如雪，非可與守錢虜道也。

王忱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謂我當到洛陽而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乞藏骸骨，未及姓名而卒。忱齎金一斤，營殯，餘金悉寘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忱亭長。初到日，有馬入庭中而止。大風飄一繡被，墮忱前，即言於縣。縣以歸忱，後乘馬到洛陽，馬奔走突入他舍。主人

見之喜曰：「今擒盜矣。」忱具說得馬之狀。主人曰：「卿何陰德致此？」忱因說葬書生事。主人驚號曰：「是吾子也。」姓金，名彥，大恩久不報，天以此彰卿德耳。厚遺忱，忱辭讓而去。繇是顯名，舉茂行，除郿令。子孫皆顯於時。

旋庵子曰：「頃蓋周恤，氣誼更高，且見金不取，植節于不聞不見之中，又非邀譽買名者所可彷彿。止馬飄被，上天巧彰陰德，自不爽耳。」

擣堅錄

卷十五

六

觀北堂

李約為兵部員外郎，嘗舟行與一商胡舟戰相次。商胡忽病革，邀約相見。既至，乃以二夜光遺約，且以二女為托。女皆絕色，明日商胡死，財寶數萬，一舟之人莫不窺覷。約乃悉籍其數寄之官。二女立為擇配，乃歛。當歛之時，復以所得夜光舍之人無見者。後胡屬來理財，約請官發視，夜光在焉。時人莫不稱嘆。約竟福祿綿延，子孫貴顯。

旋庵子曰：「好色貪財，誰有屬厭？若不籍數寄官。」

擇配嫁女。則矍鑠之端未息。爭攘之心橫生。卽分毫不染。而舟中敵國。能不敗乃公事乎。李兵部識超節勁。可謂仁義兼到者矣。

張文節公在政府。國封歲時入見。莊獻后見其二侍婢老醜。勅妙年二婢服飾華麗。賜之。公歸。知后意。從容指二婢曰。此乃夫人媵也。出無所歸。但二妹齒未踰笄。令守一老翁。甚無謂也。雖太后慈憫。志豈可渝。入見常懇奏。遽召宅老呼其父兄對之。

擢陞錄

卷十五

七

現北堂

折券并予服飾爲資嫁。日纂二集

肅宗晏於宮中。時有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因隸樂工。是日爲假宮之長上及侍宴者笑樂。政和公主獨俛首不視。上問故。公主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其妻亦刑人。不合迫至尊之座。果冤邪。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處。妾深以爲不可。上亦憫惻。爲之罷戲。昨非庵

旋庵子曰。文節出嫁。賜婢固自丈夫事。若政和

公主侃侃正論。又女流中絕少。更足千古。

韓琦在政府時。以三十萬錢買女婦張氏。姿色美麗。券成。張忽潸然曰。妾本修職郎郭守義妻也。部使者挾私。効以敗官。今秋高歲晚。實恐盡室餓死。京師願沒身於人。以活守義兒女。琦惻然憫之。遣張持錢還舍。令語守義。敗官果非辜。可訴之朝。事白。汝却歸我家。郭後得辯雪。張來如約。琦不使至。前曰。吾位宰相。豈可妾士人妻。向者錢費用應盡。

擢陞錄

卷十五

八

現北堂

取前日券包金二十星。助汝之官。善視兒女。張涕泗感激。百拜而去。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不使至前。便得聖門四勿宗旨。包金贈別。更出意外。窺人妻而利人。有者。視此媿殺。陸孟昭送客出門。見丐者於道。熟視。令人引進。語夫人曰。絕似吾少時友。詢姓名。果然。公卽持其手。曰。子何貧至此耶。遂令浴更衣。與共飲食者旬餘。友感謝去。公親送至一室。曰。吾爲子置此矣。器用

俱備又米十石金十兩語之曰以此爲生毋浪費也。

旋庵子曰識故友于乞丐之中復置室厚贈以周恤之悠悠千載誰與爲儔。

尚書張悅操履純潔雖自律嚴而待物不苟有爲四川監司者請公請教公曰川行甚險州縣小官携妻挈往者實以軀命博升斗之祿脫有不測舉家塋魚腹矣君輩幸毋以微罪而去其前程也聞

擣堅錄

卷十五

九

硯北堂

者感服

旋庵子曰養尊自重非薄螻蟻反欲借覺察以示才幹者有之那知魚腹中怨氣寃情填滿欲剖乎張公念此體恤下情至矣

章仔鈞太傅妻練氏素有賢德章得象之高祖母也太傅出兵有二人得罪欲斬之練氏密使亡去後二人俱奔南唐爲將攻建州州破之時太傅已死矣練氏居建州二將遣使以金帛遺練氏且以

一白旗授之曰吾將屠此城夫人植旗於門吾戒士卒勿犯也練氏返金帛並旗不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之人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罷

旋庵子曰寧與衆俱死不願獨生練夫人有識有膽可媿鬚眉丈夫而偷生畏死者矣

宋舊制配崖州人例止三百濫數則投先到者於海有南海太守奏云所以不殺而宥之遠方者欲

擣堅錄

卷十五

十

硯北堂

生之也推之海復殺之矣不若後先到者入內地以彰朝廷不殺之德帝感悟可其奏

旋庵子曰敷奏明快自然聳聽明主可與理悟庸臣縮舌不敢直言徒置生命于膜外耳

辛公義爲岷州刺史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輿置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若能相染

吾死久矣。皆慚謝而去。後遷并州。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還領新訟。事皆立決。有須禁者。公義卽宿廳事。曰。吾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後有訟者。父老曉之曰。小事何忍勤勞使君。多兩讓而止。全上旋庵子曰。具此一片婆心。自然刑清俗化。乃後世一味敲朴。置民生疾病于度外。訟日煩而民愈困。殊可憐也。

擣堅錄

卷十五

十一

觀北堂

國朝楊承芳爲憲長時。有舍官數輩。以虧糧監禁。歲久。鬻子女。未卽完。公憫之。莫喻其故。適送月俸。外餘五斗。他衙亦然。始悟倉官虧糧之故。慨然曰。常俸食之。不能盡職。尚有天殃。數外食之。是食其子女也。於心安乎。欲奏聞。衆懼。因捐俸設法補之。以釋其罪。俱得赴部轉選。日纂二集

羅倫領鄉薦北上。宿旅店。僕拾一金釧。匿不以告。行兩日。倫謂僕曰。路費不足。奈何。僕曰。無慮。出金

釧告以故。倫大怒。欲親齎付還。僕屈指曰。如此往返。會試無及矣。倫曰。此物必婢僕失遺。萬一主人考訊致死。是誰之咎。吾寧不會試。不可令人死。非命也。竟返至其家。果係一婢潑洗面水。釧在水中。誤投於地。主母疑婢。鞭笞流血。幾次尋死。夫復疑妻私匿。辱罵無休。妻亦憤怒。欲投繯。公至。出釧還之。全此兩命。一家感激。街鄰觀嘆者如堵。急復趨京。已二月初四。倉皇投卷。是科狀元及第。昨非庵

擣堅錄

卷十五

十二

觀北堂

旋庵子曰。救命爲重。會試爲輕。如此存心。日月並朗。

聶以道宰江右一邑。有村人早出賣菜。拾得元鈔十五錠。歸以奉母。母怒曰。得非盜來而欺我乎。况我家未嘗有此。立當禍至。可急速送還。子曰。拾得之物。送還何人。母曰。但於原拾處候候。定有失主來矣。子遂依命携往。頃間果見尋鈔者。村人本朴質。竟不詰其數。便以付還。傍觀之人。皆令分取爲

賞失主斬曰我原三十錠方纔一半安可賞之爭  
鬭不已相持至廳事下聶推問村人其詞實又密  
喚其母審之合乃俾二人各具失者實三十錠得  
者實十五錠文狀在官後却謂失主曰此非汝錠  
必天賜賢母以養老者若三十錠則汝鈔也可自  
別尋去遂給付母子聞者稱快輟耕錄

旋庵子曰只各得些小賞資便失了寶鈔十五  
錠欺心人那有好報

擣堅錄

卷十五

圭

硯北堂

江右舒翁館楚二年借鄉里同舟歸登岸散步聞  
一婦哭甚哀問故曰夫負官銀十三兩將鬻我以  
償幼兒失哺必死故悲耳翁曰舟中皆塾師每人  
一兩足完汝事矣返告同行皆不應翁遂捐兩年  
束脩盡與之未至家三舍糧竭衆爭非之亦有憐  
而招之食者翁不敢飽及抵家語婦云吾忍飢二  
日矣速炊飯婦云安得米乎翁云借之隣云借已  
頻專候汝歸償耳翁告以捐金之故婦云如此則

尋常家飯可覓同飽也遂携籃行山中採苦菜和  
根煮爛同食一飽夜寢婦夢人呼云今宵食苦菜  
明年產狀元遂促翁告之翁曰此神告我也昨夜  
有孕明年生子芬果狀元昨非庵

旋庵子曰不難于捐貲而難于忍飢茹菜絕無  
悔心寧獨其夫仗義乃其婦亦賢也

台州應尚書習業山中一夕聞鬼語某婦人夫久  
客不歸翁姑逼嫁明夜繼此吾得代矣公潛賣田

擣堅錄

卷十五

古

硯北堂

得銀四兩卽僞作其夫之書寄銀還家父母見書  
疑手跡不類既而曰書可假銀不可假想兒無恙  
婦遂不嫁後子歸夫婦如初公又聞鬼語曰吾當  
得代奈此秀才壞我事傍一鬼曰何不禍之曰上  
帝以此人心好命作陰德尚善矣吾何得禍之應  
果官至尚書全上

旋庵子曰賣田救濟陰功更自不同

施濟



倪閃字奏夫，沙縣人。穎悟嗜學，用儉好施。每出以錢，自隨。遇貧，則擲其家，不問知否。及領鄉薦，赴禮闈。雖處京師，施與不減。屢試弗偶，人譏曰：「君以濟貧爲事，何屢屈春官？」豈造物昧知耶？閃聞益自勵。紹定三年，寇起，蔓延侵境，官兵獲從賊者皆繫獄。閃以無知，罹法，日飲食之，已而得釋。後火焚民舍，將及閃家，賊黨相與撲滅，隣家獲全。明年大飢，道殍相枕。閃以糜粥濟之，活者萬計。次年赴試，人多

擣堅錄

卷十五

五

硯北堂

夢堅旗於閃門，旗上書「饒陰功」四字，是歲果魁天下。除寧國教授，出私帑，勸齊舍置義田，俸資悉分兄弟姊妹，仕至尚書。

旋庵子曰：「爲善而求福，則善念亦不真矣。豈能久持乎？聞誦益勵，此其志固不在沾沾功名間也。不然，業已魁天下，而猶捐俸倡義，何勤勤好施不倦耶？」

張八公家富好施，鄉人德之，號張佛。產分二子，每

歲禾穀，索銅錢六十文一把，其歲歉，鄉價八十，其子亦增之。八公坐於門，看糴者出，問其價，曰：「畧增些少。」公以錢還之。自後其子價不敢增。至曾玄孫，皆登第。黃溪馮公爲人本分，亦好施，人以呆稱之。其子夢蘭登進士，鄉人謠曰：「張八佛子孫享其佛。」馮大呆子孫享其呆。

旋庵子曰：「力行善事，俗眼視之若呆。天公鑒之，爲慧。今人作事，每求洽世情，背逆天道，何也？」

擣堅錄

卷十五

六

硯北堂

茶陵州陳天福，素長者，有米皆平糴，無米或借銀與人。鄉里甚德之。一日，有道人以錢一百二十文，糴米一斗，陳辭錢而與米。道人出題詩云：「遠近皆稱陳長者，典錢糴米來施捨。他時桂子與蘭孫，平步玉堂及金馬。」陳後富饒，起經濟舍，平糴濟人。生三子，皆顯達功名。蘭孫登第，官至太常。子孫累世榮耀。今湘湖陳氏宦族，其後裔也。顏光衷曰：「世間富人多作糴糶事，是愈求富也，但可名曰經營，而

此獨以倉爲經濟。乃所謂常平而能平天下者也。布衣皆可爲之。何論權勢哉。且隨力隨分。皆可做行。何寥寥也。蓋貧者皆知求富。而不知求貴。亦皆知以財貴。而不知以德貴。平糶雖不見益。而子孫食祿有餘。天之償人。原自不薄。人宜何從乎。

萬曆丁亥。湯割爲災。丁清惠公慨然以拯救爲任。始于市賑。助令家人用米易布。照時值每疋加米四升。費積儲千餘石。又修築田野圩岸。以備旱澇。

擣堅錄

卷十五

二

覲北堂

計丈給米。費積儲六百五十餘石。越明年戊子。歲益饑。米價騰踊。民皆鬻子女。屑榆茹草以食。殍骸載道。浮屍凝楫。公曰。是納溝。責將誰誅。乃于宅西。苦蓋大厰。盡出倉米煮糜。其中請邑大夫委官遣役給籤照驗。就食者更次遞進。枵腹飽餐。日不啻萬人。老稚不能赴者。移米飼之。三月。治五月。存活無算。時天漸炎。粥易敗。且壯者各歸田耕作。始罷煮。第按戶籍。老弱給粟。至秋。旱魃逾熾。號哺益夥。

公曰。雖倉廩有限。救之那可不力。復爲發棠榜賑。飢民於水次。遠近爭赴。食指更倍于春時。且令算船編號。照號敘幫。計幫輸米。唱籌散給。規畫井井。皆救荒奇策。冬月。沍寒。災民赤體就僵。公出所市布二疋。花四斤。俾製絮衣。以禦冬。前後通計散米一萬二千四百餘石。布三萬四十疋。花六萬八千斤。先是公有疾。夢遊地府。見一類衣人。訝曰。此非公所宜來。亟遣士卒導歸。及門。命家人飯使者。且有所犒。少選驚悟。流汗浹體。病漸愈。公嘗舉似家人。謂果報不爽。嗟乎。趙宣子活醫桑。一俄人。義聲千古。以視公何如。戊申。復大澇。公合臺省疏請賑貸。且檄吳楚。毋遏糴。發官錢。四路轉輸。復罄已橐。命城官廣濟貧餒。又委弁至家。發廩一萬五千餘石。行賑蘇松嘉湖四郡。飢民甲子歲。大潦淫雨。三十晝夜不絕。二麥浥爛。靈苗淪沒。田野一壑。災荒。

擣堅錄

卷十五

木

覲北堂

烈于戊申。公復發倉廩施濟。遠近飢民爭赴如戊子已巳例。散米約三千石。蓋公至此已四賑矣。時本邑額征已蒙朝議改折。而貧民丁口及下戶瘠田。祇一二畝者。凶荒不能完納。公復設處三千金。代償不足。卽鬻產以補。弗惜也。

旋庵子曰。世之好義者。亦自不乏。然或稍捐餘潤。以獵聲名。卽沾沾自得。孰有孜孜汲汲。日以施濟活民爲念。百千不已。寧至于萬至萬不已。

壽堅錄

卷十五

元

硯北堂

寧至數萬。舉累世蓄積。一朝傾空。至老靡倦。如公者乎。豈慈悲化身。借以極救此一方民耶。蓋公受學龍溪先生。究心良知一脈。視萬物真若一體。不忍民物或有顛連耳。吾邑數十年來。每值凶荒。輒有倚賴。公之造福普矣。壽考令終。爲熙朝人瑞。其子姓寢昌寢熾。寧有旣哉。昔陳堯佐出米爲糜。倡濟飢荒。活人數萬。而官顯壽綿。謚曰文惠。與公先後一揆矣。公之令德懿行。著

于朝野。更僕未數。余特摘其好施一節。以風世之恡惜自肥者。

壽堅錄卷十五

終

卷十五

硯北堂

持堅錄卷十六

武水朱廷旦旋庵子論輯

姑息

王傳曰：凡偏寵者，雖欲厚之，實以禍之。其反之死，母實為之。如意之幾，父實使之。宗族本初之地，裂。

持堅錄

卷十六

硯北堂

原秋毫皆出自父。予故曰：教養不偏屬也。覺世篇

旋庵子曰：昔孫月峯先生昆弟五人，俱太夫人躬自督課，以致通顯，為國朝名臣。母教所係，豈淺鮮哉。

宋政姑息，丁謂如此奸邪，止于貶竄雷州。宋政顛倒，岳飛如此功績，至于詔獄棄市，安得不亡。大率姑息之後，必至顛倒。即微遠金而秦檜賈似道輩，亦必篡弑也。亂賊遇庸主，又不安于庸而躍焉。

方剗刃置號，為自救計，以故弘恭石顯何必剪除。漢元存之，反足為用。唐中宗始容韋后，既露意剪除，竟自速其亡也。五雜俎

旋庵子曰：剛能生明，使賈泰二賊絕無貪嗜。寧肯以國賣乎。利欲燠心，是非搖亂，又何望精明之上理乎。

仇覽為陽遂亭長，好行教化，有陳元不孝，其母詣覽言元覽呼元責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讀之。元

持堅錄

卷十六

二

硯北堂

深自感悟，到母床前謝罪曰：元少孤，為母所驕，諺云：孤犢觸乳，驕子詈母。乞今自改，母子相向而泣。於是元遂修行孝道，便成佳士。昨非庵

陽以博祥刑之名，陰以待作善之報者，赦也。赦則奸頑漏網，貞良喪氣。故明主斬之，吳漢曰：臣死無所言，願陛下無赦而已。王符曰：賊民者莫大于數赦。蜀人稱孔明之賢，曰：軍旅繁興，赦不妄下，赦豈美政乎。此非予言，司馬光箴仁宗之言也。君實長

者其非刻深可知。予援此以醒世之姑息者。覺世篇

旋庵子曰。赦者帝王之仁政也。然赦以赦其罪之可矜可疑者耳。乃奸頑乘隙。輒生僥倖。遂使懲創之令不嚴。而玩法亂紀者種種矣。所謂姑息養奸。豈虛語哉。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惟有放四凶之大力量。而後乃成舞干羽之大乾坤。

縱僕

擣堅錄

卷十六

三

硯北堂

聽言者內不可聽婦人言。外不可聽左右言。然古今不乏賢婦人。未聞有賢左右也。近習讒口。較司晨之牝更毒。予見近世冠紳才名自命者。臧獲下隸。戶外蜚語。若出無心。居亭間之默。自喜以爲察。及陰事真可憐憫。涕世篇

士大夫僕從不可多畜。多一僕則添一僕之費。我之衣食彼者有限。彼之狐假虎威。以自給其妄費者。一一取償于我。則是貨利僕受之。毒痛民受之。

敗令名。損盛德。居亭主人獨受之。予每見主人居鄉。恂恂自愛。而狼狠臧獲作惡。膚慙激怒。以致訟之罪之責之。民不堪命。只得賄之。親戚門客不敢言。蠢公子又從而佐之。公祖父母徇情面。誰肯懲之以故。一舉人化爲五舉。一進士化爲十進。每鄉會放榜。小民傾耳而聽。惟恐多中名數。禍及已也。河南沈龍江相公鯉。福建李九我相公廷機。居鄉皆可爲後輩師範。二二

擣堅錄

卷十六

四

硯北堂

旋庵子曰。鄉會放榜。惟恐多中名數。說得小民勢窮力極。無可奈何。真堪痛哭。

顧端木孝廉箴云。夫有讀書明理之士。不免爲貪昧苟且之行者。大抵奴僕爲之也。而其中投身一種。爲蠹尤甚。夫以游手游食之徒。一旦竭力稱貸。以媚我。其勢不取償數倍不止。夫將欲取償數倍于我。其勢不竭力籠絡我。且呼引同類。共竭力爲計。不籠絡我不止。夫我以孤智獨見。而馭彼同心。

同力。日夜思取償于我之人。有能不受其籠絡者。歟。無有也。則是非我役彼。乃彼役我也。豈惟是哉。彼之宗族親戚。皆得衣草附木。鑿空駕虛。以依附于我。則是我受役無已時也。夫至我受役無已時。而猶皇皇焉朝進一人不足。幕進一人不足。乃至棄捐讀書明理之故。吾以殉之。而問其所積貨利。又茫茫然不知何在。嗚呼。何以解哉。

古人稱五倫。今人增主僕一倫。且加厚焉。見有人

擣堅錄

卷十六

五

硯北堂

談其親戚朋友之過惡。而信之者矣。有談其僕之過惡。而不勃然變色。斷以爲必無之事者乎。有言其親戚朋友之受人毆辱也。而袖手坐觀者矣。有言其僕之受人毆辱。而不奮然投袂而起。曰事關體面。不勝不休者乎。然則天下之厚於倫者。未有若主之于僕者也。雖然。其僕之日夜謀者。則皆侵漁我者也。汗黷我者也。其尤黷者。更爲小忠小信。以自結于我。而我耳目所不及察者。不知若何

也。甚者時移事變。而颺去也。忽焉然則天下之薄於倫者。又未有若僕之于主者也。全上

旋庵子曰。二則說僕役情形。洞若觀火。指主翁護短。真如照膽。習矣不察。讀此能不撫然。

六卿尊官也。騶從衆盛。亦分宜爾。余初入閩省。馬公森戶書。林公廷機子。嫌俱禮書。下訪各蒼頭一人。隨入臬司。及送出門外。自轎傘夫五名。外人不見也。不佞亦嘗登三公之堂。三公俱衙內衣冠。

擣堅錄

卷十六

六

硯北堂

出應用童僕。亦未有過二人者。其簡約殊絕人羣。可爲宦家師法。李樂見聞雜記

亞卿陳公陞餘姚人。褻身清謹。教子有父風。嚴飭可法。其所不易及者。家人不知何等約束來。冠履衣裳俱似山中農家人。不知爲著姓。亞卿僕也。客曰。此細事。君何故揚之。予曰。安可言細。近日士子一登鄉薦。家人走城市。滿面便帖。了舉人樣子。何曾帶得些朴實來。此風俗澆淳所關。余故有感而



書之全上

嘉禾朱公國祚號養淳、鼎甲、爲人平易慷慨、能無大過、一日兩公子行街坊、暑月張蓋、家人不自斂束、蓋觸小戶店蓬破損、家人與店家嚷鬧、到不堪處、有頃適朱公乘軒過、小戶人泣訴、朱公爲駐轎、借坐一人家、命僕呼張蓋二人、并持竹篋來、僞人中責奴各三十、慰小戶人而去、嗟乎、當此季世、宦家焰大、求如朱公者、其千萬人之英傑乎、李臨川

博學錄

卷十六

七

視北堂

旋庵子曰、僕從之惑主也、不獨愚下、卽賢士夫亦不免墮其計中、蓋朝夕承侍、乘間而投遇一事、不卽明告、先以冷語飛言、婉婉巽入、主人胸中已有成心、然後陳說、于是揣摩上意、巧爲漁罾、而受冤者或情急走訴、守門禁不與通、故迫其擾攘、以激主怒、而主人反云、因我斂束、遂被凌侮、嗚呼、縉紳而誰敢凌侮乎、自是僕言日信、正言日疑、狼吞虎噬、莫可誰何、此三吳之通弊

也、其原皆起于一入仕途、便不擇馴頑、怵怵受罪、所以夥伴多而爪牙盛、卽士人亦且遠避之、况鄉民乎、又有陽爲禁束、陰實縱之、或以壯體面、或以招分上、倚勢行私、無所不至、而主人顧不問也、呵呵、薄惡至此、將何底極、閩之馬公里之朱公、真可以訓矣、

通譜

郭崇韜既貴、而拜子儀之墓、狄青以一時遭際、歎

博學錄

卷十六

八

視北堂

附梁公此無恥有恥之別也、不知郭令公狄梁公當日認何人作祖、詩曰、謂他人父、謂他人母、謂他人兄、流民痛定之後、追思往事、猶然羞惡矧驟富貴而甘認他人遠祖乎、涕世篇

胡端敏在處州時、青田宦族胡氏、自稱宋安定先生後、携家譜來謁、言安定曾教授蘇湖、凡在二州者、往往皆子孫、願得通譜、公峻拒之、曰、某未嘗受欺言於先人、義不敢許、或勸留其譜、公不聽、嘗問

韓襄毅公貴盛時有遺以宋靳王畫像者欲公認爲遠祖公謝不受語家人曰自我作古可也何必攀附他人以取譏笑說園識餘

旋庵子曰近日凡薦賢書者盡引爲同宗隔省隔郡一切不論此不過欲廣其羽翼以誇耀門楣耳不知立身萬仞之上便可垂名萬禩區區科名何足重輕哉况意苟相孚友朋可効緩急情或乖離骨肉亦起戈矛譜之通不通又其次

擣堅錄

卷十六

九

現北堂

矣  
韋顓詞學瞻富貧窶滋甚歲暮饑寒無以自給有韋光者待以宗黨輟所居外舍館之放榜夕風雪凝沍意光成事者絡繹而至顓畧無登第之耗光延之於堂際小閣備設酒饌慰安見光女僕料數衣粧男者排比車馬顓夜分歸所止擁爐愁嘆而坐候光成名將修賀禮顓坐過於壞垣以橫竹掛席蔽之簷際忽有鳴梟頃之集於竹上顓神魂驚

駭持策出戶逐之飛起復還久而方去語候者曰吾失意亦無所恨妖禽作怪如此兼恐罹禍患偶聞禁鼓忽鳴榜放顓已登上第光服用車馬將遺之願解

旋庵子曰世俗都通譜于既貴之後韋光獨認族于未遇之先可謂識誼兼超不可與俗情並觀也諂媚之人但見富豪便應入彀那知箇中不論貧富乎鳴梟報信真人不如鳥矣

擣堅錄

卷十六

十

現北堂

李嶠與李迥秀同在廟廊奉詔爲兄弟又西祖王璋與信安王禕同產故趙郡隴西二族昭穆不一會之中或孫爲祖或祖爲孫國史補

旋庵子曰祖孫顛倒衣冠禽獸矣富貴何爲

鄉賢

生祠附

夫人少時束于家嚴不敢縱逸及長頗受科舉之累及通籍又受居官之累至于罷官後儘可自適而橐中或未辦買山錢或力能歌舞燕樂恐後裔

效尤。或後裔亢宗而室有老如婦相壓皆苦境也。或數者皆不慮而髮落齒搖乏濟勝具則不如速化爲快。若至老而康健又無諸苦趣波及便是神仙。顧反動而掣肘。迺有進鄉賢祠痞塊結于胸中未銷真泥犁業報也。丁卯歲吾杭進鄉賢祠者一案十人鄉評相嘲有許由林逋願出鄉賢議則僂辱殊甚吾拈示以破斯人之惑。

旋庵子曰闡揚不逮于幽芳陳乞徧行于勢力。

擣堅錄

卷十六

士

視北堂

鄉賢至今日雜亂極矣。崇祀盛典反啓鑽營之門風教何關世道日衰人心愈幻殊可慨也。漁談云以父祖之貴而庇其後也冠裳多曳白之人以子孫之顯而祀其先也俎豆多汗顏之鬼政可爲惡俗箴銘。

羅念庵先生洪先父官州守江右人鄭澹泉先生父吾核公官學博海鹽人皆賢而祀之祠者念庵澹泉二公見鄉賢濫觴不忍其父混名其間也皆

抱主歸二先生之見其大異近世士大夫矣。

旋庵子曰凡鄉先達之賢者沒而祀之于學宮朝廷盛典也往例頗嚴所以仕宦而躬修不傷者未嘗收入布衣而子子自好者亦得列席而血食焉沿流至今濫觴已極凡縉紳之祖父不論貞污不拘顯晦俱得藉子孫以入而縉紳一身又不必言矣呵呵盛典而借以情面乎昔陸伯達彥章見林某入鄉賢抱平泉先生主以歸。

擣堅錄

卷十六

士

視北堂

曰恥與離齟同席以傷先人之志真孝子真古人也。

沈沂正德六年進士平湖人父子俱官藩臬產不及中人清名勁節藉藉人口遺命無入鄉賢。江陰繆宮諭昌期與張祭酒袞同邑張世宗朝人物也篤行君子邑中議進鄉賢而繆時爲孝廉以張公立朝正當大禮大獄未嘗有疏持之竟不知張公原有疏在實錄中特文集失載耳張之曾

孫季廉諱紹祖者與繆友善。繆必不肯假借。一日繆與張季廉同在友人家觀術者。召仙箕上判云。袁之孫。謝君教誨。繆慚聳。默禱則云。老夫過多望君寬宥。 旦旦

旋庵子曰。近日鄉賢若律以立朝。則進者寡矣。有錢可買。有勢可恃。是以鄉賢接踵耳。季廉好友。俱不肯假借。此等舉鄉賢之人。便是入鄉賢之品。卽特祠又何忝焉。

余初締牧綬。未三月。章縫數十人。請以邑前餘地。建立生祠。余正色呵曰。某何事得罪地方。而以不肖軌跡相蒙。非所望于二三子也。旣而見他邑生祠。有塵覆其面者。有火灼其楹者。有詩詈其像者。有刀斬其頭者。未必此令之果愆。而恩不掩怨。求榮反辱。宜然哉。天啓末年。逆璫魏忠賢生祠。歸然遍于京省。不及一見而敗。拙過王振劉瑾遠矣。後之君子。無端而忠賢其令。謂之不祥。吾舊有生祠。

口號三首。恐傷時不災木。今有毒閹當之。附好事者一笑。循良直待去思遲。廟貌忙營未去時。寶錄若同周八百。兩峯飛去讓生祠。後賢追誦白蘇癡。湖洞堪爲畏壘基。香火若無下柱處。石梁跨水怨生祠。庚桑尸祝不如茲。募簿沿門獵視施。可怪古人多闕事。召公尚少一生祠。又一首已忘之矣。末句云。救荒奇策。鬻生祠。

旋庵子曰。生祠之建。只于未去旣去間便可定。

其優劣乃又不然者。宦途蹭蹬。則已建者日漸頹汚。官爵崇高。則未建者頓爲崇煥。世道惡薄。士風有如蛆。僧則去思之碑。政不足盡憑也。

旌表 鄉飲附

劉長卿妻桓鸞女也。生一男五歲而長卿卒。妻遠嫌。不肯歸寧。兒年十五。又天歿。妻慮不免豫刑。其耳以自誓。宗婦謂曰。若家無他意。假有之。可因姑姊妹以表其誠。何貴義輕身之甚哉。對曰。我先君。

五更學爲儒宗尊爲帝師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豫自刑剪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行義桓婺邑有祀必膺焉後漢書列女傳堅貞節婦李者年十七嫁鄭廉未踰年廉死布衣蔬食夜忽夢男子求爲妻初不許後數夢之李自疑容貌未衰醜所召也卽截髮麻衣不薰飾垢面塵膚自是不復夢刺史白大威欽其操號堅貞節婦表旌門闕名所居曰節孝里唐書列女傳

擣堅錄

卷十六

主

規北堂

旋庵子曰世之以節操自勵者頗不乏人然或修容飾貌好爲矜異者有之誰肯刑耳截髮毀傷其肌體以鳴厥志乎表其門而膺以祀之真不愧耳

張氏江夏民婦惡少謝師乙過其家持刀逼與爲亂曰從我則全不從則死張大罵曰庸奴可死不可他也至以刀斷其喉猶能走擒師乙以告鄰人詔封旌德縣表墳曰烈女之墓令郡縣致奠宋史

旋庵子曰喉斷尚自擒賊勇壯于氣真烈婦也然以民間婦而得膺封詔亦異數哉若在今世政恐以小姓湮沒與草木同朽腐耳

王貞婦夫家臨海人德祐二年冬元兵入浙東婦與舅姑夫皆被執旣而舅姑與夫皆死王將見婦笑欲納之婦號慟欲自殺爲奪挽不得死夜令俘囚婦人雜守之婦乃陽謂主將曰若以吾爲妻妾者欲令終身善事主君也吾舅姑與夫死而我不

擣堅錄

卷十六

主

規北堂

爲之哀是不天也不天之人若將焉用之願請爲服則卽惟命苟不聽我我終死耳不能爲若妻也主將恐其誠死許之然防守益嚴明年春師還挈行至嵯青風嶺下臨絕壑婦伺守者少懈嚙指出血口占詩書于山石上南望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漬入石間盡化爲石天陰雨卽噴起如始書時至治中朝廷旌之曰貞婦郡守立石祠嶺上易曰清風嶺東園友聞

旋庵子曰始給主將以免死繼乘懈侍以捐生。王婦可謂智勇兼備矣。立石表貞萬世血食又何忝哉。

五代時虢州司戶參軍王凝卒于官家貧一子尚幼妻李齊人也負遺骸歸過開封止旅舍求宿旅舍主人見其寡格之李顧天已暮不肯去牽臂使出李仰天長慟曰婦手爲人所牽乎不可以一手故污吾身卽引斧斷臂見者環聚爲嗟泣開封尹

擣堅錄

卷十六

七

視北堂

聞之咎其主人予藥封創賜資斧焉。

旋庵子曰牽手卽爾斷臂厚身寧肯偷生乎霜骨水操真可謂充類至義之盡者也封創賜資其所以激勸人心者真且切矣。

弘治間貴池一節婦曰唐貴梅爲悍姑逼令與富商淫而不從姑以不孝訟于官毛王富商行賂焉貴梅被掠無完膚堅不從遂自經後園古梅樹下從此月夜見節婦形彷彿若生平與樹影相徘徊

不去也後楊太史升庵聞而傳其事無幾何而梅月下遂寂無所見李卓吾推論之曰有太史筆而節婦始不朽千秋故其形可不復現。

旋庵子曰夫人怨恨未消精魂不散每影見于有形無形之間以寄其沉鬱不白之氣庶幾或有悲而弔之者亦可少自發舒耳然則輓歌贈什旌異表揚旣足慰九原之憤又可豁衆生之迷維持世教于是焉賴寧得淪亂其貞淫以貽

擣堅錄

卷十六

太

視北堂

千古不決之案哉。

陳烈節者松陵沙港人也父名俊母呂氏妊三月聞腹中哭聲彌十一月始生至五歲不言十歲喪母哭泣如成人禮長適書生張士栢旣貧且病朝夕勤女紅養其姑靡怨崇禎甲戌士栢死婦年二十有五矢不他適陳翁憐其少欲勸之歸漸奪其志必不可婦嚴重寡言笑平居妯娌未嘗有嬉戲之色士栢之兄士松妻趙氏以此疾之及其孀快



焉與其夫私計婦艾奇貨也。里有豪曰徐洪者，欲妾之。介徐義商之士松，松見利，囑其妻密以諷婦。大詬士松反告曰：「必欲是非計不可，既成價矣，秘之。」婦與士松同廬而居。比鄰有庖姬者，慣効奔走。乙亥十二月初二夜，令托故宿其家，為內應。將三鼓，洪統數十人，為劫盜者而襲之。姬啓其扉，火械喧噪，羣兇直逼而前。婦向不解衣而寢，驚起即走。伯當其門，奪門不得，被掠以去。求死，衆持之急，不

擣堅錄

卷十六

九

視北堂

得死抵徐之家，愈求死。洪妻妾婦女六人伴之，苦無隙，忽至厨下，持刀自刎。衆復奪焉。洪亦無可奈何。其黨盛治等謀曰：「若不從，當與張程為妻。」張程者，洪之傭奴也。佯令程收歸，徹夜哭不絕。及明，洪有侄鄰居，婦乃張產，見洪家之卒卒也，往視，聞冤號聲，不忍就察之，則其內戚也。拔而歸諸其父，婦曰：「伯實利其所有，徐不得志于我，終不我置也。」必訟之，訟之而令惑居間者，繆謂與程情通三夕，嫌

貧，逃歸。婦憤激不屈，以言抵觸，令喝櫻指合劈不開，隸虐其腕，盡青。婦益憤，訶訕不減，稱衡撾鼓狀。因引刀自刺，傷頸，為隸所奪，頸上凡有四刀痕。二痕在洪家所勒，二痕在縣堂所勒也。令怒，乃囚而辱之。爰書出，斷與程離異，引罵夫律問徒，且看俊償。原聘沒官。時丙子三月二十六日也。二十八日，適司理至，懇訴憐憫，得釋。二十九日，歸家。四月初一，即買舟奔雲間，訴之，直指使者。父以貧故，擬共

擣堅錄

卷十六

十

視北堂

一舟。婦預為生殮計，慮父覺，卒以二舟行。初二懷訴至院門，父欲偕進，三顧盼，令避去。父曰：「人衆莫助可乎？」婦曰：「兒方懇親提，萬一乞不已，呵責及父，兒死矣。」父聽之，所以預却陳翁者，恐刎時復為父覺，從旁奪之也。至于面訴枉斷，反覆辨論，直指批牘終將下，復如家人父子，細訴一番，拜謝起行，向南數步，即左手持刀，右手重擊之，深入內，仍從容納刀，復轉向北，跌坐，色不變。左右擠之出，乃見其

以手托腮仆地。先是血不流。至是泉湧矣。直指急命醫。已不可救。扶起岸然。目猶視。直指急趨下。流涕拱揖與語。許以除殘雪冤。乃瞑。及昇山。驗視衣盡複遍紉其周折之處。而厚以纏束。堅緻不可復動。是其早辦一死以行。無還心矣。所謂碧血委黃沙。丹心映皎日。氏誠烈婦也。哉。觀者無不環泣歎息。而霞城許給諫爲倡。走牘當道。別爲詩文以弔。和者日至。直指檄縣從厚殯殮。至于販夫走卒。兒童婦女。亦焚香頂禮。語及下石烈婦者。則裂眦露齒。思得而食之。不厭。死節之刃。直指命貯庫而傳之。私謚烈節。卽時拜疏以聞。旨下。諸兇以次輕重抵罪。婦建祠旌異焉。

旋庵子曰。世之捐生殉節者。不獨一陳烈婦也。然或激發一時。或抗礪斗室。義氣填胸。而倉卒畢命者耳。若其持久轉念。公府威凌。鮮不隱忍偷生矣。乃逢邑令之怒。遭櫻扑之刑。無畏無縮。

絕不乞哀。挺焉醜詈。蹈白刃如甘飴。若陳烈婦者。豈非卓有定見。從容就死。浩然獨行其志者耶。余友沈君儒謂其當與遜國時方正學之舌。同其烈烈。豈不然哉。陳眉公先生贈詩云。未經伏法。伸三尺誓死。鳴冤報九原。密線細縫。綦縞內短刀。立斷繡衣前。終當梟却羣兇首。懸掛祠堂。告儿孫。又云。無枝可繞。如烏鵲。有淚空啼泣。杜鵑。鬼火青青向何處。吳江楓冷渡頭船。黃衣道仙輓詩云。男子猶然妾婦顏。松陵霜節挺雲間。纖纖素手揮孤韻。耿耿丹衷矢一天。忍辱不求塵眼別。陳情惟白未亡冤。烏臺自有高懸鏡。碧血流沙落萬川。三詩可以銘烈節矣。聊志之以垂不朽云。按庾姬之子庾虎。于四月初六日。以未冠審釋。乃十二日。與七人同在山畔。正誇張其事。忽被雷擊死。兩足入地一尺五六寸。僵立三日。始倒。至廿二日。忽復醒。作孺人口中。

語曰我已告若干人于陰府矣言畢卽復死五  
月十五章令書誓于紙拉學師及丞簿以下各  
書押焚于城隍之神曰某若徇囑一月之後神  
明殛之出示亦如誓言是夜夢覺卽驚遽歎曰  
我其已乎何多鬼之敢犯也從此忽忽顛倒鬼  
則晝伏夜見寢寐不安至六月十三四鼓令潛  
出縣門欲往江陰先辭學臺至望亭適日暮各  
役見滿船皆鬼聲且厲羣稟令令懼云且回棹

至十四天明鬼暫退因謁撫臺及郡伯綴印最  
後謁劉司理坐不安掖而登輿甫至舟卽仆而  
暈矣遙計日期恰滿一月何其異也十五日舟  
停吳江之書院前十六搭版入殮士民觀者足  
相擠也夫令于烈節事非真受賄不過徇囑耳  
報應尚然可不畏哉

丹徒靳文僖貴之繼夫人年未三十而寡有司爲  
之奏請旌典事下禮部而儀曹郎與靳有姻婭因

力爲之地禮部尚書吳山曰凡義夫節婦孝子順  
孫諸旌典爲匹夫匹婦發潛德之光以風世耳若  
士大夫何人不當爲節義孝順者靳夫人旣生受  
殊封奈何與匹夫爭寵靈乎會赴直入西苑與大  
學士徐階遇階亦以爲言山正色曰相公亦慮閭  
老夫人再醮耶階語塞而止智囊

旋庵子曰陳烈婦金石之操炳若日星而讒口  
尚爾不熄靳夫人尊貴之姿業膺殊寵而陳乞

猶自哢哢是非濁亂旌典混搖所關綱常風化  
誠非細也余故並揭之以醒世之信耳爲日者  
○馮猶龍曰今節義孝順諸旌典只有士大夫  
之家可隨求隨得其次則富家猶間可力營致  
之匹夫匹婦絕望矣若存吳宗伯之說使士大  
夫還而自思所以求旌異其親者反以薄待其  
親庶乎干進之路稍絕而富家營求之餘或可  
波及卑賤世風稍有振乎推之名宦鄉賢莫不

皆然名宦載在祭統非有大功德及民者不祀鄉賢則須有三不朽之業若尋常好官好人分內之事何以祠焉

薦賓蓋考雖以年推實由品重故尊老之義與賢賢之典不得偏廢也若濫及匪類則俎豆不光而宮牆無色風勵何藉焉

旋庵子曰余嘗遊新安見請鄉飲者必借重高等生而高等生意有所主弗卽請也先于村俗

擣堅錄

卷十六

三

現北堂

之素封沿門投帖其不願者無不多金賄免而後乃及其所主所主既赴宴則必豐其禮幣以稱謝故封公無不大賓而守錢者盡皆爲价于是販夫俗子儼然高坐而予子自好者反不得列席焉是朝廷風世巨典反爲市井鬻貨之媒矣世風波委大道陵夷莫此爲甚殊可嘆也

鄉約

鄉約之設將以勸善聞之若爲名矣究之極爲弊

擣堅錄

卷十六

三

現北堂

端凌虐小民把持官府是非任其黑白公論聽以浮沉有受賄而陷鄰人之盜者矣有扛幫而誣寡婦之姦者矣有受賄而釋真盜反誣失主者矣如此之類不可縷指一鄉之內不特增一武斷實則養一豺狼夫從來上司禁令必曰佐領不許受詞今一鄉之內多一鄉約是一縣之內有千百佐領也今宜深懲其弊鄉約不奉拘喚不許入縣門民間若有爭鬪鄉約不許具詞狀朔望亦不須打卯

旋庵子曰天下有名美而實非者鄉約是也彼恃其年長言可上達雄伯一方官府亦以其老成而時採聽之遂顛倒是非熒惑上聽民之受

害何可底極。此惟賢父母能洞察而駕御之耳。正統中，巡閱御史柳華令鄉村各置監門望樓，編鄉民爲什伍，設總甲統之以禦寇。不從令者，聽總甲究治。由是總甲得號召鄉民，無敢違者。茂七爲總甲，鄉例佃戶輸租田主外，餽新米鷄鴨。茂七倡其民革之，又令田主自運租，不許輒送其家。田主訴縣，逮之不至，乃下巡檢追攝之。因格鬪殺弓兵數人，遂刑馬軟血，誓衆舉兵，反至十餘萬人。僭王，擣堅錄

卷十六

王

硯北堂

號以十三年四月反，至十四年二月寇延平中流，矢死，爛橫尸衆推其兄子伯孫爲王。有張留孫者，從茂七反，建國伯孫疑而殺之。十一月伯孫亦被擒，磔誅。顏光東曰：嗟乎！使茂七不爲盜，則雖年費幾隻鷄鴨，猶自收米拖租作一惡佃戶自若也。做十月日賊首耽驚受怕，身死家滅，何益哉！彼視其身不直一鷄鴨，且殺了千生萬生，恐後來必向這裏投胎，還刀鎗債矣。愚民從之，更爲痴蠢可憐。

擣堅錄

卷十六

王

硯北堂

旋庵子曰：爲治者動稱練民兵，不知練民兵必推約長約長，不得其人，便生事擾害，不獨不能禦寇，且身自爲寇者有矣。茂七往事，非明鑒乎？羅文介隱金牛山，與世無營，世相傳其以鄉約立置人死地，鄉人欲奏聞，至中道聞其喪而止。鄒南早辨其無然，章楓山有與羅一書，極言鄉約之不可行，想風聞之過也。異林

旋庵子曰：鄉約之制雖善，然不但小人借以行

私，卽君子亦或因而偏執，其爲害小民均也。

鄉紳

鄉紳，國之望也。家居而爲善，可以感郡縣，可以風州里，可以培後進，其爲功化比士人百倍。故能親賢揚善，主持風俗其上也。卽不然而正身率物，恬靜自守，猶使人之意也。消其次也。下此則求田問舍，下此則欺弱暴寡，風之變也，非所敢道矣。○俚語云：刀趁利，爐趁熱。此兩語誤人不淺。夫刀利爐

熱用之以幹許多好事。此光陰誠不可錯過。又爭體面。此三字最誤人。今且以何者爲體面。若屈身求官府。此無體面之甚者也。官府卽姑從我。而心輕其爲人。此無體面之隱者也。得勢勝着。而以豪千里。而人陰指曰。此翼虎。不可犯耳。尚得爲體面乎。認得體面。真時便不爭體面。而百美集矣。地吉錄

旋庵子曰。語云。居高而呼。其應加捷。則鄉紳之關係風化。非淺鮮。乃外峻其體面。內實營其私。

持堅錄

卷十六

五

硯北堂

圖不惟無以挽頽風。抑且有以傷元氣。如此居鄉。寧不有媿管范二先生乎。

流氓趙風子。入泌陽。前大學某。僅以身免。發其先世塚墓。無遺骸。取其衣冠被庭樹。歷數其惡。命劍士斬之。曰。使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攻鈞州。不克。賊黨聲言欲屠城。趙風子以馬文升尚書家在園中。引衆去之。皇明通紀

旋庵子曰。鄉紳賢。可以庇一邑之生靈。鄉紳惡。

不能保一邑之墳墓。然則鄉紳所係大矣。又何不勉爲善。而必縱肆虐害。以自貽伊戚耶。

有士大夫。平時多以官勢殘虐隣里。一日爲仇人刃其家。火其屋宅。隣里更相戒曰。若救火。火熄之後。非惟無功。彼更訟我。以爲盜取他家財物。則獄訟未知了期。若不救火。不過杖一百而已。隣里甘受杖而坐視。其大厦爲煨燼。生生之具無遺。此其平時暴虐之效也。

持堅錄

卷十六

五

硯北堂

旋庵子曰。鄉紳令隣里怨恨畏懼至此。不知殘害紳士。若何近日宜興烏程之事。可鑒也。

鄭漫亭先生云。吾鄉有第奉常而歸。饋者逐者。往來觀者。闢路駢陌。旣而族姻交賀。卽仇者亦茹恥。愧謝。獨鄰居一室。扃鎖遠引。若避寇然。余怪問之。慨然曰。所貴錦旋者。謂其得時行道。庇吾鄉里。今或竊一名。得一官。卽起朝富暮貴之想。名愈高官愈窮。而用心愈謬。武斷者有矣。庇茲愿持州縣者。



有矣。是榮一人。增一害也。其居日以廣。鄰居日以感。吾入山避之。不暇。何以賀爲。吾聞而異其言。因默識而謹書之。凡交遊間。必道此語相訓切。

旋庵子曰。說得痛快真切。大足警世。然明知之。往往明路之入山。遠避能有幾人。

明僧智疎博洽有戒行。嘗指官人語客曰。此等秀才。是討債的。客問故。曰。國初秀才做官。喫盡辛苦。受盡驚怕。爲朝廷出力。到頭善終者。才十有二三。

壽堅錄

卷十六

三

硯北堂

這便是還債的。近來恩寬網濶。秀才做官。服食輿馬。官室子女。儘日受用。然爲朝廷幹得幾件事。到頭來全無一些罪過。這便是討債的。夫還債討債之說。固是佛家緒餘。然撫後追前。實爲確論。噫。我懼相循環而未有已也。

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只怕討債太過當了。做出事來。卽還債也。遲了。有人問某公何故富貴。溟滓子曰。是王皇上帝償它宿逋底。然不宜索子母息都盡。

可謂妙喻

公門

古云。公門中好修行。何也。夫公門常常比較時。時刑罰。其間貧而負累。冤而獲罪。愚而被欺。弱而受制。呼天控地。無可告訴。惟公門人下接民隱。上通官情。艱苦孤危時。扶持一分。勝他人方便十分。寬假一次。勝他人方便十次。若能釋貧解冤。教愚扶弱。無乘危索騙。無因賄酷打。無知情故狂。無舞文

壽堅錄

卷十六

三

硯北堂

亂法則一日間可行十數善事。積之三年。有數萬善人當困厄。誰不知感神明。三尺寧無保佑。自然吉慶。日至子孫昌盛。如其不然。怨毒之財。得亦非福。又有窮人無財可騙。從而酷刑徒損陰陽。積怨何爲。無論古昔。卽今豪傑之士。潛身衙門者。亦時祭孤修齋。收塋禱體。亦有親老家貧。求財養贍。盡是好心好人。誰非孝子慈父。但恐視財太重。或乃陰譴匪輕。何如酌財可否。存心方便。稍貶虎威。莫

肆狼毒。命裏有時終須有。享福後來必長久。中有善信妙人。能以此意化導同儕。功德尤無量。通吉錄

楊自懲爲縣吏。存心仁厚。家貧餽遺一無取。遇囚乏食。多方濟之。一日有新囚數人待哺。家又缺米。給囚則家無食。自顧則囚乏糧。商之婦。婦曰。囚從何來。曰。自杭來。菜色可拘。婦因撤已之米。煮粥以食囚。後生二子。守陳守陞俱爲名臣。昨非庵

旋庵子曰。撤米食囚。其情更真。而爲德自溥矣。

壽堅錄

卷十六

三

硯北堂

食報兒孫。豈俸致哉。

徐晞常州人。出身吏胥。謙慎有容。在縣三考。皆兵房。有戍絕勾丁而誤及者。其人祈脫。貧無可餽。具酒食。令妻勸觴而出避之。妻有麗色。晞絕裾而走。徹夜具文移。脫免他事。類此。由佐貳起家。累遷至兵部郎中。時同官一主事。每向胥曹輒罵。意在晞。晞不爲動。後主事沒。晞爲棺殮送歸。宣德中。晞巡撫甘肅。後至兵部尚書。

旋庵子曰。將妻免戍。雖貪生無賴。然愚人情迫至此。真是可憐。絕裾而走。品高識卓。公門中那得有此可敬可敬。

王藻潼州人。爲府獄吏。每日持金歸。妻疑其鬻獄所得。因遣婢餽猪蹄十脡。及歸。給云。送十三脡。藻怒。婢所竊。酷掠之。不勝痛。誣伏。遂杖逐之。妻曰。君日持錢歸。我疑鍛鍊成獄。姑以婢事試汝。夫刑罰之下。何事不承。願自今勿以一錢來。不義之物。死

壽堅錄

卷十六

三

硯北堂

後必招罪咎。藻矍然大悟。汗流浹背。因題壁曰。枷拷追求。只爲金。轉增冤債。幾何深。從今不願顧刀筆。放下歸來遊翠林。卽罄所有散施。棄家學道。後飛昇。賜號保和真人。

旋庵子曰。聞言卽悟。王獄吏原具有宿慧。不然明知其冤。而貪財殺人者。往往而是。誰肯散施學道耶。

壽堅錄卷十六 終

擣堅錄卷十七

武水朱廷旦旋庵子論輯

敦倫

薛包汝南人好學篤行父娶繼母憎包分出包日夜號泣不去致毆扑不得已廬舍外旦入灑掃父母又逐之乃廬里門晨昏問安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命還及父母亡哀痛成疾諸弟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任弟所願分之奴婢引其老弱者曰與

擣堅錄

卷十七

硯北堂

我共事久使令所熟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

所服食身口所安也田產取其荒蕪者曰吾少時

所治意所戀也諸弟不能自立致破家產包復賑

給安帝問其名徵至拜侍中不受詔賜歸加禮賜

穀千石後漢書傳

旋庵子曰愈逐愈恭久而不替恬然退讓不露

客意至性濫發非可強而能也

五代時有人早孤叔有七子祖產未分叔曰吾與

汝分爲二分姪曰不忍諸弟共一分叔辭之姪固作八分姪時年十七入京應試有術士見之曰南宮高第獨此少年諸人共斥之曰韋皆大筆久歷場屋豈不如乳臭兒耶術者曰文章非我所知但見滿面陰德氣及試果獨成名餘皆不第顏光衷曰取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一猶有能之者八分則更難矣世有無行之徒以文章傲人而自家父子兄弟上不復料理與愚癡何異夫文章何關科第

擣堅錄

卷十七

二

硯北堂

哉但求其可以進取則行法俟命足矣

旋庵子曰不論文章止憑陰德此等相法真超

出凡庸卽謂真主司可也

王祥事繼母至孝起爲三公人所知也祥弟覽乃

繼母所生每與祥代勞母嘗賜酒欲毒祥覽先取

飲之母驚乃覆酒覽娶婦亦與祥婦均苦服役卒

能調和母子如一人知祥之孝而不知覽之悌乃

所以爲孝也

旋庵子曰化姤母爲慈母王覽之幹旋非他人所能及也。爲王祥之孝子固難爲王覽之悌弟。政自不易耳。

陳玄爲陳侯太子七歲喪母父更娶周氏有子曰昭周氏讒玄侯將殺玄昭欲先死玄不聽引白羊誓曰孝者羊血逆上一丈三尺一如誓言周后又讒之侯怒令玄自殺玄投遠水有大魚負之玄曰我罪人也魚乃去昭從後來以問漁者云投水死

壽堅錄

卷十七

三

硯北堂

矣昭氣絕良久曰吾兄也又投水而死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王覽能調和其母陳昭不能規正其父遇與不遇耳若克念天顯一腔赤血眞足垂示不朽

朱百年家貧母以冬月亡衣無綿絮百年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孔顓宿衣悉袂布顓覆以臥具百年初不知既覺引去謂思遠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思遠亦爲感泣附非卷

李瓊娶妻有子而移居母之室夜常十餘起母每諭之曰汝年來筋力頗憊盍求婢以侍我瓊曰凡母所欲不觀經手意如有失其母遂不之強以是家人無敢怠惰今上

旋庵子曰食稻衣錦誰念亡親備食陳甘何煩經手乃終身夾布夜常十起二君之孝思更出常情之外有令人肅然激發者

長沙有孝子古初父喪未塋鄰人失火初匍匐

壽堅錄

卷十七

四

硯北堂

以身打火火爲之滅鄧惲爲長沙太守甄異之以爲首舉鄧惲傳

休寧有吳孝子名拱辰三歲喪母卽時時夢見之稍長遂能圖其貌然不能毫髮肖也年十五遇異人爲重寫之眞似矣於是出必告反必面事死如事生其事祖母與後母亦盡孝時萬曆丁巳年五上有三事佛清修鄉里稱之孝子蓋嘗夜失火其祖席四際受焚身臥處如故又嘗墮顛崖不測之

險勢必糜碎空中若有承之卒無毀也亦可謂至行格天矣。屏後紀

旋庵子曰孝子所難不難于夢母而難于畫母非真性懇發何能遇異人而指點形似乎遇險復夷其乎格天心久矣

國朝史元鎮宜興人年十六家失火欲投火救母隣人阻之元鎮號泣突入與母俱焚火熄見其兩手與母相握猶未釋也時人傷之立像祀於周孝

擣堅錄

卷十七

五

硯北堂

侯廟

詔旌其墓

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三孝子遇火均也古初火自爲滅拱辰身不被火而元鎮獨母子俱斃何天之報施有驗有不驗耶抑劫數分定有不能免耶總之至性純孝不惜死生三人俱足不朽耳

鮑出少游俠興平中三輔亂出與老母兄弟五人家居以飢餓留母守舍相將行採蓬實合得數升使二兄初雅及弟成先持歸爲母作食初等到家

賊數十人已掠其母以繩貫其手掌驅去出後到欲追賊兄弟皆云賊衆當如何出曰有母而使賊貫其手將云烹噉用活何爲乃獨追賊賊布列待之出斫賊四五人賊走復合圍出跳越圍又殺數十人賊驅出母前去出復追擊之見其母與比鄰舍嫗同貫相連出遂復奮擊賊賊問曰卿欲何得出責數賊指其母以示之賊解還出母比舍嫗遙望出求哀出復斫賊賊曰已還卿母何爲不止出

擣堅錄

卷十七

六

硯北堂

又指求哀嫗此我嫂也賊復解還之遂相扶客南陽建安五年關中始開出北歸母不能步行兄弟欲共輿之出以輿車歷山險危不如負之安穩乃以籠盛母獨負之到鄉里郡辟召出出曰田民不堪冠帶青龍中母年百餘歲乃終出年七十餘行喪如禮後年八九十若五六十者魏志

旋庵子曰奮勇擊賊既全其母復全隣母不獨孝也且篤于義矣如此懿德力辭徵辟不可媿

獵美以邀榮者乎。

廉范父遭亂客死于蜀。范與母流離西州。天下定。乃歸鄉里。范年十五。辭母入蜀。迎父喪。母憐其小。謂曰。汝家惟汝一身。遭世亂。恐滅絕。不得奉宗祀。今僅得全。奈何復棄我遠去。范固請。母不能止。遂入蜀。蜀太守張穆。范祖父丹故友也。遣吏資車馬布帛送范。范不受。自客步負喪。經涉塗險。至葭萌。下喪載船。船石破沒。范抱持骸骨。人前接范不動。

擣堅錄

卷十七

硯北堂

遂沒石間。衆傷其義。相與共釣。求一日乃得。抱懸良久。乃甦。穆聞之。大驚。復馳遣前資追與范。范曰。前後相違。范所不行也。遂辭不受。歸葬行服。關中高其行。卜傳

旋庵子曰。當顛沛遠涉之時。忽遇祖父故友。世人必且厚望倚藉之。而乃愧遺兩至。一無所受。非真廉。不能成至孝。非至孝。不能成真廉。廉孝兼至。廉范有之。

宋任元受事母盡孝。母老。多疾病。未嘗離左右。凡母致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以語話稍多。或以憂喜稍過。五臟六腑中。盡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脉而知。故用藥必效。雖名醫不追。張魏公作都督。欲辟之入幕。元受力辭曰。使吾有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母。不以獻公也。况能捨母而與公軍事耶。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趨炎附勢。忘却本來。世情類然。如有

擣堅錄

卷十七

硯北堂

神丹。必獻督府。如遇微辟。必離父母。安得任元受而與之。講明孝友乎。

鄭均兄爲縣令。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均仕爲尚書。拜議郎。致仕。帝高其義。門賜米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著爲令。帝過任城。幸鄭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爲白衣尚書。



趙彥霄與兄彥雲親喪同居二十年。兄惟聲色博奕是娛。生業之廢踰年。弟數諫不聽。遂求分析。既分五年。兄之產蕩然無餘。又欠債二百餘緡。無可酬。漸欲逃亡。弟因除夕置酒。邀兄嫂子女相飲。乃告兄曰。向者弟無分析之心。因兄用度不節。惟恐悉皆蕩盡。俱受飢寒。不得已而分。今幸留我一半。以供伏臘。今日兄嫂仍復同居。以主家事。管鑰倉庫。悉付兄嫂收掌。所欠債。卽以償還。以前分書於

親族前焚之。兄嫂愧謝不已。既受之後。處事謹節。治家勤儉。彥霄與子其年登科。一舉父子及第。顏光衷曰。此事有二難。凡人雖有此心。尚恐兄不能改。遂誤家業。一也。止能再分。未必能悉付掌管。二也。纔曰幸留我一分。足以維持家事。亦少周濟。吾兄又曰。待兄悔悟。改過時。分之未晚。此亦是好心。然視此已隔絕甚矣。自非于義利關。見得脫。打得淨。未易大丟開手也。

旋庵子曰。鄭均脫身爲傭。是不有其身也。趙彥霄盡委管鑰。是不有其家也。惟不有其身家而後。乃有其兄弟。非天性不琢。安得有此。

王密上郡人也。嘗與弟僞子元直。於涼州路中糧。置密留僞元直於途。乞丐民間。比還。僞爲賊所掠。元直逃免。密乃將元直追賊。叩頭求哀曰。人情自愛其子。但此弟未生。家君見背。孤遺相長。以至於今。請以元直易僞。賊相謂曰。以子易弟。義之大也。

以僞元直授密而去。密後亡。僞勺水不入口者七日。雖服喪期年。而心喪六載。昨非庵

旋庵子曰。以子易弟。人情所難。至誠感動。奸宄易心。

孫棘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充行。坐違期不至。棘自詣郡辭。引已爲家長。令弟不行。罪當在已。乞以身代。薩又辭。自引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報云聽其相代。顏色並悅。甘心赴

死焉。棘妻許氏，又寄語囑夫曰：「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大家臨亡，以小郎囑君，今竟未婚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子，死復何恨？依事表上。」孝武詔特原罪。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兄代弟罪，固自難得，而妻復再三懇。」婦人慷慨仗義，更勝鬚眉丈夫矣。

洞雲張翁，文定公之父也。公爲學憲時，其廳事僅二楹，上官過訪，頗不便。旁一楹，廼其叔之居也。適

擣堅錄

卷十七

十一

硯北堂

叔有宿逋，願售公以倍價買之。將重構焉，告於翁。翁問價幾何，以若干對。翁知其倍也，悅甚。已忽潛然淚下。公訝問故。翁嘆曰：「吁！吾想至日，拆彼屋以堅我柱，使其夫婦何以爲情？是以悲耳。」公乃惻然曰：「大人寬心，兒當還之。」遽抽身取券，翁止之曰：「毋。吾計其銀已隨手償人去矣。將若何？」公曰：「第併其價不取可也。」翁乃欣然曰：「若然，慰我甚矣。」文定名那奇。昨非庵

裴叔則營新宅，與兄共遊。牀帳儼然，軒櫺疎朗，兄心甚欲之，而口不言。叔則知其意，便推與兄住。日纂二集旋庵子曰：「世有兄弟並址爲尺寸之地，至傷和氣而結訟不休者，視張文定裴叔則事，不亦媿殺乎？揭示風之。」

施佐、施佑兄弟俱爲知州，致仕家居。田產參差，有唇齒之隙。親友日爲處分，不能解。同邑溪亭嚴公名鳳，素以孝友著聞。事兄如父，周卹保愛，無所不

擣堅錄

卷十七

十二

硯北堂

至。是時偶遇翊之於舟中，語及產事。公輒蹙謂曰：「吾兄懦，吾正苦之，使得如今兄之力量，可以盡奪吾田。吾復何憂？因揮涕不已。翊之乃惻然感悟，遂拉溪亭同至兄宅，且拜且泣，深自悔責，而相之亦涕泣慰解。各欲以田相讓，遂友愛終身。人咸稱嚴以誠感，施以誠應，鄉邦美事。至今二姓皆蕃衍，人猶樂談其事云。」

旋庵子曰：「只以自家兄弟，婉婉相挑，自然感動。」

良心勃發而不能已。嚴溪亭可謂善處人骨肉之間矣。

浦江義門鄭氏、先世嘗列十木櫃、五櫃貯經史、訓族子、五櫃貯兵器、備不虞。中榜孝友堂、乃建文君筆也。永樂初、或誣建文君匿其家、遣使廉之、使者未至、三日前、堂榜因索朽墜地、撤之、使者至、莫可踪跡、及發櫃、惟見經史、遂不盡發。事聞、乃斬誣者、噫、使當時堂榜不墜、不撤、十櫃盡發、而兵器見焉。

壽聖錄

卷十七

三

硯北堂

則鄭之禍、巨測矣。於以見孝友之家、鬼神實陰騭之也。昨非庵。

旋庵子曰、嘗考九世同居者、不止張公藝已也、婺州浦江鄭綺、亦九世共爨、其十世同居者、有京兆惠從順焉、有保定軍孫浦、襄州常元紹、蔡州黃美、解州董季章、河中姚宗明焉、其十三世同居者、有江州陳昉焉、其十四世同居者、有河陽陳芳焉、其十五世同居者、有信州李琳焉、其

十九世同居者、有會稽裘承詢焉、並載宋史、以予揣之、大都得力于貧、貧則無可爭、亦大都起家于農、農則無暇爭、故能久也。豈盡人人賢哉、至謂能忍與無聽婦言、豈其然乎、下此而五六世同居者、不足異矣、況其間有獨子單傳者哉、後魏博陵李氏、七世同居、長幼一百九十八口、宋德化人許祚、八世同居、長幼七百八十一口、青陽人方綱、八世同居、長幼七百口、族屬繁衍。

壽聖錄

卷十七

古

硯北堂

食指不支、未知何法以調之也。古人累世共爨、修為笑談、今人一家之中、突烟四起、悲夫、不幸兵戈亂離、雍睦者骨肉相衛、保其丘墓、即王政最遷、而家風如故、否則蕭牆之內、有不忍言者、何暇怖藩籬之外乎。

志本

五刑莫大不孝、王法誅之、冥律禁之、其特甚者、則有四等父母、待孝尤切、曰老、曰病、曰鰥寡、曰貧乏。

父母當壯盛起居猶能自理至龍鍾鶴立扶杖易  
什寒夜苦寂鐵骨難挨又如偏風久病坐臥不適  
遺洩叢穢薦薦可憎子所難奉惟此時親所賴子  
亦惟此時又如老境失耦寒煖誰問丈夫猶可娶  
婦奈何就使兒孫滿前耦者耦稚者稚人人軒睡  
去箇箇樂事歸漏聲長處不可問枕邊淚濕與誰  
同有季兒孫頗娛晚景不幸而毋我者乘憤激潑  
姑我者橫面阻絕祇護半點骨血空博一世淒涼

擣堅錄

卷十七

五

硯北堂

又有撫字財匱婚娶力竭健少年經營肥煖老窮  
人搔首躊躇望一味以垂涎再三食而忍氣吁嗟  
自從何來而長養若是此數者冤氣猶足動天子  
孫倍當行孝勸化者於斯更喫緊云昨非庵  
旋庵子曰說四等父母悽慘真切字字堪悲讀  
之而有不猛省激發時時思所以慰其親者真  
禽獸之不若矣

小不孝之所以習成者有四一曰驕寵爲父母憐

憫過甚常順適他性子驟而拂之則便不堪人前  
出言稍有過失父不忍唐突於子而子乃敢唐突  
其父文行莠能父譽子惟恐不在我上而子必欲  
父出我下積此驕縱他人處展不出手獨父母處  
展得出手遂真謂老成人無聞知矣二曰習慣語  
言粗率慣便敢衝突動作簡易慣便敢放恣父母  
分甘絕少慣遂不復憶其甘旨父母扶病任苦慣  
遂不復問其痛癢三曰樂縱見同輩不勝意氣對

擣堅錄

卷十七

六

硯北堂

雙老而味薄入私室千般趣態映高堂而機室甚  
且明以父子兄弟爲俗物不樂相對則豈有孝弟  
之念繇中而出耶四曰忘恩記怨夫恩習久愈忘  
怨習久愈積人情然也故一飯見德習久則饜噉  
起一施感恩常濟則多寡生一迎面見親累日則  
猜嫌重况父母兄弟生而習之以親愛爲固常且  
有愛我而獲拂者矣以訓迪爲聒耳且有譽我而  
被厭者矣以任勞庇護極念經營爲平等且有強

預吾事而怒耽者矣。眼前大恩恬然罔識。况能推及胎養之勞。襁哺之苦哉。此數者皆人之習情。然亦未嘗無真性。但積久不知其誤耳。施吉錄

大不孝之所以習成者有四。一曰私財。財入我手。便爲我有。而在父母手者。又謂吾得有之也。財足則忘親。財乏則覬親求財。不得則怨親。親不能自養而寄食吾財。則又怨親。甚且以單父隻子而因財相夷者有矣。少長互推而棄親不養者有矣。不

壽堅錄

卷十七

七

硯北堂

知身誰之身。財誰之財。我不帶一財來而襁哺無缺。以至今日誰爲者乎。二曰戀妻。子有美味錢財。欲以娛妻。寵子有佳會良辰。欲以擁妻抱子而悅親之念。遂微不思子爲我子。而我爲誰子。親子我而我不顧。則我亦何賴有子哉。夫妻故聚樂。然當呱呱待哺時。豈解戀妻。豈妻能顧復得我生活耶。辛勤字我。指望有婦得稱成人。代勞貽謀。乃有婦而親反不得有子耶。三曰嫖蕩。欲火正熾。客誘如

自有倚廬傷心者不解也。家業浪費。婦姑勃蹊。有激聒誚讓者。不辨也。懷子不寐。風雨淒長夜之魂。垂白無歡。菽水冷半世之奉。吁嗟狂興幾何。忍令有此四曰爭妬。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憾。父母之子衆子也。情豈無偏。乃攘臂爭分。側目奪寵。或兄弟而觭觔。或姊妹而計較。護短爭長。分曹伐異。相讒盡而家道睽。積嗔喜而孝情薄矣。全上旋庵子曰。大不孝總因小不孝來。從幼驕養不

壽堅錄

卷十七

七

硯北堂

曾以聖賢道理。時時講究。識見卑污。止有酒色財氣四字。橫塞胸中。又何能脫去俗緣。獨現親愛之性乎。有似孝而非孝者。父有過當幾諫。有愆當克蓋。若但知順親於情。而不知順親於理。或任其偏僻。而致戾於一家。或聽其恣睢。而取憎於鄉里。或護其陰私。而得罪於天地。其根必起於利親之財。挾親之勢。故從親之欲。而忘親之身。遂成親之惡。孝經

以父有爭子爲安親揚名不然卽身膺貴顯愈揚親不義之名親得安乎而可謂孝乎有自謂孝而實非孝者能服勞能奉養而有德色此亦情之常也在小姓人家止此一室父子朝夕團圓卽有言語之傷尋卽消釋反得真率盡情乃士人知書者其於父或嫌其老而稱逸以安置之或憚其腐而托故以違離之或見其卑而借理以衡壓之遂致日遠日疎相對話少意色冷淡尊而不親更有一

擣堅錄

卷十七

尤

硯北堂

種好遊者捨堂上之樂結友朋之懽異鄉遠省累月窮年覲人膏潤名曰爲貧爲養實則畜子奉妻惡得爲孝又有人見爲孝而神見非孝者生亦盡養事亦承歡而備物鮮情絕無真樂及死亡之日衾棺盡美哭踊隨常亦無真哀覓地安葬竭力費財又爲子孫謀蔭非爲父母求安此神目視之甚明也

全上

旋庵子曰三種俱不得稱孝總曰粉飾勝而真

誠漓遂使骨肉至親都成假合故順親必如誠身良有以也

乃父母之取厭于子孫者則亦有數種一曰迂濶衣冠禮數老人家不合時宜當思班白何以常在到有古趣令人愛惜二曰惜財總總持籌禁子孫濫用當思爲誰艱苦日所喫用者是誰所留三曰尪弱起止不便扶持維艱當思欲報劬勞養兒代老正在此時四曰昏耄言語牽纏重聽蹇澁當思

擣堅錄

卷十七

辛

硯北堂

已生之初無知無言爲誰欺弄五曰愛憐內外少子推食讓腹偏護太甚當思愛及童僕尚應體心况我同氣倘于此處起一厭心暫入不孝而不自知急宜反省

全上

旋庵子曰人不生于空桑寧遂忘却父母乎其所以流于忤逆者習情陷溺弗思焉耳倘一思之有不翻然悔悟者非夫五曰當思真可稱頂門棒喝矣



又有前後之間。嫡庶之際。父母或有偏向。而爲子者亦易生嫌怨。此當委心付之。期于必得歡心。而後已。韓魏公云。父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獨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此古今所以推大舜也。大畧銷化最急。一身唇齒猶有齟齬。父子兄弟豈盡如意。獨親生兒女。雖有時呵讓。有時忽畧。欠缺過則忘矣。而異生者。遂執以求備。展轉不化。我既不化。則氣色間不覺拂怒。縱百般調娛。不能恬如無事。

時也。甲幼尚不能化。何況尊長。交相責備。只怪譴怒在人。不知火性堆胸。日甚一日。事積一事。左右近習。又相煽蕩。以構鬪其間。卽欲消遣而不能矣。亂臣賊子。其始皆見君父有不是處。微根不除。遂至橫決耳。豈惟怨怒不可使有宿物。卽要父母兄弟。從天理上行。要父母兄弟愛我親我。此是好意。亦不可肚腸太急。着手太重。太重則物而不轉矣。新愛已生。而舊惡猶存。貌合可喜。而神猜在念。一

善可揚而責備不改。如此安能化人。故化人者先化其心而已。其于至親尤所重云。全上

旋庵子曰。平等交與。着不得一毫意氣。况父子骨肉。寧得參以先入之見乎。蓋先入橫胸。則猜疑漸啓。事上接下。處處窒碍矣。化人者先化其心。可謂獨得要領之言矣。

嘉靖庚子秋。湖廣通道縣庠生鄭文獻。以母喪旬日未闋。求應試。教諭宋尚恩不可。乃免父兄姻婭

爲惡。宋拒之益力。文獻出怨言。宋曰。必不得已。須舉母姑聽其去。文獻欣然。出其柩。權厝城外。遂與族人鄭遂俱赴試。有楊登及鄧監生亦附舟。次辰州。訪一術者。善祿命。亦善相。謂文獻曰。子旦夕奇禍至。宜亟歸。謂鄭遂曰。子禍亦奇。謂楊登平。平惟鄧監生可有功名。三人怒曰。俟吾輩得意歸。當梓而辱之。蓋鄭遂亦新喪偶。未踰月。卽繼娶。娶未久。卽起行。舟宿常德堤。曉星燦然。惟黑雲如蓋。覆桅

上少頃暴雷大震。拔舟中大桅而去。人起視。見空中木削如蝶。百萬飛下。鄭文獻鄭遂楊登俱震死。鄧監生幸無恙。楊登隨醒。俄鄭遂亦醒。聾其左耳。半身黑。鄭文獻竟死。遍身如漆。四肢綿軟。若無骨者。楊登鄭遂乃歛文獻屍。徑歸。鄧獨赴京得官。旋庵子曰。越旬日之服。遂至震死。天蓋怒其忘親之心。不可宥耳。乃世之匿喪求進者。不乏也。王法不加冥報。未顯。豈世道寢衰。人心大壞。天

擣堅錄

卷十七

三

觀北堂

亦不能盡取而懲治之耶。余特揭此一則。以詔昧本喪心者。

嘉靖時。順天府有民。因母病。羸疾。市一猪胃。令妻烹以奉母。逾時婦產。遂留胃自食。竊以胎衣煮熟。甫薦之姑。忽一赤蛇躍入婦口。止遺尾數寸在外。遠近聞傳。接迹爭觀。遇男婦老者。蛇不動。若值少婦女子。蛇尾即左右擊婦面。或鉗其尾。牢不可拔。叫號三日而死。

旋庵子曰。醫方胎衣能補人。則未嘗不可食。但留胃自食。而以胎衣奉姑。則心無誠敬。遂罹蛇報。孝養者。可不知之。

程惡子。順義人。得一孩。極憐愛之。而性兇狠。不知尊母。母老羸。常被其毆詈。一日抱孩。誤墜地。傷額。惡子歸。以爲害其子。聲色甚厲。母懼。走隔嶺女家。避之數日。怒不解。礪刃匿身邊。而故好好迎母曰。孩愈矣。可疾歸。母從之。至半途僻地。刺刃其母腹。屍而常露地上。鴉犬食盡乃已。

擣堅錄

卷十七

三

觀北堂

旋庵子曰。殺母而反以自殺。造化常露其巧。政以醒世之背逆。不能奉母者耳。

張惡子有弟。母甚憐之。常疑有匿金與之。一日引至大樹下。欲毆之。母老矣。呼神痛苦。忽雷聲起。白晝劈樹兩開。而礪惡子夾其中。樹復合。烈日中蟻雀百足鑽其肉。凡四日死。臭聞數里。道上行人皆

苦之聚衆舉火并樹焚訖

旋庵子曰如此惡逆不卽震死而劈樹攝合令  
四方共觀其果報天之借以醒世者至矣  
賈耽爲滑州節度酸棗縣有里嬭事姑不敬姑年  
甚老無雙目嬭以食裹納犬糞授姑姑食之問子  
何物其子仰天大哭有頃雷電發若有人截嬭首  
以犬續之耽命牽行於境內以告不孝者時人謂  
之狗頭新嬭

擣堅錄

卷十七

五

視北堂

旋庵子曰以犬糞易犬首報自不爽然婦人激  
潑常有狗頭狗腦以作模樣者今新婦易以狗  
頭其心既變而形有不變者耶

句容民兄弟三人其伯氏客蜀販木三載不歸仲  
以嫂美令人詐稱兄死嫂爲位哭成服久之察其  
心無嫁意乃私受河上賈人金鬻之仍給賈人曰  
嫂性欲嫁而多矯飾若好語則費日汝可率徒衆  
猝至見素笄者擁而登輿但云明日講話登舟爲

汝歸矣計定其夜賈人率徒衆至仲季皆避去然  
季與分金少已先潛以語嫂仲婦不知也嫂因泣  
告仲婦曰汝夫嫁我幸是富客但何不早言令我  
飾妝个吉禮而素粧可乎幸以緇冠相易片時其  
安矣仲婦授之自簪素笄嫂卽匿去客衆見仲婦  
隨擁而去乘風舟發仲歸始訖失婦追之則千帆  
雜亂不能得矣乃次早伯氏肩重索歸夫婦嫵婉  
聚廬里人皆來勞遠仲慚愧殊甚又聞其二稚啼

擣堅錄

卷十七

五

視北堂

索伶仃腸爲寸裂里人有知無不拊袖胡盧者  
旋庵子曰機巧相觸循環無端人人具有心竅  
誰獨任其狡弄乎嫁嫂竟賣其妻天之報施可  
謂至巧

擣堅錄卷十八

一 婚姻

武水朱廷旦旋庵子論輯

宋時杭丐者之長曰團頭家雖富而丐者之名不除有一團頭家富而女甚美且能詩心欲嫁士人無與爲婚者有一士新補太學生貧甚遂就婚焉得嫁裝甚厚資以讀書遂登第授無爲軍司戶將妻赴官心恥妻家丐賤泊舟江上給其妻至馬

擣堅錄

卷十八

硯北堂

門看月推墜水中亟移舟而去有許某者爲淮西漕帥泊舟司戶棄妻處聞岸上有婦人哭聲許公呼登舟訪問之對曰妾某司戶妻也夫夜泊舟此地給妾至門邊看月推妾墮水若有物承吾足者故得上岸許公曰若行無良耶曰無之若與夫隙耶曰無之然則何以至是婦曰妾家頗富而門戶卑下司戶爲諸生貧而婚妾妾家貲裝甚厚今一旦登第拜官恥妾家賤辱其門楣故欲殺妾而別

娶大姓想當然耳許公曰然哉此負心人也命易以乾衣曰汝爲我女戒左右弗洩至官一日謂僚屬曰吾有女笄頗有文能詩不欲與凡子願得一美士贅於家衆以司戶薦許公曰此子亦我選中但其年少入太學登第未必肯呼我丈人衆曰彼寒士得公收之如天之福也遂言之司戶欣然聽命比入許公門乃故妻也卽唾夫之面且批其頰曰貧賤相依賴吾家洵沫良厚一旦得志而捐之

擣堅錄

卷十八

硯北堂

水濱狗彘將食子之餘耶司戶慙惶無措許公勸止之三日後置酒謂司戶曰吾壻當恨岳翁卑賤今僞員某如何司戶俛首不能答許公待之如真壻也女亦極盡孝許公死爲之重服以報焉嗟乎女之墮水不死棄婦再合皆數也收之者適是漕帥乃司戶之上官遂還故物天意亦巧矣司戶負心已極造物故欲發其奸醜其行使之措身無地作鑒千古

鴻苞集

杜陵韋固少孤思早娶婦多岐求婚不成貞觀二年將遊清河旅次朱城南店客有以前清河司馬潘昉女爲議者來旦期於店西龍興寺門固以求之意切旦往焉斜月尚明有老人倚巾囊坐於堦上向月檢書覘之不識其字固問曰老父所尋者何書固少小苦學字書無不識者西國梵字亦能讀之唯此書目所未覩如何老人笑曰此非世間書君何因得見固曰然則何書也曰幽冥之書固

曰幽冥之人何以到此曰君行自早非某不當來也凡幽吏皆主人生之事生人可不行其中乎今道途之行人鬼各半自不辨耳固曰然則君何主曰天下之婚牘耳固喜曰固少孤嘗願早娶以廣後嗣爾來十年多方求之竟不遂意今者人有期此與議潘司馬女可成乎曰未也君之婦適三歲矣年十七當入君門因問囊中何物曰赤繩子耳以繫夫婦之足及其生則潛用相繫雖讐敵之家

貴賤懸隔天涯從宦吳楚異鄉此繩一繫終不可追君之脚已繫於彼矣他求何益曰固妻安在其家何爲曰此店北賣菜家姬女耳固曰可見乎曰陳嘗抱之來賣菜於是能隨我行當示君及明所期不至老人卷書揭囊而行固隨之入米市有眇姬抱三歲女來敝陋亦甚老人指曰此君之妻也固怒曰殺之可乎老人曰此人命當食大祿因子而食邑庸可殺乎老人遂隱固磨一小刀付其奴

曰汝素幹事能爲我殺彼女賜汝萬錢奴曰諾明日袖刀入菜肆中於衆中刺之而走一市紛擾奔走獲免問奴曰所刺中否曰初刺其心不幸才中眉間耳後求婚終不遂又十四年以父蔭參相州軍刺史王泰俾攝司戶掾專鞠獄以爲能因妻以女可年十六七容色華麗固稱愜之極然其眉間尚貼一花钿雖沐浴閒處未嘗暫去歲餘固逼問之妻潛然曰妾郡守之猶子也非其女也疇昔父

曾宰宋城終其官時妾在襁褓母兄次歿唯一生在宋城南與乳母陳氏居去店近鬻蔬以給朝夕陳氏憐小不忍暫棄三歲時抱行市中爲狂賊所刺刀痕尚在故以花子覆之十八年間叔從事盧龍遂得在左右以爲女嫁君耳固曰陳氏眇乎曰然何以知之固曰所刺者固也乃曰奇也因盡言之相敬愈極後生男鯤爲雁門太守封太原郡太夫人宋城宰聞之題其店曰定婚店日有篇

壽聖錄

卷十八

五

觀北堂

旋庵子曰余見世人求親擇配不論世德止論門楣不祈女範端疑止祈齋豐厚于是富貴之家今夕分娩而詰朝口親矣倘或事出意外鼎盛者有時而蕭條盈溢者有時而藍縷嫁不稱情終鮮如始其懊恨凌毒有不可勝言者似此惡薄殊可痛恨余特舉杭司戶定婚店二條以曉世人婚姻自有定分不可人力強也○謝陳留曰余嘗見取富室之女者驕奢淫佚頗

僻自用動笑夫家之貧務逞華靡窮極奉養以圖勝人一切孝公姑睦妯娌敬師友惠臧獲者絜未有聞曾不數時奩索俱罄怨天尤人課擾萬狀或以破家或以亡身其夫雖沾餘沫豐衣美食而舉動受制笑啼不敢至於思慮昏頽意氣沮喪甘爲人下而不辭者未必不由此也侍郎孫公初名洪少時與一同舍生游太學相約無得隱家訊一日同舍生得書秘不以示孫詰之

壽聖錄

卷十八

六

觀北堂

生曰非敢隱也第書中語于公進取似不便孫曰何害某正欲知所避就生出書示之書云昨夢至一官府恍若閱登科籍汝與孫洪皆列各籍中孫洪名下有朱字云於某年月日不合寫某離書爲上天所譴不得過省孫閱書愕然生曰豈公果有是乎孫曰有之向來東上在某州適見某翁媼相誦求離某輕爲寫離書初無他意不謂上帝譴責乃爾生曰夢寐恍惚亦何足言如公高才碩學俯



拾無疑。孫終快快，及就試，生果高中，而孫下第，方信前夢爲不誣。生曰：某西歸，當爲合之以契天心。因問孫所遇，睽離人姓字，尋跡其處，得之。夫婦俱未有偶，生爲具道一段因緣，置酒合之如初。乃馳書報孫，孫不勝感悅。其後孫以太學內舍生，免省試，歷躋臚仕，屢典大郡，所至有離婚之事，未嘗不婉轉調護。晚持從索侍經，聞舉二丈夫子，亦同舍生，有以全之，乃公祇畏天譴之功也。迪吉錄

擣堅錄

卷十八

七

硯北堂

旋庵子曰：婚姻離合之間，關係甚大，寧得草草從事，世多挑隙構禍，以快其私忿者，觀此能不悚慄。○貪財負義，阻隔婚姻，不獨人非，難逃鬼責。

章放宏厚篤實，輕財好施，於諸弟兄，雖睦，每將遠別，及行後，初還，必臥起同一室，時稱三姜，初放與吳郡張率，皆自側室懷妊，因指腹約爲婚姻，其後各產男女，而率亡，遺孤孱弱，放恒贍恤之，及爲

北徐州有勢族，請姻者，放曰：吾不能失信，故友乃以子岐娶率女，而卽以女適率子，士論高之。梁書列傳旋庵子曰：富貴則指腹貧賤，則忘親，古亦不免。今時更甚，此輩總以兒女爲市恩之媒，不肖之尤也。若章放者，持身恤友，可謂兩得之矣。○沈幼宰曰：蕭穎士孫女，流落爲賈人妻，論者惜之，以爲丈人之一厄。近世有身頂冠紳，惟恐其女之不流落，而執箕帚于銅臭之門，何王源多而

擣堅錄

卷十八

八

硯北堂

沈約少也

虞翻與弟書：長子容尚爲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人天之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世之人多以門第相夸尚，殆未知門第高，妻由是凌夫，婦由是傲舅，姑况豪門勢家，禍在不測，反爲其累者，亦有之。孫承集

旋庵子曰：新婦挾門第以自簡貴，而凌侮舅姑者，往往有之。乃娶婦者必富貴是趨，習情錮蔽。

沉溺不醒殊可恨也。

世傳韋臯王簫事再世婚姻以爲誕妄宋史列女傳王氏婦梁臨川人歸夫家才數月會大元兵至一夕與夫約曰吾遇兵必死義不受汚辱若後娶當告我頃之夫婦被掠有軍千戶強使從已婦給曰夫在伉儷之情有所不忍乞歸之而後可千戶以所得金帛與其夫而歸之并與一矢以却後兵約行十餘里千戶卽之婦拒且罵曰斫頭奴吾與

壽聖錄

卷十八

九

現北堂

夫誓天地鬼神實臨之此身寧死不可得也因奮搏之乃被殺有同掠脫歸者道其事越數年夫以無嗣謀更娶議輒不諧因告其故妻夜夢妻曰我死後生某氏家今十歲矣後七年當復爲君婦明日遣人聘之一言而合詢其生與婦死年月同云此出正史非誣也然王旣生十歲矣復能見夢中爲說宿因又何也沂州志馬憲係生員居城西向城集妻高氏生二男一女後病故數年有流寓民

入福所生一女方四歲每日哭泣人問其故卽云我生前係憲妻於某年月日病故遺下子女某某馬氏父子聞而往視之女牽衣而泣刺刺言生前事益悉併子女之乳名而呼之且云生時遺下金環一雙見藏宅內某處及啓視之果如所言馬具禮抱回以諸魘物與食遂不言前事撫養至十五歲仍成夫婦見生一女今氏年已二十餘矣州里人咸稱之曰兩世婚姻搖庵小乘

壽聖錄

卷十八

十

現北堂

旋庵子曰姻緣未斷再世尚爾相逢情意不交百計何能強合世之妄扳貴富巧結秦晉者何其愚也

初范雲幸于竟陵江祐欲與聯姻求雲女一日酒酣就中廂取剪刀與雲爲聘雲笑受之及祐貴雲亦因酒酣謂祐曰昔與將軍俱爲黃鶴今將軍化爲鳳凰矣因出刀還之祐無復前念遂姻他族祐敗妻子流徙雲仍爲經紀周恤士論多之南史

旋庵子曰：此等薄行，今世儘多，特習矣，不察耳。

### 厚嫁

唐楊收、段文昌皆以孤寒進，貴爲將相，率愛奢侈。收女適裴坦，長子嫁資豐厚，什器多用金銀，坦尚儉，聞之不樂。一日與夫人及兒女到新婦院，臺上用碟盛果實，坦欣然視碟子，乃臥魚尾，遽推倒茶臺拂袖而去。乃曰：破我家也。他日楊相竟以納賂，遂至不令宜哉。

壽聖錄

卷十八

十一

硯北堂

旋庵子曰：婚嫁過侈，適長子女之驕佚耳。倣其翁姑矜其妯娌而凌夫虐婢，無所不至。一遇緩急，決不肯傾篋相周，則娶婦者亦何利而必趨附勢利以覬高門乎？余家素守清白，窮約自甘，自祖先以及子姓，凡結婚姻，俱擇耕讀積善之家，期于不玷門墻足矣。至于富厚貴顯而家訓不嚴，裝貲矜耀，卽有良媒說合，未嘗無俯而就者。余謝寒素，不敢扳也。

### 子嗣

朱遜買成都張氏女爲妾，曰福娘。明年娶於范氏，以新婚不欲留妾，妾已娠，不肯去，強遣之。又明年，朱東歸，福娘欲隨，不果。後生一子，名爲寄兒。朱居姑蘇，吳蜀杳隔，彼此不相聞。後遜卒，范氏無出，悲痛殊甚。後故人王渥遣使致唁，朱喪使乃舊服役，遜左右者。方買福娘時，此人爲牙儈，因從容言福娘自得子之後，甘貧守節，誓不嫁人。其子今已七

壽聖錄

卷十八

十一

硯北堂

八歲從學讀書，眉目疎秀。范氏大喜，乃迎致之。福娘與兒俱來，范氏以爲得之，乖離絕望中，實天所賜，名之曰天賜。及問福娘曰：從師發蒙，日師命爲天賜，一命名也。萬里符合，何其異哉。鴻苞部下李總管者，官三品，家巨富，年逾五十而無子。叩之一術者曰：吾之祿壽已不必言，但推有子與否。術者笑曰：君有子矣，何爲給我？李曰：吾實無子，何故給汝？術者曰：君年四十，常有子，今年五十

六矣。非給而何。李沉吟良久曰。吾年四十時。一婢有孕。吾以職事赴上都。比歸。則吾妻已甯之矣。莫知所往。若有子。則此是也。術者曰。此子終當還君。遂別時。坐中一千戶。邀李入茶坊。告之曰。十五年。前吾亦無子。因到都。置一婢。則已有孕。及抵家。吾妻亦有孕。一兩月間。各生一男。今皆十五六矣。豈君之子也。兩人各言婢之容貌年齒。良是。李歸語于妻。迎千戶至家。饗以盛饌。與之赴期而別。李遂

擣堅錄

卷十八

主

硯北堂

至千戶家。饋獻甚厚。千戶命二子出拜。衣冠如一。風度不殊。千戶曰。君試認之。誰爲君子。李瞻矚久之。忽前抱一兒曰。此吾子也。遂父子相持泣。千戶曰。是也。一座皆爲落淚。千戶遂并其母還李。李泣拜謝而去。後此子亦官至三品。人之有子無子。皆大數使然。術士業精。千戶之義亦高矣。全上旋庵子曰。艱嗣之家。動憂乏絕。至傾家祈禱。登齊雲。走南海。不以爲勞。而卒未能必得。乃忽得

之于無意。不啻珍寶。如寄兒李郎者。豈非天賜哉。人惟是陰行善事。廣濟萬民。則種王之本在是矣。不然而廣置妾婢。無益也。

正德初。徽人王某。商於蘇。年踰三十。未有子。其姑夫某。風鑑甚精。言人禍福生死。無不奇中。一日見王某。慨然語之曰。汝於十月。當有大難。數不可逃。奈何。王某素神其術。亟往蘇。歛貲而歸。至某處。值梅雨水漲。不可以舟。乃暫寓客肆中。晚霽。出河濱。

擣堅錄

卷十八

古

硯北堂

數步。適見一少婦抱一兒投水。乃急呼諸漁舟曰。能救此者。與之二十金。諸漁舟競渡出之。遂如數。與金。問其故。則曰。夫貧。傭工度日。家畜一豕。將鬻以償租。昨有買者。值夫他出。遂自鬻之。不意所得皆假銀也。非惟夫歸。筆楚兼亦無以聊生。故謀死耳。商更加悼恤。問豕價而倍償之。婦歸遇夫於途。且泣。且幸。具告其事。夫疑其言之誑也。而與婦同詣王某寓所。質焉。至則某已閤戶就寢。其夫令婦

三語便  
擇夫疑  
節婦稟  
京上人  
不及。

以十二  
人償一

性命

扣門問何人曰我投水婦特來致謝耳某乃厲聲曰汝少婦我孤客昏夜豈宜相見倘有意明日偕汝夫來一揖何遲其夫始悚然曰吾夫婦同在此矣某乃披衣起方起戶間聞室中轟然回顧之則磚壁因久雨而頽正壓臥榻粉碎不然某身當之矣蓋天所以報之也此過十月特造姑夫家姑夫愕然諦視之訝曰汝滿面陰騭紋現是必曾救幾人命矣後福未可量也後果連生十一子年九十

擣堅錄

卷十八

圭

硯北堂

六尚康健

竇禹鈞范陽人幼喪父事母至孝三十無子夢亡祖亡父謂曰汝命無子壽且促當早行善事禹鈞唯諾先有家僮盜用房錢二百千慮事覺有女年十二三自寫券繫女臂云永賣此女償所負錢自是遠遁禹鈞見而憐之即焚券以女囑妻曰善撫養之既笄以二百千擇良配得所歸後僕知之感泣詣罪禹鈞寘之不問繇是父子圖禹鈞像晨昏

此功德  
聖海  
待來火  
彼是  
澤止  
家此是  
教言可  
及世

擣堅錄

卷十八

圭

硯北堂

祝壽元旦往延慶寺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持歸明晨詣寺候失物者須臾一人泣至問之曰父犯大辟徧懇貸得金銀將贖父罪昨暮因酒失去父罪不復贖矣禹鈞驗實還之復有所贈凡宗戚有喪不能舉出錢塋之遺孤貧不能嫁出錢嫁之故舊相知每遇窘困多寡週之四方賢士賴禹鈞舉火者不可勝數每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餘皆濟人之急惟尚儉素無金玉之飾無曳帛之妾宅南建書院數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致師席有志於學而無供須者咸為留之登貴顯者前後接踵後復夢祖父告曰數年以來上帝以汝有陰德名掛天曹延算三紀賜五子各顯榮仍以福壽而終當充洞夫真人位繇是禹鈞愈積陰功為左諫議大夫致仕年八十二沐浴別親友談笑而卒子儀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皆翰林學士侃左補闕併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偕起居郎

入孫皆貴顯。范文正公書其事於冊，以示子孫。馮琦之父，爲邑庠生。隆冬早起赴學，路逢一人，倒臥雪中，捫之，半僵矣。遂解已綿裘衣之，且扶歸救甦。夢神人告之曰：「汝救人一命，出自誠心，吾遣韓琦爲汝子，生琢庵，遂名琦，官至尚書。」

旋庵子曰：「世之求嗣者，往往廣置妾媵，徧搜房術，自以爲得計，而于積德累行缺如也。卽翻然省悟，浮慕作福，不過燒香許願，便矜懺悔，不知

擢堅錄

卷十八

七

規北堂

神明照鑒，政不在此。虛文套數，王商之急救婦命，竇君之仗義還金，馮父之解衣救僵，如此求嗣，乃真求嗣耳。

吳次魯年五十餘，僅一子國彥，已受室。顧自念孱弱，欲其父更舉子，以爲宗祧計。請于母，母語次魯曰：「貧家有子足矣，安用多爲？」母子乃私罄衣飾，餘贏置一妾，比入門，羸然病婦，遂迎醫治之。病氣已劇，僉云不治，但亟賣猶可得值。母子深自悔責，

令原媒改遣，議已成。次魯知之曰：「我旣爲人，誤安可復誤他人？且此妾在我家，猶可望生一出吾門，萬無生理，所得不過十金，安忍棄之？竟留其妾，其實以告買者，還其直而去。妾自是病日愈，平復如舊。忽有身，國彥客楚，膺病歸，竟卒，卒不一月而病妾舉一子，里閭嗟異，以爲陰果之報。」

旋庵子曰：「一點不欲誤人之心，便是滿腔生意，安得不舉子？」

擢堅錄

卷十八

八

規北堂

成化初，毘陵錢長者，貫甲郡中，行善乏嗣。里有喻老，爲勢家假官威，索逋，械繫連歲。妻女凍餒，求假於翁，翁不計券，如數給與，得解。老挈妻女踵謝翁。婦見女有殊色，欲爲翁娶，爲生子計。老與妻女皆喜。翁曰：「本意作善，乃復雜愛慾，其間耶？不可是夕。」婦夢神語曰：「汝夫陰隲隆重，當錫貴子，踰年果生子，年十八，鄉會聯捷。」

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真心行善，定得果報。若借善行私福，



力便輕

邯鄲張翁家甚貧未有子置一空罈積錢十年而罈滿有隣人生三子犯徒擬賣其妻翁懼妻去而子不能全活也遂謀諸夫人舉所積錢代完贖銀不足夫人復拔一釵奏之是夕夢上帝抱一佳兒送之遂生弘軒先生今子孫且相繼登科第矣全旋庵子曰家貧苦積乃能捐救陰德更勝有餘萬倍

壽聖錄

卷十八

九

硯北堂

馬恭敏公森之父年四十誕子甫四歲眉目如畫保若拱璧偶婢抱出門失手跌傷左額死封君呼婢奔避自抱死兒入曰吾自誤跌死婦驚痛撞封君倒死者數四索婢撻之無有婢歸母家言其故感泣籲天願公早生貴子次年果生恭敏左額宛然赤痕昨非庵

旋庵子曰傷子撻婢勢所必至罪亦應然但以愛子而致之死則憫極生嗔一撻亦無生道矣

馬翁非輕子而重婢實不欲惜死而反傷生耳一片慈仁有出尋常處境之外天之報翁寧肯緩哉

劉廷式本田家有隣翁女美姿容乃聘爲婚越五年在太學廷式中科歸鄉訪隣翁已死所定之女雙目失明家極貧困廷式使媒申前好女家使人辭以貧病不敢姻士大夫廷式曰與翁有約豈可爲翁死女病而背之卒成親而閨門雍睦生二子

壽聖錄

卷十八

十

硯北堂

及盲女疾卒廷式哀哭良切蘇東坡慰之曰予聞哀生于愛愛生于色子娶盲女愛從何生曰我知所亡者妻所哭者妻也不知有盲緣色生愛色衰愛弛于義何有今之撻袂倚市目挑心招者皆可使爲妻乎坡拊其背曰此真丈夫也二子相繼登第世爲仕族

旋庵子曰重義輕色正氣凜然東坡不覺失言矣

張孝純永錫微時久依徐之勝縣吉氏見其淳厚頗加顧遇許妻以女而未聘也永錫登科甲京師權貴競促婚永錫皆謝絕歸就吉氏女娶數年而卒永錫漸顯吉氏復有次女雙盲無問之者永錫欲納吉氏遜辭甚力永錫曰某荷公德今女非某娶之則誰肯顧者意極誠確吉氏感其義從之永錫敬待過前室生二子先卒吉氏有幼女視永錫頗小吉氏堅復歸之三室生四男皆顯官

壽聖錄

卷十八

主

硯北堂

旋庵子曰永錫之難不難于娶未聘之貧女而難于娶無約之盲女當富貴熱焰時豈無高門權勢足偕伉儷而偏于吉氏惓惓三致意焉此其識固有超于常情之外者耳

張寧晚年無子禱於家廟曰寧何陰禍至辱先人傍一妾云誤我輩卽陰騭耳公卽日嫁者數人二集旋庵子曰此妾太直率然亦甚真切足醒多畜妾媵漠不照顧者

平祐爲蔡邕外孫祐平吳當封乞以爵土讓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又蔡充別傳祖睦乃蔡邕孫也則邕豈真絕嗣而說者謂邕無子悉以書授王粲此何解耶夫亦有子而不好學讀書與無子同卽淵明五子但覓梨栗之意歟以故蔡邕傳亦不明言有子無子也想邕女應不止文姬一人特以慧穎故且曹公贖歸遂彪炳青史耳予因是有言外之感王粲平祐俱名流蔡氏一脉秀氣旁注外

壽聖錄

卷十八

主

硯北堂

家深可惜也若然則文人之無後者獨中郎哉且文人子孫多失學廢書又不在數奇之列何也家門秀穎之氣原有限量此豐則彼嗇一定之衡爲祖父者尊後人之慧性爲子孫者斬前人之書香有施必報此廼因果之說而非造物忌之亦非口業筆業致之世間人但爲祖父惜不爲子孫惜其惑滋甚

旋庵子曰子孫刻意攻苦自能振拔追蹤司馬

父子班家弟兄俱相繼爲千古文人。氣稟豈能  
限之耶。否則果能破愚又何稱焉。惟是功名富  
貴默有定數不可強耳。若謂秀穎之氣原有限  
量。又爲懶廢者開一便門矣。胡陳留口裴晉  
公有言。吾輩但可令文種無絕。然其間有成功  
能致身卿相。則天也。葉石林云。後人但令不斷  
書種。爲鄉黨善人足矣。若夫成否則天也。此二  
語政同。黃山谷云。四民皆有世業。士大夫子弟

擣堅錄

卷十八

書

觀批堂

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但不可令讀書種子斷  
絕。噫。今之人但知教子弟取富貴耳。非真能教  
之讀書也。夫子弟之賢。不肖豈在窮達哉。有富  
貴而聞其家聲者。有貧賤而振其世業者。未可  
以目前論也。

護短

居官而庇胥役。與居鄉而庇僮僕。其病皆起於自  
護其短。往往資近高明者亦復有之。曰恐其敗吾

名耳。不知此輩之惡。幸而見且聞之者。僅什伯之  
一。使復有所恃而取其敗吾名也。更甚此。所謂大  
迷終身不悟者也。病枕齋言

北齊安德王延宗。幼爲文宣所養。甚愛之。年十二。  
猶騎置腹上。令溺已臍中。抱之曰。可憐。止有此一  
箇。封定州刺史。於上大便秘。使人在下。張口承之。後  
爲周武帝見擒。誣反。以椒塞口而死。芒山有盜。臨  
刑。母與訣。盜對母云。願一吮母乳。死且無憾。母與

擣堅錄

卷十八

書

觀批堂

乳盜嚙斷乳頭。血流母死。盜告刑者曰。吾少也盜。  
一菜一薪。吾母見而喜之。以致有今日也。嗚呼。教  
子嬰孩。豈虛語哉。昨非庵

楊士奇爲四朝元老。勲望益隆。朝廷寵眷。而子稷  
怙勢行惡。士奇溺愛之。不及知。或蒲泉郡邑。以實  
來告。士奇反聽子譖而疑之。有誣其害者。反喜由  
是子惡益不聞。及被害者。連奏其狀。上猶不忍  
罪付之。士奇且曰。左右不良。助之至此也。已有

奏其人命過惡數十條。乃付法司。特旨慰安士奇曰。卿子既乖家訓。干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理自處。士奇感泣。乃諭其子。斬之。鄉人預爲祭文。數其惡。傳誦。稱快。顏光祿曰。子孫有道。父祖多不自知。貴宦尤甚。蓋子孫放縱。多掩蔽父祖耳目。外人知之。竊笑而已。况貴人。則進見有時。稱功頌德。不暇。豈敢言其子孫之失。又或自以子孫爲賢。人言爲誣。故子孫有彌天之惡。而父祖不知也。間有

博堅錄

卷十八

五

硯北堂

家訓稍嚴。而母氏猶能擁庇其子。不使上聞。夫富家子。不肖。不過賭蕩而已。貴門子孫。則或強借人物。強奪人貨。黨羣小。以凌人。飾浮詞。而致訟。顛倒事理。以激祖父。僞作謁刺。以懇官長。曲庇犯法。以示擔當。脅抗前輩。以弄威福。其怨毒禍敗。固非一端。賢達鑒此。常關防。常采訪。或庶幾焉。

旋庵子曰。富貴子弟。大都聰慧。父兄見其能讀書。能屬文。卽有放縱。便以爲不羈。而恕之。不爲

懲訓。不知養成驕情。政在于此。至習非行惡。觸憲抵禁。寧獨其子弟之過耶。

泰娛楊相妻也。相亡。教子動有法矩。長子元珍出。醉歸。十。不見。曰。我在前。如此。我亡。何以。帥羣弟。次子仲珍請客。既至。無賢者。母怒責之。兄弟遂爲名士。泰娛之教。流於三世。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醉歸督責。世或有之。坐無賢客。母獨見。嗔如此。高識。可與郭母比芳。

博堅錄

卷十八

五

硯北堂

爭繼

謝弘微名密。以字行。晉中郎萬孫。僕射景仁從子也。家貧儉。繼從父謝峻後。事繼親之黨。伯叔二母。瞻奉誠敬。并其親戚中表。率意承接。具合禮衷。每中外傳語。輒正衣冠臨之。婢僕前。不妄言笑。尊卑大小。嚴之若神。兄中丞曜卒。服闋猶蔬。或謂其過禮。微曰。服不可踰。深疚在心。實難自己。遂廢食。獻歆。不自禁。襲建昌縣侯拜員外散騎侍郎。所繼產

豐泰弘微一無所預。惟受圖書數千卷而已。叔父  
泥坐劉毅黨誅。妻晉陵公主。詔入宮。弘微經紀其  
家。二女纔數歲。田產千餘處。一錢尺帛。文簿可覆。  
公主歸。視產業愈充。門徒僕從。不異平日。太息曰。  
僕射平生愛侍郎。可謂知人矣。見者皆泣下。主薨。  
遺產千萬。女壻殷。樛蒨始盡。侵及伯母兩姑之分。  
內人爲弘微所化。皆無爭。或曰。此棄物。江海爲廉  
耳。弘微曰。親戚爭財。爲鄙之甚。幸能無言。可導之。

使爭乎。文帝卽位。爲黃門侍郎。參機密。甚信任之。  
平生無喜愠。不言人過。子莊孫臚並爲侍中。中書  
令。名節克邵。號世德云。  
旋庵子曰。世有不應繼。而恃勢強奪。以爲無嗣  
之業。人人可得有之。遂至構訟紛爭。不傾其家。  
不已者。以視弘微。不亦媿殺乎。

高汝節懷獨行君子之志。且有孝行。其從父死而  
無嗣。汝節以序當立。法然曰。所爲人後者。要以奉

宗祀。俾不絕如綫之緒云爾。豈敢因以爲利。悉剖  
其資。以給宗人。未幾生父死。力辭其遺橐。不受。終  
身砥礪自守。窮約泊如。有司旌其閭。以聞。時嘉靖  
四十三年九月也。

旋庵子曰。旣剖繼父之資。復辭生父之橐。蕭然  
一身。以奉宗祀。非有大操持大識見。鮮不仆矣。

溺女

夫草木無情。待其黃落。芻豢之味。必遠庖厨。蓋有

所不忍焉耳。况於子女一體。而分何忍輕殺。律例  
有故殺子孫。圖賴人者。當問遣一條。彼冒禁者。一  
時或有所激。今以無端殺之。豈不可痛。深求其故。  
祇緣饒俗嗜利。娶婦者多索粧奩。恐無以爲嫁也。  
則殺之。又慮其後來或不貞白。貽父母羞。則殺之。  
正不思裙布荆釵。可以成禮。聘時若無苛索。娶者  
豈必求多。至如性之貞淫。觀其母訓。旣嫁之後。則  
又從夫。當彼山腹之時。如鳥方雛。如羊方達。何知

何識何罪何辜殺之無禁。人亦有言。方夫提入水盆之際。見其手足牽動。口中嗚嗚。爲父母者常回首以視。已背待其聲息而後觀之。或亦有流涕者。此可見父母之心。亦與人同。祇爲積習所迷。遂至恬不爲恠。蓋聞溺女多則得妻者少。於是有典催販賣。偷竊蒸淫。比頑鰥獨之敝。皆由此起。以至詞訟日多。風俗日壞。詎可坐視而不禁也。續西江記事

旋庵子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于禽獸且然。而

擣堅錄

卷十八

壬

硯北堂

況于人乎。又況骨肉莫解之情乎。習俗侈人。至令殘忍相延。急未能改。殊可痛恨。

虎狼性至惡。猶知有父子。人爲萬物靈。奈何不如彼。生男與生女。懷抱一而已。我聞殺女時。其苦狀難比。胞血尚淋漓。有口不能語。呶嚶盆水中。良久乃得死。吁嗟父母心。殘忍一至此。我因勸吾民。母爲殺其女。荆釵與裙布。未必能貧汝。女性最柔慈。愛親甚於子。男子多出外。女常守父母。男子多違

擣女常順父母。男子少伏事。女常近父母。男子少悲哀。女常哭父母。女有孝順心。每每救父母。女有好夫子。每每顯父母。昨非庵

旋庵子曰。說得真切聳聽。遂使愛女之心。勝于愛子。

擣堅錄卷十八 終

擣堅錄

卷十八

壬

硯北堂



擣堅錄卷十九

武水朱廷旦旋庵子論輯

索債

雪川朱承逸居雪城東門爲本州孔目官嘗五鼓趨郡過駱駝橋聞橋下哭聲甚哀使僕視之有男子携妻及小兒在焉扣其所以云負勢家錢三千計息已數倍督索無以償將併命於此朱惻然遣僕護其歸且自往其家正見債家悍僕羣坐於

擣堅錄

卷十九

一 硯北堂

門朱因以好言論曰汝主以五百千錢故將使四人死於水於汝安乎幸吾親耳汝亟歸告若主彼既無所償迫之何益吾當爲代還本錢可亟以原券來債家聞之惶懼聽命卽如數取付其人感泣願終身爲奴婢不聽復以二百千資之而去後值歲饑承逸以米八百石作粥救貧是歲生孫名服熙寧登榜第二人仕至中書舍人次孫肱亦登第著名節遂爲吳興望族 迪吉錄

旋庵子曰以索債故幾致人死地于心安乎若不遇朱孔目果畢其命寧特不安于心抑且不利于身矣原其初止一心索債不料遂至于此然天下事皆從不料中來寧得不慎故特舉以爲放債者戒

梅少司馬衡湘初仕固安令固安多中貴狎視令長稍強項則與之爭公平氣以待有中貴操豚蹄餉公乞爲微負公烹蹄設飲使召負者前訶之負

擣堅錄

卷十九

二 硯北堂

者訴以貧公叱曰貴人債敢以貧辭乎今日必償徐之此杖下矣負者泣而去中貴意似惻然公覺之乃復呼前感額曰吾固知汝貧甚然無如何也亟歸而子與而妻持鋸來雖然吾爲汝父母何忍使汝骨肉驟離姑寬一日夜歸與妻子訣此生不得相見矣負者聞言愈泣中貴亦泣辭不願徵爲之破券 昨非庵

旋庵子曰語語督促語語點動使惻隱之念勃

然而生。可謂善馭中貴者矣。

夏翁江陰巨族，嘗舟行過市橋，一人擔糞，傾入其舟，濺及翁衣。其人舊識也，僮輩欲歐之。翁曰：「此出不知耳，因好語遣之。」及歸，閱債籍，此人乃負三十金無償，欲因求死。翁爲之折券。全上

旋庵子曰：「傾污不怒，復折券相慰，如此財主，真能轉禍爲福者矣。」

### ● 償債

壽堅錄

卷十九

三

觀北堂

童安珩，唐大中末富人，初甚貧窶，與郭珙相善，嘗借其錢六七萬，以之經販，遂致豐富。及珙徵所借錢，安珩拒諱之。珙焚香告天曰：「童安珩背惠忘義，借錢不還，倘神理難誣，當死後作牛以償。」珙亦給言曰：「某若實負郭珙錢，願死作一白牛，以償珙債。」未逾月，安珩死。死後半年，珙家犉牛生一白牯，犉左肋有黑毛，作字曰「童安珩」。歷歷然，觀者雲集。珙遣人告報安珩妻子，并親屬往視之，大以爲

恥。厚納金帛，請收贖之。郭珙憤其欺負，終不允。安珩家率童僕持白挺劫取，珙多置守禦，竟不能獲。  
通吉錄

旋庵子曰：「既已變牛，復不許贖，可謂已甚矣。其意不過欲借以作欠債榜樣耳。寧知生放多年，便多惡業。今日之牛，非卽他日之榜樣耶？」

稍子王彥，須太原人，漁算人貲，後漸消乏。其鄉長者憐王之貧，以銀一兩八錢借焉，令其相秦買船。

壽堅錄

卷十九

四

觀北堂

以度生，乃王稍頓忘前義，竟負不償。倏經入載，而長者亦忘之，毫不索取。一日，長者閒步至家間小屋中，忽見王稍腰繫汗巾，明白竄入牛欄處。少頃，牧童報云：「牛母生犉，長者卽往觀之。其初生小牛，腰間宛然明著汗巾之紋，不沒。長者默識之。後一週餘，小牛肥潤壯大，長者令牧童賣之。偶遇何屠於路，問價，童應以一兩八錢。亦長者所囑也。屠私喜以爲此牛不止此值，遂依價牽去。有農夫見問，

曰此牛甚肥壯當此春時何忍殺之肯轉賣我耕  
耘可乎何屠給之曰此牛適用價二兩五錢若再  
加價一錢卽與爾農夫又喜此牛過於是值隨用  
二兩六錢還屠技之長者初賣又增入錢矣農夫  
得牛不勝欣喜其牛歸家不須管理自會往返殊  
令人愛惜一日不見徧尋無有已仆于山谷巖下  
農恨之後遇前居于市敘失牛始末屠乃云是長  
者家買的而農故耕長者之田問知其實農曰此

擣堅錄

卷十九

王

觀北堂

牛何故止賣此價長者曰其中有緣繇此牛是稍  
子王彥須托胎投生填還前債我親目所睹王稍  
原欠我銀一兩八錢故止賣此價何屠聞之始大  
悟曰王稍亦欠我肉銀八錢農人亦言云我原問  
王稍借銀二兩六錢未還共大詫異此係萬曆己  
丑年事全上

旋庵子曰人縱奸詭總不出造化範圍中漁算  
自漁算消乏仍消乏變牛變狗婉轉抵償寧纖

毫爽耶三家借貸之數巧爾相值亦可以見矣  
毛烈合江縣人以不義起富他人有美田宅必謀  
得之陳祈與烈善舉田質於烈累錢數千緡後載  
錢往贖烈受之有乾沒心約以他日取券祈曰得  
一帖爲證可也烈曰吾與君何待是耶祈信之後  
數日往則烈避不出祈訟於縣縣吏受烈賄曰官  
要文券驗安得交錢數千緡而無券者言之令祈  
以誣枉受杖訴於上司皆不得直乃具牲酒訴於

擣堅錄

卷十九

王

觀北堂

東獄行宮幡帷掩映中彷彿有人語曰夜間來祈  
急趨出迨夜復入拜謁陳狀几上又聞語曰出去  
遂退抵三日毛烈在門內忽有黃衣人入捽其首  
毆之奔併得脫至家死又三日牙僧一僧死一奴  
爲佐者亦死最後祈亦死少焉復蘇謂家人曰吾  
往對毛烈事善守我七日至十日弗斂也祈入陰  
府追者引烈及僧叅對烈以無償錢券爲解獄吏  
指其心曰所憑惟此耳安用券取業鏡照之見烈

夫婦並坐、受祈錢狀、一袞見人怒、叱械烈、烈乃首服、主者又曰、縣令聽決不公、已黜官、若干吏受賄者、盡火其居、仍削壽之半、烈遂入獄、且泣語陳祈曰、吾原券在某櫃中、語吾妻、可還汝、又我平生以謀得人田宅、有十三券、皆在櫃中、可呼家人還之、以減吾罪、主者又問僧、僧曰、但見初質田時事、他不預知也、與祈俱得釋、祈抵家而寤、遣子視縣吏、則其居焚矣、乃往毛氏述其事、子取券還之、僧歸、

擣堅錄

卷十九

七

觀北堂

已茶毘三日、無骸可托、日擾毛氏門、至家業衰替、乃已、全上

旋庵子曰、受贖而不歸田、反以誣枉坐罪、此等狼心、今世罕有、然當受質時、便爲不可贖之計、將贖時、預倚不能贖之勢、則今人更巧于古人耳。

杭州江干某者、畜一犬、數往隣家遺矢、爲隣所擊、某怒、俟隣犬來、思以執之、俄而鄰犬果至、某以大

棒奮擊、爲犬傷指而去、後鄰犬復來、卽時打死、埋牆脚下、過數月、某因修造、取泥墻畔、見前犬僵尸、如生大驚而返、臥病數日、忽作犬語云、我是里中某家子、因欠某債、故作犬以償、何讐於汝、至害我命、今已訴於神矣、其人數日死、訪之鄰人、欠約猶在也、聞子將現見錄

旋庵子曰、變犬償債、生前既已不良、傷指復仇、死後尚爾作橫、如此惡獸、恐終不得好輪迴耳。

擣堅錄

卷十九

八

觀北堂

長興王某狡而橫、武斷鄉曲、每設計買人田產、旣成券、僅償半價、放債則捐其原契、旣還復索、習以爲常、人畏其橫、莫敢與爭、惟飲恨而已、亡何暴卒、隣家偶生一牛、主人視之、忽作人言曰、老官、我卽隣人王某也、陰司以我設心不善、且常負爾田價、故罰爲牛以償之、今煩召我子來、令其措處奉還、主人大驚、亟往呼其子、子亦兇暴、掉臂入門、高聲問牛在何處、主人指示之、乃問曰、爾能言耶、牛不

應又問又不應乃粹其人毆之曰汝敢詈我父爲牛正爭鬪間牛乃奮起呼其子名訶之曰汝尚毆人耶吾爾父也適爾入門乃問牛在何處吾憤且羞故不應耳尚毆人耶因歷述其產付價未足該還若干其債原契未還今在何處須一爲我清楚以脫我罪言訖卽踣地而死其子因遂贖回瘞之顏光東曰世之牛形而人心人形而牛心者豈少哉心成畜類何待再生但看其心不須見牛始警

擣堅錄

卷十九

九

規北堂

通吉錄

旋庵子曰世人見怪吝富翁必曰牛蓋牛性遲鈍不靈而富翁設計謀財一入不出無所不至其失心久矣不待死後方成畜類至牛作人言是非了了是生人反不若死牛倘亦天偶顯示一人以警觸愚氓耶乃世之見牛而喜惟恐不相親厚者比比也此豈氣類相觸以牛感牛視天下惟牛乃足結契耶吾恐怪怪之牛洩淳是

惜未必有大施捨也

樗蒲

陶侃語人曰大禹惜寸陰吾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哉又取叅佐酒博之具悉投之江曰樗蒲者牧猪奴戲耳君子當正威儀何有蓬頭洗足自謂宏達耶吁侃于晉俗可謂砥柱矣

丁湜少年俊爽酷嗜賭博父責不悛逐之湜遂旅

擣堅錄

卷十九

十

規北堂

遊京師經營補太學熙寧九年南省奏名相國寺有一術士謂湜曰君氣貌極佳卽書粘於壁云今年狀元是丁湜湜益自負而賭如昔時同榜二蜀士多貲好賭湜延之勝六百萬如數携歸又數日詣寺中術士驚曰君今氣色大非前比湜請之曰相人先觀天庭明潤黃澤則吉今枯燥且黑得非設心不良有謀利之舉以負神明乎湜竦然以實告曰然悉以反之可乎曰旣發心冥冥知之果能

悔過尚可占甲科。居五人之下。湜亟還所得。是科徐鐸首冠。湜居第六焉。顏光衷曰。賭人輸財。皆出於情願。已有如此。譴黜況進此者乎。雖然。賭人之設心制行。謀其室中之所有。奪其祖父之所遺。使彼亡家喪身。未必不緣於此。是談笑中之盜賊。几案前之水火也。毒不甚。故嗜賭者慎毋以古之豪人爲口實。

旋庵子曰。近日士夫諱樗蒲。而言馬。平自謂清

情堅錄

卷十九

士

硯北堂

談雅集。借此遣興耳。不知排馬出。稍合夥角勝。設心謀利。與樗蒲等耳。市棍馬役。不分高下。而少年浪子。往往傾敗其中。爲官長者所宜急禁絕之也。

機詐

蠶之有繭。特丸泥封谷之見耳。其知識雖善。然非有意于利人。而人獲之爲絲。則惡知識反在人矣。蛛之有網。以陷飛虫。其知識雖惡。然非有意于碍

人而隔戶所觸。花卉所罾。不得不撤去。爲快其實。救脫者多。則善知識又在人矣。彼智士之綢繆。奸人之羅織。與物復何殊乎。人情藏險。恐其漏洩于言。則以一笑掩之。人情敗露。更難逃遁于言。則以一哭掩之。笑哭非真。總以濟詞說之窮也。而有道之士。每挑之使笑。使哭。玩世不恭等諸弄孩。

旋庵子曰。數語說盡世人機詐。并說盡世人愚

情堅錄

卷十九

主

硯北堂

蠢矣

大乘密嚴經載雪山惡獸。名曰能害。慣以詐食諸獸。見牝鹿有子者。便作悲鳴聲相呼。見牡鹿。便現角與之相似。往親附彼。因殺而食之。見牛馬等種種。悉同彼形。以肆其毒。予謂人間鄉愿。柔媚以局人。婉轉異順。求適其意。而不覺墮入術中者。皆能害類也。我輩不幸遇此可意之人。當深思痛絕。毋貽後悔。



旋庵子曰世人喜鄉愿而畏狂狷則以柔媚易入耿介難親遂使惡獸徧地食人人將相食而惜焉不知悔也可奈何

唐天禧中有盜三人發一古塚金寶充塞共收歛人囊二人設計令一人買飯俟其飯至食訖推其人于崖下一人買飯潛置毒于飯中謀致二人死而獨得其物飯至二人遂推其人於崖下而死二人食訖毒發亦死吁即使三人均分其物亦未必

擣堅錄

卷十九

圭

硯北堂

常富乃奸險若是互相圖害皆致凶死世情如此者不少可戒哉通吉錄

旋庵子曰二人既動殺機一人寧得獨死彼此互害雖屬奸謀亦曰天報彼古塚中魂靈詎遂泯滅不形耶

盛出血吳城人戲以手折人輒出血故名之隣翁老無子園池廣衍盛與翁狎嘗問其地所從得翁輒道其詳盛潛寫翁賣地券釋一已死者爲中見

人藏久之翁無恙乃謂曰汝地不歸我何待翁以爲戲盛作色出券示翁翁愕無辯遂與之地憤恨而死盛初無子既以計得翁地又生子意願益溢所生子五歲不言一日盛携之入園圃游行謂曰老矣日前生業皆汝有汝不言吾不樂耳兒忽應聲曰我卽某翁也將有所待而言耳盛驚悸一仆卒未幾子亦卒遂絕全上

旋庵子曰假托心腹強奪人財自謂得計可以

擣堅錄

卷十九

古

硯北堂

遺子孫常享無窮矣孰知我子卽若翁也天道好還此處最巧可不猛省

陝名爲司獄有富商犯死刑商僕以巨萬求免允許許焉假成輕罪文卷夜囑獄卒斃之召其僕曰文卷已成奈夜暴卒何僕曰此命也乞尸化歸允謂名利兩得後免官歸娶妾生一子才八九歲歷覽羣書十六舉狀元衣馬酒色恣其欲貲財殆盡十七隨死於家父母慟絕數四臨塋不忍必欲開

相視訣尸變為四五十有髯者乃富商貌也允止  
哭曰天示人我敢忘其述前事眾為駭嘆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俗謂清官無後以其執法太過不顧  
人生命耳乃受賄矣又欲全法以沽名天下寧  
有此便宜事乎此可為巧宦漁獵者作一榜樣

### 風水

鄭漢奉先生曰此心開百代之祥金鎖玉鈞豈必  
問平陂於馬鬣寸地造無疆之福牛眠龍角何嘗

擣堅錄

卷十九

主

觀北堂

特推步於鷄犬從來智營力競誰甘以尺土讓人  
而陵谷忽遷豐碑頻琢造物若留以有待也人其  
清夜一捫心乎

旋庵子曰數語說破壘關政如晨鐘暮鼓直可  
發人深省

洪師自東洛迴言於張說映門道左有地甚善公  
試請假兩三日有百僚至者貧道於簾間視其相  
甚貴者付此地說如其言請假兩日朝士畢集泓

云或已貴大福不再或不稱此地反以為禍及監

察御史源乾曜至泓謂說曰此人貴與公等試召

之方便授以此說召乾曜與語源云乾曜大榮在

映門先人尚未啓祔今請告歸洛赴先遠之期故

來拜辭說具述泓言必同行尤佳源辭以家貧不

辨此言不敢煩師同行後泓復經映門見其地已

為源氏墓矣迴謂說曰天贊源氏者合窪處本高

今則窪矣合高處本窪今則高矣其安墳及山門

擣堅錄

卷十九

六

觀北堂

角映之所皆合作者問其價乃賒買耳問其卜葬  
者村夫耳問其術乃憑下俚斗書耳其制度一一  
自然如此源氏子大貴矣乾曜自京尹拜相為侍  
中近二十年戎幕雅談

旋庵子曰無心求地而地自合法地豈可巧謀  
耶泓師反以為禍一語當令希冀妄念銷落多  
少

浙有士人館於富家歲暮得束修八兩至渡口見

貧民夫婦赴水，士止之。民言歲暮債迫，欲賣婦。婦不肯行，故相率併命。士聞言惻然，遂盡以所得與之。民泣謝，代負擔，送士歸家。妻問所得，士言遇貧民赴水事。妻曰：「君胡不周之？」士曰：「已與之矣。」妻亦不怨。至除夜，與妻治蝦酒，和以糟，戲口占云：「紅蝦糟汁煮清酒，永來湧夜夢至瓊樓。玉宇有聯續其詩云：門關金鎖鎖，簾捲玉鈎鈎。士覺而記於柱，宗人笑曰：「薄命漢得銀入手，輕以予人，復爲此夢語。」

壽終錄

卷十九

七

硯北堂

歌人乎？至明春赴館。主人延一地師，葬毋士以二親木塋，常嗟嘆之。主人囑師爲卜穴，至一處，見鹿臥其地，人至奔去。師曰：「此金鎖玉鈎形吉地也。」士憶與前夢合，但未知爲誰家所有。適前與金民至，見士曰：「先生得非某乎？自得金完債，夫婦稍溫飽，常念未能報德，今爲何來？」士言求葬地。民曰：「此山一帶皆我有，如可用，當奉獻。」士指鹿眠處，民曰：「正吾業也。」卽邀至家，厚款書契以獻，且助工費。士

葬之後，登第官至憲副。

旋庵子曰：「賢夫佳婦，共存善念，自然時來福奏。人情洽而天理現矣。吉地寧可漫求哉？」

劉洵之祖，世業醫，忽有徒犯病臥門首，饑瘠顛連。劉母詢之，知其誣，罄奩飾代爲贖罪。時母方懷妊，將產，夜夢神云：「受地之人，明早生看地。」先生明晚至，次日果生洵。晚地師至，引觀此地，卽前徒業，因買葬之。洵後舉會魁，仍出甲科六人。昨非庵

壽終錄

卷十九

六

硯北堂

楊榮建寧府人，世以濟渡爲生。久雨，溪漲橫流，衝毀居民溺死者，順流而下，他舟皆傍取貨物，獨少師曾祖及祖，惟救人貨物一無所取。鄉人嗤其愚，逮少師父生，家漸裕，有神人化爲道者，語之曰：「汝祖父有陰功，子孫當貴顯，宜葬某地。」遂依其所指而定之。卽今白兔墳。後生少師，弱冠登第，位至三公，加曾祖父皆如其官。子孫貴盛，至今尚多賢者。通古錄

吳都憲誠其父濟人利物孳孳不倦同里一百戶  
欠官銀無措議出妻以償翁聞而嘆曰伉儷中道  
相背彼大妻子母間何以爲情吾幸不至飢寒且  
力尚能輾轉措辦顧袖手以觀人離折乎遂曲處  
代爲完官百戶感泣而去後數年尋地塋親地師  
擇一穴詢之正百戶產也翁復備價買塋當時尚  
塋高一穴後雷雨送下一穴卽生都憲公兄弟四  
五人皆巍科昨非庵

壽聖錄

卷十九

九

硯北堂

旋庵子曰世人惑于堪輿之說止論方隅之凶  
吉不度尺寸之貞良不知根本弗培卽枝葉徒  
繁無益也歷觀劉母之贖罪楊氏之救渡吳父  
之代完官銀要皆行人之所不肯行而卒獲人  
之所不能獲陰功顯報寧有誣哉○沈幼宰曰  
山澤之叟豈無驛馬星動而足不踰郊永巷之  
媵豈無紅鸞星照而寵不下逮市井之儉豈無  
文昌星拱而名不登榜則星說窮矣畢竟以子

平爲主四柱同也而生于寒門僅博一第生于  
帝王家廼貴不可言則子平術窮矣畢竟以堪  
輿爲主五代時有楊行密故事則堪輿術又窮  
矣畢竟以德爲主傳奇載渡蟻還帶二因果風  
鑑之轉移亦全憑陰德也

壽聖錄

卷十九

三

硯北堂

厚況又立碑無以報德當送一狀元爲公嗣已而  
少林生幼聰慧一目不再讀弱冠登科少叅奇之  
以狀元可立俟少林性慷慨喜大節不拘繩墨稍  
淹滯少叅因告所親曰吾始謂人言不可信詎知  
神言亦不足憑乎及丁丑少林病不能會試將歸  
夢人告曰公今年當大發何遽歸及入場得題覺  
有神助出榜魁選欲養疾不赴廷試夜又夢人告  
曰公今年當大魁何可歸少林夢中謂其人曰屢

蒙見教，公爲何人？曰：君不知我，尊翁當知之。少林勉入殿試，果狀元及第，始知前報。

旋庵子曰：立碑更深心，凡爲善真切，皆有深一層發用處。觀沈少叅之報應，則凡毀人舊塋，以圖塋斷人龍脉以利己，泉壤其肯瞑目乎？

范仲淹初得錢氏南園，將徙居焉。陰陽家謂當踵出公卿，乃曰：吾家獨貴，孰若中吳之士咸教育于此，貴將無已焉？遂以其地爲學宮，卒謚文正，追封

魏國公子純仁復爲相，謚忠宣。純禮爲尚書，純粹爲侍制，宗族蕃盛，登仕版，服儒紳者，代不乏焉。

旋庵子曰：舍地而公卿不絕，則知謀地而自私者，未必公卿也。在德不在地，信哉！

六合尹林克正延地師仰思忠爲岳父，何方伯求塋墳，其姻某氏父亦知縣，未塋，因薦仰思忠卜其窆安，連日尋求得吉地矣。方點穴間，雨驟下，遂下山，約天晴再往。是夜思忠夢一老者問曰：今日之

地佳乎？曰：佳。曰：此地切勿與之，此人爲考官，賣三舉子，當有陰禍。若塋此地，法當榮其子孫，非天意矣。遂覺。明日問克正曰：昨大尹居官何如？曰：先爲教諭，轉此官，不久遽卒，聞爲考官時，通關節，得賄甚多，鄉評以是少之。思忠惕然，因托故歸家。越二三年，遇其鄉人問某大尹塋未，其人曰：因與勢家爭墳，致死人命，官司牽纏，至今未塋，家業亦且凋落。

旋庵子曰：爲知縣求風水，卽以風水敗鬼神巧施報應，吉地何可倖得也？賣科者能不悚惕？

### 停喪

夫塋者藏也，欲人之不見也，見之者謂之暴露，是以有託故停柩在家，經年不塋者，杖八十之律。夫停柩在家且杖，則停於道路可知也。余嘗往芝山，傍多停柩，半已朽裂，又自樂平回，見有停於水濱者，殆將漂棄，嗟嗟！夫誰無子孫，誰無親戚，至於及

此總因惑於風水拘忌月日。但求生者之安。不念死亡之痛。明者以爲大怪。習者以爲當然。卽就以風水之說破之。法云。本該得氣。遺體受蔭。似也是人之求風水。欲令枯骸之得安也。欲安之而反以暴之。不亦謬乎。又彼惑於地師之說。以爲毋動。當徐求之。終必得。是彼固欲爲親求一日之安。爲生者利也。獨不念暴之之久。親之神靈有大不安於此者乎。嘗觀史傳所載王忱之。塋書生殷仲堪之。

擣堅錄

卷十九

圭

硯北堂

塋流棺。皆有冥報。則知死者之渴塋。不異生者之求安。知能塋者之有福。其不塋者之有禍。又易明也。曷不一反而思之。續西江記事

陳靖爲吏部員外郎。曉言命。自言官高壽長。一旦卒。附婢子語平生最厚薛向。向往見之。婢子冠帶而出。語言動作。真靖也。向問吏部平生自知命。何乃至此。答云。其甚有官壽。皆如術數。但以不塋父母。乃被尅折。談苑

旋庵子曰。世多不塋父母。其志本吝嗇者。永墮地獄。無論矣。卽有求吉地以安父母者。其邀福之心太重。牽延時日。致頭足渾搖。不顧尅折。當自不淺。

羅鞏肄業北雍。祈夢問前程。神告曰。久不塋親。獲罪天曹。前程勿問。鞏曰。兄弟五人。豈獨鞏罪。神曰。彼皆庸流。子讀書爲儒。又非貧不能塋。故獨任其罪。尋卒。

擣堅錄

卷十九

圭

硯北堂

旋庵子曰。欲求吉地以安先靈。猶或有說。若推兄扯弟。不肯獨任其勞。以致牽延歲月。市人且不可。而况讀聖賢書。乃忍爲之乎。語云。春秋責備賢者。又云。家事任長。則羅鞏之罪。世人可以鑒矣。

厚塋

人之營塋者。棺木堅厚則久。而尸朽於木。棺木不堅厚則不久。而尸蚤朽於土。朽於木。不如朽於土。



之爲安也人之必求堅厚愚哉破迷論

馬融字季長京兆桴恂以儒術教授名重關西融往從之學遂爲世通儒融才高博洽學徒從之游者數千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門下士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服侈飾嘗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所撰註甚富卒年八十八遺令薄塋後漢書列傳

卷十九

卷十九

圭

硯北堂

旋庵子曰生前達生任性死後遺令薄塋真曉生死之理可稱高品

元會稽陽明洞天有一老道士居其中橫一空棺留爲身後用後兵攻越城遊騎四出道士乃沐浴冠佩絕飲食與衆永訣臥于中七日不死兵至發棺挈之出及兵退入城一病而卒向之棺不可得矣○夫絕食入棺七日不死一奇也兵士挈出不死於刃二奇也事平病卒棺竟不得三奇也夫身

後一棺耳靳靳不與况大於此者哉目有編

旋庵子曰觀陽明洞道士一棺則求堅厚又何益乎况人既死矣不如速朽之爲愈達者之言不可不佩太平廣記據發塚事有棺器皆朽而屍如故者豈非以水銀殮歟男猶可也女體裸而爲惡少所窺辱莫大焉百計經營祇供百世後椎埋者之一盼亦愚且痴矣

齊黔婁先生家貧有守妻素執婦道以賢聞

卷十九

卷十九

圭

硯北堂

婁疾卒氏慟哭治喪有條曾子往弔見其尸在牖下覆以布被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其被則善矣妻曰斜之有餘不若正之不足蓋先生生而不斜死而斜之非其意也觀者嘆服蘭雪軒集旋庵子曰人皆論塋之厚薄此獨論被之邪正可謂超越恒情者矣

宋祁臨卒自爲誌銘及治戒棺用襍木漆其四會三塗卽止使數十年足以腊骸朽衣巾而已毋以

金銅襍物置吾冢。且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爲吏在良二千石下。勿請謚。勿受贈典。昨非庵旋庵子曰。今人臨終。每事與宋公相反。所以文士喪。慕儀部請恤幣。帛書帕。絡繹于道。殊可笑也。

持堅錄卷十九 終

卷十九

現北堂

持堅錄卷二十

武水朱廷旦旋庵子論輯

生死

人疾病愁死。惑也。大數未盡。愁亦不死。不愁亦不死。大數若盡。不愁亦死。愁亦死。徒多一愁耳。若恣情造惡。而曰臨死不愁。如罪人揚揚云。不怕官府刑罰。無有是處。必平日作善修行。乃可坦然不愁生死。破迷論

持堅錄

卷二十

現北堂

旋庵子曰。德挽命道。超術數。自古記之。則死生亦似可轉移。必謂定業難追。則道德無權。而位育之化誣矣。故謂作善修行。不愁生死。則可謂恣情造惡。不怕生死。則不可。

人行路疾病。而愁不死。首丘此亦惑也。人死矣。何論他鄉故土哉。三界廣矣。何處非是。旅泊三界狹矣。何處非我故鄉。全上文場勝負不序齒。冥途生死不序齒。然間有夤緣。

鑽刺而倖中者必無負緣鑽刺而免死者世之人或自矜其年少或自矜其年髦皆惑也自矜其多財能幹辦尤惑也幹辦而得者命自當得非其能也反添此一番勞費耳

旋庵子曰爲倖中而鑽刺者有之爲免死而鑽刺者吾未之前聞乃今天下之求生避死者趾相接也冒險而謁普陀涉遠而走武當皆鑽刺避死之徒也死而可以鑽刺避乎習俗移人賢

擣堅錄

卷二十

二

硯北堂

者不免急須以往事破之

正統土木之變一戍卒脫歸語其家人曰亂殲中吾聞神人語曰爾非此中人豆腐間兒人也既而得脫然莫曉所謂未幾虜犯土城官軍接戰卒竟歿於豆腐間陣中

日有篇

鹽裏人非水中物猶曰祿料未盡也投繯不死誅戮則死猶曰刀刃數定也至同一陣亡耳豆腐間與土木驛決難遷就嗚呼嚴矣哉

義興山有人出行其妻女擁爐夜坐妻先就寢女新睡爐側虎突入蹲其傍耽視其女而不搏已而女骨騰欲仆虎輒以頭觸止之若爲掖持者其母醒甚不敢呼女亦不覺相守達明其隣媼過之訝其門閉闢入視之虎遂躍起攫之而去女竟夕而不傷媼過門而惟甌似有數存焉者亦異矣

虎嘗

旋庵子曰掖女而攫媼豈有揀擇其間耶抑虎亦哀憐少女耶

擣堅錄

卷二十

三

硯北堂

宰相王涯有再從弟沐家於江南老而且貧聞涯爲相跨驢詣之求一簿尉之職留長安二載餘始得一見涯待之殊薄久之因嬖奴以道所欲涯許以微官自是旦夕詣門俟命及涯以甘露事敗闔家被收沐適在其第與涯俱腰斬又舒元興時亦爲相有族子守謙愿而敏元興愛之從元興者十年一日忽以非罪怒之日加譴責奴婢輩亦薄之守謙不自安求歸江南過昭應聞元興收族守謙

得免曰有篇

旋庵子曰人誰不怕死怕死便愁死所不必愁者只爲愁亦不免于死耳觀成卒及義興之婦女王舒二相之弟侄則生死毫不假借又何營計較耶生老死病時至則行真達者之言

慈人王荳號少廣有異才中萬曆癸未制科與館選荳父名交嘉靖庚子榜首亦與館選荳四歲時父疾革謂家人曰俟此兒成名方可塋我後戊子

擣堅錄

卷二十

四

現北堂

春荳以編修歸塋父入京至張家灣病劇矣見二青衣童子持寶幡迎之進見閻羅王行賓主禮閻羅命掌判者查荳陽數報曰未盡卽送之還荳至尸所從左脇入覺脇痛不可忍遂甦荳謂妻曰予已見閻君幸復得活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更其號曰臍生然不數日旋殞時年三十二閻君旣赦臍生還而不慙遺一玉載豈有餘于數者晷刻不可增耶葬林

旋庵子曰只差數日之生而往返幽明不肯少枉默定之數不可移易若此何必強生覬覦耶崇禎乙亥正月鳳陽府狂寇猝發殺害官民焚劫甚慘至戕及皇陵皇上震怒逮巡撫楊一鵬六月斬于都市一鵬號崑岑巴陵人當甫生時父母憂其不育適有峨岷道人過而見之云此子將來功名遠大毋慮也我當會于成都府及楊登第司理成都道人往謁述其顛末相得甚洽約以二十

擣堅錄

卷二十

五

現北堂

年後會于維揚至甲戌秋月公方以戶書兼副都御史總漕運撫鳳陽道人踐昔期而至公不延接但贈以金道人麾金不納投詩五首而去未幾而難作矣其一曰謫向塵寰僅一週而今限滿苦難留清虛有約無相負好覓當年范蠡舟其二曰浪遊生死豈男兒教外真傳應有師富貴功名君兩得尚牽韁鎖戀狂痴其三曰業風吹破進賢冠生死場中看脚難六百年來今一遇莫將大事等閑

看其四曰難將蛛玉拒無常。掀揭終歸土。一方蚤  
問後來神妙處。碧天齊擁紫金光。其五曰頒來法  
旨豈容違。仙律森嚴敢洩機。楚水吳山相共聚。與  
君同跨片霞飛。楊公斬時年五十有九。已賜一品  
服。讀此詩。想亦有來歷。人惜負道人一片殷勤。惟  
茲大禍。豈真定數難逃耶。

旋庵子曰。道人期約。既有明驗。便延入淮府。虛  
心聆教。未必無補。何損而不納。想此時富貴已

擣堅錄

卷二十

六

硯北堂

盈。驕心傲氣。視天下俱不足。縈懷矣。呵呵。婆心  
救人。世間儘有此等仙釋。特俗眼不識。當面蹉  
過耳。可惜。可惜。

朱新仲嘗云。人生姑以七十爲率。十歲爲童兒。父  
母膝下。視寒暖。調乳哺。以須成立。名曰生計。二十  
爲丈夫。骨強志健。問津名利之場。秣馬厲兵。以取  
我勝。名曰身計。三十至四十。日夜注思。位欲高。財  
欲厚。門欲大。子息欲盛。名曰家計。五十之年。心怠

力疲。俯仰世間。西山之日漸逼。過隙之駒不留。當  
隨緣任運。息念而藏。如蠶作繭。名曰老計。六十以  
往。甲子一周。夕陽銜山。倏爾就木。內觀一心。要使  
絲毫無慊。名曰死計。朱公每語人。以身計則喜。以  
家計則大喜。以老計則不答。以死計則大笑。且曰。  
子之計拙也。嗚呼。能拙者幾人哉。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熙熙攘攘。夜行不休。舉世盡在迷途。  
誰復回光返照。知有老死一段光景耶。揭出朱

擣堅錄

卷二十

七

硯北堂

君數語與衆共觀之。

右補闕陳正已。四十四致仕。預製棺。題曰永息庵。  
置諸寢室。人勸移之僻地。曰。吾欲見之。常運死想。  
滅除貪愛耳。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余友潘默庵。守興化。致政歸家。預製  
壽器。置于廳事。余見之。叱以爲怪。今閱陳公有  
永息庵之題。始知達生早見。今古一轍矣。  
死者人所必不能免。而言及于死。無不怖畏者何。

蓋人自朝至夕。自幼至老。但思作家。但思做官。但思子孫成立。而絕不念及于死。譬諸秀才。終日應酬嬉遊。絕不念及于考。一旦考牌頓下。骨驚毛悚。如何不懼。幸而寬限兩三月。將經書溫熟。將臭爛時文記得幾百篇。其氣轉豪。勃勃欲試。偶因他故。忽改試期于來月。則必有鬱鬱不樂之色。總此士耳。何前懼考。而後憂不考也。祇因胸中無條有條。起此二情。死亦然矣。凡人精神于積善行樂二端。

擣堅錄

卷二十

八

現北堂

加意者。皆刻刻念及于死者也。是人死去。縱不生前。天亦叨冥職。斷不若人世賄賂公行也。若然者。何怖于死。縱使閻羅寬期。未必遽樂。若謂死後茫茫無知。此自諱短之言。卽此語已落黑獄障矣。三教聖人。豈皆說謊哉。五雜俎

旋庵子曰。近日秀才。卽考牌忽至。絕不驚怖。卽寬限日期。絕不溫習。豈今之人。皆聰慧而昔之人。盡愚鈍耶。蓋秉衡者。視事太輕。愛惜太過。不

欲盡法程才。每每寬于試格。濫於收羅。遂使空疎者。得以傍借。塞責而貴豪者。復得以巧營。倖免。誰肯咿咿唔唔。苦向燈窗。覓生活耶。似此相仍。則有條者。固應不懼。無條者。又何必懼。世界竟成頑皮矣。何以端士習耶。余故因論生死而漫及之。

嘉湖間。時俗淺見。凡祖父客死。其柩皆不入室。何以故。子孫云。冷屍入。後人不利也。然則子孫爲利。

擣堅錄

卷二十

九

現北堂

而逐其祖父。祖父爲不利。而不得入其所創之居。可哀可笑甚矣。吾鄉錢正郎槐江。卒京邸。其子夢得。夢傳。迎柩入屋。兩家自槐江故後。寢昌寢隆。絕無一毫。不利。豈不足訂千古四方之迷哉。余謂二子此舉。違俗從禮。便是家道興隆之象。李臨川

旋庵子曰。爲不利于家。而拒祖父之尸。祖父又何利于子孫。而苦創其家乎。不但背理。抑亦違心。俗見誤人。顛倒錯亂。可不急省。



庸醫

慈谿趙繼宗曰、脈訣言左心小腸肝膽腎、右肺大腸脾胃命者非也。心肺居上、為陽、為浮。肝腎居下、為陰、為沉。脾居中州、半陰半陽、半浮半沉。當以左寸為心、右寸為肺。左尺為肝、右尺為腎。兩關為脾胃。關者陰陽之界限。前取陽三分、後取陰三分。所謂土居金木水火之中、寄王于四時、不獨右關為脾也。肝既為陰、豈宜在半陽半陰半浮半沉之左關。

博學錄

卷二十

硯北堂

耶命門即是腎、不宜以右尺為診。

儒醫精要

吳草廬曰、醫者于寸關尺、輒名之曰此心、此肺、此肝、此脾、此腎、此脈者、非也。五臟六腑、凡十二經、兩手寸關尺者、手太陰肺經之一脈也。分其部位、以候他臟之氣耳。脈行始于肺、終于肝、而復會于肺。肺為氣所出之門戶、故名曰氣口、而為脈之大會、以占一身焉。

辨器

許商宗名醫若神人謂之曰、何不著書以貽將來。

商宗曰、醫乃意也。在人思慮。又脈候幽玄、甚難別意之所解。口莫能宣。古之名手、唯是別脈。脈既精、別然後識病。病之於藥、有正相當者、唯須用一味、直攻彼病、即立可愈。今不能別脈、莫識病原、以情憶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不知兔處、多發人馬、空廣遮圍、或冀一得、偶然逢也。以此療病、不亦疎乎。

王損庵醫聖內編

旋庵子曰、庸醫充塞、誰識脈理。偶爾愈病、遂矜

博學錄

卷二十

七

硯北堂

醫王搖擺弄舌、而不知悞投殺人者多矣。許君

一論極中肯綮、如此著書、便足不朽。

宜與段承務醫術精妙、然甚貪財賄、非大勢力者不能致。翟忠惠公居常熟、欲招接、不可。委平江守梁尚書邀之。始一來、既回、至吳江、適一富人病、來請段至。視之曰、此病不過湯藥數劑、然非五百千為謝、不可。其家許其半。遂拂衣去。竟從其請。別奉銀五十兩為藥資。段益索至百兩、乃出藥為治。數

日愈載所獲西歸至中塗夜夢一朱衣曰上帝以汝爲醫而專貪財賄無濟人利物之心命杖脊二十遂叱左右摔而鞭之既覺脊痛呼僕視之篋痕宛然還家卽死夷堅志

旋庵子曰醫不恨其多索錢恨其不識病不瘳病而索錢如故耳上帝之責杖段醫豈爲富人洩忿祇恐貪財之夫見貧士而却走姑借以作榜樣耳

擣堅錄

卷二十

士

硯北堂

宣城水陽村醫者陸賜字義若以技見稱於建炎間北人朱華老編修避亂南下挈家在船其妻病心躁呼陸求治妻爲言吾平日氣血薄弱不堪服涼劑今雖心躁原不渴蓋因被寇驚憂失食所致切不可作外證投我涼劑編修嗜酒得渴疾每藥必以涼爲主不必與渠議也我有私藏珍珠可爲藥資君但買好藥見治欲君知我虛實故叮嚀相告陸診脉認爲傷寒陽證煮小柴胡湯以進婦人

論  
切

擣堅錄

卷二十

士

硯北堂

曰香氣類柴胡君宜細審我服此立死陸曰非也安心飲之婦人又伸言甚切陸竟不變纔下咽吐瀉交作婦遂委頓猶呼云陸助教與汝陰司理會語畢而絕後數年溧水高淳鎮李氏子病瘵來召之用功數日未效出遊倡家而索錢并酒饌於李氏李之兄怒不許及歸已黃昏乘醉下藥數拾粒病者云藥在隔間熱如火又云下至腹中亦如火入臍下亦如火須臾大叫痛不可忍自床顛悸墜地至夜半陸又投附子丹砂皆不能納潛引舟遁去未旦李死紹興九年陸得暴疾日夜呼叫朱宜人李六郎休打我我便去也旬日而死私鑄銅器法禁甚嚴信州永豐民犯禁被人告發赴獄罪杖已白吏毛遂周永受賕釋之告者赴坑治司理訴械兩吏送饒州至州兩吏皆病寒疾直獄醫者劉舒二人診視云周永當汗隨服藥而愈劉欲以大柴胡湯與毛舒曰渠是陰證此藥入口

死矣。劉堅執前說，舒力爭不勝，竟與服。卽時痛徹心腑，旋踵洞下，糞凝如脂。又強使再服，須臾髓竭而死。吏呼二醫視之，已無可言議，作節次申病而令出錢買棺相檢，昇至墻下。尸忽張目舒氣，獄卒走報。二醫往視，已宛然再活。問曰：「昨日兩服藥，是那個郎中主張？」劉以爲功，直前應曰：「是我之藥。」毛曰：「今後切須仔細，我一家長少十餘口，仰我以生，我疾本不至死，而爾以一服藥見殺，使我五臟割。」

裂膏液洞下。我既知之，而獄卒又強使再進腸胃。已出，安得復生？今卽在鬼門關，相候復傾舒曰：「且得知下藥人姓名，分曉。」語終復斃。劉未幾遂亡。旋庵子曰：「醫所以寄死生，寧得漫投于愚昧之手。朱宜人既悉病源，而乃服藥自斃。李六郎數日不効，而猶吞丸以終咎，不獨在醫生也。至若高其聲價，飲酒宿娼，當吉凶未判，則堅執已見，以自異。及至臨絕，將終則引遁以滅跡，種種惡。」

套堪恨，堪憐。索報冥府，豈不宜哉？○出錢買棺，輸情請解，何足贖罪。庸醫貿貿，既不知病，又不曉死生，只圖邀功，細利殊可笑也。

長安完盛日，有一家於西市賣飲子，用尋常之藥，不過數味，亦不開方脉，無問是何疾苦，百文售一服，千種之疾入口而愈。常於寬宅中置大鍋，鑊日夜剉所煎煮，給之不暇。人無遠近，皆求取之。門市駢羅，喧闐京國。至有齋金守門，五七日間未獲給。

付者得利甚多。時田令孜有疾，海內醫工召遍至，於國師待詔了無其徵。忽見寵知白田曰：「西市飲子何妨試之？」令孜曰：「可遂遣馳乘往取之。」僕人得藥，鞭馬而迴，將及近坊，馬蹶而覆。僕既懼其嚴難，復不敢不去，遂請一染坊，可得靛脚一碗以給其主。既服之，其病立愈。田亦只知病愈，不知藥之所來，遂償藥家甚厚。飲子之家，聲價轉高，此蓋福也。正始堂集。

旋庵子曰赴我十年運有病早來醫信然信然金華戴元禮國初名醫嘗被召至京見一醫家迎求濫戶時應不問元禮意必深於術者注目焉按方發劑皆無他異退而恠之日往觀焉偶一求藥者既去追而告之曰臨煎時下錫一塊麾之去元禮始大異之念無以錫入煎劑法特叩之答曰是古方耳元禮求得其書乃傷字耳元禮急爲正之

金臺紀聞

廣堅錄

卷二十

夫

視北堂

旋庵子曰傷錫不辨漫稱時醫畢竟殺人多而生人少

和帝時郭玉爲太醫丞多效驗帝奇之嘗令嬖臣炙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陰右陽脉有男女狀若異臣竊疑之帝嘆息稱善玉之術行於貧賤無不立效而於貴人時或不愈帝每令貴人羸服變處之一針立愈

後漢書列傳

旋庵子曰貴人時或不愈非貴人延醫太雜卽醫士矜持太過耳

何澄以醫術著名同郡孫勉之疾卒妻寡居以女病不愈召澄視脉毋引於密室謂曰妾以女久病家私典賣殆盡願以此身酬藥之值澄正色曰娘子何出此語女病當爲療治安心勿憂苟以此相汙不惟使某永爲小人娘子亦失大節婦慚退澄一日假寐恍見一神引至公署主者曰汝醫藥有

廣堅錄

卷二十

七

視北堂

功且不以急難中亂人婦上帝賜汝一官錢五萬貫澄未之信未幾東宮得疾召澄視之一劑卽安擢爲內翰賜錢五萬貫繇是大富滑世昌爲醫官家資鉅萬常以救人爲心鄂人德之後夜本州城隍來訪言此地有非常之災君家亦坐厄上帝以君用心慈仁多所濟活命我救爾一家但耗財耳然亦不至凍餒覺以語妻所夢皆同來日夜半火作風迅延燒無算滑居烈焰中闔

家無計自脫忽有壯夫數十着紫衣排烈火邊驅滑一家登轎徑至六七里俄而風雷大作適空屋趨避相看如癡莫知所以黎明人轎皆不見舊居已爲瓦礫場矣掇剔埃燼得銀百餘兩乃資日用始悟不致凍餒之言滑夫婦僕輩皆全僦宅城中醫道復振凡有危疾捐藥救療家業愈盛子孫十世皆富顏光衷曰醫道之衰同於貿販每視金如命視藥如金誰肯時常捐濟况耗喪之餘方謀積

擣堅錄

卷二十

太

硯北堂

聚又誰肯不改初心此天以火試之卒以富倍償之豈計較而得哉旋庵子曰不乘人急難而及于亂不因已顛沛而易其心二人止念自與庸醫迥別其富貴之來寧偶然哉所謂救人乃救已捐財而阜財非虛語也

塾師

鄭漢奉先生曰每見富貴者寧豐財多粟納好寵

姬何嘗肯隆禮厚幣延好師席寵姬辦首飾則甚易子弟買書冊則甚難蘭房用度必是周緻書院缺典寘之不問行事如此宜乎碩師去而庸師來碩師有抱負有見識合則留不合則去庸師無學問以自持惟佞諛而媚主庸師固棲身之謀一年復留一年子弟乏問導之益一日昏鈍一日及其長也塊然一物而已耳

旋庵子曰語云經師易得人師難尋則師之爲

擣堅錄

卷二十

太

硯北堂

道所重不獨以文章也惟不論人品專論文章且復不論文章惟參考第則庸惡陋劣者皆得列師席矣日逐相對未免爲主人覷破其輕侮慢易寧得不形于外耶余以爲惡主庸師罪則一般

義命書曰昔一士子赴省試甚憊意在京華待榜因游僧寺廊廡下有鬻相者遂扣之相者曰公骨相寒苦縱才高班馬文過韓柳亦不能成名士子

不信揭榜果黜。再往問終身果何如。相者曰：以公之骨相，豈敢相許。若於功名用心之切，莫如種大陰德，或可迴造化。士子歸途，心口自語：我貧窮，濟人利物事，安能爲之？何以種陰德？徐思我平日嘗見爲師者，多誤人子弟。我從今只留心教道，以此種陰德。後數十年，復與試往省，復懷意尋寺中相者，尚在一揖相者曰：公丰神照人，定應榮達。高中無疑，揭榜果然。士子往謝曰：何向者拒我之峻，今

擣堅錄

卷二十

辛

硯北堂

日許我之確耶。相者曰：某不記士子述前事。相者曰：公形骨俱換矣。留心教人，非陰德而何。迴吉錄旋庵子曰：樂育英才爲功不小。今世好爲人師者，往往以得館爲資身之策。以到館爲了局之時。求其實心訓誨、婉轉開導者，百不得一矣。如此設心，不徒悞人，當亦自悞耳。黃大年先生有言：貧士資館穀者，脩儀薄則難處，脩儀厚則易處。蓋主人雖欲輕其師，而不能自輕。

其延師之費重，則俱重。故不受慢，不受侮。大年又爲予言：名士終于不發，以處館壞心術，損陰德。悞人家子弟，故茗溪沈千秋亦作是說。不謀而合。後兩君俱成進士。予有說焉：居官盡職與否，于處館教弟子時預卜其將來矣。人家脩儀、朝廷俸祿，皆非悠悠忽忽漫不事事可銷受者也。

旋庵子曰：庸匠誤器，器可他求。庸嬾誤衣，衣可別製。庸師誤子弟，子弟可復胚乎。然則處館而

擣堅錄

卷二十

壬

硯北堂

徒貪束脩，不真心訓誨者，與居官而負衆罪，寧有間乎。

陳自強爲韓侂冑童子時師。侂冑當國，自強至臨安待選，欲見無以自通。其僦居主人出入侂冑家，爲言之。一日，侂冑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侂冑設褥於堂，延自強升座。再拜，次召同從官入同坐。皆跼蹐莫敢居上。侂冑徐曰：陳先生老儒，汨沒可念。坐客唯唯。明日交章薦之。卽除太學錄，未踰年



三遷爲祕書郎，卽入館，改右正言，月餘，拜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旬日，遂簽書樞密院事。明年，參知政事。又明年，知樞密院事。侂冑進太師，自強拜右丞相。嘗語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冑曰：「恩王。」恩父稱蘇師旦爲叔，稱書吏史達祖爲兄。嘉泰元年，臨安大火，自強所積一夕煨燼。侂冑遂遺之萬緡，執政列郡聞之，皆爭相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更倍所焚之數。及侂冑敗，竄自強于永州，死。

擣堅錄

卷二十

主

現北堂

籍其所積無遺焉。

西湖游覽志

旋庵子曰：操戈入室者，置弗論。卽外循體貌，中解真誠，畧爲引薦，便已了局。寧有崇隆尊事，至以丞相酬師者乎？照拂先生侂冑反進，今人一等。勿謂奸人無一節可取也。○謝陳留曰：訓蒙受業之師，真師也。其恩深，其義重，在三之制與君父等。至於主司之考校，一日之遭遇耳。無造就之素也。當道之薦揚，甄別之故事耳。無陶鑄

之功也。今人之所最急者，舉主。次殷勤者，主司。而少時受業之師，富貴之日，非但忘其恩，併忘其人矣。勢可灼手，則竿牘恐後。門可羅雀，則蹤跡枉絕。甚至利害切身之日，戈可操也，石可下也。何門生之有哉？此似有激之言，然世亦有此等人，存之以醒惡薄。

●訟師

黃鑑，蘇州衛人。厥父善舞文，起滅詞訟，蕩人產業。

擣堅錄

卷二十

主

現北堂

爲害不少。既而晚生鑑，弱冠，登正統壬戌進士，以青年美才，獲寵眷，爲近侍。蘇人咸曰：父苦事刀筆，而子若此，何天理耶？景泰間，寵渥益甚，後駕自北還，禁錮南宮，及復位，以舊恩待鑑，陞大理少卿。朝夕召見，無期。一日，上御內閣，露一本角，微風颺之，命取以觀。乃鑑所進禁錮疏。上嘆曰：不意鑑之奸有是耶！亟召，甚於平日。鑑至，上擲本視之，鑑連呼萬死，伏誅，遂滅族。吁！使鑑寵不及此，何能

報之深耶。顏光衷曰：唆帝王兄弟以固權寵，卽是唆訟本色耳。可謂世其家矣。一日天算實難當，小人枉了做小人也。

米信夫，浙西人，柔狡、譁捷，里有大家兄弟二人，以父死紛爭，因唆其弟以訟其兄，結合官吏，破其家而有之。兄弟抑鬱而死。米繇是富二十餘年，至元戊寅遭反謀逆訟，牽連到邑，見吏儼如其弟抑令招承，罄其貲沒焉。忿而訟吏於府，見府吏儼如其

擣堅錄

卷二十

三

現批

兄抑令招承與其妻女子息八人俱死於獄。

旋庵子曰：弟兄天性卽有微隙，若無人唆誑，當自消釋。惟是小人乘間搆弄，陰激而陽助之，遂不至傷殘不已。呵呵，其所利者，不過欲多得財耳。孰知骨肉戈矛，情離家破，鬱鬱致死，寧不飲恨九原，時圖報復乎？所以飭家訓者，先嚴絕訟師，實全倫值基之令範也。

擣堅錄卷二十 終

擣堅錄卷二十一

武水朱廷旦旋庵子論輯

婦婦

魏王遣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農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之，宮室臥具，擇其所善而爲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農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

擣堅錄

卷二十一

一

現批

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農知王以已爲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爲見王則必拊子鼻，新人見王，因拊其鼻，王謂鄭農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拊其鼻，何也？鄭農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農曰：其似惡聞君王之鼻也。王曰：悍哉，令剿之，無使逆命。韓子旋庵子曰：偽愛以結美人，微言以激君，慈妬婦之巧，真勝男子百倍，有不爲所惑者，幾希。

死如

唐太宗憐任瓌無子，賜二姬。妻柳氏妬，髡其髮，上令齋金胡餅酒賜之，云飲之立死。瓌三品，合置姬媵，爾不妬，不須飲。柳氏拜勅，訖曰：妾與瓌結髮夫妻，俱出微賤，更相輔翼，遂致榮官。瓌今多內嬖，誠不如死，遂飲盡。然非賜也。既睡醒，帝謂瓌曰：死且不畏，卿其奈何？因詔二女令別宅安置。公載

旋庵子曰：不畏天子，不愛性命，婦人偏執一至于此，乃今人當丈夫既貴，便百般承順，鮮有背

壽聖錄

卷二十一

二

觀北堂

違况美人賜自上宮乎？妬忌之性，又潛移于勢利矣。

兵部尚書杜業任樞密，有權變，足機會，兵賦民籍，指之掌中。其妻張氏妬悍尤急，室絕婢妾。業憚之，烈祖常命元皇后召張至內庭，誠之曰：業位望通顯，得置妾媵，何拘忌如此？豈婦道所宜邪？張雪涕而言：業本狂生，遭逢聖運，多壘之初，陛下所藉者，駕馬未竭，爾而又早衰多病，縱之必貽其患，將誤

於任使耳。烈祖聞之，大加獎歎，以銀盆綵段賞之。南唐近事

旋庵子曰：誤于任使一語，點動烈祖，深得機竅。此婦智慧堪與終始，何必別置姬媵耶？

陳覺微時為宋齊丘客，及為兵部侍郎，其妻李氏妬悍，親執庖爨，不置妾媵。齊丘選姿首之婢三人與之，李亦無難色。奉侍三婢，若舅姑禮，問其故，李曰：此令公寵倖人，見之若面，令公何敢倨慢？三婢

壽聖錄

卷二十一

三

觀北堂

既不自安，求還宋第，宋笑而許之。今上

旋庵子曰：不加聲色，反致小心，笑裏之刀，益覺甚。刺此妬之最巧者，剛決丈夫至此，亦難措手。武帝時，尹夫人與邢夫人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請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故令他夫人盛飾侍御數十人，為邢夫人來前。尹夫人見曰：此非邢夫人。帝問何故，對曰：其身貌形狀不足當人主，於是帝乃詔邢夫人衣故衣，獨身前來。尹夫人望見

曰此真是矣。為低頭泣下。自痛其弗如。史記世家

旋庵子曰。能辨真偽。婦亦伶仃。然低頭泣下。自痛弗如。則不復敢如。又不能不如矣。

巧如

司隸馮方女。有國色。避亂揚州。袁術登城見之。而悅。遂取焉。諸婦教以將軍貴人。重志節。宜數涕泣。

以示憂愁也。若如此。加重馮氏。後見術。每垂泣。術

果以為有心。益寵之。諸婦乃共絞殺。陷之于廁。言

其哀怨自殺。術以其不得志而死。厚加殯殮。九則

擣堅錄

卷二十一

四

硯北堂

旋庵子曰。既見寵倖。那得哀怨。諸婦何巧。而術何愚也。

劉瑱妹。為齊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為齊明帝所

誅。妃追傷。遂成痼疾。醫所不療。有陳郡殷蒨。善寫

初如

人面。與真不別。瑱令畫王像。并圖王平生所寵姬。

其照鏡。如欲偶寢狀。密使媼姊示妃。妃視仍唾之。

因罵云。宜其早死。于是恩情即歇。病亦除瘥。此姬

亦被廢害。因以此畫焚之。南史

旋庵子曰。追傷是其情。唾罵是其性情。正而性偏。婦人多陰毒。寧可理論耶。

撫州監酒范寺丞者。妻色美。而妬。范寵憚之。同官

每休暇。招妓燕集。皆不得預。一夕范輪次直宿。會

有告私釀者。范晨率吏卒。徑往搜捕。其同事李俱

奉者。素知范妻之妬。戲取妓鞋。密置范臥具中。須

吏務吏携衾褥歸。妻展衾得鞋。神色沮喪。詰所從

來。吏言不知。於是泣怨良久。拊心而呼曰。天乎有

擣堅錄

卷二十一

五

硯北堂

是邪。乃入室闔戶而寢。頃之。范還。排戶入。則自經

死矣。又有人任湖南倖。妻生一子。已周歲。夫婦甚

愛。情之。偶一日。郡守在告。倖攝郡事。會鄰郡太守

過。郡開宴命妓。妓中有一秀慧者。立侍倖側。倖顧

與語。及戲為酒令。笑語方酣。忽鈴吏擎生肉二盤。

置賓主前。倖愕問其故。則子肉也。蓋妻忿夫與妓

語。乃手刃其子。剖肉以獻。其毒忍至此。遼齊間覽

旋庵子曰。妬忌不化。寧捐其生。忍殺其子。此等

婦人豈可爲伴。

賈充秦檜皆無子。蓋充妻欲後其甥而趣殺其子。于乳母之懷。檜妻欲後其姪而故出其子于孕婦之腹。已以奸臣害國。卒以妬妻滅宗。天道哉。異林

旋庵子曰。婦人祇任愛憎。不顧是非。覆宗絕祀。有所不計。爲丈夫者。寧得偏聽。漫無主持耶。

房玄齡名相也。而有妬婦。太宗賜之醪酒。則曰。寧妬而死。不願不如而生。隋文帝王中之英雄。而有

精堅錄

卷二十一

六

硯北堂

如后受制獨孤。不惟不許高顯妾生男。而公卿孕妾者。斥之有庶子者。錮之可笑也。

旋庵子曰。寧死不易。妬房任二夫人。可稱同調。而隋文后妬嫉之害。延及公卿。可謂撒潑極矣。

妬報

新安有一悍妬妾。死變雌雞。其夫感其夢而買歸家。其嫡妻憑欄觀之。見彼恃強。逐他雞。不容喙叱。曰。賤娼汝已墮畜生類。猶如是橫耶。雞聞語。立刻觸階死。此後友唐星槎言也。日

旋庵子曰。妬婦墮落畜生。其一種鴆毒之性。自應得報。無足異也。但變雞而必牝。已奇。變牝雞而不容他喙。鷲悍之氣。猶存更奇。乃聞言觸死。嫡妻之點化神。而妬妾之領畧亦捷。或卽復還人身。以爲賢德婦人。未可知也。

忠僕

金將郭斌守會州。元命按竺邇往取之。斌食盡城破。驅妻子聚一室焚之。已而自投火中。有女奴自

精堅錄

卷二十一

七

硯北堂

火中抱兒出。泣授人曰。將軍盡忠。汝忍使絕嗣。幸哀其兒而收之。言畢遂投火死。竺邇聞之。惻然命保其孤。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從火中抱兒出。識智已超。授兒後復投火而死。純心爲主。絕不以性命繫念女子。而丈夫乎。丈夫有媿女子者多矣。

李善南陽李元蒼頭也。建武中。元家死於疫。一子名續。纔生旬日。貲產千萬。而諸僕私共計。欲殺續。

分其產。善潛負續亡山陽瑕丘界中哺養之乳爲生汁。推燥居濕。備嘗艱勤。方孩抱。有事輒長跪請。白續至十歲。善與歸鄉里。理舊業。告奴婢於縣。捕殺之。邑長鍾離意上善行義於朝。拜太子舍人。顯宗時。以能理劇。遷日南太守。道過李元塚。未到一里所。脫朝服持鉏去草。拜墓哭盡哀。自炊爨執鼎俎以祀。泣呼曰。君夫人善在此留數日。乃去。居官惠愛。遷九江守。續亦爲河間相。顏光衷曰。哺養可能也。而長跪白事則不可能也。泣塚可能也。而脫朝服持鉏則不可能也。使臣道知此。奚至以危易節。以寵驕功。使子弟知此。奚難親長平天下哉。旋庵子曰。勢焰則爭先而趨勢。謝則掉臂而散。近世奴僕往往如此。乃保孤于多難之時。報冤于歸里之日。已自忠赤。且貴而能降。依依不忍舍去。此千古良僕。實千古義士。家固難得。國亦罕有。

李守德先爲人奴。後與王毛仲同立功。位武衛將軍。數求主不得。一日出遇故主於道。主避之。守德卽命左右迎主至其第。親上食奉酒。主流汗不敢當。數日人奏曰。臣蒙國恩過分。而故主無寸祿。請解官授主。帝嘉其意。擢爲郎將。

旋庵子曰。受主恩而操戈入室。欺寡凌孤者。世多有之。卽不然而遠遁以避跡。詭飾以洗名。去之惟恐不速。而况數求主乎。而况親上食奉酒。當與日南太守同不朽矣。

媒灼

李光顏有大功於時。位望通顯。有女未適人。慕容謂其必選佳婿。因從容盛譽一鄭秀才。詞學門閥。人韻風流。冀光顏以子妻他日。又言之。光顏謝其幕客曰。光顏一健兒也。遭逢多難。偶立微功。豈可妄求名族。以掇流言乎。某自己選得佳婿。諸賢未



知乃召一典客小吏指之曰此爲某女之匹也。卽擢陞近職。仍分財而資之。北窗瑣言

旋庵子曰。做媒的滿腔勢利。任口風波。只圖說合。那論道理。若光顏者。可謂超于俗情。而不因人熱者矣。

### ○巫禱

錢元懿收新定。一日閭里輒數起火。居民憂恐。有巫楊媪因之。遂興妖言曰。某所復當火。皆如其言。

### 禱堅錄

卷二十一

十

硯北堂

民由是疑禱之。元懿謂左右曰。火如巫言。巫爲火也。宜殺之。乃斬媪于市。自此火遂息。自得語

旋庵子曰。巫卽爲火。錢公可謂洞燭禍原。稍爲所惑。遺害不可言矣。

西門豹爲鄴令。鄴三老廷掾。歲歛民錢爲河伯娶婦。巫視良家女好者。卽聘取。洗沐張絳帷。浮河而沒。俗言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溺。豹欲變其俗。乃曰。至期。吾亦往送。豹至河上。官屬豪長父老皆會。

豹曰。呼婦來。視其好醜。婦至。豹曰。是女不好。煩巫嫗入報河伯。更爲求之。卽令吏抱巫嫗投河口。有頃曰。何久也。復以巫弟子投河中。凡三。豹曰。是皆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入白之。復投河中。豹簪筆立待良久。曰。彼皆不來。奈何。復欲使廷掾豪長趣之。皆叩頭流血。豹曰。河伯留客之久。可皆罷去。自此吏民驚恐。不敢言爲河伯娶婦矣。豹因開其河爲十二渠以溉田。昨井庵

### 禱堅錄

卷二十一

十一

硯北堂

旋庵子曰。人情喜怪而惡庸信。幽而疑顯。于是巫禍得行。在婦人尤易惑溺。我里近有呼神遣將役使邪鬼以駭人心。舉國奉之若狂。賴賢父母重懲驅逐。一邑晏然。加惠地方多矣。

汝南洞陽有于田得磨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經澤中行。望見此磨。着繩因持去。念其不事。持一鮑魚置其處。有頃。其主往不見所得磨。反見鮑魚澤中。非人道路。惟其如是大。以爲神。轉相告。

語治病求福，多有效驗。因為起祠，舍衆巫數十，帷帳鐘鼓，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鮑君神。其後數年，鮑魚主來歷祠下，尋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遂從此壞。傳曰：「物之所聚，斯有神，言人共獎成之耳。」風俗通義

旋庵子曰：妖巫惑人，擾害地方，故銳心治理者，拆毀淫祠，最爲除奸第一要義。

箕仙之卜，不知起於何時。自唐宋以來，卽有紫姑

擣堅錄

卷二十一

主

硯北堂

之說矣。今以箕召仙者，不獨里巫俗師，卽士人亦或能之。大率其初皆本於游戲幻惑，以欺俗人，而行之既久，似亦有物憑焉。蓋游鬼因而附之，吉凶禍福，間氣苟中，卽作者亦不知其所以然也。余友人鄭翰卿，最工此戲。萬曆庚寅辛卯間，吾郡瘟疫大作，家家奉祀五聖，甚嚴。鄭知其僞也，乃詐箕降言：「陳真君奉上帝勅命，專管瘟部諸神，令卽立廟於五聖之側，不時有文書下城隍及五聖，愚民翕

然崇奉，請卜無虛日。適閩獄失囚，召箕書曰：「天網固難漏，人寰安可逃。石牛逢鐵馬，此地可尋牢。無何果於石牛驛鐵馬舖中得之，名遂大譟。遠近祈禳雲集，洎數年，諸君倦於應酬，術漸不靈。然里中兒至今不知其僞也。」五雜俎

旋庵子曰：精之所聚，卽爲神。持箕者與問箕者，各翕聚于一時，而游魂厲鬼或憑而托焉，則言禍言福，有時奇中。古所稱神叢，非耶？然精渙則

擣堅錄

卷二十一

主

硯北堂

神散遇正則邪遁，又何足執以爲常也？或云吟詩作對，此皆文人墨士偶托游戲以舒其瀟邁，不羣之致。然則彼既游戲矣，我又何卜焉？張南軒論祀嶽，當築一大壇于山下，望山而祭，今立殿宇，已爲不經。塑爲人像，又配之以夫婦，其褻瀆甚矣。陳北谿謂泰山封帝，儼然人形，且立後殿，不知又是何山配之爲婦。近代無錫謝子蘭與常學教授盛昭書，請除土地夫人，其亦南軒北谿之

遺意也。曹州同知張浩，滄州人，深惡異端之說。于境內庵院拆毀殆盡，他處僧尼俱遣出境外。土人私自落髮者，悉令還俗。城隍廟載于祀典，不可廢。舊有夫人像，命掘一坑埋之。又立三大碑于州前一載國朝。太祖祭五岳四瀆，止用山川之名，革去封號，以明聖斷。高出于前代一載，傳奕以來，闢異端之文，一自爲文以示禁戒，斯亦卓然矣。異林

旋庵子曰：舉世昏昏，昧于禍福，卽智慧之士亦

擣堅錄

卷二十一

古

硯北堂

時趨之，習尚移人，堅不可破，揭此以喚醒之。

愚民惑于妖巫，雖官府嚴禁，莫之能止。海上一富家，平日不信巫覡，一旦營屋，巫者令木匠造木人，置柱拱中，數年其家人病，叩于巫。巫言有厭勝于柱拱，發而果得之，乃詰之匠者，告以巫前所教也。聞于官，巫服罪。時縣尹何子正大禁淫祀，及巫覡皆由此始。農田餘話

旋庵子曰：巫欲神其術，遂結連匠作，以欺嚇愚

民，往往如此，而俗人卒不悟也，可笑可笑。

術數

富韓公謝事居洛口，邵康節謁公，公指胡床曰：病中設此，惟待君耳。康節顧左右更取一胡床來，日中當有一綠衣少年候公。公雖病強見之。公薨後，此人當秉筆記公事。公素敬康節，神其言，因戒閤人今日客至，無貴賤立爲通。既午，范祖禹來，遂延入問勞，且曰：老病卽死，但生平粗懷樸忠，他時筆

擣堅錄

卷二十一

五

硯北堂

削累君願少留意，後十餘年祖禹修撰韓公傳。

晉隗炤善易，臨終書板授妻曰：後五年春，當有詔使來，姓龔，此人負吾金，卽以此板往責。至期果有龔使至，妻齋板往，使者惘然良久，乃悟取著筮之，嘆曰：吾不負金。汝夫自有金，知汝漸困，故藏金以待。知吾善易，故書板以寓意耳。金五百觔，盛以青篋，覆以銅梓，在屋東去壁一丈，入地九尺，掘之果如卜。

旋庵子曰事在五年十年之後而卜算不差絲忽何術能先知一至此耶然乘筆撰述尚可挨位屈指若藏金書板更屬渺茫而龔使君之推算若合符節可稱同調

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嘗算渾天不合諸弟子不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嘆恐玄擅名而心思焉玄亦

博學錄

卷二十一

去

觀北堂

疑有迫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筮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去竟以得免

旋庵子曰知融必迫而先計以待之玄術又在融上矣然卜死而又得免數亦有不驗者耶

武帝與越王爲親遣東方朔泛海求寶愆期不至乃微服齋絹問卜於孫賓賓延坐未之識也帝啓卜卦方知是帝惶懼起拜帝曰朕來覓物卿勿言

賓曰陛下非卜他物卜東方朔耳朔行七日必至今在海中西面招水大嘆到日請詰之朔至帝曰卿約一年何故二載朔曰臣不敢稽程探寶未得也帝曰七日前卿在海西面招水大嘆何也朔曰臣非嘆別事嘆孫賓不識天子與陛下對坐耳帝深異之

旋庵子曰孫賓既有神術乃天子降臨不能驟識何也豈卦爻未布仍自惘然耶

博學錄

卷二十一

去

觀北堂

與宗時一術者曰晉善聽聲揣骨一日揣王繼忠骸曰此人可許半生食漢祿半生食胡祿繼忠後爲高陽總管咸平中與虜戰遂陷虜虜以姿儀雄偉以女妻之僞封爲吳王改姓耶律終於虜旋庵子曰揣骨聽音雖有可憑然與明目者畢竟稍難半漢半胡抑何神中乃爾

政和初秦檜遊建康太學博記工文善幹鄙事同舍號爲秦長脚每出遊飲必委之辦集有頭陀道

人入學至養正齋前時同舍生十人錢時政范同等及檜在焉道人曰異事異事八座貴人已着一屋開了兩府從官直如許多范素薄檜乃指謂曰此長脚漢也會做兩府客曰君勿浪言他時生死俱在其手滿座大笑道人曰諸公莫笑總不及此公後四十年其言悉驗

旋庵子曰長脚漢慣能辦事亦慣能壞事今世豈少其人特今世之頭陀止有媚言不肯直說

擣堅錄

卷二十一

大

現北堂

東方朔傳武帝時有神雀下丞相御史丞二千石諫議大夫博士皆上壽朔獨不賀帝問故對曰此巫雀非神雀也恐後有害國事者朔因謝疾去後卒有巫蠱之事

旋庵子曰不賀神雀而遠遁避禍朔可稱明哲保身矣

邵康節先生行洛陽天津橋忽聞杜宇之聲嘆曰

北方無此物異哉不及十年有江南人以文字亂天下者乎客曰聽杜鵑何以知此康節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得氣之先者也以後果生王安石為青苗諸事亂法

旋庵子曰昔人聽杜鵑而知有文字之亂今人見文弊而安為章煥之徵何明昧之懸殊也晉淳于智能易筮夏侯藻母病詣智卜忽有一狐

擣堅錄

卷二十一

大

現北堂

當門向之嗥怖藻馳見智智曰君速歸在狐嗥處捐心啼哭令家人驚惟大小畢出一人不出哭勿止藻如其言母亦扶病自堂屋五間拉然而崩旋庵子曰狐知屋之將崩而自嗥智知狐之嗥屋而告哭靈慧不相上下而狐似更得氣之先矣趨吉避凶寧得買買已耶

晉季武母李太后簡文時執後宮中簡文無子令害相者相諸宮人相者指后當生貴子而有虎厄

帝幸之。生武帝及會稽王道子。既爲太后服。相者之驗而怪虎害無謂。且生未識虎。一日外夷進畫一幅。展視爲虎。卽時驚動。成疾而卒。

旋庵子曰。相有奇中者。當不在肌膚色澤之間。然厄而必以虎。此真不可解矣。

桑道茂初爲供奉。李晟爲神策小將。道茂曰。某性命當在公手。所能赦之否。晟笑曰。供奉見侮。乃爾道茂懷中取一紙。云所犯罪過。乃是逼迫。伏乞恩

擣堅錄

卷二十一

三

硯北堂

慈判命全宥。晟笑曰。遣某道何語。茂乞云。准狀特放。晟爲書之。後朱泚反。晟復京城。收從逆數百人。至旗下。道茂大呼曰。某有狀。取視之。乃昔年所書也。晟驚悟。釋放以爲上客。

旋庵子曰。旣知禍于未形之前。何不擇地而蹈。以自全其身。乃必俟臨期求免耶。豈數必置之死地而後存者耶。

張華初爲豫章太守。善易卜。人畏不敢犯令。或當

死者。放歸別父母。有一人犯盜欲誅。放歸別。其人在路號哭。經趙朔家。朔問何故。曰。某爲盜犯法。當死。蒙太守給假。辭別父母。限滿赴州刑。所以悲哭。朔曰。何不逃去。答曰。使君明于易筮。前後逃者皆獲。是以不敢。朔曰。但用我計。可獲免。汝可三遍行渡河。取竹筒盛水三尺。常安腹上。仍于黃沙中臥三日。然後還。終始擒汝不得矣。其人依朔言。至假滿。違限。華乃卜之。卦成曰。何故腹上水深三尺。背

擣堅錄

卷二十一

三

硯北堂

臥黃沙。此必投水而死。其竟脫焉。以上俱古史談苑。旋庵子曰。數可計避。則數亦不神矣。此與鄭玄脫追之法頗同。

開元中。有一人姓劉。不得名。假廕求官。數年未捷。忽一年銓試畢。聞西市有李老善卜。造而問之。老曰。今年官未合。成生曰。有人竊報我。期以必成。何不然也。老人曰。今年必不成。來歲不求自得矣。生旣不信。果爲保所累。被駁。生乃信老人之神也。至



好良法

法良何  
必改

下止  
便出  
求了

明年試畢、自度書判微劣、意其未遂、又問李老、李老曰、勿憂也、君官必成、祿在大梁、得之、復來見我、果爲間封縣尉、又重見老人、老曰、君爲官、不必清儉、恣意求取、臨滿、請爲使入城、更爲君推之、生至州、果爲刺史、委任、生思李老之言、大取財賄、及滿、貯積千萬、遂謁州將、請充綱使、州將遣部其州租稅至京、又見李老、李老曰、公卽合遷官、生曰、其今向秩滿、後選之、今是何時、豈得更官也、老曰、但

擣堅錄

卷二十一

圭

硯北堂

三日內得官、官亦合在彼郡得之、更相見也、生疑之、遂去、明日納州賦於左藏庫、適有鳳凰見其處、勅云、先見者與改官、生卽先見、遂遷授浚儀縣丞、生益見敬李老、又問爲官之方、云一如前政、生滿歲、又獲千萬、還鄉、居數年、又調集、復詣李老、李老曰、今當得一邑、不可妄動也、固宜慎之、生果授壽春宰、至官未暮、坐贓免、又來問李老、老曰、今當爲君言之、不必慙、諱君先代曾爲大商、有二十萬資、

卒於汴州、其財散在人處、故君於此復得之、不爲妄取也、故得無尤、此邑之人、不負君財、豈可過求也、生大服焉、

旋庵子曰、李老卜算、神驗一至于此、亦可稱地仙矣、然劉君旣已徵之于前、復不能信之後、豈利令智昏、卽點化有所不及、挽耶抑數有默定、必如是、乃稱神術耶、○理與數並存于天地間、然理可憑、數不可解、夫子曰、百世可知、亦據理

擣堅錄

卷二十一

圭

硯北堂

推之耳、一落術數、則有驗有不驗矣、上珎郭璞各精術數、彼此皆知、不令終珎勸璞勿爲公吏、又自謂爲卿相當受禍、乃不能捨此一官、竟捐厥軀、又何貴于前知耶、余故摘數之驗者、以冷世之妄求、又錄其不必驗者、以啓人之趨避、使理數相附而行、勿致沉溺于荒唐悠謬之說耳、  
黃白  
王常洛陽人、負義氣、見人飢寒、解衣推食、畧無難

色唐至德二年入終南。夜半月朗，慨然嘆曰：我欲平天下禍亂，無一人之柄以佐我。我欲救天下飢寒，而衣食亦自不充。福善徒虛語耳。言訖，有神人自空而下，曰：爾何爲言此？常曰：我平生志也。神曰：我有術，黃金可成，雖不足平禍亂，亦可濟人飢寒。爾能受乎？常曰：我聞此乃仙術，空有名，未之視也。徒聞秦皇漢武，好此道而終無成，祇爲人笑。神曰：帝王處救人之位，自有救人之術，而不行。反欲求壽聖錄

烈故付之言訖而滅。常遂得其術，以遊歷天下，賑濟乏絕。通吉錄

蘇東坡嘗至一寺，有老僧，兩目有光，謂之曰：吾有鍊金之術，當傳之子。坡曰：吾固不能用也。僧曰：惟子得之，能不用。吾是以傳之。若扶風陳太守，日求吾術，吾不告之，非吝也。彼得之，不能不用，反爲彼作禍耳。遂以授坡。守陳希亮聞之，卽向坡公處求坡不以爲意，遂教之。亮作金有成，坡嘆曰：果有此事，吾乃負老僧矣。無何而亮賊敗，官坡既私訝之，又五年不聞問。後遇亮子於都市，問曰：尊翁歸若何？曰：吾父既敗官，卽恣意鍊金，未旬月而病，十指皆落，踰年而死。東坡始信老僧之言不誣。旋庵子曰：鍊金之術，不盡誣幻，但有濟人之念，無利己之私者，乃能傳而用之。不然，貪天之罪，烈于貪人，可不懼乎？

漢黃門郎程偉，好黃白術，娶妻方氏，偉常從駕，無

時衣妻請致兩絹絹無故至前偉按枕中鴻寶作金不成妻卽因爐中水銀出囊中藥少許投之卽成金偉大驚曰道在汝處而不早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須由命偉乃日夜說誘之賣田宅以美食衣服猶不肯告偉偉乃與其侶謀欲杖方氏方氏輒知之曰傳道必當得人如其人雖道路相遇當傳之非其人雖寸斷而支解終不傳也偉逼之不止妻乃發狂裸而走以泥自塗卒乃尸解去

桓譚新論

擣堅錄

卷二十一

美

硯北堂

旋庵子曰先天之秘那可易傳卽強傳之徒兩傷耳初誘之繼逼之程黃門何不諳道術若此卽發狂尸解方氏可謂善藏其用矣

擣堅錄卷二十二

武水朱廷旦旋庵子論輯

仙道

沙門所載諸天名目與道家絕不同廼靈寶琅函俱道書也所載三十六天又各各不同蓋道教始于張陵不始于老子特借老子以樹幟其後駢枝于寇謙之濫觴于杜光庭而偽撰百出符咒黃白之說紛然囂馳去老氏清淨之旨漸遠則所云三

擣堅錄

卷二十二

一

硯北堂

十六天倘亦強設名目以欺世茫無對證者歟硯梓氏曰人世所最艷羨莫如神仙而好仙之情亦自不同下者垂涎點化上者覬倖長生最高則樂其逍遙閒曠而已然而證仙果者當世幾人無他未辨仙凡先論迷悟悟者易迷者難耳嘗聞唐有風狂人侯道華泊於河中永樂觀爲事賤劣比於傭隸而常好子史手不釋卷衆問要此何爲答曰天上無愚懵仙人後竟雲鶴仙樂迎

之上昇近有應天秀

才唐詩號古峯者事母極孝嘗遇老叟嘉其有仙骨授以內外丹道流因勸唐入名山修煉古峯曰家有老母世間無不孝神仙逮母卒始遍辭親友各贈銀三錢而去又有張福者淮陰鹽徒也忽遇老僧指授恍然有得歸棄妻子投總督萬表求爲外護一意玄修萬號鹿園亦好道者也每叩其術不語但曰天上無富貴神仙孰能棄三公而薦天下賢者以澤蒼生孰能捐萬金而施貧者以脫人於死孰能割恩愛塊然獨處而與虛白爲對無是三者請勿語道福後跌坐合掌而化人又於濟上遇之此三人者具是見解何處不仙人若希心冲舉翹首蓬壺當於此悟入卽不然而學通今古行篤人倫灑脫利名絕去纏縻斯其人卽超凡拔俗神仙之彷彿矣

旋庵子曰天上無愚情仙人世間乃有不識字道學蓋道學可假而神仙不可僞耳

唐先生名甘彌海陵人爲郡小吏廉恪無他伎一日晨出若有所遇者忽裂巾毀履解衣濡水滌橋裸程褻語見者遭嫚罵家人以爲狂囿于別室悉毀臥具爲坎穽寢處其間歲餘其母哀而縱之冬夏一布襦僅蔽膝負敝衣于左肩蓬首鬚髯垢面跣足常以指按其頰彷彿井間中人呼唐九郎或發語于休咎人始異之稍就占訊喜怒語默無不驗凡飲食或捐半于地或委溝渠而食其餘得炊餅漬泥啗之得酒或覆于几又祭于地復收飲無少損也所臨列肆是日必大獲競欲延致以禮招之而弗屑者旗亭間以飲食爲博徒者數負不自活乞憐于先生或與之錢以爲博資則終日勝酣釀欲成而敗先生至甕下索飲釀者曰是不佳當別酌以獻不從漉而飲之香味俱變未竟日而售常寓宿王氏米肆高廩上肆罵狂穢無所避其家婦子羞惡俟其他之竊相與誚罵先生不復往數

日無所貿易。頻悔謝，乃復比舍火，延其屋燠寢矣。獨堅臥不動。俄反風而火滅，人家非常所游者，亦憚其來不來也。必有異。晨至蔣氏舍，排闥入婦寢，取溺器，翻衽席衣衾，淋漓頓笑曰：「解了矣。」室中人頗怒。既而聞一婢人自經，系絕得不死。建炎二年，忽持斃自擊其頰。俄裴淵潰卒至，漂掠無遺，乃悟打頰者隱語打劫耳。紹興元年，語人曰：「上元夜觀燈時，虜人陷城，至上元日，火仙源宮屋五百楹，煨

壽堅錄

卷二十二

四

視北堂

燼無餘矣。張榮來據城，聞其神異，執于酷肆。大雪中露坐，方數尺，獨無雪，膚略不霑潤，乃積雪丈餘穿洞穴埋其中。彌日出之，怡然也。人問寇亂何時已，邪曰：「直待見閻羅。」聞者憂之，謂不可逃死，無幾何，有裨將李貴過城下，號李閻羅，自是歲小休矣。四年，劉豫犯淮南，郡守趙康直問之，書曰：「十三日。」硬齊又問，書曰：「十三日。」軟齊蓋偽齊始肆猖獗，終大敗而去。七年冬十一月，大呼于市曰：「二十一日。」

雪下二十二日。唐倒皆不測其意。至期大雪，明日往河西張氏舍求附火，潛抱薪自焚于隙室。張覺之體已灼爛，索寢衣披之，行至常所居米肆，端坐手煨燔肉以食，且以飼犬。須臾而逝。有田夫自斗門至中途遇其西行，問先生安往，曰：「吾歸也。」入城既自焚矣。任世六十餘歲，塋響林原，歲餘後有離商見先生于江西，而蜀人亦見之于青城云。古史談苑旋庵子曰：「變幻莫測，不拘禮法，此仙家常態。」惟

壽堅錄

卷二十二

五

視北堂

是廉恪弗屑，不汨沒于世緣，乃其真種子耳。仙真種種，余特揭一二，獨培本領者，以醒世之迷于幻術而示之趨也。李道人者，徽之黟人，生于正德庚午望日，甫十歲，父歿，遂肆情酒色，揮金不惜，與俠妓鳳仙善。中年病羸，七載瀕死，忽有丐者門外呼曰：「小病行藥，大病行工。」李因迎視，丐以手摩其頂曰：「若再隔旬日，必不救矣。」乃索鳧卵五十，酒一甕，以右手撚道人

膝左手且剝且吸頃刻而盡初樓時皆聞道人骨  
若有聲凡坐七晝夜而病霍然問其姓名曰吾乃  
丘長春十代孫清淨教蓬頭也問宅里則指東海  
上而已于是道人與鳳仙皆卒業爲徒三年盡得  
其還丹修煉之術一日同登天目可者忽不見道  
人益虔奉之築庵于萬年縣居鳳仙爲道姑而自  
棄妻子孳利雲遊天下初走全州之湘山更歷太  
和山與元時間道人共證真修從此不著衣履雖

擣堅錄

卷二十二

六

硯北堂

嚴冬大雪赤身以爲常人皆呼爲赤肚子云居十  
年轉入終南山與鐵帽道人爲侶其年可數百不  
知何許人又十年之匡廬途遇老者跪懇之歸道  
人不顧見者曰彼顏然者非爾翁耶道人亦不答  
及探跪者乃道人孫年已古稀矣號泣數日而去  
又三年至茅山萬曆己亥大宗伯王忠銘迎至留  
都都中公卿士庶皆以得覩道人爲幸大約道人  
以歡喜作緣以遊戲說法冬夏一衲不襦不袴叩

齒掠髮不輟于時浩歌大笑不絕于口能一日九  
食又能九日一食飲輒數斗葷蔬惟適上不洩而  
靈根時灌下不漏而洞府常虛贈以金帛多不納  
卽納悉付其弟子隨給道路貧人永叭玉骨面若  
童顏每誡人早絕塵紛杜絕惡趣云異林

旋庵子曰日溷塵紛與世作緣心境業已窒碍  
何有仙趣赤肚子浩歌大笑不絕于口抑何瀟  
灑脫塵而能不上升乎陶貞白謨真誥仙人男

擣堅錄

卷二十二

七

硯北堂

女參半獨文士絕少蓋意見爲累故耳  
蘇城中有一丐者不櫛不沐冬夏裸形止以尺布  
掩其前而已在行道中亦垂首不語偶至食店指  
一物曰我欲食店卽與之或市列果物亦竟取之不  
問人反以其食且取之爲幸云是日必得利也  
遇其不欲食雖強進必不顧玄妙觀前有兌錢店  
中每晨候其至以好錢三十文與之丐者得錢卽  
詣食店買熟物往人家索飯啗之餘錢則買炭寓



一破屋中不論寒暑壘四磚爲一爐熾炭於前坐而對之倦卽偃臥爐旁莫解其意也其手中錢人或遇而易之去必得利遇其不欲易則雖以倍易一以三易一亦堅拒不從崇禎辛未冬余在蘇城遇之數次蘇人謂之狗仙云年可有四十餘歲矣窺其男根尚猶童身雖終身不澡沐近之殊無穢氣此爲異耳

肩後記

旋庵子曰男根不破則元氣永固久視長生固

擣堅錄

卷二十二

人

硯北堂

其常耳若淫縱以疲其神而乃煉藥採戰求資外道祇速之斃也然其品之足重更在強進不顧堅拒不從有大異于人耳

尹蓬頭名繼先臨洮人日見徽欽北狩時事至元得禮部度牒爲僧遇異人授以接命之術元末嘗乘黑驢游燕雲間接命于真定遇羣盜奪其驢刀傷其身而遂入滇南避亂景泰中往來荆襄陝洛間人未之知也成化末過江西有宗室叩其術不

答宗室怒杖之垂死令左右置棺中昇出生焚尹告昇棺人曰死則死矣幸微露竅穴少便呼吸其人憐而許之及舉火特空棺耳游南都成國公見所佩元朝羊皮度牒始共駭異知其年且二百餘矣遣一婦人侍之將私叩其術也弘治末復在南京接命浙江鎮守太監劉璟召之夜過無錫高橋巡司詰問不答被縛明日出度牒示之得釋未幾將還南都道經蘇州從而拜禮者無算知府林世

擣堅錄

卷二十二

九

硯北堂

遠收繫獄月餘璟聞遣使釋之正德初太監賴義掌東廠召至北京劉璟時方竊欲以威劫其術尹終無言璟怒遂以妖言惑衆緝送法司議死時閔公珪爲刑書止令招年九十免死押發原籍鉗束後居鐵鶴觀中一日土民修殿發土土中得鐵鶴士女競往觀之尹笑撫之曰自我埋汝忽復二百年矣幸再相見跨鐵鶴背對衆高揖飛去守臣懼祕其事初在刑部問官叩其術合川婦人否頷之

而已再問之自言每一接命必得奇禍是獄也豈其餘殃乎對問官惟請死期畧無懼色一食能盡胡餅數十酒數斗或數日不與亦未告饑平居惟單衣隆冬不寒及遣發日忽爲人求纊襖或給之甫出門脫付解人且曰秦地苦寒特求此贈耳前所佩羊皮度牒劉璟收之後璟死用以殉塋異林旋庵子曰每接命便得奇禍可見方術卽有秘授亦不可用况假借惑人者乎

擣堅錄

卷二十二

十

硯北堂

佛道

仲尼之教如日佛老之教如月日晦於夜而月繼之猶可照天下之半仲尼之道晦於衰世而佛老繼之猶可救人心之半如貪淫好殺之人奉佛老則差減但其教有體無用不如聖道之大而無弊耳是以吾儒之學多陽二氏之學多陰病枕寤言問善人作善而不奉佛還淪墮否答作善而不奉佛善業自在奉佛而作惡惡業難消作善而不奉

佛其作善也人天之路可冀其不奉佛也成佛之果無基問善人謗佛如何答名爲善人而謗佛卽此謗佛大惡也復何善之足云破迷論

萬曆甲戌存齋居士曰奉告列位善信念佛是第一好事但念佛不是只要口念須要心念所謂心念者是心心念念在佛如佛說諸惡莫作便一心一念不作惡業佛說衆善奉行便一心一念修行善果富貴的不去倚勢凌侮侵害那貧賤的其貧

擣堅錄

卷二十二

十一

硯北堂

賤的不去逞刁欺賴誑詐那富貴的在家裏孝父母敬兄長不欠錢糧不宿娼賭博不使大秤小斗見人不去搬弄是非教唆詞訟如此纔是真念佛佛必陰加保護見在無火盜官司疾病之苦身後無地獄餓鬼畜生之苦子孫無流離天絕之苦若全然不知念佛固然必有冥禍若只口裏念誦如俗語所謂佛口蛇心却也全無功德吾年七十二歲做官五十二年歷事頗多見作善作惡之報頗

明白。故此直心奉告。千萬聽之。信之。

北雲 附談王

旋庵子曰。今世念佛者多矣。然不過隨口附和。以畢朝夕。求其躬行實體。不媿戒律。卽比丘中。不得一二。况鄉愚村婦乎。余見大奸大盜。懼罪深藏。未有不匿于念佛中者。此輩不但無益法門。抑且乘間竊發。禍有不測。可不慎之。○沈幼宰曰。四民中。窶貧者極多。世人靳捐斗粟。吝捨半金。遇沙門。則施樂不倦。叩其胸中。不曉一義。

清聖錄

卷二十二

三

規北堂

猶夫人耳。農夫冶匠。縉紳章縫。不屑交揖。見衲子。則禮貌有加。與坐而問。核其隱行。靡所不爲。反不如尋常百姓。此皆以有髮無髮起見者也。故宋度牒之稅最重。

世但知有佞佛。不知有佞儒。佞儒者。口誠正。胸斗筭也。以其儒。闢佛。卽大雄之功臣。以僞儒。闢真佛。卽闕里之罪人矣。儒佛兩僞。盜也。非道也。弭盜之術。安施。

日旦

旋庵子曰。忠孝爲佛之真種。經懺乃佛之設法。政懼世人墮落魔障。忘却根本。設此以勸人修証耳。乃近世緇流。中藏不軌。口說慈悲。情者自附。談宗粗者妄爲立教。而裝飾佛像。起造浮圖。逐逐營營。于心性了無所得。其去佛也遠矣。

宋求那跋摩。罽賓國王族也。元嘉八年。達建業。帝問曰。寡人欲持戒不殺。而身主國政。不獲從志。奈何。對曰。帝王所修。與匹夫異。匹夫身賤名劣。應須克己。苦躬。帝王以四海爲家。萬民爲子。出一嘉言。則十庶咸悅。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刑不夭命。役不勞力。則風雨時。寒暑調。百穀茂。如此持齋。亦大矣。如此不殺。戒亦至矣。安在乎缺一時之膳。全一禽之命。然後爲弘濟耶。帝撫几嘆曰。俗人迷於遠理。沙門滯於近教。如法師者。真可謂開悟明達。通天人之際矣。勅有司供給。舉國宗奉。旋庵子曰。畧小存大。足破世迷。其講佛理也博。

清聖錄

卷二十二

三

規北堂

而該其引君心也精而婉。

後周道丕長安貴胄里人唐宗室也七歲出家十  
九值駕幸洛京長安焚蕩乃負母入華山安止巖  
穴時穀湧貴丕自辟穀惟乞食供母母問食未恐  
傷母意必曰已齊母曰汝父霍山戰沒骨暴霜露  
能收取歸塋乎遂往霍山拾聚白骨晝夜誦經咒  
之曰昔人積誠所感滴血認骨願羣骨之中有動  
轉者卽吾父遺骸也一心注想月不輕捨數日間

擣堅錄

卷二十二

古

觀北堂

有髑髏從骨聚躍山搖曳良久丕躡踊抱持資歸  
見母是夜母夢夫歸明晨骨至後應制論道多居  
元席朝野歸重

旋庵子曰一片真誠自能感格卽此便稱活佛  
又何必覓之虛無幻渺之鄉乎重華事業只在  
歷山號泣已自瀾漫天壤舍孝子而別求佛法  
吾未見其有合也

隋富上依益州淨德寺止宿繫大筵道旁坐其下

讀經人往來不喚令施有施者亦不祝願以路靜  
故多載無獲人謂曰城西北人稠施多奚爲在此  
答曰一錢兩錢足支身命復用多爲陵州刺史趙  
仲舒者酷吏也甚無信敬聞故往試騎馬過之佯  
墮貫錢富讀經自若日未曾視去遠舒令人取錢  
富亦不顧舒乃問曰爾終日所得幾錢貫錢在地  
見人持去何不止之曰非貧道物何爲妄認舒禮  
謝嘆服而去顏光衷曰僧家求施所以破慳貪乃

擣堅錄

卷二十二

古

觀北堂

受施者其慳貪更甚于俗士又何以使人敬化乎  
乞錢可以試俗士而遺錢亦可以試僧家世出世  
間不爲阿堵所埋沒轉移者幾人哉

旋庵子曰一意誦經遺錢不顧此真心向道立  
証菩提者也較之持簿乞緣延門求願者其品  
格相去不遠庭哉

五代恒超范陽人止開元寺講經論二十餘年前  
後州牧使臣投刺求見者令童子收刺罕所接對

時郡守李公欲奏賜紫。超辭以詩。有誓傳經論死。不染利名生之句。復令人勸勉。超確然不拔。且曰。而復來。吾在盧龍塞外矣。相國馮公聞其名。修書通好。超曰。貧道早捨父母。克志修行。本期彌勒知名。不謂浪傳宰輔。豈以虛名浮利留心乎。馮公益重之。表聞於朝。強賜紫焉。卒之日。天樂迎空。蓋生兆率之明驗也。

旋庵子曰。近世僧人。畧通文墨。便持詩投贈。而

壽聖錄

卷二十二

去

觀北堂

達官長者。見其委婉柔媚。時通往來。遂誇耀人前。官顏名號。不絕于口。此其勢利。更甚于俗人。又何有佛法乎。賜紫奏聞。力辭不受。若恒超者。其清節。胡可多得哉。吾在盧龍塞外。一語與必在汶上。可並恬尚。

宋雪竇顯禪師。得法於智門祚公。將遊兩浙。學士曾公謂曰。靈隱。天下勝處。禪師吾故人。附書薦顯。顯因至靈隱。陸沅衆中三年。俄曾公奉使浙西。訪

顯。靈隱莫有知者。時僧千餘。使吏檢狀籍。乃得顯。問向所附書。出諸袖中。封緘如故。曰。公意勤然。行脚人於世無求。敢希薦達哉。曾公大笑。珊以是奇之。

旋庵子曰。乞書求薦。僧家常套。至有求薦不得。婉轉取厭。而弗少休者。敗壞佛門體面。殊可恨也。試觀顯禪師。混迹儕偶。置書不用。其清風可挹。寧不足媿后人乎。

壽聖錄

卷二十二

去

觀北堂

宋光孝安禪師。住清泰寺。定中見二僧倚檻相語。初有天神擁衛。傾聽久之。散去。俄而惡鬼唾罵。仍掃腳跡。詢其故。乃二僧初論佛法。次敘間濶。未談資養。安自是終身未嘗言及世事。

旋庵子曰。口談佛法。心切資養。往往而是。孰知鬼神厭憎。帝庭鄙棄。若此乎。

隋靈裕。定州人。安衆兩堂。簡已未。具言行濫者。斥之女尼。誓不受戒。弘法時。方聽入寺。仍後進先出。

已房不令登踐沙彌受具必餘師證至時乃臨壇耳終身布衲裙垂裸上四指衫袖僅與肘齊見衣服過度者當衆割之

旋庵子曰主持法門寧過嚴毋過寬庶人心竦慄邪竇不生若借接引以滋員通則雜亂紛囂法終格而不行矣

胡也川寶應人也壯歲爲千夫長以督運失米下諸理者數年乃得釋既而棄家學佛雲游四方至

擣堅錄

卷二十二

六

觀此堂

止吾邑年已七十餘矣日携小鉢入市乞錢滿而歸可得百餘則呼諸僧作供共飽或沽酒獨醉盡而止明復如此毫不惜也間亦作詩爲顛草不事檢飾有時裸臥佛前不避但作小布囊掩其勢而已自言此爲金剛袴人不識耳在我邑又嘗娶村婦共居每語人出家兒坐脫吉祥而逝者世固不乏若我則自當立化人以其狂且誕不信也後年八十餘走吳興偶與數輩山遊至一地曰此處佳

我不去矣遂攀樹枝而瞑蓋亦一異人也屏後記

旋庵子曰呼僧共飽絕無怙惜滿腔無我便是成佛真果何必更修邊幅以欺誑世人耶開堂講經造殿裝佛總屬粗行非不二法也

僧寒空者吳興茅氏紀綱之僕也後棄家爲僧慳爽有幹材多與士紳交乃於王江涇募建一大橋一齋堂都極華整蓋費積幾千緡矣然興建時不能無無益之費既死其徒夢寒空語之曰我因生

擣堅錄

卷二十二

九

觀此堂

前妄費墮身豕胎明日有人鬻豕七而中一白蹄者我也詰朝果見如所夢豕前足如人掌形徒惻然爲買此豕闢一室設草薦而善飼焉此豕臥則於室遺糞尿則於外每佛堂晨起必繞佛數匝而後去若僧之經行念佛者然蓋雖墮異類靈心未泯故也夫寒空所勸建赫有成績祇以用度稍濫猶受報乃爾彼借佛事以爲潤索淫逞之地者其惡報復何如哉若寒空者報盡或當善生耳此萬



曆四十年後事也。全上

旋庵子曰。用度稍溢。便受豕報。卽寒空真心創建。猶復不免。吾邑慈雲古剎。賴秀峯和尚爲之。一新所費。亦自不貲。近已回首。不知其報若何。雲頂山慈恩寺。四方輻輳。供者甚厚。而寺主密言。性貪鄙。欺隱本寺施財。飲酒食肉。畜妻養子。無所不至。一旦疾篤。自言見空中繩懸一石臼。有鼠嚼之。繩斷正中其心。大呼氣絕。久而復蘇。如此數十

擣堅錄

卷二十二

三

硯北堂

度方卒。逾年。寺下村中牛生一犢。腹下分明有審言二字。

旋庵子曰。施主供養。最是難得。若止隨行逐隊。飢食渴飲。絕無功行。則絲粒皆罪業也。至若貪鄙欺隱。又自墮落。千萬重矣。

崇真寺比丘惠凝死。一七日還魂。經閻羅王檢閱。以錯名放免。惠凝具說過去之時。有五比丘同閱。一比丘云。是寶明寺智聖坐禪苦行。得升天堂。有

一比丘。是般若寺道品。以誦四十卷涅槃。亦升天堂。有一比丘。是融覺寺曇謨最。講涅槃華嚴。領衆千人。閻羅王云。講經者心懷彼我。以驕凌物。比丘中第一。能行。唯試坐禪誦經。不問講經。曇謨最曰。貧道立身以來。唯好講經。實不聞誦。閻羅王勅付司。卽有青衣十人。送曇謨最向西北門。屋舍皆黑。似非好處。有一比丘云。是禪林寺弘道。自云教化四輩。檀越造一切經。人中像十軀。閻羅王曰。沙門

擣堅錄

卷二十二

三

硯北堂

之體。必須攝心守道。志在禪誦。不干世事。不作有爲。雖造作經像。正欲得他人財物。既得他物。貪心既起。既懷貪心。便是三毒不除。具足煩惱。亦付司。仍與曇謨最同入黑門。有一比丘云。是靈覺寺寶明。自云出家之前。常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成。卽棄官入道。雖不禪誦。禮拜不闕。閻羅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奪民財。假作此事。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亦付司。青衣送入黑門。太后聞之。遣黃

門侍郎徐紇依惠疑所說者俱訪寺及僧皆實有之古續志

旋庵子曰說法講經尚屬粗行造殿裝佛有何大功五比丘修証各殊閻羅王處置亦異良不誣也佛家以空寂爲宗奈何復以色相碍之耶○沈幼宰云大士慈悲渡世變相無常而粧塑圖繪多作女人何也夫既謂大士豈得爲女既已成佛又安得有男女之相世人不察漫以有

攝堅錄

卷二十二

三

硯北堂

爲參無爲惑亦甚矣

攝堅錄卷二十三

武水朱廷旦旋庵子論輯

放生

旋庵子曰放生戒殺之說李小有廣仁品茗上沈君廣愛選言載之詳矣余何贅特揭其最警策最明白數則以寄開導亦隨便說法非有所揀擇敢掛一而漏萬也且破惑不須太深奧太枝蔓耳

攝堅錄

卷二十三

一

硯北堂

聞敬庵放生辨惑云凡有生命總是無常入亦同然非止於物倘以物命難延理當烹煮亦將謂人生無幾便可誅夷然獄中必殺之囚牀上臨危之病瘵者猶欲留連於朝夕刑官亦必轉展於秋冬此決死而尚冀其生彼更生而未必卽死况夫放救之舉本吾慈憫之心眼見其生便似永投生路手援其死卽如永脫死門則死何心豫疑生何須終保乎

李長蘅曰。若論放生功德。不必究竟生命得全。卽一放頃已得圓滿菩提勝果。何以故。譬如重囚臨當行刑。覓釋還獄。明知異日無得生理。而喜今日不同死者。彼物得放。亦復如是。何況機緣漸熟。檀信響應。廣作勝事。咸生歡喜。漁人破網。弋師投弓。轉業世界。咸清淨土。皆繇於此。

旋庵子曰。纔放便圓滿勝果。此論更無逗漏。與陶歌庵同一慧解。

逆池大師云。予作放生池。疑者謂魚局於池。無活潑趣。不若放之湖中。予謂池雖隘。網罟不入。湖雖寬。晝夜採捕。陋巷貧而樂金谷富而憂利害均也。又疑無活潑之趣。則有一喻。坐關僧住室中。循環經行。隨意百千里。而不窮。徜徉自得。安在其不活潑也。今幸處平世。城中之民。以城門之啓閉爲礙。一旦寇兵壓境。有城者安乎。無城者安乎。漁喻寇池。喻城人以城爲衛。何局也。魚可知矣。

旋庵子曰。近日豪貴之家。侵借水利。每立一石。牌于岸邊。名曰放生河。漁人伺之。歲供魚利。是有殺之實。反蒙放之名。不但人心不甘。而水族能不抱恨乎。

陳薦夫曰。世人放生。多尅定時日。廣購生命。射利之夫。因而網羅釣弋。以赴之多。致田斃。是以殺爲放也。途間市上。耳目所及。隨便買放。是謂放無常期。世人放生。鑿池寘苑。既有常處。人得伺之。方脫

豫且之網。旋作狡人之羹。是以放爲殺也。江河林沼。地利隨宜。監以善信。倏然而往。是謂放無常處。世人放生。外買生物。家中之畜。宰割不疑。至謂擾畜待人而生。職宜供饌。不知子孫奴僕。亦所豢養。橫遭屠噉。彼心謂何。至草木斬伐。亦屬生命。蟣蝨蟲蛾。都關佛性。或壞垣而破蟄。時覆巢而毀卵。種種傷生。道不一途。又如葉羶聚蟻。積水生蛆。珍玩魚鳥。致物以飼。我雖無殺之心。彼則有死之道。皆

宜避忌。豫護生。全是謂不放之放。放無常物也。若乃遭噬觸網。顛墜束縛。應手而放。未必有生。更宜調養。使其平復。卽不全活。因而瘞之。又有猛獸毒魚。惡蟲鷲鳥。雖因厄可憫。而吞噬成性。救彼一生。實延衆毒。是當較喪全之多寡。量功過之重輕。聽其自存自死。比之不見不聞。此二種者。不必放可也。凡若此者。隨緣隨力。相機相宜。無以殺小爲無傷。無以放小爲無益。無憚勞而阻善念。無爭價而擣堅錄

擣堅錄

卷二十三

四

硯北堂

混放

戒殺

今之勸人者。輒云殺生者。受地獄餓鬼畜生報。不殺生者。生天及人道。壽康尊富。皆懸指他生。以爲炯戒。此實自然不疑之理。而聞者漠然。有故也。嘗見無賴者。今日爲盜。明日被縛。猶且爲盜不已。則以爲盜當下得金寶。而被縛。迺在明日。姑無暇慮耳。夫食啖當下快口腹。而罪過遠在形壽之外。無惟說愈詳。而無救屠戮也。予初不舉罪福報應。但請于執杖磨刀。捕捉搏擊之時。暫試回心一觀。觀彼衆生。逃竄飛透。投冥入隙。恨天不賜梯。地不借孔。與人類畏怖王法。聞有擒追。魂散魄震者。有異無異。觀彼衆生。黨類相憐。棲啄相並。如割一雞。則衆雞驚啼。屠一猪。則羣猪不食。與人類被執向官。闔門徬徨。或當死別。六親踊哭。平日眷愛難割。難捨。有異無異。觀彼衆生。臨縛被刀。宛轉悲鳴。冀或

擣堅錄

卷二十三

五

硯北堂

見赦。血漚命斷。聲猶汶汶。時或動掣。與人類疾病。無措。號神念佛。庶幾保護。神識告離。逆眼努唇。手足牽引。以冀或存。有異無異。若謂有異。是未嘗觀。卽今請觀。若謂無異。惻隱安在。卽今請斷。嚴紹庭戒殺文旋庵子曰。人物對照。警切真懇。覽之而不同心。斷殺者。非人類矣。晉孫綽之喻道論。梁武之斷酒肉文。俱不必讀。

謝耳伯曰。類有人畜生氣維均。物有蠢靈。受痛維

擣堅錄

卷二十三

六

硯北堂

一試觀剝磔屠斷之時。未死而骸棘。將死而戰動。既死而鼓躍。彼若乞哀。人何獨忍。況肉體血氣。同此受生。焉得殺彼生。以益我生。害彼命。以護我命。禽獸魚蟲而食人人。皆駭人而食禽獸魚蟲。禽獸魚蟲不皆駭乎。人而殺人人。皆冤人而殺禽獸魚蟲。禽獸魚蟲不皆冤乎。苟禽獸魚蟲而自相吞噬。則人皆不忍。人而終日吞噬禽獸魚蟲。豈顧自忍乎。

旋庵子曰。婉婉對勘。不忍之心。自萌。

屠緯真曰。人之殺生以食。藉口曰。天生萬物。本爲養人。嗚呼。玄宰埏埴。貴而爲人。賤而爲物。本欲其並育並生。如以萬物之命供人。則是生人而殺萬物也。天地不仁甚矣。今夫人雜食萬物。腥羶亦飽。獨食五穀蔬果。亦飽。飽等耳。飽則不死。誠何用廣須萬物之命而後活也。佛氏之生以長齋。仙人之生以絕粒。夫長齋者。一腥不染。絕粒者。五穀亦廢。

擣堅錄

卷二十三

七

硯北堂

而其生皆過于世人。人生不必盡賴萬物昭昭矣。人之生。不必盡賴萬物之命。天豈必以萬物之命而供人之一生哉。不過人之嗜慾無窮。貪饕不厭。其食萬物之血肉。而恬然甘之也。皆惡業薰染。習而不覺也。萬物與人並。而人之力勝萬物。則人殺萬物。人與虎狼並。而虎狼之力勝人。則虎狼殺人。人殺萬物。則以爲天命人。虎狼殺人。將以爲天命虎狼耶。以萬物之命養人。則以爲人貴于萬物。以

人之命。養虎狼。又以為虎狼貴于人耶。蛇虺蠱蜋之毒也。黃狐之臭也。蛆蚋之穢也。人則不殺以為食。豈天以萬物之命供人。獨不以蛇虺蠱蜋黃狐蛆蚋供人耶。海濱之人。食蜆蛤蠔。而西北人。逞逞不食。豈天獨以海錯養海濱之人耶。人不食蛇。而交廣之人。多食之。豈天獨以蛇養交廣之人耶。故曰。惡業薰染。習而不覺也。且人之萬惡。皆逆天心。而殺生一業。獨奉天命。人而殺人。則為干天討。

擣堅錄

卷二十三

人

觀北堂

而立服上刑。人殺萬物。則為奉天命。而毫無罪罰。又何取所謂一體所謂平等之義哉。

旋庵子曰。語語游戲。語語真切。讀之最足豁人迷惑。

顧瑞屏先生曰。經傳有非禮殺生之禁。而猶未痛言殺生之惡。蓋上世民俗淳厚。相安于禁。而殺習未重也。迨末世。而山澤虞衡之禁。日廢。吉凶賓祭之費。日煩。而後乃習殺。其始也。容或有戚戚不得已

之心。既而耳目習。既而心習矣。嗚呼。習亦何所不至哉。昔人習刑名。則有臨渭論囚。渭水盡赤。不顧者。習戰陳。則有一夕坑四十萬眾。不恤者。習殺人。則有聚人為糧。春骨掃皮。誇為美羹者。有父爭其子肉者。習始於微。卒於烈。可畏也。故大慈氏乃廣陳罪福。極談因果。悲涕呼籲。為諸蟲乞命。詎所重者。物命。而於吾儒親親仁民之旨。背戾乎哉。夫心心習殺。殺心馴熟。斷未有能親且仁者。心心戒殺。

擣堅錄

卷二十三

九

觀北堂

悲心馴熟。斷未有不能親且仁者。所謂因其積習。最重處。猛與鉗錘。令人回光返照。直認本原耳。

旋庵子曰。積習悞人。沉溺不返。先生數言點破。使人盡沾法雨。功德當自無量。

文燈巖先生曰。命虞祝網。帝王著訓。撤弋遠庖。孔孟說經。禮審三供。三充。傳嚴一草一木。苟養仁質。寧問浮屠。雖鮮食以後。難於驟更。然霍食之時。豈盡兼味。無登枝而忘其本。幸見一以擴其餘。錄過



劉孝則銘云。賢聖厭殺。蔬穀代興。一筋未下。百命相仍。刀俎饒湯。輪迴業增。願除習氣。告我良朋。旋庵子曰。孝則德量宏深。坊表高峻。坐語終日。不覺飲人以和。而使鄙吝之頓消也。只此數語。可著爲法。

何胤斷肉。獨不能貸蚌蛤之命。乃令門人議其當食。竟陵致書辨詰。始就屏絕。予以爲卽如胤說。大都是欺軟怕硬。且畏虎豹而烹雞豚。與禁雞豚而

擣堅錄

卷二十三

十

硯北堂

食蚌蛤。其類愈柔。其用愈虐。此豈復有義理而待議耶。陋儒動輒言理。至于饒亦理。殺亦理。由是推之。天下寧復有非理之事乎。范與蘭居士嘗自言。諸味都可忍。獨瓦楞味美。未能驟禁。釋湛然爲說。唐文宗蛤蜊因緣勸止之。居士心動。後元日置酒。因爲家人言。所以指一巨蚌曰。吾食此。永斷矣。方食。有物隱齒。堅類石。吐之。狀類珠。而色如蓮花。居士曰。珠不堅。珠而堅。豈所謂舍利者耶。居士前惑

與胤偶同。後又與蛤蜊事大相似。繇前說猶是福德邊事。繇後說。安知居士不從此具正信。親見大士耶。彼此是柔脆肉身。彼此是堅固法身。親作自想。尊作佛想。肉啜肉。佛啜佛。可悲也。夫。陶敬庵蚶按廬州有坐化猫。峽中有坐化胡孫。李公擇家有坐化蛇。唐有鸚鵡舍利。無爲軍巢縣柘阜鎮永寧院有雀棲于庭松。累日不去。遣取視之。已立化矣。盛夏極暑。經涉月餘。形質不壞。軒喙鼓

擣堅錄

卷二十三

十一

硯北堂

翼有騰翥之狀。唐文宗嗜蛤。蛤中有觀世音像。帝驚異。召惟政禪師問焉。對曰。啓陛下信心耳。經云。應以菩薩身得度者。卽現菩薩身而爲說法。帝曰。菩薩形則見矣。未聞說法。師曰。陛下信否。帝曰。豈敢不信。師曰。陛下聞其說法竟。帝大悅。遂永不食蛤。物性精微。真有不可思議者。世儒眼孔小。特未讀曹無咎猪齒曰化佛贊耳。杭州某家因客至。主人將殺鷄爲黍。旋覓鷄不見。

欲殺一鴨。轉眼間。鴨復逃匿。索之。見雞伏深處。鴨以口扯雞翅。甚力。主客感悟。遂戒殺。現見錄

昔人有烹鱸者。見鱸在釜中。皆鞠背向上而死。剖而視之。則腹有小鱸故也。亡身不忍傷子。物類愛子類如此。

旋庵子曰。鴨扯雞。雞鞠背。怖死。苦情。物寧殊人。乃悍然不顧。抑何忍乎。擬寒山詩有云。羊豈不思兒。猪亦有眷屬。讀之。悚然。

壽聖錄

卷二十三

主

觀北堂

陳氏戒殺或問曰。如六畜等。我若不殺。人亦殺之。施之山林。豺狼亦殺之。縱使我不殺。亦不能救。答曰。六畜等皆往世作決定殺因。故今世受決定殺果。雖佛亦無如之何。故佛教人不殺者。正所以救之也。不作殺業。則無救因。若決無殺因。則決不受殺報。若勸得一人不殺。則是救得一人不造殺因。免為畜生。若勸化得千萬人不殺。則救得千萬人免為畜生。出離三塗矣。警心類編

旋庵子曰。不種殺因。自不受殺報。故戒殺生于今日。政救殺生之人于他日也。佛氏慈悲。婉轉護生。若此。

或謂物類充塞。恐無所容。豈知現前被殺之衆。俱是前生好殺之債。輪迴之理。言之痛心。若戒殺之人。既多。則可殺之物自寡。是故虎雖殘。而知徙。鱷雖暴。而可驅。若慮人不食獸。獸將逼人。何不慮人不食人。人將相碍乎。湯鷲振戒殺解

壽聖錄

卷二十三

主

觀北堂

旋庵子曰。物類充塞。人類莫容。則機詐貪淫。反無可行。便成一榛榛。兀兀世界。有何不可。趙凡夫曰。世有自己茹素。而養妻子以葷腥。謂之厚。自己茹素。而享賓朋以葷腥。謂之敬。自己茹素。而祭宗廟以葷腥。謂之孝。若謂茹素。善業。則不當以惡業為敬愛之具。若謂茹素。法諦。葷腥。世法。則何忍以世俗待其親。知朋友。親知朋友。且猶不可。况父祖子孫乎。若本無定見。率意為之。則正在迷。

中未可與說夢

旋庵子曰。自己茹素。而以葷腥養人。罪在不明。若終日茹葷。而竊竊然號于人曰。我戒殺也。持齋也。將誰欺欺天乎。

人獸性命等耳。自怙者必曰。人爲萬物靈。夫雞知時。自雞人刻漏科郎外。皆不然也。狗能忠。自貞良俊傑外。皆不然也。鳥反哺。自仁人孝子外。皆不然也。狐聽水。自吹葭候管外。皆不能也。鴈有敘。鴛有

擣堅錄

卷二十三

四

硯北堂

匹。自五倫無忝外。皆不能也。馬誤羣所生。則自觸而死。人中禽獸。未必然也。凡禽蟲行慾。有時而人未必然也。凡母畜胎。能覺遂絕。游牝人不能覺。覺亦未必能絕也。凡禽獸早成。馬兩周則駕。牛再期則耕。若孩子二齡。正呱呱啼泣未止。梨栗且不知甘酸。敢問之無識性乎。此皆禽蟲所長。人所短也。以至五靈五德。羊跪乳。鴈觸邪。羚羊解爭。狡兔三窟。皆人所不及。謂人之所長。多于物。則可謂物

盡不如人。則正不然也。人不過殺機稍多于物耳。而橫欲吞嗜。又爲之強飾。以遂其過。祇自欺自陷耳。全上

旋庵子曰。人禽之分。只此幾希。乃傷倫敗檢。亂綱常者。猶儼然列于士林。而獎奸勸淫。上下相蒙。習矣不察。日月無光。天地晦塞。人不如鳥。真可痛哭。

聞子將曰。人生罪業甚多。而殺生爲最。殺生罪業

擣堅錄

卷二十三

五

硯北堂

至重。而殺牛爲最。食者之罪。亦與殺等。蕭東白云。我勸世人。勿食牛肉。服耕効勞。反遭殺戮。爾食何來。恐爲烹鬻。又云。皮解體分。猶張兩目。目豈徒張。爾反覆能保他年。不變爲犢。讀之。使人心惻。骨驚。食不下咽。況殺。報應。懸懸不爽。奈何貪此寸臠。自貽伊戚哉。

旋庵子曰。子將婆心救世。觸處行慈。不但自嚴戒律。抑且宛轉勸人。讀其引方。孩未戒殺牛文。

則所以鼓舞友朋力堅善信者不亦真且切乎。嚴印持屠牛嘆曰萬族皆畏死牛更人相似。夜聞鼓刀聲雙跪淚如雨哽絕不得言知死猶向賈賈怒奮槌擊刺砧信刀斧皮血委地鮮生剝嬰萬苦赤漉已肉身蠕蠕動肺腑頭角雖捨地中情未肯俯。魄大命難絕心恨兩晴努筋脊餘跳戰。夔薪已成脯饒口涎筋邊冤魂泣中金烹犢母念兒割母兒骨楚離離原上田猶是犁下土何況食牛報昭

博堅錄

卷二十三

去

觀北堂

昭盈萬古奈何恣殺啖腥吻同餓虎羶聞穢天地慘毒噴佛祖營生有萬端胡爲忍屠估充腸不過飽豈必饕死拈稽首嗜牛人三思莫終怙老牛一步一恐怖雙眼如雨脚如醋別翁欲語咽不止身在關外心在裏喫翁水草死翁處不道勿勿離此去去則去矣魂不死恨則恨矣口難訴夜夜打水常到明朝朝犁田直至暮車不轉時打牛足誰憐肩爛骨俱露田到熟時足人食嫌牛日短

草如故生來但只念水草水草不足寧飢餓毛長骨力無所用誰家白養老牛臥畢竟牽來賣與屠那頭牛死非屠戶一文兩文湊贖牛往往十中無一箇主家生兒防晚年耕牛生犢長不顧犢子也來償宿債譬如苦瓠生苦瓠耕牛宿昔爲人時不想爲牛有此禍霜刀雪刃卽在頸誰言牛蠢死不惡我肉彼食固應爾彼肉我食亦非悞冤冤如井轉轆轤轆轤轉時翁可悟釋智嚴耕牛別主

博堅錄

卷二十三

去

觀北堂

王緱山云東坡作戒殺詩貽陳季常季常自後不復殺岐亭之人多化之有不食肉者正欲拈出示俗適有感于吾里宴會之侈因和前韻得三詩其一曰人飢慕梁肉肉厭思茗汁徑寸神明倉螭蝸爭暖濕珍味縱可窮飢飽要自得于我實腐餘于彼捐所急曲曲方塘邊擾擾牧鷄鴨時哉謹棲止柳花作茵幕憐汝巢卵傾恐使羽毛赤每來待曲宴倒甕浮大白漸爲腰緩帶或遣頭穿幘金熟薪

且勞餅飽湯已泣。少損郇公厨。鼎邊未爲缺。淡然  
天人糧。請以羞主客。一枕茶寮清。時時共來集。其  
二曰。解牛豈無刀。亟牛恨多汁。可憐登庖肉。日且  
耳猶濕。桑下有飢人。一飽不可得。我已摩腹行。斐  
子進逾急。砉柳穿跳魚。擲丸射生鴨。素鱗凍銀盤。  
紅虬挺青幕。大烹爲誰來。呀然而發赤。安得口中  
膾。盡化草頭白。本慙肉食鄙。未老先投幘。但對花  
鳥笑。何負酒槽泣。口實不願餘。留此小陷缺。吾黨

擣堅錄

卷二十三

六

硯北堂

飽粥斯勿若。旅郵客好樂無已。康良士憂所集。其  
三曰。飲酒不盡樽。啖肉不盡汁。同生天地間。念此  
相响濕。每見肉食人。豈藿亦甘得。鸞牛挂脯林。無  
乃非其急。窗前能談鷄。欄旁自名鴨。性命嗟有制。  
俄爾膏鼎羶。五蟲毛領殊。共茲一腔赤。蜣螂縱高  
飛。曷思螻中白。強力相噬吞。何異虎而幘。撫已胡  
功能。忍彼釜底泣。吾欲食稱事。稍補百行缺。乞汝  
耕。儘餘池。我不速客。願同雀。鴿。馴。欣然掌中集。

旋庵子曰。東坡作詩。勸陳季常戒殺。而岐亭之  
人皆化。緱山和東坡詩。勸世人戒殺。而世人之  
嗜殺如故。何昔易變。而今難感耶。則世道澆漓。  
殺因之中人。牢不可破耳。

蓮池大師云。世人食肉。咸謂理所應然。乃恣意殺  
生。廣積冤業。相習成俗。不自覺知。計其迷執。畧有  
七條。一誕日不宜殺生。吾身始誕之辰。乃我母  
危難之日。正宜持齋放生。以報劬勞。庶使先亡考

擣堅錄

卷二十三

九

硯北堂

妣早獲超昇。見在椿萱。增延福壽。何得頓忘母難。  
移害生靈。一生子不宜殺生。凡人無子。則悲有  
子。則喜。不思一切禽畜。亦各愛其子。慶我子生。令  
他子死。於心安乎。且嬰孩始生。不爲積福。反殺生  
造業。真大愚矣。一祭先不宜殺生。亡者忌辰。及  
春秋祭掃。俱當戒殺。以資冥福。殺生以祭。徒增業  
耳。夫八珍羅于前。安能起九泉之遺骨。而使之食  
乎。無益而有害。智者不爲矣。一婚禮不宜殺生。

世俗自納采以至成婚殺生不知凡幾夫婚者生人之始也生之始而行殺理既逆矣又婚禮吉禮也吉日而用凶事不亦慘乎一讌客不宜殺生賢主嘉賓隨便可食何須窮極肥甘濫殺多物斷彼終身之命供我片刻之甘乎一祈禳不宜殺生世人有疾殺生祀神以祈福佑不思已欲免死而求生反殺他命以延我命悖理已甚神肯佑乎一營生不宜殺生世人爲衣食故或畋獵或漁

捕或屠宰牛羊猪犬等以資生計而我觀不作此業者亦衣亦食未必其凍餒死也殺生營生神理所極以殺昌裕百無一人何苦而不別求生計乎旋庵子曰蓮池大師七則簡切明顯易曉庸衆余故刪潤採入而祭先一則私意尊祖敬宗似不妨稍爲鄭重至若小民隨便營生豈能概禁二則尚宜斟酌仁民愛物或有差等云耳屠中孚曰滋味之養用衛已生刀俎之供致戕物

命世人覩朽骨暴骸則恐凶穢之觸體不思窮珍極饌誰非臭腐之填胸割禽獸血肉以肥已身之血肉靈蠢何分以生者肺腸而納死者之肺腸顛倒彌甚且人有藜藿不饜者得一飽已覺有餘而就彼羅列滿前時過三寸竟復何用脂膏易盡冤業具存我是以有奉養戒殺之說歲時餽遺本爲嘉禮肥鮮相餉乃動殺機在已聚衆惡而獨受愆在人恣一飽而不任德况茹素亦可通好豈逐臭

乃能定交我是以有餽遺戒殺之說男子有事四方祖餞那得無情然蔬食菜羹亦自有致何必侈一時之填積聚六畜之冤號况人物同情合離均趣爾當暫別不勝轉眼依然彼亦同羣却令須臾永訣業且互牽偏由誰作我是以有祖餞戒殺之說功名發軔之初正仁愛沛流之日尚當使萬物得所以助元和何忍使一物喪生以滋隱痛覃恩澍澤未睹涓涯摧折傷夷先盈丘壑既違慈寶亦



長惡源。我是以有榮進戒殺之說。喪以送死人。間之至哀。殺以斷生物。情之極痛。人已死而猶待之。不死物。本生而顧強之不生。設死者爲無覺。則陳列祇是彌文。倘死者而有知。則抵償益增。寃業揆之情理。信爲兩乖。我是以有喪禮戒殺之說。獄非福地。訟曰貞凶。究其無始之枉。因類屬殺生之餘報。方當懺除夙業。胡得增長新愆。試思狴犴暫幽。析楊交接。何異鳥魚之嬰羅網。不啻雞鴨之在庖。

擣堅錄

卷二十三

圭

硯北堂

厨情可齊觀。理宜倍惕。我是以有訟獄戒殺之說。師行之法。出生門。不出死門。受生氣。不受殺氣。蓋殺之一字。最慘。而于兵尤爲不祥。政當防彼輿尸。寧得恣斯慘戮。且也寇敵交于原野。兵氣不能遽消。物命分于存亡。生機猶可着力。神武不殺。此亦先聲。我是以有軍旅戒殺之說。

旋庵子曰。敏濶七則可。補蓮池之未備。兼守奉持。自然福增業減。

卷終

擣堅錄卷二十四

武水朱廷旦旋庵子論輯

放生報

旋庵子曰。放生非以祈福。戒殺寧爲免禍耶。然愚人頑鈍。習矣不察。非舉可欣。可笑。可懼。可畏之事。以提醒之。終不信也。故畧援往事。兼採近聞。復出鄙見。反覆闡明。非好爲贅言。亦婆心頗切耳。

擣堅錄

卷二十四

一

硯北堂

寶文王敏仲七世不殺。又好放生。至敏仲身。乃自生疑。一日咨決于小法華曰。不殺不放。付之無心。可乎。師厲聲曰。公大錯。豈可落空見耶。面前露柱。亦自無心。看幾箇露柱。能救得世間一箇苦惱衆生。敏仲駭然汗洽。再發心。放一百萬命。其後持節淮甸。適歲饑。出按拯濟。舟次清河。忽聞洶洶聲。如數百人爭鬧。疑是饑民。遣人跡之。了無所見。心忽自悟。於是策杖循河行。見數十婦女。濯筐岸側。洶

洵聲正出管中乃蛤蜊也悉以梟易之得數十斛親爲誦經持咒投中流既復自疑曰吾平生放此多矣萬一感恩來爲眷屬豈不癡鈍是夕卽夢文殊現金色身慰諭曰我往世亦曾生蜺蛤中但堅汝心無自疑阻敏仲始大信因著書示勸戒果報旋庵子曰行善須發自真心乃得圓滿然非能疑者未必能信疑信互生而物之載生多矣

壽聖錄

卷二十四

二

祝北堂

老僧至其門四拜而去次日復然如是月餘葉笑曰任渠拜只不理他拜至三年葉心動曰汝欲化齋吾自不吝何以拜爲僧曰緣法未盡也又拜至年餘葉益不自安曰汝有所需當以十金贈僧答如前又拜二年共六年矣葉曰汝但直言雖百金不惜僧笑曰吾化汝一用物恐汝不能捨耳葉曰百金不惜又何惜焉僧曰化汝所用宰殺刀數把葉笑曰此甚易易僧曰非化刀也吾見汝殺業太

重欲化汝回心汝封貯百金待吾來取吾先持刀去爲汝佛前懺悔言畢持刀去不再來遍覓不得踪跡葉遂改業致富全上

旋庵子曰擇術不慎有沉溺于殘忍而不自覺者非老僧堅心覺醒那肯改業不貴百金但求捨刀此間政是打動妙處

壽聖錄

卷二十四

三

祝北堂

之母曰予故血性類也施我爲觀音閣僧萬勿見殺次早秦母述所夢異焉命僕縱之門外觀其所之所謂觀音閣者離城尚里許鶩乃晏然長鳴循途而行竟入閣中盤踞佛前如禮拜狀呼以鶩佛彼卽應聲秦奇之月給米令僧飼焉是天啓丁卯仲秋事也自後閣中僧朝夕環堂課誦此鶩無不尾僧而鳴一如僧之環堂作課然久且生卵遇香者至彼卽引頸至窩中索其卵易香以供佛焉凡

數年而死。

旋庵子曰禽獸具有佛性。人心反設戈矛。人獸倒置。世道江河可嘆也。

萬曆間杭州鐵冶嶺吳知州公子某途中買鰲三頭。携歸欲於次早烹之。是夜其母夢三尖帽青衣人跪前乞命。母云我是女人。如何救汝。三人云但求奶奶開口。則衆命得生矣。次早過媳見廊下小甕覆以鍋蓋。其蓋隱隱拱動。視之見三鰲。因悟。

擣堅錄

卷二十四

四

觀北堂

所夢謂媳云我來討一分上。媳云得非爲鰲耶。姑云汝何以先知。媳云昨夜夢鰲乞命云已求奶奶討饒。故知之。姑媳相大駭。即命僕放之西湖。從此一門戒食。現見錄

旋庵子曰姑夢媳亦夢。兩兩相合。事便奇特。造物點醒世情。往往現此異聞。

孔愉字敬康。山陰人。初辟中宗參軍。討華軼有功。封餘不亭侯。少嘗過吳興。餘不亭見人籠龜于路。

買放于溪。龜中流左顧者數過。及封此亭侯。鑄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師以聞。愉悟取而佩焉。今愉墓側古木數株。堅如鐵石。故老相傳云。愉卒後。龜銜巢木植于此。至今號龜銜樹。橋名龜回橋。放生果報

旋庵子曰龜之見放者不少矣。此獨以左顧見。德夫亦神物借此顯異。以激發世人耶。

有人喜放生。每山遊見獵者。生獲狐獐之屬。必買

擣堅錄

卷二十四

五

觀北堂

放之。偶遊宿寺中。值一僧人素無賴。謂黃精能駐。年未信驗否。乃置黃精枯井中。誘此人入井。覆以磨盤。其人無計得出。忽有野狐臨井呼其人曰。君無憂。我狐之通天者。每穴塚上而臥其下。注視穴久。則飛出。所謂神能飛形是也。君務注視磨盤之孔乎。吾昔子孫多爲獵人獲。賴君贖命。特來報君。人從其教。旬餘飛出。僧大喜。以爲黃精信驗。乃別衆負黃精入井。約以一月開視。至期開視。則死矣。

全上

旋庵子曰寺僧無賴已絕生機野狐報恩兼代酬恨機固甚奇事更稱快

劉子嶼吳江人有魚塘一所至冬築小堰以放塘水竭澤取魚水放將半見二大鯉越出堰外復躍入如此再三子嶼異之觀所至乃新育小鯉數百尾聚一窟中不得出二鯉往來跳躍且呬且涉而救其子寧身陷死地不恤也子嶼慨然嘆息乃去

擣堅錄

卷二十四

六

現北堂

堰放魚越二年鋤地得金遂至大富通吉錄

旋庵子曰越出躍入一種顧恤之情摹畫宛然父母戀子寧減二鯉耶見此而不憬然發慈悲者非仁人即非孝子矣

李進勅以販彭蠡魚爲業常以大船滿載其魚入維揚肆易之一日復販魚至三山浦其夕月色如晝進勅步岸側聞船內有千萬人誦經聲清亮非常登舟察之則船中魚耳進勅驚曰我自來販易

衆生輪迴之身不可測也因悉放魚於江中言曰

諸魚既各通靈他日某若困苦敢希方便由是改業販鬻荻薪數年間作大筏載薪於金陵貨之值大風簞筏一時沉溺惟進勅浮於江中足下如有所履俄而被風颭竹數竿至於身側遂扶此竹獲濟乃見大魚數百頭於進勅足下乘之又共拽竹而行到洲登岸回顧諸魚各已散去至夜不得渡江即棲洲上更已深矣獨坐愁苦兩淚迸灑忽見

擣堅錄

卷二十四

七

現北堂

荻叢碎罅中光芒進勅即以手摸之獲金二斤乃袖於懷中愁悶頗息俄見一人著白衣向波心踴立謂進勅曰朝來得存性命及獲金乃予前者所放諸魚各報恩也言訖不見待旦即有魚數千頭共拽一葉舟來撈棹俱備進勂因得及岸歸遂成家致富全上

旋庵子曰魚皆誦經則佛之靈通徹于豚魚矣拽竹獲濟則魚之靈通又徹于生人矣人物何

殊含靈實一恃大吞小倚強凌弱是滿腔殺機其沉溺不返也何尤

王五京師酒保當釀酒時蒼蠅每投死其中於是  
以炭灰數器置其傍遇溺者輒取起安頓之濕乾  
自能飛動所全活無數後遭陷官議寘之死執筆  
欲判蠅輒成羣集其筆端飛去復來不得下筆乃  
知此人是陰德所致為解其獄全上  
旋庵子曰以蒼蠅之細而感恩効力露此奇巧

擣堅錄

卷二十四

人

觀北堂

何物無性可漫視耶世間小兒率以打蠅捉虱  
為尋常遊戲不知戕生損福多矣

陳五敘館于杭州長明寺同弟步月至石簾樓見  
兩牛橫臥于路一牛忽跪淚落如雨哀鳴不止見  
之惻然擬贖放之躊躇間一鄰人夜起謂陳曰此  
牛五決就戮矣公如欲救之須即時喚牛主議  
定價值倘不能即付先以一物為質方可不然事  
未可知也陳因急叩牛主門未應而牛忽自轉身

以頭觸其門甚力主啓門咄咄罵牛不已陳告之  
故解衣強質之次早償其價牽放雲棲大師所戒亦可敬

旋庵子曰見人忽踞以頭觸門牛之怖死乞生  
寧與人殊耶鄰人為計萬全可謂婉轉周致其  
德當不下解衣質牛者矣

林塘村老顧元畜牛如人有一牛疲不能耕子將  
貨牛買新牛元不肯每向妻子語云牛為我耕年

擣堅錄

卷二十四

九

觀北堂

久今我老牛亦老我幫牛耕其終天年一日元年  
八十八忽危疾牛亦不食繞元牀側行數遍夜半  
什矣元令妻剖竹以稻草包牛二日度肉不可食  
乃命二子埋之元去牛什百日始殁果與牛共終  
天年全上

旋庵子曰當牛之疲也助其力及其死也護其  
肉顧元一腔不忍終始不易超出世之貪饕殘  
刻有初鮮終者萬萬矣

殺報

有一富翁居旁有枯木將伐之夜夢一老人牽衆乞于富翁蓋欲寬期候遷畢任伐富翁知樹中有物命人登樹視之見枝頭有大穴穴中異蛇蟠結無數卽命僕縱火焚之臭聞里許鼓掌稱快未幾其家夜半輒見飛火入室起救則寂然如是者屢因以爲常適一夕有婢盜薪私爇火遂燎原其家又以爲故態酣寢不起門戶倚鑰舉家咸死火中

擣堅錄

卷二十四

觀北堂

殺生果報

旋庵子曰縱火焚蛇旋被火自焚報亦不爽但假飛火婉爲播弄使墮火中蛇亦巧矣只是鼓掌稱快便不可恕耳

唐京師人潘果年未弱冠任都水小吏及歸家與少年數人出田遊戲過塚間見一羊獨立食草果與少年捉之歸羊中路鳴喚果懼主聞拔却羊舌夜殺食之後一年果舌漸消縮陳牒解吏富平縣

令鄭餘慶疑其虛詐令開口驗之乃見全無舌根本纔如豆許不盡問其故取紙書以答之縣令教爲羊追福寫法華經果發心祈敬齋戒不絕後六年舌漸得生平復如故又詣官陳牒縣官用爲里正

旋庵子曰縮舌示報業固奇報亦奇世人渺視畜物任意戕賊那知冤結纏綿定不相饒

唐減通中有公涸湖池取魚獲龜鱗倍多悉剝其

擣堅錄

卷二十四

觀北堂

肉載龜板至陵鬻之厚得金帛歸忽遍身患瘡楚痛呼叫鄰里不忍聞須得大盆貯水舉體投水中漸變作龜形逾年肉爛而死

旋庵子曰旣已患瘡復作龜形天之借作榜樣

以警動愚氓不亦顯而巧耶

宋章邵爲商饒有財帛而貪猥誅求因逢鹿避人而去鹿子爲邵所獲邵便打殺棄之林中其鹿母遙見悲號不已其日邵欲夜行意有謀也



子方弱冠先父十程行宿大樹下憩睡以伺其發  
邵至乃不曉是子但見衣襪在旁一人熟寐遂抽  
腰刀刺其喉取衣襪前行天漸曉見其衣襪乃知  
殺者是已子也毒恨無及矣全上

旋庵子曰自我殺鹿兒卽自我斃已子不必假  
手他人殺報如此不太慘乎

蜀李紹好食犬前後殺犬數百于頭嘗得一黑犬  
紹憐之蓄養頗厚紹因醉夜歸犬迎門號吠紹怒

擣堅錄

卷二十四

三

硯北堂

舉斧擊犬有兒子自內走出斧正中其首死一家  
惶駭止捕犬犬走不知所之紹後得病作狗嗥而  
死全上

旋庵子曰斧中兒首與刀刺兒喉誤死不同而  
報死則一矣

杭州東橫河橋邵某業屠沽宰猪十許頭作一大  
圈日屠賣之一日立圈邊視猪肥瘠揀擇以殺忽  
一猪長跪泣下某略不悲憫反加嗔怒云畜生作

惟偏先殺你猪泣不已某不顧竟殺之置肉几案  
是日天微雨過其門者皆視肉良久輒去至晚無  
一買者某怨怒收肉屠家凡挂肉有鐵鈎上下皆  
利時雨滑某著屐立撻上一手持鈎一手舉肉將  
挂搭梁間用力過猛脚滑撻倒肉反墮地而鈎穿  
掌心虛懸不能脫家人聞其叫號急救之昏暈仆  
地痛楚難忍時其家方新釀酒號痛時輒取酒併  
糟食之少定復痛則又食糟淋漓汗恩儼然一猪

擣堅錄

卷二十四

三

硯北堂

矣叶臥二十日死見見錄

旋庵子曰人于畜類中惟食猪恬不爲怪習俗  
相沿不一轉念故也猪之戀生寧異他畜乎長  
跪泣下事已非常便應警醒反加嗔怒何耶不  
必俟其變猪而人理已絕矣楚中有一猪毛肉  
浚汗皆香氣逼人可見猪亦有得全而自異者  
袁小修有香猪贊當非誑也

唐季全則天時京兆人家富而奢性好殺戮猪羊

驢犢皆烹宰於前。常養鷹鷂數十。聯春夏採魚鱉。秋冬逐狐兔。又與諸子取鳥雀。以刀齊刈其頭。卽放飛。看其飛得近遠爲勝負。以此爲戲。在家極嚴。殘婢妾及奴客。皆被酷虐。其妻初生一子。頭皮兩垂。至項似人。著帽後生子爪牙如虎。口似鷹吻。又生一子。從項至腰有縫痕。撥看之。輒見其心肺五臟生而俱死。季全有兄弟。亦好鷹犬。弋獵同一殘忍。其妻生男。項有肉枷。或象鳥獸魚鱉。或無眼鼻。

卷二十四

南

現北堂

者。通吉錄

旋庵子曰。烹宰以供口腹。或溺于習俗耳。至以刀刈爲戲。不更慘乎。作絕奇業。獲絕奇報。勢所必至。無足怪者。

唐大中時。進士李詹。廣求滋味。每食鱉。輒絨其足。暴於烈日。鱉既渴。卽飲以酒。而烹之。鱉方醉。已熟矣。復取鱉於庭中。圍以火。驢渴。卽飲灰水。蕩其腸胃。然後取酒調以諸辛味。復飲之。驢未絕而爲火

所迫。燂外已熟矣。詹一日方巾首。失力仆地而卒。頃之。詹膳夫亦死。一夕却蘇。曰。某見李命爲地。責其過害物命。李對以某所爲。某卽以李命不可違。答之。李又曰。某素不知。皆狄慎思所傳。無何。慎思亦卒。慎思登進士第。時爲小諫。全上

旋庵子曰。飲食之人。則人皆賤之矣。況于尋常調劑之外。巧求異味。失心甚矣。其能久乎。奢豪鼎盛之家。坐客滿堂。絕無格言正論。祇講求滋

博堅錄

卷二十四

主

現北堂

味。以取媚主人。覩此亦可省矣。

咸通庚寅歲。洛邑大饑。穀價騰貴。民有殍於溝壑者。至蠶月。而桑多爲蟲食。葉一斤直一錢。村民王公直者。有桑數拾株。特茂盛。陰翳。公直與妻議曰。歉儉若此。家無見糧。竭力於蠶。未知得失。莫若棄蠶。乘貴貨葉。可獲錢十萬。蓄一月之糧。則接麥矣。妻然之。乃携鉤坎地。卷蠶數箔。瘞焉。明晨荷桑詣市鬻之。得三千文。市蔬肩及餅。何以歸。至徽安門。

吏見囊中殷血連灑於地遂止詰之公直曰適賣葉得錢市臠肉貯囊中無他也請吏搜索之既發囊惟有人臂若新支解焉吏乃白官鞠之款具告其瘞蠶賣桑葉市肉以歸實不殺人官遣人至村驗埋蠶處掘坑中惟有箔角一死人而缺其左臂取臂附之宛然符合集隣保責手狀並稱埋蠶是實原無惡蹟吏具報府府尹曰王公直雖不殺人然蠶者天地靈蟲綿帛之本故加勦絕與殺人不

擣堅錄

卷二十四

七

觀北堂

殊當宜嚴刑以絕凶醜遂命於市杖殺之使驗死者則復爲腐蠶矣全上

旋庵子曰一蠶蠶耳變幻其形令人駭異神靈弄巧一至此乎可見蟻虱之命動關造化非虛語也

沙溪張六翁以蠶爲業時值桑貴乃投蠶于江而售葉其妻陰與子若婦謀曰盡弃蠶則明年種從何出乃留二箔匿牀下其子夜往取葉翁以爲賊

也持矛洞其腹歸曰吾刺殺一賊矣妻亟往視之則其子也卽解裙自經翁誅妻久不還又往視大駭恨亦復自經獨餘婦一身見夫久不歸乘火探之驚見三屍喊告隣里里正將執婦鳴官婦走脫桑間亦自經死果報

旋庵子曰蠶成繭而死與未繭而死均死于人之手也乃有報有不報何耶然王公直之報也猶假手他人張六翁之報也則手刃其子且以

擣堅錄

卷二十四

七

觀北堂

四人命償百萬物命不太慘乎

帝召一高僧甫入宮門帝方與大臣奕忽云殺却左右誤以爲命殺此僧遂押赴于市行刑者問曰師道德既高何爲至是僧曰帝之前身爲蜉蝣老僧鈕地誤斫其頭今之誤殺所以報也曰有

旋庵子曰宿冤既種必報而後已誤殺尚不相饒况出有心乎瘍發如人而不得迦尊之清涼水卽十世戒德不能倖免也

萬曆十五年，徽州十六都程某，兄弟二人，租店面三間，販賣牛肉。園內喂養多牛，每日擇肥者宰一頭。其弟進園，有一牛長跪下淚，遂牽別牛出宰。後每日進園，必跪。其弟不忍殺之。一日兄進園，見一牛肥壯，謂其弟曰：「何不殺此肥者？」其弟曰：「此畜每見我來必跪，賣與農家作耕牛，何如？」兄不信，曰：「待我明早試之。」明早進園，果長跪下淚如前。兄笑謂曰：「聞王註你三更死，誰人留你到五更？」遂殺而

擣堅錄

卷二十四

六

晚北堂

煮未熟，鍋內肉變成火塊，噴出店房，盡焚。仍不改業。又租別屋開店，一日出門，遇挑擔賣牛肉者，曾欠舊帳，索討爭論，一掌即死。訟之官，問抵其命百計謀出，方得改戍。而其子胸生一毒，五臟皆見，倘極痛楚。每見人必號泣曰：「吾父殺牛作業，貽累於我，如是半年乃死。」其弟善終。牛戒彙抄  
旋庵子曰：見弟必跪，則救之應力。乃聽其兄竟殺之，則弟之罪亦不在兄下矣。卒得善終，何耶？

若謂罪坐家督，則其子又不應毒死也。

滁州來安屠朱爲生，每令其子視其用力欲世其業。一日父酣寢，子以爲牛持刀斷其首。衆駭問曰：「我見是牛不見是父。」父嘗教我殺牛，今見牛睡試手法耳。全上

旋庵子曰：以睡父試刀，子亦是牛矣。出爾反爾，寧饒絲忽耶？

張四兒家瀘州，業殺牛。適衛軍馬洋牽牛登舟，繩

擣堅錄

卷二十四

九

晚北堂

忽斷，牛奔入市，遇四兒，兒恃膂力，素慣縛牛，直前縛之。忽不能制，異常時大懼，奔入一店中。牛亦迫入店，四兒登樓，牛亦登樓，觸四兒腸，出死。牛自下樓，復轉入一巷，覓賣牛肆。王適其主，他出盡毀其器，始徐徐出郊。迦吉錄

旋庵子曰：以一牛而橫行郊市，殺人無忌，亦狠矣哉。然則怨毒之于物，亦不易解也。讀之凜然，乃食牛者讀之反漠然，何耶？

殺牛或問

今之禁屠牛者皆曰是能力耕供人者也食其力而以殺報奚忍噫使舉世不殺牛將牛之積聚無所容而人且讓居矣使牛而不殺俟其自死則牛之子與牛子之子能葬其牛乎不能葬人即不忍于牛將盡牛埋之乎則牛之塚又必多于人之塚矣勢有所不能且又有不容不殺者何也牛之用不獨享帝享親聖廟所必需軍國大事在所必

擣堅錄

卷二十四

手

觀北堂

殺備糗糧犒軍功可得斬乎今觀其角而角用皮而皮用毛而毛用蹄而蹄用筋而筋用骨而骨用試以骨角言刀之鋸之鑢之烙之而為簪為帶為牌為厄為筒為等為刀之棚為鞍之飾為簪之飾為劍之飾為鞘之飾不可殫述試言其皮則大之為鼓以立皇威以震軍聲以威四夷以備音樂以享鬼神以聲學校以號召師旅以蒞百官有司細之為衣為冠為靴為履為鞭為匣為箱為囊為

謂得如  
計有用  
血令仁  
受有時  
而窮

此段言  
不能禁  
殺

既有牛  
便有不  
得之勢

微語乃  
篇下

擣堅錄

卷二十四

手

觀北堂

屐為弓之張為箭之簡為屨之飾為馬首之飾不可殫述試言其筋則為絃為繩為繫為綰為條不可殫述尾則為冠為帽為巾為角為帶用之固非可一二盡况骨角參差不齊者皮之屑者毛之焚者骨之灰者蹄之朽蠹者猶用之以雍嘉禾培花菓諸如此類千百其多是皆取足于牛之一身則其所資者如此其廣也仁人能廢之不用否然則人之不能充所愛于不食也明甚何也彼其萬有之需而不忍固為其所奪也燭以膏銷象以齒焚此類是也今國家之用牛也徵其皮筋角焉使一邑不殺一邑之徵何出一郡不殺一郡之徵何出若廢而不徵則朝廷大典軍國之需恐未可空文應也若使業耕者每牛增其稅則牛之利未及于民反駕禍於耕者矣即是數者熟籌之禁之無一可者也惟是聽其或殺或不殺或食或不食因俗為政遠庖厨而任其自然則吾心有不殺者存人

有此一段  
殺之非  
好殺所  
以風世  
至矣

亦可以謝牛而無悔恨矣。嘗見有仕者不食牛，不知其生平隱孽，不甚于食牛否。嘗見有士而不食牛，不知其素行隱惡，不甚于食牛否。愚民有不食牛而逆其父，侮其母者；有魚肉其兄弟，戕賊其甲幼者；有不食牛害人命，謀人之田廬者；有不食牛占人之妻，謀殺其夫者；有婦人不食牛茹素好佛，悖候其姑，凌虐其夫，欺駕其妯娌，嫉妬其妾，并謀害其妾子，以絕夫之嗣，鞭殺其臧獲，人莫之舉刑。

擣堅錄

卷二十四

三

觀北堂

憲所不及者，彼平居豈不自謂不忍者，然而滅倫巨惡，大姦大慝，痛惻傷心之事，甘犯之，不思即嚮者不忍殺，不忍食牛之人也。昔宋子渡蟻，裴公還帶卒獲高位，蓋其處心積慮，平日已對神明無愧，質衾影無慙，故足以動上天，上天第借一行以彰其善，而示勸云耳。今人以微善而徼大福，豈可得哉。又有人自知業多，一旦修佛事，建水陸，不知聰明正直者，神也使惡人可以禳禍祈福，則神亦與。

快

常人等上帝容此受賄之神哉。嘗試見書壁者曰：不食牛犬肉，永不入牢獄。噫，牢獄豈專為此設哉。予以爲食者不必入，不食者不必不入，彼自有不必入者，陰爲之出，又自有必入者，陰爲之召也。旋庵子曰：殺牛之戒，律有條，聖有訓，炳若日星，何敢置喙。乃余繙閱鄴架，拾得破惑庸言一冊，其說主于不必禁殺，似與慈愛相背，然纒纒數千餘言，反覆辯折，亦足聳聽。至其自引云：世人

擣堅錄

卷二十四

三

觀北堂

有許大好事，當做許大不好事，當戒何必以口腹微末相尚，爲是拘拘，是直呼修細行，忘大惡者命之矣。沈去疑跋宦海慈航末云：不淨之慈，多起于華貴，假如以寵賂浚脂之奇，贏要福空門，又或罔念劬勞，寡情手足，一切痛癢，悉成秦越，而偏嗜放生茹素，爲無漏功德，緩急倒持，而福罪已轉業矣。昔哉斯言，倘亦破惑之微意乎。聊附以警衆迷，非借此以種殺業也。



說夢

段思平生有異兆，蒙主楊于真忘之，使人索捕，思平逃匿，飢摘野桃剖之，核膚有文曰：青昔思平拆之曰：青乃十二月，昔乃二十一日，令楊氏政亂，吾當以是日舉義乎？遂借兵車方衆至河尾，是夕思平夢人斬其首，又夢玉瓶耳缺，又夢鏡破，懼不敢進兵。軍師董迦羅曰：三夢皆吉兆也。公爲大夫，夫去首爲天，天子兆也；玉瓶法耳爲王，王者兆也；鏡中有影，如人有敵；鏡破則無影，無影則無敵矣。三夢皆吉兆，思平乃決明旦引兵渡江，逐楊氏而有蒙國，改國號曰大理。時晉天福二年也。滇記

旋庵子曰：三占俱合理，遂爾奇中，豈果善必先知之耶？

景公病水臥十數日，夜夢與二日鬪，不勝。晏子朝，公曰：夕者夢與二日鬪，而寡人不勝，我其死乎？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出於閭，使人以車迎。占夢者

情堅錄

卷二十四

三

觀北堂

情堅錄

卷二十四

三

觀北堂

至晏子以公夢告之，曰：公所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故病將已，以自對。占夢者入對如晏子言，居三日，公病大愈，公且賜占夢者。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力，晏子教臣也。公召晏子，且賜之。晏子曰：占夢以占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之力也。臣無功焉。公雨賜之，曰：以晏子不奪人之功，以占夢者不蔽人之能。晏子

旋庵子曰：晏子既能解夢，而必借占于占者之口，使主信而言符，可謂善于說夢者矣。

官有問周宣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答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欲墮車折脚，宜戒慎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宣曰：前後三時皆不夢，聊試君耳。何以皆驗？宣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也。又問曰：三

夢芻狗、其占不同、何也、宜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祭祀既訖、則芻狗爲車所轢、故中夢當墮車折脚、芻狗車轢之後、必載以爲樵、故後夢憂失火也。魏志

旋庵子曰、夢假而占復驗、可見人世一切皆假、神偶聚則揣度皆靈耳。

文燈巖先生曰、余雅靈于夢、飲食交接、俱先夜驗焉、竊笑因之一義未盡也、然爲精魂所弄、正坐癡

擣堅錄

卷二十四

壬午

硯北堂

耳、高文得將相後世、且有術愚人之疑、況中人哉。論過錄

戲與夢同、離合悲歡、非真情也、富貴貧賤、非真境也、人世轉眼亦猶是也、而愚人得吉夢則喜、得凶夢則憂、遇苦楚之戲、則愀然變容、遇榮盛之戲、則歡然嬉笑、總之不脫處世見解耳、近來文人好以史傳合之雜劇、而辨其謬訛、此正是癡人前說夢也。五雜俎

洞賓隨雲房同憩一肆、雲房起執炊、洞賓忽昏睡、夢以舉子赴京、狀元及第、歷官清要、兩娶貴家女、簪笏滿門、幾四十年、最後獨相十年、權勢薰炙、忽被重罪、籍沒家資、分散妻孥、流嶺表、路值風雪、僕馬俱瘁、恍然夢覺、雲房炊尚未熟、笑曰、黃梁猶未熟、一夢到華胥、洞賓驚曰、君知我夢邪、雲房曰、子適來之夢、升沉萬態、榮悴多端、五十年一頃耳、得不足喜、喪不足憂、有大覺而後知此世皆大夢也。

擣堅錄

卷二十四

壬午

硯北堂

洞賓感悟、遂拜雲房求度。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語云至人無夢、夢乃習心所現、樂令所言想因者、非耶、晝無紛擾之想、夜安有顛倒之夢、莊生之言曰、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不必驗、文寧足據也、乃人世升沉顯晦、生死得失、亦若是則已矣、倏而薰灼、倏而蕭條、俄而盛滿、俄而凋謝、轉盼之間、榮枯萬狀、何莫非夢也、耶人但知夢之爲夢、又安知覺亦

是夢耶。知其解者。萬世猶且暮也。于是服食玩好。紛其心田。園宮室侈其念。酒色財氣亂其營。功名富貴擾其慮。是非毀譽擾其寧。恩仇避忌。疲其神。為驕為縱。以凌人。為猾為軟。以自固。為欺為詐。以謀生。為殘為暴。以喪志。或矜吸原之得。或恣無厭之求。或為子孫計久遠。或為祖父謀血食。世間種種幻相。認為種種實事。千思萬慮。以圖之。抽神瘁力。以遂之。自謂得不可復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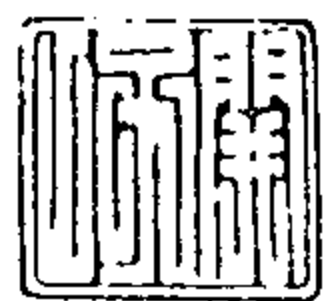
誰料無常一到。身世皆空。露電浮雲。寧可憑以為常乎。屠長卿夢醒說云。身都將相。去位而攢眉。敵國素封。執籌而營利。賢人名士。且不免嗟。嗟。夢也久矣。蘇子瞻岐亭詩有云。一年如一夢。百歲真過客。肯哉言乎。余故列說夢一則于簡末。以當提鈴。使世之夢夢者。灑然大覺。庶幾妄心息。而定慧生。將一切中堅柴棚。擣破淨盡。以游于超脫之塗乎。此余立言微旨也。  
擣堅錄卷二十四終

書擣堅錄後

朱子之擣堅序之者。俱玳瑁筵中客矣。而菰蘆周子亦將序之乎。曰。序則我不能。但貴貴賤賤乾坤。並設此堅不破。烏何云。擣定知朱子早破胸中之堅。而不廢周子贊後也。周子乃掀髯而笑曰。人于衣服飲食百二關。日勘不破。則此書可不設。人于言者聽言者。渾在堅不堅之間。則請玳瑁還之。玳瑁。

玳瑁蘆還之。菰蘆夫烏知貴之。未必非賤而賤之。未必非貴耶。夫烏知貴之。即所以為賤而賤之。即所以為貴耶。各語擣客捫心。自快頭頭是道。不作兩觀。

崇禎丁丑季春長水社弟周天軸開子甫書



擣堅錄二十四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朱廷旦撰廷旦字爾兼一號旋菴子嘉善人天  
啟中貢生是書分一百類每類各爲小序陳勸戒  
之旨而徵引故實列於後其末又綴以評論其凡  
例謂主於破疑掃疾故刺惡之條溢於獎善稱擣  
堅者謂如病之刺其堅也所言多主禍福蓋欲世  
俗易省耳

標題補注蒙求三卷

〔唐〕李瀚撰 〔宋〕徐子光注 〔明〕顧起綸

補輯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元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標題補注蒙

求三卷》提要

標注蒙求序

明句吳顧起綸玄言撰

蒙求者唐李翰所作取蒙卦童蒙求我之義

其源出於小字家繼而宋儒競作凡左史兩

漢諸上史至宋宗室家塾諸家各有蒙求寔

其為文辭本無名例隨筆率意排

或變綴影成繒襲成儷句兩兩

而體該急就詳其趣味典雅可誦翰故趙人

也天寶末擢進士歷官翰林學士父華弟觀

並以文章擅名時謂與韓愈相上下愈集中

亦往往雅許翰之文章為名家嘗所善張中

丞巡及其死節傳巡功狀表上之具載文藝

傳敘事鯁峻剴切讀者竦動想見其風槩史

畧別其集三十卷僅存茲編又漸致寢廢且

內籍坊本舊注庸陋踈淺鴻流駿匹耻於窺

涉余家藏有宋本乃徐狀元子光所注其援  
 據典籍雅正精確類以篇章補其闕畧  
 藝之華津振幽翳之濫觴酌金屑玉斐然奇  
 寶詎敢寂寥乎清裁也邪若夫南華之篇得  
 向郭而益玄世說之語得孝標而益瞻蒙求  
 之詞得子光而益工故注釋家之三絕蓬戶  
 經生窮鄉曲學莫之前覩不日就蕪舛矣余  
 園居濠曲偶因灌藝之暇為之耽玩檢訂至  
 再中多佳事僞語特著標目復署類編次庶  
 乎爽悟要領捷於課鑑匪但嘉惠蒙學抑又  
 埤翼爾雅閱而不疲其言旨哉自嗤眊目茫  
 矚究心穉習殆猶老隲伏櫪不忘蹠蹠之態  
 焉爾示之兒輩刊贗成帙以俟操觚摘藻之  
 選云萬曆改元中秋日書於玄中小史

崇求標目

卷上 互見上中下卷

歲乙亥七夕願更生仲長

校勘記

賞譽五見知遇 名儒二見碩望 好學四見酷畧

豪右 謹號口見邊畧 變體 博贈 持正

交誼 俠願 輔弼 循吏四見富庶 福兆

知幾 好賢 坑墮 捷語 聖賢 生知

容止二孝行六見孝義二見憲章 機警 高抗三見

廉吏二見犯顏 高雅 自薦 品鑒 文學二見

文範 公舉 諫諷 自許 文成 廉介二

受命 抱屈 輕詆 明鑒 名望 陰德二見

權變 豪爽三見致託 詆諧 賢儒 感知

妬婦 釋疑 規範 機訕 自負 榮遇

賢母二見慧敏 才藝 孝慕 文藝 雅尚

高隱二見知識 識鑒二見巧媚 報德 排調二見

管世 方伎三見將畧 威名二見崇望 酣放

酬贈 風節 不遇 不屈二見巧射 休致

冥性 世德 賢相二見酷吏二見良吏二見貧學

明經 蕙蘭 高節

卷中

放達 諫臣 排詆 秉節 夢兆 異稟

器度二見捷悟二制作二宅兆 去婦 懿範

士節 恩倖 賢令 名談 豪華三介行二見



歸隱 造書 賢守三見 賢姬 美姿三見 賢女

格言 使節 孝感三見 高蹈 歎邱 妾婦

自衒 教養 寒謬 薦附 知賞 寵禮

儉德 延接 風紀 風習 放置 卑謁

緯數 隱士 文藝 訓報 慙慙 企羨

游俠 邱田 俠義 好尚 過仙 挾寵

簡默 逸致 機術 曠達 巧伎 禍地

道術 翁婿 官艷 縱飲 好士 勇猛

博談 奇才 吏才 大將 誑詐 游說

殘暴 忤諫

卷下 奇字 蒙求目 二 風悟

素志 守道 清介 古直 廷諍

厚德 致福 飽遺 相印 素約 醜士

具感 著述 神仙 重望 知譽 賞鑒

放曠 書識 神醫 感寓 巧藝 嚴厲

友讓 世宦 妖孽 知術 歸休 延訥

禮賢 助順 好客 世閑 名賢 屍諫

德政 矯卹 豪奢 卹士 高逸 請謝

方正 優老 銳志 經畧 仙蹟 召謗

行誼 風流 民謠 薦學 死節 恩養

自怯 品藻 資質 燥性 識味 未遇

謀略 博識 勤敏 貧士 懔慙 賢德

寓言 勵志

補編引注書目 所撰姓氏附

尚書古文 漢 毛公詩傳趙毛 左傳明丘 論語古文

魯語古文 孔子家語漢孔 六韜周呂 太玄法言漢楊

三輔決錄漢趙 楚詞楚屈 說文漢許 戰國策漢劉

賈誼新書劉向 劉向說苑新序 前錄別錄 史記漢司

前漢書漢班 後漢書宋范 東觀漢記漢劉 魏志晉陳

蜀志陳 吳志陳 晉書唐房 南北史李延

西京雜記晉葛 漢武故事漢 魏畧晉魚 吳錄宋徐

齊畧記宋沈 吳論晉文 吳畧唐丘 呂氏春秋秦呂

漢晉陽秋晉習 二十國春秋晉 風俗通漢應

博物志晉張 語林漢 世說新語宋劉 廣今

續齊諧記梁吳 初學記唐 文章敘錄 莊子列莊

列子鄭列 慎子楚慎 韓非子韓公 淮南子漢劉

孝子傳晉蕭 古列女傳劉 高士傳晉王 逸士傳晉

楚國先賢傳晉 江表傳宋虞 晉先賢傳

竹林七賢論晉戴 列仙傳漢劉 神仙傳晉

會稽典錄魏武帝 樂府 崔駰達旨漢 孔融家傳人

孫氏世錄晉孫 華嶠譜敘晉 西京賦後漢 陶集宋陶

五君詠宋 吳郡賦晉 廣州記 宣城記

陳思王集魏曹 述異記晉祖 異苑宋劉 搜神記晉于

神怪志 幽冥錄晉 陰嬉識晉

標題補注蒙求卷上

唐李翰撰宋徐子光補注明顧起綸補輯

王戎簡要裴楷清通

晉書王戎字季羣琅邪高平人也而頗悟神彩秀微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闇朗如鏡下雪阮籍素與戎父期爲交戎年十五隨舅在郛舍少籍二十歲籍與之交籍每過園去輒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羣曰潘冲清賞非卿倫也其鄉言不知其何戎以歷官至司徒晉著姓字叔則河東聞喜人也幼悟有識量方與何齊名世號爲二王戎辟相國掾及吏部郎中司州都督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月增增風律高亮容儀俊爽博學偉著特精理義時謂之王人又稱見叔則如近玉山狀照人也轉中書郎出入官省見者肅然改容武帝登封探策以卜世數多少既而得二不悅羣臣失色羣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帝大悅

孔明卧龍 呂望非熊

奇字 蒙求

蜀志諸葛亮平陽都人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  
時人莫之誌惟在州刺史徐庶與亮交友善謂為信然時先主屯新野  
徐庶見之謂曰諸葛孔明能也將軍宜顧見之乎此人可就見不  
可屈致且往駕顧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與計實善之  
於是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曰然之有異川猶魚之有冰  
也而勿復言及俱尊號以為丞相漢晉春秋曰亮家有陽都縣東  
陽亭西號曰隆中六韜曰王特田也綱市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  
焉非龍非龜非虎非黑非白得公侯天遣汝師以之佐昌胤及三王又  
玉曰兆致是也劉繡曰縞之太祖史嘯為禹占得鼎鬲兆北於此又  
玉乃齋三日田於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文王訪而問之乃載與  
輿立為師舊本作非熊非羆疑流俗承誤後世莫知是正耳按後漢  
崔駰達音辭曰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注云西伯出獵卜之曰所獲  
非龍非騶非熊非羆非猨所獲霸  
王之輔所謂非熊蓋本諸此

楊震開西下寬易東

後漢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少好學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門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衆謂之晚暮而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

謝安高潔王導公忠

奇字三  
蒙求上

可也。果乎。中言此。又言。下言。上言。

進衛遂壁孫敬閉戶

明初河東大陽人

家毛時倒日而視號曰蒼鹿拜願門太宰勾奴素聞都督舉邊爲引  
 去氣猶死不近得計勾奴至爲偶人象觀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彈  
 如此勾奴患之乃中都以漢法卒斬之○前漢竇成南陽穰人以郎  
 詔者事景帝好氣爲小吏必陵其長吏爲人上蹇下急七束溼爲巾

尉其治効到其廉弗如武帝即位後內史外郎多其治如像  
牧羊不可使治民上乃拜為開都尉歲餘關東吏民都  
國出入開者號曰望見乳虎無值竄成之怒其暴如此

### 周嵩狼抗梁冀跋扈

秦右

晉書周嵩字仲賢自號字伯仁汝南安成人中興時與等並列貴位  
嵩至至置酒其母舉醵賜三子曰吾本波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並  
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古伯仁志大而不才何能  
而嵩問好乘人之弊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  
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第謂小字也後嵩與並為耳親所害  
歷侍中護軍世說抗直自與梁冀等周嵩傳處仲賢強忍恨抗無  
上肉仲賢敦字也後嵩與並為耳親所害歷侍中護軍世說抗直自與  
肩射目洞精曉曉口吟言年大將軍修暴滋甚仲賢與並為耳親所害  
少聰惠知冀驕橫營朝奉巨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遂  
錫殺復立相帶而枉害太尉李固封爵海內嗟懼其四方調發歲時  
貢賦皆先輸上第於冀冀乃其次焉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  
貴人二大將軍生於二十餘年帝極盛威行內外百僚側目莫敢  
違命天子恭己不有所親帝既不平之後發怒誅冀中外宗親  
無長少皆棄市他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史實  
奇字也

客免然者二百餘人朝廷為空收冀財貨三  
十餘萬以充軍用後天下稅租之半

### 郝超參王珣短簿

建武

晉書郝超字景與太尉珣之孫也卓犖不羈有獨世之風  
理精於大司馬桓溫時為參軍溫英氣高遠軍中無與比  
不能過超意超亦自語曰王珣為上佐而超為下佐  
府中語曰參軍短簿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曰  
王珣字元琳丞相溫之孫也溫英氣高遠軍中無與比  
四十必擁旌杖節王珣當作黑頭公若未易才也  
吏部郎好典籤以才學文章見敬於人以其大筆如桴鼓  
人曰此當有大事事俄而帝崩珣奏以人曰此當有大事  
領優為叔父所器重安帝崩珣奏以人曰此當有大事  
欲使其佳請入莫有言者珣答曰譬如芝蘭玉樹其芳  
耳况悅時卿堅入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  
舉果進冠軍將軍為前鋒都督與從弟輔國將軍琨決戰肥水而  
皆以為王師已至進時前將軍

### 伏波標柱博望尋河

邊略

後漢馬援字文淵扶風郿人少有大志嘗謂賓客曰大丈夫  
當益堅老當益壯建武中歷虎賁中郎將數被遣見為人明  
目如畫眉於建武中又善兵策帝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  
不用後交關女子側等反蠻夷皆應之拜揚為伏波將軍擊破之  
封折息侯援乃擊牛醢酒勞饗軍士將樓船戰士進擊餘  
平後復請擊武陵五溪蠻夷時年六十二帝怒其老援曰臣尚能  
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卿老矣  
遣征之建武中援與諸將中病卒廣州記曰援到交趾立銅柱為漢  
之極界

李陵初詩田橫感歌  
前漢李陵字少卿前將軍廣之孫少為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  
下士其得召見武帝以爲有國之風拜騎都尉天漢二年將  
五千入征匈奴戰敗降匈奴初陵與武俱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  
陵降匈奴與匈奴和親武得還漢陵以詩贈別曰携手上河梁  
去日千里安知我心悲武別陵詩曰雙是俱北飛一見獨南翔  
匈奴我當歸故鄉一別如秦胡會見何渠央情切中懷不覺淚  
落帝子長勢力言笑莫相忘五言詩蓋自此始  
前漢田橫人  
故齊王田氏之族來自立為齊王漢將灌嬰敗橫軍遂平齊地橫  
懼誅與其徒居海島中島帝召之遇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使  
者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王為天子而橫為下其愧已甚  
自到今客奉其頭奏之高帝為之流涕以王禮葬之其客二客為  
都尉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其餘五百人在海中聞橫死亦皆  
自殺李周翰曰橫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氣故為悲歌以寄情後  
廣之為難露蒿里歌以送終至引延平分為二等蓋露送  
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挽柩者歌之因呼為挽歌

### 武仲不休士衡患多

博瞻

後漢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少博學淵宗博召文學之士以毅為  
郎令史拜郎中與班固同官遠共校書毅追美班固功德最盛而  
毅與班固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而固小



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為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晉陸機字士衡吳郡人太司馬掾之子身長七尺其聲如鍾少有異才大章冠世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吳之役利獲二人遂薦之諸公又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曰吳中何以敵此答云千里草萊未下益鼓時人稱為名對機天才秀逸雖漢宏麗華嘗謂之曰人之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思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軒欲燒其筆視雖薦之諸公累遷中書郎後成都王預起兵討長沙王又假機後將軍可北大都督機以爲入官頃居羣士之右皆有器心謀之於顯顯使人收機機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得乎遂遇害初機有駑犬名黃耳既歸寓京師父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法能書書取消息否犬搖尾作聲機乃爲書以竹筒盛之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家得報還後以爲常

### 相譚非議王商止訖

持正

後漢相譚字君山沛國相人好奇律世祖即位拜譚郎給事中後譚會譚靈臺所處時帝方信譚多以決定嫌疑譚謂曰吾欲議決之何如譚曰臣不識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譚之非經帝大怒曰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叩頭流血帝乃得免出爲六安郡丞卒譚字子威汝南人成帝時爲左將軍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避譚老弱無恙長安中大亂天子召公卿議大將軍王鳳以奇字也

家求十

爲太后與上及後官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商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皆不月城郭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有大水暴至以此爲訖上止果訖言上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屬大勳後爲丞相爲人多贊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過人單于來朝商至未失廷中單于前拜謁商視大畏之遂延却上問數口具其相與笑則悲商降求其短卒爲所中京和亮

### 嵇呂命駕程孔傾蓋

交誼

晉書嵇康字叔夜魏國到人性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圍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東平呂安服其高致每相思輒千里余駕康友而善之家語孔子之知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談終日其相親傾蓋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

### 劇孟一敵周處三害

俠勵

前漢劇孟洛陽人以俠顯吳楚反時條侯周亞夫爲太尉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已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晉周處字子隱義興人膂力絕人不修細行州曲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餘何苦自不樂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父曰南山白額猛虎長橋下蛟并子爲三免處曰吾能除之乃入

山射殺猛虎投水搏殺蛟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已恭年州府交辟仕吳爲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寵戚及劉大將軍年反朝臣惡處強直皆曰處名將子忠烈果毅乃使持節西征伏波將軍孫秀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辭親事秀父母安得而子乎已而戰敗左右勸退處按劍曰此吾效節授命之日何退之爲且古者良將受命山門以出蓋有進無退也諸君負信勢必不振我爲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死追贈平西將軍

### 胡廣補闕袁安倚賴

輔弼

後漢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察孝廉試章奏安帝以廣爲天下第一累爲三公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性溫柔謹素常遜言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害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及其弟固趙叔孫叔孫立清河王祐而固堅守本議竟立固爲相帝是以此議毀於時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安順中節和靈六帝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爲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劉成並爲三公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殿時人榮之後漢胡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屬重有威見敬於州里肅宗末爲司空遷司徒和帝時薨初安以天子幼奇字也

家求十

### 黃霸政殊梁習治最

循吏

前漢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武帝末以待詔入錢官官法侍郎謂霸後復入霸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馮翊以霸入財爲官不署右職使領郡錢穀計簿書正以廉稱官時擢揚州刺史以賢良高第爲潁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尹坐取秩歸潁川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凰神嘗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後爲丞相霸材長於治民及爲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兩翅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魏志謂習字子升劇陽郡人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承高幹荒涼之餘胡伏在界強橫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衆作爲寇害更相扇動往往害百姓布野勤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顯於世太祖嘉之賜爵關內侯更拜爲真長老稱詠以爲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文帝時復爲刺史政治常爲天下最舊本習作集誤

墨子悲絲楊朱泣岐

寓感

淮南子楊子見遠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墨高誘曰觀其本同而末異

朱博烏集蕭芝雉隨

循吏

前漢朱博字子元杜陵人哀帝時御史大夫舍百餘區并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鳥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後二歲餘博為大司空奏言高皇帝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令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以為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後為丞相坐事自殺蓋力以為百僚率從之乃更拜博御史大夫後為丞相坐事自殺前漢蕭廣濟字子傳蘭陽至孝除尚書郎有雉數千頭飲啄宿止當上直送至岐路及下直入門飛鳴車前

杜后生齒靈王出頤

福兆

晉書成恭杜皇后諱陵陽縣南將軍曾孫后少有姿色然長猶無齒有來求婚者輒中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在位六年無子先是三吳女子相與誓曰如靈王六年春人降妖曰周其有服至是而后崩左氏傳王子朝曰定王六年春人降妖曰周其有奇字三

索末上

頤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供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固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頤王其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

賈誼忠鵬莊周畏犧

知幾

賈誼字誼雒陽人年十八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杜召誼門下及為廷尉更言誼年少頗通諸家書文帝召為博士每詔令誼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以為能帝說之起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為漢興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與禮樂更草具其儀帝謙讓未皇也然諸法令所更定皆誼發之天子以誼任公卿之位誼懼之屬害之於是士亦疎之不用其議以為長沙王太傅三年有服飛入舍止於坐隅服似鴉不祥鳥也誼既適居長沙卑濕自傷悼以為畫不得長更為賦以自廣歲餘帝思誼徵之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感見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帝前廣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迺拜誼梁王太傅死年三十三孔城鴉賦云昔賈生有識之士忌茲服鳥莊子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騷牛乎衣以文綉食以芻蕘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史記曰莊周嘗人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同時其學本

於老子著書率寓言洗洋自恣以適已故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其居世間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周引此辭應之謂象之士樂生而辭讓

燕昭築臺鄭莊置驛

好賢

史記燕昭王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宮即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樂毅自趙往士爭趨燕後與秦楚三晉合謀伐齊敗之齊城之下者唯唯昭王曰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注去燕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鮑照樂府曰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注去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前漢鄭當時字誼陳人孝文時以任俠自喜脫張敖於院聲聞梁楚間者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諸謝賓客夜以繼日常恐不備其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武帝時遷大司農當時為大吏戒門下客至下貴賤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其推轂士及官屬必史常引以為賢於已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後陷罪起為汝南太守卒家亡餘財先是下封君公為廷尉

奇字三

索末上

賓客亦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習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通知交情一貧一富通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通見

瑾靖二妙岳湛連璧

賞譽

晉書衛瑾字伯玉河東安邑人武帝時拜尚書令加侍中性嚴整以清節自守尚書若參佐郎若孫資瑾學問深博明習文藝與尚書郎索靖俱善草書時號一臺二妙漢末張芝亦善草書論者謂瑾得伯與筋靖得伯與肉瑾筆勢清勁然有楷法遠不能及靖靖字幼安敦煌人少有逸羣之量與鄉人記東張彪索綽索俱詣太學馳名海內號稱草聖瑾五弟靖該博經史舉賢良對策高第累遷擊將軍伯英之字也晉書岳字安仁陽平人少以才穎見稱鄉邑號為奇童謂詞賦之精也夏侯湛字孝若譙國人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美容觀與湛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師都謂之連璧美姿儀辭藻絕麗少時常按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連投之以果滿車而歸舉秀才名冠世為衆所疾棲遲十年出為河陽令負其才鬱鬱不得志後至黃門侍郎湛舉賢良對策中第終散騎常侍

卻詵一枝戴憑重席

賞譽

晉書卻詵字廣基濟陰單父人博學多才環偉倜儻不拘細行州郡禮命並不應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上第拜議郎遷雍州刺史武帝於

東堂會送問說曰卿自以為為何如說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  
一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帝笑謂在任威嚴明敏甚得聲譽後漢  
劉馥字次章汝南平輿人光武時舉明經試博士後拜侍中正旦朝  
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欲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  
益通者馥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為之  
語曰解經不窮劉侍中舊本憑作馮調

鄒陽長裾王符縫掖

抗禮

前漢鄒陽齊人為人智略慷慨不苟合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  
賢與王游招致四方游士陽仕吳以文辯著名久之吳王以太子事  
然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吳曰今臣盡忠竭誠易精竭慮  
則無國不可奸節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  
歷數王之朝背准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  
之行尤說大王之義願大王無忽臣不納陽乃去從梁孝王辛為上  
客後漢王符字子衡弘農人少好學有志操耿介不同於俗  
以此遂不得升進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號潜夫論  
後漢書列傳規規臥不迎既入而問符前在郡食雁美乎有頃又白王  
符在門規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履屣出迎援手而還  
與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范滂書生道義  
奇字生

策案上

之為貴也  
後竟不仕

鳴鶴日下士龍雲間

捷語

晉書陸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清靜有財理少與兄機齊名雖文  
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二陸幼時吳尚書吳興見而奇之曰此兒  
若非龍駒是鳳雛後舉吳興平入洛雲與荀隱未相識嘗會  
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為常談雲因抗聲曰雲聞陸士龍隱曰日  
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既聞青雲觀白雉何不張爾子挾尔  
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隱乃見山鹿野麋微吟吟是以致疑華掩  
手大笑刺史問雲從何處來雲曰山鹿野麋微吟吟是以致疑華掩  
侍郎與機同校書初雲嘗夜宿故人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  
草中有火移之至一大家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  
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最得意始悟却  
尋昨宿處乃王弼家雲本  
無玄學自此談老殊進

晉宣狼顧漢祖龍顏

聖賢

晉宣皇帝諱懿字仲達河內溫縣孝敬里人姓司馬氏少聰朗多大  
器博學洽聞漢末大亂常慨然有憂天下心魏武為丞相辟為文書

擢累遷相國武帝受禪上尊號曰宣皇帝帝內忌而外寬有忌而博  
愛魏武察帝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而  
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因謂太子曰司  
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佐故免  
而漢高祖諱邦字季宗沛豐邑中陽野人姓劉氏母媯嘗息大澤之陰  
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遂  
產高祖隆準而絕類美鬚鬣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

鮑叔記并羊枯識環

生知

晉書鮑叔字大玄東海人年五歲諸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  
墜井死其父母訪問皆無音訊叔年十歲時父母云云本曲陽李家兒九歲  
太宰嘗見仙人陰君授遺訣百餘卷叔年十歲時父母云云本曲陽李家兒九歲  
人更更二千石至叔九歲時叔年十歲時父母云云本曲陽李家兒九歲  
金環乳母口汝先無此物叔即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感時人異之謂  
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感時人異之謂  
李氏子即叔之前身也叔年十歲時父母云云本曲陽李家兒九歲  
書侍郎叔年十歲時父母云云本曲陽李家兒九歲  
南大將軍南陽侯李衡太僕初有言叔者叔年十歲時父母云云本曲陽李家兒九歲  
皆鑒之則無後遺孽之相者也叔年十歲時父母云云本曲陽李家兒九歲

續案上

仲雲青雲以夜玉山

宋止

晉書陸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清靜有財理少與兄機齊名雖文  
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二陸幼時吳尚書吳興見而奇之曰此兒  
若非龍駒是鳳雛後舉吳興平入洛雲與荀隱未相識嘗會  
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為常談雲因抗聲曰雲聞陸士龍隱曰日  
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既聞青雲觀白雉何不張爾子挾尔  
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隱乃見山鹿野麋微吟吟是以致疑華掩  
手大笑刺史問雲從何處來雲曰山鹿野麋微吟吟是以致疑華掩  
侍郎與機同校書初雲嘗夜宿故人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  
草中有火移之至一大家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  
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最得意始悟却  
尋昨宿處乃王弼家雲本  
無玄學自此談老殊進



毛義奉檄子路負米

孝行

國漢毛義字少卿廣漢人... 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檄志尚士也

江革巨孝王覽友弟

孝義

後漢江革字次翁齊國臨淄人... 歷阻險常採拾以爲養數遇賊或劫掠去革無恙

奇字

家上

古

蕭何定律叔孫制禮

治章

前漢蕭何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 蕭何定律叔孫制禮

荀豐刺舉息躬歷詆

議

前漢荀豐字少卿南陽人... 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爲之語曰問司隸校尉

管寧割席和嶠專車

高士

後漢管寧字幼安山陽高平人... 割席與華歆共處

奇字

家上

古

時苗留犢羊續懸魚

廉吏

後漢時苗字伯章潁川人... 時苗留犢羊續懸魚

樊噲排闥辛毗引裾

犯顏

前漢樊噲字叔略南陽人... 樊噲排闥辛毗引裾

乃排開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官者臥等流涕曰始陛下止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疾甚悲見臣等計事而獨一官者絕矣且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初帝已定關中項王至怒欲攻之帝從百餘騎見項王門亞夫抱臂令項王拔劍舞欲擊帝項王常屏蔽之帝問事急持盾直入怒且壯之賜以卮酒屬有嗜飲酒技劍切肉食之曰臣死且不避豈特卮酒乎帝如廁麾出獨騎馬等步從山下走歸霸上軍是日微曉發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曉民飢羣盜以為不可而帝意甚盛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去廁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臣所言非私乃社稷之慮也帝不答起入內臥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卿持我何太急耶曰今使臣失民心又無以食帝遂從其半安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曰於陛下其樂乎下其苦帝默然後還為之持出終衛尉

### 孫楚漱石郝隆曬書

晉書孫楚字子荆河東介鄉人少豪爽不事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年四十餘始舉東中書郎太安初楚少時欲隱居謂曲字全

蒙求上

末

王濟曰當欲樹石漱石流澗曰流石可漱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流澗漱石其所以潔身而重其白也世說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解服則其故曰我腹中書也

### 枚阜詰關充國自焚

自薦

前漢枚阜字少卿長安人自陳枚阜之子始死詔問其子無能為文者則在深宮取皇母為小妻及東婦阜不肯隨留與母居上得大青弓入見待詔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為郎使匈奴阜不通經術談笑俳倡為賦頌好嫚戲以故得親貴去比東方朔自人案前漢趙充國字翁孫臨西上封人善其諫諍時為後將軍封平侯神爵初諸羌叛犯塞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臣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是為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至西部都尉府日擊軍大率皆欲為用帝遂拜充國為將軍充國得生口言先帝相和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將軍來年八十矣善為兵今請欲一戰而死可得邪充國引兵至湟中與羌戰車重越水溺死者數百降斬五百餘後軍不引兵而示之以也便宜十二月上詔充國後復屯兵湟中而還乞

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第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善策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國師召黃門郎楊雄即圖畫而頌之

### 王衍風鑒許劭月旦

品鑒

旦王衍風

晉書王衍字夷甫神清朗秀風姿詳雅嘗造山濤詔去濤目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心非此人也其從兄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其補元城令終日清談縣事亦不理何有盛才美貌明悟若此常自比子真名籍甚喜空言惟談老莊為事每被王衍塵尾與手同色談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黃京師以都督征討諸軍事遷太尉後進景慕歷尚書令及石勒寇京師以都督征討諸軍事遷太尉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至老自若言不辱世事任使人夜排牆墮殺之曰戎謂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樹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王戎曰夷甫處世如珠玉在瓦石間戎作書資亦稱得若若清談壁立千仞何其為人所尚如此後漢書王衍字公綽南陽人少岐嶷而好人多所賞識時人謂之曰王夷甫人又謂之曰王夷甫郭舉舉微時常與王厚禮求為己以謝其友人又謂之曰王夷甫奇字全

蒙求上

末

世之英雄撫大蛇而去初劉與從之皆俱有高名好共論衡黨人每以月旦更其品題故汝南有月旦評焉汝南方正數種不流兒度亦知名汝南平

### 賀循儒宗孫綽才冠

文學

晉書賀循字子先會稽山陰人少尚高潔不羣言行進止必以禮義建武初為中書令加散騎常侍同并受拜太常卿廷議皆請之循輒依經禮而對為世儒宗晉書孫綽字興公渤海太守趙之太子博學善屬文名震海內遊放山水十餘年絕重劉琨左思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常作石室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道樹期云卿賦地當作金石聲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除著作郎後轉廷尉卿綽少以文才稱于時文士皆為其冠也三都廣諸公處必須綽為碑文然後刊石焉

### 太叔辯洽學仲辭翰

文範

晉書太叔辯字仲治南陽長安人少學通博著述不倦舉賢良策為下第拜中郎武部郎中會東堂策問對畢擢太子舍人歷太常卿周世受辯人有未滿者常為其辭東平太叔廣稱機清辨廣

山濤識量毛玠公方

晉書山濤字目澤河內懷人少有器量介然不羣年四十始為郡上計推舉孝廉武帝時遷吏部尚書前後選舉周備內外並得其才官至右僕射贈司徒初濤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忍飢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公夫人不耳及居禁貴其慎儉約裴楷有知人鑒嘗謂人若登山臨下幽然深遠五成亦目濤如璞玉璣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識量以臣視之何遑當

魏志毛玠字季長陳留平丘人魏太祖為相玠常為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舉用皆清正士雖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士以舉而自屬雖貴寵之臣與服不敢過度玠曰用人如此使天下自治吾復何為哉文帝為五官將軍親自詣玠屬所親養皆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矣今所說人非選次是以不敢奉命請詔不行時人憚之初玠相平城時所獲器物皆以委其屬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常布衣蔬食賞賜以振施貧賤玠初知建武復與崔琰共選時太子未定而臨晉侯有寵琰密諫曰近者劉劭以嫡庶不分廢宗國廢立大事非所宜預後大目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

爰登卻坐衛瑾撫牀

其後劉劭字通安陵人年文時為中郎將上幸上林皇后與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及在郎署劉引卻夫入坐夫人怒不肯出上亦怒起劉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夫人又起妾主豈可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憐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承乎上更說入語慎夫人夫人賜金五十斤然亦以數諫不得又召中書郎衛瑾字伯玉河東安邑人武帝時遷司空為政清簡甚得朝野聲譽劉帝為太子朝臣咸謂純質不能親政事瑾每欲陳啓奏之而未敢發後會宴陵雲臺瑾託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奏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悟因諍曰公真大醉邪瑾不復有言賈后由是怨之後告老進仕太保就策惠帝立以璽錄尚書事賈后素怨瑾且忌其方直不得驕已洛陽帝作詔免瑾官遂被害

于公高門諸參趣裝

其後于定國字曼卿東海人也其父于公為縣獄吏郡功曹決獄平罪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為之生立祠始其間門壤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寬子孫必有與于定國者帝時為丞相封西平侯子永為

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何薨和祖以長子昭為齊王以昭為相國九年齊國安集大儒名相繼舉事無所變更一尊何之約束然薨百姓歌之曰蕭何為相諸若書載其清淨民以寧一

庶女振風鄒衍降霜

淮南子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文體傷折沚水大山崩曰庶女之女齊之寡婦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無男有女利於財令母嫁婦婦終不肯女殺母以誣婦不能自明竟結告天

范丹生塵晏嬰脫粟

後漢范丹字史雲南陽人少貧好學丹與友人受業通經好遠時絕俗為微說之行常慕梁伯台問丹之為人丹曰吾為貧無長嫂受不

范丹生塵晏嬰脫粟

范丹生塵晏嬰脫粟

范丹生塵晏嬰脫粟

范丹生塵晏嬰脫粟

范丹生塵晏嬰脫粟

范丹生塵晏嬰脫粟

范丹生塵晏嬰脫粟

范丹生塵晏嬰脫粟

范丹生塵晏嬰脫粟

范丹生塵晏嬰脫粟

范丹生塵晏嬰脫粟

范丹生塵晏嬰脫粟

范丹生塵晏嬰脫粟

范丹生塵晏嬰脫粟

范丹生塵晏嬰脫粟

范丹生塵晏嬰脫粟

范丹生塵晏嬰脫粟

范丹生塵晏嬰脫粟

范丹生塵晏嬰脫粟

范丹生塵晏嬰脫粟

范丹生塵晏嬰脫粟

范丹生塵晏嬰脫粟

范丹生塵晏嬰脫粟

范丹生塵晏嬰脫粟



檀卿沐猴謝尚鵠鵠

前漢平恩侯許伯入策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為司隸校尉，不行諄伯請之。更往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楹長卿起，餐為汁。狻與狗鬪，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宣帝欲罪少府，許伯為譖，遂解寬饒。字次公，魏郡人。明經，以孝廉為郎。舉方正對策，高第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然刻深喜陷害人。又好言事刺譏，干犯上意。時上方用刑法，信任宦官，寬饒奏曰：「方今聖道寢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天官以傳。昭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上以其怨譏，遂下吏自剄。三臺謝尚字仁祖，八歲神志風成，其父嘗携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坐之類，回也。」尚曰：「坐奇字。」

太初日月季野陽秋

皇弟自曾並坐玄鳳之不悅形於色明帝及之生遷羽林監世說  
 以曾與弟共坐時人謂兼黃倚王樹又云朗朗如日月之入懷  
 謝安字季野河內朝野人康獻皇后父也少有簡貴之風與謝安俱  
 有盛名冠于中興桓彝目之曰季野有皮裏陽秋言其外無臧否而  
 內有所褒貶也謝安亦附重之常云竊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  
 仕至征北  
 大將軍

荀陳德星季郭仙舟

異苑 定字仲弓荀淑字季和仲弓與諸子姪造季和父子討論于時德星聚太史奏曰五百里內有賢人聚

兩標宗唯與體同舟而濟  
賓客望之以爲神仙焉

王忱綉被張氏銅鈎

後漢王愬字少楨廣漢新都人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金彥  
疾困慙而視之生曰我命在頃臆腹下有金十斤願相贈死後乞藏  
骸骨已而命絕愬鬻一斤營葬餘悉置棺下人無知者愬後署大度  
亭長初到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口大風飄一絛被復墮地前即言  
之於縣縣以歸愬後乘馬到銅縣主人見之問所由得馬愬具說其  
狀并及綉被主人曰卿何陰德而致此愬因說葬書生事主人驚曰  
是我子也大恩久不報天以訖彰卿德耳由是顯名仕郡爲功曹  
三輔決錄擢爲張氏之先爲郡功曹展起當朝有鳩佞承塵上飛下  
凡前功曹曰鳩何來爲禍飛上承塵爲福飛入我懷開懷承之鳩乃  
飛入懷中探得銅鈞帶之官至益郡太守九卿有蜀客至長安私賂  
張氏婢賣鈞與蜀客客喪禍懼而還張氏張氏得鈞復爲二十石後失鈞張氏遂衰

丁公遽戮雍齒先侯

前漢丁公譚人李相母弟爲項羽將遂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兵還及項羽滅丁公謁見高祖奇字全

初以丁公伯軍中曰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爲人臣無效丁公也  
前進高祖居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偶說上問張敖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已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所誅者皆平生仇怨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忠又恐見疑過失反誅故相聚謀反耳上平生所憎厚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最甚辱我我欲殺之爲功多不忍曰臣今急先封齒以示羣臣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齒爲什尊侯而急起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

陳雷膠漆范張雞黍

交誼

後漢陳重字景公南齊宜春人少與鄱陽留義爲友義字仲公太守  
舉重孝廉重以讓義太守不聽義明年舉孝廉俱在郎署後俱拜尚  
書郎義代同時人受罪以此黜退動見義去亦以病免後舉茂才  
讓於重不應命鄉里爲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陳與雷三府同時  
俱辟並至侍御史後漢謂式字目卿山陽金鄉人少遊太學與  
胡弼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  
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尅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  
馔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獨何相信之審對曰目卿信士



郭槐自屈南郡猶憐

妬婦

魯恭馴雉宋均去獸

代  
支

紫文

二五

漢書地理志云仲康撫國平賊人謂當時拜相會禹以德化為理不  
任刑法即刑類伊陟大才以天下入中書以商王制定出之政其不  
實後仁恕徐曰親性廉之舉也然則與坐亦不更有年焉此言後世  
有古風者以早何不捕之兒言雖古時義規非無遠慮也故語曰所以  
來去欲寧告政處耳今虫不絕地化矣鳥獸堅子有仁心三也退還  
府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央上書言災異文在史三  
年州縣亡異去官吏人思之後爲司徒性謙退奉詔依經籍有補益  
然終不自顯故不以剛直立稱後漢書周季叔申南陽安鄉人也  
武時遷知江太宜郡多虎異數爲民患常募設檻穴猶多作牧均創  
下記屬縣有大虎豹在山樹龜邏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  
循北土之有雄豚也今爲害在殘吏而勞勤張嶺非  
憂恤之不可一去檻竄其後傳言虎和與東游度江

廣客蛇影殷師牛鬪

釋疑

晉書謝安字安南陽潁川人遷河南尹嘗有詔客之問不復來問其故安曰前在坐蒙賜酒方飲忽見杯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蛇顧意杯中蛇即角影也候置酒於前處謂客曰杯中復有所見不吞曰所見如杯顧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沉疴頓愈卿所在為政無當時功案每去職遺愛為人所思凡臨人必先恬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足是後代王戎為尚書

元禮模楷李彥領袖

想能

後漢李膺字元禮潁川潁川人仕簡凡膺所交接皆名士高第遂河  
南君及黨議起膺言轉入太學以生三第給人郭林宗與膺傳節為其  
冠並與膺同膺曰朝吏相褒舉學中語曰天下無難事李元禮不畏強  
禦中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時強張善風角推占當殺教子殺人謂  
按殺之其弟子上書告膺等共與部黨誹訕朝廷相帝震怒逮捕黨  
人收執膺等後放歸田里然錮終身而黨名猶書王府由是海內共  
相標榜指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八俊又入五侯古  
之元八也也膺拜司隸校尉出黃門當傳旨勅與三氣休沐不敢  
復出官者足時朝廷紙紙頗強膺曰若無是以待名士者上亦被其  
客接者名為登龍門膺當時節節有司不持其黨皆死獄中晉

案求上

主

講學字彙卷之四  
 名實客其衆身年一十歲  
 之體有使進能於客  
 之宜民知定法時人爲之  
 儒學治閒留心政事  
 國之體有六一曰分業  
 體三曰道里所以定所  
 六曰遷直此三首各爲地  
 而宜所以校夷陰之異

曾褒錢神崔烈銅臭

2000

唐書劉蕡字元道南陽人好學多制以貧素自立元康之後綱紀大壞窮傷時食穀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以刺之其畧曰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賤得之則富貴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類問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先少者居後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昔曰公欣悅於空版漢高克之於贏二戈君解布裳而被錦綉相如乘高蓋而解犢鼻官尊名顯皆錢所致無德而尊無勇而烈金門而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諺曰錢無工可代兄凡今之人唯錢而已疾時者傳其文後莫知所終後漢書烈湖郡安平人有重名於北州歷郡守九卿靈帝時開鴻都門召天下書畫公卿以下皆有差富者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



梁竦廟食趙溫雄飛

後漢劉翊字叔敬，宛南人也。門戶自養，以經籍爲業。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翊曰：「吾人無所施其力，而功業著七序而寤位素餐者，輕翊自負其才，望當不待天賞，豈高之矣！」思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稱孤，豈知此不終閑居，可以養志乎？」是以自涿州郡之職，徒勞待耳。後爲郎中，不從幽州。終其二次，皆爲貴人。小費人，生利而費，自后養以居。大夫官爲孫氏，志爲已定，遂暑強二貴人而陷翊以惡逆，死獄中。翊弟女，適封侯，觀德。後漢趙滂字升柔，蜀郡成都人。幼爲孝，立節。子歆，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歲餘，乃家節。其弟，爲所活。萬餘人，却節西還。其五，一公。

枚乘蒲輪鄭均白衣

位什刻

裝束二

二十六

新董以與字相唐人多爲其工澤不中主果爲並利於唐王不用  
佐也清下分 亦以爲去唐與父字三爲一 周益武其時爲兵  
亦先之以安其清報也利通兵 亦以爲去唐與父字三爲一 周益武其時爲兵  
好義兄弟建初中第五年 亦以爲去唐與父字三爲一 周益武其時爲兵  
之後唐歸帝弟又乃幸均舍勒張 亦以爲去唐與父字三爲一 周益武其時爲兵

陵母伏劍軻親斷機

賢身

許廣尹陳師人周相起陳亦聚黨數千人及周祖擊身許尹以兵屬  
 漢羽取陳師軍東陳使令東向坐陽母以招陳羽母以從使者  
 江曰爲妾言陳壽事漢且謂曰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從  
 使者之使而絕一列女傳細柳軒屏其舍近莫月少好遊馬是  
 隔之東月母以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市僮其嬉戲乃賣之  
 貴人之妻以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志然乃  
 與伯且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及孟子既卒而歸  
 則問學所矣孟升自若也由此以刀斷其織曰子之廢學若吾斷  
 織也孟子懼旦夕點學不息何事子思  
 還成名像君子謂孟母知爲人母之途

齊后破環謝女解圍

禁烟

國策奇王遇弒其子法章變姓名爲魯大史家庸夫大史殺女  
 奇其狀貌以爲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私焉法章立是爲君至  
 以爲史氏女爲皇后親王卒子遇立后事泰謹與諸侯信以故遇立  
 四十餘年不受兵始皇嘗使使者遺后玉連環曰齊多知解此環不  
 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謹以解矣晉  
 王頴之妻謝氏字道韞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問詩何句最佳道韞  
 稱吉甫作謨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知不雅人深致又  
 嘗內集俄而至雲下句曰何所似也安兄子綽曰蒲葉空中差可擬  
 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綽之弟齡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  
 皆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爲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幃自蔽中謝  
 之前議客  
 不能屈

鑿齒尺牘荀勗音律

才表

五言書曰擊鼓字考威震陽人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章著  
刺史相國辟爲從事累遷列駕溫出任伐擊鼓或從或守所  
無定積勞於事年終苦尺牘論謫溫甚器遇之出爲常陽人  
鼓鼓非望擊鼓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晉  
司字生

詩字全

家來

offit

徵與王史會桑以鑿齒嘗與潯綽共行緯性通率好譏調時綽在國  
顧謂綽曰少之沐之瓦石自後鑿齒曰蘇之錫之錫之陳批在前  
綽字公中潯川潯陰人漢司空參曾孫汝南成十餘歲能屬文長  
漢學是時父政武南受禪拜中書監加侍中領著作與賈充共定律  
令使軍從事又修律呂並行於世初綽於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轡  
及掌經百韻未記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語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  
得趙之牛鐸在帝坐進飯鐸在坐人曰此鐸蘇所炊帝遣問膳夫嘗  
用故車與崇世伏其明歲後守尚書令關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  
之其恨或有負之者出曰事我鳳凰也諸君賀我則初太子婚未  
定則其尤衛將軍謂純何帝問並稱賈充女才色絕世遂成婚當時  
甚為正直者所疾而獲俊嬖之幾帝未知太子闇弱恐後亂國遣舅  
及科擢往觀之勗還盛稱太子之德而綽云太子如初於是天下貴  
綽而

胡威推縑陸績懷橘

孝廉

晉書劉武伯武湛南壽春人父質以忠清擢仕魏爲荊州刺史威  
自京師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既至見父而歸父賜餽  
一匹武伯曰大人清高何得此頃告曰是吾任得之餘戚受之拜歸卒  
取疾自服下都督後爲徐州刺史勤於政術風化大行入朝武帝謂

羅含吞鳥江淹夢筆

晉書羅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幼孤爲叔母牛氏所養少有志尚嘗  
畫卧券一鳥文彩異常悉入口中因起龍蛇之朱氏曰鳥有文彩必  
後必有文章自此薛思立就海夏守衛尚稱曰君章可謂湘中之求  
琅桓溫以爲江左之秀累遷長沙守致仕加中散大夫門施行馬初  
銓在官舍有一白在栢集堂字及還家階庭忽生蘭茹叢生以爲德化  
之感百史河定字文通潯陽人也人少孤貧守墓司馬長姊梁伯  
鸞之爲人不事章句之學習情文章仕齊爲侍中祕書監入梁至金  
紫光祿大夫淹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爲宣城太守時罷歸  
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海探懷中得數  
尺與之此人大志曰那得割截都盡斷見立是謂曰餘尺數尺以年  
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終久以官令一人大自稱郭璞謂曰告有  
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指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爲

李獻清貞劉驊高華

禮之弊爲所掩國得時命矣以死以乃復以魯殿人  
字子驥南陽人少尚質素志遠寡欲不爲榮耀人莫之知好著山澤  
志存遐逸車駟將軍相如聞其名不問直表之國之置封居千武陽山  
往莫不投之駟之朝自供給士君子所以芳系吏俾  
過馬凡人致贈一無所受世說載贈以高車美史僕

蔣詡三逕許由一瓢

前漢書謂字元卿杜陵人爲兗州刺史以廉直爲名工於居搢以養  
免歸鄉里三輔決疑曰不啻中竹下開三選唯故人求仲千仲從之  
遊漢書傳詩曰隱箕山無杯噐以手捧水飲之人道一瓢  
得以操飲飲訖挂於木上風吹漚漚有聲由以爲琴瑟去之

揚僕移關杜預建橋

前史揚言宣陽人武帝時爲樓船將軍初函谷關在弘農僕既有功

泉三百里以飲觀爲弘農縣蓋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通明於興廢之道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垂後世尚文辭妹高陸公主拜尚書郎武帝時拜度夫尚書所以主津度險有渡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以爲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也預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又橋成帝後百有餘年衆編屬預曰非君此橋不成劉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巧

壽王議鼎杜林駁奏

新漢書卷之五十五  
於司泉官其職由告賀得周鼎定王孫以元武帝聞之封曰臣所聞  
從始乎后穆長於公劉大於人王或於文武顯於周公慮澤上昭天  
下歸泉無所不通上大報應求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也漢日昌世繼  
周自於陛下祗奉祖業功德盛矣瑞正至珍洋里七天作有德而  
寶鼎自出於浮鼎非周鼎也上曰善賜黃金十斤後漢書  
山持國受國人拜符傳史大夫議知已特多以為周鼎心腹  
復漢業特起功不終竟祖宗故  
事所宜因循定休議終之司空

西施捧心孫壽折腰

麥求上

靈輓扶輪魏顆結草

王使司馬公不若趙宣子驪季公患之飲宣子酒伏甲待文之公甚  
共襲共車而殺司馬公驪季大宣子曰奈何用大華猛何為弔且山陽

宛之初宣子田谷于野不食三日宣子食之舍其半曰  
 宮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進之使盡之而為之飯食與  
 肉宜其諸索以與之既而與公互介倒斝以禦公使而免之問何故對  
 曰君系之端人也問其名不告而退遂自刎也  
 子之去初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預曰公嬖是疾病則曰必以  
 為疾又亡預之口疾疾則羣吾疾其殆也及敗秦師于蟠氏復壯  
 回秦之力人也預見老人結草以定棺曰河斷而襄故復之夜  
 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預用先人之治命索是以報

逸少傾寫平子絕倒

澹臺毀壁子罕辭寶

博物志澹臺子羽渡河礙千金之壁于河河伯欲之至陽侯波起而  
酸狹子羽左操壁右操劍聲震欲背死近度三長世子河河伯理二  
歸之子羽毀而去左傳宋人得王獻請司城子罕子罕弗受獻王  
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貴故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是以王

家求上

主

為寶若以與我皆喪  
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東平爲善司馬稱好

普濟

後漢東平憲王蒼顯宗母弟少好讀書雅有智思顯宗愛重之拜驃騎將軍位三公王既薨後朝立皇后問王處家何等最孝王言爲善最樂肅宗立曰猶射於前世既此帝東巡狩幸其宮追感念蒼謂其子曰思共人至此其妻在且人亡因上下幸其陵祠以太牢

後漢司馬徽字德操潁川人口不談人之短與人語莫問好惡皆言好有鄉人問徽安否荅曰好有人自陳子死荅曰大好妻責之曰人以君有德故相告何患聞人子死便言好徽曰倒言亦大好

公超霧市魯般雲梯

方伎

漢張指字公超成都人。家河南通。春秋尚書門徒。常百人。自父黨  
同儒。皆造門。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黃門貴戚家。皆起舍巷次。以  
迎客。往來之利。指疾其如此。輒從避之後。隱弘農山中。學者隨之。  
居咸。市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性好  
道。能作五里霧。後安車聘之。以疾辭。淮南子楚欲攻宋。墨子聞而  
告之。見楚王曰。臣見大王之心。傷義而不得。宋玉曰。公輸天下之巧

田單火牛江適燕雞

将思

史記田單齊諸田廩屬也爲臨淄市採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盡降齊城而單得脫東保即墨燕人攻之單乃牧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盡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灌脂束葦於其尾燒其端擊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敗遂復齊七十餘城迎襄主於莒王封單號安平君賁江適字道馭陳留國人中軍將軍殷浩請爲諮議參軍遷長史時羌及丁零叛浩軍震懼姚襄去浩十里結營以逼浩浩令適擊之適進兵至襄營謂將校曰今兵非不精而衆少於羌耳其壘柵甚固難與校力吾當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羣雞駭散飛集襄營營火發因其亂而擊之襄遂小敗適後遷太常

蔡裔殞盜張遼止啼

威名

詩字

蒙求上

三

晉書李壽為兗州刺史有勇氣聲若雷震莊有三子入室商拊牀一

陳平多轍李廣成蹊

出，不望。

前漢陳平陽武戶牖人平家貧好讀書治黃老術爲人長大美色及長可取始富人莫與者貧者平亦還之久之富之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負取取平欲得之負偉平隨至其家適負郭窮巷以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負歸誦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爲奈何予之女員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卒與女里中社平爲宰分肉甚均父老善之平曰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從高祖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爲不問出入平多以金從反間於楚軍自初從至天下定凡六出奇計定封曲逆侯惠帝時爲左丞相呂后時爲右丞相又相文帝乃薨前漢李廣隴西成紀人世世受射法武帝時拜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終不能入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戲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寬緩不苛士卒爲用元狩中爲前將軍從大將軍衛青擊匈奴滅失道青欲上書罪

陳遵投轄山簡倒載

耐放

淵客泣珠交甫解佩

五

龔勝不屈孫寶自効

風  
聲

前漢龔勝字君賓舍字君倩楚人二人相友並著名節世謂楚兩龔  
龔氏時勝爲光祿大夫王莽秉政乞骸骨莽後遣使即拜勝爲光祿  
稱疾不應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與郡大  
守縣長吏官屬諸生千人以上入呈致詔勝稱病篤東首加朝服抱  
綽勝曰吾受漢家恩厚亡以報今老且暮入地詎豈以一身第二姓  
下見故主哉語畢不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舍適五經拜入山大守  
數日乞骸骨哀帝使使者拜光祿大夫數賜告終不起舍勝歸鄉二  
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前漢孫寶字子嚴潁  
川鄆陵人以明經爲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爲屬欲令授子經寶自  
劾去後署主簿寶徙入舍忠怪使所親問曰前大夫爲君設除大舍

呂安題鳳子猷尋戴

不遇

董宜彊項翟璜直言

下

奇字三

策

三

紀昌貫虱養由號援

巧射

列子甘蠅古之善射者發弓而獸伏鳥下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學射於飛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昌歸寢以且妻之機以目承暈挺二年之後雖針末倒背而不瞬以告衛衛曰未也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鼃懸虱於牖而望之旬日之間寢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觀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筈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舊本紀昌誤作



甘蠅淮南子楚王有白後自射之則擄矢而照使養由基射之始謂焉矯矢未發而後擄柱猶矣

### 馮衍歸里張昭塞門

休致

後漢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幼有奇才博通羣書王莽時不肯仕常好微儻之策時莫能聽用其謀衛尉陰興等以外戚貴顯深重衍遂與交結由是為諸王所聘請尋為司隸從事光武既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由此得罪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與親故通顯宗即位又多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於家瑯琊於時然有大志居常有凌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繫於懷貧而不哀賤而不恨猶房幾名賢之風脩道德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為後世法吳志張昭字子布彭城人博覽羣書孫權拜輔吳將軍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權以公孫權孫權還張彌計晏至東拜謝昭為燕王昭見不用孫權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劉果殺昭以權數貶昭昭固不起後出過其門昭呼弟孫瑜孫權其門欲以還恐之昭更閉門權使人縱火燒門良久昭弟子共扶昭起權以還官深自克責昭不辱已然後朝會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常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朝憚之

新序

蒙求上

王曰

### 蘇韶用靈盧充幽婚

真性

二十歲人蘇韶字敬通京兆杜陵人幼有奇才博通羣書王莽時不肯仕常好微儻之策時莫能聽用其謀衛尉陰興等以外戚貴顯深重衍遂與交結由是為諸王所聘請尋為司隸從事光武既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由此得罪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與親故通顯宗即位又多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於家瑯琊於時然有大志居常有凌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繫於懷貧而不哀賤而不恨猶房幾名賢之風脩道德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為後世法吳志張昭字子布彭城人博覽羣書孫權拜輔吳將軍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權以公孫權孫權還張彌計晏至東拜謝昭為燕王昭見不用孫權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劉果殺昭以權數貶昭昭固不起後出過其門昭呼弟孫瑜孫權其門欲以還恐之昭更閉門權使人縱火燒門良久昭弟子共扶昭起權以還官深自克責昭不辱已然後朝會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常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朝憚之

### 震畏四知秉去三惑

世德

後漢楊震字伯璠南陽城父人也少為州郡吏至孝順親長守志節震畏四知秉去三惑

震安帝時為太尉為中常侍典選所舉無不稱善震畏四知秉去三惑

### 鄒下直道叔教陰德

齊桓

鄒下直道叔教陰德

### 張湯巧詆杜周深刻

酷吏

張湯巧詆杜周深刻

### 三王尹京二鮑糾隱

良吏

三王尹京二鮑糾隱

孫康映雪車胤聚螢

貧學

康映雪車胤夜學  
孫氏世鯁康家貧無油常映雪讀書少小清介交游不諱後至御史大夫晉車胤字武子南平人恭勤不倦博覽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馬和溫在荊州辟爲從事以辯識義理深重之稍遷江西長史遂顯於朝廷時武子與吳隱之以寒素博學知名于世又善于賞會當時有盛坐而武子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終吏部尚書

明經

李充四部并春五經

充四部并春王然  
晉書李充字弘度江夏人善楷書妙參鍾索世咸重之諸京引爲參  
軍充以家貧苦求出外哀將許之爲縣試問之充曰窮徒投林鳥獸

家求上

主

擇木乃除刺縣令後為著作郎時典籍混亂元利除煩重以類相從  
分作四部秘閣以為永制其要中書省郎中書侍郎中書侍郎中書侍郎  
少受業太學通三經善談論又為五經之學曰可經制於井大有性清  
高未嘗修刺候人建武末帝王鮪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請丹  
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說說五王求錢  
千萬納能致丹而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為設琴瑟蔥  
葉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共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置葱  
鱖乃食及就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祭駕人車豈此邪坐中皆失色  
就不得已令去輦  
自是隱閉人事

谷永筆札顧愷丹青

10-11-20

永筆才在小子  
前漢谷永字子雲長安人與樓護俱爲五侯上官長安號曰谷子雲  
筆札樓君卿居古言其見信用也永於經書汎爲踴達與杜欽杜鄴  
畧等不能洽汝如劉向父子及揚雄也其於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  
言災異終大司農護字君卿少隨父爲醫出入貴戚家是時王氏方  
盛賓客滿門五侯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唯護盡入其門成  
得其驩心爲人精辨論議常依名節聽者皆竦仕至廣漢太守王莽  
專政召爲前輝光西京雜記曰五侯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爲鯖世稱  
五侯鯖以爲奇味焉  
置顧惜之字長康晉陵無錫人博學有才氣

好詩謔人多愛押之每食甘蔗常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漸入佳境尤善丹青圖寫詩少背以一副畫板題其前寄相友皆其所珍惜者公發其厨後竊其畫而竊閉如舊還之贈云未開懼之見封題如初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已其珍哉過寶小年因相稱譽以爲戲弄初在松溫兩尊云謂之體中痕點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平故俗傳懂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篆絕終散騎常侍

戴逵破琴謝敷應星

547

晉書戴逵字安道，諸國人。少博學，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除巧，振  
靡不畢。終武陵王時，聞其善鼓琴，召之。逵至，使鼓琴，破琴曰：「戴安  
道不爲王門伶人，終乃引其兄述，述亦然。彈琴而往，復累召不起。  
子年數字，綴結會稽人，世居靖家，俱入云：『半山十餘年召，皆不起。』  
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夷士，星口者以隱士當之。戴逵有美才，人或  
笑之。俄而數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士亦死，不得死。』







買妻恥醮澤室犯齋

六

たぐひ

814

馬后大練盡光荆叙

之曰龍窟蓋乃共八霸陵山中

十一

上三  
和  
一  
十  
餘  
人  
氣  
下

心

奇字三

---

卷中

DE

發光家重金安縣守自  
受賞賜恩禮俱渥終其

賢令

馬淮平大尹政

始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攜號哭使若車或當道而臥皆曰願乞侯君復留其年光武時為大司徒

### 淳于炙輅彥國吐屑

名談

史記淳于炙輅齊人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然而承意觀色為務見梁惠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炙輅因謝去遂以安車駕駟東向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齊人頌曰談天行彫龍炙輅炙輅劉向別錄過字作輅輅者車之空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炙輅智不盡如炙輅也衍輅謂二騶晉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少有人之鑒性嗜酒任縱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俱為太尉王衍所昵號曰四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錫木屑霏霏不絕誠為後進領袖也元帝時為湘州刺史

### 太真玉臺武子金埒

豪華

晉書溫嶠字太真太原祁人性聰敏有識量博學能屬文少以孝悌稱於邦族成帝時為驃騎將軍始安郡公世號曰溫夷婦從姑劉氏家經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惠姑屬公覓婚公自白有婦意答曰佳婿難得但如嶠如何姑云表敗之餘乞粗存活便是慰吾餘年何敢奇乎生

家史中

里四

希汝比也後少日公報姑云已得婿處門地好身畫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玉鏡臺是公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也晉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少有逸才風姿英爽蓋一時好弓馬勇力絕人善書及莊老文詞俊拔後世過人扣嶠裴楷亦尚常山公主起家拜中書郎遷侍中坐免官乃移第北山山下性豪侈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為馬射錢滿之時人謂為金滿

### 巫馬戴星必賤彈琴

賢令

呂氏春秋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

### 郝廉留錢雷義送金

介行

風俗通郝子廉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飯留錢席下而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後漢雷義字仲公豫章郡陽平人初為郡功曹擢舉善人不伐其功義嘗病人死罪罪者後以金二斤謝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點投金於承塵上後其理屋宇乃得之金主

已死無得復還乃以付縣曹後拜侍御史除南頓令

### 逢萌挂冠胡昭投簪

歸隱

後漢逢萌字子康北海都昌人之長安學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乃首戴瓦盆哭於市曰新莽新乎因逐諸葛後光武微不起魏志胡昭字孔明潁川人養志不仕始避地冀州後袁紹之命還鄉里太祖為相頻加禮辟昭往應命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端欲求去太祖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趣勉之雅尚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愛之建安末民孫狼等叛亂自相約言胡居士賢者一不得犯其部落一川賴昭威無怙公車持微會卒擊虞作昭贊曰投簪卷帶輻輳匿跡

### 王喬雙鳬華佗五禽

方伎

後漢王喬河東人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詣臺朝謁宗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鳬自南飛來於是候鳬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焉為後天下王官於堂前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齋食其中蓋便立養於城東百姓為立奇字生

家史中

四十五

唐張華君卿後漢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兼通數經曉養生之術年且百歲猶有壯容時人以為仙醫於方藥處方不遺數種針灸不遇數處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而無所覺因剖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割洗除去疾瘕既而縫合傳以神膏四五日瘡愈一月間平復為人性惡且恥以醫見業習操藥書時之數期不反竟殺之廣陵吳普從佗學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氣得銷血脈流通病不得生醫禁戶恒然不極也占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經鸞顧引挽腰體動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為除疾病兼利體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日聰明齒牙堅

### 程邈隸書史籀大篆

造書

前漢藝文志曰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又曰秦時始造隸書起於官獄多事句趣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晉衛恒善草隸書為字勢曰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或曰秦時下士人程邈為衙獄吏得罪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以者增益多者損減力者使負者使方奏之始皇始善之出以為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



字也自秦漢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恒字巨山為黃門郎與父

王承魚盜丙吉牛喘

賢相

晉書王承字安期汝南內史湛之子為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為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細紀推之承曰大王之固與眾共之池魚何足惜邪有犯夜者為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窮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若此渡江為元帝鎮東府從事中郎甚見優禮承少有重譽而推誠接物眾咸親愛名臣王導衛玠周顗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為中興第一

賈琮塞帷郭賀露冕

賢守

後漢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靈帝時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驛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塞之百城聞風竦然其餘咸過者望風解印綬去初文趾屯兵反有司舉琮為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賊斂過重民不聊生故相聚為盜賊琮即告示使各安其資業招撫荒散復役百姓以安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為十三州最

馮媛當熊班女辭輦

賢姬

相示莫不榮之拜河南尹以清靜稱

前漢元帝為昭儀左將軍奉世女平帝祖母也拜使侍內寵與傳昭儀等上幸虎園關獸後官皆坐能失出圍攀援上賜左右貴人傳昭儀等皆驚走使侍直前當熊而立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能至御坐故以身當之上嘆歎信敬重焉

王充閱市董生下帷

好學

後漢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後博通眾流百家之言仕郡為功曹充好論說始若

平叔傳粉弘治凝脂

美姿

魏志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尚金徽公主為吏部尚書駙馬都尉世說曰平叔美姿面至白文帝疑其傅粉夏月令食湯餅汗出以巾拭之轉皎白也

楊生黃雀毛子白龜

陰德

形清仕為丹陽丞

結壽諸記揚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鵲巢所捕墜於  
樹下為夢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唯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  
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居仁愛故擢  
寶為成濟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環矣  
寶哀平世隱居教授王莽徵之遂逃遁光武高其節公車特徵不到  
子震安帝時為太尉震子秉衡市時為太尉秉衡至處四世太尉德業  
賜子彪獻帝時為太尉魏文帝時復為太尉震至處四世太尉德業  
相繼晉毛寶字碩真榮陽武人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與西陽太  
守樊峻以萬人守郢城石虎遣二萬騎攻之城陷寶等率左右突圍  
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寶亦溺死初寶在武昌軍中人自於市買得一白  
龜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郢城之敗養龜人披鎧持刀自投於水中如  
覺墜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江岸遂得免焉

宿留採桑漆室憂葵

賢女

古列女傳齊閔王之幼項生大瘡號曰宿留初閔王出遊至東郭百  
姓盡觀宿留瘡探桑如故王怪問曰寡人出遊百姓無少長皆來觀汝  
不一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教探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何女曰  
婢妾之職屬之不二予之不忘中心謂何宿留何傷王大悅曰此賢  
女也命後乘載之女曰父母在內使妾不受教而隨王是奔女也王  
安用之王大慙遣婦使使者奉禮加金百鎰往聘聘之父母驚惶欲

角字

家史

洗浴加衣裳女曰如是見主寢容更服不見識也於是如故隨使者  
至閔王以為后出令卑宮室填池澤損膳減樂後宮不得重采期月  
之間化行鄰國諸侯朝之役三晉懼秦楚宿留有力焉及死後葬遂  
魯齊閔王逃亡而後於外古列女傳齊宿留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當  
穆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鄰婦曰何嘯之悲子欲嫁耶女曰  
吾豈為不嫁而悲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幼也鄰婦笑曰此魯大夫  
之憂婦人何與焉女曰不然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馳走踐  
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鄰女奔隨人亡其家債吾兄行追之逢霖水  
出溺死令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夫魯國有患君  
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泉庶婦人獨安所逃乎居三年魯果內亂齊  
楚攻之連有寇男子戰  
婦人轉輸不得息

羊賢滿簾夏侯拾芥

格言

前漢書賢字長儒魯國人為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  
以詩教授號稱魯大儒宣帝時為丞相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  
斤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少子玄成字少翁好學修父業尤謙  
下士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鄉魯諸曰遺子黃金滿簾不如經  
玄成相元帝十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而文采過之前漢書賢字長  
公東平人少好學為人質朴守正簡易亡威儀宣帝時遷太子少傅

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七卒子月初勝侯太后尚書故  
諸生曰士角不願經術明其取青  
索如使拾地芥耳學經不朋不如婦耕

阮簡曠達袁耽俊邁

豪爽

舊注引竹林七賢論曰阮簡曠之從子亦以曠居父喪行過大  
雪寒凍遂詣簡使令為他賓設素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亡  
年晉表耽字彥道陳郡陽夏人少有才氣個偏不羈為士類所稱相  
溫少時游于博徒資產但盡尚有負進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  
濟於耽而耽在報誠以告焉耽畧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  
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辨作表彥道  
也遂就局十萬一都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操布帽  
蘇武持節即鄭眾不拜  
使節

蘇武持節即鄭眾不拜

使節

前漢書蘇武字子卿杜陵人武帝時以中郎將持節使匈奴單于欲降  
之武不肯屈大害中絕不食食天雨雪武臥雪中與羝羊共食之  
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使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武杖漢節  
牧羊數歲持節歸盡落昭帝立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能

奇字

家史

四十九

言武死常惠教漢使者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鹿足有佩帛書言在某  
羣中由是得還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  
一區武留匈奴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須髮盡白至司馬時以武  
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年八十餘卒後漢書於顯宗法武  
形貌若其官爵名後漢書中八年還京師使匈奴家在北平府  
於世永平初以明經給事中八年還京師使匈奴家在北平府  
令拜泉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投刀自誓  
單于恐而止後復遣衆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志求遣使  
國臣今復命命必見波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匈奴衆臣不勝  
衆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詔追還繫獄會赦歸家後帝見匈奴來  
者問衆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衆意氣壯  
勇健武不遇復召為軍司馬終大司農

郭巨將坑董永自賣

孝感

舊注引孝子傳云後漢郭巨家貧養老母妻生一子三歲母常減食  
與之巨謂妻曰貧乏不能供給共汝埋子子可再有母不可再得妻  
不聽遂更遂掘坑二尺餘忽見黃金一釜釜上云天賜孝子郭巨官  
不得奪人不得取妻法漢董永少失母養父家貧力至農月以小  
車推父置田頭陰樹下而營農作父死就主人貸錢一萬約賣身爲  
奴遂得錢葬父還於路忽遇婦人姿容端美求爲永妻永與俱詣主



樓空而去

五

五

何致此言。曰。萬天下稱陶朱公故  
也。彼成名於天下者。死千陶

好學

學編楊柳爲籬以寓終前漢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父爲里監門使牧羊溫舒取澤中蒲葢以爲牒編用寫書稍習書求爲獄小史因學律令轉獄吏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道大義舉孝廉爲山邑丞宣帝時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

歎  
郎

言書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爲河東太守沒于石勒乃所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拯其兒及其弟子緩度不能保全乃謂妻曰吾弟早亡惟有子息理不可絕止隱自棄我見不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朝棄而暮及明日棄之於樹而去至江東仕爲尚書右僕射攸棄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說是北人遭亂捨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德行聞之忤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曰天道無知使節伯道無兒晉書紹字延祖父康與山濤善臨誅謂紹曰巨源正

妾婦

去婦

崇字季倫渤海南皮人拜衛尉有妓曰綠珠美而艷善吹笛中書令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京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臨蘭麝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受命指索得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秀怒乃勸趙王倫誅崇遂矯詔收之崇正宴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爲尔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君前因自投于樓下而死崇詣東市歎曰以革利吾家財收者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遂被害前差卓文君尚郡臨邛富人卓王孫女新寡少知音馬相如與客至其家酒酣鼓琴而以琴心挑之相如從車駐旌竊聞雅具都文君切促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王孫大怒文君久之不舉謂父曰曰事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以成生乃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

印荷

更記伊尹欲下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王之事湯舉任以國政齊畧記齊桓公夜止迎客寤戚夜擊其牛角烏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胥從皆飯牛薄夜牛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召與語說之以爲大夫

不遇

後漢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體貌魁梧望之甚偉恃才倨傲爲州  
黨所擢乃作解嘲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乃貽書謝恩爲窮鳥  
賦後舉郡上計到京師時司徒袁逢受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  
壹獨長揖逢異之令左右讓之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

冀逐勸農文翁興學

海山

晏御揚揚五鹿嶽嶽

蕭朱結綬王貢彈冠

龐統展驥仇覽棲鸞

訓字全

葛亮顧廬韓信升壇

寵禮

畢站鄉里州郡  
並請旨以疾辭

王褒相慘閔損衣單

孝行

晉書王褒字偉元城陽人也少立操尚博學多能其父儀為文帝司馬見殺褒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也後居教授廣千墓側旦夕嘗至墓所拜跪攀柩悲號涕泣者數月為之枯槁而母沒每當輓到墓曰哀在此及讀詩至哀來父母生我劬勞不三復涕淚門人受業者並廢蓐蓐其之篇家貧無計口而度身而食或有功之者不聽舊本復作哀此舊注閔損衣單者謂其父死後妻生二子損至孝不怠母疾惡之所生子以綿絮衣之損以素花絮父冬月令損御車體寒失親父責之損不自理父察知之欲遣後母損泣啓父曰母在一子實母去三子單父善之而止母亦悔改待三子均平遂成慈母

蒙恬製筆蔡倫造紙

制作

初學記博物志蒙恬造筆又尚書中候蒙恬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曲禮云史載筆山則泰之前已有筆矣蓋諸國或末之名而秦獨得其名恬更爲之損益其故說文曰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拂秦謂之筆也生引博物志云蒙恬爲筆其法自北始今本無之後漢書蔡倫字敬仲和帝時中常侍加尚方令監作紙及諸器械皆精工堅密五後世法自古書其多端以竹簡其用頗多

孔伋緼袍祭遵布被

儉德

孔伋字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裏一旬九食曰子方明之使人意自若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儉人遂忘之吾與人如草之子思諱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儉問之妾與不知竟棄物於溝壑後雖貧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一後漢徐穉字季直潁川人康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布衣布被夫人寢不加綵帝以是重焉及卒慙悼尤甚車駕素服臨之喪禮成親以大白棺既葬車駕復臨其墳存免夫人室家其後會朝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此

王褒髮落色倒屣

延接

更記武王崩周公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成王之曰我大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後漢蔡邕字伯喈陳留郡人少博學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探音律

王敦傾室紀瞻出妓  
晉書王敦字處重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驃騎將軍明帝初移鎮姑孰敦自領揚州牧諫逆病死割棺殯之石崇以客豪矜物厠上常有十餘婢侍列寸有容色置曰願粉沉香汁有知願者皆易新衣不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著新意色無作羣婢曰此客必能作賦又著荒忽於色體態之弊左右諫之敦曰此其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交數十人並放之時人歎重其放世說云王導與周顒及諸朝士詣尚書紀瞻家觀妓瞻有愛伎能作新聲顧問答之頃無作色有司奏願深荒詔原之今本無載

暴勝持斧張綱埋輪

風紀

前漢暴勝之字公子武帝末郡國盜賊起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綉衣持斧巡捕盜賊皆誅郡縣東至海以軍興等不從命者或振州郡張綱字文紀提爲武陽人少明經學時爲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憤然數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

之難難往吾不願也漢安初遣八使徇行風俗皆儒知名多惡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豺狗綱遂奏大將軍梁冀等無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動時冀妹爲皇后諸梁姬族滿朝帝雖知言直不忍用終廣陵太守

靈運曲笠林宗折巾

風習

世說新語謝靈運好戴曲笠孔隱士謂曰卿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謝答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南史謝靈運晉車騎將軍玄之孫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爲江左第一襲封康樂公世稱康樂樂器永嘉太守郡有各山水素所愛好肆意遊遨族弟惠連十歲能屬文靈運嘉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連得佳句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爲二常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後爲侍中免官尋山陟嶺必造幽峻登絕每文竟手自寫之宋文帝稱爲二寶後漢郭泰字林宗辟舉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游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如此或問范滂曰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



不得友不知其他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激論故宦官擅政而  
不能傷及黨事起名士多被害惟林宗未嘗得免開門教授弟子以  
千數及卒四方之士千餘人會葬同志者共刻石立碑祭墓為其文  
謂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其與拔士  
人皆如  
所鑒

屈原澤畔漁父江濱

牧置

更記屈原名平楚之同姓為漢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獨於辭  
令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因讒之王怒而  
疏平後秦昭王欲與懷王會平曰秦虎狼之心國不如無行懷王稚子  
子蘭勸王行王死於秦長子項襄王立以子蘭為令尹子蘭使上官  
大夫短屈原於王王怒而遷之原至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  
容枯槁漁父問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此原曰舉世混濁而我  
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大聖人不凝滯於物而  
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餽其  
糟而啜其醢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  
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  
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塵埃乎乃作懷  
沙之賦懷石自投汨羅以死後百餘年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

司字三

蒙中

五

投書以  
弔之

魏勃掃門潘岳望塵

卑詞

前漢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掃齊相  
舍人門外舍人倦之因持令問者而問之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  
子掃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晉潘岳為黃門侍郎性輕躁  
趨世利與衛尉石崇等論事曹參每候其出與崇望塵而拜崇與  
之親善號二十四友岳為其首論構慝懷太子之文及晉書限斷皆  
由之辭也初岳為琅邪內史孫秀為小史岳岳而校點自喜岳岳其  
為人輕捷辱之秀常衛岳及起王倫輔政秀為中書令遂誅岳及石  
崇謀為亂同被誅誡韓壽子賈充婦郭槐養為已子時賈后淫虐誅  
于預國事  
權倖人主

京房推律翼奉觀性

緯數

前漢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治易事梁人焦贛壽壽曰得我道以  
立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  
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鍾律知音聲孝元時以孝廉為郎與  
石顯五鹿充宗有隙出為魏郡太守房自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

不欲遠離左右及為太守憂懼乃上封事言災異既而顯告房非謬  
政治歸惡天子誹謗諸侯王遂棄市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  
前漢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明經術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即位  
徵之奉封事曰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於是時有辰時客主邪正  
之語其畧曰參之六合五行則可以見人性知人情  
觀性以歷數情以律則主所宜獨用官至諫大夫  
蒙華

甘寧奢侈陸凱貴盛

蒙華

吳志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少有氣力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為  
之渠帥仕孫權以功拜折衝將軍吳書曰寧輕俠殺人藏舍亡命聞  
於郡中其出入步則連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綉幃帳以珠玉  
為飾常以繒錦雜帛去或割棄以示吝也江表傳曰曹公出濡須臨  
江飲馬權率眾應之使寧為前部督勅使夜入魏軍寧遂健兒面餘  
人竟詣曹公營下踰壘入營斬數十級北軍驚駭權曰五德有張  
孤有興霸足相敵也吳志陸凱字敬風吳人丞相孫資子孫皓時  
為丞相世說曰時問凱即一宗在朝有幾人答曰二相五侯將軍十  
餘人皓曰盛哉凱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  
家之盛也今政業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也

干木富義於陵辭聘

隱士

司字三

蒙中

五

淮南子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賦之其僕曰干木布  
衣之士君賦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干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  
處窮巷聲馳千里寡人敢勿賦乎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勢干木富  
于義寡人富于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已易寡人弗  
為古列女傳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為相使使者持金百鎰往聘  
之子終入謂妻曰王欲以我為相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  
之前可乎妻曰夫子織屨以為食非與物無治也左琴右書樂亦在  
其中矣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  
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乎亂世多害妾恐先生  
之不保命也於是子終出謝使者遂相與逃而為人懼困高士傳曰  
陳仲子字子終齊人辭母兄將  
妻適楚居於陵自號於陵仲子

元凱傳癖伯英草聖

文藝

晉書杜預字元凱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  
傳集解又參考眾家諸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左氏傳集解  
一家之學比老乃成又撰女記讚當時論者謂預文義實直世人未  
之重唯秘書監張華賞之曰左立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稱  
行釋例才為傳設而無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  
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飲預嘗稱濟有馬癖嶠有財癖武帝聞之謂

曰卿有何病對曰臣有左傳病終司執校尉位特進贈征南大將軍  
初預好為後世名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二碑記其勳績  
一沉萬山之下立一岷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後漢張芝  
字伯英敦煌酒泉人善草書衛恒曰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  
有崔瑗崔實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  
而結字小疎伯英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  
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為草聖不暇草  
書寸紙不見遺世尤寶其書章仲將謂之草聖

馮異大樹千秋小車

謹疏

後漢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漢兵  
起以郡掾守父城光武為司隸道經父城即開門迎光武署為主簿  
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至饒陽無妻亭天寒眾飢疲異上豆粥  
明日光武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入  
道傍舍燎衣異進麥飯苑肩因渡滹沱河還拜偏將軍為人謙退不  
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為整齊每所  
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  
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  
後封陽夏侯拜征西大將軍賜珍寶衣服錢帛詔曰舍卒無妻亭豆  
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前漢車千秋本姓田氏為高  
奇字生

蒙求中

幸

後漢會稽太子為江充所誅敗父之武帝頗知太子冤千秋上急變  
訟曰子弄父兵罪當當天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  
白頭翁教臣言上大威德召千秋至前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帝  
見而說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  
公教我公當為吾輔佐位拜大鴻臚數月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  
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  
嘗有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  
小車入官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

漂母進食孫鍾設瓜

謝罪

前漢韓信家貧嘗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迺晨炊蓐食食  
時信往不為具食信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數十日  
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  
乎淮陰少年又侮信眾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信視視出  
跨下一市皆笑以為怯及信為楚王召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  
百曰公小人為德不竟召辱已年少以為中尉告者將相曰此壯士  
也方辱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幽其錄孫鍾少時家  
貧種瓜瓜熟有二人來乞瓜鍾引入菴中設瓜及飯飯訖謂鍾曰家  
君厚惠今示子葬地欲得世世封侯為欲數代天子又曰我司令也  
君下山百步勿反顧鍾下六十來步回看並為白鶴飛去鍾遂於此

非母家上有氣屬天鍾後生堅堅生權權生  
亮及休惟孫和生結為晉所滅降為蜀命侯

壺公謫天薊訓歷家

方伎

後漢汝南費長房為市掾市中有一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  
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  
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  
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約  
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貴公當  
去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為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  
人扛之猶不舉翁聞笑而不樓以一指提上視器如一升許二人終  
日飲不盡神仙傳薊子訓齊人舉孝廉除郎中又為都尉人莫知其  
有道在鄉里常以信讓與人二百餘年顏色不老曾求抱鄰舍嬰兒  
誤墮地死兒家素尊子訓即埋之二十餘日子訓自外來抱兒還之  
家恐是鬼子訓既去掘視所埋但泥而已又諸老人鬚白者子訓與  
對坐共語宿昔皆還黑京師貴人莫不虛心欲見爭請子訓比居大  
學諸生為請子訓子訓曰吾某月日當往到期子訓以食時發日中  
到未半日行千餘里乃見書生問誰欲見我皆盡語之吾日中當往  
到日中子訓果往二十三日來諸貴人喜自謂先詣之明日相參問各  
言子訓衣服顏色如一而所論說隨主人所語不同遠近驚異子訓  
奇字生

蒙求中

幸

去乘青驥出東門陌上徐徐行諸貴人走馬  
逐不能及行半日而相去常一里許乃止

劉玄刮席晉惠聞蟬

劉玄

後漢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王莽末平林陳牧等聚眾流平林兵聖  
公往從之及破莽軍號聖公為更始將軍眾多無所統一遂共立  
更始為天子更始即帝位南面朝羣臣素儒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  
言初入都宛城時漢兵誅王莽傳首諸宛縣於市遂北都洛陽後遷  
長安初莽敗惟未央宮被焚餘宮館無所毀官府市里不改於舊更  
始既至居長樂宮升前殿餘更始以次列庭中更始羞作僂首刮席不  
敢視後赤眉賊入關見更始更始初為太子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武  
帝亦疑焉嘗使使央尚書事不能對更始遣左右代對遂安及居大位  
政出羣下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忠賢路絕唯邪  
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  
鳴者為官乎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為官在私地為私及  
天下荒亂百姓饑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類

伊籍一拜鄺生長揖

高抗

蜀志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先主以為左將軍從事中郎遣使吳孫權  
問其才幹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對曰一拜

馬安四至應璩三入

企美

郭解借交朱家脫急

游侠

卷之六

虞延刻期盛吉垂泣

血  
田

古持丹筆夫妻  
相對垂泣大罪

豫讓吞炭鉏麂觸槐

俠義

死也解  
愧而死

行向

阮孚蠟屐祖約好財

行向

奇字

朱成中

卅

初平赴石左慈擲杯

方位

還無誤就死亡畧盡乃去以方教授在伯道易姓爲蘇初起收所曾  
與初平改爲赤松子其後傳服此藥得仙者數十人神仙傳左慈字



元煥廣濟人少明經通星象見漢書... 武陵桃源劉阮天台 遇仙

武陵桃源劉阮天台

遇仙

武陵桃源記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 武陵桃源記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

武陵桃源記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 武陵桃源記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

王儉乘車楮淵落水

謹誌

南史齊司徒王儉字彥回... 王儉乘車楮淵落水... 王儉乘車楮淵落水...

季倫錦帶春申珠履

豪華

季倫錦帶春申珠履... 季倫錦帶春申珠履... 季倫錦帶春申珠履...

甄后出拜劉楨平視

不屈

甄后出拜劉楨平視... 甄后出拜劉楨平視... 甄后出拜劉楨平視...

胡嬪爭櫓晉武傷指

扶寵

晉書胡貴嬪名芳父奮家世將門爲鎮軍大將軍武帝多寵良家女以充內職自澤其美者以澤妙嬪芳既入選下殿號立左右止之曰陛下聞嬪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拜乃貴嬪時帝多寵嬪芳後復納孫皓宮人數上後庭始將萬人而生寵者其衆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忘其所之至使宴宴宮人乃以竹竿掛戶以望下漸地而引帝車從芳蒙幸始有專房之寵侍御服飾亞於皇后帝嘗與之接蒲爭失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有慙色

石慶數馬孔光溫樹

簡點

前漢石奮趙人孝文時官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貴寵絕舉集其門凡號舍萬石君慶武帝時爲太僕御出上同車中幾馬慶以車數馬選舉子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爲簡易然猶如此後爲丞相前漢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孫經學有明以爲第五尚書韓僕射尚書令兄典樞機十餘年有所言輒刺草

蒙求中

本圖

華以爲京上之過以計忠有人臣大甲有節萬舉惟恐人之謂知沐  
日雖得兄弔妻于燕語終不復朝本故事或問之溫室省中何皆何  
人也光默不應答以他語其不不知知是光帝立拜丞相及王莽敗廢  
備宰衡光固辭位太后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每朝  
十日一賜養賜宴壽杖光兄爲御史大夫丞相  
各拜一爲大司徒太傅太師暨三世居公輔位

翟湯隱操許詢勝具

29/12/2019

晉書翟湯字道深尋陽人篤行純素廉潔不屑世書耕而後食永嘉末寇害相繼聞湯名德皆不敢犯鄉鄰賴之時召不至于莊字祖休通湯之標不交人物惟以釣爲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何上去其一莊曰獵自我釣自始未能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去矣餌吞釣豈我哉時以爲知言晚節亦不復釣故命不就子矯亦有高操屢有請許命矯字法賜孝武時以散騎郎徵不至世有隱行云舊注引世說許詢字玄度好遊山澤而體便登陟時人曰許非徒自諱情自濟勝之具詢隱永興幽沈每致四方諸侯之遺或謂許曰當聞箕山人乃似爾耳許曰產簞包

並固當輕於天下之寶今本無載

優旃滑稽落筆歷數

機  
街

更記優旃秦倡俳儒善爲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下  
皆沾寒旃哀之謂曰汝欲休乎我即呼女汝應曰諾有頃  
大呼曰陛卽卽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而立我雖短幸休  
居於是始皇使得半相代嘗欲大苑囿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  
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而又欲漆其城旃  
曰生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卽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陰室一  
世笑而止前漢方士唐都分天部巴郡落下閭與焉都分天部而  
開運算轉歷其法以律起歷曰律密一禽積八十一十則一日七分  
也或長短律長九十分上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併中子律陰  
陽九六爻象所從出也故黃鍾紀元氣謂之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  
齊曰歷與則  
唐都落下閭

曼容自免子平畢娶

噴達

前漢郡丹字曼容琅邪人養志自隱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  
後漢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  
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父之取足而反其餘饋易至抱益卦歎曰吾  
已知富不如貧貧不如拙拙不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嬰嫁既  
畢輒斷家事勿相關連時  
竟無五嶽名山不知所終

家

李王

師曠清耳離婁明目

巧伎

三氏悉利。晉平公使詹尹筮使三韓之。以爲。再。師。曠曰。不。調。請。更。筮。一。平。公。曰。王。皆。以。爲。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不。調。臣。切。也。君。用。之。至。師。治。果。如。筮。之。不。調。是。師。曠。欲。善。調。筮。以。爲。後。之。知。音。也。——**童子**。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二。外。下。水。尺。不。能。見。淺。深。北。目。不。明。其。勢。難。覩。也。

仲文照鏡臨江折軸

禍屯

晉書殷仲文陳郡人轉尚書素有名望自謂必當朝政又謝琨之徒  
時昔所輕者並皆比肩常快快不得志忽遇洛陽太守意彌不平後  
謀反伏誅仲文常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遇禍  
景帝子立爲太子廢爲臨江王三歲坐廢廢廩塲地爲宮上徵榮榮行  
祀於江陵北門旣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切言曰吾王不反  
矣等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郢都簿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  
萬銜土置塚  
上百姓隣之

藥巴嚙酒偃師舞木

方伎

德潤傭書君平賣卜

蒙求中

叔寶玉潤彥輔冰清

衛后髮真飛燕體輕

張衡西京賦衡后興於其後飛燕寵於體輕衡后前漢孝武帝皇后也字子夫其家號曰張氏山平陽侯邑初爲平陽公主諶者武帝中

玄石沈湎劉伶解醒

業

史記平原君趙勝趙主  
王及孝成王三太子

惡來多力蜚廉善走

史記裴康生惡來惡來有力裴康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尉繚來  
康進諸侯武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裴康為紂居北方是子來秋曰  
惡來手製虎兇皇甫  
諡曰作石棺於北方

### 趙孟疵面田駢天口

傳談  
孟疵晉趙孟字長舒為尚書令史難口清談面有疵點時人曰諸君  
不夫問疵面士畧曰田駢齊人好談論時號曰天口問言其口如天

不可

### 張憑理窟裴頠談數

傳談

晉裴頠字長宗吳郡人有志氣為鄉閭所稱裴頠負其才自謂  
必參時彥初欲詣劉惔惔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既至安之下坐惔  
意不接頠欲自發而無端會王季祖頠弟有言所不通頠於上坐  
之旨言深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頠更之上坐清言彌日留宿  
至旦連之憑既還惔更接連傳數語頠亦與同談遂言之  
於簡文帝帝召與語數日張憑初至為中書郎中丞  
裴頠字逸民司空之子弘雅有文惠之風  
見而數口頠若武庫五兵橫一中之策之德廣當與頠清言欲以

裴頠

裴頠

理服之而頠辭語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頠  
為言策之林數累遷左僕射王倫所害

### 仲山獨步子建八斗

奇才

魏志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掾不就乃之  
荆州依劉表表以粲貌表而弱弱進退不若也歸大祖舉拜侍中  
曹植與粲偕行粲曰今世作者可謂而吾言中言獨步於漢南孔  
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南土公於北土於南則德建於大祖  
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自謂獨步於漢南孔揚於河朔  
之玉也孔璋陳琳字建年十歲時誦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  
文太祖嘗視其文曰汝倩人邪植曰言出於心論下筆成文何倩人  
時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  
祖甚異之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文帝即位累封陳王  
注引謝靈運云天下才共有一石子建獨得八斗我  
得一斗自古及今同用一斗奇才博敏安有繼之

### 廣漢鉤距弘羊心計

吏才

前漢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遷京兆尹威名派同其發奸摘  
伏如神政清吏民稱之不谷口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為人強力

天性精於吏職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知馬則先  
向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  
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郡中盜賊聞其  
具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微皆知之後上書告丞相  
魏相和事失實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赦罪吏守  
關號泣者數萬人或願代死竟坐腰斬百姓追思之至今  
系弘羊維陽賈人子武帝時以心計用事年十三侍中與大農丞東  
郭陽化僅三人者言利事析秋毫拜御史大夫昭帝時謀反伏誅

### 衛青拜幕去病辭第

大將

前漢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以驍吏給事侯家平陽侯  
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季與主家僅衛通生青有同母兄  
衛長君及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曰姓衛氏給  
事建章後拜車騎將軍擊匈奴以功封長平侯元朔中將三萬騎出  
高闕追匈奴至塞天子得賀裨士十餘人眾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  
百萬引兵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  
諸將皆以兵屬立城而歸青當其時衛青在匈奴大將軍大將軍  
就拜大將軍於幕中許以封爵青曰衛青在匈奴大將軍大將軍  
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也通生去病及衛皇后立去病以後  
子年十八為侍中從大將軍征匈奴以功封冠軍侯驃騎將軍後置  
奇字也

衛青

衛青

大司馬位去病後驃騎將軍與青等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性上嘗  
欲殺之與孫兵謀殺之曰願方器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上乃治第令  
以家為也上益重愛之

### 鄧寄賣友紀信許帝

五將

前漢鄧寄字元高陽人丞相商之子與呂氏及呂后相大臣欲誅  
諸呂寄為將軍軍於北軍大將周勃不得入乃使人相商令寄給  
驛信之與出遊勃乃得入城北軍遂誅諸呂天下稱寄賣友  
前漢紀信為將軍項羽圍漢王於彭越信曰事急矣臣請詐楚可以間  
出之是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圍四面擊之信乃乘車黃屋  
左轡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  
騎出西門遁羽見信問漢王  
安在曰已出去矣羽悅殺信

### 濟叔不疑周兄無恙

排調

晉書王湛字處中少有識度龍顏大鼻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  
兄弟宗族時以為廢其父祖獨異焉周門守靜不交當世中素簡  
器量曠然有公輔之望兄子濟輕之嘗詣湛見狀頭有周易問曰叔  
父何用此為湛曰體中不佳時晚復有耳濟請言之因剖析玄理微



虞卿擔簦蘇章負笈

南風擲孕商受斲涉

蒙求中

廣德從橋君章拒獵

南陽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以魯詩教授御史大夫蕭望之薦廣  
德爲行宜吏本朝爲博士論石渠後拜御史大夫爲人溫雅有醖藉  
受爲二公直言諫爭元帝時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  
中免冠頓首曰宜從橋陸上不聽臣臣曰勿以血乎車輪陛下不得  
入廟矣上不從光祿大夫張猛曰臣聞上聖臣直乘船危此橋安聖  
主不乘危御史大夫大言可聽上曰時小不宜如是邪乃從橋後乞骸  
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縣其安車傳子孫後漢郭曄字君高  
汝南平西人明天文歷數王莽時寇賊羣發博至長安上書莽大怒  
執曄詔獄曄以大逆猶以曄據經識雖即害之使近臣脅令自告狂  
病不覺所言曄乃瞑目詈曰所陳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道會赦  
出乃南適若洛建武中爲上東城門候帝嘗出獵夜還曄拒關不開  
不受詔帝乃回從東中門入明日曄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盤于游  
田以萬民惟憂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晷其如社稷宗廟  
何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爲叅封尉再遷長沙太守

應奉五行安世三箴

捷悟

後漢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少聰明自爲兒童及長凡所  
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爲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  
人及還太守問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遺脫時人奇之官  
至司隸校尉謝承書曰奉年二十時嘗詣鉅城相袁賀賀時出行問  
門造車匠於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奉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  
問之南潁張安世字子孺少以父湯任爲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  
力於職休休未嘗出武帝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  
知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爲尚書  
令昭帝立爲右將軍光祿勳封富平侯事武帝二十餘年忠信謹厚  
勤勞政事夙夜不怠宣帝時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安世爲公侯食邑  
萬戶身衣弋絳夫人自紡績家僮七百人  
皆有子按作事治產業殖貨富於雲光





在當復絕倒於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達故終身不見有愠色玆以教養不群好居物上恐非也臣求向史業宗師人士問其安容觀者如諸會幸時謂被看殺

管仲隨馬倉舒稱象

風悟

韓非子管仲隨馬倉舒稱象之智可用也乃族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阻即

丁蘭刻木伯瑜泣杖

孝行

丁蘭刻木伯瑜泣杖孝行

陳達豪爽田方簡傲

高抗

世說陳達豪爽田方簡傲

黃向訪王陳宣遺盜

厚德

黃向訪王陳宣遺盜厚德

今奇之聽受崇太學後除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吏白欲禁訟者寔曰訟以求自禁之理將何中乎無訟者去官史人思之在

龐參鑿井陰方祀竈

致福

龐參鑿井陰方祀竈致福

韓壽竊香王濛市帽

美姿

韓壽竊香王濛市帽美姿

勾踐投醪陸抗嘗藥

飭道

勾踐投醪陸抗嘗藥飭道

勾踐之伐吳與客有獻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江之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及美而士卒戰自五也異日有獻一囊裝糲者王又以賜軍軍士分而食之其不足踴躍而戰自十也今子為將士卒升分獻粒千獨留黍黍何也子非吾子無入吾門子發其母然後內之

吳志陸抗字幼節丞相遜次子孫吳將時晉平吳將軍羊祜鎮南夏后城以西蓋為晉有降者不絕結增修德信以懷初吳人悅服稱羊公不名祜與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德量雖殺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枯頹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能人者時諫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抗每告其成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

### 孔愉放龜張顗墮鵲

相印

晉書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也永嘉中愉為參軍應召為水相掾少除附馬都尉參丞相軍事時年已五十矣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龜起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源左顧者數四及是錢侯印而中龜方顯三錢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保馬

陳神龜張顗為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近地令人摘之化為石顗命推破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顗上之藏宮後顗即汝南侯衡夷上言亮時時置有以官今天降印宜可復置

奇字金

蒙求

七十五

### 田豫儉素李恂清約

素約

魏志田豫字國讓為并州刺史清約儉素賞賜皆散下士

後漢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也少習韓詩教授數百人太守趙李恂為從事後拜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肅宗嘉之拜充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服羊裘服布被還張城太守有威重名

### 義縱攻剽周陽暴虐

酷吏

前漢義縱河東人少時常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羣盜縱有姊以醫幸王太后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上拜義縱弟縱為中郎補上黨郡縱以鷹擊毛鷙為治將周陽為郡守二千石中最為暴虐驕恣所殺者流法治之所聞者曲法治之

后都尉

### 孟陽擲瓦賈氏如臯

醜士

晉書張載字孟陽安平人也父收蜀郡太守載性剛雅博學有文章太康初至蜀省父遺經劍閣載以蜀人待檢好亂同者以作誠益州刺史張敏奇之表上其文武帝遣使為之於劍閣山馬莊至中書侍郎載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去頃而反

左氏傳亦向逆

魏志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出酒聞之曰必醜明也下執其手而上曰昔晉大夫惡惡妻而妻三

年不言不笑叔向以如射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汝遂不言不笑

### 顏回簞瓢仲蔚蓬蒿

守道

論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

高士傳張仲蔚扶風平陵人明天官博物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人閉門養性不治名利清高

時人莫知惟劉襲知之終身不仕三輔重焉

### 廉竺收資相景登高

異感

蜀志廉竺字子仲東海鹽人仕先主累拜安漢將軍搜神記曰竺嘗從洛歸未達家數十里路見婦人從竺來寄載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廉竺家處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詣之婦曰不可得不得君可往去我當往行日中火當發竺乃還家度山財物日中而火大發

續齊諧記汝南相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之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災厄急去去令家人各持茱萸葉更以繫臂登高山飲菊酒此禍可消若如言舉家登高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代之矣今世人每至九月登山飲菊奇字金

蒙求

七十六

酒帶茶葉

### 雷煥送劍口度佩刀

識鑒

晉書雷煥之字叔平牛渚人仕先主累拜安漢將軍搜神記曰竺嘗從洛歸未達家數十里路見婦人從竺來寄載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廉竺家處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詣之婦曰不可得不得君可往去我當往行日中火當發竺乃還家度山財物日中而火大發

續齊諧記汝南相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之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災厄急去去令家人各持茱萸葉更以繫臂登高山飲菊酒此禍可消若如言舉家登高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代之矣今世人每至九月登山飲菊奇字金

孝行

則角床枕寒川以身溫席和帝嘉之特加異賜

考行

全在

主人

食賦知日孝少遺米二斗牛蹄一隻

著述

歎伏以爲不能加遂輟竿馬

放誕

痛飲酒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神社

仰視則龍也後遂能

五

相事

知卷

世常以弘重爲人主所賞嘉世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禮



何晏神伏郭奕心醉

卷五

常林帶經高鳳漂麥

好學

卷之六

**1. Introduction**

子孟嘉落帽庾敳墮屣

發曠

晉書孟嘉字萬年江夏人少知名爲征西相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  
乙日溫燕龍山祭法罪集時法吏並若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嘉  
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凱還之命孫  
盛作文嘲嘉著嘉坐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嘉好酣飲愈多不置  
溫問酒有何好而醉嘉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問醉後趣不如  
竹竹不如肉何也答曰漸近使之然晉書庾亮數字子嵩潁川陽陵  
人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雅有素韻參東海王越軍事轉軍諮祭  
酒時劉夔見任於越人士多爲所構惟設餐心事外無涉可間後以  
其世險家富說越令就換錢千萬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衆坐中  
周數數頽然已醉幘墮枕上以頭就掌取餘答云下官家故有硬千  
萬隨公所取輿於是乃服越甚悅因曰不可  
以小人之意度君子之心後石勒割破害

龍逢板出張華台圻

書錄

董奉活爨扁鵲起號

神醫

舊注引論語陰騭曰庚子之日金板尅書山地庭中曰臣族虐王禽宋均曰謂殺閹宦逢之後庚子之旦庭中地有此板具也蔣同姓稱族虐王王殺我必見禽也晉書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學業優博辭藻溫麗器識弘廣初未知名著鵩賦阮籍見之曰王佐才也由是聲名始著晉受禪拜黃門侍郎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應對如流聽者忘倦數歲拜中書令皆成伐吳之計封廣武侯侯名重一世衆所推服梁朝書其信合補之望也帝時拜中書監盡忠匡輔弥縫補闕每當臨上席之朝石勒內晏然華之功也進司空第舍及省監數有妖怪少子建以中合星折動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修德以應耳不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卒之以忠正爲趙王倫孫秀等矯詔害之朝野悲病華性好人物上有一介之善爲之延譽雅受書籍嘗徙居載書三十乘天下有私世所稱有若處存華

神公傳字奉字君異儼官人杜陵爲交州刺史得毒病死三日奉時在南方法士往以三九藥內其口中令人取其頭處遂之食頃變開口與舌足顏色還半日能起坐遂活奉還唐山下居爲人治病不取錢物使病愈者爲種一株杏數年有數十莖茂盛然成林杏子大熟奉奇字三

奇字五

十家抄

於林中作倉宣語欲買杏者但自取之一器殺得一器杏每歲少而  
是買杏者自平量之不取欺奉以所符輕視現長官命供給行旅民  
間得百年乃昇天頌色常如年三十時也  
秦名起人少時長景君奇之出其懷中藥予之飲乃悉取其禁書予  
之忽然不見扁鵲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痼結特以針砭為名耳後遇  
虢號太子死扁鵲曰臣能生之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  
陽五會有問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入成之齊和熨之以  
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  
扁鵲為能生死人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維陽聞周人愛  
老人即為耳目痺醫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  
秦太醫李醯自知技不如扁鵲使人刺殺之至今言醫者由扁鵲

寇恂借一何武去思

賢守

後漢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光武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謂曰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今吾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去屬士馬防曷他兵勿令北度而已後拜潁川太守入爲執金吾明年潁川盜賊起帝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佐之恂獨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知也即日車駕南征從子潁川盜賊悉降而寇不拜郡百姓遠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

韓子孤憤梁鴻五噫

成宮

史記韓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歸本於黃老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王不能用於是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刑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之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後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毀之王下吏治非斯使人遺藥使自殺

後漢梁鴻及妻太學家貧尚節介博覽不爲章句歸鄉里魏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後娶孟氏居剡陵山中以耕織爲業冰詩書彈琴以自娛因東出隱避京作玉墀之歌曰陟彼北邙兮意願覽帝京兮噫言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意願宗閭而非之求焉不得乃易姓名居潛魯之間遂至吳依大

奇字全

衆下

41

家皇伯通居無卜爲人賃春每歸妻爲具食不敢鴻前仰窺宗齊眉  
伯通異之曰彼庸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鴻潛  
閉著書十餘篇卒於吳

蔡琰辯琴王粲覆棋

巧

後漢蔡琰字文姬中郎將遣之女博學有才辯妙於音律舊注云琰年九歲時嘗夜鼓琴絃絕琰曰第二絃爲故絕一絃以問之虞曰第一絃斷曰爾偶中耳琰曰昔季札觀風知國之存亡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競以此推之何不知也魏志王粲累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與人共行議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碁苟壞類爲覆之基者不信以把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畧盡其理吾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思亦不能加也典畧曰蔡琰才高辯論應機鍾繇王朗等鮮爲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闇筆不能措手

西門投巫何謙焚祠

嚴厲

史記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豹到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

往送女至其時豹往會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其巫老  
女子從弟子女十人皆衣繒單衣泣大巫後豹呼河伯婦視之曰是  
女不好煩大巫姬爲報河伯更求好女使吏卒拘大巫姬投之河中  
有頃曰何久也弟子趣之凡投三弟子豹曰巫姬女子不熊白事頃  
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豹皆筆劾折轡河立良久又曰三老  
不還欲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血淚豹曰狀河伯留  
客之久若皆罷去吏民大驚恐從事不敢復言河伯娶婦豹即發民  
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皆得水利民人足富豹名聞天下澤誅後  
世

**晉書**何謙字恭子東海人從謝玄征伐曉果

多權略舊注云謙不畏神祠遇有靈廟皆焚之

少權畧舊注云譚不畏神祠遇有靈願皆焚之

孟嘗還珠劉昆反火

良吏

後漢孟嘗字伯問會稽上虞人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硃寶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販貨耀耀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漸徙於交趾郡界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嘗到官革易前弊求民病利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業商貨流通稱爲神明徵還吏民攀車請之乃夜遁去隱處自耕郡縣士民慕德就居止者百餘家

後漢劉昆字桓公東留東昏人建武初除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稍遷弘農太守先是崑過驛道多寇安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風大行虎皆負子

字坐

蒙求下

八五

奇字

蒙求下

入工

渡河帝異之徵爲光祿勳詔問昆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致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丘明其預納帝數曰此長者之言

命書曰諸策

姜肱共被孔融讓果

支真

後漢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與弟仲海季江俱以行孝著聞其友愛天至嘗共臥起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從學者至千餘人二弟名聲相次皆不應徵聘肱嘗與季江夜遇盜欲殺之兄弟更相爭死遂兩釋馬桓帝徵不至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以被籍面竟不得見之後隱趣遠浮海濱風伏賣卜給食還卒於家弟子劉操頌德鄉人書曰肱性篤孝事繼母年少嚴厲肱感凱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

後漢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幼有異才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簡重不妄接士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造門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情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舊恩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歎息太中大夫陳儻後至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曰然若所言將不早慧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爲偉器融家傳曰兄弟七人融第六四歲時與諸兄共食梨棗輒引小者人問其故荅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

之奇

### 端康相代亮陟隔坐

世宦

三輔典錄章康字元特京兆人父端從涼州牧徵為太僕康代為涼州刺史時人榮之孔融嘗與端書曰前日元特來謂才亮度雅度弘毅傳世之器也昨日仲時又來終性貞實文惠為誠國之土也不意其珠近出若蚌中將名誕有文才子屬辭章官子光祿大夫

### 趙倫瘤怪梁孝牛禍

妖孽

晉書趙王倫字子孫宣帝第九子拜車騎將軍領事中宮大為賈后所親信使人孫秀構害懷感太子遂廢賈后為庶人倫矯詔自為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秀封大將軍倫總攝百官總攝已聽於倫倫素庸下無智識受制於秀秀威權振朝廷天下皆事秀秀無求於倫秀起日琅邪小史然宮於趙國以誦婦自達既執權衡遂恣其姦謀多殺忠良以逞私欲倫借帝位以秀為中書監驛騎將軍餘同謀者趙越階次以私幸服役亦加爵位每朝會初拜時人諷曰趙倫不足為尾續倫祠太廟遇大風飄折廟屋蓋時有雉入殿中又於殿中得異鳥

家下

入百

防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內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對倫倫使小兒并鳥開置室中現日開視戶如故並失所在倫日上有瑞時以為妖患帝使任職先帝武文皇帝子景帝初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王安從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心內喜後復入朝入則侍帝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及梁太子廢太后心欲以王為嗣人臣及表益等有所關說於帝王怨益陰使人刺殺之上由此怨益於王益味之後入朝欲留弗許歸國意不樂北獵梁山有獻牛足上出背王王惡之病薨王不死時財巨萬及死藏府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備是費

### 桓典避馬王尊叱馭

威名

後漢桓典字公雅沛郡龍亢人太傅蔡玄孫拜侍御史時宦官秉權典執正無所回避常乘駿馬京師畏憚焉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馬御史後以竹官七年不調獻帝時為光祿勳南漢王尊字子真承郎高陽人少孤牧羊澤中勸學問能史書署通尚書論語大義精通益州刺史先是王陽為刺史行部至邛郯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反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居邛郯歲餘來歲外無吏歸附其威信後為東郡太守河水盛漲浸沒縣子

金堤尊躬率吏民投沉白馬請以身填金堤

### 鼂錯陷直趙禹廉倨

嚴厲

前漢鼂錯穎川人學申商刑名以文學為大常掌諸為人陷直刺深孝文時舉賢良對策高第遷中大夫孝景帝時為御史大夫諸侯之罪過制其支郡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諸將與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上問袁盎盎素不好錯對曰方今計獨有新錯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上然其言錯曰願請試之

### 亮道巾幘備失七箸

知術

晉書亮為亮帥眾十餘萬壘于郿之渭水南原天子遣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受宣帝節度朝廷以亮遠寇利在急戰每命帝持重以候其變亮數挑戰帝不出因遣帝巾幘婦人之飾帝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乃遣衛尉辛毗杖節以制之亮便退戰帝將出兵以應之毗杖節而立軍門帝乃止對壘百餘日亮卒先是亮使至帝問諸葛公食可幾何對曰三四升次問政事曰二十罰已上皆自責帝曰其能久乎亮如其言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王追為姜維令儀反儀鳴鼓將向宣王者王乃退不敢偏於是儀結陣而出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百姓謗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王王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也

蜀志亮生劉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中山靖王勝之後少孤與母販織席為業舍東南角雞上

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子如小車蓋或謂當出貴人先主少時與諸小兒於樹下戲見亮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先主垂手下膝顧

自見其耳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兵先主率其屬討賊有功除安喜尉果遷豫州牧從曹公還許昌公從

容謂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

### 張翰失意陶潛歸去

歸休

晉書張翰字季鷹吳人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既入洛齊王問辟為大司馬東曹掾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



蘇萊華蓋魚... 晉陶潛字元亮... 魏諸南館漢相東閣

國文... 高談... 寶字...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楚元置醴陳蕃下榻

禮賢

前漢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少弟... 弘治...

清續留郡人周... 廣利泉涌王霸水合

孔融坐滿鄭崇門雜...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弘治...

張堪折轅周鎮漏船

應吏

弘治... 弘治...

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提握之物足富一世而堪去職之月乘折  
蘇車布被裏而巳帝賜其息 舊注引世說周顒罷臨川伯清溪渚  
王丞相嘆曰看之時夏雨船使小又大漏殆無坐  
虞王曰胡威之清何以前此即啓用之今本無載

### 郭伋竹馬劉寬蒲鞭

後漢郭伋字細侯少有志行王莽時爲并州牧建武中復爲牧伋  
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老幼相相迎道所過問民疾苦  
求者德惟後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  
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  
至喜故來奉迎伋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  
還伋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伋爲遺信於諸兒遂止野亭期方  
入後漢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相帝時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  
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  
而已靈帝時爲太尉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常令講經寬嘗於坐被酒  
藉伏帝問太尉醉邪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  
言夫人欲試寬公志何當朝會裝嚴已訖使婢奉內羹翻汚朝衣寬  
遂收之神色不異乃後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爲長者  
世間

### 許史侯盛平相延

前漢宣帝許皇后之帝母也爲霍光夫人顯所毒崩及元帝爲太子  
延封后父廣漢爲平恩侯其弟愛爲博望侯延壽爲樂成侯許氏侯  
者三、愛漢景帝時爲平恩侯宣帝以延壽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轉政元帝  
主復封延壽中子嘉爲平恩侯後亦爲大司馬車騎將軍武帝時太  
子良娣宣帝祖母也良娣生男進號史皇孫武帝末王皇后起宣  
太子及良娣史皇孫皆遭害皇孫有男號史皇孫武帝末王皇后起宣  
而良娣母及兄恭已死乃封恭子高爲樂陵侯曾孫將陵侯玄爲平  
臺侯及高子丹以功德封武陽侯侯者凡四人高至大司馬車騎將  
軍丹左將軍 前漢韋賢及子玄成皆爲丞相平當字子思下陵人  
以明經爲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輒傳經言  
得失大雅雖不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各同哀帝時爲丞相上召飲  
封當當病篤不應召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爲子孫邪當曰吾居  
大位已負素餐責矣起受侯印還臥而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  
爲子孫也遂乞骸骨上賜養牛一上尊酒十石月餘卒子思以明經  
歷任大司徒漢興  
韋平父子至宰相

### 雍伯種玉黃尋飛錢

後漢中平公雍伯洛陽人性篤孝父母亡葬無終山遂家焉山高無  
水公及作義聚於坂頭行若皆飲之二年有一人就飲以斗石子與

之云王當生其中後當得好婦言畢不見乃種其石於歲時往往視  
見王子生北平徐氏有女人多求不許公試求焉徐氏戲云得白璧  
一雙來當爲婚公至所種石中得五雙以聘遂以女妻之天子異之  
拜爲大夫於種玉處四角作大石柱各一大中央一頂地名曰王曰  
出真銀兩陵黃尋先貧困大風雨散飛錢至其家窮  
窮困誤落者無數餘歲時拾得富至數千萬頃名曰北

### 王允千里黃憲爲項

後漢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  
佐才也遂與定交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常習讀經傳朝夕試馳  
射三公並辟以司徒高第爲侍御史獻帝時爲司徒及董卓遷都關  
中朝政大小悉委於允允矯性居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疑故得  
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允見卓篡逆已兆密與  
司隸黃琬等謀兵誅之允性剛毅疾惡初董卓計置下不其附之反  
爲卓殺李傕所殺後漢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世貧賤父爲牛  
醫陳蕃周舉嘗相謂曰時月之閒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  
及蕃爲三公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郭林宗少游汝南先  
過表問不畜而退從憲累日方還或問之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沈  
潛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隆之不清清之不濁不可量也  
奇字三 策求下 八元

### 虞駿才望戴淵峯穎

晉書虞駿字思行會稽餘姚人歷吳興太守王導嘗謂曰孔愉有公  
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官未幾而喪  
時人情之 世說戴淵少時俠氣在江州間攻掠陸機赴假還洛輒  
重甚盛端在岸上操刀床指揮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峯穎雖處  
鄙事神氣尤異機於船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  
胡邪淵泣涕投劍而啼辭屬非常機益重之便與交交

### 史魚黜殯子囊城郢

家語衛大夫蘧伯玉之賢靈公不用殯子瑕不肯反任之史魚黜  
不從將卒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蘧伯玉退殯子瑕是不能正君  
也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以置屍殯下於我罪矣其子從之  
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  
過也命之殯於客位進伯玉退子瑕孔子聞之曰古之烈諫者死則  
已矣未有若史魚也子囊城郢子瑕必城郢子謂子囊忠君亮不忘增其名  
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初楚共王疾告大夫曰不殺不德若





九

方正

高途

子房取履釋之結轂優老

子房取履釋之結轡

九

郭丹約關祖逖誓江

銳志

補 77-660

賈逵問事許慎無雙 名儒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學侯尚書教授兼通五家穀梁之說自為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問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懷多智思敏僅有大節尤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永平中獻之拜為郎與班固並校書逵為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永平中獻之拜為郎與班固並校書逵為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永平中獻之拜為郎與班固並校書

婁敬和親白起坑降 經界

前漢高祖在洛陽宴飲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比隆哉然取天下與周異臣竊以為不侔矣且秦地據山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因秦之故資其美善之地此所謂天府也天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不有此亦振天下之吃而相其背也即日駕西都關中賜散姓劉氏并郡中號秦君封建信侯是時冒頓單于兵強控弦四十萬騎數苦邊上患之問敬和曰陛下誠能奇字也

以適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遠之彼必以為親氏生子必為太子冒頓在同為子婿死外孫為單于皆謂之親氏也又抗禮哉上欲遣長公主呂后泣曰妾唯一女余何棄之匈奴乃取家人子為公主其車千使敬和親親約史記白起郢人善用兵事秦昭王號武安君秦攻趙趙數戰皆敗趙王既怒頗數收復間反問之言因使括代頗秦使起為上將軍括至擊秦軍秦軍佯敗走二奇兵以劫之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秦發河內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趙趙救及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不能出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起以爲趙車反獲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按詐盡坑殺之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

蕭史鳳臺宋宗鷄窓 仙蹟

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居數年吹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公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日皆隨鳳凰飛去故秦人作鳳女祠離宮中時有簫聲幽其聲晉兗州刺史沛國宋處宗嘗買一長鳴鷄愛養甚至常著窓間後鷄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言說終日不絕處宗因此功業大進

王陽囊衣馬援意欲 召訪

王陽字子陽子駿孫崇並至御史大夫崇平帝時為大司空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保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斷不賜囊衣不蓄積餘財去任家后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後其者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後世馬援在交趾常誡實能輕身省慾以清瘴氣南方意欲資大援欲以為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爲南上珍物權貴皆望之援行方有寵故莫以問奉後有人上書謂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吳祐傳吳祐為南海太守其子祐年十二隨到官振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大人跡起五嶽遠在海濱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蓋以與之陽以囊衣微名嫌疑之問先賢所慎援乃止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劉整交質五倫十起 行誼

南史劉整仕梁除中軍參軍初整兄寅為西陽內史卒其子待整整年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范去還整終仍自奉蔬食惟爲質人詣臺許御史中丞任防論曰昔人時時衣無常主整之極姪食有故人何其不能折契鍾庖而施難交質女之無情一何至此實教義所奇字也

蒙求下

不吝施與所共棄臣請免整等崇官付廷尉治罪後漢第五倫字伯高京兆長陵人爲京兆尹時有盜賊多盜巧倫平合侯下士倫有無阿枉自能還報每請諸君當自同此聖主也一見大矣等笑之曰卿說上不下不實能萬乘乎倫曰木遇知己道不同故耳建武永平間爲會稽郡守肅宗初立提司空倫奉公書節數上書言事無所依違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時人方之貢禹然少遜者不修威儀亦以此見稱或問倫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亦不能忘而亦終不用吾兄子病一夜十起進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亦終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病乞罷以二十石奉終其身

張敞畫眉謝鯤折齒 風流

晉書張敞字季高平陽人徙杜陵爲京兆尹長安市偷盜尤多敞視事爲治所犯盡行注罰掩捕無遺市無偷盜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勵其政頗雜儒雅表賢顯善不取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然無威感然會走馬章臺街使吏驅車自以便胡馬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張敞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後爲冀州刺史盜賊禁止守太原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後爲冀州刺史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原郡清晉書謝鯤字幼輿陳郡陽夏人少知名通簡有高士風終成侯東海王駿驄爲豫任達不拘坐除名鯤清歌鼓琴不以屑意

太守

孝

司字公

卷六

民權

下善

高麗

和

山後

篤學

家

死節

三

九

何

因矣

次子



慈明八龍稱衡一鵠

賞譽

奇字

震天下

礼来

物撝鍾川乃陰懷一制既而無所之至於刺字漫成時許都新建陽  
上六二四方來集或謂曰盍從陳兵文司馬公達下對曰吾安能  
從者曰相人明者大者能長云何策曰大者可借而弔夜維長  
可使蓋則諸客唯善孔融楊修常稱曰大見孔父舉小兒楊德祖餘  
子謀詐莫足數融亦深愛其才術始死而融四下還與馬交交上書  
爲之有云楊馬累百不如一郭融數推以於曹操操以其言情逆送  
與劉表表不能容送與江夏太守黃祖  
祖見之衡言不遜遂殺之年二十六

不占殞車子雲投閣

自法

齊崔杼弑莊公有陳不占者。○君難得赴之比。夫賢則失也。上車失式。仰者曰法如是。去有益乎。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聞之聲恐駭而死。人曰不占可謂仁者之勇也。○前漢楊雄字子雲。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大司馬王音奇其文。雄召爲門下史。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下詔。欲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其友人談說之士。用符命掇功德。獲封爵甚衆。雄復不徙。以耆老久次。轉大恬於勢利。如是及莽誅甄豐父子。投劉歆子棻。四裔歸所。迫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僉使者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因從閣自投下。幾死。棻嘗從雄學奇字。弄以雄素不事官。治力。以京師。

魏舒堂堂周舍鄂鄂

品藻

晉書魏舒字陽元彭城樊人少孤爲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若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盛氏甥小而慧急謂應之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舒姿望秀偉飲酒石餘遲鈍質朴不爲鄉親所重不修常人之節不爲皎潔之事每欲容才長物終不顯人之短年四十餘對策升第遷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才者罷之舒曰吾即其人也撲被而出轉相國參軍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及山濤薨領司徒陳留周震累爲諸府所辟辟書既下公輒喪亡哀號震爲殺公孫舒命之竟無患識者稱其達命年老遜位賜几杖安車駟馬門施行馬時論以爲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善終者未之有

史記晉大夫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臯繇子曰大夫無臯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舊本鄂作獨

無鹽如漆姑射若冰

姿質

無鹽如漆姑射若冰

娑婆

古列女傳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宣王正后也為人極醜無雙曰  
頭深目長指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山眉皮膚若漆年四十  
無所容入衛嫁不傳子嘲拔矧獨自詣宣王願從後宮之掃除宣王  
方置酒於臺上召聞之掩口大笑王召見之無鹽爲陳四殆王於  
是立折漸臺罷女樂退誦諫去邪孫進直言廷側陋立太子拜無鹽  
爲后而齊國大安爾雅藟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  
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邾子投火王思怒蠅

陳

左氏傳邾子在門臺臨廷閭以鉞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閭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怒自投于牀廢于錡炭爛遂卒莊公卽急而好潔故及是莊公卽邾子誼旋小便廢墮也魏志王思濟陰人領豫州刺史思能更然苛碎無大體官至九卿封列侯魏畧曰思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搨地踢壞之

符朗皂白易牙溜澠

識味

晉書符朗字元達略陽臨渭氏人堅從兄子拜青州刺史降晉加自  
外散騎侍郎既易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善識味醢酢及肉

皆別所由會統  
此荅曰皆好推  
既達朗曰此雖  
記而試之無美  
齊桓公嬖臣  
知味者也

未遇

前漢周勃其先卷人徙沛以織薄曲爲生常以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強高祖起勃以中涓從攻戰以功封絳侯勃爲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事東鄉坐責之趣爲我語其推置少文如此舊本薄作菴非

前漢灌嬰臨陽販繒者也以中涓從高祖及項籍敗垓下嬰以御史大夫將軍騎別追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籍以功賜爵關侯文帝時爲丞相

品藻

馬良字季常襄陽城人兄弟五人並有名鄉里爲之謗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爲之先主稱尊號以良爲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瑩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

晉書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爲散騎常侍轉從事中郎

字三

家求下

蒙求

開步兵厨嘗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籍不拘禮數  
能爲青白眼見禮法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後書文士時作白眼喜不  
擇而退喜弟康問之乃齋酒俠琴遊馬藉大兒乃以青眼由是禮法  
之士疾之若讎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直造所窮無恤哭而反

林氏

前漢書布大人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死然笑曰  
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聞者笑之布以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十  
萬人布與其徒長聚傑交通乃率其曹耦亡之山中爲羣盜衆數千  
人後以兵屬項梁楚兵常勝功冠諸侯兵皆叛項梁者以布數以少  
衆也項籍引兵西至闕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遂  
得入至咸陽布爲前鋒項羽封諸將立布爲九江王歸漢封淮南王  
前漢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梁楚地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  
漢中漢王就國張良辭歸韓王送至褒中因說漢王燒絕棧道以  
備諸侯盜兵亦示羽無東意廼使良還行燒絕棧道

孝行

南史末初吳郡陳遠少爲郡吏母好食蠅底焦飯遺在役常荷囊每煮食輒鐫其

有餓死一拜號咽母然朗明晉書晝夜泣涕目爲失明耳無所聞遠遷入戶再縣吏孝廉范逵常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客其母乃截髮得髮以易酒肴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侃至太尉都督荆江等諸軍事長沙郡公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佐吏殷浩等勸更少進侃曰年小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

一、

蒙求下

蒙求

勤

前漢東方朔字曼倩平原鬲人武帝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  
 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上書言得失自內鬻者以千數卿上書曰臣  
 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  
 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  
 二十二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  
 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  
 大臣矣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後常爲郎與枚  
 臯郭舍人俱在左右詼調而已世說魏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詩  
 作不成當行法卽應聲爲詩曰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  
 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慙色東阿卽陳思王曹植舊封

循吏

後漢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者頗爲官吏所擾寵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老叟厖眉皓髮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齋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守時車發求民唱一錢一夜不絕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遺俗聖朝令一錢自扶奉送寵爲人選一大錢受之後官至太

息亭舍事 止之曰整頓兩擇以待劉公不可得也... 人稱其長者 漢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肅宗時... 相隱藏燒者日屋范乃毀創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 廉范受來阿某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禍今五詩在焉

范毓字孤都鑒吐哺

貧士

晉書范毓字惟春濟北人素世儒素敦睦九族... 世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少履高操安貧有古風武帝累召不就... 范毓詩不惟以儒雅著名成帝時為太尉初值永嘉喪亂在鄉里其... 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飲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舊之就... 食鄉人曰各自飢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 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還吐與二兄後並得存同過江遠... 至魏軍翼則縣令鑒遂其追撫育之恩解職歸苦志喪三年

荀弟轉酷嚴母掃墓

嚴厲

晉書荀勗字道將河內山陽人為兖州刺史... 勗如流人不敢欺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其子求為將婦誦之曰

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因欲之驕乃以為晉使使犯法... 斬之從母扣頭請哀不從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教汝者兖州刺史... 吳弟荀勗道將其父... 嚴刻立功日加新流血成川號曰層伯驕出宅無節以弟驕... 州刑殺甚於時百姓號曰層伯驕... 下邳人還河南太守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摧折豪強扶助貧... 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止之豪強侵小民者以文內之衆謂當死者... 一朝出之謂當生者詭殺之吏民莫能則其意深殘冬月侍屬縣因... 謂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內號曰層伯其母從東海來冬月侍屬縣因... 大驚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至謂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頃首閣下... 良久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尚郡守不聞仁愛教化以全安忍民... 頗多刑殺人欲以立威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 被刑殺行矣去女東歸掃墓地耳還去歲餘延年坐案市... 東海贊其母延年兄弟五人至大官東海號曰萬萬嚴姑

洪喬擲水陳泰桂壁

介行

晉書洪美字洪喬陳郡長平人為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政書者... 百餘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若自沉浮者自浮我洪喬不為... 致書郵其... 介立如此... 魏志陳泰字玄伯司空羣之子為并州... 刺史加... 奴中郎持懷柔民甚有成惠京邑

王述忿狎荀粲惑溺 及微為尚書悉以還之... 晉書王述字世祖東海太守承之子安貧守約不求聞達世以此靜年... 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累遷尚書令後居州郡清操絕俗上賜... 皆崇之親故三生急為累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大怒雞地雞子... 圓轉不止復下地以足踐之又不復理甚城內口中以蓋破即止... 之既重每以素衣為用諸弟注意常忿述極言罵之述不能應唯... 面壁而已居半日矣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 荀粲本傳曰粲嘗以... 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驕驕將軍曹洪女有色粲於是聘... 焉客服婢帳甚麗車房煥然後歸病亡未賓傳載性嗜繁繁不明而... 神傷歎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遇也何... 求之甚繁曰佳人難再得粲逝者不能領國之色未可易遇痛惜... 不能已故亦亡世說曰荀粲與婦至厚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 取冷還以自熱之婦亡粲情後少時亦卒亦是獲譏於世見惑溺者

宋女愈謹敬姜猶績

賢德

古列女傳宋女宗者魏郡人也其父甚謹蘇去仕衛三年而娶外... 妻女宗因性來者請問其夫不報畧遺外妻甚厚女宗之如曰可以... 去矣女宗曰婦人固以一體不改夫死不嫁為分者也吾知不教吾... 以宗室之禮而反欲使吾為見棄之行將安用此遂不聽事姑愈謹... 夫公聞而美之表其閨訓曰女宗君子謂女宗謙而知禮 古列女... 傳季敬姜善女也號敬姜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博達... 知書文伯是朝朝敬姜必敬姜方績文伯曰以敬之家而主伯績乃達... 季孫之怨其以敬姜為不能市主乎敬姜曰吾其亡乎使重子備前... 而末之聞邪昔聖王處民男女效... 績否則有辭古之制也入出魯論

鮑照篇翰陳琳書檄

文學

南史鮑照字明遠東海人父辭贈遼東太守臨川王義慶未見知... 貢詩言志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輕許大王照勃然曰千載上有... 英才異士沉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宜屈智屈能與燕雀... 相隨乎於是奏詩義慶奇之賜帛二十四尋擢為國侍郎文帝以為... 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古文多鄙言累句咸... 謂照才盡實不然也嘗賦擬古詩云十五韻詩書篇翰靡不通文通... 照作昭 魏志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元瑜琳避難與州表... 紹使典文章袁氏敗歸太祖太祖愛其才並以琳為司馬軍謀祭... 酒書記 書協多琳琳所作與畧曰琳作諸書及檄草成星太... 祖太祖 人讀琳所作... 起曰此愈我病數

然厚賜也  
太祖覽之  
所定而竟不能增損  
魏文帝與吳寶元  
瑜孔璋書  
書記翩翩足樂也

浩浩萬古不可備甄

寓言

李子言自史子萬古之事史向千卷沉搜神列異  
浩謀書著長河之水流而不息徒難致後之矣

茂繁接華爾曹勉旃

勵志

人以有限之力當讀無涯之書徒欲強記治聞終恐唇  
齒落所以茂繁接華爾曹勉旃操筆誠有益也

補注東坡卷下

終



標題補注蒙求三卷

浙江鮑士  
恭家藏本

晉李瀚撰宋徐子光註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皆  
作八卷今所行者凡二本一本二卷乃子光之原  
註已著於錄此本又分三卷凡子光註中陳振孫  
所謂兼及他人事者皆爲刪去而每句之下俱有  
評識二字如好賢猶更孝義廉介之類卽所謂標  
題蓋坊刻改竄之本不足取也



# 翠屏筆談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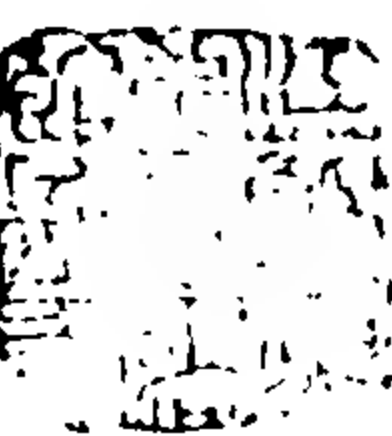
〔口〕王應龍撰

南京圖書館藏舊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翠屏筆談一

卷》提要

翠屏筆談



信安王

應龍



唐子西語錄云詩最難事也吾於他文不至蹇澁唯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僅能成篇初讀時未見可處明日取讀瑕疵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又復改正比之前時稍稍有加焉復數日取出讀之疵病復出凡此數四方敢示人然終不能奇為詩有時格清美當看鮑照謝靈運欲渾成而有正始以來風氣當看陶淵明欲情深閑澹當看韋應物柳子厚孟浩然王維賈長江欲體格豪逸當看韓退之李白欲法度備足當看杜子美欲知詩源流當看三百篇楚辭漢魏等詩王元之詩似白樂天歐陽永叔似韓退之梅聖俞似孟東野蘇子美似李正對王禹玉似張稹石曼卿似杜牧之

教陶孫評曰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運沉雄連子建如山河少年風流自愛鮑明遠如飢鷹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陶彭澤如絳雲在天心賞目明王右丞如秋水芙蓉倚風自笑韋蘇州如園客獨蛩暗合音微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葉微脫杜牧之如銅丸走坂駿馬注坡白樂天如山東父



老勸課農桑言言皆實元之如李龜年說天寶遺  
事貌悴而神不傷劉夢得如鏤冰雕瓊流光自照李  
太白如流安鷄犬遺響白雲巖其歸存恍無定處韓  
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韓信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露盤  
無補多欲孟東野如埋泉斷劍卧堅寒松張籍如優  
工行鄉飲醕獻秩如時有詠氣柳子厚如高秋獨睡  
霽晚孤吹李義山如有實流蘇千絲鍊網綺密環好  
要非適用蘇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運滄海變眩百恠  
終歸雄渾公如八埏止可施之朝廷荆公如

理談玄而風之韵故在梅聖俞如關河

放溜瞬息無聲秦少游如時女游春終傷婉弱陳后  
山如九皋獨唳深林孤芳冲寂自妍不求識賈韓子  
蒼如梨園按樂排比得倫呂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  
奇逸獨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

秦少游評曰蘇武李陵高妙曹植劉幹豪逸陶潛阮  
籍冲澹謝靈運鮑照峻潔徐陵庾信藻麗惟杜子美  
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

杜奇而法李豪而逸白質而醇

韓壯而深柳雅而澹

咸平景德中錢惟演劉筠始變詩格而楊文公與王  
鼎王綽號江東三虎詩格與錢劉亦絕相類謂之西  
崑體大率倣李義山豐富麗贍不作枯瘠語

王維摩詰號金粟如來顧愷之號虎頭將軍門徑  
放莎垂往來投刺稀有時開御札特地掛朝衣岳偈  
僧傳去天香鶴帶歸他時同召作無復更衰微僧虛  
中宜春人寄華山司空圖侍郎答云十年華岳峰前  
住只得虛中一首詩

開元太詩萬國歲梨園獻曲玉座流新  
製參差霞衣搖曳宴罷水殿空輦餘芳草

細蓬窗久功無替詎可聽餘音聖明知

善繼唐文宗朝高貞舉試霓裳羽衣曲是詩宗  
子李肱作也雲安公主貴出降五侯家天母看調粉  
由兄憐賜花催鋪百子帳待障七香車借問粧成未  
東方欲曉霞雲安公主出降陸暢為撰相奉詔作催  
粧詩

韋承貽咸通中策試夜題都堂南北夜衣博帶滿塵  
埃獨上都堂納卷回蓬巷幾時聞吉語棘園何日却  
重來三條燭盡鍾初動七轉丹成鼎開未殘月漸低  
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

陸蟾居攸縣司空山聞子祝詩云後夜入清明遊人何處聽花殘斑竹廟雨歇岷山亭樹鱗月欲落窓間酒正醒衆禽方在夢誰念爾勞形

劉章字克明居江右事湖南馬氏嘗作蒲鞋詩云吳江浪浸白蒲春越女初挑一樣新纔自繡窓離玉指便隨羅襪步香塵石榴裙下從容久玳瑁筵前整頓頻今日高樓駕瓦上不知拋擲是何人

黃操正美嘗作黃葵詩昔年南國看黃葵雲鬢金釵向後垂今日村家落葉下秋風寂寞兩三枝丞相李昉見而甚愛之

郭切父與黃荆公坐人展刺云詩人龍太初來相見有一老兵以沙器遂令賦之功父閣筆太初

由此聞名其詩云茫茫黃出塞漠白鋪汀鳥去風平篆潮迴黃庶亞夫山谷之父嘗詠恠石云山鬼水恠着薜荔天保辟邪眠莓苔鈎簾坐對心語口曾見漢家池館來

張南軒曰陶靖節人品甚高胸次洒落八窓玲瓏豈野馬遊塵所能栖集采菊亭詩云陶公千載人高標誇餘子豈無濟時念劍蔭獨知止歸去臥衡門無愠復無喜九日天氣佳東籬指芳蕓舉頭見南山佳處

正在此地方心則意則道豈否張使謝弼父張為建安丞築室娛燕儿小亭方尋丈景物自新美破聞方照青亦復強步履不妨數登臨倚杖看雲起高詠悠然篇飛鴻送千里

宋景文祁題漢朱雲詩朱游英氣凜生風濱死危言悟帝聰殿檻不修旌直諫安昌依舊漢三公盧照鄰亦云昔有平陵男姓朱名阿游願得斬馬劍先斷佞臣頭景文意本此

米芾元章不及陪東往金山作水陸詩云久陰嶂奪米芾長瀾四溢龍淵衆看李郭渡浮王晴風

掃出清明三破聞妙力開大施足病可列諸方仙想應谷壁有垂露照水怪愁寒烟人罕稱其詩者以書名掩之也有海岳集行於世

米元章栖云閣詩云雲出救世早澤浹雲尋歸入石了不見豐功已如遺龍騫尋復起作尋抱石明幽姿雲平無定所隱者何當栖米公二詩殆出翰墨畦逕之表蓋是邁往凌雲之雲流出非尋規索矩者可到也

梅昌言出鎮并州黃覺以詩送之云五馬雍容出鎮時都人爭看好風姿一作風儀文章一代喧高價忠直三

朝受聖知帳下軍容森劍戟門前行客擁旌旗雲籠  
古戍黃榆暗雪滿長江白草衰出去暫聞龍虎榜歸  
來須占鳳凰池鬢間未有一莖雪陶鑄蒼生固不遲  
梅雅自修飾容儀偉如得詩大喜

陶弘景隱居茅齋高祖問山中何所有答云山中何  
所有梅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蔣堂侍  
郎告老歸始蘇有僧謁云欲求書謁杭帥呂叔濟公  
曰無書有詩一絕餞行云告老於君惟掩戶年來事  
老江干師莫訝無書去閑慢紙題不必看濟叔得  
詩厚遇其留而以書謝公

蘇黃門轍奉使朔方以詩寄東坡云誰將家集過幽  
都每見胡人問大蘇其把文章動蠻貊恐妨偃息卧  
江湖

曹脩為司風守邵武寄僧仁曉竹簾詩云翠筠織殿  
寄禪齋午夜秋從枕底若也此時人問道寒天捲却  
水天間

薛氏媛其夫南楚材潯梁人五代末遊陳穎間穎守  
欲以女妻之楚材以娶薛氏以受穎守之恩遣人歸  
取琴書之屬似無還意薛氏善書畫能屬文自對鑑  
圖其形并作詩寄之云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鑑端已

驚顏寂寞漸看凋殘淚眼描將易愁腸寫出難忍  
君渾忘却時展畫圖看楚材見而慙焉遂與偕老  
劉似贈傳神歐陽修詩筆妙今為第一人心期造化  
奪天尊精神形骨從來一移入青練惟兩身

張退傳知西京時以牡丹花酒惠陳堯佐陳以詩謝  
之云有花無酒頭慵舉有酒無花眼倦開正向西園  
念蕭索洛陽花酒一時來

洪皓遊太學十年不歸其父以詩寄之云太學何蕃  
久不歸十年甘旨誤違幃休辭客路三千里須信人  
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期  
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

唐昭宗以武肅平董昌功拜鎮東節度使僧貫休以  
詩投之云貴逼人來不自由龍驤鳳翥勢難收滿堂  
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鼓角揭天嘉氣冷風  
濤動地海天秋東南永作金天柱豈羨當岑萬戶侯  
錢王愛其詩遣諭改四十州乃可相見貫休性褊答  
曰州亦難添詩亦不改孤雲野雀何天不飛遂入蜀  
投孟知祥雲云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蜀  
王大悅賜號禪月大師有禪月集行於世  
錢起寓宿驛舍問窓外有人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

峯青起怪之十年後就試座主李暉出題曰靈鼓  
瑟後句意不屬遂以前二句續之乃中選李曰神句  
也其前篇云善鼓雲和瑟嘗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  
楚客不堪聽逸韻諸金石清音發杳冥蒼梧來暮怨  
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風滿洞庭曲終人不見  
江上數峰青

唐初歌詞多是五言或七言初無長短句自中葉以  
後至五代漸成長短句近本朝盡為此體今所存者  
止瑞鵬鵠小秦王二闕若小秦王即七言絕句而已  
必須雜以虛聲乃可歌也小秦王詞曰濟南春好雪  
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雲溪女時作陽關  
腸斷聲

紹興間張魏公因上元設宴寓居王給事即席賦一  
詞呈魏公名念奴嬌云元宵三五正名藩人物嬉嬉  
春好何處歡聲人盡道舊日昇平歡笑以當千字樓  
臺萬家灯火一時人在蓬島回思舊日神京端門  
黃蓋曾仰瞻天表一旦干戈誰信道故園舊遊如掃  
帝樂聲沉御爐烟斷宮殿胡塵悄蓬窓兀坐不堪垂  
泪倩曉魏公得詞愴然不悅為之罷席  
又題維揚驛亭建炎初和東坡酬江月詞云炎精中

否歎人才委靡都無英物胡馬長驅三犯闕誰作連  
城堅壁萬國波翻六宮淪陷此恨憑誰雪草廬耕墾  
豈無高卧人傑天意眷我中興無皇英武肖曾孫  
周發華岳封疆俱郊職狂虜何勞俱滅翠羽南巡叩  
闕無路徒有衝冠髮孤忠耿耿劍鋒冷浸秋月  
太學士人某鴈墻看打秋千宅內使僕拉入士人賦  
一詞名搗練子云綠楊陰裏笑聲長應是秋千爭打  
蘭柱綵繩高掛瞥見人如畫身輕小鶯破烟飛香  
滿春風一架報道羅裙褪也笑倩人扶下於是留為  
館賓登第後以女妻之

崔存字中博平人遊王屋山見二仙東坐石曼卿西  
坐即蘇舜欽存曰世傳學士為鬼仙矣曼卿曰人言  
之妄也夫純陽即仙純陰即鬼升於天者為仙沉於  
幽者為鬼處於中者為人既而仙又為鬼乎存曰願  
得一語以救塵骸曼卿詩云牛毛麟角其成少莫道  
從來是壯夫龜鶴性靈終好道神仙言語不閑書不  
將清目觀浮世都把仙春貯玉壺寄語人無妄信高  
真出鬼迥殊逢舜欽詩云宿植靈根何太早洞悟真  
風正年少常令丹海飛日鳥又使玉京朝元老崑臺  
氣象四時春紫府光陰夜如曉來時不用五雲車跨

着風颺下蓬島須臾有翠鳥啣書至前曼卿謂子美  
曰瀛州有召遂乘雲而去

有商客過海遇風飄至一所門宇聳秀珍器爛然云  
是樂天之居樂天聞之作二絕近有人從海上迴海  
山高處是樓臺中有仙翁開一室皆言此待樂天來  
吾學空門不學仙恐君此諸語是虛傳海山不是吾  
居處居則惟歸兜率天

錢忠少好學校以家禍零替一身流落治平間因好  
二浙過吳江愛水鄉風物清佳戀戀不能去每江上  
春和湖天風軟翠浪無涯畫橋烟白忠盡日遊賞諷

詠多與採蓮客拾翠女相逐洲渚間恍一女年可及  
并垂螺淺黛修眉麗目忠雖與遊卒不敢一非語犯  
一日乘酒與語曰吾與子相從江渚舟楫間數日甚  
勤子之色獨不知乎女曰我志亦然也家嚴乃淪客  
尤好吟咏子能為詩動之意可終身奉箕箒至暮棹  
舟入雲中為八十清翁為釣客一輪一艇一漁簑碧  
潭波底繫船卧紅蓼香中對月歌玉鱸盈盤同美酒  
錦鱗隨手出清波風烟幽隱無人到俗客如何願一  
過忠以付女持去明日復持詩至曰翁和子詩似不  
許君之句子可更為翁和曰向晚云晴無限如缸頭

又見亂堆衰却無塵世利名客盡是六朝興發歌今  
宅久來居水澤此身常得弄烟波肥魚美酒粗豐足  
自是幽人不願過忠依元韵復詩付女上翁他日遇  
女於湖上曰翁亦不甚愛子之詩忠不數日構思成  
詩云吳江高隱仙鄉客衰鬢長髯白雪乾滿目生涯  
千頃浪全家依食一綸竿長潭水穩秋風軟南浦烟  
深夜釣寒應笑區區利名者是非榮辱苦相干異日  
忠見女女白翁方喜子之詩我與君之事諧矣一曰  
忠與數人步小橋遇女於其上上語相顧喜笑同行  
者頗疑焉明作尚卧有人持書於痛視之乃女所作  
詩曰昨日相逢小木橋風吹裙帶繫郎腰此情不語  
無人覺只恐猜人眼動搖他日泛舟釣湖上其女遣  
人遺詩曰輕橈直入湖心裏船渡荷花窄窄鳴何處  
漁謠相調戲住船側耳聽郎聲月餘別里巷遂汎舟  
深入烟波不知所往忠有姑之子曰王師孟過吳江  
泊舟登長橋見一綵舟來甚速中有人呼曰王兄固  
無恙乎師孟審其聲乃忠舟俄議橋下果見忠邀登  
舟音樂酒肉器皿服用皆非世所有忠復命妻以太  
兄之禮拜之師孟但覺瑤枝玉幹輝映左右三人共  
飲至明謂師孟曰吾之居處在烟波之外不欲奉召



兄方倦遊不能無情乃以黃金贈之十斤師孟謝曰  
相別二絕而某之汨沒塵土間卒然相遇極咸厚貺  
子為神仙今吾遊客莫非命也忠為詩云水國神仙  
宅吾今寓此中長橋千古月不復怨春風師孟乃為  
詩曰憶昔當年盟鉄硯螢窓雪<sup>九</sup>共留心子今已得  
藍橋<sup>侶</sup>侶我走塵埃汨滿襟已而別去後竟不復見忠  
也郭子儀一日宿田舍公繫馬於第軒前獨卧不寐  
聞燭下有喇聲不見其形又榻下有人呼燭下人曰  
吾二人各直一更<sup>大</sup>夜後有人盜馬出垣外公欲呼田  
翁俄二人匍匐而出繫其盜曰此汾陽王馬奪其馬  
公通夕不寐曉延去後有大功累加尚父居家三百  
可二十年無總麻服為唐室第一人

大觀中吳興郡宗益剖蚌將入中有珠硯羅漢像扁  
袒右肩矯首左顧衣紋畢具僧俗罕見建炎間提刑  
楊應誠玩之不覺越檻躍入水中亟禱佛求之一索  
而獲

王維天寶末祿山陷兩京明皇出幸維扈從不及為  
賊所困維服藥取利偽稱有疾祿山素怜之遣人迎  
置洛陽拘於普施寺廼以偽官祿山宴其徒於凝碧  
池其樂乃梨園弟子教坊王維聞之悲惻潛為詩曰

萬戶傷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  
槐葉落深宮裡凝碧池頭奏管絃及賊既平陷賊官  
者三等罪維以凝碧詩聞於行在肅宗嘉之特宥其  
罪授太子中允

趙成伯家有麗妹僕忝鄉人不冒開樽徒吟春雪謹  
衣元韻以當一咲繡簾朱戶未曾開誰見揚花落鏡  
臺試問高吟三十韻何如低唱兩三杯莫<sup>嗟</sup>衰髮聊相  
映須得纖腰妙共共迴知道文君共青瑣梁園賦客  
敢言才俗云檢驗雪壓死秀才衣帶上有雪詩三十  
韻又世傳陶穀學士買得黨太尉家故妓過定陶取  
雪水烹茶謂妓曰黨太尉應不識此妓曰彼鹿人安  
知有此景但能銷金燠帳下淺斟低唱飲羊羔酒耳

陶媿其言答來句罪過之義取質而已

祥符中<sup>日</sup>日本國遣使人貢稱國之東有祥光現其國  
素傳中原天子聖明則此光現真宗詔本國建賜額  
曰祥光朝辭曰夷使乞令<sup>臣</sup>撰一寺記是時當制  
者雖中魁選然詞學不瞻居常止以張君房代之假  
其稽古才雅也既傳宣訖撰寺記時張尚為小官醉  
飲樊樓遣人遍京城尋之不見而夷使翹足以候又  
中人三促之紫微大窳後錢希白楊大年因玉堂暇

日作閑忙令大年云世上何人號最閑句諫拂衣歸  
華山种放希白曰世上何人號最忙紫微失却張君  
房

何龍圖中正初登第聞西川郭從周精於卜乃以縑  
素求筮從周作一絕贈之三字三月來時月正圓  
也一庖從此出秦川投知制以錢塘春色濃如酒貪  
花醉間臥不還後自秦州移杭州而捐館舍從周之  
筮何其驗歟

陳明甫嵩贈延津人詩有雖無事業傳千古却得安  
閑過一生之句

情賜帝往往為妓崇所惑遊鷄臺誤公恍人迥美頻  
目之後主指其人君識此姝否和彼即張麗華也每  
憶桃葉山前乘戰艦與此子比平時麗華方憑臨春  
檻用郭子魏毫書小紅綾箋作答江令壁月詞未  
終見韓擒虎領萬騎突至人皆不覺今日俄頃以綠  
文測海蟲酌紅梁新醞勸帝飲歡甚帝請麗華歌玉  
樹後庭花之詞麗華白後主辭以拋擲歲月自井中  
出來腰肢僂蹠不復往時情態帝持盃再三命之乃  
起舞後主詠十數篇帝不記獨愛小窓詩及侍兒碧  
玉午醉醒來晚無人夢自驚夕陽如有意偏向小窓

明王詩離別腸應斷想思骨合消愁魂若飛散憑仗  
一相招麗華再拜求帝一章辭不能笑曰嘗聞此處  
不留儂自有留儂處安言不能帝強為之操觚曰見  
面無多事聞言汝許時坐百來生百媚實個好相知  
華麗報然不懌後主問帝曰蕭妃比此子何如曰春  
蘭秋菊各是一時之芳也後主問龍舟之游樂乎當  
初謂殿下致治在堯舜之上今日又還逸樂人生各  
圖快樂曩時見見罪之深取三十六封之書使人快  
快不樂帝叱咤曰何今日尚稱殿下復以往事訊我  
耶隨叱咤聲不復有所見矣

兩制內相服金帶朱衣一人前引故時有服前何日  
赤腰下幾時黃之句

張白邢州人號白雲子常挑鉢蘆葫得錢便飲酒注  
天尊昇玄獲經

或問鄭榮相國近有詩否答云詩思在灞橋驛子上  
此處即得之

江南後主時張佖知舉佖以文選中天鷄弄和風句  
為題未曾詳究有進士白試官云爾雅有翰天鷄音  
翰天鷄天鷄有二未知孰是佖大驚不能對亟取  
爾雅檢釋出門有翰天鷄郭璞注云小虫黑身赤頭

一名莎鷄一名檮鷄釋鳥門有鷄天鷄注曰赤羽逸周書曰文翰若絲鷄成王時蜀人獻之江東士人深於學問有如此者

歐公歸田錄云尖胆簷帽子卑凡廁意不知靴靴兒

厥末兵意其此陶穀詩當時人皆不曉為何等語厥

末如突厥是他又云秃尾狗為厥尾衣之短之後者

亦曰厥則此兵正用其末賤耳但今人不以末厥運

之不然亦不可對卑凡字

張巡守睢陽被圍四十九日三千二百餘陣故詩有

裹瘡思出戰飲血更登陴之句事見國史

楊朴字契先鄭州人少與畢士安同學士安荐之太

宗召見賦策衣詩與漣臺陳堯佐云昨夜西風爛熳

秋今朝東岸欲垂鉤紫袍不識策衣客曾對君王十

二疏

宋理宗癸丑歲劉元龍上古風二十韻云名器君所

司近來輕太甚文昌私宇之姓荷橐寵天任子明

守同州姓不由父祖蔭黃緣都簾姑恩命出中禁姓

相見號退庵吳滿盈不知退流毒遍江淮輔藩仍

涉內神皋浩穰區繁劇乃其最豈無他賢才而乃用

余晦士達失節臣李程公論之所棄疊組守邊城逆胡

佯不畏苞苴鑽權倖奸回有天驕沿江制雖嘗玷臺

評海邦尚尸位沿江朱甲亦妄庸奴顏閭相因薦得

美官緩急誰倚仗舒滋一術士軍賞冒諸將江漲茶島

提領茶監司貪利無善狀方令公道開除惡如去草

臺諫况正人道揆皆元老不才一筆勾邪意

此舉閭盛衰辨之宜在早

鄭俠字介夫與荆公詩曰何處難絨口熙寧政失中

四方三面戰十室九家空見佞眸如水聞忠耳似聾

君門深萬里焉得此言通

劉彥冲若蓋詩云雖無適口味煖益功稀此菜苦不

登盤言忠多逆耳

伊州出於呂申公公多質疑焉蘇東坡忌之服除三

省詔除館職東坡導議孔文仲奏熙為呂門五鬼之

魁編管涪州蘇頌語熙曰公未可如此頌過其門者

無不肅容會范太史祖禹亦為之辨文仲始悟為人

所紿憤愧嘔血而死伊川元元祐四年抵涪越五年

東坡徙海

朱文公荳腐詩種荳荳苗稀力竭心已腐早知淮南

街安坐獲泉布

明道曰新正政亦是吾輩爭之太過成就其事生民

塗炭亦須兩分其罪

蔡卞欲毀通鑑板太學博陳瓘於策題中引神宗序文卞乃不敢毀

浙西憲追懇夫權平章府事有婦告其姑私醋憲追姑從條勘罪而問婦曰汝事姑孝乎曰極孝順憲曰

大校深目誌之

真州許叔微父能以醫稱叔微未第時其父夢神以

偈之云藥餌陰功樓陳間許殿上呼盧喝六得五不悟其旨其後叔微以張九成榜中及第六第名上名陳言下名樓材方悟其事

顏魯公乞米李大夫帖云某拙於生事舉家食粥而已數月今又罄乏實用憂煎

吳全琮父柔為桂陽守使琮齎米數千斛至吳交易琮皆賑給士大夫空船而還柔奇之事與麥舟相類范文正公守饒有書生獻詩平生未曾飽時歐陽率更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錢范公為把千本使售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其碑

鄧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船不得進乃小艇中夜發去吳人歌曰統如打五鼓鳴鷄天欲曙鄧侯挽不來謝令推不去

劉忠肅珙胡允仲憲胡居崇安之籍浮朱晦菴以詩寄之云先生去上芸香閣胡閣老新除留取幽人卧空谷一州風雨要人看史除卿

孝宗贈虞允文再抚蜀詩云一德如公豈合閑聊分西面欲憂寬不辭論道虛台席暫假宣威築將壇風教已興三蜀盡靜干戈再戢萬方安歸來尚想終霖雨未許鄉人衣錦看其恩數之厚自渡江以來宰相去國未有若此者天香滿袖染湘水之清霜雲液盈盃挹洞庭之餘潤遼使謝賜柑表云云

賈島從浮屠名無本居法乾寺與無可唱和後至司倉卒程鑄悼之以詩曰騎驢衝太尹奪巷忤宣宗歐陽文忠公畫錦堂詩云白髮三朝社稷臣壺漿夾道擁如雲金貂爭看直丞相竹馬猶迎舊使君豈止軒裳誇故里已將鍾鼎勒元勛不須授簡平津客如學平津自有人

陳實字仲弓隸川許昌人少作縣吏為都高刺佐有志好學坐立誦詩後除太邱長時歲荒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云云後累命不起卒於家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縗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謚文範先生

生子紀字元方謀字秀方郡字長文紀之子進司紀  
錄尚書泰子元伯群之子為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  
四世於漢魏並有重名而其德漸漸必絨時人為之  
語曰公慙卿卿慙長故朱文公作聚星高書屏贊云  
倚歟陳子神岳鍾英文淵懿範道廣心平危孫隆汚  
卷舒自我是曰庶幾無不可獻身安眾吊豎全邦  
炯然方寸秋月寒江願言懷人曰我同志故朗陵君  
荀季和氏連峯對起麗澤潛滋優而不見有黜其思  
薄言造之願無僕役獨呼二兒駕予以出青藜黃犢  
布幃柴車策紀元前衛杖謹後超季方所造伊何  
高陽之里維時荀君聞至而喜願謂汝靖往應於門  
七龍矯矯布席開尊靖肅而前翁拜其辱何悟斯晨  
得見清穆命奕行觴旅饋次陳獻酬交錯禮度情親  
載笑載言固非德義益邁乃猷以輔斯世髡髦兩稚  
或亦置膝前源深本固莫出匪賢維此慈明奕特謝  
傳匹晚際國屯敢憚濡迹贅旒之命恃以少延邦朋  
之最孰與後先或乃附或字群亦忘漢嗣守之難  
古今共嘆崇臺回極於以占天猶曰茲野德星萃焉  
我寓有亭舊蒙斯號今刺前聞儀像以告高山景行  
好德所同課忠責孝獨繫余衷百爾窺臨鏡考無怠

先國承家永奉明戒隋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  
飾道衡被誣縊先帝曰更能作空梁落鷺泥否王胃  
附楊玄感誅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  
作此語耶帝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嘗謂侍臣曰  
天下皆謂朕承籍緒餘而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  
高選亦當為天子矣隋文帝獨孤后崩令儀同三司  
蕭吉擇地得吉處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卜退告族人  
蕭仲平曰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謝余云公前稱我當  
為太子竟有其驗終不忘也今卜山陵務令我早立  
我立之後當以富貴相報吾語之曰後四載太子御  
天下若太子得政隋其亡乎吾前紹云卜年二十者  
三十年也世二百者取世二傳也汝其識之  
呂文穆公致政居落真宗祀汾陰幸其宅問曰卿諸  
子孰可用對曰臣諸子皆豚犬不可用有侄夷簡任  
潁州推官真宰相才也帝記其語遂至大用  
東坡題韓文公南海神廟碑退之仙人也遊戲於斯  
文笑談出奇偉鼓舞南海神  
天策上將唐高祖以秦王功高千里官號不足以稱  
美乃加號天策上將開府置屬位在王公上  
牙門古者軍行有牙尊者所在後人因以所治為衙



曰牙門者即衙門也天子居曰衙衛凡朝會之仗三衛皆帶刀抵仗坐於東西廟下

廳事古者治宮所謂之廳事後加戶聽左明金堂四面偏室也

罪故號赤輝奧

賈鏡尋舊賦吳仁融作破題云鏡破猶在人離不歸前離後合重施傅粉之容暫缺終圓却照梅粧之額隋末李客再檄喻群國暴煬帝之惡云賀若弼以上將誅夷高穎以大勛受縊薛道衡文宗學士遂處極刑痛結人心悲纏華夏多營殿廣立池臺珠玉之奇珍窮丹青之麗飾歌姬舞女終日荒淫走狗飛鷹盤遊無度桑間濮上聽亡國之音糟丘酒池為長夜之飲漢朝星動豈曰勞人晉國石言未為煩役一時收十歲之租一日極千金之費夫行婦寡父出子孤百物沸騰十日並出

晁良正性剛不怕鬼每年常掘太歲地忽見一肉物良正打之三百送之於河其夜使人視之三更後車馬衆來至內所問太歲兄何故有此屈辱何不仇報之太歲云彼正榮盛無奈之何天明未知所在

張文潛早詩天邊趙質益可畏水底武侯方垂眠

廣相李文饒好飲惠山泉置驛以取水有僧言長安吳天觀井與惠山泉通雜以他水十餘年試之僧獨指其一日此惠山泉也文饒為罷水驛

王遜問王忱阮籍何如司馬相如忱曰阮籍胸中磊砢故須澆之言同相如惟有酒異

八座上尚書六曹令僕射為八座

幕府師出無常處所在張幕居之以將師得稱府故曰幕府

校獵以木自相貫穿為欄以遮禽獸而獵取也

入閣唐制天子御便殿百官入見曰入閣諫官中書

門下三品官皆入閣奏事

狗巡師宣令

簿對書之於使一一對也猶今供狀

青樓古樂府劉生詩座驚稱字孟豪雄道姓劉廣陌通朱邱大路起青樓青樓臨大道游俠盡淹流留

僧貫休讀少陵集作詩頌之云造化十無遺祇應杜甫詩豈非玄域豪奪得古人旗日月精華薄山川氣

際早若吟吟不盡惆悵不同時

頭巾起自後周

晉書祈嘉宗孔賓清貧好學二十餘年忽窓中有聲

呼曰祈孔賓隱去來脩飾人間事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錄銖所喪如山崖<sup>旦</sup>而逃去

逖齋間覽曰古人寫書皆用黃經以黃藥木所以辟蠹也故謂之黃卷

王羲之法帖最後大書一驚字相傳之珎五十餘萬年

酉陽雜俎云唐姓李律捕魚得鯉即放之輒殺者抵歐陽公和王介甫後明妃曲公嘗被酒謂子<sup>斐</sup>曰明妃曲後篇李白不能惟杜子美能之至於前篇則子美亦不能為惟吾能之也

前後二篇見本集卷不贅錄

### 韓侂胄間僖間洛之禍始末

金人自隆興甲申<sup>五</sup>和<sup>好</sup>至間禧丙寅凡四十三年矣至是侂胄用事人有勸其立盖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喜之嘉泰元年秋八月以殿前都指揮使吳曦為興州統制規模之起自此始矣四年辛殿撰弃疾除知紹興府過闕入見言夷狄必亂必亡願付之元老大臣務為倉猝可以應變之計侂胄大喜至間僖改元策士有論乘機以定中原者州衛狀元毛自知至嘉定元年三月以承事郎降第五甲以其首論兵也侂胄大喜用兵之意遂決虜頗伺知之二年七月

宰執陳自強鄧友龍臺諫等乞用侂胄兼領平章八月侂胄除平章軍國事開禧二年三月命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會徐文子自處州入見論莫若因建儲而弭兵於是降其二官用御史徐榘章疏也四月程松發成都吳曦遣其客姚淮源詣虜廷獻閒外四州之地封為蜀王官軍復諸郡縣七月金人封吳曦為蜀王賜以金印九月虜取和尚原十月圍楚州十一月初四犯東陽十一日又犯廬州十九日侂獻家財二十萬以贍軍優詔褒答二十日圍岷州二十一日圍和州二十五日犯隋州二十七日犯真州十二月四日吳曦焚河池縣退歸青野原七日曦自殺金坪退歸魚關二十日虜人遣吳端持詔吳曦於置口吳曦自置口歸興州二十七日始稱蜀王間僖二年正月十八曦偕位於興州以安丙<sup>字子為</sup>丞相長史權行都事稱疾不出二月十三日曦文書間二十九日安丙楊巨源李好義等共謀殺曦軍士李貴斬曦首亟送行在安丙廣安聚渠江人既誅曦除四川宣撫使召為樞密知潭州

開禧三年十一月二十日丙戌御筆韓侂胄久任國柄剏盤勤勞但輕信妄為輒起兵端使南北生靈

枉罹凶害今敵勢已測專以首謀為言不令退避無以繼好息民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宮觀陳自強附阿充位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先是虜人既有縛送首議用兵賊臣之語仇曹怒復欲用兵中外大慎俱禮部侍郎史彌遠時兼資善堂翊善乃建去凶之策其議甚秘人無知者久之得密旨乃以告錢參政象祖李參政壁至是皇太子榮王入奏理宗遂有此旨仍命殿前司中軍統制夏震用兵二百防護仇曹別遣兵二百守其府門三日仇曹入朝至太廟前震呵止之其從者三散獲勝步軍准備將夏提以帳下親隨三十四人出中軍正將鄭發生斌引所部三百執弓鎗刀斧護送玉津園側殛殺之上命錢參政兼樞密事李參政兼同知樞密院事禮部侍郎衛涇除御史中丞著作郎王居安除左司諫五日殿司三將各進五官賜銀百兩士卒賞有差六日詔仇曹除名勒停送吉陽軍陳自強送韶州并安置臨安府申仇曹已行身故詔本府收殮於其家先塋之顯親報恩寺八日史彌遠除禮部尚書九日邱密除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十五李壁罷初命降兩階送無州從衛涇章疏也是日衛涇除簽

書樞密院十六日戊子立榮王為皇太子十二  
月二日金虜陷隋州二十日錢參政除右相二  
十一日衛簽書雷給事並叅政二十二日楊太尉  
出除使相二十三日史尚書除同知樞密院  
元年正月十二監登聞鼓院王柟自河南通書  
回持北行省牒赴三省樞密院密求仇曹函首十五  
日詔臺省集議二十二日史同知迂知樞密院事  
三月二十日王柟自軍前再還行在函首二十六  
日臨安府遣東南第三副將尹明斷仇曹棺取其首  
送江淮制置司九陳自強再謫雷州籍沒  
家財六月五日六州詔許歸葬七日衛涇  
罷三十四日史知院兼叅知政事七月十六日江  
淮大使邱除同知樞密事八月十四邱同知薨於  
江陰之里第十四日禮部尚書龔機除同知樞密  
吏部尚書樓鑰除簽書樞密院九月二十日金  
國諭成諭天下十月十日錢象祖除左相史彌遠  
拜右相雷孝友簽知樞密院事婁迂叅政樓  
鑰還同知樞密院事

翠屏筆談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舊本題王應龍撰不著時代其書多記詩話兼及神怪稗事亦小說家流然采摭冗碎絕無體例末一條獨有標題記開禧間邊釁甚悉今以史文證之如金人封吳曦爲蜀王在開禧二年六月此書則在七月之類亦小有異同他如宋史開禧二年十一月金圍和州之後又破信陽軍又圍襄陽乃犯隨州此書於犯隨州之前脫去二事又宋史是年十二月金人圍德安府又破成州之後吳曦乃焚河池縣退屯青野原而是書於吳曦焚河池縣之前又脫去二事則亦傳聞舛漏之言不足盡據矣

# 觀化集一卷

〔明〕朱約信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觀化集一卷》

提要

觀化集叙

甲寅上元日吉水念庵



或問於余曰孔老其旨同異余曰至道之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江淮河漢濟漯渭汭支流不同朝宗一也頃讀薛吏部君采註老氏書因得二聖殊塗同歸之義及觀高子業所爲序至引王祭酒曹京兆之言以爲孔老意同而言異又謂二聖人之言道也猶中國之名天也彼匈奴則謂之撐犁矣其言豈有二哉至矣名言諸子之於道也夫自哲人沒而精義微大雅亡而玄響絕神游有無之極流通元始之妙遂泯泯而無傳焉余不敏抱拙守陋窮窓散帙大率瀕閔之餘訓加以弱質早衰研窮多廢乃所願學而力有不逮旁咨若人皆方士之幻談神僊之粗跡非性命之真機神聖之上傳出詞且蹟又安能被諸聲詩副之通邑大都其人哉惟自放逐以來游寓江海江海之人皆稱桂林有名賢曰雲僊者籍通朱邱心託綠雲早涉藝涯長登仙



苑側身西望湘水深矣張衡所思予今同  
調豈非以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固如是哉  
友人劉節推龍山爲余言雲僊乃清真君  
子也處散冕之貴優素博服不知其身之  
寵辱有韋布積學者所不逮出其緒餘揚  
性靈序物則燁然春華粲然星爛諸不能  
徧觀他日宗人果齋太守寄余觀化集一  
帙乃雲僊所自著三復之餘颯颯乎古之  
遺音材碩而魂弘思玄而締密建安陳思  
之儔非耶因嘆曰劉子之言可謂信而有

卷二

徵矣問命余爲之言余竊以諸子孔老之  
辨及所聞於劉子者推平樂府事平樂與  
桂林接境又與雲僊雅相知識云

觀化集序

辛亥之歲

奉錄按粵刑部郎華亭太冲袁福徵撰

聖天子周恤庶民爰欽明罰命部使者分  
馳諸省於是福徵有粵西之役北蒞境官  
署言暇廼得晉縉紳先生學士大夫于庭  
相與暢言敷議大都有雅致中多稱弄丸  
公弄丸公者逃耳盛名未克言覲越翌日  
造第請謁承諭升堂得見公爲人蕭然王  
立抱嵇康之神姿發孫登之清嘯玄言妙

卷三

解灌飲芳膏神澤仙標照映元壁豈特昔  
人之醉心抑且非夫之憎貌又明日乃得  
公所著觀化集讀之始得公不言之意出  
所聞之外者問謂予爲知言下命以序袁  
福徵曰大化之流行於穹壤間也若一息  
之運然自非至人何去何來蜉蝣於朝夕  
蟄蛄於春秋爾倏爾忽曾何底止也耶古  
昔神聖翰飛赤霄之表蟬蛻濫洩之外吸  
日月之精華結雲霞之光兆先無始以肇  
生后太素以運命夫唯猶龍嘆於宣尼大

雅贊於遷史固惠朗之天授寔元化之洞觀惟我公生具清真之才系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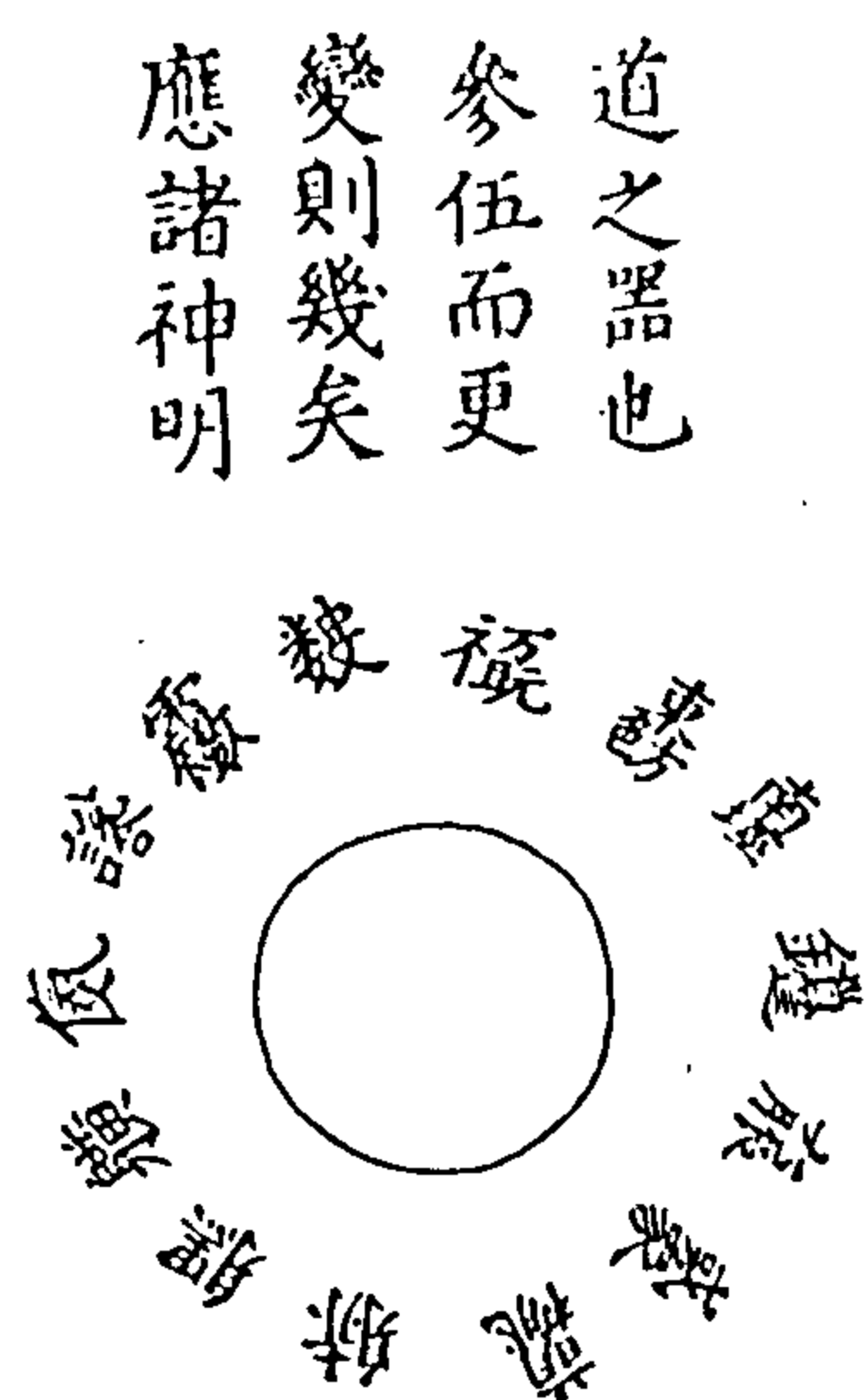
神明之胄屏鍾鼎而即素守關鍵而獨超申以古光大師之傳了然卓爾遂入玄品於是發爲聲詩俾幽而顯哀乎至言令人發省福徵何斯而得與聞此哉昔王充作論衡蔡邕秘之不輕以示人由今觀化之作視論衡又當何如耶弄丸公維靖名藩海內皆稱爲雲僊弄丸則寓意云爾所著別有詩集及佳繪墨傳於世

卷四

伏食初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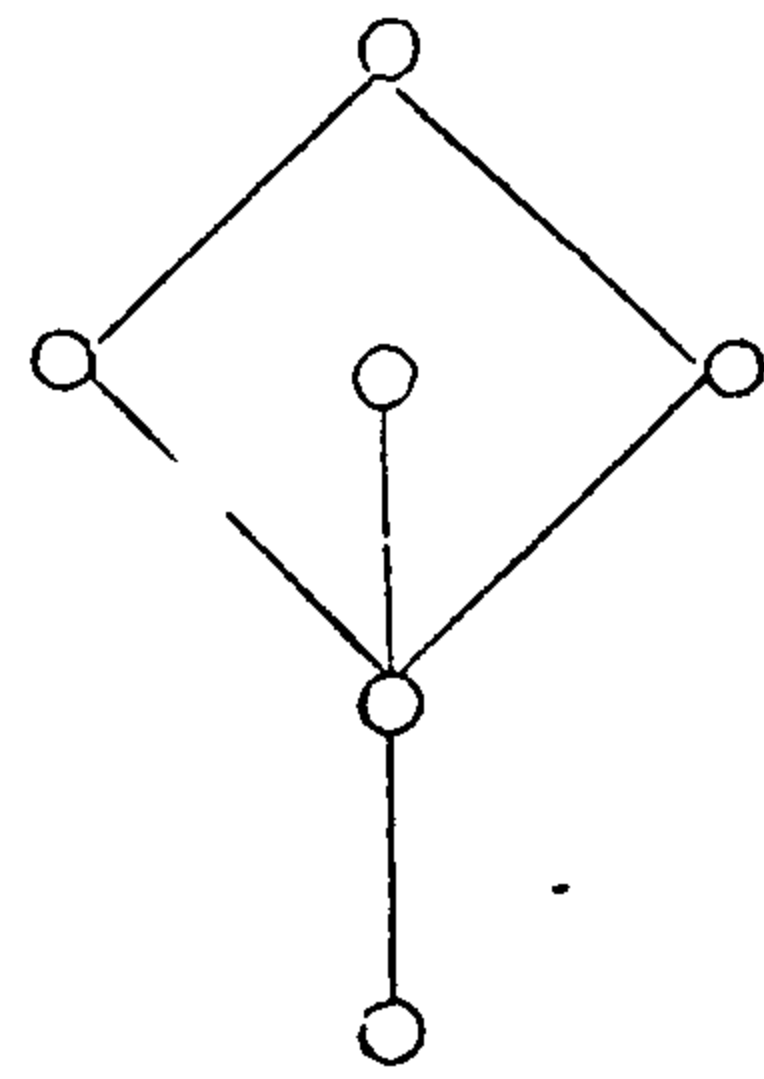
謂大制在天下而尚晦明一陶能作萬器而忘於善陶器之始乎一土能育萬金而往於斯土金之元乎元始其所以極乎元者尊巍至德得無上德悉備元母其唯幾哉世以審用成物苦鍊凡火尅去兩弦類以伏食不無遠爾譬使罔象而求之大不嫌矣是謂掩鏡鑑窮究形則惑得無謂耶率以十四字以明則金爲體土尅水圓之功不生之生乃統天

卷五



觀化圖

象識瞻諸聖



淵夫見往人

卷六

倉庚忘感候

觀類圖

尺蠖少真知

觀化集

西粵弄九山人雲僊約傳著

門人洞泉子謝應奎校正

不較閒居以輜重無謂象罔爲心

上畏

神皇于九龍下戾

先君之克志惟吊影羣鷗荒其未央若

夫心誌善淵與誌善仁苟無自勵晞陽

不我是謂驅羊下阪得無類乎昔受吾

師以内外一致脫悟數言名曰觀化集

卷七

雖無干霄之狀博我同心者共歷太冥

以嗣希音 戊午仲春吉旦

吾觀洞淪化寂滅證無聲七十二輪虛分

介具相征萬彙刻節候推敷以媒并詰

剥自生殺太質無定名流光率良止出

入由所呈古之大聖教爲金惟昭明竭

世羣嗤嗤死生無復停

神哉古良器掩蔽生塵埃泰淵復且杳那

能造其媒累土簣未及妄擬崔嵬臺期

當閱衆甫欲不欲相培瑤臺有玄鳳嫺

翊空徘徊

含變而自極鬼神其無幾誠者維統紀率  
性寧安違火一樹德門水二乃相希仲  
尼道不遠人遠淪匡幾古來誠以化吾  
道恒尊持

義叩丹砂理先明神德居金斤伏雜火嬌  
浴慎其初門設象天地外白黃包舉木  
以女蝠秀水鎮甄相直原元會有因訖  
二免間踈八石聽尊旨一匕以輕軀能  
馴虎龍悅被褐豈狂夫

卷八

上閉襲常教介然無我求推演忘所紀玄  
黃建始由神君佐金鼎德化施羣幽攀  
髯雲路舉白日天墀遊赤舄感而徵萬  
世其何儔

易以夫何思感而遂相須衆物寓以形形  
數非殊途天地既委蛻竭化難辭無大  
運紀西方建德乃之樞端合清冷宰元  
極混相圖聖人貴無身無身患何敷  
碧華盈翡翠端望景雲生玄宮幽且默佇  
思徒結盟赤女采其英拜月向新庚調

黃以間白復以見黃鍾三十以輳較妙  
用在其空

道罔以關鍵不弊知常賓仰之徒疊疊大  
制尊無隣世若貧采薪鑽燧以舉焚嚴  
冬障擬敵斯力詎常溫探索無上極窮  
爾太始旻所以測形位咄咄其誰陳  
純以合大方聖人篤脩之易行擅其中神  
而彌所持感發率未萌變應以夸毗吉  
凶互挺盪十輝無定揆萬物以善覺人  
道愧芻尼執古之所有以御今之疑

卷九

脫悟絕詩十首

天地先私用至公古來名教鮮難通當時  
武帝樓西月法象空懸漢寢宮

聖人憂念在元元五賊求心不可援胡粉  
造來妍悅澤邇來據按出多門

昏蹟冥冥據大荒始知危障起類網神君  
息住胎元府金性如如見子陽

土鎮黃宮茁紫璫送歸白帝育玄英黃中  
象白分胎母萬化都緣土金生

子午分章戊巳門聽三達五序難婚若明

黃屋爲樞紐八石緣何不體尊

羣動彌淪詎大殊杳然元命啓徵符崑池  
寶應緣非玉西海還探明月珠

真性原元語不繁始于無作本來天東風  
一息先生覺大智何知汚泥間

赤水波流子未央高懸臺第列宮商巽南  
風動歸乾土紫萼花開遠寄將

南北東西序有徵鬼鬼相勝據相呈各緣  
位界潜符兆金火安能一處生

紫冥波近海西頭金屋臺城壯且幽宇內

多方求泥質三花開謝幾經秋

六言自鑒四首

含育玄黃較約何能悟脫斯門垂象著明  
天馬山中木食身尊

太昊三五至微萬古懸于終極周尼啓諸  
大聖演翼天運繩則

教朴難于復古其如五岳閒身泰淵放歌  
浴滌恒南赤鳳傳神

九華龍御丈人向昔苦心自責揚身遂歷  
諸辰撒手拋離火宅

感寓古詩十四首用荅古光師

吾皇御九龍垂輝耀天閣元聲啓大雅萬  
類晞朝暾詎無懷忠念臨郊耻孤豚習  
息苟如此希聖其爲尊偷生羈萬物豈  
不別寒溫

卓犖弄柔翰沉淪守一隅砥湍期滿腹韜  
息在一枝鳥籠終習習鍛翮羈斗儲賈  
生氣益振卞氏泣中途天風吹被褐長  
日下郊墟

庖犧大聖人億萬同斯世會一含爾機有

無互相契嘉此未始前真淵不二計日

月駟化功輻輳具微細手持三株花西  
池浴靈蒂其如未已言研幾究斯弊

南嶽有高臺菁菁采其莪阿阿託大陵清  
霜亦何多碩彼玄盛時異夕委故科晨

風悲我襟高蔭息鳴珂逝水東北流無  
復見回波從茲邈雞犬靈丘種玉禾

大儀彌幹運刪述眇代謝涼風振淳和流  
火已隕夜靈景殊遷耗長物無騰駕爰

爰道如斯驕喪寧委舍吾志困潜淵玄



漠與俱化

崑崙碧玉樹嫋嫋凌滄洲側側置寰宇清  
真逼素秋鸞鳳豈不儔迢遞趾潛修飲  
湍振天柱絕粒栖霞丘飲宿當自持不  
以徵無求

丘園有素業清風常在關鏡湖多五雲照  
耀區寰間鸞雛本清英飄颻羈塵穎丹  
霞破海月湖光開遠山湖水且斟酌投  
竿春風閒惜哉渭川子日夕坐潺湲君  
今把瑤草駕鶴未應還

卷十二

堰水掩靈蟄水錮戾凡近德盛處深淵脩  
文履含蘊奮迅不可量震機寧得禁鱣  
鮪何鯪鯪掉尾亦逾分碩彼何遑遑豈  
在一朝奮震卦

幽泉俯崑隅流波盪層沸汲此斟酌之太  
元汭斯味沆瀣寔杳溟離離亦可既蒼  
旻伏動機達人詎無諱鳳鳥來珣玕斯  
道理涇渭所以不敢言薛衣良自貴

庭中有古松盤那千丈碧歲華托靈根柔  
科玩精鬼風雨結晦暝神光護深僻異

苓晏春泉流膏長苔磧物碩寶厥真斯  
才詎無策所劇障玄圃寥寥世相隔

崑崙碧玉樹嫋嫋類群芳清芬頤霞靄秀  
雪明琳琅始達觀物化於邑其誰將朝  
浥華頂色暮擬委嚴霜念茲瓊芳歇惜  
哉孤廟堂空青徒鳥道江漢杳無梁願  
佩雙錦羽碧海窮扶桑

秋風生沅湘瑟瑟繁悲愴女娥動中懷念  
結青雲上龍御何鱗鱗捐珮殊倪仰澧  
蘭冒孤英徒芳竟草莽萬古俯茲心迢

卷十三

遙詣靈爽

以道寡期生掛劍良嶮巖世途側風波哲  
人安可基東升若木枝赤日光顯熙長  
嘯孔丘明玉筍超百罹

未裔壯孤生卓然啓前哲懷我三閭君同  
門異幽轍騷經馳聖流圖議自昭烈勉  
赤非存心名逾遭忌潔周鼎爨鷄鴟土  
齏焚美玦世故此捫心江萬徒自茁

鵲鵲賦并序

余之竭來其朴小納若谷是以薄世物

之廣知聿一性也每臨粵阪振湘流盤  
滸巨浪上引靈江南下蒼梧潭窪高寄  
島嶼環出上有鷓鴣之立焉觀其資素  
幽默含容自如視無轍迹之內憂純爾  
太淵之孤宿嗟呼物尚以躁靜多方何  
不以詘伸任物求身於屑屑哉賦曰  
鵬徙兮南溟鷗征兮西紀廣役乎九萬  
之勞御神乎變應之舉雖憑虛而逞肆  
羈嗣時而後已能無處柔用晦有碧潭  
之鳥焉忘舛錯遠煩嬰棲江芷避潮興

卷十四

錢賓陽宛奮懷于忠懇窮秋索底抱月  
於西坤動而浮玩于脩趾歛則納靜以  
芻靈脫恩害于遠道耻受縶於無徵翼  
江漢於順理固成命以厥齡吊文石之  
翠影博霧露之相形馴衆禽之委下抗  
鳳鳥之高聲擅窳智之可卷竊遽見以  
愚育已矣哉或載或隳若唯若阿忘見  
則明負靜則和持至篤之未兆守去泰  
之以訛操潔身於四廣偉孤志於雲蘿  
齟齬皆誌趣其多謂鳥生之以調詠

恒將采事于長歌

卷十五

觀化集叙

明嘉靖丁巳夏五吳郡鈞玄吏隱沈應魁撰

聞之太史公云儒學亦紬老子老子亦紬儒學道不同不相爲謀余謂太史公非知道者儒若孔子然且適周好問猶龍之嘆神遇之矣性與天道子所罕述是以後代無傳焉世微真儒寧不相紬哉夫盡性至命易之道也性命天下之一本也生民同得之非異物也聖人同傳之非異術也迷其所同得故異見失其所同傳故異說古

卷六

者叙六家而謂之道家後世顧詆之曰異端然道書云道之精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土苴以治天下斯言質之儒胡弗同也世直以道家爲養生耳余誠所未喻也今方士之言養生者率支離於性命之外世儒謾談知性知天而遺厥性命之實至於羊質虎皮儒言市行聲利炎於中趨死而不厭夏蟲疑水曷足訾哉余無暇縷數軒轅神聖龍飛鼎湖古今盛闡亦異端邪道書萬卷解者人殊倘非真傳魚目混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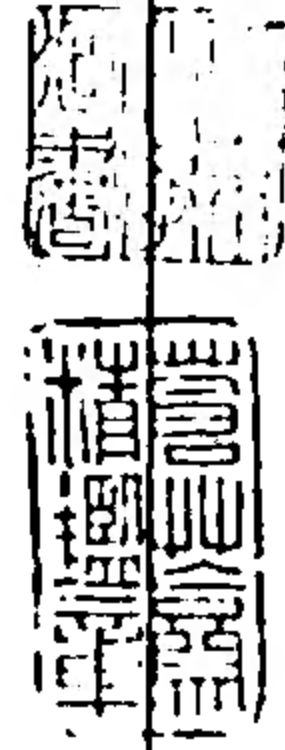
故以清淨解者未識磨磚作鏡之譏也以調息解者未達空鑑水火之失也以心腎解者未喻獨脩一物之訛也以男女解者未悟生人生物之本也以砂汞解者未察後天渣滓之繆也以日月精華解者未考玄遠感通之譬也老子云吾言甚易知天下莫能知蓋數傳數變舍本趣末簡易真機入天秘密道之難聞也如此余少多瘵嗜玩長生之術丹經子史遍讀靡遺罔所適從中歲漸嚮聖人之道覃思性命之微

卷七

憂感天人悲受真訣廼知昔之所嗜第方士之小術而非性命之學也復知先聖遺經惟導人盡性至命而非異端之流也此可與高明好古者道未易與流俗言矣丙辰冬余承乏廣泉咨訪名賢獲覲雲僊丰神玉立蓋忘藩至之貴而崇道德之尊神蘊羣經光撰斯集其旨遠其詞文信慕淮南之冲舉思八公之儔匹而超然自悟者然邈矣深居偉見聆余謦欬信公所宗古光先生已參厥上乘他時天假之緣或能

脫烏於崑崙洞天相將寥廓否耶必也是  
所願也遂率爾叙之

觀化集終



觀化集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朱約信撰約信號雲仙又號弄丸山人靖江王  
守謙之裔居於廣西集中所載詩皆論內丹之旨  
篇首有三圖亦內養之法原序稱其得僧古光之  
傳蓋專以修煉爲事者前有刑部郎中袁福徵序  
稱其別有詩集行世又精於繪畫云